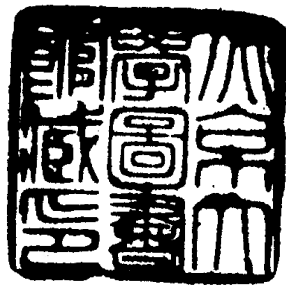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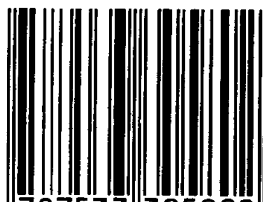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7/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一五冊目次

經部·禮類

鄉射禮儀節一卷

〔明〕林烈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陳夢斗等刻本

一

四禮疑五卷喪禮餘言一卷

〔明〕呂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同治光緒間補修呂新吾全集本

三六

四禮翼八卷

〔明〕呂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同治光緒間補修呂新吾全集本

八〇

四禮約言四卷

〔明〕呂維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一一二

讀禮偶見二卷

〔清〕許三禮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二三

學禮五卷

〔清〕李堪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錢輔叢書本

一六〇

家禮辨定十卷首一卷

〔清〕王復禮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八九

四禮寧儉編不分卷

〔清〕王心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陝西通志館排印關中叢書本

三四九

昏禮通考二十四卷

〔清〕曹庭棟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三六五

重定齊家寶要二卷

〔清〕張文嘉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六四三

鄉射禮儀節一卷

〔明〕林烈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陳夢斗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鄉射禮儀

節無卷數》提要

重刻射禮序

近代以來士人始仕為縣令者大率以務
廟為精神伺上意指內懷市交養名之私
外疲於獄訟賦役簿書米鹽日俛焉馳騁
而不已未見有雅意教化卓然求古先王
之制者彼見王制所重如所謂射禮世人
率以為迂而無當蓋亦苦其器數絃降之
繁委若強人以難行之狀而不知聖王以
之飾禮樂而觀德行其指歸主於導人心
之和教而漸陶於正己之仁非以為文具
而炫人之聽睹者要在循禮之文求禮之
精意而已吁得禮之意而因心為治如我
林侯者豈非古循吏之所為而度越常情
之表者哉侯器高而識遠且承其先大夫
家學型範有自歲己丑夏分符來令吾邑
市下車采風問俗之勤與鋤奸剔蠹之政

未浹旬而民已嚮之如神明矣屬歲大歉以救荒為首事會當道議行社倉俟穀熟修復星輶徧馳郊野按舊倉遺址而鼎新之復請民間條編金之未完者改議折穀輸各社倉以為賑貸計環邑里民始舉手加額曰吾民得所天已條令稍暇興社學擇豪師以教邑之子弟一日與庠士講求古鄉射禮徐而曰我

射禮節 前序

聖祖建立射圃寓文武事於弓矢之中期與天下臣民共守無斃曩予先人曾行射禮於嵩陽以化導斯人予不敢不以先人之視嵩陽者視新化也第若射禮舊本散落無攷因詢採於鄉士夫得其先大夫遺書侯乃欣然喜曰此先人所神授已遂據其書所載禮器禮容約諸士先期肄習筮日舉行如儀環宮牆而觀者如堵一時習

旋其間者頽易其逸志情容而歛之和敬正直之域莫不以盛世文物郁然其在茲矣維時邑博士我弦陳君默菴羅君懷新梅君食謂射禮自三代以還已非民間所習見以昔所僅試於嵩陽者復見於今日幾有待而相成亦奇遘矣幸其遺帙未至磨滅而愛禮者又憾其流布不廣願重刻而傳之不惟惠我新人雖以風之四方可也侯以為然爰相與訂定付諸梓人往牒遺典既燦然可覩而新所倡始重光者咸得以附見他如廩和詩文系之末簡以彰盛美書成不以余之不文來請序焉余聞而嘉之曰是舉也進於道矣祇承先志者也子道也茂宣主德忠也臣道也以善教人仁也牧道也一舉而三善備可以傳序以歸之

大明萬曆庚寅歲孟春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致仕少鄉邑人鄒廷望頓首拜撰



鄉射禮儀節序

鄉射古禮也古先哲王首此以敦崇教化者豈以升降為隆替哉惟是司教化者即不敢妄迂大禮而志分於所營力疲於所徇且不解鄉射之義何居矣夫士君子拘隅之偏而不進德於古者早也司牧者隨風之靡而不造士於古者俗也東粵林侯以孝廉起家出宰新邑下車以來風清澤沛巷頌塗歌種種善政更僕未易數也頃者肩任教化力行古道善承其先大夫教人雅意故日引學官弟子口授經術手校文藝示已也廼重修古鄉射禮每歲當享廟之先兩舉行焉慨自勲華垂裳舞干格遠設侯明頑文德尚矣我

朝稽古定制建園於學宮校士以觀德載在令甲者昭然具備顧當今吏道飾表喪

乘急功緩德即以治行稱最者惟不棄簿
 書期會足矣又奚暇問其教化作新否也
 侯治邑三年政成化洽民歌父母士仰慕
 龜惟茲大禮又次第行之夫新化在楚稱
 巖邑士庶固於一隅舊矣今之行禮者盡
 邑之士觀禮者環邑之人最爾小邑倭覩
 雍容揖遜之盛匪不謂奇遠也哉昔人譚
 吏治者中牟馴雉單父化漁是德乎四境
 僅及一民一物爾已而屈指良吏每為稱
 首且茲禮也曩從督學冲宇顏公一舉於
 丁卯迄今寥寥無聞矣侯獨慨然為之繼
 美再舉一邑之人士而進之隆古侯之德
 業聞望寧在中牟單父下耶又聞鬻子有
 言君子之於人國也將入旭旭然如日之
 出仁聲著也既入暎暎然如日之中德政
 乎也將去闇闇然如日之入竊恐德教遠

知射禮儀第

前序

六

也侯教化大行如日中天矣未幾侯計偕
 且當以秩滿恐一旦召入而儀節重典安
 可以無傳是書也藉此可以風四方已侯
 之德化庶幾不泯也乎余幸宅鄰壤耳聞
 而宛身被之矣故僭及之用紀其盛云

郡人劉應龍謹撰



知射禮儀第

前序

七

鄉射禮儀節序

昔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而令仲由執弓矢出延射示三等不入而出者半已而問之喪序照揚解而語者再而勵有存者以故知古有射禮匪直馳騁擊刺滿文也無亦惟是別少長習威儀使君臣父子各舍其鵠而已古道陵夷禮湮沒而不稱時興復古之恩適吾

鄉射禮儀節序

俞本

八

邑侯林君殆有遐思焉先是君先大夫理饒嵩陽首舉是禮群彼中子弟立射圃講習其中嵩陽士民尸而祝者如畏壘然亡何君且剏符來令吾邑始下車詢問閭閻苦訪奸禁暴勸學崇文念歲饑勛達義廉勸輸以興德苗萌者倣古常平遺意焉尤以為射禮者王教風化所自始毅然與博士弟子員講貫習復一時人士彬彬嚮風

蓋宛乎矍相圃之遺化也於是凡升降進退揖讓上下諸凡儀節署為令甲俾服習有所憑藉以衍於不替而特告于無所考証適

艾陵遺書吾邑張氏者藏為世珍適天造斯文重檢啓筭而其書與侯遇侯親手澤重光述作而其神又與先大夫遇以所遇副所志為是畢志竭誠益事考訂付諸梓

鄉射禮儀節序

俞本

九

氏以廣其傳嗟嗟以數百年已隆之典而一親于嵩陽奇也再親于吾邑又奇也親于吾邑而獲親前哲令德之去傳又奇之奇者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夫有焉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君侯手余叨宰龍舒距侯遠而辱德于侯者深會不遑下體問叙于余余竊以為

林君惠政著新邑無易屈指數而其反古

屬俗無逾此舉是故子開問月矢發迅颺射之力也揖讓在前降飲在後射之禮也發必期中必至于鵠則射之巧而已之正也已正而百姓之正因之繇斯以譚則今之所習後之所傳環新邑之士人子弟所尸而祝者又豈光嵩陽矣

萬曆庚寅仲冬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直隸舒城縣事治下
侍教生張大孝頓首拜撰

嵩陽射圃記

寶安林裂撰

或問於子曰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言何謂也予退退然謝曰是問非予之所敢當也然而當億其義以質正於大人先生矣遂反詰於問者曰而當習禮之時也有邪心乎曰無也有為為之乎曰無也彼環堵而觀者有邪心乎亦曰無也有為乎亦曰無也夫執事而行禮者百乎其入矣環堵而觀者又無慮數百乎其入矣而皆無邪心焉無所為焉此其一日之間氣象何如哉夫無邪心無所為者敬也敬存諸中天德也敬達之外王道也自質明而至於日中其敬何如也合有百其人之執事者又合數百其人之環堵而觀者無不一於敬則斯射之義之大何如哉古之君子知是道之足以教天下也

故重之也儒先之論有曰帝王以道治天下予初不知其治天下之以道也若何今觀於射而見帝王之治法焉而見帝王之心法焉孔子之云或者其在茲乎又曰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心之公私今也百爾執事同歸於敬合衆人之身以爲身合衆人之心以爲心有一體之公而無物我之間非心妄念無自而興悖逆爭鬪無因而起

御覽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程子所謂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皆是物也王道之易易也信哉嵩陽射圃既立一方之子弟一百七十有二人每月朔望行之其初五初十一十二十五則課文於清風亭師率問者凡一十有二

人皆各序之雋蓋此鄉文運方興之機也或者曰嵩陽一鄉耳能行是道使天下之鄉而皆嵩陽則唐虞之美可尋三代之風不墜也地凡六丈三尺前至溪後至路酬直於余氏錢者凡三十兩一錢王氏澍與廷棟者凡一十四兩其材木初取諸淫祠衆商完之是爲記

嘉靖丙寅三月吉旦

御覽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右射圃記乃

鄉先正艾陵林公以計部郎同知福建都運時作也嵩陽則同知所駐地云公力行古道隨處作人故於理醜冗劇亦留心於斯道如此今仲子培能世家學以孝廉起家出宰新化新化楚南巖邑也士鮮知此而仲子亦欲以古道治邑與士民更始方經營偶邑中有藏嵩陽射

陽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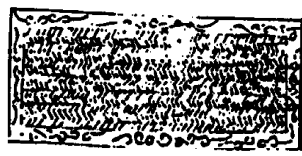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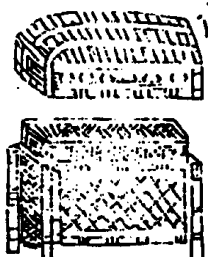
司鼓

數在昨兩不替此

司鑪一 <small>山下禁東西面</small>	司簠三	薦脯醢八 <small>賓主遵祭賓饗者稱饗者前後行禮其事不相妨</small>	設折俎八	張侯二 <small>賓黨弟子既饗侯退還立于西方東西</small>	獲者一 <small>賓黨弟子其位在之南東面</small>	設楮二 <small>賓黨弟子二人共舉之註退還立于西方東西</small>	釋養者一 <small>賓黨弟子奉中故之即受并于養養者立于中西東西</small>	執筭者一 <small>賓黨弟子由堂西執筭隨養者在中</small>	執弓十六 <small>主賓進之弓大其之侯于堂東頭</small>	執矢六 <small>前</small>	執矢六	執矢六	約矢六 <small>賓黨弟子取矢奉之由侯進北行於下</small>	設饗 <small>賓黨弟子由堂西升自西階設饗</small>	司爵八 <small>執以獻衆賓者</small>	洗爵升酌 <small>勝黨弟子與射者取爵于下盥洗升</small>	執爵一 <small>主人代勝黨弟子酌其子爵</small>	撤俎一 <small>賓黨弟子一授主人之俎於其從者</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p>鄉射禮儀疏</p> <p>禮器</p>	<p>壺</p>		<p>禮器</p>	<p>勺</p>		<p>爵</p>	
<p>登許慎說文云壺是吾導也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國曰壺反之曰方壺有飾疏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上下空徑一尺四寸方橫徑一尺二寸強乃容一斛之數也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族兩圓壺</p>							
<p>勺尊升所以斟酒也客一升記曰夏后氏以龍勺注云為龍頭狀柄長尺二寸口縱徑四寸半中央橫徑四寸兩頭橫徑各三寸爵飲器刻木為之漆赤中畫赤雲氣受一升口徑四寸底徑三寸上下徑二寸三分與三爵同制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p>							

<p>豆</p> 	<p>豆</p> 	<p>豆</p> 	<p>斯</p> 	<p>解</p> 
<p>形制如豆受四升或事於社稷</p>	<p>三禮圖云以竹為之有勝絲</p>	<p>物禮記云豆宜滿</p>	<p>解者適也飲當自適天子用玉諸侯用象大夫飾以角士用水</p>	<p>解飲器也容三升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強底徑二寸</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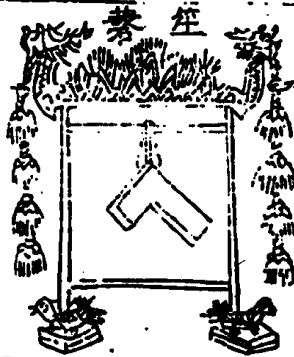
<p>筵</p> 	<p>筵</p> 	<p>洗</p> 
<p>筵席也周禮司几筵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其散言之筵席通矣前鋪在地者皆言藉取相承之義是巨諸席在地者多言筵也釋名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筵竹席也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p>	<p>洗承盥洗者兼水器也禮器制度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其形如壺周制天子諸侯屋皆四注故洗當東</p>	<p>下故洗當東祭以竹為之有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茶</p>

縣

堂上

階西

階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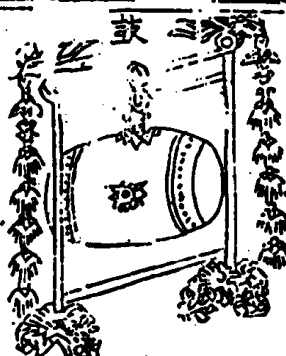


○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
官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
判縣其聲凡縣鐘磬半
堵全為縣鐘磬者編縣之二
八十六枚而在二虞謂之堵
鐘磬各一堵謂之肆半之者
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天子
之士特縣宜東而南有鐘磬三
簋為一肆諸侯之七惟磬而
已縣於東方為特縣無鐘

○周禮周官縣氏為縣倂句一
矩有半其博為一張為二鼓
為三參分其腹博去一以為
鼓博參分其腹博以其一為
之厚已士則廉其旁已下則
廉其旁大射樂之宿縣于昨
階東坐磬西面西階之西頌
磬東面蓋應笙之落謂之笙
應歌之落謂之頌笙落特落
也頌笙編落也縣則又燕編
與特言之此諸侯之士惟落
耳皆縣於昨階東西面無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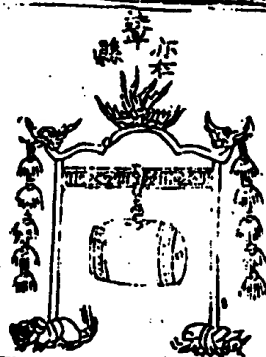


○周禮周官縣氏為縣倂句一
矩有半其博為一張為二鼓
為三參分其腹博去一以為
鼓博參分其腹博以其一為
之厚已士則廉其旁已下則
廉其旁大射樂之宿縣于昨
階東坐磬西面西階之西頌
磬東面蓋應笙之落謂之笙
應歌之落謂之頌笙落特落
也頌笙編落也縣則又燕編
與特言之此諸侯之士惟落
耳皆縣於昨階東西面無鐘



○周禮周官縣氏為縣倂句一
矩有半其博為一張為二鼓
為三參分其腹博去一以為
鼓博參分其腹博以其一為
之厚已士則廉其旁已下則
廉其旁大射樂之宿縣于昨
階東坐磬西面西階之西頌
磬東面蓋應笙之落謂之笙
應歌之落謂之頌笙落特落
也頌笙編落也縣則又燕編
與特言之此諸侯之士惟落
耳皆縣於昨階東西面無鐘

承襲古襲于以承襲于沿
 于汴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于以
 承襲于周之中
 于以用之公侯
 之宮破之使僮
 風夜在公侯之
 邾邾薄邾邾歸
 三章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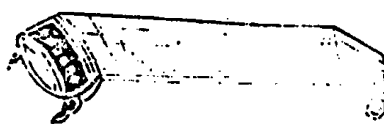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半合連鼓上之半為鼓終聲和發各
 之上射擊射立手物鼓聽以審所謂節
 先以確也乃再擊手以承審字洞之中擊
 魯鼓前手隨鼓而問鼓鼓之合以和和
 鼓上射發二天隨字入候中鼓聲盡和
 隨擊者中字盡隨止所謂倍而入是也
 歌手以用之公便之它鼓音節隨鼓半下
 射發矢隨堂字入候中繼擊而止歌
 振之便隨堂夜在公堂發鼓前平上射
 鼓矢隨公字入入鼓鼓之消音隨堂夜
 此聲盡鼓後半下射發二矢隨堂字入
 入歌手以承聲草洞之中聲盡鼓前平
 上射發矢隨中字入入歌手以用之公
 候入音聲鼓後半下射發二矢隨堂
 字入入歌鼓之便隨堂夜在公堂發鼓
 前平上射鼓之便隨堂夜在公堂發鼓
 前平上射鼓之便隨堂夜在公堂發鼓
 前平上射鼓之便隨堂夜在公堂發鼓

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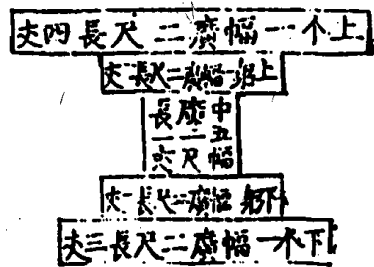
瑟



氏使士達制為五絃之瑟者
也陳氏曰古之論琴者
謂之為十五絃者蓋以五
三絃或謂有黃帝之女鼓五絃
瑟帝悲不歡琴因破為二十五
且三均者郭璞釋大琴謂之成
有二十五絃之說以理琴之樂
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
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
彼謂二十三絃二十五絃者然
於五為為不足七於五為為有餘
豈亦惑於二更三少之說而遂誤
耶蓋氏禮亦用郭璞二十三絃
之說其常用者十九絃誤矣瑟制
前其柱則清即其柱則濁有八尺
一寸廣一尺八寸者雅瑟有七尺
二寸廣一尺八寸者頌瑟有五尺
五寸者小瑟豈三等之制不同歟

笙世本云隨作笙記曰女媧氏之笙簧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小者十三簧謂之和

射器



射器上小至五寸上最上幅也
 屬布四丈中十八寸方者也用布
 五丈幅廣二八二寸皆削寸侯
 道五十寸寸寸以爲侯中言侯
 中取數也方二寸中中傳也侯
 把側骨廣傳二寸以五十寸之長
 爲侯道五十寸之博爲侯中也倍
 中以爲侯謂中之上下備用布各
 二丈倍躬以爲左右各謂上左
 右出謂之各下各半上各半其出
 於躬者用布三大凡通用布十六
 丈

乏



⑤陳氏禮書云正北面乏南
 西侯各有獲獲各有容五三
 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
 二容卿大夫士一侯一獲一
 容容華爲之鄉射一侯適居
 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之乏以
 矢力乏於此也謂之容以獲
 者所施也爾雅容謂之防邪
 璞曰如小曲屏謂射者所以
 自防容也防皆乏之異名耳

旌







記云旌各以其物註言
 旌總名也同禮司常通鳥
 爲旌雖帛爲物金羽爲旄
 折羽爲旌今名物爲旌者
 散文通耳雖帛爲物大夫
 士之所建也通帛謂通體
 並是絳帛同所尚赤也雖
 帛謂中絳緣邊白也白放
 之正色大夫士雖同建物
 枉則大夫五仞士三仞耳






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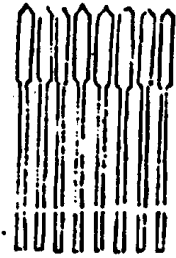


⑥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
 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六尺
 謂之下制取幹角以勝柔筋
 絲爲之同禮司弓矢掌六弓
 其名王弘衷更唐大陳氏謂
 儀禮大射鄉射大夫士夾使
 矢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
 趣鏃羽六寸夾其括以殺其
 羽分其羽以殺其刃陳氏曰
 爾雅金鏃箭羽謂之殺骨鏃
 不前謂之志蓋君子志於
 中而不志於殺也故射禮書
 射之天皆謂之志也射終而
 羽尚疾也志不羽內射也

<p>物</p> 	<p>朴</p> 	<p>逐</p> 	<p>決</p> 
<p> 矢猶闌也以象骨為之 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 而開弓體也詩曰決拾 既飲 逐射講也以采常為之 著於左臂以逐弦也其 非射時則謂之拾拾飲 也所以蔽膚飲衣者也 ①長如奇刊本一尺荆楚為 之書曰朴作教刑記曰夏楚 二物收其威也夏形圓楚形 方捷學士不率教者用之 物縱畫如等長三尺橫天二 寸二物之間容一弓潤五尺 也縱長橫短所謂度尺而午 是也陳祥道曰射之所發不 過乎物故位謂之物左為下 物右為上物其畫也若丹若 墨其設也兩楹之間於序則 當棟於堂則當楹 </p>			

<p>中鹿</p> 	<p>當帝</p> 	<p>福</p> 
<p> ①長如奇博三寸厚寸 龍首其中蛇交象橫而奏 之兩面坐而莫之南北當 洗禮書曰兩端龍首所以 限矢也其中蛇交所以突 福也舊圖福有足按奉福 者坐真委矢者坐委棄矢 者坐撫束矢者坐說則福 卑無足明矣 福二十孔乳 四矢飾以木也 ②陳氏曰士鹿中鹿中縣 前足跪擊非空八等其奉 之也先首其設之也必坐 其位則兩當福西當西序 其鄉則東面籌維八十所 容者八耳耳 </p>		

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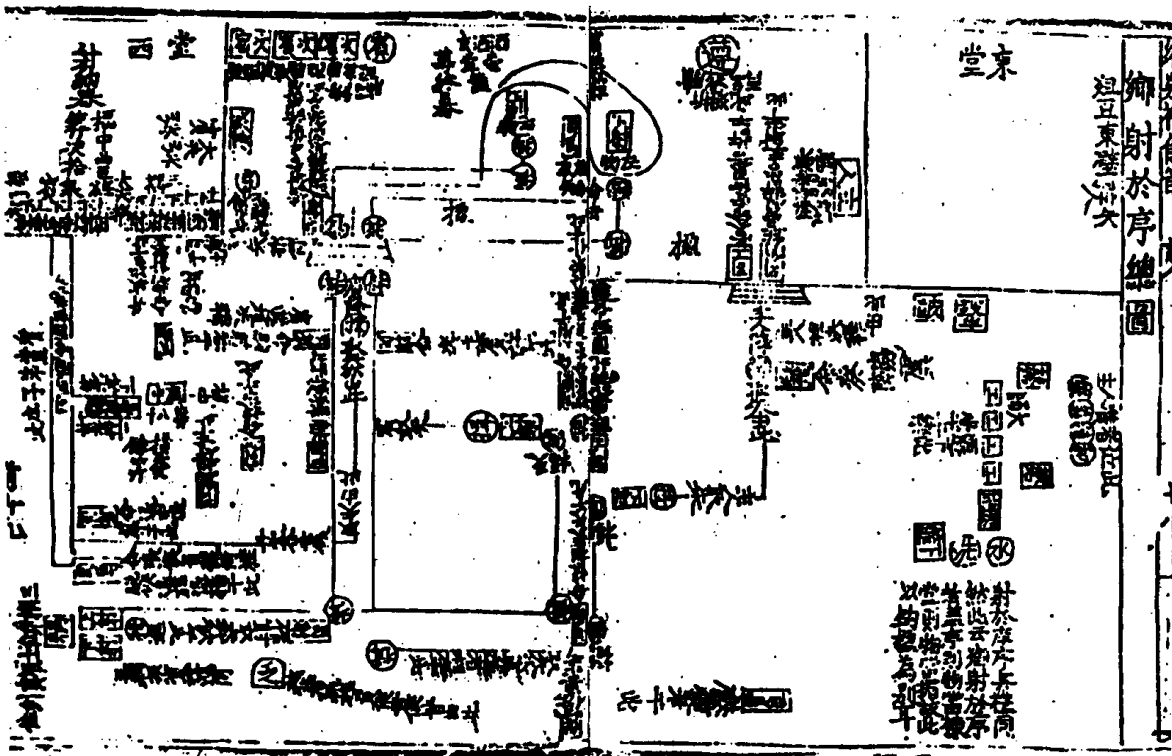
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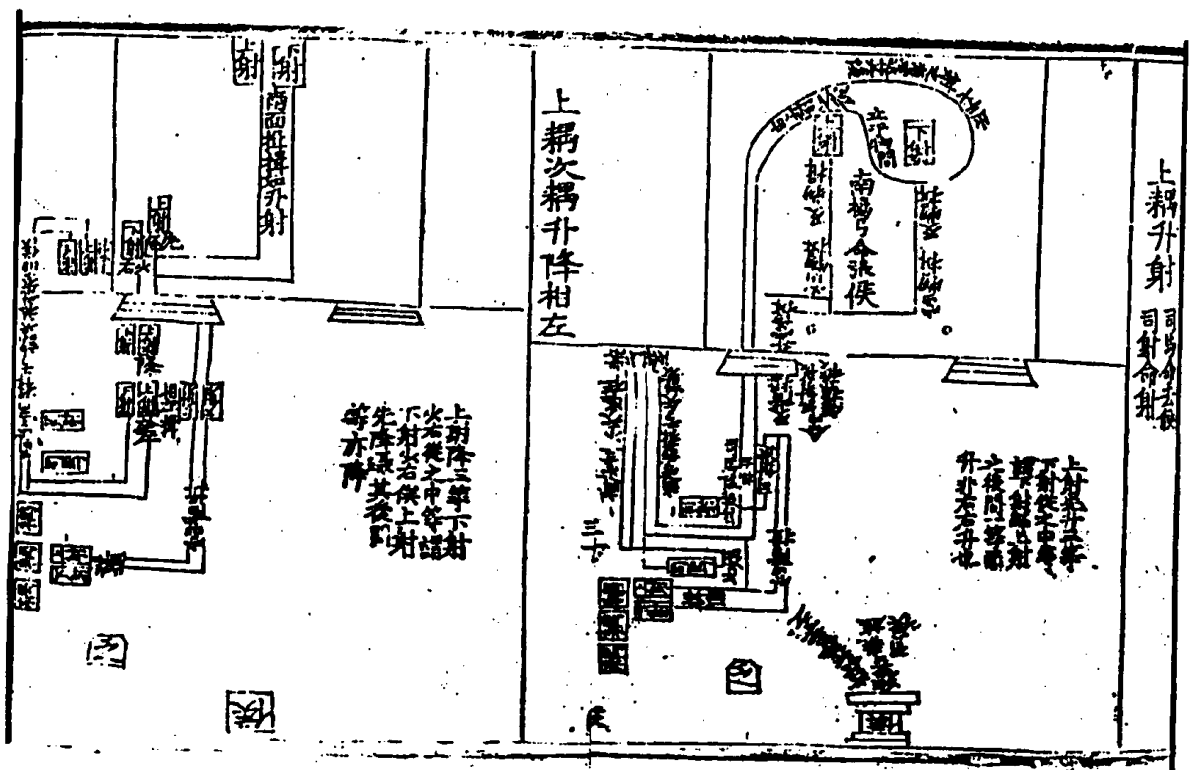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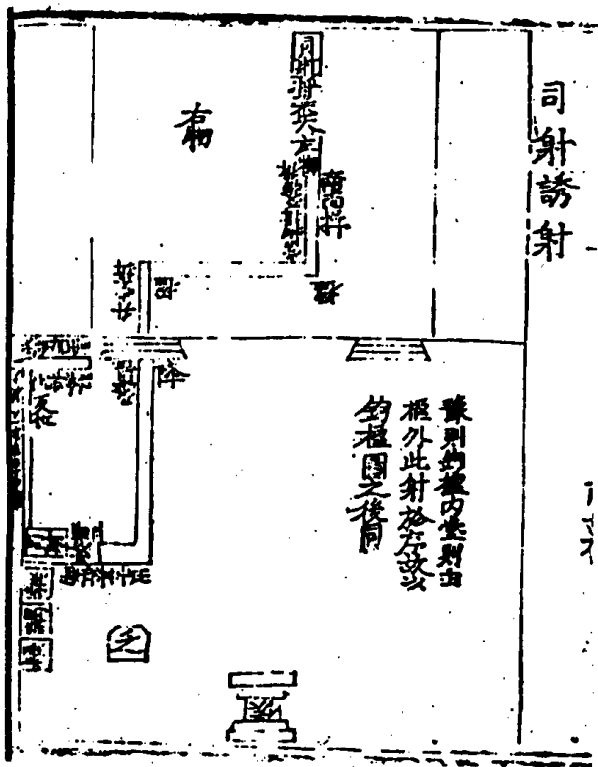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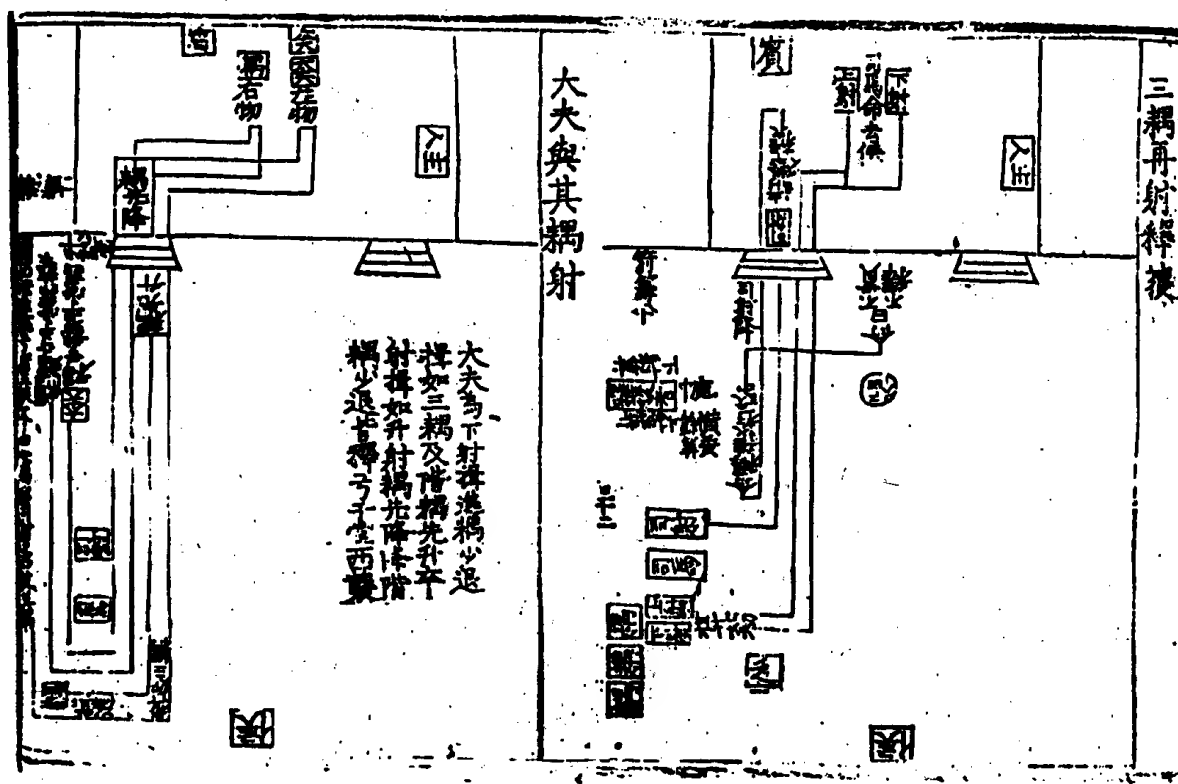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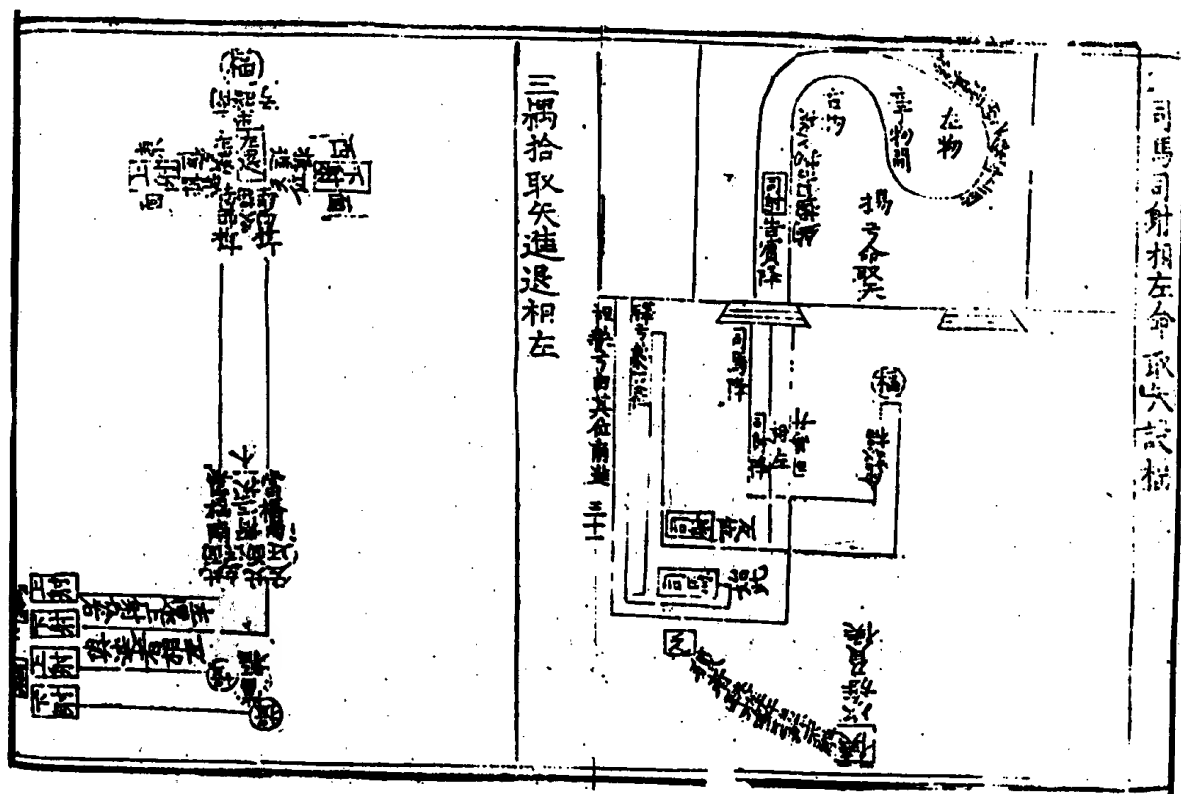
豐豆禮器也以射用之故美此

傷箭筭八十長尺四寸其本四十鹿中所實八筭耳其八十者以十耦計之防下足用也

豐陳氏曰公食大夫大射鄉射皆以之承解魯卿女謂豐似豆而卑其他不可得而知也謂之豐欲其豐盛而已不可過也舊圖刻人形謂豐國之君嗜酒亡國於是狀之為酒戒此不可考







[illegible][illegible]

鄉射禮儀節

戒賓

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賓禮辭許
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

無介

設席

乃席賓堂上南面少西 衆賓之席繼而西 席主
人於阼階上西面

陳筵

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 尊酒權右
酒以供賓也左玄酒以存古也

筵在其南東肆 筵上篋也以貯爵解南據之南也肆

陳也東肆南面也

設洗於阼階東南水在洗東篋在洗西篋下篋也

縣在洗東北西面 縣音玄簋也故在縣北

乃張侯在庭南北面去物五十步 不繫左下綱 事未

至也待將射乃解之

之參侯道 去侯西五步獲者所用以自庇也

速賓

燕定 燕熱可食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
送再拜

迎賓

及門 賓及門也

通賓 行鄉射禮又唱 執事者各就位 主人立主位

司射者立堂上平尊東面白司洗立洗所執爵薦酌
醴設折筵者各立東房下樂正率衆二女東序通賓

唱 賓者山 賓者出門外見賓揖退至東階升階
不盡一等出西二階上日 賓至揖退不東階西立

通贊 迎賓 主人出位下階揖隨後出

鄉射禮儀節

迎賓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 賓者 賓者 賓者 賓者

鄉射禮儀節

揖衆賓 衆賓禮畢 揖

主人以賓揖先入 以微與也

賓獻衆賓 引手曰 辭

衆賓皆入門左北上賓少進 左即西自向內言也少

進差在前也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入門揖當塗揖當碑揖也

及階三讓 士來手請賓升賓揖辭者

主人升一等賓升 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

主人作階上拜送尊賓舒躬火退

通贊唱
執事者執脯醢詣主席坐奠之

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

通贊唱(主)執事者執折担奠于上席

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酒已物也自席前適作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興遂拜賓答拜執爵

興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通贊唱(主)主人作階上再

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謝賓以酒惡相克實

主酬賓

通贊唱(主)酬賓

主人進簋所坐取解于簋以降將酬賓也賓降東面

立主人西面坐奠解興辭降日(主)賓對曰(敢不)

遂降于西階下東面立主人坐取解洗賓不辭洗以

其將自飲也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賓解

作階上北面坐奠解興遂拜賓西階上答拜主坐執

解興主人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興遂拜賓西階

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執解降洗賓降主辭如獻禮升

不拜洗(主)賓西階上立主人賓解賓之席前

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俯躬少退主人坐奠解于薦西

賓請席坐取解以興反位反獻位也主人作階上拜

送賓俯躬少退賓北面坐奠解于薦東

反位(主)賓西階上

反位是

獻祭賓

通贊唱(主)執事者執折担奠于獻位是時賓立于西階東

面不敢獨居堂也

主人西南向東北立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

初拜賓長答以拜次賓答三拜又皆以下同答主人

揖衆賓同答主人升坐取爵降洗升賓爵西階上獻

衆賓不辭降不拜洗也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

人俯躬少退

主人拜送三賓俯躬少退

通贊唱(主)執事者執脯醢奠于衆賓之席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後位授主人爵者必

賓也長賓以下則弟子接之矣

衆賓謂三賓以下也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主人以虛爵奠于簋揖讓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

升就席

舉解爲旅酢始

通贊唱(主)舉解

一人洗舉解於賓一人主子弟也取解于下俯洗

訖升尊所實解過西階上坐奠解拜賓席末答拜執

解與衆揖者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拜賓答拜執

解與衆揖者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拜賓答拜執

解與降洗升賓之西階上北面將進其解也賓拜解將受解也舉解者少退舉解者進賓席坐奠解于薦西賓坐取以與若親授然舉解者西階上拜送賓少退賓反奠于其所薦西也舉解者降

迎進此解之為大夫者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擯者先白門外入升階不盡一等告于主曰禮至

通贊唱迎傳

主人降擯從之迎進於門內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適入也初位堂下東面主人揖讓以大

大升拜至六次答拜通贊唱前拜與拜跪平身

通贊唱前通相見鞠躬拜興拜跪平身揖衆賓賓起

賓即立于階前

主獻遵

通贊唱主獻遵

主人適上階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如賓禮大夫

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主人詣尊所實爵席前北面

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

右拜送皆如賓禮

通贊唱薦饋又唱獻折俎

乃薦脯醢設折俎於如賓禮不啐酒不告旨薦饋

坐卒爵拜主人答拜

大夫坐取爵降洗主人復昨階降解如初卒洗揖

升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局為授以虛爵大夫不舉爵

以酒乃賓與主共之也主人請尊實爵以酢于西階

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

坐奠爵于西楹南

通贊唱興酒

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昨階揖降大夫降立于

楹南大夫雖尊不奪人之正禮降而在賓下位賓主

相對也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樂賓

通贊唱樂賓樂正出升堂中立告曰升歌揖賓主進

供各松下階東面向司樂司歌者命之曰樂奏鹿鳴

三無應曰樂正復位司歌者歌詩司樂者奏樂

畢樂正復升堂中立告曰正歌備揖在位皆答樂正

授位

立司正

通贊唱
行 入唱
易司正馬司馬以下各執

司射比耦

司射去仆位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 (司射)賓揖司射降階仆交位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鈎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揚弓命取矢曰(鈎)矢者應(鈎)又命復者執旌曰

(我者執旌)以(復)復者許(日)以旌負侯而侯司馬出于左物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楹之南命弟子曰(設)楹(子)應(設)乃設楹于中

庭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及位弟子六人取矢取畢先二人並進坐置矢于楹中與碑(司射)又進而命次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之命

楹傍又繼二人置乘矢如前畢退立于堂西司馬釋弓襲進當楹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東之退立于本位若夫不備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不)索未盡也弟子應曰(諾)乃復取矢加于楹

再射

通贊唱(行)再射(禮)司射倚仆于階西升請射于賓曰(有司)請(再)射賓許諾曰(諾)司射歷東階告于主曰(再)射(再)射賓相揖復過西階請賓曰(飲)酒(終)射(不)射

司射揖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之耦及衆賓也衆賓與射者皆以次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命大夫之耦曰(子)與(運)射命衆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又進而命次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之命

司射揖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之耦及衆賓也衆賓與射者皆以次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命大夫之耦曰(子)與(運)射命衆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又進而命次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之命

司射揖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之耦及衆賓也衆賓與射者皆以次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命大夫之耦曰(子)與(運)射命衆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又進而命次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之命

司射揖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之耦及衆賓也衆賓與射者皆以次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命大夫之耦曰(子)與(運)射命衆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又進而命次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之命

司射揖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之耦及衆賓也衆賓與射者皆以次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命大夫之耦曰(子)與(運)射命衆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又進而命次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之命

司射揖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之耦及衆賓也衆賓與射者皆以次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命大夫之耦曰(子)與(運)射命衆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又進而命次賓曰(其)子(與)其(子)為(耦)之命

余(去)獲者許諾(初)司馬降司射續執一个至
西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初)釋獲
(以)序賓許目(別)賓否以明(賓)降階(初)西面立
于所設中之東北百命釋獲者曰(設)中遠視之教以
釋獲安置左右也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
賓八筭于中司射遂由堂下北面當上射命曰(不)司
(不)上射揖曰(諾)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
筭左手執之右手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 每中
一个釋一筭于地上射於右中之南下射於左中之
北若有餘筭則反委于中西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
筭于中興執以俟 大耦升射置筭如前初耦射畢降
揖相左如初射禮
三耦卒射釋獲者升階中報曰(三)耦(卒)射司射倚升
階西適立兩楹間北面請曰(賓)主(下)取(弓)矢(升)射(禮)
(初)耦(初)矢(侯)射請訖揖階上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
階降揖主東賓適西主人堂東祖決遂第子奉弓矢
揖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
堂揖主人爲下射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
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皆由其階西主人序東皆
降弓說天拾鬯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皆帶大犬

祖決遂執弓揖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
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
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
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秉賓繼射釋獲皆
如初皆如三耦升射相左降適堂西脫夫拾遂止其
處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
告于賓曰(左)賓(初)射禮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
興其而俟拱手以俟數也司馬祖決執弓升命取矢
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第子委矢如初司馬
秉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鹿中
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數左右筭司射復位
釋獲者遂進取賢獲賢獲者勝黨之筭也執以升自
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賓)於(右)若
(左)勝則曰(賓)於(左)若(賓)於(右)若(賓)於(左)
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
飲筭以俟通贊唱(飲)(不)飲者
司射適堂西命第子曰(初)第子奉曲升設于西楹
之西乃降階省之子弟取解十上進適洗洗解升酌
盥盥位南向坐奠于豐上 降司射遂初執弓挾一
不揖扑北面于三耦之內合三耦及衆賓曰(初)射禮

勝者皆襲脫決拾兩手執三耦及衆射者皆襲其耦以次進立于射位司射作升飲者四面命曰（一）指（二）不（三）勝（四）升（五）飲（六）金應曰（七）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左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堂上之解與以退立卒解進坐其解于堂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俛執爵者坐取解賞之執爵者主人之子弟也反奠于堂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解降洗升賞之以授于席

射禮

主

席

獻獲

通贊唱（一）司馬洗爵升賞之以降堂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與薦皆三祭為其將祭侯三處也侯之右之左之中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負侯侯中也拜送爵不同北面者辨正主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个讀作

射侯之右射也下左个字同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執爵祭脯醢進祭酒與通个个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處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執之而飲者獲者則侯有乃得獻獲進以行獻之酒獻使然後進侯而飲之明其享侯之餘也立飲于薦右通司馬於是司馬北面司馬受爵奠于篚從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之南遂薦俎就之者明已所得禮也建設于之南不使當位者避與獲獲進也

獻獲

射禮

主

席

通贊唱（一）司馬洗爵升賞之以降堂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有祭少南不當其位者神鹿下也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進祭酒與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為侯後射司射視算亦時知也

修射

通贊唱（一）行（二）射禮（三）司射通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升去扑倚

于階西請射于賓司射降楫升由司馬之南通
主曰請射于賓司射降楫升由司馬之南通
 堂西命三耦及衆賓司射先
 反位三耦及衆賓皆相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及于
 射位司射通堂西令三耦司射先
 取矢如初反位司射適階西去升階至楫間揖賓
主避曰請射
 賓主人大夫降楫如初大夫于堂西南面主人堂東
 面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揖階前揖及楫東西對
 揖並進坐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楫三挾一揖退賓
 室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於射位揖皆進如三耦耦
 東面大夫西面取矢如三耦北面楫三挾一揖退
 耦反位反射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
 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及位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司射如初
 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司射如初
 于階前去升告賓司射如初
又告主曰請射于賓司射降楫升由司馬之南通
 前東面令樂正曰司射如初

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對上射命曰司射如初
 射反位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司射如初
 句階入矢中而與鼓節相應則唱獲置箭三耦升射
 如初平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獲者告
 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司射如初
 賢獲與鈞告如初飲不飲者升飲如初
 三射畢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鐵鏃向
 上也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遂去升升
 堂兩階間揖曰司射如初
 賓皆袒決遂拾取矢于楫升降如初矢不挾兼諸弦
 附以一矢兼於弦三矢兼於附鐵向上以退不反位
 遂校有司于堂西三耦衆賓由司馬之南繞至堂西
 賓自西階下行投第于弓矢于堂西主人東階下行
 投第于弓矢于堂東賓西階南立俟主東階前立俟
 大夫執弓就耦取矢如前俱投第于弓矢于堂西
 大夫繼賓東面立三賓次後辨拾取矢主人與賓揖
 大夫及三賓皆升本就席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升
 說夫林獲反位司馬與本位室中而南面令司射如初
 第于應曰司射如初

命弟子曰退司射命釋獲者曰退司射反

通贊唱

司馬反司正

司正退復庭中解南北面而立當鼓放酬樂正降階

下北面立命弟子升自西階反坐立前所立之位升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與昨階

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解拜主

人答拜執解與賓不祭立飲卒解不拜不洗賓之進

主人席前東南面主人昨階上北面拜賓俯躬以退

主人進席前受解反昨階上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

主俯躬以退賓揖就席

主人以所受賓之解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適

西階上立于主人之西主人坐奠解拜不祭立飲如

賓酬主之禮主人揖就席大夫以所受主人之解酬

長賓亦如其禮揖就席長賓以所受大夫之解西階

上執立以俟

司正升自西階北面立相旅作受酬者曰果司正

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受酬者拜興飲皆

如賓酬主人之禮長賓酬以賓次賓酬未賓卒受者

以解降其于筮司正降復位

二人舉解樂解為無算爵始

通贊唱

使二人舉解于賓與大夫舉解者取解于下簋皆洗

解升賓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解拜賓大夫皆席末

答拜執解與皆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拜賓大夫

席末答拜執解興遂降洗降自西階升賓解皆立于

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席末拜舉解者俯躬

少退舉解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坐受解以

與贊者不敢親授賓與大夫不可自筮故奠而後受

不言取而言受者亦告親受之然舉解者退反位西

階上皆拜送賓大夫俯躬以退乃降立庭東賓與大

夫反奠于其所薦右與為無算爵始

徹俎坐燕

通贊唱

司正升自西階適昨階上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

于司正日請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日飲司正

坐賓辭以俎日不敢司正又命于主人日請

坐于賓辭以俎主人曰請徹俎日請後賓

日請徹俎賓許日徹俎主人之命司正揖降自西階

階前西面命弟子日弟子俟

通禮

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階上北而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賓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以授主人之賓主人降自西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大夫從者大夫從降立于賓南衆賓從知授弟子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說饌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饌升坐乃蓋饌蓋也無筭爵

通禮

使二人升立于西階上俟舉饌賓與大夫不興取饌解飲卒解不拜各以虛解授二人執解者受解遂賓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以之長賓飲後復以之解授二人賓之主人之解以之次賓長賓之解以之又次賓皆然皆不拜卒受者以虛解授二人執解者洗升實解以與于賓與大夫無筭樂

送賓賓與大夫主人衆賓皆與賓出席亦同
主人曰(敬不來命)
送賓(送賓)

賓與與主遵禮降階衆賓賓有從之揖進主執爵曰

樂正命曰(敬)陳之賓戒也終日飲酒罷以陳明無失禮也賓降及階賓先降西階主後降降階亦降西階下東面立俟陳作陳詩以承幣代之賓出衆賓皆出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于門東西面賓不答者明禮有終也適不同出立俟階西及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導乃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亦不答而去明其不敢于賓主之禮也損者告于主曰(不)主入升階復位

通禮

鄉射禮儀節

禮記射義篇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天子以勳虞爲節諸侯以錚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駟虞者樂官備也錚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備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燕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

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習之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廢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精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齊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衰序點楊解而語公罔之衰楊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云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兩者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右射於射

言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繼地是也故男子生系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射而升下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水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行射作樂式

凡八音律呂俱有一定要訣只用六工尺上合四凡六音為訣樂章律呂高下清濁率由此流通相應故此樂譜只及此六字

磬鍾凡擊則先擊鍾以宣一字之音俟一字之音既闕則擊磬以收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琴七絃舜帝時則五絃乃宮商角徵羽五音文武增

二絃名少宮少商故七絃色徽一十有三期樂則

用第七徽其第一絃黃鍾律合字應之左手手中指

按右手手中指勾第三絃大簇律四字應之左手食

指按右手手中指勾第四絃林鍾律尺字應之左手

大指按右手食指剔第四絃七徽半仲呂律上字

應之左手無名指按右手手中指勾第五絃南呂律二

字應之左手大指按右手食指剔第六絃黃鍾清

律六字應之左手大指按右手食指剔

蕭截紫竹為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二孔通

六孔各徑二分口開半數名山曰直而吹之後一

孔黃鍾清律以六字應之凡吹六字止開此孔前

五孔皆閉其第二孔南呂律以五字應之凡吹工

字此孔與下四孔皆開餘皆閉為三孔林鍾律以

尺字應凡次尺字此孔與下三孔皆開餘皆閉第
四孔仲呂律以上字應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一孔
皆開餘皆閉第六孔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下字
止開此孔餘皆閉惟黃鐘律六孔皆閉以合字應
之下有一孔相通以紅絨條繫之吹者宜緩取其
音斯悠揚不迫亦用黃布袋袋之

應鼓一每奏樂一句以槌擊者三但節奏從容為生

重刻射禮後序

學者載籍極博嘗攷信於六藝古昔談六
藝者詎不稱射為至教哉

明興創射圃於天下

頒射儀於會典諄諄倣古作人之意荷與
盛矣貳百年来世多視為迂濶圃或鞠為
園疏求能興古教化風勵寰宇者幾何人
哉嘉靖間

知府陳公

監

計部艾陵林公督離閩中力行古道慨然
以師世覺民為己任暇日於嵩陽隙地設
立射圃群鄉之子弟而訓習之一時章甫
縫掖改觀易聽迄今八閩俎豆公而尸祝
之矣歲己丑夏公仲子定宇林侯綰綬來
宰新邑淵源家學首惠章縫時進邑庠弟
子講求射禮屬斗葺率而課之斗謝不敏
皇皇無以副侯德

嗣從張子筭中

得射遺書即先計部公嵩陽時所刻者沾
沾自喜以為一時亦遠可藉手而課諸生
矣遂偕同寅羅君梅君日坐堂皇按圖指
授諸生喁喁奉成法而觀聽者日環橋門
也甫三日侯省視欣然曰方不佞少遊宦
即得從先君子受學寥寥廿載不圖今日
復見遺教也匪諸公孰與成哉顧稽首而
謝斗斂容避席曰此公家箕裘世澤所過
者化所遺者思奚論聞與楚耶觀侯下車
之初興釐展錯百度修明仁心仁政津津
膾炙人口真可覩縷從茲聲價日隆派惠
日渥先公未廊之榮光而大之薄海寰區
沾被德化者寧有紀極乎哉已又進諸生
申告曰一夫中的百夫決拾言作之者有
機也伏石非虎射者後羽言習之者貴誠
也方今

聖明在上賢司牧在下治教旁流表極懋
建即田夫野婦咸知趨首拭目思見德化
之成矧諸生象孤矢事四方有不爭相磨
濯求自表見者乎為諸生勗尚當修身以
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
發期必中無論

國家做古作人之意少焉稱塞即侯家學
流布亦永有光藉乎哉乎愧無能長諸生
因序諸簡末竊比常旌一助云

新化縣儒學署教諭 人嶺南我茲陳
夢斗頓首拜譔

儒學廩膳生員張炯謹書

督刻吏陳楚為

鄉射禮儀節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始末未詳據嘉靖丙寅烈自序稱嘗於其鄉之嵩陽社創射圃擇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鄉射之禮因作是書前列嵩陽射圃記一篇述復古之義其書則節錄儀禮經文各畧爲詮釋而繫之以圖然意取簡明或往往刊削過甚晦其本旨如經文司射節將乘矢之下有云執弓不挾右執弦蓋司射旣發乘矢之後矢雖盡而有不釋其執弓之儀則右手執弦左執弣也烈於將乘矢之下刪此二語則執弓南面揖之節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經文初射節司射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數語烈又刪去則降自西階之後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襲之節皆不可考是書雖不主於釋經然經義不明則儀節俱爽於行事亦多違礙矣

四禮疑五卷喪禮餘言一卷

〔明〕呂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同治光緒
間補修呂新吾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禮疑五

卷》提要

四禮疑序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吾聞之子
思子云。此非虞夏事也。然有深
意焉。人情樂放縱而喜事。惡檢
束之苦身。使不綢繆於禮法之
中。亦必繁彌於耳目之玩。聖人
曰。與其繁而放縱以流於惡也。
不若繁而檢束以防其肆。此禮
所由作也。此作禮者所以委曲
周至。不厭纖屑也。吾又有聞焉。
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曰易則
易知。簡則易從。曰敦厚以崇禮。

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禮也者。枝葉忠信。而後世之禮。則忠信之賊也。禮稱情。則人以禮觀忠信。而真者因以達其心。禮掩情。則人以禮為忠信。而偽者藉以售其詐。彼節文習熟者。其態近情。且將嚴忠信而奪之。又安事忠信為哉。噫。禮作而忠信亡。不若禮亡而忠信無所掩。人不得不勉而為忠信耳。本以檢人情。而至於亡忠信。則制禮者之過也。我觀儀禮。每喜其節文詳。

密。足以檢人情。又哀其儀度繁密。反以亡忠信。曰。始為儀禮者。誰。其周後進之君子乎。記禮者。誰。其漢儒好禮之君子乎。禮煩則亂。文勝滅質。上嘉者悲之。夫聖人制作。廣大易直。精實切近。觀於易詩書春秋。而意指大可見矣。是禮也。所從來甚久而崇尚甚隆。豈不知一言出而彈射者徧天下。後世哉。禮之檢人情者。吾不敢不尊之。以為世道衛禮之亡忠信者。吾不敢不辨之。

以為世道防。且自有儀禮以來。世之率由者。海內鮮其人焉。曠世鮮其人焉。視為鼎彝寶玩。而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絕於天下後世耳。艱澁與僻。宿儒窮年講之。而不精。細微曲折。學士終身由之。而不熟。器數文物。有力者加意辨之。而始備。以責之淺學之士。嘗試之為。貧無力者之家。雖欲行禮得乎。則不易不簡。難知難從之故也。是好禮者之過也。孔

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傷之矣。不揣庸愚。嘗就儀禮禮記及家禮會成儀節所未解者。作四禮疑。其十三篇世未盡用者。故弗辨。嗚呼。信而好古。孔子所好。皆其所信者也。秦火後。不傳疑矣。坤不能信。記云。三王不襲禮。伏讀大明會典。及孝慈錄。見大聖人之制作。度越千古。至分別品官庶人。彰明較著。臣子欽奉。

又何容喙。坤考古而有疑焉。疑思問。以俟好古之君子。敢竊附於窮理之一端云。

萬曆甲寅正月望日寧陵呂坤書



四禮疑

序

方

四禮疑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甫著

男知畏校

知思刊

通禮

府君孺人爵也。生為庶人。死而爵之。可乎。誣也。僭也。孝子不誣親。聖人不誨僭。

家禮有家之禮。非家家之禮也。生有爵。死而稱於廟。不沒其實也。爵不一等。舉府君孺人。例其餘耳。庶人止宜稱顯考某字行幾。顯妣某氏行幾神主。為是。何必竊名器以自重哉。又按伊川製主式。士庶不用。益知府君孺人。非士庶之通稱矣。

影堂。繼視也。此無聲之親也。旦暮瞻依。死而凝睇。長望。終古不復見焉。孝子無奈思何也。故像之。隣壁偶間。行道偶見。聲容彷彿乎吾親也。猶傷心隕涕焉。真耶。幻耶。夢耶。瞋而在目耶。恍然失矣。像之。不

猶似乎視主不尤親乎。孔子曰。祭如在。商頌曰。綏我思成。歆見也。

程伊川不取影堂。曰。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不知木主何以似吾親耶。伊川高祖少師有影帳。旁畫二婢。曰鳳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旁畫二婢。曰楚雲。曰賽奴。夫畫以侍兒。褻矣。然程氏先祖固有影堂。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于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於禮乎。

由禮疑

通禮

二

孝子慈孫於木主影帳。兩存之可也。不必於有。不必於無。亦可也。

墓祭誠非古也。古無墓。欲祭何之。故設木而依神。神何嘗依木。孝子無望耳。自有墓而人望之矣。骨肉一歸焉。體魄藏焉。而謂其子曰。木爾親。墓非爾親。是謂親不在一抔土下。而在數寸木間矣。情乎。神固不依形。詎依木乎。五祀之為尸也。神無形也。吾親有形。主也。墓也。吾兩重之。

左祖從生氣也。社成物。故右。祠堂東於正寢。左祖之義乎。地難卜。靜家貧。同室。

周制用井。畫為九區。中宮一區。後市一區。前朝左祖。右社共一區。六區則廡。祠堂在正寢之東。義法周制。若居室難於安排。神道幽而尚靜。擇一靜處可也。若家貧力不能祠。即於居室中間。設香案。垂簾薄以障之。亦可也。借曰非禮。不猶愈於廢祀乎。生母不祔。非情也。葬祔封。祭祔廟。帝王亦然。

禮疑

通禮

王

生而同室。死而離之。祀嫡母而外其所生。夫棄之耶。嫡姑之耶。子默之耶。胥不情矣。故生母之葬。祔嫡而侍。禮云。庶母無子。祔於祖庶之旁。必三世無妾而後祔於女君。愚以為即祔女君可也。

主無式。式自程氏取義亦精。而尺辨古今。用禁士庶。孿矣。夫儒者之見也。

主之設。題考妣姓字以依神。俾子孫祭之。為如在耳。庶人之家。久則木牌。暫則紙位。但有尊祖敬宗

之心。不必拘泥。謫藉之說。至於偶然。栢栗。尼。黃。重。之木皆可用。但太高大。則近於僭耳。伊川主衣。偶未之思。倘考有尊爵崇銜。勢難摘取者。陷中字数有定。何以書之。即用三司布帛尺。陷中分寸稍長。似亦無害。或曰。四龕之主。高下頡同。曰。通用三司尺可也。近日市井布尺。長以三掌。裁縫與陟行尺。則今之最小者。然視周尺亦差大。制非周制。人非周人。何必周尺之拘哉。用今之裁縫尺可也。坤送

空禮集

人通禮

四

仁聖太后之喪。見其主亦用周尺。高下視家禮。國初議禮之臣。可謂泥古之過矣。天子有十六字廟號。又宗銜。不減二十餘字。豈可與臣庶同乎。

旁題適長奉祀。天子諸侯之禮也。士大夫之家。衆子孫不名。祖考之心與。右名而稱與祀。

父母有衆子而旁題止云孝子某人奉祀。書嫡長。明主祭之有人也。衆子或三或五。不得書名。於人情尤不近。不若左書孝子某人。或孝孫某人。奉祀。

右書介子某某某與祀。若衆孫隔世。則不必書矣。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故不名於廟。士庶人何嫌之有。

宗子。嫡長子而衆兄弟宗之者也。以父視之。則衆兄弟所宗之子也。故別子為祖。不得為宗。宗人者。也不得稱宗子。

宗子以嫡長。通義也。宗子而惡疾而幼而懦。不立將必廢宗。則誰立。曰立宗子。以宗長相之。宗長不以

空禮集

人通禮

五

世。不以年。不以貴。惟賢。賢何以。曰宗族皆曰賢。願委心而聽命焉。則長之。古士以上皆有相室家老。宗子雖賢。有相不亦可乎。宗子不肖。則聽家長訓迪。不則訓於祠。不則訓於墓。必改而後復之。嫡獨也。庶衆也。介副貳也。支別也。

庶子攝祭。不假。不配。不歸肉。非孔子之語也。神重則宗子為輕。不假可矣。不配。是廢祔食之祀也。不歸肉。是格鬼神之惠也。然則專乎。曰攝祭以宗子配。

以宗子。歸肉以宗子。

禮記孔子曰。宗子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執其常事。不假。不配。不歸肉。夫祝以宗子。則假者受胙也。亦以宗子之名。配者祔食也。歸肉者。頌胙也。亦以宗子之名。豈宗子之名。可以祭祖考。不可以祭祔食。而歸肉乎。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故曰非孔子之言也。

宗子仕。以主行。必無庶也。則可有庶。則與其行也。寧攝。

庶子雖不承宗。然稱宗子以祭。亦祖考之所不吐也。馳驅千萬里。置主於篋笥可乎。况後世仕非父仕。而器具難全。執事難備。或官不尊。而案牘無具。署不廣。而居處無餘。不幾於褻神乎。坤遊宦。只奉小影堂一軸。情盡而禮不褻。甚為簡便。宗子更宜如此。

庶子不與。不主。不攝。不位。是無祖考也。而可乎。

禮謂庶子與祭而不主祭。此兄弟同在之時也。若

宗子他出。而庶子不得與祭。又不敢主祭。又不得攝祭。或主隨宗子以行。又不得為位。則是庶子無尊祖敬宗之分。非祖生父育之身。非教人以孝矣。故宗子不在。則攝行。神主不在。則為位。此必不可廢者。不知宗子仕而父母不從。即有庶子。亦不當養於家乎。泥禮至此。非聖人意也。

宗子死。庶子代。則宗子也。終身不敢稱孝子。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而後行。此非聖人之言也。冠昏於阼。父在而著代矣。死而位其位。事其事焉。不告墓。况兄弟乎。猶稱介也。代之云乎。

家禮謂庶子代宗。不專祭。庶子死而子承之。始稱孝子。若然。是攝也。而非代。是宗子存也。而非死矣。穿鑿殊甚。

大宗。小宗以下之所宗也。世盡而遷。則無以統小宗。而宗法亂。小宗。玄孫之所宗也。五世不遷。則家家

有大宗而宗法僭。或曰士庶人亦有世宗乎。曰大

宗五世埋主而為位。冬至合族而祭焉。木本水源。

不敢忘也。此庶人冬至為位以祭之禮。祖功宗德不敢擬也。此

子諸侯禮。庶人祭禰忍矣。程祭始先不亦僭乎。考在廟

中。季秋又祭禰不亦賣乎。

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大似禘祫。朱子不

敢行。

士主祭。卿大夫不名。貴不敵宗也。從子孫主祭。伯叔

四禮集

通禮

八

祖伯叔父不名。尊不敵長也。諸侯奪宗。庶姓奪嫡。

非創業則不肖不可以承宗者。非是不得藉口。程

祠失之矣。

不名。不列名於主之旁。祝之版也。祠廟法也。廟宗

子法也。古者非官師以上無廟。廟必世爵。世爵必

嫡長。嫡長統宗。故宗子之法重。不立祠廟。則不講

宗法可矣。今名廟為祠堂。而神主龕槨。尺寸高下

廣狹。皆伊川所定。寧不用宗子法子。明道沒於太

中公之前五年。其子汝陽主簿端懿固在也。次中

攷。乃伊川不立端懿而自主祭。其祠固已無明遠

矣。明道歿而長孫昂固在也。伊川將終。遺命侯師

聖。立其子端彥。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或以謂師

聖。明道死其長子不得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愚

謂伊川之失。不在立端彥之時。而在不立端懿之

日。遂使明道嫡長不得與父祖共食而從別子法。

使昂自祀之。於心安忍。若世襲之爵。創自我身。則

四禮集

通禮

九

不得讓兄。或宗子殘廢。及悖逆不道。則家長廢而

擇賢亦湏自宗子之母弟。以次擇及耳。愚支子也。

濫從卿大夫後。從布衣姪以祀四世祖考。不敢以

伊川借口。

晨謁再拜。讀也。事生不日拜。

子婦事親。有家之常。只於朔望拜。餘日否。祠堂乃

日拜乎。不若改為泰禮。朔望啓中門。不出主。焚香

四拜之為簡便也。

出入必拜遠也近則揖。

一日往返則揖三日以上或越境而行則再拜以告。十日以上四拜。

朔望泰時祭生忌祭家慶祭新薦佳節獻食。

獻食如元宵節飯端午角黍中秋永餅重九糕奠之類。

衣節展墓。

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以酒食拜墓。

禮樂

通禮

十一

有事則告不疏矣而朔望陳設無乃數乎祭不欲數

家禮正旦冬至朔望行泰禮皆用果酒菓殺十二

拜計四時之祭俗節之獻有事之告歲不啻四十

祭矣大數則設難繼有家之常日不暇給令廢業

而日有事於祖考焉誠不為過但不知家家能如

是否乎某家朔望焚香四拜四時並冬至五祭遵

時王之制春以正月朔夏以四月朔秋以七月朔冬

以十月朔又考妣生忌四祭子婦生辰生子冠昏

有祭薦新則以新物為主以肴一酒一飯一配之

行四拜禮只如此一歲不戒二十餘薦果致愛致

慈耶此亦不為疏矣若每月朔望前一酒掃齋

宿至日陳設果肴茶酒鹽華之類勤祭典而棄人

事豈能厚望人哉將並四時之祭而廢之矣

祠堂之祭降神送神非禮也主在斯則神在斯降從

何求送將安往若遷主之祭則宜矣

生子廟見嫡長以茶酒餘子不以茶酒於義何居朔

禮樂

通禮

十一

望泰幾於祭矣而廟見殺儀至以茶酒別嫡庶異

哉

家禮朔望陳設果殺茶酒生子廟見嫡長止於醑

酒點茶餘子則啓棧而不出主並無茶酒簡神明

甚矣即餘子之生不敢並嫡乃不如朔望常泰軒

輦亦至此乎且酌酒點茶而行十六拜之禮尤為

無謂

繼絕嗣教仁也夫亡而婦人立嗣教節也孤子不為

嗣教孝也。均財教讓也。丘氏見一隅矣。

丘文莊謂夫亡不宜立嗣。明是國人財產。愚謂老婦無依。少婦欲守。而同族欲利其家。不許立嗣。豈非棄孤寡而誨爭。逼改適而喪節。財為衆人所得。而死者為不食之鬼乎。律時王之制也。既許之矣。乃孤子無父而嗣人。非萬不得已。為人所強。則不可從。謂不得受命於父而直伯叔之。非子道耳。余家宗法。凡無嗣之人。家產不拘貧富。除房屋私藏器具牲畜外。其一切莊田。聽令與繼嗣兄弟原產一滾均分。如絕嗣者田千畝而繼嗣者兄弟三人。只五百畝。則總計千五百畝。每分五百畝。如絕嗣者田二百畝。而繼嗣者兄弟三人田千畝。則總計千二百畝。每分四百畝。絕嗣者無產。或出繼者所生之家。原自富厚。其均分亦然。庶絕者富。不嫌於嗣者之貧。富以啓爭。絕者貧。不至於嗣者之嫌貧。而厭繼矣。

四禮疑卷之二

冠禮

冠加冠於首也。古董而髡髮。髡而總角。成人而冠。漸也。北土冠孩提矣。而好禮者以加巾為冠。遠禮哉。古人重元服。二十以前。總角而緇撮之。今之包髻是也。禮有次第。江南猶然。惟是北土驕浮。民不知禮。乃有三五歲兒。輒戴凌雲忠靖梁冠。甚者嵌以金珠。未有長髮而露首者。士大夫之家。以加網巾為冠。是行網巾禮。非行冠禮也。去禮不亦遠乎。正月月元也。甲子日元也。厥明時元也。古人慎之矣。時勢所宜。於禮不拂。君子不尤焉。

古人取正月甲子厥明。極為慎重。然正月未必皆甲子。況時有未協。勢有偶便。果於禮合。月日皆不拘。擇吉可也。

主人告祠宗子也。宗子自冠。大宗以宗長。小宗以家長。

宗子孤而自冠。自告祠堂。猶之可也。將迎賓命黜。亦自為之乎。故父在則以父。孤則以宗子。宗子孤而自冠。以宗長家長。

冠服有式。教分也。彌尊喻進德。非以誨僭也。貴自賤始可也。賤以貴行。非所有也。可乎。

禮皆行於士大夫家。不通於庶人。故三加以幘頭。公服靴笏。所有也。若士夫子弟。以民服始。不嫌於卑。惟是庶人三加。難用有爵冠服。今擬隨時隨地。冠

四禮錄

冠禮

二

服。如梁宋初加小帽。即六瓣圓頂。名抓拉者。由衣直領。雙縫無雲鞋。再加幅巾。深衣。雲頭履。生員。平定巾。餘同。三加平定巾。青圓領。繫絲皂靴。生員。儒巾。襴衫皂靴。

賓主相見。拜于門外。何亟也。升堂不拜。何簡也。冠者何在。賓揖之而後適房。何遽也。

此處似有儀節。不應如此率爾。

戒賓而後筮。筮不吉也。其如賓何。筮而宿可也。戒不

可以已乎

跪起也。古人地坐起則跪。今不。仰地久矣。跪擗髮合。紒。跪加冠情乎。坐擗立冠。未聞其病禮也。

冠者跪擗者跪。不便於梳掠。兩坐可也。賓以尊長而跪。卑幼以冠。不已重乎。兩立可也。

五祝教成人也。詳於德而畧於福。不亦可乎。肩壽萬年云云。胡以為也。

古人祭禱。無一事不及福。且皆非分願所宜得。非

四禮錄

冠禮

三

不求所為之義矣。余以為丁字告戒。望以成人。明切猶恐不喻。况詞既文且迂。非士人講求。不能通曉。何能激發童子哉。今擬祝辭隨便戒勉。各切於童子之身。如有國有家。及士農工商之類。戒勉務有警惕。不必泥古可也。朱文公亦云。

字而後有言。緩也。拜而不答。迂也。主人終無言。瘖也。

三加一醺。皆有祝辭。冠者無言。至字而後答之。是不受四祝之命也。冠者拜而賓不答。賓拜而冠者

不答。何謂也。五祝而主人或父無一言。又何也。

名何。不名不識。不識不辯名也。者識而辯之也。名奚諱。字奚榮。故唐虞夏商相名。周字。其釁諛也夫。

人無名何以分別而表記之。名之義亦猶名鳳麟。

曰鳳麟。名。松栢曰松栢。名。牛馬曰牛馬。名。蟲魚曰

蟲魚。使見者知為此物耳。果何貶辱而必歌字以

尊之乎。自尊名之說出。而後有以號尊字者矣。而

後有以翁尊號者矣。而後有以老翁尊翁者矣。說

四禮疑

冠禮

四

佞至此。周其釁端哉。嗟夫。虞夏不可還矣。子思稱

仲尼字祖也。程正叔云。昔受學於周茂叔。字師也。

尊人以祖以師。不卑矣。而老翁青年之貴客。柱台

黃綬之小官。如此卑風。可恨也夫。

冠竣而時久矣。先家而後賓。何卒卒也。賓退。主人以

冠者齋。明日陳設而廟見。拜主人。拜尊長。出拜於

鄉先生。禮與。

冠禮是日冠畢。主人以冠者見祠堂。行十六拜禮。

又坐中堂受冠者之拜。又偏拜諸尊長。然後出禮

賓。是於賓太緩。而於祠太遽。又勞倦匆卒。難以盡

敬。不若賓退齋宿。明日以一獻見於祠堂。拜父母

尊長。而後出拜親族。似亦不悖於禮。

冠既辭食。偽也。受幣不辭。鄙也。不若辭幣。

冠畢。可謂酒清人渴。肉乾人饑時矣。乃再辭而後

止。至於席間謝幣。無一辭語。可乎。即禮當受。不可

不一辭也。是謝也。何以為哉。不若冠者謁謝而執

禮疑

冠禮

五

贊更覺正大。

冠拜父母四。餘尊長皆再拜。不四也。見鄉先生父執

而四。濫矣。聞教又再拜。不亦賣乎。

冠禮拜於家。惟父母四。餘親皆再拜。鄉先生父執

乃四。何其隆也。今擬冠者於鄉先生父執。初見再

拜。有教再拜。年長一倍。跪而扶之。再倍揖而受之。

可也。若行輩之長者。雖位尊。皆答拜。

以喪冠。非禮也。君子三年不為禮。故吉凶不兩重。急

則權而從之。緩則已而待之。

禮記曾子問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雜記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此皆非禮。冠吉禮也。人道之始也。終喪而行何害。而以喪冠乎。凶不干吉。故總麻以上。不與郊廟之祭。吉不干凶。故玄冠不以吊。事有所當重。則變易而從之。事已復初。冠於次。哭而踊。是謂吉凶雜。權而從之。如墨緣之類。廢而待之。如女子嫁。在途聞喪。歸而終制之類。

冠禮

六

笄

笄翟形。成人之飾也。女子許嫁。笄而字。不許嫁。不笄。不笄不字。笄字。明有屬也。

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家禮云。女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於義未協。女年十五。綰髮之時也。非有簪以貫之。則不固。許嫁則笄。笄簪之。雉形者。有文彩飛騰之意。將嫁似之。故以為飾。許嫁笄而字。

以成人之道待之也。若許嫁在十一二歲之前。時

未成人。必待十五笄而字。若十四而嫁。則以許嫁之日。笄而字。許嫁在十七八之後。則十五簪而已。不可笄也。況未許嫁而行笄禮。待許嫁之時。再行禮則責。不行禮則棄。似於事體未便。近世女子多辦髮。鬟綰向後。連五簪貫之。許嫁則為半髻。以銅鈿緣為圓座。上加虹橋。括於前後。座上障以烏紗。花簪連貫。一翟當于頂前。今仍其飾。而以翟為笄。於禮合矣。

冠禮

七

男女異拜。拜興男子之禮也。婦人非喪不拜手。手至地頭

不非重喪不稽顙。頭至地手不舉其拜手稽顙也。俯伏四

叩而已。今之磕頭

家禮會成。主婦迎賓。拜興四。女子既笄。拜興亦四。非禮也。始於魏。馮胡諸后。僭天子之拜。詔命婦朝賀與男子同。比人至今猶然。而男女無別矣。今宜又手低頭屈膝。深深四肅拜。而丘文莊有見舅姑

當拜手之說。則皆義極北之文。叩頭是已。若之會典。

皇太子與妃同拜

帝后命婦朝賀

皇后並無鞠躬拜興之文。即跪亦不俯伏。則先王之禮。時王之制。婦女不拜興也明矣。北俗久不能變。姑存此以俟好禮者。

笄祝笄而醮。祝可已也。又用冠禮祝辭。誰制斯禮也。

冠禮

冠禮

八

而迂若是。

禮因人從宜。婦女不文。贊用丈夫乎。婦女乎。如用丈夫。則男女無別。若婦女耶。贊者不能祝。聽者不知祝。豈不可笑。祝笄不惠無辭。而用冠者祝辭。迂亦至是哉。無惑乎人之棄禮也。

實以三黨。女使通之。可無書。書稱等交。等識。婦人宜

爾耶。

笄禮書式註。非親則用。等交等識。敢不近婦人語。

女既許嫁而字。則文定之日。必有夫黨婦人來禮。女先三日請父黨母黨夫黨尊長。老成而達於禮者五六人可矣。安用非親為哉。

古婦人名今不名。不名何字。鳥獸草木。未有不名者。士女不名不字。鄙也夫。

古士大夫婦人多名。近世皆氏而不名。與市井間。間無異。好禮者耻之。五雅及本草所載草木鳥獸。多者數名。未有無名者。婦女亦人也。可不名乎。無

冠禮

冠禮

九

名矣。何以字為。

夫婦無謂。古人之疎也。萬化自閨門始。不正名。何稱焉。

邦君之妻。古人稱矣。不知夫人稱邦君何以也。至於士庶夫婦。遠呼近稱。終無可謂。或借兒女。或用諱聲。甚非居家之體。古人無用諱言。汗牛充棟。而獨於此畧之。不已疎乎。今來古人方言而益之。

夫稱婦於其父母家。行於舅姑。名於兄長名。稱於三

族之長曰弟室弟妹而下字。同堂則云阿嫂阿伯叔母。私以伯仲呼亦以字無名字。則姓而室之稱於他人曰賤內賤室。妾曰賤側婢曰賤奚。婦稱夫於舅姑父母及舅姑父母之尊行曰兒夫。稱於母家之兄弟姊妹則自謂姊妹姑而繫夫以汝之稱於夫之兄弟及嫂曰我家弟妹及弟妹之夫妻曰阿兄姪曰阿伯叔父。稱於異姓之尊行曰氏夫。平交以下曰家夫。稱於妾曰夫君。稱於子女曰阿父。

四禮疑

卷八

十

十一

呼亦曰我家。私曰夫子曰先生。婦人自稱於舅姑曰兒婦。夫黨之尊行曰新婦。於夫曰妾。曰婢子。於姊妹行曰我。曰身。於卑幼曰老我。老身。書於父母家則繫夫之姓以氏。復如之。書於異姓曰某室某氏。妻稱家長曰家主。曰家長。妻曰家正。曰內君。自稱曰下婢。稱家長於人亦曰家長。稱嫡於人亦曰家正。自稱於人曰下女。尊長稱妾以名。卑幼稱以姑姊。老而獨尊則稱如嫡婢。稱家正曰主父。家長

妻曰主母。自稱曰奴家。家長家長妻呼則名之。長妾不名。貴妾不名。家長家長妻稱之曰某氏。

禮尊長之前稱卑幼以名。於其父母家行同其父母家之稱也。弟妹下皆卑幼字。吾妻以待疎者。阿嫂阿伯叔母親之也。此同堂語也。伯仲如世俗幾娘幾姐之類。此室中語也。遠呼以字。公稱也。閭閻無字。則呼云張室王室之類。曰內曰室。女正位乎內。男以女為室也。側側室也。妾女奴也。禮婦人自稱於尊長曰兒。稱其夫曰兒夫。見母家之兄則稱夫曰阿妹夫。見弟妹則曰阿姐夫。見姪則稱曰阿姑夫。此繫夫以汝之也。北俗加爾汝字亦無害。我家者。女以男為家也。阿字本語助辭。今用阿以代爾汝之意。氏夫謙稱。家夫平稱也。夫君共尊也。夫子先生。古婦人稱其夫也。兒婦兄之婦也。新婦後進之稱。或曰晚婦亦可。曰妾曰婢子。古稱也。俗曰奴。亦婢子之意。我通稱也。家禮稱於卑幼曰老婦。

四禮疑

卷八

十一

十二

與余衆兒呼生母為八為媽。而呼嫡為孃。亦白壯之義。示無嫌云。乃衆子以好妹呼庶母。則昧禮矣。一士大夫家。正之嫡在。則曰張如李如。嫡不在。曰張孃李孃。朱文公稱少母如母。猶是官稱。家庭遠呼不便云。

宗子七十猶娶。此非聖人之言也。天子諸侯七十無再冊。后選夫人之禮。而况大夫士乎。孀婦既不可取。少女配以老夫。慮終知敝。情禮俱不宜矣。

伊川宗子七十猶娶。謂祭必夫婦親之也。禮云。七

十曰老而傳。老者不以筋骨為禮。雖子弟攝祭可也。

四禮疑卷之三

昏禮

昏之不可已者三。曰納采。曰納幣。曰親迎。禮用六者何。猶冠之有三也。三加重冠。六禮重昏。男女萬物之始也。可弗重與。

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凡六。家禮畧

去問名。納吉。請期。似極簡實。俗禮有起媒。謝親。定

禮。送紼。名送下財。即納催粧。即通親迎。凡七。與古

互有詳畧。而送紼尤為非禮。廟見以前。猶有縫裳

之刺。在室豈執婦功耶。

男子年十六。女子年十四。皆可昏。必身及主昏者無

期以上喪。乃可議昏。

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古人之迂也。過時則情鬱。夫

折則無後。如曰待世而後為夫婦。所損不益多乎。

昏嫁過二十。非父母之道也。

禮疎不干親。主昏喪禮之大者也。父無族。毋無兄弟。

以內外兄從母姑姊之夫主之。不猶愈乎。奚取於父執里宰也。

家禮主昏。無父族母舅。則以父執里宰主之。是以疎遠之人。干親戚之事。姑之子曰內兄。舅之子曰外兄。母姊妹家有從母之夫。父姊妹家有姑之夫。姊妹家有姊妹之夫。皆近親尊長。情誼相關。內外相及。乃棄不用。而父執里長是請。亦迂矣。至於父母死。無喪主。率用東西家前後家。問齊里宰。而不問女與婿。曰女既適人。明其為外人也。不亦拂情亂常之甚乎。女雖外父母兄弟家。然期親。督亦親也。問齊里宰。於死者何有焉。

孩提議昏。非禮也。世無不孩提矣。而吾待成人。不亦暮乎。暮不伉儷。

溫公云。吾家男女。俟長議昏。不數月而嫁娶。良是。但舉世皆於孩提之時。求昏許嫁。甚者指腹。雖庶人無十歲不聘之女。况世教相班。意氣相期。男女

相宜。桑梓相近。門戶相當。有此五可。而相求不應。待其別議。而子女既長。以求人之餘。豈能媲美耶。展謂云。遠求小姓。足使生子。若是。則待其長成可矣。

納幣重女也。君子不儉。貧無財。君子不爭。儉與爭。市道也。女家已不可矣。以無厭求婦。虜且耻之。古人惟罪女家。偏也夫。

六禮惟納幣為重。故幣不嫌於豐。貧而無財。苟足成禮。君子無爭心焉。儉者吝。爭者貪。市井交易之道。乃爾。雖然。女家貧而送嫁無資。倘涉於爭。情猶可諒。言猶有執。彼納人之女者。既儉於禮幣。又索其粧奩。入門之後。日餽月供。禮恭物厚。若謂當然。稍不如意。女受其殃。甚者吞聲而疾。非命而死。質人之女。以殫人之家。與虜何異。恐虜有良心者。當亦耻為。江南貧者溺女。古人。生女則悲。人情亦大苦矣。家庶喪耻。莫甚於斯。余為此語。以魏世之為

人婚為人舅姑者。

納采而後問名。名無當也。采如之何。問名而後納吉。

吉不叶也。名如之何。六禮之次。漢人失考矣。

六禮之先。女之家法。年歲德容及所生父母。女媼

通之詳矣。納采問名。納吉。以文之也。禮文亦有次

第。納采既奠。鴈用幣矣。尚不知其何名而後問手。

問名既相宜矣。尚疑其不吉而後卜手。倘名不相

宜。將廢采手。卜筮不同吉。將停昏手。先王不如是

禮

禮

四

之疎也。恐古禮有錯簡。漢儒失考耳。家禮納采。即

問名而納吉。納徵。請期合而為一。極為簡便。稍後

造次。若問名而後納吉。次納采。定禮也。次納徵。即納

次請期。次親迎。於義為近。況卜筮決疑。事在不疑。

而以吉凶為行止。非務民義之謂。納吉近廢。似亦

無害。尚俟好禮而不泥經者講焉。

家禮草帖不必用。直用定帖代納采之禮可也。

昏禮六。二姓父母無相見之文。皆以使通。何為也。

六禮。嘉禮之重者也。二姓之父母。無相見之文。始

終。以使者通往來之命。豈事體當相回避耶。不知

二姓何年是識面之日耶。近世男家先拜媒。媒報

通於女家。許婚後。男家送定帖。女家報許帖。然後

男家主者同媒往謝。女家報謝。且請三族近親。謂

之會親。凡大禮必親往。女家亦如之。似於禮無害。

媒約二姓之合。而百年之始也。大賓以重之。吉人以

榮之。使者襲矣。禮耦故媒約必耦。

禮

禮

五

古者禮用使者。故以子弟為之。六禮俱無媒氏之

事。惟婚書云。右憑大媒某。豈媒用之於書而不用

之於燕與。今皆擇媒約而用之。或四或二。庶為嘉

禮之重。

催粧。告親迎也。往之女家。始進為重。父母兄弟。終遠

為難。催之。示從人非得已也。

此可代請期之禮。近世川米酒二席。大紅衣裳一

套。脂粉一色。巾櫛二事。先親迎一日。蚤。女賓二人。

以車往。先回。薄暮。婿至。

張陳婿室。不見儀禮。後儒增之。六禮以聘。重貞也。未往而先飾寢。不棘欲乎。非貞女不行之義也。

家禮。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註云。俗謂之鋪房。然猶毡褥帳幔帷幃應用之物。近世則

用牀矣。似抱衾裯以從人。於禮未宜。不若婿家設

牀帳以親迎。廟見之三日。女家送粧奩衣飾。刑布

箕帚。示為婦之義。以諸女春往。不猶愈乎。

四禮集

八。昏禮

六

婿盛服。盛其所有也。攝盛偕矣。制許之。君子不敢居焉。

父明集禮。婿親迎攝盛。恐非士庶人所敢行。從俗可也。

醮禮。主人西向。婿南向。蓋東南戶之禮也。北面聽戒。

今制得之矣。

鴈。大鳥。六禮用鴈。重昏也。制禮者偶用其所有。果取義耶。則大夫鴈。又何取焉。

桃夭正鴈行之時。待鴈為易。非三九月則中原無鴈矣。不若代鴈為便。

婦人無拜興。拜興。非古也。男醮之拜六。女醮之拜二

十。既醮而不拜。尤非禮也。

婦女只肅拜。俗多拜興。已非古禮。乃著為儀節。

誤

儀節。父醮子。就席北面再拜。聽命也。就醮席再拜。

謝醮也。受訓再拜。謝命也。甚簡質。女將歸而四拜

於父母。又左右八拜於親屬。以辭。是矣。此禮當行

四禮集

八。昏禮

七

於醮後。不宜拜於父母升座之始。愚欲醮女如醮子。禮畢。設賓女之席。席畢。辭父母四拜。辭親屬尊者四拜。平交以下再拜。庶於情禮為便。

三月廟見。始執婦功。古人之迂也。朱元晦云。三月以

前。恐有可去事。禮有七出。非廟見之後乎。今也入

門而廟見。情禮皆宜矣。

互餞。誨嬪也。婿從必男。婦從必女。新婦口餘而男餞之可乎。若兩從皆女也。互羹取哉。乃帝王家亦互

餽泥古之過耳。

廟見尊祖也。見舅姑尊親也。夫婦不同行可乎。禮家之疎也。媵侍戶外。呼則聞之。禮家之狃也。婦脫服。婿從者受之。禮家之陋也。賓在客位。女賓在中堂。而婿婦脫衣。燭出。禮家之謬也。家禮得之。

婿見婦家祠堂。報禮也。主人不以不引先告祠而婿自行之。

儀禮缺而家禮補之。極是。主人不以不引不敢以父道

率婿也。

婦黨之拜皆四。不已隆乎。婦尊可也。

四拜不宜延施。今宜於婦祖父母父母。餘皆再拜。外祖父母外父母。非外之也。乃祖父母父母之也。祖父母父母無二。故外以別之。婿與婦父母均禮。衰世之薄俗也。禮稱三族。分殊而尊同。鄉先生父執且受拜也。婦父母不得當尊可乎。簡俗以陵婦翁。有由來矣。

宋禮婿四拜。婦翁跪而扶之。似不便。不如受其再拜。不答拜。侍坐隨行。呼行。或呼字。

婿見妻母。妻母闔左扉而立於門內。婿拜於門外。古者執友之子。子之執友皆升堂拜母。未聞如此內外之嚴也。

妻母答拜。不受何也。今制

親王回門。拜妃父母四拜。立受兩拜。民間妻母乃答而不受乎。不可曉。

四禮疑

卷九

九

四禮疑卷之四

喪禮

正寢下室。夫人世婦。所以辨貴賤也。士庶人無多室。正喪終於正寢。無正寢從宜。

諸侯大夫家。有正寢。小寢下室。蓋家富而室多。故所在皆是。成喪受吊。士庶之家。或兄弟子孫同宅。甚者夫婦所居。室僅容膝。殯死者則生者且無所之。又居近內宅。院無中雷。男女不宜混雜。吊客何以成禮。故凡夫婦正喪。不分尊長卑幼。皆以正寢。惟妾與殯。不可以藁南面者。則殯於東西之室。如無旁室。則殯於正寢之逆楹。不受祭奠可也。殯凶所。不宜每室皆在。貧賤之家。總於一室。似於人情為便耳。

楔蔭以含也。死欲安。氣散魄分之時。親心何似。而楔以固之。安用含為。

此泥禮之過。而近於忍心者也。含之義。不忍親口

之羞也。不知含以飯。其能令親生乎。能令親飽乎。當氣欲絕之時。魂魄離合。親身必有難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親口便乎。不便乎。口容止。一楔之後。雖含以物。而口不復有合時矣。若天暑飯壞。穢汚生虫。尤為不重。制此禮者。獨不念及乎。吾不忍聞之。

升屋求之天也。北面求之陰也。於義有取矣。世俗報廟。其遺意與。

復招魂也。人死則魂升於天。故升屋以求之。死則之陰。故北面以求之。骨肉無已之情也。今暴死者以衣招魂。或甦。父病而死。亦行復禮。招魂望歸之義也。近世男女行哭於所在之廟。曰親在斯。亦復之意。而其失遠矣。

四日成服。慎附身也。不忍蓋棺也。若曰望生。則二歛束縛。尚能生乎。

代死者拜。生不受拜之容也。生而受拜。何代之為。

臨喪之容。屬死者平交以上。或疎遠之卑幼。生時不曾受其拜者。則喪子代拜於戶內。若生曾受其拜。死而喪家代拜之。是卑死者而疎客也。君子謂之不清。

雖斯免冠也。徒跣露足也。有追亡之義焉。斬緣止於免冠。於紼矣。別中原男女。皆披髮麻辨。遠禮也。而近於情。

哀極辨踊。有哀極而不辨踊者。有甚於辨踊者。有辨

四禮疏

喪禮

三

踊而不哀者。以文飾情。制為節數。情手哉。

哀極則辨踊。哭者之自然也。有哀極而嘔血者。有幾絕復甦者。有觸頭者。有卧地者。至哀無容。何獨辨踊為哀。而制為多寡之數。輕重之節。將孝子且哭且數乎。人將代為之數乎。弱者之辨。不能如壞牆將謂之不哀乎。婦人辨可也。北土婦女最足將不一踊而仆乎。情本自然。作而致之。使男女相率而矯強。必有笑於其旁者。王肅之哭母也。以手舉

地。右掌血流。郭全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十指肉損。情之所極。流其自然。安用文其不及。率天下以失真哉。此必後進之禮樂。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傷之矣。

三日不食禮也。孝子度身度親度事。

人子侍親病篤之時。常幾日夜不遑寢食。形神憔悴。始哭者盈門。三日辨踊無數。兼之三日之內。棺槨衣衾。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勞心瘁體。百務應

四禮疏

喪禮

四

酌而人不食焉。恐此身將不勝喪矣。故當量其身之強弱。強則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亦無過分之事。若勉強三日。至不勝喪。甚者血氣羸弱之人。致疾滅性。死者有知。於心安否。若父在喪母。母在喪父。父母命之食。或期功尊者強之食。食可也。若力量有餘。自當守禮。

生浴兒死浴尸。終始之義也。梁宋浴病不浴尸。衣生不衣死。君子曰。禮從宜。

浴尸生者所難。裸體死者所諱。他人為之。則弗誠。子婦為之。又不可。梁宋間不浴尸。有病臨危而顧浴者。有不浴者。其新絮之衣。多衣於屬纊之前。俗既相沿。又無所害。從之可也。

斷爪摘鬚。何謂也。體受歸全。存之。奚病。

喪者有次。不謝卑幼之親老者。病者。無次。不謝臨喪之客。親知有吊。報謝而已。

稽顙而非。手交以上與卑幼之不親者。宗族至親之卑幼。以卑幼謝之而已。非卑之。乃親之也。老者不以筋骨為禮。病者不能為禮。故無次。有吊主者。非入卧之客。亦不敢當。命使者報謝而已。

喪禮

五

訃告示同戚也。擇告不可。博告不可。實生嫌焉。梁宋表表於門。不訃。至不至。惟其情。

訃告遠近不能偏。或使者不慧。誤不及。或情有厚薄。不可反。或訃及而不至焉。貞生嫌隙。蓋休戚相關者。疾則問病。則守。無待於訃。其病且死也。而猶

不知。又安用訃哉。北俗或書卒塋於柩間。或揭於旗於戶外。情義相關。聽其自至。遠不至者。俾彼得以有辭。即不訃。於禮無害。

飲再欲約也。藁多欲厚也。懼土親膚之連也。人死斯惡之矣。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衣厚則水土之入也難。飲實則衣裳之容也多。厚一重則土緩侵一重。此不欲速朽之意也。高氏乃云。人死斯惡。故厚其水衾以掩之。似為臆見。但死者存日。從容舒暢。而大小飲之束縛。亦孝子慈孫所不忍視者。梁宋送死。美服稱身。端然仰卧。藉以褥而覆之衾。棺內空缺。以平生之衣。盡力填塞。務極實滿而已。若道長天暑。則大小飲不可廢也。

四禮錄

喪禮

六

飲不冠不帶。非待死之禮也。便宜為之。

禮冠帶不送死。妨飲藁也。然冠帶自有不妨飲藁者。劉氏謂幅巾大帶良便。即野服道樞亦無不可。要在成禮而已。

喪用素。生為死也。死者不自為素。故銘旌以絳帛。主人贈以玄纁。

湯氏註。銘旌云。色用紅。客書贈故也。實不然。禮。銘旌。孝子家自為之。亦有客贈。非專待客贈者。近世用紅紙為位。亦主人自題。蓋銘旌之意。凡素為生者表哀。若於死者。則無以素為矣。竹格之類是也。始死三日。孝子不能為禮也。故入哭則見。不入哭則不見。護喪者謝之。

中禮錄

喪禮

七

喪禮拜且稽顙。文而不情也。寧多稽顙。

孝子見吊客。商稽顙而後拜。周拜而後稽顙。則古無不拜吊客之禮矣。然吊客之來不時。喪子有終日二三百拜者。即平居亦且病。况積毀之身乎。即一日亦且病。况彌旬月乎。此文盛而不達於情者。尊賓達客。間一全行以明禮。其親知狎見者。不若四稽顙。跪致謝辭。再稽顙。亦與易寧戚之意也。采以衣掩口也。吊以巾承口也。凡臨喪為死。無不哀。

者。為生。無不吊者。傷不傷。惟其情。

凡臨喪。無不發聲。無所稱。總曰嗚呼。多極於十七舉。少不咸五舉。傷則涕泗交頤。盡哀無數。凡有舉數者。不必皆涕泗。即哀容悼意。亦無不可。今人嫌於不傷。遂不舉哀。殊非臨喪之禮矣。生不相見者。死不相吊。執友之妻之母。入吊可乎。禮。遂別情近親。君子寧處於踈。

中禮錄

喪禮

八

溫公有入吊執友之妻之母之文。然必生時最相見。情相親。又年各長老。入吊可也。若無親親之情。只宜拜於門外。蓋遠別之禮。生死不可廢耳。三不吊。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禮。畏懼溺。皆不吊。甚遠於人情。父母妻族及五服血屬之親。寧忍於不吊乎。代哭何情也。能生死乎。吾哭而死。以代之。果於死無裨也。安用代為。

哭生於哀之不容已。非偽為也。故禮有哀至則哭。

不作而致之。又云。哭盡哀。不強而抑之。蓋哀以一痛而盡。則情以一痛而息。無以感之。尚有可已之哭。而况五服以次相遞代哭。不計其情之戚不戚。而惟欲其有聲。此何為者。古有懸壺。則偽之甚矣。不意聖人以誠教人。世道以真為貴。而有此不情之禮也。

西階之殯。人情所不忍也。中野之塋。能幾何時。乃中堂斯湫。亦不欲棺常在吾目耶。殯於中堂。後世得之矣。

禮記

喪禮

九

次於西階。下棺於坎。而累塋塗之。中堂止奉魂帛。此何為者。無亦人死斯惡之說乎。愚謂人子見棺猶見親也。中野之塋迫矣。依依中堂。能幾何時。而忍為此乎。此儀禮也。家禮改之。

次中門。遠於死矣。人子忍乎。婦人或居殯側。情乎禮乎。

中門之外。明不內寢也。乃孤親於中堂。何其明已。

重而為親薄也。婦次在中門之內。或居殯側。不惟婦女多畏。近死者不能。若死者而舅而伯叔也。婦人寢處其側可乎。近世人子苦塊於柩旁。最為得之。

居喪下齋。故食鵲濟以菜羹。尊賜不避梁肉。體死者必至之情。而愛其遺體也。酒醴則辭。無乃偽乎。

親吾親也。居喪為吾親也。非以為人。非以為禮。非以為我也。力能則禮為重。不能則身為重。重禮非

禮記

喪禮

上

為禮。不忍忘親也。重身非為身。幽體親心也。故禮有食鵲不下者。濟之以羹。尊者之賜。雖梁肉不避。或強以酒。不可至醉。此禮中之情也。乃有梁肉不避。酒醴則辭。為見顏色之說。豈以梁肉為可欺人乎。此非君子之言也。故尊賜暫食酒肉。食已如初。有疾暫食酒肉。疾已如初。古有拘於節文而固違親命。力不勝禮。而竟以喪死者。君子謂之不孝。謂其金已之名。而排親之心也。此非為忘哀者開徑。

實事死如事生。重實不重文耳。若棄禮者以此為借口。豈能欺君子哉。

居喪廢業。士可能也。農工商賈不可能也。孟子得罪於禮哉。

禮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余竊未解焉。士大夫衣食有資。萬事可廢。農工商賈。八口之家。實以生活。或居母喪。而父在。或居父喪。而母在。居父母喪。而祖在新。水無資。衣食盡廢。可乎。父母之喪。

禮記

卷八

士

伯叔兄弟子姪。非三年則期。是一家皆廢業矣。婦人亦有三年期。獨令不廢業乎。大功僅許誦。則期以上。端居何為。既不負土為墳。又不朝夕奠食。關戶袖手。瞑目靜坐乎。夫以執業為忘哀。將萬事不理。現然一室。心即在哀乎。倘遊心十里。即廢業與忘哀同也。况孝子於親。觸物興思。隨感皆痛。即使執業。何能亂此心哉。昔孟子在齊喪母。歸莖於魯。即反於齊。且欲行道。不但不能廢業矣。是故君子居

喪。不與燕樂之席。不舉吉慶之禮。不談喜笑之語。不與公私閑事。不為題咏詩文。三年不為禮樂而已。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不知家庭父子兄弟之間。交接使事之際。但閉口而以意相示乎。果不能不對不言於家庭。而對客為此態。真乎偽乎。范希文之教訓諸生。陳止已之朋友論學。皆不害理。陸子靜朱元晦則正容謹節之過者也。孔孟必不然。

禮記

卷八

士

衰經之不明也。非所以示別也。斬衰重。故期降二升。總麻輕。又降小功二升。布以升數。經以指寸。庶幾其準乎。

按儀禮。斬練之布以三升。則二百四十縷。此至重之服。其餘不得接次。今擬期之布以五升。四百縷。大功六升。四百八十縷。小功七升。五百六十縷。總麻八升。七百二十縷。麻經用大指中指之端。除甲肉相抵。圓圓一彈為斬衰。大指頭抵中指第二節。

為齊衰大指抵中指第三節為大功大指頭抵中指第四節為小功虎口緊緊圍圓為總麻總麻之經粗如小指

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為吾親而哭者吾不哭其親為吾而吊者吾不吊其人鄉隣可也伯叔舅姑兄弟之喪是可已乎此非孔子之言也

此禮記曾子問而孔子答之也解者謂吊哭於人

四禮集

長禮

十一

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吊為矯偽矣儒者之害過也亦至此哉曾子執母喪而哭于游姑無論惟是吾親死而總麻以上九族之親父執師長契知之輩撫棺而哭伏庭而奠執紼而送其人死其人之親死吾重親也而遂忘其人有兄弟姪孫代哭吊猶可若代者無人而走一使致一書遣一奠焉情乎不情乎緣身也而不許然緣室哭人也而不敢臨哭家况有公門說緣之禮耶是在鄉隣尚有

來而不往之嫌况契友父執師長以上伯叔舅姑弟姪之親不哭不吊無論人情不堪即此心安乎若曰哭他人即為忘己之親不知親在殯而值妻子之喪哭乎不哭乎談禮至此去天理人情遠矣孔子情深而見大禮重而情通其無此言也必矣斬衰而遇功總成服制其服而哭之月朔服其服而哭之精矣哉禮也輕不奪重哭其人不履其服落之云乎早當尊幼當長雖以總功易斬衰可也

四禮集

長禮

十四

重喪遭輕喪即以重喪臨之於禮無害謂之不忘吾親之喪可也謂之總括總功之喪亦可也若借數日之輕於禮固精即不能輕者之服而吾身固非羔裘玄冠也於死者奚薄乎視三年之喪不哭吊者情禮猶為近矣若居父母之喪而高曾祖及伯叔祖伯叔父姑死居妻子之喪而舅姑兄弟姊妹死彼服雖功總亦當暫成功總之服入其門會其塋即服其服可也此以尊長卑幼為輕重而服

非所論矣。

服之制冠裳經帶具而後成服。五服未闋不敢除也。故聖人重之。總麻輕之至也。猶麻。况期功乎。今也麻冠耳。小功而下。葛冠耳。雖終身可也。服者服以飾情。今也無情而飾。雖終身可也。

杖。父竹。母桐。父圓。母方。夫婦何以曰。槐而半之。是齊體所分也。桐耶。竹耶。槐耶。不可必得。土宜可也。棺槨之餘可也。

四禮錄

喪禮

十五

杖。父以竹者。觸處皆痛也。桐者痛同於父也。圓象天也。母削其下。令方象地也。妻將何以。昔者吾弟喪妻。吾令槐木圓杖。半分其下。生也。比耦死也。分形。槐者懷也。故持其半以象之。不欲使同母也。妻為夫亦然。

居三年之喪而祭可乎。曰。祭吉。禮緣凶服也。廢三年之祭可乎。曰。祖宗不輕於父母。奉祭不緩於居喪。宗子之父母相繼歿。繼之承重而祖歿。則廟門九

歲。局而四世不血食。如之何其可也。君子推之。

祠堂之祭。不可代以他人。節序興思。豈忍絕乎。尊獻。祖宗重於父母。即易墨緣而祭可也。或故禮而祭可也。若有同堂期功。則以期功代之。不飲福。不享饌。

婦人斬練冠服。同於男子。此近世之謬也。竹釵布總。蓋頭衣裳。仍其衫裙。是男女之別也。布之升數。陽縫。斬裳杖經。同。

四禮錄

喪禮

十六

禮家之制。皆如此。而近世泥之。且婦人不首經。古之布總。即所謂布頭頭也。用稍細布為之。狀如篋髻。以束髮。而羅麻經於其上。其首經腰經。竹桐槐之制。皆與男子同。又云。婦人不杖。童子不杖。

孝帛。五服之推也。五服衰經袒免者。麻冠葛帶。皆喪家為之。為吾親來者。而別親疎可乎。裂帛以贈。示同戚也。惟薄無儉。親以豐之。

孝帛之來久矣。為吾親而來者。皆有哀素之心。然

無服。故裂帛以贈之。梁宋間白布三尺亦不為厚。但孝子當竭力以送終。推餘及此可矣。近世多豐於人事而不敢從薄。是以可贈之家而殯得已之費。非禮非情。力所不能。不如已之。彼以孝帛酢吊客。無則有言。遠於禮矣。

妻子之喪。不分孝帛。不以卑幼襲人也在五服者分之。

喪燕。非禮也。有不可已者。君子不異俗焉。

四禮集

喪禮

十七

遠客未奠。僕從車馬。無所止棲。飲食易牧。無所資。預。倘居窮鄉。隣里宗族無可依者。其執主之禮。有托隣里為之待者。於人情不便。且近日祭奠。酒肉果肴。自足燕賓。不損送終之費。司賓又自有人。無勞孝子之陪。不然留遠客之無館者可也。近賓大都不坐。得之丘。文莊云。設素饌。則近矣。素食喪家事也。小功總麻之親。既殯。飲酒食肉。況無服之賓。為設素食可乎。其燕當設常席三之二可也。

居親之喪而死。飲以何照。曰。死者不為死者服也。飲從吉。或曰。未禫而吉可乎。曰。待生者禫。則死者無更衣之日矣。是千古緣也。

賻布之餘具祭器。非為家也。鬻庶母。班兄弟。子柳賢者之過哉。

子柳以賻布之餘。班兄弟之貧。非過也。以賻餘具祭器。豈為衣食計哉。鬻庶母而莖其母。近於昧禮。祭器不具而以班人。又似矯情。夫以鬻母之家而

四禮集

喪禮

十八

以賻餘具祭器。於禮何害。以子柳之貧。不知祭器何以具也。乃近世之鄙俗。難言矣。余以為賻布之餘。不當辦衣食。置田宅。以具祭器。祭田可也。

哭無時。哀至則哭。此真情也。制為哭。情乎。

禮始死。不哭。既含。乃哭。奔喪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又入門。拜興。拜興而後擗踊。皆以禮為情。最失自然之初意。至於奔喪未成服。入門再拜。而後擗踊。既成服。四拜而後擗踊。尤為無謂。愚謂

當入門。揖踊而後拜。拜以四可也。

物有宜一邑不宜一郡。宜一社不宜一鄉者。地有畦步美惡。泉有咫尺甘苦者。然乎。曰然。莖獨不然耶。曰一墓之子孫吉凶禍福壽夭貴賤同乎。吾不敢謂不然。有不同乎。吾不敢謂然。

山水一區。形勝彌望。如蜀之內江。晉之蒲坂。閩之晉江。皆繇神淵。數謂非地靈人傑可乎。然不能人。人皆繇神何耶。堪輿家謂點穴不錯絲毫。是矣。然

一墓

子孫

皆鍾

一墓子孫皆鍾一氣。吉凶禍福壽夭貴賤。未必人

人皆同。又何耶。故擇地宜先形勝。以安死者之體魄。而生者之福利。非所問。朱元晦一代名儒。乃不勝其福利之心。而墓父母於兩地。是平生之一達也。吾不能為賢者諱之。

上有燥濕。天隔禦濕也。宜於江南。堅重脂膏之木。南北皆宜矣。

萬物生於土。死者以即土為安。亦藉土以為生氣。

灰灰死物。經火煨燼之餘。無生氣矣。江南下濕。水易浸棺。故作灰隔。假其燥以禦濕也。若地高土燥。恐灰隔益燥而滲油。余墓先人時。棺之外有柳。柳之間灌澀青厚寸許。兩柳之外。包以堅木。似是以當濕氣。未曾用灰隔。未知堅久何如。然柏之堅。松杉之油。皆能久遠。北方崖柏不在油杉之下。家禮重油杉。謂江南之濕也。桑棗槐檀皆堅實。不知入土久近。宜向達於物理者。咨焉。此孝子之惻慮也。

中禮

卷

子

誌於石。示末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合而錮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誌諸碣。碣者揭也。

一杯之封。無所表識。百年之後。子孫且不識祖考。況在他人。故詳具其家世以誌之。今用方石二面。一面楷書為文。文既工。一面篆書為題。篆難辨。字字相對。以鈇束之。埋於墓頭。三四尺。本註云。慮異時誤為人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

其為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重鉄束。誰從容為汝鉗鉗。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否。即為掩之。能肯復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此墓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石面。詳家世於碣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通。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程大中誌石。砌於墓間。有何不可。

禮記

卷之

三

主人贈死者之衣也。玄纁不備色。二纁不備時。變通惟宜。

介裘先人時。五色雲紵各五尺。五色羅各五尺。五色紗各五尺。五色絹各五尺。五色土絹各五尺。五色綿布各五尺。五色苧布各五尺。合之一百七十五尺。為箱二。實之於中而焚之。

挽而歌。非禮也。不如挽而哭。不如挽而不言。

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

卒哭用剛日。葬值剛日奈何。曰。虞以安神。虞貴速。剛柔非所及也。待明日則不可。

剛之明日即柔。柔之明日即剛。剛柔日相接而未嘗間也。葬日即虞。安問剛柔。初再虞必用柔何也。再虞柔則明日剛矣。乃曰遇剛何也。剛間一日而

禮記

卷之

三

丁巳而壬之說頗明。謂葬日而中而虞是丁亥間。日是己丑。再虞明日庚寅。剛日三虞。又間日壬辰。卒哭而祔。倘葬值剛日。如春秋所謂戊午日中而葬者。將次日虞乎。愚以為如葬值剛日。便初虞。不待次日可也。

卒哭哭卒也。吉易凶也。虞而卒哭不已亟乎。哀至不哭不已忍乎。

卒哭之祭。即為吉祭。則此祭者哭之終而不哭之始也。孝子之心。忍遽如此乎。且其儀節曰。天少頃。

則不盡哀矣。士莫不踰月。而度後卒哭。君子以為大亟也。

祔何謂也。在堂者終入廟。豈能濡滯家庭。在廟者終遷。豈能夷猶位次。必以死者告祔。無乃逼乎。無已。與其卒哭也。寧練。

死者無終不入廟之理。祖考無終不知死者入廟之時。安用奉主告祭於廟乎。此其取義。殆不可曉。如不可已。寧從孔子之善。殷練而祔可也。

四禮疑

喪禮

三

喪祭不別男女。非禮也。惟喪祭別男女。不則忘哀。襲敬矣。末代人情古。昔乎哉。附棺之哭。男女對次。續矣。婦女帟中。丈夫帟外。

服有四。曰正。義。加。降。正。服。禮稱情也。義。服。情從禮也。加。服。禮從情也。三者皆隆。降。服。禮裁情也。

降。服。非君子之所忍也。服所降以明禮。稱所本以明情。

三年重喪也。年為期。稱重。期。期。大功。稱期。功。小。

功。降。總。稱。功。總。仁之至。義之盡也。故曰加服不稱本服。降服不忘本服。厚道也。

萬物一本。母百可也。父可二乎。伯父叔父。仲父季父。謂伯仲叔季於我父也。一本而同行者也。猶嫌於父而諸之外。父外祖父。同尊而異姓者也。雖稱曰父而外之。父沒矣。可繼乎。母。緣父有。父不緣母有也。儀禮有繼父。聖人名之乎。謬矣。設母三嫁。三從。將三繼父乎。終始不同居。則無服。無服而父之可乎。曰。當以何稱。曰。從母所嫁。曰。姨。夫姑所嫁。曰。姑。夫尊我。故因我而名之耳。母之再嫁。即稱母夫厚矣。親不忘母。尊不忘父。不亦可乎。

四禮疑

喪禮

五

古者惟父母之喪。無貴賤。期之喪。諸侯絕。大夫降。何也。古者仕於本國。諸侯大夫得以法治其三族。故有絕有降。禮不得不然也。秦漢以來。卿大夫多起自士庶。士庶家相與之情。不與王侯同。周公王家也。故其服制。多於士庶畧。勢不得不然也。

庶母之有子杖期矣。無子。無服乎。且母之名生於父。不生於子。若云無服。是為庶母服者。兄弟之故。非父之故也。及考諸禮家所載。庶母期而不分。有子無子。

會典及

孝慈錄更明。蓋父妾為長子衆子期。不分有子無子。則長子衆子與父妾安得不為之服。豈宜分有子無子乎。且服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夫嫡與妻。不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為之期。而諸子不報。有是禮乎。律文經文不失。而註者失之。

有子稱庶母。無子何稱。禮云。士為其貴妻總。又云。攝女君者。不為女君之母家服。茲非庶母乎。又云。士不名長妻。長妻衆妻之長也。茲非庶母乎。若以有子稱庶母。則所謂貴妻長妾而無子。將何稱乎。喪服圖註之誤。世莫敢更。則儒者之咎也。

禮記

喪服

五

禮記

喪服

五

如慈母。註云。謂所生之母死。父命別妾撫育者。斬衰三年。乳母。註云。謂父妾乳哺者。即如母。總麻。父妾乳哺。不可謂慈乎。慈母撫育。更重於乳哺乎。何服制之懸殊。且所生之母死。父有幾妾。而適值有乳之妾乎。此乳母者。蓋在他人之婦。乳哺三年。恩亦如母。故以母呼之。昔韓昌黎蘇東坡於乳母皆莖而為之錦。為之總。若云父妾。謬甚矣。近世穢夫。往往通於乳母。甚者留之為妾。則父妾之藉口也。圖註之誤。亦至此乎。

出母而嫁。兩相絕也。出母不嫁。為父守也。夫死而嫁。忘吾父也。繼母而嫁。情又遠矣。而皆杖期。不無等乎。制禮者宜尋焉。

出母不嫁。其情可閔。杖期可也。嫁者似應少殺。期而杖。不已厚乎。宋襄公之母。可哀也已。

母族之殺何也。曰。母喪期。母家安得不殺。妻族之甚殺何也。曰。母族殺。妻族安得不甚殺。今母喪已三

年矣。且與父等矣。而二族似亦稍隆。庶於士庶之家。人情為近。

孫與祖為體。祖愛孫不異父之於子。杖妻不杖祖。何也。玄孫女。曾孫女。孫女出嫁。不降高曾祖。祖父母。曰不敢降也。玄孫婦。曾孫婦。孫婦。乃敢降我高曾祖。祖父母乎。或曰義服也。出母嫁母皆杖而不杖。本生父母。或曰欲推而遠之也。母妻與父稱三族。父族九世。四面三從。凡四十有八。母族始自小功。

四禮錄

卷之六

主

凡四妻族止於外舅姑。凡二何隆殺也。父母於女。伯叔父母於姪女。無亦當稍別乎。或曰猶子也。夫親姑。夫婦妹小功。不分室嫁女嫁於兄弟妻姪妻。不報服何也。孤甥依舅母。有乳哺衣食。昏娶成家者。舅母死。總亦不及焉。無乃忍乎。先王之外女也。不如路人。父母死。父族絕。寧用東西南北家。獨不許壻女主喪。何其疎。而女之服。上下通乎七世旁。推及於三從。又何親也。服圖母家直名外親。忍矣。

而舅之子。又稱內兄弟。何也。禮必有義。先王精意。必自有說。儒者當講求焉。不可習矣而不察也。改葬之大斂。迂也。肉朽骨脫矣。而飲體不散。亂而圍。集平。櫬無故。加棺梓可也。櫬毀易之可也。何以飲為。

四禮錄

卷之六

主

四禮疑卷之五

祭禮

卜日先王之精意也。再卜不得而用。末旬孝子之情也。速賓請期而况於神乎。今

制祀有期。四時之祭以孟月朔質而典。臣子從之。

祭吾祖也。而卜期於外。神何居。設於祠堂中門之外。

又何居。

祭祖而請期於祖。猶云不敢專日。恐不來享也。即

四禮疑

祭禮

二

今請尊賓不敢定日。惟其所示之意。乃卜吉於外。神何義哉。祠堂吾祖所棲也。而卜外神於中門之外。又何義乎。

楮錢代幣。非禮也。吾先人行之。君子曰。以先人之事。事先人。知無益也。又何害焉。諸祀必以帛。俗亦用楮。賄也。神不可賄。

金錢香楮之用。所謂養祭從先祖。外神之祭宜帛。今亦用錢楮。曰化財則非矣。神可財乎。

大宗之祭。小宗之子孫從之。明日祭小宗。又明日祭私室。小宗之祭。宗子拜而不與。私室之祭。不拜。

大宗所祀。皆小宗之祖考也。故衆小宗之子孫皆

從而陪祭。助祭執百事焉。是日也。小宗子無祭時。

故明日各祭其小宗。私室子弟之別祀。不得裨食

者也。故又明日乃得祭。大宗子不祭小宗。非本祀

也。拜於未祭之先。尊伯叔祖也。私室衰矣。大宗子

不入焉。

四禮疑

祭禮

二

備器備物。有力者皆可能也。備人難。祭成禮。非士大夫之富者。不能則尚質。吾祖考也。致愛致慈而已。不文何病。

凡五祭。內外僕須十人。贊者及執事須十人。僕可備也。至於贊。獻陳設出入主。讀祝。有子弟則可。如無。則親族。彼獨無祖考之可祭乎。故不時之祭。召

請為易時祭。隨便可也。余家之祭。主婦介婦親自烹調。二三子弟盥濯拂拭。陳設揮守。至於奠獻。余

。嘗自為祝辭。余嘗自致。一婦祭。羊豕。茶四拜而已。
捍守。捍去。蠅。守防。猶。也。

牲。卿大夫五祀。皆豕羊。士。冬。至。豕羊。四時三組。每龕
饌腥蔬各六果六酒。食每主三。卿大夫士一也。庶
人豐儉視家。

士無田。殺。禮。然。冬。至。合。祖。大。祭。也。豕羊當具。以燕
小宗之族。以頌小宗之惠。其四時。止。用三牲。熟組。
置之廟門之中。以代豕羊。其每案果六。饌十二。每

四禮

祭禮

三

主酒三獻。食三種。則卿大夫士所同也。庶人有四
龕者。豐則如士。儉則廢牲。每龕六果三腥三蔬。每
主一獻二食。其無龕而共主者。總為六果三腥三
蔬。食二種。酒一獻可也。家禮為富貴家而設。與其
不備而廢禮。寧儉可也。果力能備。則一歲燕賓。何
嘗不豐也。而獨儉於祖考哉。不孝之罪。無以自解
矣。

拜成於八。極於十二。過則瀆。生死一情也。何以多為。

家禮儀節。泰神四拜。降神再拜。讀祝再拜。脩食再
拜。飲福再拜。受胙再拜。告利成再拜。辭神四拜。而
十二俯伏。不與焉。煩碎極矣。今制文廟之祭。迎神
四拜。飲福再拜。送神四拜。余家祠堂四祭。泰神四
拜。三獻三俯伏。辭神四拜。冬至遷主於客位。忌日
遷主於正寢。迎主再拜。泰神四拜。飲福再拜。辭神
四拜。送主於祠堂再拜。

四禮

祭禮

四

既祭。主人升堂。家衆四拜。致祝畢。四拜。主人告諭畢。
四拜。古未之聞也。旦夜罷。筋力。徹餽設燕。冗劇極
矣。是不可已乎。且坐受如君臣。語意如傳制。借矣
哉。不若終始四拜。享胙燕坐而勸勉之。
儀節見會成。

祭思敬。齋戒致敬也。家衆不暇齋。外宿三日。變食一
日。

戒備也。慎也。備辦一切祭事。謹慎一切凶穢。齋齊
也。一心惟在所祭之神。一毫雜念不起。一切外事

不聞。一切家事不與。惟主人得以專之。衆子婦奔走祭務。勢不能行。但三日戒內。一日不飲酒茹葷可也。

降下也。泰見也。泰神而後降。不若降神而後泰。

焚香求神於陽。酌酒求神於陰。則降之事也。焚酌而拜。則泰矣。不作兩事。似更簡便。且神未降矣。又何泰焉。

三獻而闔門噫歆而啓門。利成而傳嘏。何謂也哉。

四禮錄

祭禮

上三

古有利成致嘏。是以一飯而徹福於先人。非不求所為之道。雅頌詩人昧於此矣。采蘋采蘋二詩。得之闔門啓門。雖儀禮所載。然闔也以留噫歆。非逐手且噫歆之容不雅。而於義無取。

會典皆仍家禮之舊。然而

太廟亦子孫之祭先祖。獨不噫歆。臣子不當則而象之耶。

初祖高祖之所自出也。冬至祭之於士庶人。僭矣。立

春祭先祖。不益僭乎。考妣於五祭之外。有生忌四祭矣。而季秋祭禩。不已瀆乎。

墓草不除。墓土不覆。吾聞之古人。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則不除草之一證也。蓋墓上加鉤。非子孫所忍。如有荆棘雜木。當拔之以防穿壞耳。防墓崩。孔子出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一墓成墳。無年年修築之禮。今制墳有丈尺。亦一成不增之一證云。

四禮錄

祭禮

六

請遷主於正寢不拜。非禮也。宜再拜。還主宜再拜。一時祭祭於祠堂。有何不可。而必遷於正寢乎。若冬至祭先祖。有既毀之主。不便入廟。或考妣生忌。不便特祭者。則當告於四世祖考而遷於正寢。故請遷。既遷。皆當再拜。若為考妣代出告反面之禮。却好。

祭酒人道也。代死者祭。已不情矣。三獻皆祭可乎。未聞生者之每爵皆祭也。

祭酒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此生者事也。今初獻每食祭酒已屬多事。又三獻皆祭繁而無謂矣。通

飲福再拜受胙再拜何僕僕也與祭者不拜福胙主人不拜利成何屑屑也

古人飲福之後獻酬交錯謂福胙不能徧及故及主人即賜衆人也與祭者自當從拜告利成告利成於主人謂孝子之利養成畢也主人如何不拜

四禮疑
祭禮
近日飲福受胙告利成大家再拜極為簡便

喪禮餘言

地獄受苦他生之說自佛氏入中國始聞往往有徵驗者姑無論有無即有之陰陽一理耳人代法曹非不肖甚未有公然從請托受賄賂而免人罪者今以淫邪無行之僧道襲諸天象聖之神明破獄誦經焚錢化紙為死者免罪超生使地獄而皆邪鬼也則可果問羅公直業鏡分明平生罪惡豈能禱而免乎人但為善而已語云地獄無善人天堂無惡鬼信然若死者必欲作佛事有遺言稍聽之可也

禮吊喪四拜奠五拜今也吊四而奠九矣設加何以加焉今擬客平交以上吊再拜奠五拜卑幼吊四拜奠九拜至親尊長揖而不拜孝子謝客平交四稽顙尊長八稽顙家禮家死再拜吊生再拜今併之孝子為便點主非禮也禮有題而無點今也題主訖主字上空一點請賓實以硃點之云以生者接死者之氣

笑婦人之氣以他人之丈夫接之尤謬矣。宜從禮子弟善書書之不善書用善書者。

喪禮重會葬。會葬宜通名。近世送葬無名。然客多則不可辨識矣。

朝著常服。非大喪不布冠。布冠三年之喪也。卿黨羔裘玄冠。不以吊。衰素之心也。若冠帶以吊。不妨玄冠。便服以吊。非冠素不可。歸德素冠素帶得之矣。厚者漸以薄。濃者漸以淡。天地萬物之道也。故聖人

四禮錄

喪禮錄

務教即教猶薄且淡也。若之何安之。

執紼重服近。輕服漸遠。不論卑幼尊長。

七十無次。父母不次。

封喪非古也。士葬不踰月。今仍古曰塗殯。

三年之喪曰重。重無兩承。死者無嫡長子。則嫡長孫

承之。無嫡長孫。則嫡次孫承之。無嫡則以庶長承

之。死者有庶子。則嫡孫亦承。庶長孫雖無父有嫡

孫在則不承。

喪禮先王所制。以制放逸忘哀之情。故謂之制。制以

三年為重。故嫡長子不在。嫡長孫承祖之重。謂之

承重。五服者。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五等之衣

服也。十制者。斬衰三年。齊衰三年。齊衰杖期。齊衰

不杖期。齊衰五月。齊衰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袒免在次。十等之制度也。齊衰與斬衰

布麻有粗細。五齊衰布麻無粗細。袒免雖極輕。亦

先王禮制。但不成服。故不可入五服耳。

四禮錄

喪禮錄

冠履衣裳。經帶一物不具。不成之為服。素巾素衣葛

帶。在十制之外矣。不謂之制。不謂之制。則不謂之

服。緣情自盡。制非所禁也。

或問五服未除。出入酬酢。即用冠。衰經帶否。曰。喪無

出入酬酢之禮。故曰居喪。曰宅憂。大功且廢業。况

重於此者乎。

未問慰者。客以冠帶。主人以衰經。客以便衣。主人以

襯加首。經腰。經後。世酬酢通融。無凶服出入之

體皆以襯加經時勢不同貴賤不一從俗可也。襯冠服者。襯冠今截子巾。襯衣今直身皆是。一部喪禮。易居其九。貧者不能易。戚可也。故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不計閏。謂在二十七月之中也。閏月遭喪。無補閏之禮。閏前當禫。無待閏之禮。期值閏亦不計。

餘哀。世俗之論也。喪者親死之日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三見親死之日也。禫以中月。是餘哀之

中禮類

喪禮餘言

四

月也。近制二十七月而除。是兩月餘哀矣。世俗每以餘哀罪人。又有請服三十六月者。皆不達於禮者也。

四禮惟昏大畧。惟喪大繁。

銘旌代主也。禮在殯不設主。故喪家自為旌。有旌而親友贈旌。贊也。多者十數幅。贊之贊也。近者士夫通學之旌。孝子登門投刺。設筵叩首。請首事者。則去禮愈遠矣。以親友自然之情。因喪家懇求而舉。

是死者無德也。是親友無情也。是喪子求人以奠其親也。偷風若此。作俑其誰乎。

承重孫有祖父母之喪。庶父在。則誰通名。曰主上之旁註。孫稱孝孫。則通名於親友。當稱承重孫矣。曰庶父不列名乎。苛於姪之下乎。曰名不可廢。苛於姪下可也。曰喪次出入誰先。曰庶父先。重長孫。謂與祖為體尊祖也。故名先孫。弟為尸之義也。讓庶父。謂與父為行尊父也。故先庶父。庸敬之禮也。

中禮類

喪禮餘言

五

喪家十二禁。知禮之家。不可不守也。一作佛事。二用殃狀。三信風水。四請客行祭。設席太豐。五避殃核除。六作樂鬧喪。七沿村謝客。八遠送孝帛作謝。九請客點主。十除明器外。無用紙劄太多。十一棺槨外。欽身入棺太美。十二門戶朝夕不謹。男女混雜不防。

喪有六不拘。禮老不拘。少不拘。病不拘。貧不拘。情有。所牽者不拘。所不拘者文也。真情則不在此也。

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期五月三月衣裳冠之武首經

之纓腰之絞帶其制一也。但有用麻用布用粗用細之殊。三年多適衰負版之別。履有麻草與布之分耳。今也期以下不成服矣。謂之無服可也。

哀有六至。感而至。思而至。見死者之親知而至。見我之親知而至。靜而至。夕昏而至。有六不至。氣弱甚不至。大慟之後不至。見不傷之人不至。無感不至。朝不至。兄不至。即不至。見吊客不可無哀聲。哀者以衣擁口。哭者兩口相向。不必以涕淚之有無多寡。占孝思之淺深也。故臨喪者皆宜哀。亦不必以無涕淚而不哀也。

婦人之喪。非五服不入奠。奠於戶外。拜於階下。非卑賓也。男女之別。死生無二。

柩旁之次。以外為尊。柩外之次。以內為尊。死者之所向也。

男女不識面不相哭。吊生而已。五服之親。無識不識。

皆相哭。

遺命即無言。不必請病者即無言。其欲言可知。孝子仁人體其心而已矣。

北方喪家設祭。偏請吊客。孝子哭於前。衆賓拜於後。亦有請賓先拜。司賓陪坐於客位。祭畢。喪子謝客。大張鼓樂。醉飽歸而送酢。謂之行家禮。不知家禮有此否。夫生者與死者終身相與。燕飲親洽。今停柩在殯。而親友宗族。寧不泫然而赴。召作樂。燕笑為懽。不思陪者何人。何忍舉杯。賓主有慚於杜黃矣。宜革。

遺奠。婦人不與。而遷柩辭靈。五服人皆至。主人當設酒於柩前。陳饌。尊長卑幼。各奠一杯。慟哭以辭。共享柩前之祭品。為生死之永別。似為近情。

凶服不入吉門。祭奠之客。禮止喪前一謝。遠客間有書疏。近日謝客。城市猶可。遠鄉徧拜。緣經既不登堂。主人必須具食。便至。脫纓。飲酒食肉。是甚喪禮。

夫吉凶之事。家家所有。彼此俱不遠。謝彼此俱不責禮。奈何倡此敝風耶。

跪者下見上之禮也。吉凶之禮。有拜無跪。今人拜後一跪。最謬宜革。

家範

卷之五

十一



四禮疑五卷

江蘇巡撫
楊進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通禮一卷冠婚喪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學其大旨亦本於書儀家禮然好用臆說未可據爲典要如謂爲庶母之有子者杖期無子者當亦同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嫡與妾不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爲之期而諸子不報非禮也今考儀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期又喪服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據此則公之妾自爲其子期其子且不得爲妾母服則諸子安得爲父妾報又喪服總麻章曰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明服也馬融曰以有母名爲之服總蓋妾之子於已爲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已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爲妾之有子者蓋取儀禮之義唐會要載長孫無忌之奏謂已之庶昆弟爲其母不杖衰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

依典故爲服總麻則爲庶母服總麻亦全從有子起義妾若無子則無爲人母之道傳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及明集禮皆本唐律坤乃橫生異議過矣坤又謂經旣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葬日卽虞安問剛柔其意蓋謂虞葬同日葬旣無剛柔定日則虞又安得擇剛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繩今猶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禮曰喪事先遠日註曰葬與練祥也蓋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經傳凡書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傳隱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變此例耳則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開元禮政和五禮書儀家禮明會典始虞再虞無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禮

遽議經文其說亦乖其餘攻經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記庶子攝祭不嘏不配不歸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喪及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不改冠爲次于中門之外三年之喪不弔哭諸條坤皆謂非孔子之言至儀禮士冠禮一篇則逐句詰難幾無完膚坤之講學在明代最爲篤實獨此一編輕於疑古白璧之瑕雖不作可矣

四禮翼八卷

〔明〕呂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同治光緒

間補修呂新吾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禮翼四

卷》提要

四禮翼序

四禮者何。人道之始終也。翼四禮者何。濟四禮之所未備也。冠祭一朝禮耳。昏自納采而親迎。六日禮耳。喪自含歛奠食。以至於塋而反哭也。小祥大祥而禫也。二十七月禮耳。百年之身。斯須之教。欲以約其積習之悞肆。而納之繩檢之中。俾其終身持循。偕之大道。甚難。是故教無所豫。斯須何有。教無所繼。斯須何有。翼也者。豫於四禮之先。而繼於四禮之後者也。先王之立教也。教以終身。君子之循禮也。循以終身。四禮者。特於人道始終之大節而隆重之。以示大經。以章人

紀云爾。非謂兢兢於四禮之循。而四禮之暇。任其昏肆邪僻而莫之檢也。隆慶辛未。先慈告終。讀禮之餘。追平生疎節。成今日遺恨。遂以一得愚。作四禮翼。冠翼二。前蒙養。後成人。昏翼二。前女子。後婦人。喪翼二。前侍疾。後修墓。祭翼二。前事生。後睦族。凡六經之微言奧義。講解難明。四書之常誦日聞。飫人心目者。不敢采輯。惟以民間之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以家喻而戶曉者。析為條目。俾童而習之。白首而安之。斃而後已。茲非體四禮以終身者乎。若夫高遠精微。則有聖賢之心法在。是謗謏者。敢望其藩籬云。

萬曆癸酉八月望日寧原仲子呂坤書

冠前翼

養蒙禮

萬物之邪正其幾在始。易惡至中其幾在慎始。天之言曰。鵠不生鳳。豺不育麟。固也。夫昆虫人乎哉。而蝦蟆教書。黃雀奕棋。則人造其靈竅。生有於無耳。況以人治人乎。自非天不肖。或小變。或大覺。由教而入者十九。胡可任其自然。令與俗化乎。嗟夫。栢為屏。榴為蓋。嬌童條而使然。幹老矣。寧折無曲。況束燥薪乎。孟子曰。以正不從。束燥薪也。吁。嗟乎。嗟。臍。作養蒙禮。

知覺

兒未有知。任其顛蒙。不可誘之使言。啼哭任其啼哭。不必慰之使止。蓋啼哭可以瀉火。嬰童純火。正欲瀉之耳。至於言笑。任其自開。不必引誘。如欲引誘。當令之呼父母尊長而已。餘不可妄引。過笑傷腎。慎不可逗之使笑也。

運動

手足能動。不可妄有執持。恐其撻擊。令之作揖拱手。若有所求而不得。有所欲而不遂。啼號不休。卧地不起者。必裁抑而寧耐之。萬無撫慰。撫之慣。必生躁暴。

兒食

離乳始。食淡粥爛飯。勿與腥暈糖蜜黏濃甘美之物。不止難尅易病。且習饒慣。恣其口腹。終身不能食淡茹粗。流為饕餮饕餮足之人矣。

兒衣

提抱之時。止是布衣。毋令受熱。蓋饑寒。小兒安樂法。飽煖。小兒疾病根。至於纔能行步。便是花帽錦衣。綴以金珠。不止利其財者。有不測之慮。而自小慣習此飾。稍長豈能布衣。且將厭舊喜新。終身驕奢。必以惡終矣。此難與昏愚父母道。愛子者必能知之。

情實

抱兒者常令之抹打人以為懽甚者父母引手令擊其面或動出淫媒語以詈人此乳婆愚父母之通病大凡呪罵答詈小戚獲者大加訶戒不使童穉之威行於卑賤亦養德性之要道也

童學

初學一二以至十百千萬四方四時五行八卦之類深揖高拱徐拜應對揖讓稱呼定省視膳讓食後長命坐梳頭浴面整衣愛履端視審聽緩言早起靜坐安行敬友學謙

磨墨

蘸墨無深入硯池如蜻蜓點水度用墨幾何則蘸水幾次然後不輕不重之間徐徐細磨南人云磨墨如害病若且蘸且磨則引墨入池矣蘸而深入或磨罷而墨不逮硯則墨為水滑矣用少而墨多則餘墨漬硯矣再磨則新舊相雜用之則字不清滿

之則墨可惜又硯不穩而磨之硯碑有聲亦非靜

重之體凡事從容安詳庶可涵養德性

滑音忽
硯碑音元六

膏筆

膏筆當高硯寸許順直內向無橫無斜橫斜則毫旋而攸尖揭管先以水滋之恐有燥墨在毫筆剛而驟捺之則折水足而再濡之則淫務乾濕得宜用完而不褪宿墨則膠固成束露毫而不戴帽則易摧折皆是粗心苟且初學第一當戒

簡冊

繕裁書冊上下比度不失毫髮裁寧長無短釘寧廣勿狹殼面整齊寧從容勿急遽此亦寧心之一道

寫字

作字須楷近世文周兩家字書坊盛行雖圓活可人似有軟美之態顏柳一點一畫結構莊嚴方正雖不為世所喜然習之使人不苟故寧方毋圓寧拙毋妍寧遲毋速寧古毋俗至於鬆軟無骨輕佻無

體欹斜險怪。雖舉世所尚。決不可學。行草鍾王諸家。擇其體近者學之。決不可杜撰。至於戒筆。潦草都是苟心。尤當深戒。

讀書

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一字不真。須徧檢查。檢查既真。便記在本字之下。莫從俗師讀半邊字。不辨形聲。童而習之。白首舛謬。最可為耻。至於起落餘聲。好帶閑字。尤所當戒。今人常言念書。念之一字。最有意味。口誦心惟。繞謂之念。童訓云。讀書三要。心口眼到。心一散亂。空勞千遍。若一過入骨。終身不再。纔是真讀書。彼終歲溫習者。亦可憐矣。

展書

展書無濕指。無撮甲。書常遠身六七寸。無卷邊。無折角。無污痕。無亂批點。讀過之書。如新可觀。亦可以觀學者之所養矣。

看書

看書先要讀正文一遍。便想此書是甚意思。次將朱註細貼一遍。仰而思之。得一分空竅可入。方聽先生講說。講畢。退而再思。師說不合。再問。句句字字。都向身心上體貼。今人未理會書。便將坊間講章主意。攤滿案上。眼界一被遮瞞。聰明盡成障礙。終身離他不得。只是個瞽者。可為痛恨。蓋理從心思得。不自耳目入。世間多少聰明才辨之士。都中此毒。從何處與他說起。

講書

與初學講書。教弟子先將該講之書。理會一遍。方與講解。講解只用俗淺。如閭閻市井說話一般。我嘗言講中庸大學。須令僕僮炊婦。一聽手舞足蹈。方是真講書。至於深文奧理。天下國家。童子理會不來。強聒反滋其惑。師道豈易言哉。今之教者。學者。只是虛套相欺。可哀也已。

行文

行文要認理真切。自然意思橫生。則輩程墨。須要熟讀三二百篇。以為繩尺。其詞工而泛意巧而支者。險怪暗澁者。切戒之。

書籍

四書外。惟有六經及諸史最要。古文只讀文章正宗足矣。宋文惟三蘇發人才思。長人見識。一切害道喪心之書。死無入目。應世詩文。登臨酌和。損心放志。即成名不過李杜。李杜而在。成甚德業。何関有無。蓋唐時以此應制取士。不得不然。兒曹戒之。

重書

學者大病。莫大於借人之書。經歲不還。或胡批亂點。或搯裂敲面。或揉曲污濁。甚者轉借損失。此是學人第一大惡。苟且輕浮之病。即此一事。則平日之為人可知。兒輩刻骨戒此。

經書中言語。非天地神明。則聖賢父母。僧道於經典。尊敬奉持。秀才於經史。輕賤拋擲。甚者字紙雜於

糞穢。畧不愛惜。嗚呼。尊經重道。更頼何人。士細思之。當如此否。

群居

古之群居也。敬業樂群。相觀而善。今之群居也。任口譏訕。造言是非。此輩不止人非。必有天禍。須是德業相勸勉。過失相箴規。乃為益友。果不得正人君子相與。不如燕居獨坐。靜默澄心。舉世熱鬧之場。便是壞人坑塹。小子不能不群居。又不能止衆。但以掩耳結舌為第一。

歌舞

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此二語遂為讀書家之大禁。夫刀日割。則鋒銛頑鈍。須磨礪而後銛鋒。學日勞。則神思衰倦。須舒暢而後精神。至於養和平之氣。消暴戾之心。則又不可斯須去樂者也。歌如詩曲。竹如笙簫笛。絲如琴瑟。舞如干羽。皆足以養性情。和氣血。皆學者所當知。不則枯

淡岑寂。不成學問。但難治家語。長慈導淫。切宜深戒。久則流於邪放。只是以理義之心行之。便好。

冠前集

卷一

九

冠後翼

成人禮

宇宙亦大矣。而忝兩之者。惟人。孩提而有過。無責也。曰未成童。既成童矣。而有過。無責也。曰未成人。冠而後成人矣。自三加以至蓋棺。無以復加矣。而猶然童心。或過隨年進。惡以老頑。是天地間棄物也。頽弁戕冠。不既辱乎。即不然。而碌碌庸庸。食農夫衣。織婦生而無補。死而無聞。亦有道者之耻也。作成人禮。

冠後集

卷一

一

存心

存心要正大光明。不可邪曲曖昧。要誠直仁厚。不可偽妄殘刻。質諸天地而無媿。對諸妻子而無慙。無往而不信乎。無人而不感格。然後可以語君子之心。

制行

制行者。有所制而不敢肆也。循禮畏法如履冰。如集

木一步一趨不敢苟且一時一事不敢怠忽若恣情任意則無忌憚之小人矣。

威儀

威儀所以定命。榮辱禍福係焉。務使精神流貫於容貌之間。大莊嚴則枯寂而不親。大嫵媚則圓融而可賤。故體欲重厚。色欲溫和。使人敬而愛之。此君子之德容也。浮薄是蕩子。昏惰近亡人。總之無儀。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則鼠之不若矣。

言語

言辭以安定為第一。安者紓徐不急迫。定者凝靜不二三。故謹言之人。先有心稿。吉祥之人。口無擇言。世未有不易言者。任口妄發。懵然不覺。既失之後。萬悔難追。易曰。括囊無咎。不言便開。不死。非中寒疾。奈何譖譏耶。存心君子。試觀稠衆之中。終日有幾言近道。有幾人寡言。鴉鳴鵲噪。四座諠闐。亦可哀已。

詠諧士大夫之小慧也。聖賢之戲。只是暫脫洒於道德之中。若專事嘲譎打諢。務以悅人。近於口給巧言。馳心於外。老成者鄙之。君子不招人戲罵。有戲罵者。笑以答之而已。無報。

飲食

易重觀頤之戒。而孟子賤飲食之人。飲食之人。誠足羞也。尊生家之言曰。食淡曰節。飲食未聞醉飽為養身之珍也。故富貴之家。不設兼味。貧賤之家。不廢糟糠。不直澹泊可以養身。而儉素亦以養德也。至於禮始諸飲食。今也禮廢於飲食。士君子幾於西晉。第未裸裎耳。欲立身者。先以聚飲為戒。而聚飲者。當以揖讓為先。

衣服

曾子敝衣。子思懸鵲。侍於孔子之側者。如丐人然。子載而下。無笑其貧者。今富貴家耻布帛矣。不知庸夫俗子。見羅綺在身。則面生光彩。由君子觀之。則

衣敝韞袍。目中無狐貉之友。而足語議道者。不耻惡衣。此可與有識者道。士君子能以美衣為辱身。便有三分道氣矣。

宮室

宮室以避燥濕。車馬以資馳驅。故朴素渾堅。取以利用而已。過飾則僭。盡美則奢。有道者耻之。非蓬門華戶。敝車羸馬之是崇。乃畫棟雕牆。繡轂金鞍之可鄙耳。君子曰。與其俗也。寧質。

嗜尚

附錄
或人

四

好尚

君子之心。淡無嗜尚。惟知有理而已。人惟有所嗜。故人得以嗜中之。惟無嗜者。鬼神不能售其術。而況於人乎。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故學者先戒嗜欲。欲非但聲色貨利。凡非義理便是欲。凡有所着便是嗜。

處世

處世無巧術。一謙讓盡之矣。古今稱不肖者。曰象。曰

丹朱。總其終身之惡。曰傲象。曰無若丹朱。傲。凶德也。一傲則萬惡皆所敢為。一傲則萬物皆所輕藐。此斯世之礙物也。莫尊於天子諸侯。而天子自稱曰耿耿予末小子。諸侯自稱曰孤寡不穀。莫聖於孔子。而動則曰則吾豈敢。曰吾少也賤。吾執御矣。故謙卦無凶爻。而海受百川之益。至於爭讓兩字。禍福之關。故一讓可以媿爭。兩爭不破家亡身不止。所爭豈足以償之。噫。非明哲不足以語此。今之學者。以傲為德。以爭為雄。可哀也已。

處事

附錄
或人

五

天下無難處之事。萬事有一定之理。以理處事。達之天下。無非議理也者。天理入情之謂也。質之天理而順。協諸人情而安。即常變順逆。無所不可。今人多以我處事。以我處事。無公不私。大都寧損己以利人。無便我以虧彼。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擇交

君子小人。不可不知。然應氣求。君子以道為朋。
小人以合己為朋。三益三損。此德業成敗身家禍
福之關也。故世無直蓬。麻中則直。世無惡薰。共猶
則殞。觀其所交。而其人可知矣。

審念

孽孽為利。是個甚人。一生淘洗得利字乾淨。纔論人
品。不然終流於卑污。苟賤之小人矣。可耻孰甚
立身

龍後翼

成人

六二

大丈夫要亭亭楚楚。挺然自立於天地之間。實見得
是實。見得非。由己則極力擔當。不由己亦不從人。
可否。沽直以賈禍。固所不為。枉己以取容。何顏立
世。熱軟二字。近於妾婦。有眉鬚人。切宜戒此。

昏前翼

女子禮

世俗養女。第驕之耳。使女終於女。即驕也。母家得逞。
無長幼尊卑。胥讓焉。一為婦而人人下之矣。舅姑
也。夫也。娣姒也。夫之兄弟若姊妹也。同室之尊若
長也。亦讓之乎。假令胥讓若母家也。婦乎非婦乎。
若積漸不平。厲以辭色。拂其氣習。非死則病。是驕
之乃所以殺之也。夫女修之家。習為婦也。婦道習。

昏前翼

女子

則夫家女之矣。所獲不既多乎。作女子禮。

口腹

女子最戒尚口腹。作飲食之人。在家常令淡素。雖肉
食有餘。無令饜足。肉食謂之下飯。但令飯能下咽。
足矣。至於飲酒。喪敬慎之心。長放肆之膽。尤宜節
戒。

從命

女子德性。婉婉溫柔。事無大小。稟命而行。不宜剛強。

執拘惟父母之言是聽。若任意抗違。是為大惡。雖

小不可放過。婉婉音
遠晚

節儉

女德尚儉。蓋丈夫經營家計。女子不能生財。能知撙

節。少使儉用。愛惜薪水。念及米鹽。不暴殄天物。是

謂儉德。若吝嗇刻薄。一介不以與人。亦非所宜。

職業

帝王生女尚美之。則紡織女功第一要務也。八歲

書前集

女子

二

學作小履。十歲以上。即令紡綿。飼蚕。繅絲。十二以

上習茶飯酒漿醬醋。十四以上。學衣裳織布染纈。

凡門內之事。無所不精。至於描鸞刺鳳。挑花繡枕。

雖終身不會。不害其為女子。近世養女。家家挑繡。

甚者歲覓數婦。日夜為之。惡陋之俗。最宜禁革。

卑遜

近日鄙俗。母女並坐。或讓女於左曰客。出嫁與弟婦

同席。弟婦叩頭告坐。公然受之。遂致尊卑無倫。長

幼失序。不知女子在家。子道也。一切禮節。與諸子

同。豈可橫逞。陷之不義乎。余家女子出嫁。歸寧父

母。終身無上坐。與母同席。則側之。但告坐。不叩頭

耳。

言語

女子之言。安詳沉重。不可煩瑣。不可粗暴。不可高大。

不可花巧。不可張皇。不可偽妄。世有養女驕縱者。

任所憎惡。造作語言。諧陷妯娌。甚者挺詬父妾。致

書前集

女子

三

令失所。昏母又從而逞之。凶于而家。既嫁多以惡

終。可為女子殷鑒。

衣服

女子在家。但與布衣。鮮明者止。是紬縑。不與紗羅段

絹。其衣朝夕架閣。務令整潔。或有垢膩點污者。宜

戒之。

佩飾

富貴之家。金珠固所不廢。然不必滿頭徧體。至於德

佩事但。近日止圖觀美。不
必有用。好禮君子。宜考定之。荆釵布裙。儒粧浹掃。
者。自是貧賤之常。若竭力營辦。君子耻之。

雅素

女子有雅素之風。耻奢華之尚。可謂賢矣。如孟光桓
少君固難。但不驕矜。不靡麗。老成朴實。見者自知
為有德之女矣。

書史

女子固不宜弄文墨。但古之賢女。未嘗不讀書。如孝
經論語女誡女訓之類。何可不讀。婦女邪正。不專
在此。古如魏李孫朱。固為可戒。若班婕妤徐賢妃。
何害於文墨乎。詩辭歌詠。斷乎不可。

女容

窈窕淑女。朱子解云。幽閑貞靜。最好。女子家。只是精
神不露。意態深沉。第一美德。若輕淺浮薄。逞聰明。
學輕佻。最為可恨。至於嫵族相與。却要親洽。詩稱

樂只任只。終溫且惠。女子不可不知。

勤勵

女子先策懶惰。懶惰最易慣身。每見人家女子晝寢。
母常令人揮扇驅蠅。戒無驚動。以積惰之身。遇勤
苦之家。廢時失事。何以事舅姑。佐雞鳴之夫子乎。
且嬾人易病。勤者寡疾。愛女者。但不至雞初鳴盥
櫛。斯可矣。

性情

女子先要慈悲寬大。此是積陰德。福子孫之人。難事
之女。性如烈火。慘刻暴戾。小女奴身無完膚。鞭笞
常加。饑寒不恤。有不得其死者。天理心亡。惡怒橫
逞。不但壽命不長。將必子孫之絕。故擇婦先善良
之家。如此性行。切無與昏。

昏後翼

婦人禮

婦道所係之重也。六禮以聘之。三周以御之。三月以迄之。其重之也如此。非以貴新也。先祖之續絕。舅姑之憂樂。家道之興亡。邦國之毀譽。門戶之榮辱。夫子之死生。於斯人焉。係之。婦人者。伏於人者也。離家之少女。入門之孤雛。如金入鑪錘。惟夫鎔鑄。雖有頑悍之惡。而刑于所化。家教所束。孰敢自肆。

昏後翼

婦人

婦之無良。夫道之苟也。始嫁來時。承奉以艷之。襲狎以悅之。柔溺以逞之。卑屈以驕之。恣其所欲。以徇之。雖有怒目。不敢忤視也。雖有惡聲。不敢駭加也。積漸所浸。劫於愛芥。夫權潛移。婦人為政。雖舅姑不敢誰何。他可知矣。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諺曰。教婦初來。此婦女終身善敗之始也。嘻嘻已縱其始矣。欲閑有家而志已變。終身之悔。不可食已。吾不罪他人而罪其夫。作婦人禮。

拜跪

夫婦交拜。敵體之義也。余家節序生辰。兄弟受弟再拜。夫亦受妻再拜。有過則長跪而遜謝之。待免而起。雖覺過嚴。亦抑陰之道也。

居室

室中夫婦不並坐。晝無棄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宴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為夫婦居室之法。

昏後翼

婦人

無遂

內政稟於姑嫜。姑嫜亡。稟於夫子。苟無害於義。亦當曲體。若不告而明行。是謂專擅。私行。是謂欺罔。雖理所當行。亦不縱恣。當懲其再。

內諧

婦人視夫之兄弟如路人。視妯娌如寇讐。鮮有和睦而親愛者。背面告夫之言。但涉是非兄弟。謗說妯娌。或忿怒以激之。或涕泣而訴之。夫當以理反覆。

教之忍讓。如有造言妄語。為第一大惡。痛加懲創。若深信莫覺。積漸日久。遽逞一朝之忿。是謂昏愚之夫。舅姑審實者。婦出。夫亦重加戒飭。

母家

婦家父母。最聽女子膚受之言。輒生嫌怨。懟其舅姑。不知女子之言。果實亦當教之。婦道。况易聽以長其長古。非愛之也。余女遠嫁。其姑難事。女歸寧。輒以為苦。余曰。惟遇難事之姑。方顯子婦之孝。若姑慈婦順。何難之有。弗聽。是後不敢復言。其姑聞之。悔曰。父母晚理。我奈何為其所笑。從此遂睦。

忍性

婦人之禮。雖不悅於夫子。不敢微色。餐聲。廢食。使氣。嫂姊亦然。降心以遜謝之。彼自愧悔。至於待下。亦不可過刻。輒加凌虐。常是寬平。低聲下氣。總是賢

入

體婦

婦人不妬忌。自是盛德。亦宜曲體其情。夫有妾婢。婦

止從一。待其嫉妬。以損名節。亦夫子之過也。既以嗣續為重。便當和其室家。待之有禮。處之有情。夫道盡矣。乃一無所容。甚至房閨多死者。則出之。夫無悔心。婦無怨口矣。

重夫

婦人所天。止有一夫。其饑寒疾痛。起居衣食。離別患難。自宜關心。若於夫子無情。薄惡相報。則路人矣。

奉養

婦人

四

古人思夫。未嘗不以為賢。而世俗乃以為耻。可嘆。和家

夫家弟妹。妯娌舅姑。女奴。固能閃爍誣陷。新婦要當處之有道。不倨慢。不踈嫌。不忿疾。謙厚和平。一團和氣。各得其懽心。則百累不作。至於隨嫁女僕。常加戒飭。勿生事端。其所學語言。虛多實少。切勿聽信。倘相爭競。只責已僕。又勿過激。嫌於賭氣。此一家禍福生死所關。長幼尊卑。皆當如此。各無偏德。

戒其多言。愚者每道之使言。是自求禍也。

遠別

古禮遠別。止是授受不親。而舅婦不遠別。末代兒婦。非節序生辰。不見翁。家庭之間。避翁猶可。至於婦行翁前。只可趨過。甚者前導婦人。令翁迴避。則妄矣。弟婦夫兄。相避不妨。而叔嫂。妻弟婦。小姨。姐夫。不惟不遠別。且相譴罵。是謂惡俗。宜相興禁之。

內慎

昏後翼

婦人

五

夜行以燭。晝行擁面。乘車下簾。升下車避男子。童僕十二以上。不入中門。此內外之大閑也。至於婦人夜宴。及男僕侍從。尤非所宜。

姑教

女子無入門。便熟為婦之理。故舅姑夫子。必耐心教導。假之歲月。始可繩其遠犯。不然。彼此怨惡。終相齟齬也。

夫教

婦不守禮。則家聲受損。一不慎。則家聲受損。不改。則冷面冰心。夫教婦。當如教子。以可輕。所謂和樂而恭敬者。居家之名言也。自非父母之命。不得輒加笞辱。

昏後翼

婦人

六

喪前翼

侍疾禮

夫病生死之岐也。善調攝之。可使還平。即不幸。可使免悔。故人子侍疾。自親之外。即有重大迫切之事。皆不暇及。禮云。笑不至矧。噫。是何心也。而能笑乎哉。作侍疾禮。

生室

凡病室。欲外者可入。內者可出。掃除院宇。固密壁戶。

喪前翼

侍疾

不受風。不納日。不生濕。不入蠅蚊。帳帟綿密。陽不惡明。陰不惡暗。

貧無餘室。惟病者便。有餘室而懷居重遷。亦惟病者便。若養病所宜。則此段不可不知也。

祝隣

病者多火。喜靜惡諠。砧杵之聲。叫號之聲。偶震之聲。煩碎之言。穢惡之氣。煎燖之味。拜跪四隣。須令謹慎。應費者。不惜費以悅之。

戒聲

閑六畜於別所。有閑入者。揮之。逐猶犬欲吠。逐雞鷄欲緩。

疾。逐恐其再聲。緩。逐恐其大聲。

在病室。入如竊。出如竊。立如寐。坐如尸。無嚏噴。無咳嗽。無履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聲。門之闔闢有聲者。漬其樞。戶之見風自掩者。杙其扉。定以生陰。靜以熄火。此養病第一要訣也。樞濡使濕。則無聲。杙板也。所以止門。

喪前翼

聲

戒口

口常漱。手常盥。近枕而語。必嚙薑。掩口。凡在室者。戒葱韭薤蒜菜菔之食。

戒動

增戒被服。無令知覺。揮扇無風。揮風無力。增戒被服。時寒暄也。無令知覺。不驟遽也。揮扇驅蠅。不可有風。揮風驅暑。優優徐徐。無用大力。恐病

體不禁耳。

戒人

問疾者至。應而勿傳。修文之客。勿入。多言高聲之客。勿入。休戚不關之客。勿入。自遠來者。病者。聾者。聾者。啞者。跛者。勿入。病者欲其入。則入之。

病者氣弱而心煩。最忌責賂。修文者令人拘束。多言者令人厭嘔。高聲者令人耳震。休戚不相關者。不體悉病人。遠來者恐觸邪穢。聾聾啞者費應答

戒問

戒問

三

之力。跛者多觸碍之聲。問客之來也。非以安病者之心。不過存親友之體。休戚果相關。默問侍者可矣。余嘗有二語云。延客莫延添病客。問安只問知安人。

戒問

子婦室人省而勿問。候而勿請。其寒溫安否。動移起居。待病者自言而後應。至問非孝子也。

久病之人。吸氣開目。便不勝勞。那有力量應衆人

之問。但省以觀其言。候以俟其所欲。所欲皆備。言則應之而已。

飲食

先給直於販戶。走難得者。新者。美者。以備緩急之思。陳耳。旨於目前。以觸見聞之嗜。

欲飲冷。則水以百沸而井浸之。

不欲食。無強食。偶欲食。無多食。

病者胃氣正弱。強之則病。胃氣始生。多之則傷。寧

戒問

戒問

四

頻母頻。愈少則愈多。是在子婦節縮之耳。

仰食咽曲。內以七。側食願解。承以孟。多則難下。寧少。

沸澄水十沸而經宿澄之。無生性。無塵氣。最宜病者

之胃脾。

三淘盪。病人多口苦。用飴盪。三次淘澄。則滓泥硝礫

俱盡。

慎淨

行圍藉以柔園。備二三。欲便溺。則子婦皆退。惟侍者

留不能起。則穿床而置器於下。畢則子婦入。潛移置而更之。

行圓即坐桶。柔帛充以新綿。狀如帶盒。繫於桶口。備二三。浣則更之也。頃時洗滌。墊灰沙。將便溺而子婦退。恐不便於親之起居也。便溺畢而子婦更器。恐侍者有憎容。致親之不樂。潛移置。不欲親之見已也。

涕唾孟帛。各二日滌而更之。各二備更換也。

書圖翼

人侍疾

五

慎嫌

侍疾者。不吊喪。不入墓。不見凶穢之物。不談幽怪之事。

慎言

可悲可怒可憂可思可厭之事。即急勿以告。病人多火。怒不近情。默而順之。無辨是非。

悅病

病者欲樂。則用管絃歌拍以娛之。談古今人物以忘

之聲。欲輕厭倦。則已。

病者之心在病。則病進。耳目有所寄。則心開而火不起。又脾喜音樂。病者欲則從之。

安身

諸藉身者。大小如式。欲綿。欲柔。欲厚。欲安。坐而倚者。漸損益之。

久卧。則背肩脇膊骸。皆痛。轉側所藉之物。欲綿肥柔軟。溫厚妥貼。無所折觸。無所硤墊。坐而倚靠。高

書圖翼

人侍疾

六

下曲直。一物則抗。須三五加減。方得適宜。

順命

寐勿呼。安勿動。誤勿正。欲勿違。

寐則神安。雖有急。不可呼之使寤。病者安妥。子婦視之。若有不便者。切不可動。語即訛妄。若無關係。不可証其非。又如妄有見聞。皆同聲附和之。有所欲而不得其正。果無大害。委曲聽從。理有未安。亦須唯唯。不可直折。治命亂命。總之應承。可行與否。

自有委曲耳。

驅鬼降神。焚楮幣。一切俗尚。病者欲則從之。若以理譬說。則拂其意。

無容

面目非面目。髮膚非髮膚。衣冠非衣冠。精神恍惚。安履失常。此侍疾之容也。那能為客。特加修飾。

用物

香欲清淡。用否惟命。炭去生。去激。

藥前翼

作天

七

病室必有所焚。然香禁重。惟病者所欲焚。則從之。不則否。炭生則烟。激則有聲而迸火。

迎醫

僞醫。不誠之醫。行道之醫。不讀書之醫。泥書之醫。皆勿用。有良者。雖遠必致之。拜而敬禮之。檢方製劑。煎藥必親手。將進必親嘗。煎藥不於病室。

用藥。

座勿三醫。醫勿驟易。藥勿雜更。勿多勿劫。

醫多。則各是其是。而爭論不決。醫不害多。無令同

座可矣。大病久病。藥無即効。但不增疾。不可易醫。更藥。食少不宜藥多。藥多則厭飲。而脾胃者不行。氣弱不宜用劫。用劫則性烈。而久病者難當。寧徐徐取効可也。

察症

內之寒熱。疾之重輕。驗便溺。傷之內外。病之有餘不足。察氣色。以是準之。無為醫誤。故人子不可不知

藥前翼

書法

八

醫。

藥忌

百病先胃。胃有所思。無以藥禁。禁則胃虛。食減。藥益不行。

藥有應忌。如黃連忌豬肉。門冬忌鯉之類。病有宜忌。如水腫忌鹽。黃疸忌酒之類。然當權其緩急。如病久不食。偶有所思。此胃氣未絕。生機可望也。若以禁忌弗食。則脾胃益弱。無氣行藥矣。里有一人

病盡忌葷。數月而病益篤。不治矣。恣食五味腥羶。又數月而病愈。余記之以為拘泥者之戒。

卜筮

卜筮星平諸家。病者喜見。即召入。皆令報吉。報輕。報速已。

悅病者之心也。

病者自問狀。言減不言增。言輕不言重。

行禱

境內百神。皆可拜禱。不必五祀。不必牲醴楮幣。凡行

禱。須有迫切懇懇之心。悲痛惻怛之意。積誠茹苦。

九

以示可憐。萬一感格。尚可回天。即數窮氣盡。無可奈何。而人子之心。亦無所不至矣。若祇修文。反以

速戾。

養力。

子婦侍疾。必強飯節勞。更番休暇。設亦疾馬。諸將矣。

賴。

諸謂諸事諸人也。一飯再飯。非久疾篤疾之親。故得如此。諺云。床頭百日無孝子。踈薄之人。無愛敬之情。久病在床。多難事之性。子婦不加食。則脾胃損。不節勞。則氣血衰。無論遺體當重。病者增憂。抑且後事關心。慎終誰托。不能侍疾。不能居喪。非孝子也。是故大孝不匱。

迴避。

病篤治後事。無令病者聞之。在侍無慘容。無憂色。無

泣狀。強愉怡以慰病者。流涕而侍疾。非孝子也。

但化。

將死未死之時。形氣欲離。病者百種困頓。何如其為

身。生者何如其為情。而紛紛問苦。怛化亂神。或屬

續之際。群擾雜哭。皆非所以安死者。仁人孝子。強

制其情。不可作兒女態。

侍疾之時。何時也。萬般子道。從此更無盡時。兩膝親

身。從此更無見日。與其必誠必慎於蓋棺。孰若竭

心竭力於卧榻。意有根心之愛者。自有不容己之情。有不容己之情者。自有不待勉之事。作而致其情者。必怠必踈。豈能久耶。

喪後翼

修墓禮

古者墓而不墳。示無見也。無見者保萬年之體魄。中古三尺。後世崇之。以爵為尺。示有見也。有見者觸千載之心目。晚近世以屋以樹。俾作神依。總之如生如存之義。致愛致慈之心。顧子孫之孝思何如耳。忘本原者。新冢木。鬻墓石。封上皆牛羊之跡。希福利者。發深藏。暴枯骨。櫬中無安定之身。或瘞父母於兩地。夫妻永世仳離。或委骨肉於異鄉。子孫不復展省於心安乎。甚矣葬師之言人也。作修墓禮。

合葬

合葬非古也。薰裡而掩之時也。中古合矣。自天子達生同室。死同穴。父母之情也。人子何忍離焉。有遺命。則從之。

上石

地道尊右。右高而左下也。故百川自西北而東南。葬右男而左女。古也。從地也。後世重左。從人也。非幽明之義矣。今

制祠堂之主尚右。

正位

兩婦夾夫而葬。槨也。夫一位。婦一位。左右分矣。雖三五婦。同一位耳。

慎祔

祔葬。不以苟合。不以有罪。不以嫁母。不以倡優。節義之婦。無貴賤。無少長。皆祔。貴賢也。

墓田

墓高下有度。廣狹有度。準以爵。貴貴之義也。當復其祖。繇祭無田。祭之賜田。曠典也。時王之制。有司不得與。子孫不得請。

塋房

生而宮牆。歿而暴之中野。吾忍乎哉。作室於墓。築以

周垣。樹以松楸。猶然室家也。生死安之。堪輿家言墓不宜木。秦樹草木以象山。後世陵寢因之。未見有不宜者。

上墳

墓之覆土。非古也。孔子曰。古不修墓。曾見

帝后值清明日。躬擔黃土。覆之山陵。從俗也。於義無害。今古惟人。

遷葬

遷葬非得已也。濱於水。則遷櫬於客土。則遷必為城郭道路。則遷先貧賤後富貴。合而窆之也。則遷凡以為死者也。非是則否。

定葬

公塋非一世非一人也。昭穆以世分。墓地以序定。若坐席然。凡成人而無後。或夫或妻。非有大罪。皆得塋於本穴。待後死者合之。衰世徂於葬師。謂無後者不得齒於正葬。界於喪庭。不仁哉斯言。達者非

之。

俗忌

禮士墓不踰月。今也子孫重利益。感年命。各爭所欲。遂致數年不得入窆。安不火其書。禮法不行。

葬日忌十二相所屬。致有子婦不送喪。不見襯。重禮者非之。

除墓

墓頭有木則去之。根歲久必入棺。

喪後翼

修墓

四

墓辨

並墓者辨異。夫婦欲合。室家之情也。兄弟欲離。男女之別也。兩墓相去必五尺。左右容足。便往來也。前後容席。便起拜也。

兄弟並墓。迫近則叔嫂。或夫兄弟妻必並棺。非男女之別。故夫婦之棺。不嫌大。逼男女之棺。不嫌大。遠即限於地。亦須五尺。

地勢

後欲高。前欲下。左欲揚。右欲抑。天地之大勢也。居室亦然。匪禍福之云。

墓祭

墓祭非古也。而東郭墻間。自昔有祭。且世遠族多。同域而葬。非祭則死者無以聯疎。生者無以合食。苟於人情近也。何必古。

墓守

喪後翼

修墓

五

墓無守者。則荒廢無墓田。則難守。必置田以贍之。主人命子弟。月有省。時有治。歲有祭。無畜雞鶩豚犬。墓久穴。獲鼠狐狸。時省而捕捉之。木茂則集鴟鵂。時殫而驅逐之。草豐則藏虺蛇。時芟薙而清除之。

舊封

封內有舊墓。雖貧雖孤。無遷。生有隣也。死獨無乎。擁從環繞。胡為乎不可。無子孫者。節序有惠及焉。無使餒而。

祭前翼

事生禮

人子之道莫大於事生。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得盡一時心。即免一時悔矣。祭之義曰。追養繼孝。生不養也。死而追之。生不孝也。死而繼之。何益。古人云。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也。諺云。與其死後祭我之頭。不若生前祭我之喉。痛哉斯言。豈可令人子聞之。作事生禮。

穀食

凡事父母異食。古云。老少異糧。况親乎。粟黍稷粱。歆馨稻去半粒。麥歆頭羅。菽歆純而新。純一色也。

茶水

水欲甘。欲宿羅。酒欲醴。無宿壺。無再熟。漿欲清。鹽欲淘。蜜欲盡滓。糖欲澄垢。醯欲澄根。若去初末。液在瓶則幕之。入盞音貨調羹菜也則濾之。

水經宿。則濁者澄。過羅則百物隔。若初見水。則氣

重。末則味薄。宜鹽宜烹。惟茶所宜。酒宿壺則味變。再熟則味漓。

器用

釜欲薄。器欲新。箸欲易。諸為食具。滌漑欲潔。

釜薄則易熱。器廢更則不垢膩。箸數易則無雜味。為食之具甚多。如餅板切刀。瓢案之類。

視膳

日四問食。食問所欲。適溫涼冷熱之宜。候生熟清濁。

進食

之節。嘗鹹淡辛酸之味。視草木蠅蟻之物。

進食

湯粥不浸指。羹汁不盈器。進食不吸涕。不咳痰。手不

搔身。足不履濡。

湯粥浸指則不潔。盥不宜滿。凡進食先出其涕而

盥手。搔身則手偏。履濡則足滑。

肉食

魚無鯁。雞鴨無骨。脰掌無節。諸卵以酒。諸腥以薑醋。

分魚順理。斷肺橫理。

菜蔬

葱韭薤蒜。春再剥。夏秋三剥。冬四剥。芥芹松菁。半去其外。存三葉。多者四葉。入甲者存之。葉皺而莖直者存之。肥厚而液多者存之。視虫去蝕。蒜莖截不見風日者二寸。總之取近裏脆嫩者。

酌食

朝食中。午食多。暮食少。柔食多。剛食少。清味多。厚味少。

事生

三

果實

果食當饑飽之間。桃李梅杏柿梨榴棗。氣滿味足。色溢核堅而後進。得美者而後進。無蠹無損。濯拭剥削而後進。戒先時後時。先時味歉。後時味敗。胡桃四剥。蓮實銀杏三剥。去心。菱芡重剥。棗去皮核。生熟惟所嗜。皆宜糖。龍眼荔枝浸而煮之。用色紫而肉厚者。親無齒則漬以沸湯。漬濃汁而飲之。胡桃

黃栗。合糖為糜。錫宜酥。糴宜蜜。蜜煎糖煎。以侑茶

酒。無多進。異味非習嘗者。無多進。

煮麥。以鹽水漬之。久經暑日。榨而為油。曰井油。水茹以甜醬醃之。壓而取油。曰茄油。入羹蘸肉。最宜高年。

搔抑

子婦指甲常剪磨。令無鋒。侍者亦然。不則傷肌膚。

步履

祭前翼

事生

四

必行之路。地淖則覆之。地冰則剷之。地泥則沙之。

出入

升高下下。則扶掖之。夜行則子婦先之。有所觸礙。則告之。遠行夜歸。則率家衆。束炬操爰以迎之。升車操轅授軾。乘馬。飲衣授轡。車三御。馬二御。險遠則子弟從之。

廁踰

廁踰。冬月一省。春秋旬一省。暑三日一省。備所用焉。

如乾棗。桑紙。宿綿。清薰。登筐灰土之類。

衣履

近膚裳衣各二。垢則獻新以澣之。冠巾鞞屨亦然。袖巾手扇亦然。

問安

日暮則拂振枕席被褥而布之。候寢則隨其寒暑溫涼而加損之。旦俟親之覺也。向侍女問曰。今夜安乎。聞安而退。

祭前集

人事生

五

古禮昏定。子婦必親向寢所而問焉。畢則男唱諾。婦道安置。此猶近人情。至於難初鳴。咸盥櫛。是四更時也。親方熟睡。呼門而問之。情乎禮乎。無論晝夜勤渠。非父母愛子之心。而情不便適。非子婦體親之意。終身由之。上下胥苦。是制禮者示人以必不可行之難事也。睢陽魯稽勲邦彥。棄官養母。嘗有詩云。開戶旭光入。慈闈夢未央。低聲問侍者。猶恐驚高堂。此真境真情。孝子之用心也。

諫諍

親有錯履。無遽言無盡言。無當人而言。乘時乘機。設言以悟之。

親有激怒。姑從其怒以緩之。怒平。順言以醒之。失禮於人者。陰為遜謝之。

啓告

樂事走言。憂事徐言。怒事笑言。悲事疑言。恐懼之事。可以不聞者。勿言。駭異之事。張言。大噉之事。平言。

祭前集

人事生

六

食候

憂驚悲怒。宜進酒羹饘粥。無進麪食。食前無報怒。食後無報憂。

同人

親有所愛樂之人。趨治具。無厭色。

母所最愛者。子女之子女也。已寧無食。必以食之。已寧無衣。必以衣之。無財不可以為悅。寧於我儉。無怨言。無後語。

告面

出必告。越疆信宿再拜。三宿以上四拜。反亦然。問起居。有所受命。必復之。

侍容

侍父母之側。無戚容。無怨容。無惰容。無莊容。無思容。無昏忽之容。無不足之容。無高聲。無叱咤之聲。無直言。無費解說之言。無犯諱之言。怡怡溫溫。與與恂恂。載笑載言。承在意先。無令親難。

傳聲

父母呼人。則走而傳聲。不到。則自往應之。

為客

出門巾扇。廁紙。納諸袖中。手巾。換衣。付諸侍者。

慎防

隣牆無置坐。垂堂無見足。敝車無坐。駭馬無乘。

隣人之牆。恐有誤投磚瓦者。垂堂必用憑扶。恐致失足。

慎疾

人子有疾。隱之。隱弗能忍也。半隱顯。吾身親身也。保親之身。以事親。胡可令疾以憂之。故與其隱也。寧慎。慎猶疾也。吾心安之矣。

親有平生恒疾。則訪名醫。得穩方。朝暮調攝之。

從命

人子事親。畢力盡志。親有免命。則從之。無強以拂其意。

家樂

家慶之樂。奏道宮。宮調。黃鍾之宮。忌商聲。角聲。商角合調之聲。南呂之宮。

道宮。飄逸清幽。宮調。典雅雅沉重。黃鍾之宮。富貴纏綿。商聲。悽愴。角聲。嗚咽。商角合調。酸楚。南呂之宮。感嘆傷悲。樂親者忌之。

時花新果。異物奇觀。有得必獻。可助一樂。愉色。

樂事不嫌諧謔。悅親不厭輕薄。

氣血調於喜懽。疾病生於惱怒。壽親之道無他。一悅字盡之矣。

親僕

親之近侍。以柔順勤謹者為之。不則數易。必得而後已。果當於親。則子婦訓迪之。恩禮之。苛於儕行。抗長則以禮婚嫁之。貧則如願。賙恤之。親終則相嚮而哭。恩禮加隆焉。

養親

事生

九

父母於子婦。終有可避之嫌。朝暮起居。自有不便之事。惟左右近習。無所忌諱。如登廁浴身之類。得以坦然自適。是子婦難盡之心。賴斯人而盡。父母難忘之情。與斯人而忘。旦夜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寢焉。出入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心焉。即解衣推食。情若骨肉。禮如兄弟。所甘心者。近世視為卑賤。與僕婢一體。而猜嫌所積。甚則讐之。此心何忍。孝子慈孫。試一思之。

心迹

父母所悅之人。不悅子婦。含懟無以自明。當委曲以感悟之。子道之難。惟是為最。畢力殫財。竭智盡慮。易易也。子婦勉之。惟務潛消。無激。

貧賤之家。子養親。富貴之家。親養子。親養子。則終身不知子道矣。悲夫。

事君事親。事長皆曰事。事之云者。孳孳惓惓。以之為事也。今也不以為事矣。古內則所載。膳羞烹調。皆

養親

事生

十

教人以修費。而苦人以太難讀。者欲解其文義。思其作為。尚不可得。安能令眾兆民。則而效之哉。余自受室而後。即鍾此情。顧家不滿吾願。乃就力之所能者。勉為之。吾親易事。稍踰家常。輒不樂曰。折福。即如事生諸款。日計不過三五十錢耳。視內則勞費。易簡不啻十百。為子婦者。不亦易乎。惟是易辦者。無窮之物。難辦者。有恒之心。真心所切。啜菽飲水。可以盡親歡。新貝粟。可以酌吾志。余所恨

者。常布之日。每有不可以為悅者。甫入仕途而兩親不逮矣。極目窠中。遊神泉下。飲恨吞泣。在在傷心。雖欲補吾不滿之分。其計無從。異味珍肴。非不陳諸影几。而積案盈庑。不減分毫。如在心殷。無形自若。安得再生。還共一堂。銷此無涯之悔乎。他日有子。不忍以事親之道相告語。用以贖吾終天之恨云。

祭後翼

睦族禮

夫祭非直享祖考之神。以悅祖考之心也。祖考徃矣。而子若孫若玄曾以下。非其骨肉所傳。祭而長幼尊卑列於庭。非其骨肉在眼手。第令饑寒迫身。昏喪後時。愚悍無知。有可成之材。而不能教。有可學之藝。而無所資。祖考之心。悅乎。怨恫乎。惡在一牲醴豆。登起拜之。為兢兢也。作睦族禮。

家譜

族之有譜。所以聯疎遠。教親睦。備遺忘也。男子十二歲請名於宗子。登之譜牒。總譜一冊。藏之大宗祠。大宗子掌之。門譜一冊。藏之小宗祠。小宗子掌之。每世一修。則以當世文行之士掌之。無論士庶有一行之長者。必錄。以惡終者。諱其事。陰其名。

墓祭

每清明墓祭。各墓俱分紙錢。是日也。頒胙享胙。問年。

月序長少報生育。歌詩勸睦。問婚嫁。審貧乏。報老疾。助不給籍而記之。

敬長

道逢尊長步行。必下騎。別遠而後登。伯叔父兄雖貧賤。不廢稱謂。不失常禮。弟到兄家。雖貴不得上坐。容衆。

衣冠之士雖惡。不忍棄於公庭。訓誨不能。不忍短於公論。待之有禮以愧之。寬其無狀以悔之。法可行

解後夏

舉族

於宗約者。紀過以耻之。不容於衆惡者。置於理以懲之。

恤貧

一族之人。不無富貴貧賤。富者須分所有以賑貧。貴者量所能以逮賤。別賢不肖。不計恩讐。所以示公。不別賢不肖。無以示勸。賑貧分其次。老疾分有無。侍養。

贖賤

賣爲人僕婢者。爲之回贖。與人傭作者。爲之收恤。立存恤院。以養老幼殘疾孤獨。設公用倉。以通吉凶。借貸事畢。驗還。過三日不還。不准再借。損失者補還。不補者紀過。不准再借。

錢穀公議。賑給。不許放借。既開衆口之門。終傷宗族之體。孰貧孰富。孰厚孰薄。交怨互攀。不至廢宗田。不止任事者謹之。

教訓

舉族

舉族

三

子孫可教而家貧者。以族中之先進教族中之後進。置之籍。時其考課。不堪爲師者。擇異姓教之。務俾有成。苟且冒濫。悞人子弟。主者有罰。

伸冤

含冤負屈者。素紀大善。爲之公救。其所犯以罪。及素無善狀者。入地爲孝田。計其罪之重輕爲差。贖救。

嫁娶

貧不能嫁女者。備之資粧。不能娶妻。助其聘財。務足。

婚嫁不限以數。

扶弱

孤獨良善。為人所侮奪者。為之護持。恃勢凌人者。為之禁約。

哀死

宗族有喪。不論貧富。公分每銀三分。大家齊奠舉哀。不到者罰如分。喪家不必留飯。不成喪者。不舉哀。

崇儉

宴飲如約。不得過十豆。飯再。酒不得用茶鍾湯碗。不得招娼扮戲。犯者罰粟二石。賑貧。

款留

貧者老者幼者遠來。值可食之時。如其未食。不及設具。就家所有。便留一飯。情義款洽。不可有厭薄之色。

宗子

宗子以嫡長。大宗子愚不肖者。族長率閭族告於大

宗之廟而更之。小宗愚不肖者。家長率所宗告於小宗之廟而更之。宗子在廟。行宗子禮。法得行於尊長。他所止序長幼尊卑。行家人禮。

燕私

享酢就在祭日。盡祭之所有。不許增益。務醉飽盡歡。從者餽餘。不留分毫。以示不褻神惠。人神胥悅之意。是日也不罪喪儀。

和睦

大都一家恩勝之地。務存體面。養其羞惡之心。長幼尊卑。互相成美。掩惡。不可彼此傾陷。交唆是非。違者眾共絕之。

四禮翼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呂坤撰自序謂以民間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
以家喻戶曉者析爲條目凡冠禮翼二曰蒙養曰
成人婚禮翼二曰女子曰婦人喪禮翼二曰侍疾
曰修墓祭禮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四禮約言四卷

〔明〕呂維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禮約言

四卷》提要

四禮約言原序

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擗木茹皮，絢髮閭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爲古，猶古不能爲今，有其心焉可也。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之心，而有識者率爲世道江河之歎，則又何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爲然，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衆，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規於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無有焉？明以爲己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即非之笑之，迨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哉？則夫非之笑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今好僞，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即不欲實欲厚欲儉，亦其習於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己之夫禮

四禮約言序

一

之有冠昏喪祭也家禮備矣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弗由吾與之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與之革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蓋有隱憂焉以爲繁不如簡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僭爲之言綦簡綦切綦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曰以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己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己何云約禮謝氏曰克己須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而非之笑之也哉狂瀾旣倒誰砥中流吾爲此言豈誠得已是有入焉諒吾不得已之苦心以相與力返先古雖於古禮什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厲世磨鈍故曰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內有大君子者起而肩世道之責將必繇家禮諸說而遡古禮之全俾三代之

四禮約言序

二

英太初之樸常在人間豈復事此哉天啓甲子月正元日豫石呂維祺識

四禮約言序

三

四禮約言

總目

卷一

論冠

卷二

論昏

卷三

論喪

四禮約言

總目一

卷四

論祭

總目終

四禮約言卷一

新安呂維祺豫石著

論冠

孩而失曰未童。童而失曰未成人。冠則成人矣。乃至不能亭亭楚楚。挺然爲天地扶正氣。而以俗流終。不負頭上冠哉。此禮久廢。宜亟復。首論冠。

子弟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擇吉告於祖先。預

約言卷一

論冠一

請鄉黨姻友中之賢而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擇明習禮儀者一人爲贊。至日盛服迎賓。儀節遵照家禮。斟酌舉行。此成人之始。爲父母者。必不可忽。

如貧愚不能如禮。亦須請至親有行一人。告於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若卽是若貧家更須簡便。只於祖先告拜行之亦可。

既冠乃字

古人重冠禮。蓋謂自此以後。以成人之禮責之。近世以來。人性輕薄。過十餘歲便私自置。

冠或彼此送字送號無復古意為父母者亦相因以為常所以自幼至長愚昧不悟然則冠禮之當復者豈獨為禮文哉○古人生子三月父命名而見廟故對人宜稱名不可稱字以棄父命及成人加冠於首始字之字之所以尊其名也

冠後拜父母尊長明日拜宗族親黨所知者宜答拜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

拜父母尊長父母尊長為之起以成人而與為禮也拜宗族親黨即所謂出見於先生執友也宜答拜者亦重其成人也如有教言冠者宜再拜致謝而退○今鄉俗所謂冠非古也蓋皆以戴網為冠不知網起自國朝前代無網時豈不行冠禮乎今擬童子戴帽即行

約言卷一

論冠二

冠禮迨後束網不更三加庶幾近古○按今之冠少壯皆戴非若先朝有戴網之別合於出就外傳之年擇歲首正月之吉一告於廟以存冠禮遺意

四禮約言卷一終

四禮約言卷二

新安呂維祺豫石著

論昏

夫昏者合二姓之好以主宗祧為萬世嗣何如其重也而可以遠於禮乎昏禮失而天下無婦道此興亡成敗之關關雎耶牝雞耶次論昏

昏有六禮以問名親迎為重

約言卷三

論昏一

按六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幣五曰請期六曰親迎家禮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及親迎六禮備矣今俗有定親禮類納采而獨無問名禮凡結姻止擇日同媒一拜固為簡便矣不知此甚有關係甚有不親拜而以媒往或酒中一語此後兩不照管因之而悔親者以此為無賴親者以無為有每見鄉曲中因此告狀傾家甚平其女命可以問名為無甚關係乎隣邑有先送聘而後拜親者畧似問名之意猶為近古親迎之禮今後子弟畢姻兩家宜商議舉行其儀注照家禮或從簡便以存古意夫婦人倫之本宜正其始○有問士人對俗人結昏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使人宛轉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

納采納幣及賄送妝奩但宜安分循禮母過奢

文中子曰昏娶論財棄齒之道也吾鄉昏姻士大夫知禮者多不論財自是美俗但富家資妝或有過厚故里俗相倣而中人之家有取息鬻產以粧門面者甚有以妝奩厚薄作青白眼意丈夫寧餓死豈以妻財潤身家為翁姑夫婿者何如入乎

昏宴請客止宜至親五六人至多母過二十人

不用客者聽

鄉俗以客多相誇尚有請至百人者或女家索客只圖好看彼此競從奢靡又有抄手筵席男女家迭為備辦糜費無益一往一來徒損精神而耗財力非君子之道也余謂俗難

約言卷二

論昏二

驟革姑許用客以五六人為率多至二十人而止蓋謂昏娶大禮其姻族中表之類不一至焉亦非人情故四禮惟昏不禁客然寧少毋多猶為頗雅

女子母拜筵

孟雲浦曰女子不須出拜席前以全廉恥

母服內借親兄弟就昏

田間細民有服內昏娶名曰借親有弟娶嫡嫂兄娶弟婦名曰就昏不知律有明禁且就昏本元朝惡俗相沿日久恬不為怪宜論止之○或問有當喪而家貧親老萬不得已須借親者又或相繼當喪男女長而無倚則奈之何曰此亦有不得已而為之者但亦須在

祥後若鄉俗葬日扶親及未葬嫁娶大非理至就昏斷斷不可雖已聘未嫁名分既定亦非理之所

凡結姻擇端正同志為媒母用細人傳言

蓋有一等婦人專一作媒不知大體多騎兩頭馬說語兩家誤信因之生嫌起怨此禍福安危之關也鄉俗多有

母詐冒結昏

詐冒謂本人原有殘廢或過老過幼或庶出過房之類隱諱不言却以姊妹兄弟詐令看視此律所明禁也如兩家明白通知情愿寫立昏書者曉其指腹割衫襟為誓律有明禁

約言卷二

論昏三

宜知之○鄉曲中有貧不能娶者所知宜助其資財完娶若男女家有所嫌憎非本人篤廢姦盜而輒議娶親者非理

四禮約言卷二終

四禮約言卷三

新安呂維祺豫石著

論喪

喪非主於哀者耶。衰麻擗踊。哀之溢也。衣衾棺槨。哀之致也。若招僧演劇。延賓與宴。近於樂矣。習而不知其非。若此類者。非以薄爲其道耶。奢寧儉。易寧戚。吾以觀本焉。次論喪。

約言卷三

論喪一

執父母之喪。以哀爲本。未葬。朝夕奠。不致祭。不飲酒食肉。

喪家未成服前。孝子方被髮跣足。爲招魂。望復之事。宜朝夕獻食。如生時上食。若用鼓樂。牲牢。延賓行禮。謬甚。夫祭禮而可以被跣行者乎。按家禮。正衡云。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後世遂以人死之後。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下某王。其謬已甚。查會典。皇妃親王公侯之死。其七七百日。皆有御祭。夫既不供佛飯。僧又不致祭。恐人子于是日。心有不安。古禮未葬。不祭。恐難太拘。今擬于七七百日。各隨貧富。盡禮致祭。雖非古禮。亦孝思所必至者。然亦只是朝夕奠之加厚者。與吉祭自別。或問。七七百日。既可祭。亦可用鼓樂否。

日鼓樂似不宜用。鄉俗多有不用者。如親友以鼓樂至。不能遽阻。隨便無妨。只不可用之侑耳。

喪家不招僧道作佛事

今世用僧道作齋。或作水陸會。寫經造像。云爲死者減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則入地獄。甚者。日則孝子沿街。隨僧迎經。夜則破獄照星。或作人物戲。具講經唱法。或男女夜出迎靈。法禁不能。理論不曉。士人家亦復爲此。日未能脫俗。聊復爾爾。嗟夫。人死則形神相離。即果入地獄。受春剝諸苦。豈尚知痛。即使靈魂未散。如人半身不仁。針灸燒砭。已不知苦。豈已死而骨肉腐。却知苦乎。溫公引唐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積惡有罪。君子或爲之。豈以親死而忘之乎。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原爲悅親之意。且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爲其死而免罪。則異矣。此其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貴也。讀書知禮者。乃亦相率而爲之。豈不惑哉。○世俗作佛事。非必真實。爲親不過圖好看。且曰。某某尚能做齋。我養無缺。何不笑話。如真實爲親。何不在生致是爲親。憾悔何。不衣衾。槨。以身擔當。必求盡心。而顧汲汲于此。是亦不可以已乎。

約言卷三

論喪二

凡弔死者。惟切近尊長四拜。平輩及遠親止兩拜。

拜卑幼則揖而不拜應哭者哭未成服不出紙
旛不赴弔

古人知生者弔知死者哀今則概拜死者而
生者從旁答謝雖非古禮然相沿不可變但
今世弔客多子死者皆施四拜之禮不然則
連叩而已無有行兩拜禮者余故分爲三等
以節之庶不失禮意○喪家初死前三日猶
以生望死者于古禮未應弔且孝子此際哀
痛昏迷勿勿治棺槨衣衾猶且不暇而顧應
酬弔客耶宜待成服之日方出紙旛方赴弔
有至親先人哭弔唁者不在此論○古人成
服凡五服俱有首經腰經與上裳下裳之制
鄉俗自基以下便不制服只隨便家常素衣
素冠遂謂成服甚者止戴白巾而衣履或參

約言卷三

論喪三

用有色者甚非禮宜反之古○凡婦人于男
子喪非切近至親不入弔男子于婦人喪亦
然但果于生者有知入而唁慰自是古禮○
凡弔喪皆用素服或用冠帶白員領故曰羔
裘玄冠
不以弔

父母之喪以嫡子主之無嫡子則嫡孫承重諸
孫非承重不被跽

承重謂主喪也惟長門子孫爲然長門無嫡
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
門有人別門無與也今長門既有子孫次子
成亡則次子之子亦被跽行三年喪日吾承
重也此非禮之甚者也○小民三年之喪多
有至三十六箇月者女子出嫁喪父母者多

抑而不爲之服或無抑之者則服三
年均之非禮知者傳論改正可也

凡有喪概不請客徵禮止攢分共奠或置素軸
具牲酒食卓不必過費以其餘分付主人至親
奠賻不妨稍厚若大盤蜜樓綾錦旛旌人物樓
閣像生飛走之類俱屬無益宜去太甚

奠爲死者賻爲生者昔孔子曾脫駟贈舊館
人喪若至親所知于常儀之外或有贈賻誰
謂非厚道耶但近時上祭似爲過奢宜
漸從簡省而旛旌人物之類則太甚矣

喪家宴賓非禮但相沿已久難以遽革今擬遠

約言卷三

論喪四

客應留飯近客赴奠主雖留客客固辭如主固
請則寧儉毋奢客亦不宜久坐不用鼓吹優妓
侑酒主人不陪坐

遠客特臨有不得已而陪者
低案素食不失威容方是

凡在喪不入公門不預筵宴

士君子宜
堅守此戒

親友不爲喪家煖喪不强孝子飲至醉不招妓
作雜劇不扮戲不靡費路祭不邀客送葬送賞

世俗有煖喪者用鼓樂優人作雜劇或扮演戲文甚有強孝子至醉又有路設棚祭葬費不經意圖報禮者又有預邀親友送葬因之微分作賞資者以及撻壘搶紅之類皆所謂習而不知其非同志君子每相撻擊不從此嚴革之長此又安窮乎○喪家發引親友祖奠亦情不容已者但設香楮牲帛而已邇來俗尚奢靡有搭一路祭棚幕而費十數金者且陳列玩器大張鼓吹排設酒筵招妓演劇歌舞喧鬧駭人見聞不知喪禮寧戚之義何居最可噴者孝子謝棚每一處勸酒數盃以致酩酊大醉至次早啓柩之時酒猶未醒人更望喪家懇辭之而自己是亦還雅道之一節也

約言卷三

論喪五

人子送終母以兄弟衆多互相推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于此不盡其心更於何處盡心蓼莪之痛寧能忍然弗思耳

喪家母散孝帛孝布

平是常禮孝是凶物豈有送凶物于他人使爲已親掛孝之理按先年散孝始于富家近來不論貧富一概散孝或以爲釣取賻儀之計賻薄則爭或以散孝爲常不散則爭俱非也或曰今散孝帽如何曰亦止本族有服之貧者其餘不必散或曰有賻奠厚而答以素

布素絹者則如何曰此報施之常姑隨俗便

四禮約言卷三終

約言卷三

論喪六

四禮約言卷四

新安呂維祺豫石著

論祭

祭義曰。追養繼孝。君子將以繼之也。霜露既降。雨露既濡。則有悽愴怵惕之心。祭用明水。豈以備物。乃並其文與物而亡之。是故公羊傳曰。士不及此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次論祭。

約言卷四

論祭一

凡祭。先一日。齊戒。陳器具饌。預擇子弟。或親友之知禮者為贊。祭極其誠敬。如在其上。不求備物。

此盡誠盡敬之始事。

家禮。四時祭四代。冬至祭始祖。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宜按時舉行。俗節。如上元端陽中秋重九之類。則獻以

時食。

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恩。弗忍忽。然藉令人子甘肥願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

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為席。以延贊禮者也。鬼祭固所自盡也。大之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禮生。用子弟為之。或不贊者。隨其力之所至。情之所安。惟在意誠而致敬。乃為孝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今人雖至貧。無有廢日用而斷往來者。獨于祖先。靳此一祭。于心安乎。○灌獻自兩事。今人混而為一。蓋灌者。方祭之時。灌地降神。求神于陰。如燔管蕭。達臭牆屋。求神于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矣。而亦以灌地不野于禮乎。宜照家禮改正。

祖先祠堂。必常使精潔。朔望則拜祭。有事則告出必告。反必面。

約言卷四

論祭二

此以時起祠堂之禮。

在喪不可廢祭。易服舉行。几筵前。仍衰服。

几筵。即靈座也。衰服。即斬衰齊衰也。

祖先神主。以宗子奉祀。支子止隨班助祭。不得僭祭。

鄉俗不知宗法。故祖父母之主。多無定在。今擬以長門奉祀。如長門貧不肖。不能主宗祧。以次門遞主之。然遇常祀。必宗子至。始行。宗子病或廢。則否。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入口。

此所謂薦其時食也

遇祖先及父母忌辰變素服舉祭是日齊戒不飲酒茹葷不與喜宴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謂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附論

鄉俗元旦以卓設天地神牌而祭以牲果其意雖善而實瀆或曰人稟天地以生此日豈

約言卷四

論祭三

能愬然雖無物可以酬德而以獻物起敬所謂無害于義從俗可也若只設香案而拜似為近禮○今人家多設家堂神位而畫以三教諸神既淫而不雅又泛而不切似宜改正于牌位書本宅司宅之神而配以竈蓋凡人家宅舍人烟所在中必有神主之而國制庶民得祀竈皆家神之最切者士大夫家宜配以五祀或二祀按禮大夫五祀士二祀以上

二條謹以俟知禮者折衷之

冠昏喪祭四禮也而謂論者論其概也其儀節之詳考註之精自有家禮在今不敢贅

四禮約言卷四終

吳縣沈翰較字

約言卷四

卷四

四禮約言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
歷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李自成陷開封
抗節死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目
皆因古禮之名而刪除儀節務趨簡易以通俗易
行然施之一家則可不宜制爲程式以範天下也

讀禮偶見二卷

〔清〕許三禮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禮偶見

二卷》提要

讀禮偶見

鄭川典三許君廓懷達識精心猛力夙昔所稱好學人也乃於三年讀禮中參究體認見地益真而益遠其以偶見寄示也見父母祖宗一體相屬不以死亡而或隔見天地人物一氣相通不以寥廓而不親進

序一

勘六經旁綜諸子灼見明德在仁孝敬慈掃空靈之說絕二氏之假托灼見三代以後名世爲狂江都河汾爲狷觀氣運之分指治統道統之攸關而且苦所記言以及家禮折衷數篇詳考禮儀曲爲伸補從敦厚一源燦然著爲經緯蓋聖道發育極天

全憑三千三百以爲充周實際以爲參贊
扶植使一節不備一日未張則鄙陋缺陷
天地亦不光華完滿矣君之極意脩明也
全體大用俱見寧只云偶見哉然禮之制
也究其儀數儀數無盡夫子嘗有寧儉寧
固之言又嘗大林放之問喜子夏之啓蓋
序二

以禮者天地生生之機人心自然秩叙之
用也得其機而用之堯舜之時雍風動孔
子之老安少懷孟子之親仁愛物皆其所
蒸動而不窮者如執其數而沿之不拘苦
則放逸矣君固欲從佚失以識體備再從
體備以認本真由一人之見而一國而天

下將共見之矣敬弁言於首請以公世
肖

康熙十有二年仲夏既望夏峰九十叟孫
奇逢敬題



序三

讀禮偶見 目錄

上卷

上孫先生札言

悟本處扁語 二條

許氏宗祠記事

影堂悟言 四條

苦所記言 四條

禮擬 一則

雜錄 八則

性善與指

皇極經世約言

太極圖說根元

道全天人說 三條

執中統義 三則

聖學入手

聖學全義

讀禮偶見

目錄

一

先師崇祀說

物則天心在我說 六則

關異學 四則

發明正學 六則

下卷

家禮折衷論

增敦大本議

增定大宗議

增詳宗合祀議

增本支譜系議

補定祭田議

補正冠禮說

補正昏禮說

補正喪禮說 上食哭奠儀注附

補正祭禮說

增正招魂葬服說

增正繼祀說

補正祭禮圖說

補正義田議

增補鄉飲酒禮記

家禮通行論

讀禮偶見

目錄

二

夏峰孫鍾元先生

鑒定

相州許三禮典三義
上谷魏一菴蓮陸校

上 孫先生札言

許三禮曰禮者人之幹也。國之維也。不可斯須去者也。記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豈前此不忍讀耶。後此不可讀耶。非也。當此之時。哀痛恍惚。所事或恐遺失。尤宜親切講求之也。先儒或曰。暇時講學無妨也。豈此外另有學可講耶。未嘗是也。而哀心中節。視他念更真。由此言學。而精心嘿存。覺觸處有悟。差

讀禮偶見

嗟。孝子之養親也。卽仁人之養帝也。記不云乎。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舍此又何學之言哉。曾子曰。亨。豈盡鄉嘗薦非孝。國人稱之曰。幸哉有子。可謂孝矣。又曰。卒爲難。豈謂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如此修身踐言。舉足不忘。更春秋霜露入廟。與枯椿慕展。慕動悽愴。感雖謂君子有終身之喪可也。禮自庚戌夏。丁先君子孝祀公。艱越辛丑。祭三祀。纂修年譜。刊刻誌狀外。有身所已行之事。有心所偶悟之理。有連類引伸而觸發之論。總集之曰。讀禮偶見。篇無

偷次詞不修飾。惟

先生大加教正。俾知嚮往。養成之德。高並蒼旻。許三禮再百拜。

悟本處扁語

先塋中松楸十數株。修築日思廣之。爲神所棲。忽念古人。白楊蕭蕭之句。何說也。土人曰。一楊死。百楊生。或寓此。庶後義耶。余曰。百楊既生。一楊未死。不則何生。因此有悟。曰。我身既在。則高曾祖父之鬼。鬼確未死哉。試思一父一母。而育子。子與父母。二耶。高天厚地。而生人人。人與天地。二耶。非二。則我身既在其造化。樞紐。永亘以綿在茲矣。抑我身既在。卽千聖百王。性命根極。長

讀禮偶見

二

生在茲矣。既透徹天人一氣。物我一原。又何惑先人生死關耶。急封植之。當無忘此樹。子曰。君子務本。孟子曰。萬物備。我原非虛泛言理。于是扁其墓側之廬。曰。悟本處。辛亥十月。夜臥荒塋。仰見北斗天象。儼然一幅太極圖也。天樞。其吾心中之乾元耶。斗杓。運行四方。化生萬物。其吾心之元亨利貞。布德於蒼龍朱雀。白虎玄武。二十八宿所臨之方耶。先儒嘗云。吾心自具一太極圖。與此政非二。試觀日正午。吾體何以覺暖。時而風來。時而雪降。吾體何以覺寒。天之與人。其卽父母之與子乎。原屬一體。冷暖皆關也。吾今而後。追溯所本。無刻忘吾

父吾母。即室無刻忘。此大父大母。蓋高天厚地。亦有罔極恩。吾事之。當如吾父吾母。而吾父吾母。直當事之。如高天厚地。夫天地祇有晝夜。吾父母豈有生死。尚其晨夕事之。哉。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猶定省寢門耶。文王真天之孝子哉。

許氏宗祠記事

余舊家常山。溯始遷相祖。至余身。方六世。先是先君子孝祀公。置祠堂四龕。即以始遷祖祀高祖龕矣。壬子四月大祥後。行題主告祧祭。並以禮有遞遷之制也。攷禮註高祖以上。當進爲先祖。埋其主於墓所。歲事子孫一祭之。初實鬱然再詳禮曰。士祭其

禮儀偶見

三

先而祖可於祠廟祭之。乃忽悟曰。仁人孝子。天可事。聖可祀。猶窮于報本。則禮制何如不立之爲愈耶。知定有變通法。大暢厥心。且不愆制。再三思之。莫如前堂祀四代。再設后寢。藏祀盡余家限于地。即前堂四龕分上下層。而以上層作后寢一龕。祀始祖。乃象其類。而置厥初生民之祖位一龕。祀始祖以下先祖位。其下層作前堂四龕。祀高曾祖。廟神主。正奉合族。衆親俱附。各龕之兩旁。按會典。郡國鄉族。尚有厲祭。凡一本宗。雖族祖無嗣。及長中。何妨悉列附位。是蓋于不啻割中。曲以行宜。與孝和之心。爲合薦日。但見有大旋風。忽起竟天。由大門進中庭。漸

漸方息。亦足驗洋。來格之一事。但此與吾相自往文敏。郭文簡諸先生。至今未嘗有後見賀賢問。馬孟河。臺宗合廟。三議委曲詳盡。大與此合。嗟哉。詳太極圖理。一實萬分。萬殊一本。聖人且以天下爲一家。中夏爲一人。天地萬物爲一體。若於本宗。先有抑鬱不伸之情。孝何以稱達哉。敬世同居者。或當準此爲式。以補家禮諸式之所未備。 康熙壬子四月二十日

先君子見背年餘八十餘載之年。諸行實乃告竣。而終憾先形。肅感言於悲號中。傳述不盡也。有善爲真者。敬懇之。繪寫影堂三易稿。而像成。愈曰。儼然。余拜膝下。謁眉神動。心戚然。然。於是

禮儀偶見

四

歎曰。周詩之爲尸宿尸。古人用心誠精至哉。向曾疑此爲未當。今乃知人死。魂與魄離。魄降矣。魂升則散。而實不死。人以真精神呼祝感格。則必來。但要依其類而附之。附木主不如附盤。附影像又不如生人。附生人更不如同氣一脈之孫姪。先益之后宿之。祭時儼然。儼然。聲息陟降。實。神氣流通。武周達孝。遽見于此。蓋人之精誠。以至格天神。感異類。而於自己祖父。不能神達。必爲子者精神命脉。自己先死矣。看經書家語中。何處講治言學。不說到祭祀鬼神上。可見修道治化。一切學問。不到通神明格上下。終算不得到至處。於此有三悟焉。

昔事天治頭見日月輪轉星斗燦然識吾身元始來處此不用
再爲立像孔子修春秋作孝經每夕必簪筆示絳面向北辰簪
所良久既成復齋戒向北斗自陳著書之意感赤虹降化黃玉
刻文孔子跪受又邵子每日清晨炷香謝天地三光是皆一氣
感召有其實流貫處余是以每夕有禮斗之舉以日鑒在茲作
戒慎獨工夫行之久自覺呼吸可通焉

一情敬聖蓋大地既爲吾大父母古聖人原爲吾大宗子以魯司
寇爲百世不祧之主固也然此斷當用像廟廡幾設雖相尊嚴
依類求神且肅人瞻視木主之改殊覺不必觀曲阜存有石像

禮儀偶見

五

三皇五帝且各有像何獨不然余家塾供有魯司寇大像得自
蜀府由曲阜請來者又有七十二賢像請自浙庠宋高宗時筆
文者文像武者武像每瞻拜如聽金聲玉振見宗廟百官之富
絕不同吟齋木豆之岑寂也

一悟祭祖在丘壠愈于在影堂墳墓定在而祠堂無定在古人云
勿輕去墳墓是也但祠堂止便家人晨夕展拜有大舉仍當在
墓祭何也先人遺魄在焉衣冠葬焉神之格也較宿尸影堂尤
易依附不更親切耶余家展墓歲時分行自壬子約合族公舉
焉每年四次余家主之先期增土理松楸至日早祭后土隨設

祭分班公拜畢懸殿詞再拜分昭穆饒惠畢再拜別蓋廟制限
有各分影像難于婦女此則幽明全無彼此之分祭享再無不
達之處異世同堂儼儼如聽直與先人陟降一精神中矣家禮
云墓祭非古不必泥

苦所記言

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夫曰敬則情
文內外具備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自答林放寧戚之句來
非全論也蓋禮兼本末單逐未固不如單重本如祇重本而全
無事于末豈禮之至耶譬人子居喪而哀至于滅性所謂瘠爲

禮儀偶見

六

下也卽不至毀而滅性而哀之誠是矣使三日內三月內凡贈
身附棺者一無所事遂曰禮乎此敬爲上必質文兼盡之說也
家禮於喪禮全載經文節七皆至性必極之處中有備而用不
及者變通之不泥可也其他尚有倚執人情告減者亦有大禮
久失折衷諸議未定者後人但以真精神體出古人制禮之深
義或當以經文爲本不必膠夫後註或當以國制爲遵併不拘
夫舊圖或更有古經未載國制未詳竟當以大義裁之不可拘
乎流俗文公家禮還當同會典折衷一番庶古人之精義因后
人之神明而益出先以三件表之

禮經既有窆宅筮日之文。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前輩但爲惑陰陽抱忌。而久停喪。屢遷葬者。戒則可也。必抹煞此說。不令信相宅選期。以襄大事。是未達天有文。地有理。鑒之精義也。五大父。地大母。件。無異。諄告聖人。仰觀象。俯觀法。事。無異。祇承。況人生有自來。死還造化。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何處不然。古者葬地。葬日。俱以卜筮爲定。經營相度。政真精誠。與鬼神相達之一路。若與地師。惑衆之言。一經抹煞。可乎哉。辛亥冬。先君子孝祀公歸山。諸事先筮神。後告卜。靈前占從。然後葬。不隔營製。周月。築合三物。以人力補天工也。葬日。始以五台書。

禮經偶見

七

之繼以選擇。救斷之。終筮滿前。幾費籌咨。總期以補山無妨化。命爲主。迨臨期。早祭后土。後安葬。於時之前五十餘人。合衆之不動也。諸人感之。數次如故。幾於人力窮矣。及以日晷。照直至正時正刻。忽然前行。諸人又異之。若有物焉。憑之。日吉時良。就謂鬼神之德。不顯然昭著耶。所當以經文爲本。不必膠夫後註。此其一。

喪服查古禮與今制不同者有數件。父爲嫡長子斬衰三年。母服齊衰三年。報服也。孝慈錄。減期。又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服期。庶子爲所生母。齊衰三年。爲父後降。嫡孫父卒。爲祖母。若高曾。

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祖在服期。加杖。儀禮也。孝慈錄。俱改斬衰三年。且不註父在。祖在。嫡母在。降。又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士嫡子。衆子。爲庶母。總麻。孝慈錄。改齊衰杖期。三殯服。以次降一等。孝慈錄。省。始爲舅姑。期。唐始定。齊斬從大。曾祖父母。三月。唐增五月。叔嫂。無服。唐始定五月。會典。俱因之。嗟哉。詳察先王制禮。家無二尊。又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此中精義。最有關重。又王侯與士大夫別。無如歷代增定。若似從厚。國朝因革。已著爲典。煌煌。令甲。是則爲一代之憲章。誰敢干之。可嗟者。鄉曲儒生。猶執家禮舊本。互開傳說。既未見會典。又焉知更制。即瓊山集。

禮經偶見

八

節。潛谷補註。升庵手訂。諸書內。今制二字。亦不知何謂。身在士林。值生母死。援嫡母在全。不終喪三年。所在有之。豈知服官者。解任自宋元明。迄今準遵耶。再查古禮。庶子君在。爲母練冠。既葬。除君卒。爲母大功。至大夫在。爲母大功。卒。爲母三年。無餘尊所服。故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士卑無服。故也。是則古與今。士大夫之庶子。爲生母。俱得終制。唯君之庶子。被厭不得伸。猶不奪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猶爲制。飾雖抑。猶容有三年之哀。以上載在儀禮會典。所當精究。故曰。當以國制爲遵。並不必拘夫舊圖。此之類。

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然俗有斷不可從者。他且勿論。如父母
死。卒哭以前。稱哀子。哀孫。卒哭以後。稱孝子。孝孫。此等分別。就
既處漸吉。各有義存。乃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果何說也。儀
節註。俗久難變。姑從亦可。實大有未安者。言不順。由于各不正。
如前母之子。值繼母在堂。或前母無子。係繼母有兒。遭父喪。稱
孤。不稱哀。疑無前母。稱孤。兼稱哀。無別于繼母在。又若庶子父
歿。嫡母在堂。而喪生母。稱孤。稱哀。疑無嫡母。稱孤。不稱哀。不顯
其生母亡。稱亡未安。甚至繼母紛紜者。如是分別。何如不別。爲
愈耶。嘗想父與嫡母並生。母會與既齊。一斬衰三年。合代因之。

九

無分別。此後不拘父母。或前或后。喪嫡子。衆子。俱爲斬衰子。庶
子爲所生母死。爲斬衰子。嫡子。衆子。爲庶母死。爲杖期子。既合
國制。又無嫌疑。俟期服生。功服生。等例。不亦理順心安耶。此古
經未裁。剛制未詳。以大義裁之。而不徇流俗之一。
禮有一節一事。而關生民日用之常。且富有精義。不可缺矣者。當
補議之。以待修明之君子。蓋道理從源頭看徹。方知天統乎地。
地包在天。故坤卦曰。素道也。地道也。臣道也。妻親也。無異臣子。
視乎君父。則母不得與父同。明甚矣。先王制禮。父斬衰。齊。又別
父在爲母期。所以表父爲至尊者。義何獨也。大綱盡矣。齊一斬

哀且不分父在與否。大失天尊地卑之義。今欲少變通之。如均
是斬衰三年喪也。父在母死。或生母死。當稱齊衰子。有別于父
不在。果父先歿矣。得伸其尊。仍稱斬衰子。又祖在父死。而值祖
母喪。當稱承重齊衰孫。有別于祖不在。果祖先歿矣。得伸其所
尊。仍稱承重斬衰孫。其心喪服制。俱准此。乃見家無二尊。有至
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之義。則大道得矣。于理更順于心。更安。精
心于道。自見何也。儀禮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凡人知有
父。而不知有天。唯聖希天。尊父者。人道也。聖人敬天之道也。又
叔嫂無服。經著遠別之義。唐始定小功。安遵古制之。又貴臣貴

十

妾。總禮有正。父。嫡庵家禮。附在小註。而諸本皆畧之。此亦爲缺
失。何也。既註庶子爲所生母。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齊衰
杖期。則公士大夫爲貴妾。總士妾有子而爲之。總此二句。斷不
可少。左遷經筆之。蓋義有淵源。禮不云乎。君所爲服。子不敢不
服。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又由本及支之道。豈可懸置載
之。而諸本反遺之耶。是二議。又可補家禮會典之所未詳。尚望
修明君子。條議行之。
雜錄 八則
家語曰。刑不上于大夫。禮不責于庶人。故文公家禮云者。禮會王

侯而下。凡我卿士大夫。有家者。不可不精究。以正茲風化也。讀
夏峰孫先生家禮酌推廣。令士農工商皆可通行。政如大明會
典諸禮。序列王朝品官。併及庶人。其均有仁覆天下之精心哉。
此心既在聖根未斷人。但以真精神所到。即可直接古聖人心源。
質之六經千聖所言。俱可印合。信凡六經中隻字半句。皆古聖
人心精所寄者。而偶被後儒。誤註遮蔽。政可以意逆志。不必泥
耳。今因讀禮。知小殮成服。幾日內。乃代哭。不絕聲者。固係人子
呼天搶地痛哭。不容已至情。其更迭聲代。繼續不絕。更有一版
迫切苦心。今乍離之。魂不得遽散。或一往一來。望聞其發。讀之

禮儀偶見

十一

來反也。余每向家人。切語及招魂一段。至義所謂天無時。即
無時。不以真精神。望反諸幽耳。確實本心上。體出非有所據而
言。后閱禮經言。初死招魂。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
郊。蓋言魂氣之往。總未離生時熟習之地。繼之曰。父母之喪。哭
無時。使必知其反也。余乃益信。自心體認之義。果與古聖作經
之心。不差累黍哉。及看細註。乃解使者。受君之命。反乃已。反告
靈知之覺。上下文義。兩不相孚。不但不得古人一段精心。先失
自己所為心。君何人。必在哭無時之日。使臣。臣何人。當此哭無
時之刻。為君出使。情耶。理耶。善讀禮者。自能解之。因此悟出讀

六經門。先當誦咏。正經白文。自有得聖人精心處。先儒註解
其得者。十之七八。有功聖學。不淺而一二差誤處。亦有只在好
處領畧。可也。偶舉幾句。以表體傳尊經之學。

易經乾元用九。天句下治也。天字讀住。下治也。三字連。蓋乾卦
而逢六爻俱變。當占用九。爻曰。見羣龍无首吉。是至剛之德。而
反以柔用。則善明。是造化有窮時。聖人無窮道。以聖人之能
補天地之變。一段大道理。可與四聖相通質者。再玩潛龍勿用
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將此二句。比照。益見註天下二字。應讀
解作天下太平矣。細玩自明。

禮儀偶見

十二

書經堯典。以殷仲春。蓋今建寅月也。舜建子。禹建丑。鄭康成記之。
喻春山辨之義。和以鳥火虛昂。四宿。建萬世之春。夏秋冬。至今
正月。為日中星鳥。每到正月十五。黃昏看月。宿于星日馬之次。
此心豁然。歷唐虞至今。未之異也。所以日月令。鳥者。指星日。
係南方朱雀之中星也。註解作卯月。再當為正。
詩經鄭風子衿。三章。夏小序。傷學校廢也。註解作淫奔。蓋詩云。鄭
聲淫。就聲言也。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八音。俱有陰陽之分。聲音
克諸則陽不奸陰。不奸陽相好。曰淫。舍子夏小序。將鄭風二
十一篇。作淫詩者。七之五。恐未盡然。

春秋春王正月。原本周正紀事也。觀后春正月。已卯。烝可知矣。蓋夏數得天。雖周亦遵用之。如幽風七月流火等句。俱依夏正。再觀此。烝冬月祭名。仍在子月行之。猶遵夏數也。不則。宣書正月已卯。禴今據本書。春書烝。以周正紀事。可見傳必曰。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垂法恐非。亦要知冬至一陽生。推曆者。算作年首。建子曰。春亦得天之數。但不知夏建寅。爲時正令善耳。

禮記

三

非南中則呂不韋。本周正建子序在季春。月與星次脗合。陳註解作夏正論。則誤。

千古讀書有二法。曰信而好古。夫子法也。曰以意逆志。孟子法也。能逆方能信。疑一審。進入一番。斯爲真好。今日之四書五經。天地民物之精神命脉。內聖外王之心法治法。何一不具。卽諸儒註解。亦不異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所當著龜信之。神明遵之者也。豈但曰。今甲在是哉。但其中有第一義。就聖人地位說者。有第二義。就賢人地位說者。有第三義。就時弊矯之。就時人教之者。衡量而觀。自有分曉。若精心聖學。當別具心眼。所謂中人以

上可以語上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余嘗因居喪而哀。見人性善。于臨喪而哀。更見人性善。然從性後驗之也。孟子道性善。於乍見驗惻隱。於呼蹴驗羞惡。於孩提驗良知良能。亦俱從性后言之。不免滋人辨駁。不如子思子以性前言之。一句立案。萬古難翻。較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二語尤爲直捷。那一句曰。天命之謂性。蓋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明矣。天人既不可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敢以三者加之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

禮記

十四

矣。不但天生人。是如龍。雖龍。亦無常。開先天圖。圖及十二月律呂圖。見上下左右。縱橫表裏。無非相生。全是一團生氣。盛信天地之大德曰生。無處不然。無時不然。萬物承此生。以相生。亦全是一團生氣。生氣者。善氣也。卽所謂乾元仁德也。人能養其性。常葆此生生之氣。卽是善氣。卽合天心。天心喜之。錫之福。人若喪此性。成此生生之機。常懷殺機。卽是惡氣。既悖天心。天心惡之。降之禍。維物亦然。此原天以定人性。可破千古之疑信乎。溯流不如窮源之爲明快也。荀子曰。性惡。不惟自立無地。直算不知天。亦名誣天。請再玩先天圖方及律呂諸圖。

大也。地也。人也。萬物也。但曰一氣一體。一理。人信未篤。或曰唯聖人方能一之。試觀康節先生律呂聲音圖。何以不拘善人惡人。古人今人。但開口說話。露一聲音。即不出天地範圍之數。舉所謂天地顯晦家國興衰。人身休咎。萬物成敗。皆推筭效驗。操之若券。若非一氣一理。豈至相關如是。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唯皇極經世說得親切活現。原本其理。只因認得太極真。即所謂吾道之一也。一三五七九爲天之中數。人或知之。其二四六八十六爲地之中數。人未必皆知也。至五六之中間。乃太極而無極處。所謂冬至子之半也。人皆知之乎。由是五而二之。

雜傳見

五

名十天幹。六而二之。名十二地支。四其十天干爲陽剛數。四其四十爲一百六十體數也。除陰柔四十八。餘一百一十二用數也。四其十二地支爲陰柔數。四其四十八爲一百九十二體數也。除陽剛四十。餘一百五十二用數也。以陽剛用數唱陰柔用數爲天之呂地。該一萬七千令二十四。是日月星辰之變數。暑寒晝夜出于此。謂之動數。以陰柔用數和陽剛用數爲地之律。天該一萬七千令二十四。是水火土石之化數。雨風露雷出于此。謂之植數。然天地猶未交也。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共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至此。

天之暑寒晝夜。地之雨風露雷。再唱再和。而天之性情形體已交于地之走飛草木。而地之走飛草木已交于天之性情形體。謂之動植通數。據此算來。上天下地。盈萬物皆二氣交生。原是一體。况能透見天心。所以觸處皆靈。邵子曰。早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卷藏方寸放。彌六合造化生心。大學問。儘人承擔。要知此連山易也。與周易作用小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不用其五。皇極用之。其用四十有九。不用其六。皇極用之。遇奇數以太極爲用。遇偶數以無極爲用。大哉連山易乎。要知濂溪先生無極二字之義。須讀皇極書。不解無極不。

雜傳見

六

知天心也

濂溪先生太極圖說。人都道不由師傳。余知其得力在中庸也。細玩圖說。全是天命之謂性一章註解。至通書主立誠更見本至誠無息來。誠者天之道。即元亨誠之通。說也。誠之者人之道。即利貞誠之復說也。泰看自見。橫渠先生西銘亦由中庸夢天地章倒裝做出。

夫子道唯參也魯得之。習聞是語。何以見。或曰忠恕一章。或就按孝經言之。余獨以大學。齊明德傳。顧養天之明命一句爲據。后中庸一部起結。以天命發。以天載收。實開自此。至中間誠明合。

論又從聖經讀意致知來。着眼看聖賢言。道定從原頭透徹。其功夫體量。俱有歸着矣。何得差却一線。

伏羲一畫到堯舜。允執厥中。夫子曰。易有太極。兩儀表章。方顯而虞廷一中。經夫子開發仁字。孟子道性善。前后揭出。益著總之原頭。從天賦來。夫子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商書曰。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後孟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卓然為諸儒之冠者。此也。程子主敬。本大學。朱子窮理盡性。本中庸。各有見地。知得入手。唯曾子仁以為己任。一句承繼。真是盡乎人全乎天。先聖後聖。其授一也。再無他說。所以稱得一貫之傳。

論理傳見

七

孔曰一貫。孟子曰道一。要知千古內聖外王做的。原是一件事。存的原是一個心。全住這個頭腦。方好去讀六經。評百代。講道論德。乃有歸着。一者何也。為上帝立心。為生民立命。是也。試看天地猶儼。堯舜猶病。文王如傷。禹稷已饑。伊尹已推。夫子老矣。少懷其念。悲天憫人。處皆有異同否。以此論來。其他禪學曲學。不關而自遠矣。前言天命。試通之自奉。此言生民。究通之歸宿。承擔這一件事。非聖人以一身任之。其誰責哉。余自戊申悟出虞廷一個中字。竟是吾道一個指南針盤也。以何悟之。讀堯曰。咨爾舜。一節。上面開口。喝出一天字。隨以一個中

字。安在爾躬上。下面緊接四海困窮。是一個人字。明中在天

人之中。中字圈內。一豎畫。卽一針相似。上烙定天心。下烙定人心。卽樞紐磨礪相似。其間四面八方。千變萬化。隨時旋轉不定。總上不失天心。下不違人心。為主所謂中也。試觀禪機放伐。代代舉事。各別不同。卽所謂旋轉無滯者。其當天心。順人意。有一。隨其針鋒者。否耶。天之曆數者。此針盤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千聖相傳。的確傳此上應天下順人之針盤也。故曰一中之統。承擔得起者。以一心而上察天心。順以一心而下察人心。協方可傳。方敢受。吾道承擔。謹嚴如此。不則註身無據。

論理傳見

六

不及不用求之未發時氣象。又不則虛擬空洞。此心此理。恰好處。總屬古今影响之言。令人何處捉摸耶。以此認中字。痛快千古。從來帝王一身。承天治人者也。惟命不于常。尤在得秉心。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玩湯誓。天視自我民視。二句益見。易稱湯武應乎天。而順乎人。余覺外王內聖。相承無非此為上帝立心。為生民立命之針盤也。常想傳一中之統。莫如孔子。不猶天不尤人。每言自矢。至老安少懷。無念不以仁為主。事已得一中之精髓。而仕止久速。剛定贊修。無事不隨時以為效。思更得一中之神化。天人吐應。有承擔之德。無承擔之位。故分作之題。

之從。毫無異作之君之學。蓋因三代而後。氣化分。君師之統。一路承擔不住。合兩路同做一件事。以建天地不悖。以俟後聖不惑。針鋒一樣不差。更見天心之窮變而通久處。譬一世德作求人家其宗子承擔不全。又不可廢墜。寧付別宗分任。總不失高曾規矩為快耳。

嘗讀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節。悟出夫子見遠古今氣運之分處。三代而上。道統治統未分。為君兼之作師。為師兼教君道。自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承擔中行之統者也。三代而下。統治者不乏五百年之名世。然能教拔建民而推事上公乎。

道統傳見

文

道恐不能。所謂行不掩言。大抵屬能進取。狂者奔路。人得中符之神者也。繼道統者。漢有董子。雖有文中。宋有周程張朱。豈非直接知覺之任者哉。使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得天下。斷不為。所謂守死善道。大抵屬有所不為。狠者一路人。得中行之骨者也。嗟。氣運翕而復聚。聖道代。當與有氣魄。又有節操。何患不能承擔中行之統耶。

或問道統相承。俱為上帝立心。為生民立命。不嫌于兼愛耶。從何處入手。余曰。非也。道有淵源。行有次第。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就從

道統傳見

子

嚴父配天。為入首。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如吾切。以及人切。孟子所謂親。而仁民而愛物。是也。雖至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易獸魚鱉。咸若。總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盡量圓滿處。余嘗言。孝經為六經之母。每朔望家祠展拜。后對北斗。虔誦孝經一遍。如在某月。即將某月令一篇。誦一遍。覺此心豁然。見聖人與天地民物無一時不有。其精神相貫注。無一處不有。與經濟相節宣。又覺大易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凶吉。先天。弗違。後天。奉天時。服非。既。會。理。實有其事。為不但王者當修其政。吾儒修明聖學。何一非自己身。

上關切事。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這一念。晨夕提。上下階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尚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碍否。其幾矣。折一枝。安殺一獸。即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切失教。即傷上天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在。彌綸世業。是從此處入手。否。慊思自見。行久自知。

則保其治。勿使之亂。變則撥其亂。反致于治。俾民物永久遂生。復性而天之心乃慰。聖之職乃盡。此王道也。聖學也。所由開財源。節財流。用天分地。以養之。明經術。考黜陟。明倫分職。以教之。不得已。策其不前。戒其不率。而刑焉。更不得已。征其不庭。伐其不共。而兵焉。是以秋冬佐春夏。貞下起元。合以成乾元之德。事所必及。道所必全也。漢唐後。王道衰。聖教失。二三大儒出。認出宣聖為正宗。遂排功利。黜虛無。修明正教。不啻芟草萊。而遊周行。有功前聖。與後學。確實功德。不在禹下。但謹嚴太甚者。單功名。教辨正經書。真如日月經天。山河行地。不可移易。日排功利。

遂亦不得功利之效。亦似生養一道。全經豈聖學也。而愚貧處寡。哉。王道也。而不富不強哉。艾金重文事。一切理數之學。耕戰之書。損為外道。日黜虛無。不覺自陷虛無之樊。果其喪亂之世。難挽。而聖學也。止經文。不緯武哉。王道也。止撫治。不裁亂哉。嗟。欲長治不亂。天心也有治必有亂。天數也。大聖人直順天心。挽救天數。所貴有學術在。雖制治未亂。原有截流救本之先著。而治日恒少。亂日恒多。必有補天猶憾之大權。經曰。造化生心。宇宙在手。有其心。必有其用。勢有絀而道不窮。如曰。無道則隱。竟。是獨善為賢者。嚴出處。則可耳。以語大聖人。為天地立心。為

民物立命之道。則不爾也。

余嘗考孔子之道。尊顯自董子。崇祀自唐太宗。而反晦自唐玄宗。以後。何也。以太公置廟。二八月上戊祭如孔子。則疑太公專武。孔子專文。何其謬也。又考成周。四代學祀。舜禹湯文。而熊禾曾議。太學祀典。宜自伏羲。凡二帝三王。以及稷契臯尹等。至孔子。則道統豈不益尊耶。余家塾製一軸。以孔子立斯道之祖。為前廟。廟自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為所自出之帝。作後寢。然其稷契臯夷臯益伊尹萊朱。傳說太伯。散宜生。周公太公箕子。衛武。遂後為后。寢兩室之配。享至四配。十哲。七十二子。原係諸廟。

嫡派昭穆。配祀廟內矣。而春秋戰國漢唐宋元明諸儒。亦係正派。小宗為前廟兩廡之從祀。自乙巳年。先君子與余小子。曾有祀議一首。即嘆武成廟。宜去方顯孔子非專文。此祀不辨正。既隘聖道。似吾鄙止立德立言。不及立功能揆文不兼奮武。但顧敵太平。全不能截亂返治。是向以迂濶予吾道矣。試思孔子作用。何德不優。孔子門牆。何材不備哉。此後從祀孔廟。亦不宜但以著述有功經學為憑。如各代武功而兼名教之執。各節而關綱常之大。經濟而弘撥亂持危之教者。斷當嚴酌。為人從祀兩廡。方見聖教不單以文學為重也。如果以義農以下。併稷契等。

祀孔子后。寢見孔子以靜聖承動王道。統直接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道系益尊。再以現在從祀諸賢外。意條議入張留侯。諸葛武侯。關壽亭侯。狄梁公。郭令公。韓忠獻公。岳忠武公等人。列祀兩廡。俱為綱常名教。作干城者。更見吾鄉。據緒孔子全體大用。無不具。坐言起行。無不效。世治世亂。不可一日離吾道。與治撥亂。不可一日少吾儒。而道系益大。如是。三皇不泯於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將。神靈亦妥。雖朝典不及家塾中。先列祀焉。亦不敢常祀。每逢朔望。展軸禮拜。不敢忘本。本水瀦之義。聖廟在土。果有當制作之臣。條議行之。真見外王內聖。治統道。

讀禮傳見

統原是一件事。有功孔子並有功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不在此中。表章聖統。而單在宮牆內。仍分派頭。愈謹嚴。愈狹隘。而望吾道日以尊顯哉。

能見天心。方知聖道之大。能徹透天人理數。方知道之活而實用。處子曰。天何言哉。記云。四時流轉。風雨霜露。無非天教。風雲流形。庶物露生。無非地教。向亦懵然。今節七驗之。方知確然。又洪範載。雨暘燠寒風。與人之貌言視聽思相為徵驗。向亦謂關切人君。今始信關切人人。如每年七十二候。每月六候。每一候。管五日。每一方人心風俗不同。每一方上應氣候不同。若合符節。

天心仁愛。前布告於星月風雷。又散漏靈於草木鳥獸。何曾許切人誠能積善感格。轉移節宜。只要專精致一。而天地之氣在我矣。天子占四海。諸侯占四境。下民亦可占一方。嘗見星光滿天。白必主水。赤必主旱。青必主病。一方地氣。應星光而變其色。豈星之本體方位。槩論天下哉。留心聖學。自知。

夏峰孫先生曰。聖人希天學問。須在物上討個諦當。此合天報物。則一以視之。如此。益信大學格物。即是透本及末。徹始見終。大主腦。何必費許多辨駁。又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而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真知統攝。互相發明。真是見透。

讀禮傳見

天人物則原是一氣一理。聖學根宗。更有何說。至謂聖人志學。到知天命後。耳順從心。行住坐臥。刻刻皆與天游。此物此志。說請正。孫先生書。癸丑三月。

三月某日。禮頓首啓。禮生愚鈍。始承祖父教。繼受先生範。嚴然有必克聖學之志。讀宗傳。答問等。動靜得有入手把柄。得手實據。行之久而漸有驗也。益唯聖希天作聖。即為天之孝子。最親切直捷一路。因顧端文先生言。中庸天命之謂性。章。從來有人生前說起。大學聖賢章。從既有人生后說起。及細看釋明。明義傳。領授天之明命。句。與天命之謂性。章。何常有異。乃嘆夫子曾。

子思子提出一個天字。直從此道源頭處。一眼看透。本體在是工夫。分量總不離。是所謂戒慎。慎獨。直刻。有上帝臨汝之凜。敢不遏欲存理。耶。五性。即五倫。天所全賦。不躬行實盡。則獲罪于天。天民與天物。我所皆備。不生養知覺。恐大負乎天。倘在上帝前作一不孝子。此身如何容得。以此存心。用功。大學所云。格致誠正。齊治均平。不俱統攝在此耶。以知止為始。不以知終也。以修身為本。不獨身已也。必至天地位。萬物育。方完得理。德于天下之願。乃可對越上帝。而為孝子。以此質六經。考千聖。尚有異通否。豈非直捷把柄一路耶。又孟子曰。盡心知性。則知

讀經偶見

某

天以存心養性為事天。禮今倒轉行之。先以知天事天為存養工夫。每日晨夕。定省家祠前。隨即禮拜上帝。遵吾夫子作經拜斗。與趙清獻。每夜焚香告天。蓋事父母。儼對高天厚地。而事天地。直如事吾大父大母。不敢存非心。作妄舉。為天地父母。踐行之半年。身心漸覺乾淨。志氣漸覺清明。每日看書。覺有悟入。每朔望占筮。半月內。休咎可以預知。夫子曰。知我其天。只在此中。嚴為質對。此外虛名浮事。何庸心焉。前請教天理數。透徹方好進步。大聖人不但寡過。更求有功。踏實力行善事。且樂與人為善。直到格天立命田地。乃是作聖實著徵驗。以此立志。須自強。

不息。毋忘天行一健字也。兩月未候。敬以近日所見。請正。先生臨侯指示為望。

崔文敏公謂吾道一貫。是何孝字。向余謂是仁字。今信是一說。何也。仁統四端。兼萬善。而孝又為仁之本。故曰百行原。乃貫徹天地民物之根抵也。余曰。孝經為六經之母。益信。

帝辛介雀之德。而亡。乃以已逆天時。詭禍反為禍者証。大戊致天。孽而昌。是以已逆天時。得禍反為福者証。夫子曰。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信哉。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

讀經偶見

某

孝經曰。居上驕。則亡。為下亂。則刑。在亂爭。則兵。三者不除。非孝也。日子對京公曰。凡死疾。死刑。死兵者。皆非其命也。唯智者仁者。壽。壽二者。想之。格天立命之學。端在孝子。春秋謂聖人以天自處。康節先生曰。能循天理。動造化在我。皆確至不易之說。聖學宜表章。至今日。至矣。忠在謹嚴。繁重。初令人視為絕德。若必不克到之事。繼令人視為淡漠。竟似不必到之事。所以二氏學。乘隙起之。設有便捷徑一門。先叫人看着易。開禱禍徵倖一法。又叫人為着喜。假受罪輪迴一路。且叫人聽着怕。凡夫俗子。焉得不受其圈套也。雖然。聖教彰明。吾師中。蒙傑輩出。立志聖學。

講道不至孔顏不止。致治不到堯舜不止。動以福利不遷也。懼以禍害不畏也。即誘以捷便。將必曰。我既欲倣古今第一流人。自是人難勝者。我勝之。奚圖省便也。如是。雖有二氏學不足惑也。然天下豈盡第一流人耶。至尋常僑伍女子婦人。其識與力。原不足窺聖道堂。與借茲二氏省便福利。懣罪一教。曲以誘人。爲善去惡。未始非輔聖教不及之一法也。何事損爲異端。以闢之耶。最可患者。吾儒本屬第一流人。本意原畏聖道之謹嚴。難而始就二氏學。亦說心講性。亦勸善戒惡。久之而禍福薰心。偶有效驗。遂至談精贊妙。先說三教一理。漸至駕吾道而上之。

讀禮偶見

廿

嗟哉。積深邇甚。長此安窮哉。平心而論。豈異教之惑人耶。不明聖道者之過也。顧聖道雖不以小效小廉見重。寧但以謹嚴。決漠爲事哉。乾易知也。坤簡能也。何嘗繁難耶。欲仁仁至。何嘗不捷便耶。天爵修而人爵從。何嘗無福利耶。六事責而甘露降。一言出而星退舍。何嘗不却災消戾耶。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淡漠云乎哉。嗟哉。聖道至此。真可痛哭流涕者也。上天下地。而我爲人。前古後今。而當斯世。致若澤民而抱此學。則茲第一流事業。伊誰人任。若聖教不之念。王法不之畏。單單以禍福爲念。余恐成患得患失之習。亦將奚賴。留。

心聖學。有盡力表章。弘開知覺。俾人曉孔顏堯舜之道。人人可至。件件有益。則他教不闢自沮。此吾端本之學也。

道理有消長。而扶抑之責。全賴吾輩。試看大聖人做的。俱截上流法。重體不遺用。重內不廢外。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有略實地法。下學而上達。盡人以全天。故理一分殊。殊塗同歸。總之。大中至正。通變不窮。是聖道。其他異學。高者如佛老。單言體言內。曰。我做最上乘。天未生前之道也。此似竊明德之說。而全置新民於不言。卑者如申韓。單言事外。曰。我重人事。下學本等之道也。此似竊新民之說。而全置明德於不講。皆非至善。皆非。

讀禮偶見

廿

聖道也。然卑者易見。高者難辨。所謂彌近理。大亂真者是也。先君子孝祀公。曾有一辯曰。中庸言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此非就泛常輩言。釋家者流。在過一邊。做如聖道。戒嗜殺貪淫。彼不惟不殺。並有罪者亦赦。不惟不取。並自有者亦舍。不惟不淫。並妻室道亦斷。明係矯枉太甚。似賢知之過。道家者流。在不及一邊。做如儒貴賤富貧生死。都有道相安。彼懼貴不承。寧處賤。知富不長。先居貧。怕此生不久。先死其心。總屬退一步法。似愚不肖之不及。皆非中庸。皆非聖道也。再觀吾儒言學言治。不離三綱五常。不外天地民物。兩氏全否。判然不。

讀禮偶見

其

同不當背壞懸經。豈至竊亂。惟是吾儒。註解聖道。不真切。自于兩氏以可竊之端。明是講聖道者。近於兩氏。何嘗是兩氏來。亂聖道也。如大學明德之說。確是仁敬孝慈信。即天命之性也。兩氏何由而亂之。如但講虛靈不寐。則竊之矣。又如魯語執中之傳。明是承天治人。此中要上順天心。須下合人心之道也。兩氏何由而亂之。如但講心學。空空洞洞。不偏不倚。則竊之矣。嗟哉。有離若臣。父子國人之明德哉。有外寬信敏公之執中哉。子城吾道者。只扶明聖道。其異端曲學。不聞而自抑矣。蔣虎臣先生疏請文廟宣聖。仍定殿像。最是可不款。瓊山先生說也。又

讀禮偶見

其

微也。又何如操道心。以集人心。此何等事。非知之明處之常。不可故惟精。又要惟一。所謂允執厥中者。或權之。自心或操之。衆議神明。通變務要生全。斯人使之得所。既得人心。方順天心。乃云中耳。不然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緊接此二句。愈見人心甚危。天心當畏也。細玩大禹謨。上下文義。內衆非元后。何敢。后非衆。罔與守邦。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等句。則人心惟危。句自明。但解作心學久矣。非敢翻案。漢孔安國書傳。尚渾全。果以人心道心。必須允執于中。亦同明德新民。要止于至善。如是。則解一中道。就之傳。內外體用具備。異學坐靜觀空。又何自附。竊之哉。哉。

老氏尚用于世。少近儒道。佛原係西域。其止殺止貪。止淫處。未始不有功于彼之天地生民。其西方之聖人哉。但其教。談空貴無。大有防於名教世法也。若聖教彰明之日。但用之薦亡。祈禱焉足矣。亦烏能以嚙火。酒日月光耶。

講道最忌拘泥名目。要期當於理。達於用。可也。如書參。值文帝時。疑用黃老法。以清靜爲得中。非尚黃老也。孔明嘗獻章後。疑用申韓法。以刑名爲得中。非崇申韓也。總之不得其宜。用封建井田。周禮周官。皆足擾民。皆可亂世。果得其宜。雖始皇。縣安石新法。俱可用之治世。而安民也。執兩用中。在神明之者。名目拘

也哉。

讀聖學知統錄至格物解曰。物者即物有本末之物。只此一句。可將格至天下之物理。與格去一心之物。欲兩邊旗鼓俱當。便倒何也。一失太博。一失大約。豈有聖學首務。說至此。反說散了。漫無收拾。反說空了。茫無入手。總由未識明德為何物。說散者。泥在具衆理。應萬事一邊。說空者。但泥虛靈不昧一邊矣。今由物有本末。關發出工夫所在。真是縣本該末。微始微終。無先無後。一個有源有委。妙諦可省。一切解說矣。合本末而名物者。何明德也。明德者。何仁敬孝慈信也。格者。何窮至仁敬孝慈信之理。

讀禮偶見

三

也。此仁敬孝慈信者。即天所賦我之明德也。在此窮盡道理。新民已攝在內。尚何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節分名。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已一做百當。爲聖學之首務哉。故不言先而言在者。此也。或云。既有本有末。何止言明德。本原該末。觀下者。落在修身可見。總之開口說明。德於天下。其餘人條目。直至格物原不必別立註脚。

熊敬修先生曰。堯舜湯武之征讓。禹稷顏回之出處。微箕比干之生死。曾子思之去留。都是合該恁的。所謂時中也。信哉。讓者出者。死者留者。無疑義。明矣。至征者處者。生者去者。怎見得合。

該恁的。乃曰時中。余嘗有所謂針盤者。定之。知有確據。針盤者。何當乎。天心合乎人心也。當乎一時之天心。人心尤當乎萬世之天心。人心也。

先儒講過。事多游移不定之詞。如所謂恰好。所謂當可。所謂無過無不及之類。此曰恰好。彼亦曰恰好。終以何爲定。余故每以天人二者作微實之據也。即如義利兩途。事以有所爲。無所爲爲別。豈知無所爲而爲。只算一公字。叫不得一正字。一明字。何如以無愧于天。當乎天心。無忤于人。合乎人心之爲定。耶。有所爲否。可不必論矣。

讀禮偶見

三

呂叔簡先生曰。繼母之靈。嫡妻之妬。古今人恨。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焉不問。世情之偏也。久矣。君子務本。斷當以子孝夫端爲責。嘗因歎職官而理家者。權柄下移。久成牢不可破之勢。豈盡胥役家徒之過。不能以法除之哉。唯主柄自奮者。厲精求治。萬分精明。起萬分強固。起悉其大綱。而自攬之。則豪奴強胥自然退聽。不則不克除盡。每至自敗。春秋端木之書。總以自強爲訓。何可一日不講求哉。余謂天下有大防五。都當作此觀。五防者。何。字內大防。上下名分是也。邊外大防。貢款出入是也。一家大防。男女嫌微是也。一身大防。理欲消長是也。萬世大防。

道。師。貞。維。是。也。

大聖大賢。未有不理數。天。人。自。已。操。定。者。試。看。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見。知。關。知。章。各。定。以。五。百。年。者。三。河。二。洛。天。地。自。然。數。也。唯。洞。知。此。道。方。數。曰。時。可。數。過。非。泛。然。言。之。也。豈。知。孔。子。繼。表。周。而。為。常。主。顏。曾。思。孟。諸。大。賢。實。為。一。代。素。臣。則。尼。山。師。弟。遂。與。成。周。父。子。唐。虞。君。臣。俱。為。天。地。貞。元。之。間。氣。哉。后。世。太。史。公。以。孔。子。編。世。家。不。列。傳。少。悉。此。義。嗟。哉。身。任。斯。道。者。當。其。期。與。接。斯。統。后。先。其。期。當。亦。與。見。聞。知。之。列。新。吾。先。生。曰。旁。流。至。聖。不。如。正。路。賢。人。故。建。統。軍。中。讀。禮。偶。見

讀禮偶見

三

絕。不。可。以。旁。流。繼。嗣。正。其。氣。脉。也。又。曰。軍。為。道。統。家。叔。無。不。為。旁。流。家。宗。子。嚴。其。門。庭。也。后。之。子。城。聖。道。者。宜。共。議。焉。

讀禮偶見 卷下

家禮折衷論

禮。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先。王。制。禮。政。合。天。時。設。地。財。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建。於。夜。祭。射。御。禮。昏。朝。聘。一。戒。之。曰。得。之。者。生。失。之。者。死。一。戒。之。曰。人。而。無。禮。無。別。於。禽。獸。一。戒。之。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此。宜。泛。泛。之。儀。文。外。可。行。不。可。行。之。間。有。哉。雖。禮。有。本。有。末。忠。信。本。也。義。理。文。也。然。文。即。本。之。所。實。其。精。神。借。儀。文。以。達。原。非。二。也。得。禮。人。見。演。說。人。見。後。記。曰。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蓋。禮。緣。人。而。人。所。讀。禮。偶。見

讀禮偶見

三

知。者。又。曰。近。人。情。者。非。其。至。如。郊。血。大。聚。腥。三。獻。廟。一。獻。熟。之。類。禮。辨。上。下。人。所。知。者。采。國。有。禮。而。等。有。順。而。推。如。鼎。危。屬。武。自。天。子。下。達。編。冠。自。諸。侯。下。達。編。衰。喪。車。皆。無。等。之。類。禮。反。本。修。古。人。所。知。者。又。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喪。如。祭。俱。酌。其。國。俗。而。謹。行。之。類。嗟。哉。自。非。達。幽。明。順。常。變。得。古。聖。精。義。鮮。不。率。附。而。失。其。當。者。豈。能。知。其。所。以。然。哉。茲。所。云。折。衷。謂。文。公。家。禮。經。瓊。山。潛。谷。升。庵。三。先。生。補。註。后。久。已。高。曾。遵。之。著。蔡。信。之。矣。但。其。中。明。辨。無。可。議。者。不。必。重。贅。尚。有。未。載。而。應。行。者。道。入。之。已。載。而。未。詳。者。補。正。之。從。源。頭。實。七。關。發。一。番。見。先。王。仁。之。至。

義之藎之精心。凜然現在。卿士大夫。既有家者。一件不行。決爲
大祖之。不宥。決爲王法之難容。斷不得爲人道矣。若曰人家
存得此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余以爲視此。已泛常之極
矣。

增敘大本議

萬物本乎天。猶人本乎祖。家禮載祭土地。而無事天之說。謂卿士
大夫。制不得祭天地。可耳。如烈風雷雨。敬天威也。存心養性事
天命也。水旱凶喪。呼天救也。雖可喻之。此六禮以祭。次冠昏養
后而五禮。必以吉祭居首。重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也。今議人嘗

讀禮偶見

三

報本如元旦。祈年秋成賽報。可缺耶。人非水火。不生活。祭日祭
月。可缺耶。當年歲君。本郡城隍。本家宅神。又四時司令。如太皞
句芒。五祀諸神。可缺耶。以至吉月。必朝事君也。釋菜視學。尊師
也。凡此或當祭日。或朔望。但至淨几焚香。名花潔水。几拜。斷不
可不行。以遵夫子祭神如神在之義。蓋吾儒開翼端。戒人惑淫
祀。先當正其當事之神。足以厭人。報本返始之心。然後禁其非
鬼之誦。子曰。敬民之義。此只炷香養拜。答高厚生成之德。或仁
人孝子所必至耶。

補定大宗議

封建廢。則宗法格。而不行。鄧潛谷先生論之詳矣。雖然。至今服制

丁服主承重孫。不猶行古宗法之一事耶。宗法不定。則立祠堂
脩宗職。一切事無所統屬。雖羅念庵先生。變通三說。可謂極善
今議。不若以貴七爲定。俾代任宗職。不得委卸。張湛虛先生曰。
起於是邦。而始爵者。皆自爲祖。其嫡繼之。亦卽爲大宗。此大宗
一百世不遷者也。觀孝經卿大夫之孝。曰。然後能守其宗廟。士
之孝。曰。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見宗廟祭祀。關乎祿
位。則宗法斷當以貴七爲定。明矣。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子
一。二子孫。其一。二子孫。卽是祖宗。護阿之爲大宗。自安身顯宗

讀禮偶見

五

職上祀祖先。下庇後昆。而非失之僭。至因祿位。而方得祭饗。歷
代先人。更以明國恩。而重作忠之感。豈但收合族人。厚風俗已
哉。若並貴。仍論宗派。或尊七。或長七。如無貴者。鄉羅說。或尊七
或長七。或賢七。隨所遇。職領薦奉焉。可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三月無君。則皇七。如此之謂也。

增舉宗合廟議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先在一本。四宗之間。使上有遺祀之鬼
神。下有遺憾之孝子。豈先王立法之意哉。制定祀四代。如義門
鄧氏十一世同居。生且同居。死反異廟。恐乖萃合人心于孝孝

之義且專主宗子而論。有生見八九代尊長者。其生而未死之尊。則有以曾玄輩視大宗子所祭高祖者矣。或曰。廟祀主宗子。行世次。上宗長。論曰。宗子而上宗長而下。凡既死之主。不拘幾代。各七祔享于其祖。俟其一代主祧。則遞一代祔爲正祭。如此。大宗子終其身。皆不得正祭。其祖祔于重宗之法。豈合哉。蓋令小宗以次散分。既非統同合異。以著始初一本之義。若令合一使上追宗長以上四代。下及大宗以上四代。中間並欲盡死生繼養之心。是祭及十餘世于禮制。又斷不可。今議採馬孟河合祠而設後寢。其制最爲精善。以一代萃于一室。先主大宗之法。

禮禮傳見下

香

大宗所祭高祖。凡高祖一行兄弟之主。悉以長幼一向分。左右而並列。曾祖祔然。凡爲四廟之小宗。或子或孫。或曾孫或玄孫。各序立兩旁。或大宗子后。而以大宗子主祭。大宗子親盡合祧之行。而視小宗子。猶在祖祧。則仍以所祧主爲行。入于後寢一室。以見在宗長而下。至大宗子以上止。每一代共居一室。各以小宗得祭者。告于大宗子。率而合祭于下。如今日所祭爲父之祧。父死而子繼之。則爲祖。子又以父行之死者。類增一祧。廟祔得皆祭于下。不得皆祭于孫。惟嫡孫爲宗者。祭之。曾玄可以類推。其在後寢者。如見在宗長一行。皆死無餘。則遷其親盡

之上而上祧一代前堂。如見在大宗子先見死者。則因子得爲祧而下增一代。上必一行盡而後祧下。因一主始而漸增。孝思無窮而繼養不缺矣。非大宗子死更易主祭。則餘死者皆祔祖。俟大宗子死。然後立廟祔主于正祭。而上祧之前堂。惟別爲同室。高曾祖祧左右分。自高祖至祧。凡合族爲其一行主。皆同廟。祭祧隨之。大宗一人居中。不論齒餘。以齒序列廟中。祧居後。寢仍俟諸小宗在後寢。世次列之。不問大宗小宗。必以兄弟一行爲一廟。如小宗見在之行。而大宗所祭親盡先祧矣。死則繼入後寢。與所祧主同廟。而祭于其子孫。蓋大宗子所祭主。或者

禮禮傳見下

三八

見在小宗子之後十數世。則其在廟之主。皆小宗之未入廟者。故分前後堂。寢始得以上下推盡所親。大宗雖祧于寢。尚得並祭于他宗。祖祧親之未盡者也。但論祭不主大宗子。而率之以祭。則大宗子耳。其告祭之詞。必云。大宗子某。奉小宗子某。具祭於幾世祖某。一行神主如此。方不失統宗一本之義。除忌日或專有事于本支廟者。如祠堂長龕。出主于方亭。例竊謂大宗親未盡者。在前堂矣。而凡爲大宗合祭神主一行。無間親疎。又皆得以同廟而並列。小宗親盡于大宗者。在後寢矣。而凡爲大宗合祭神主一行。無間遠近。亦得以次廟而同居。如此合異而

同統萬爲一。小大相兼。親疎無間。尊卑不紊。上下皆宜。庶萬物體統一。太極之至理哉。後寢之后。當設長廣一龕。專懷始祖。並已祧之主。前堂之前。當製尊敕一樓。東西各小龕。爲兩世室。祀祖宗功德之主。餘制倣家禮式。力細者。潔一室。置神主。朝夕奉祀。俾四禮有行所焉可也。

增本支譜系議

宗法既定。祠堂合祭之舉。則承擔有人。每值有事。日試看在上而來格者。一寔萬分在下而展拜者。萬殊一本。雍。上。南。上。是何等氣象。凡先代之行次。名號。子孫之昭穆。輩行。全部譜系。已傳列

續禮備見

下

一廟中矣。尚用纂修。雖然源流功德。遠則難稽。家之有譜。等國之有史。當冬至祭始祖。餼畢讀譜。而一歲之生卒。合族之臧否。曷可以不紀也。大宗百世不遷。世系朱書。小宗黃書。餘皆墨書。五世則另起一宗。各爰其所。出別立世次。小傳至子孫名字。更宜編列。定行爲要。凡爲一代。齊用次第一字。爲雙名。見名則知爲一行兄弟。雖遷徙千里外。傳歷數百年。後循名而叙倫。若出家庭。呼應無所舛誤。况譜譜具存。本支可考。詎非有族大典哉。千文六十四卦。除字之不典。及犯先諱者。俱可選編用之。子孫綿遠。周而復始。

先君子孝祀公修族譜。編定名字。派二十字。以五行相生。取

孝經天經之義。具如左。

通水吉木迎火天土稽金
水弘木先火世土澤金
守水木協火聖土符金
永水作木附火貽土謨金

補定祭田議

祭必有田。而後可以備物。古之仕者。世祿皆有土田。今非世祿之家。則無世土。安得有田。常供祭祀哉。家禮計見田每畝取二十之一。立約聞官。可謂極善。但禮義由賢者出。必貴而好禮。有財而得爲者。身任宗職。自置祭田。不拔族人。然後廟享不餽。本本

續禮備見

下

有源而天下成禮。養之俗。蓋子孫中。幸而獨承祖先。庶庇之厚。以至貴有爵。富有資。仍然板族共舉。勢必難一。亦非所以厚於自待。余故厚望貴者。既爲亢宗之子。自宜身任其職。但除二百畝入祠堂。足供祭田。諸人掌之。修墓域。築缺。約用若干。時祭約用祭品若干。並歲終約用會食之費。若干。餘皆貯積。以備用。比之之法。先祠墓。次祭服祭器。次給族之鰥寡孤獨殘疾之人。次周貧乏。次應通族急需。田有常租。業有常主。用有常數。掌有常職。陪有常法。庶其久而勿替。我繼起而有望于族者。悉效增置。尚無責且富者。望之行教。分長于族者。做世俗作社會。春秋合

薦率子子孫孫而展拜之可也

先王父司冠公坊金公之堂上余小子亦儲貯坊金作祭田
滋本俱重君之惠以逮先人著此可爲族人例

補正冠禮說

按家禮註三加將弁似僭三加祝語易俗嗟哉竟將爾尊喻志
廟矢天之精義已全失矣復何言禮又前筆于冠前與蒙養一
則冠後異成人一則重將此禮作三日所行儀文觀矣豈不泥
埋千載嗟哉言禮至此真可痛哭流涕者也蓋先王制冠禮正
是徹始徹終責以成人之道耳夫亦曰未冠以前雖有少儀備

禮禮備見

有差錯仍或父母任其事或商聘不及祖而各不及國法亦前
貴不及自此加冠之後頂天履地儼然成人所去顧爾威德
即責以爲人子孝道爲人弟之道爲人臣忠道一件差失天
祖也國法也都皆責在你身上這箇爲人擔子自今交付故曰
著代也至三加爵服者既責以正君臣親父子長幼又責以
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責以道須加之服若曰是皆爾終其
身分內可及之威儀也既服其服必稱其情試看此等冠此等
服尚得容體不正否尚得顏色不齊否尚得辭令不順否凡以
期之望之責之勉之經曰喻志此之謂也如但加以尋常當

禮禮備見

之中矣所謂爾尊矣所謂喻志哉且三加醴醴辭句也祝句也
勉勵切全在此中其所以戒賓筮賓宿賓必在初廟必借有道
凡四呼天以誥訓之不啻指天誓日蓋曰爾今而後盡得孝道
弟道忠道又且淑慎威儀方稱此冠此服天將錫之福介以壽
如不然此若此冠其謂天何福尚能介壽尚能祺哉言外凜然
何等嚴重記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豈不謂始初一件大道理
不從頭實教盡向后種七大道如當昏而今二姓之好降喪
而竭罔極之孝入廟而盡主壺之禮隨事盡道亦復何望故曰
冠者禮之始也由此觀之遵經文自冠日件件求道理方得

禮

實用知聖人復起定不易此言也若知莊解摘義義晦此禮之
精義又有作三兩日舉行儀文豈不痛可太息士庶人家如
無祠堂行時寧可設祖先神主位告行即無橫頭公服斷七著
此彌尊喻志一段祝望期勉大道理諱七訓及如不然泛七戒
勉於冠禮何涉記唯易父母之拜起立受之而已

冠禮考會典家禮

始加古緇布冠服玄端夕于朝之服家禮擬用冠帽巾著深衣
加大帶納履

再加古皮弁與君視朝之服家禮擬用帽子著襦衫腰帶繫鞋

三加古爵弁與君祭之服。家禮擬用幘頭著公服。革帶納靴。

右會典士庶禮

如品官不同會典。家禮定一縐布著青衣素裳服。二進賢著絳紗服。三爵弁著爵弁服。執笏除儀祝詞俱同。

洞兒加冠。日前三月。即將冠義冠儀錄成書冊。並趙文子冠出見諸卿一篇。令其熟悉大義。臨期乃告祠蒞賓。在家塾。

先師前。始家禮圖式行之。三加則傅生員冠服。孝廉冠服。進士冠服。三等以給。調卑。期勉志。典章久廢。觀者動復古之風。正補正昏禮說。

補正昏禮說

讀禮傳見

昏禮萬世之始。人但知合二姓好。以上事宗廟。下結後嗣。不知敬慎。重正議。取這一別字。惟男女別。而後夫婦義。父子親。君臣正。本此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義。無窮無義。會歡之道也。按古六禮。六次俱真。屬敬章則也。無費不見。家禮獨親迎。用改從省便耳。先經載五不取。後儒著十俗。成家禮諸註。亦可謂詳矣。但有五件重者。特闕發一番。而後此遺著。奈何人忽之久矣。當昏三日前。男女之家。各將昏禮大節。與醴戒詞。義傳。子女某。誦讀。雖冠笄之。即友伴七教訓。至此尤當申勸一也。六禮既附。同各于納采。附請期于納吉。省却兩次。則納采。納吉。納後親迎。男

讀禮傳見

四

女之家。俱空告廟。明矣。至臨期。醴戒一禮。更不可倣遺。簡略。二也。冕而親迎。夫子告哀公。何等鄭重。士昏禮謂之緹威。用命服。士服大夫服也。乘墨車。士乘大夫車也。莫用屬士執大夫贊也。會典品官子孫。假九品服色。餘皂衫折上巾。敬重其事也。俗間有不親迎者。豈可哉。須知嫡妾名分。正在此關。分別古禮。增御升車。壻揖。進入。俱富有精義。朱子曰。冠帶猶嫌。惡服禮。當從古。三也。合卺。禮家禮為正。會典自親王以下。著交拜。不啻家禮。壻壻婦始。即席。婦先四拜。壻各再拜。飲饌。壻壻婦兩拜。婦仍四拜。于交拜中。其實各兩拜。受兩拜也。豈太子且然。善哉。國朝奉

道之有闢實用而當講行者。卿士大夫。身係風化。而閭門又爲化原。不在此中。着實整頓綱常。維持名教。因循陋俗。誠可感慨。卽少知自好者。不過矯俗末甚。相安荆布素風。抑紹家禮。告廟略存攝盛儀度。若夫自始。卽行同牢四拜之禮。終身知親。蒞祭祀之事。由是方能承順各事。禽兄弟。順父母。立家人。御家邦。真不出此好合外矣。古云夫婦人倫大綱。豈不信哉。或再問別之義如何。余曰六贊。復見別之始也。男子非齊夜不宿于外。非病晝不寢于內。剃之次也。男子不死婦人手。婦人不死男子手。別之終也。以此思別。可知矣。五不取載經。茲不贅。十

禮儀備見

聖

俗戒著於左期共嚴絕之。

戒指腹割襟。預免侮親也。戒振財勢。恐挽家法也。戒爭勝送傷。溺女苦也。戒爭聘金。重愆期失也。戒早昏。免天札患也。戒豚養。杜離異萌也。戒同姓爲昏。重人倫也。戒喪內嫁。娶犯大逆也。戒拜筵。閑昏存大體也。戒無故廣慶。防濫決也。

先王父司寇公棄捐早王母先母親蒞祀事有常至婦四拜夫答兩拜受兩拜之禮自先王父先君子至余身及謝見已行四世矣身不行道問刑予寡妻則難君子尤貴端本補正喪禮說

禮儀備見

聖

表禮曰繁非繁也節也。是人子至性之所必至。先王制禮。既率人性。仍裁其過。而制中斷。無文所不足。而飾僞者也。誠以仁人孝子之精心。無貴賤。兼常變。節而爲之。備。但恐有情不盡之處。安見有禮若繁之處哉。註有誤。而見自執者有之力不足。而用未及者有之。若未得聖人作經精心。而疑之。政可在自心上。于此參悟。未便遽以爲非。禮讀禮三年。深嘆先王全不憚人。喪不遇三年。其實古只二十五月。今只二十七月。喪戒嚴重。自心中不安也。而記反有疾。則寬。年喪則減。曾子漿不入口七日。喪定以三子路不除有姊之服。子抑其過。蓋食限三日。喪限三月。喪限三年。豈非中制之遺哉。唯後人不及情。而昧禮。曾乃訓曰。終孟乃勅曰。大事又恐惑乎性。而廢禮。子乃教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記亦載。毀甚病。篤等不慈不孝。嗟。先王垂教。俾萬世自天子至庶人。過者裁不及者政。何得不詳備禮書。庶哀痛愴卒。神思迷亂之時。得按考不失。以達仁孝之苦心。由此想來。喪禮可云繁耶。子對子游曰。稱家有無。有毋過禮。無則敏乎足。還葬。懸封人不得非此。亦曲體人心之至矣。果得之有財。豈可以天下儉其親哉。今凡載家禮儀節。並諸戒者。不贅。有在親身。萬。當盡者五。有在已身。萬。當盡者五。特著明講究。以見缺

此則有遺憾。遠此則有負疚。爲關心聖學者。訂其餘事。或許或略。猶可也。何謂親身當盡者。五。指好殮實。因其魄也。蓋吉樂堅厚其藏也。寫影堂。傳像也。纂實錄。紀德也。爰奠諸祭。安其魂也。何謂已身當盡者。五。不飲酒也。不食肉也。不居內也。不行嫁娶也。不應試奪情也。之數者。以爲禮制當遵。則有不遵者矣。以爲王法當畏。則有不畏者矣。總只從不忍死其親一念。在禮苦枯。鬼制不自安中。做出自知至性之所不容已。古聖先王實屬此心。天地鬼神實監此心。卿士大夫要綱維名。敎風柱頹俗。不向自己刻厲。再向同人講究。俾自家族姓。何所率循。一方風俗。

何所觀望哉。解疑釋疑二則附后。

解疑者八。初喪聚主。告祠也。俗謂壓魂牌廟者。誤。小殮代是不絕聲。猶然招魂。望反諸幽也。俗疑替炭不情者。誤。踊分七五三。輕不踰重。賤不踰貴也。註謂每踊限三跳者。誤。發引先日朝奉。概例于祖也。俗以生人辭靈者。誤。庶子爲所生母死。雖父在不厭。斬衰三年。官解任士夫丁艱。俗以嫡母在。服期者。誤。嫡子與子爲庶母齊衰杖期。服總麻者。誤。士妻有子。總公士大夫貴妻。雖無子。亦總家禮會典不載。誤。喪三年。古二十五月。禭在二十五月中。故會典註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在大祥後。今增二十七月。

禭當在二十七月中。故家禮移註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在此下。俗服三十六月。乃除者。誤。

釋疑者十。復三次。疑三聲者。非。舍與充耳。幪目巾。同義。疑不立者。非。築灰隔。防盜。疑止障水。蟻者。非。題主。不敢自填。先人諱也。疑必請本縣正印點者。非。府君夫人共一橫。疑止正妻一人者。非。喪從府母以子貴也。降女君與夫同封。不令葬者。非。服制國家禮。當昭會典改正。如引古制。前註庶子爲父後。降后圖爲母後。降者。非。方相周禮以道士持戈。擊壤四隅。俗作鬼判者。非。指帛即明壽之一記。載神明道也。疑浮屠家用者。非。發引五刻。擊鼓。

爲節疑用樂者。非。

增行喪奠家禮儀注說

喪戒曰不作佛事。然必先正當行之事。有以厭仁人孝子。悲痛因極。一片圖報無措之苦心。而後可也。衛司徒敬子喪。遽伯翳夫子相其禮。許之。今秀才家。隨禮如曹月川先生者。幾人乎。故空詳註其制。俾按之得行。記曰。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之謂也。蓋人子不幸。值風木大變。真是終天抱憾日也。當未氣絕前。侍疾嘗藥。神神書遺言。驚心破膽。唯恐有事。自屬續既絕後。招魂襲衣。覆衾帷堂。呼天墮地。回生無術。直候冷棺既備。小飲大飲。

各有奠成服有朝奠。這三日內是何時候。終身心力在此竭盡。雖切切忙亂於焉。一有遺憾。更何處用吾情。然總是哀號拮据。算不得行禮。然靈座置矣。現帛結矣。銘旌設矣。惟有朝夕哭奠。上食一事。斯時也。既不作齊。七供佛。距發引道。奠尚遠。豈即屬。第纂賓錄時。即立即治葬。第隔時耶。悲號苦塊中。自己心血。業已枯竭。沒奈何。請行上食家禮。以報劬勞之恩。以抒哽咽之痛。乃人子極思至情也。何謂上食家禮。記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又曰。大孝不匱。博施備物之謂也。天子諸侯四海境內。各以其職來助祭。乃謂備物。乃謂不匱。若

禮禮備見下

畢

卿士大夫者。本鄉上有官紳。中有庠士。近有里戚。遠有知交。槐可謂仁者之粟也。泣懇光奠。哀助哀思。或二十位。或十六位。屆期如制饋獻。必期備物。引贊樂作。倍極踴躍。直令既死之魂。聞哀必反。裏事之人。親容落淚。觀禮者稱嘆曰。幸哉有子。如此亦可謂合郡邑里戚之人之心。以事其親。即不敢曰不匱。事非曰備物。或七或五。或三。舉行隨力。必盡其哀。庶于劬勞罔極之恩。少殫萬一。哉。以視僧道填門。簫鼓鐘鏡。動經晝夜者。不真禮乎。其後即此。后朝祖題主虞祭。時候愴迫。只好同子姓族人。行奠如卒哭。稍小祥。大祥。禪祭數舉。俱可請在庠親族之仁者。以裏

其事。衣冠楚。共敦禮俗。請之者。原重其德。被請者。以與為榮。誰非仁人。誰非孝子。一家行之。人篤親恩。家行之。國有仁俗。矣。嘗想家禮上食儀注。類卿飲重典。若死者。非士以上。孝子。非士以上。竟難得行。此富而無職者。只得用僧道之故也。舊鄉有老翁。其子補弟子員。后翁死。子約同社。行一次上食禮。旁人甚景慕云。夫夫也得行家禮一次。雖死有餘榮。觀此。人方以不得行為有憾。士大夫家風化名教在身。反不此講求哀薦。下同流俗。但用佛事道場。豈不重可悼嘆。嗟。維持風教。振作在人。如臨喪不飽。夫子既有明教。備禮叩謝。孝子亦出至誠。以禮交應。

禮禮備見下

畢

者。當不終席。即辭去。庶以禮自待。亦以禮待人之雅風哉。又想起上食家禮。固備各教為重。而仁者之粟。何必執定秀才。當人問月川曰。欲行家禮。家無秀才。料是願行不得。有餘憾之言。非推諉也。月川空答曰。有秀才。固好行。如無秀才。爾里鄉中。無望重鄉評者。耶。爾親友中。無耆高士。林者。耶。或十二人。或十人。或請之。如制饋獻。如儀泣奠。安詳敬慎。提以備物。盡哀為主。誰曰非禮。行禮得活變法。各行人各有不匱之心也。謹採獲嘉賀先生所著上食家禮儀注。具于左。前三日以全簡啓請。在庠之姻禮而仁者。十六位。大理贊禮。二位。

附錄傳見
下

五、

讀禮傳見下

五

禮儀偶見

賓贊及主人以下諸執事主婦及家婦婦女執事主婦再
出別所少歇生衣止主婦及家婦婦女執事主婦再
泣拜四拜退入宅少頃執事等復位唱各復位舉哀唱噫歎
作唱鞠躬舉哀以下內外俱伏與伏與伏與伏與伏與伏與
平身唱焚祝帛執事取祝文焚帛並助唱納主合祝唱復位唱
徹饌執事少將饌品唱禮畢助唱一揖止唱止哀樂作至此
事唱夜主叩謝賓客主人叩謝賓客並贊禮共四拜賓客四拜
庠士贊禮俱告出外廳更衣頂冠服喪家子弟卑幼者叩拜謝
同姓助祭者連叩四拜本家子弟拜勞主禮者或受或辭衆賓

登

更衣畢辭主人告行喪家將大門鎖固留賓坐筵不用鼓吹喪
主再出謝庠士衆賓向上四叩庠士衆賓各拜上饌及半庠士
衆賓不終席堅辭行蓋喪例不飽之義也
上食泣奠禮相州昔年通行今少廢庠庠值先君大變在
讀禮時講復此典先正儀注後請親知年友家在庠子弟
姻禮而重望者十六位皮舉哀奠觀者知古道猶存也其
朝祖卒哭奠祭小祥大祥遷主禪祭半請合族行之禮俗
和半仍以未全復古禮爲憾請親友啓附著於左
仁者有粟禮若求祀之文凡民有喪詩垂救卹之義故杜橋

補正祭禮說

因無相而臨議而遽伯亟更化以請贊公明儀音載爲志
額孫用光吾夫子許相其儀衛俗去邨期筮某日哀舉
上食家禮吉在某時叩服高賢爲教利成藉告豆俎沾
榮卽日恭酌歿存叩感右啓請臺下頒份備衣頂冠
斬衰子某泣血具

禮儀偶見

四

余嘗以天至善決人性無不善是自源而知流又嘗以子既生信
祖父原未死是出枝而知本何也天人也猶父子也原是一體
也昔魯公索氏將祭亡牲孔子謂不及二年亡後果然豈非本
不同者枝必落定理有然何不爽若是耶蓋祖孫父子幽明或
隔神氣原通所謂祭也者通幽明之窮而以真精神相陟降之
一路也再不卽此敬事或疑有疑無故事虛應是自己精神命
脉先絕于天矣何怪乎公索氏嘗想子曰丘之禍久矣又曰我
祭必受禍直是念七刻有一天祖之鑒臨不待壇壝方云昭
事不待春秋方動懷愴又況臨事齋誠有不昭格饗歆者耶先
王制禮特爲後人離祖先形神既遠感天道而四時永慕齋戒
祭享定能優然見容懷然聞聲追養繼孝之極思也報本返始
之大道也故孔子三月無君皇七者爲此凡娶娶醢戒承我宗

事者爲此營宮室則先廟凡家造先祭器祭服不及則冬不裘夏不葛此五禮必以祭爲首重焉後人樂從省便但有修五典以追遠者食稱曰賢一曰立祠則神有依也二曰謹供獻則廟必賢也三曰祭及五世則本不忘也四曰祭舉四時則誠不替也五曰品因家有則禮不廢也豈知就中有一段真精神尤不可不講求哉如祠中日祭朔望祭出入有事告未祭之先自己精神已日與祖父相接矣方祭前也酒另釀之性特養之祭物何其虔戒宿于外齋恩于中祭意何其篤臨祭時也日必筮期必告意相達也泣殺則主人親之滌器則主婦親之神相御也

禮儀偶見下

五

及當祭之日降神有禮祭神有禮而禮皆用替聲靜方下聲靜方起儀何肅耶進饌獻爵飭食主人也分獻子弟也點茶主婦也而祝必朗讀稱神如見洋者不儼在位耶噫歎如聞嘆息者不儼在戶耶追福之飲也昨之受也般訓承致祖考不啻面命意何真耶直至利成辭神禮畢之後饒惠宗人昨班里感而祖考精神且過與子姓相達矣如是幽明雖隔而不隔也祖宗異世竟同堂也流動充滿真精神政在節詳求之際一圓省便則千里失之矣故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余于此蓋深信云嗟也公索氏亡牲而亡安得不亡吾夫子祭必受福安得不受

福只此以精神相求之一事省便一念原用不得寧可力不足而心有餘若有餘憾未之盡斷不可力有餘而敬不足曰吾姑存禮餼羊已耳則此念何堪自問哉姚弼侯曰父母二三十歲生子長二三十歲方知孝養則父母已在六七十歲後矣據此人子生養日苦短祭養日較長尚恨推牛不如救水豈可亓祖不掩貽憾哉仁人孝子誠能本天地民物一體之心特隆一本九宗之愛建祠也必立祭田定須舉羣宗合祀事爲大然合祀者萃聚生者也又必立義田如此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歲時饗薦合祀特舉庶得盡制盡情哉謂是幽明上下猶有不達

禮儀偶見下

五

之精神先祖孝孫猶有不卜之福壽吾不信也蓋孝子餐親一如仁人饗帝方可謂無憾考周禮明水祭天乃以方諸向月中取水表潔也雖江河川澤尚嫌其熱具修祀事者夫亦可深長思矣喪禮上食儀注節去受昨以後祭禮除忌日一祭外通行飲福受昨禮暇詞是祝致祖考意以擬主人各隨其事而報之福主人四拜乃利成至徹饌時有祝詞是諸子諸婦上祝主人主婦先序拜長者一人奉酒畢詣尊座前晚祝畢伏興復位再序通拜主人告諭衆子婦畢衆子婦再序拜乃畢嗟也此二節禮在廟

在廢廟。廟。廟。明。上。下。交。敬。且。視。是。何。等。禮。而。可。缺。略。不。行。
耶。實。學。二。氏。者。隻。字。真。言。咒。語。胥。知。慎。重。豈。吾。儒。經。典。反。作。
虛。文。竊。信。假。祝。應。戒。等。言。較。靈。應。于。真。言。咒。語。願。其。失。信。行。
知。必。獲。天。祖。之。祐。疑。慢。從。事。定。遭。天。祖。之。譴。又。每。嘆。講。正。學。者。
半。諸。言。福。利。其。非。即。心。不。作。福。利。想。可。也。而。何。始。無。福。利。請。展。
頌。楚。矣。等。語。什。自。知。

合。祭。者。蓋。合。人。心。于。孝。享。之。義。也。傳。又。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
子。故。當。有。特。祭。今。採。馬。氏。議。如。立。春。季。秋。祖。禰。二。祭。專。主。大。宗。
出。禰。至。子。方。享。行。之。是。一。歲。之。中。除。忌。日。並。俗。節。皆。禰。其。得。祭。

禮。禮。備。見。

五

者。除。旦。之。合。二。仲。二。至。之。時。立。春。季。秋。之。類。凡。七。祭。合。類。行。于。
宗。子。獨。各。也。四。時。行。于。宗。長。宗。子。奉。宗。長。而。祭。之。合。與。時。祭。長。
幼。尊。卑。俱。在。類。則。宗。子。獨。主。而。已。

古。禮。男。女。之。別。甚。嚴。唯。祭。時。必。內。外。官。具。備。今。考。自。隨。唐。廢。此。禮。
久。矣。復。古。不。必。也。全。不。與。祭。又。非。禮。自。隨。門。時。出。而。應。祭。畢。即。
退。爲。善。至。其。始。醴。酒。視。饌。其。後。海。藏。祭。器。尤。須。親。進。也。

空。假。庶。母。不。可。入。祠。堂。若。庶。母。子。主。宗。祀。當。附。嫡。母。側。接。韓。魏。公。
葬。所。生。母。胡。氏。其。愜。退。適。夫。人。之。地。尺。許。葬。空。同。封。主。當。同。禮。
也。明。因。宋。制。母。以。子。貴。卽。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蓋。不。

入。祠。尊。祖。廟。也。若。是。祖。父。母。且。因。其。子。贈。封。則。庶。母。入。祠。堂。又。
宜。明。矣。

按。會。典。品。官。散。家。禮。祠。堂。之。制。奉。高。曾。祖。考。四。世。之。主。無。疑。矣。若。
庶。人。止。載。得。奉。祖。父。母。父。母。之。祀。愛。山。儀。節。載。明。初。用。行。唐。縣。
知。縣。柳。衆。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潛。谷。銓。補。載。洪。武。三。十。一。年。御。
製。臣。民。時。祭。四。代。祝。文。三。說。互。異。據。之。當。以。程。子。言。爲。準。朝。制。
不。可。磨。滅。義。全。可。伸。欲。祭。始。祖。當。冬。至。或。歲。莫。設。位。祭。之。欲。祭。
先。祖。當。立。春。或。歲。莫。設。位。祭。之。譬。止。得。祭。兩。廟。者。欲。祭。高。曾。祖。
但。在。禰。廟。祭。之。無。妨。大。約。庶。人。亦。云。時。薦。已。耳。猶。之。元。旦。叩。天。

禮。禮。備。見。

天

宜。借。耶。祭。耶。行。禮。不。可。拘。泥。

先。君。子。孝。祀。公。生。平。祠。祭。墓。祭。最。虔。實。謂。事。死。如。生。故。著。獨。
詳。四。時。在。墓。宗。長。主。之。歲。莫。合。祭。始。祖。先。祖。一。舉。忌。日。特。
祭。十。三。舉。併。朔。望。薦。俱。在。祠。宗。子。主。之。祠。三。檀。四。龕。上。層。
作。後。寢。每。合。祭。正。主。稍。主。共。百。二。十。餘。族。無。不。祀。之。鬼。神。
餽。無。不。逮。之。孤。寡。其。費。儲。之。祭。田。至。義。田。則。有。志。而。尚。未。
遑。也。

○ 增。定。招。魂。并。服。說

經。事。知。空。變。事。知。權。道。人。倫。之。變。而。禮。以。義。起。固。孝。子。仁。人。不。得。

已苦情哉。宋禮止載奔喪改葬。鍾元先生家禮酌增招魂。并祭之禮。俱人情之至。天理之宜。但于此有別焉。按漢李固為梁冀所害。其子熒追行喪葬等事。即上吉製棺。用緞絹作冥衣。領下定白綾條。寫如神主式。稱號姓名。生前年月。招厥魂而殯葬之。宜也。其孝子即披髮跣足。寢苦枕木。煎衰服制。行可也。若魏李胤祖。歛為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遂去。不知所終。諸類此等更有難為情者。人子固不忍違有欲其親之心。將疑謂尚生之耶。萬一已歿。則凡子飲酒食肉。居內衣絰之日。俱于彌天大罪之日矣。倘疑已歿。又恐尚生。將何以為情哉。總之不得愛。

禮禮偶見

禮

增正繼嗣說
有子萬事足。宗祀不斬。幸矣。晚則置妾以廣胤。又艱矣。可奈何。禮原有為人後者。繼嗣一法在。蓋蓋子以無後為不孝之大。則繼嗣為孝子可知矣。又禮曰。支子可絕。宗子不可絕。長而無嗣。不知所以繼之。不惟無以貫宗子之一派。且以繫宗之爭端。然繼之當先有定法。宗子絕及其同倫之次房。同倫絕及其同父之次房。同父絕及其同祖之次房。此其正也。他欲繼嗣者。其法以是為準。父母願擇同宗賢者育之。以繼其嗣。不在此論。若繼有厚產。故發不與應繼之子。而反欲立異姓。所親僱者。為嗣。及

禮禮偶見

禮

變且服先王立法曲以行仁之至也哉

增正族葬圖說

往見一家禮舊本載族葬圖未有其說今瓊山潛谷升庵傅家禮原本皆無圖式獨家禮酌補具圖且詳其說甚善按族葬者所以尊始祖辨昭穆親疏屬猶是宗法大義也家之祭止于高曾祖考親也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為始祖子不別嫡庶孫不敢即其父皆以齒列昭穆尊也也曾玄而下左右附以其班也昭與昭並穆與穆並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稱其夫祭正體也妾從稱母以子

讀禮偶見

六

貴也降女君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出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為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天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而昭穆必以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善哉是圖其義大其思篤誠萬物體統一大極之至理哉但其勢有不可者勿曰百世且言八九世倘人家族大數百丁至千丁最忌者塚墓叢雜以至昭穆淆亂也如曾玄子孫在前者既不同後之殤輩不以齒序難以預

司其地而留之且相去各九步以法陽數尚不足五尺以別瀕雜安得若許廣地以建之不便也攷周禮墓大夫家人有官掌大宗得賞罰其家人是有法以維禮之窮也今士大夫宗法難行以兄御弟尚且難之設有高曾伯叔輩不請禮法或感陰陽拘忌或就便宜因循亂葬商序誰其禁之二不便也有道焉一半先王之法以行為善蓋服盡于五廟祀于五禮也法也果族姓單少雖十數世不亂何妨一塋若子姓繁衍者穴之法斷常依祧法為百世無弊之道也後法五世則遷故高祖之宗服盡則復起而以所盡者為宗更一塋以為後世高祖之主墓如

讀禮偶見

六

此昭穆通分而下列庶無越夾之患哉蓋道理有合有分如祠堂合祀可置后寢以通其寢墓域分宗可免亂葬以善其後合而分也而合猶一大宗四小宗理勢不得不然之道哉

增正義田說

夫子稱達孝曰敬其所尊足矣又必曰愛其所親何哉族人支分派衍自祖先視之皆一父之子也倘有疎寡孤獨棄疾窮苦等情無法焉以贖其不足吾祖先得無養茲必分而尚有餘憫乎營事天者何嘗不掃地燭柴以虔昭告而羣生失所百物顛遷天其降格之耶此有祭田以供祠事尤必有義田以贍族寡事

有相因道有必及也。按義田昉自范文正公。聲聞籍。垂今不
貳。試推仁人孝子之心。均切老安少懷之願。雖里鄰無告。他姓
孤寡。尚思立義倉。建義塾。以弘其教愛。寧我宗人而反隔膜視
之耶。身任宗職者。果力可自辨。勿拔同人。倘族有同心。不妨共
事。只將他人池臺聲妓。衣服與馬。靡奢自奉之物。省却置田大
茲義舉亦甚不難。豈讓專美于文正哉。願義田之費有二。半資
族之孤苦。不能謀朝夕者。或養生不給。資之。或送死無力。助之。
或他有急需。應之。半資族之貧。不能自致師者。延鄉先生之有
學行人訓之。俾知禮教大義。舉卑忍讓。毋向骨節。聞自生。乘展。

續禮偶見

六三

母向鄉里中互相指克。一循先世忠厚之風。再能奮然振拔。大
厥家聲。豈非祖先之所護。而愉快之者耶。
先君子孝。私公。遵記大父司寇公遺言。開義塾。與施藥。施方。
最有益。人事當行。亦既行有年矣。如助人婚喪。贖族。緩急。
靡事不行。久舉義田之事。獨未定永行之規。尚諒廣長行
之。

增補鄉飲酒禮說

六禮冠昏喪祭。繼以士相見。鄉飲酒。所以家禮列載。居鄉維儀。括
士相見大義。而又分目有四。曰尊卑。卑行。曰造請拜揖。曰請召。

送迎。曰慶弔。贈遺。真居家居。斯須不可離者。已詳註。不贅。
鄉飲酒一禮。似不可缺。余想鄉士大夫。居家範。家居範。鄉禮
之行也。獨家云乎哉。政可在尊老睦里時。講究尊祖孝親。冠昏
喪祭等禮。俾家。知可隨便通行。廣茲禮教。尤屬盛世之極思。
按會典。載每里鄰。春秋社祭。會飲。舉行鄉飲酒禮。所以尊高年。
尚有德。典禮讓也。又載各鄉村。百戶內。每年三次。有鄉屬之祭。
所以安無祀。鬼神。並安康民庶也。善哉。先王定制。恩推老幼。德
洽幽明。雖窮鄉僻處。普荷深仁。矣。今議。每年春秋。社飲之
日。雖鄉士大夫。亦當與里中。高年有德。約。循此禮。今古先王禮。

續禮偶見下

六四

讓賓與之典。復見今日。懸聖諭。在上。序高年。在前。先拜聖諭。社
長主席。百人內。年高有德。推為正賓。其次為介。餘皆齒序。如有
為官致仕者。請為僕。擇通文學者。一人為揚辭。一人為讀律。二
人為贊禮。臨期。如制行禮。先宣聖諭。後讀律令。既申朝廷之法。
又敦敬老之風。雖樵魯朴野。由夫釋子。咸得與觀拜讓之禮。悚
聽戒諭之訓。豈非盛事哉。再于社費公費內。儲一。茲祭。將合境
無祀孤魂。與死事忠節。邊制度祭。一。旌。苦烈之心。一。茲疫癘之
氣。庶精達冥漠。而一方可免水旱。因札之患矣。嗟。道不合外
內。不大學。不透天。人不精。一家仁。讓。推之。鄉國而愈。弘。同胞物。

與格之神明而益至。家禮之化。不轉而為王道之易也哉。
先君子孝祀公。性不佞佛。而謹事神鬼。所報社事。必虔矣。凡
地方忠魂苦節。與無祀親故。建節令子弟焚拜。又錄一冊
傳后人。永遵行之。

家禮通行論

許三禮曰。講道理者。最忌將道理講在本子上。看者極成。章行之
則難。效是也。所貴行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斯為實學。最忌將
道理講在二人身。上。天子諸侯。聖人。古人。方可行。餘則難行。
是也。所貴無貴賤。無古今。皆能行。斯為通理。難也。難則中

禮儀傳見下

之謂將令過之者。俯而就。斷不因過者。可據。將令不及者。就而
及。斷不因不及者。可減。先王本仁人孝子之心。著為夫禮節。去
人事儀則。若曰。此生身立命之元也。不則失之者。豈若曰。此不
聖。趙凡之路也。不則為禽獸。若曰。此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不
則壞國喪家。倘謂此儀文也。可略可無。余不知其心實事。更在
何處。若落。雖家語云。禮不責于庶人。豈謂庶人非禮中人哉。至
禮雖充。唯庶大。繫難苛求耳。若卿士大夫。系綴聖賢之林。位在
朝紳之列。上宜王化。下正民風。而不以身作範。精心講求。又何
辭哉。嗟。觀聖人之道之大。洋。七。優。七。而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此在敦厚崇禮外。即若欲禮教大行于天下。端自學士大夫。倡
之。如余茲為留心聖學者。其訂焉。康熙癸丑孟夏月上于丁日。



讀禮偶見二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許三禮撰三禮字典三湯陰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嘗受業於孫奇逢之門故書中雖多參講學語而於五禮亦頗有證核大抵據書儀家禮會典諸書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禮解誤者八釋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禮儀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說諸篇皆頗有考據惟謂喪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則其說頗謬考喪服二十五月不過王肅一家之說士虞禮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註中間也喪服小記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故二十七月而禫雜記父在爲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妻尙祥禫異月豈三年之喪而祥禫反同月戴德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釋名間月而禫是皆爲鄭註確証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去衰去杖其餘哀未忘更延兩月

非喪之正故第據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諸儒多宗鄭註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蓋三年之喪萬世之通義也三禮乃以王肅一家之說爲古制豈宏通之論乎

學禮五卷

〔清〕李塉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

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記五卷》

提要

學禮卷一

畿輔叢書

蠡縣李塉稿

冠禮

陸道威曰冠禮堂階房序宜從人家之便至三加命詞則擇執友之有文行者爲賓倩之爲訓言以戒我子弟冠訖酌醴伸謝誠敬行之是矣不必拘拘舊式也善哉是說唐人孫子行冠禮舉朝怪駭況至今日然行禮而必優孟往蹟使人震畏亦非所以善存禮也因從道威說而酌冠禮如後

冠年

曲禮卷一

一

曲禮內則二十而冠宋司馬氏言十五歲後可冠蓋古人十五以前可紒而不冠也今世若十四五歲不冠則髡首而肄於學形容詭異矣左傳晉悼公問魯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公還乃冠儀禮註疏曰諸侯天子皆十二而冠是古固有十二而冠者今入學至十二歲後相其身軀成長隨時冠之似亦可也

告祠堂

古冠於廟今無廟則依宋人禮先事焚香奠酒以告家祠

戒賓

古戒賓有辭今擬從宜撰之

加冠

儀禮三加任職居士位之禮也初加緇布冠則庶人常服士冠訖弊之不用再加皮弁士與君視粥之服三加爵弁士與君祭之服皆士應著之冠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是冠加數亦不一今童子入學未有爵者但用應著冠加之為宜既無三色或亦不必三加也衣屨已非古制亦祇用時宜新鮮者可 公冠篇成王冠周公為祝辭近於人遠於年耆於時惠於財則

學禮卷一 冠

古禮亦似隨時撰文非一定也

醺

古冠後有醺禮有辭今或如禮行之或即於冠字畢醺賓時使之侍賓與獻酬惠以吉詞以成其人焉猶古意也

賓字冠者

古醺後賓字冠者有辭今即用宋儒禮煩賓為字說以教

之為可長子習仁加冠馮樞天為賓先期撰字長人說用之

拜祠堂父母及諸親

古冠者拜母見於兄弟姑姊及鄉先生今亦依宋人禮拜

家祠拜父母親友當見者見之

醺賓

古士醺禮賓用壹獻禮今豐儉從力若富貴者則酬賓帛歸賓俎皆可酌行

拜鄉先生

國語趙文子冠見諸卿諸卿各有勗詞亦隨時撰文也

學禮卷一 終

學禮卷一 冠

學禮卷二

蠡縣李埏稿

昏禮

鄭康成曰娶妻之禮以昏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

納采

士昏禮下達使者往女家納采下達者行媒也行媒以後可知名矣必用一士人納采以問者事重也今世雖有媒灼猶煩親友往求卽此意也然此時尙未成親採擇而已賓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使某也請納采惠貺者據媒氏

學禮卷二 昏

之言也主人曰某不敢辭不敢卻其採擇也故問名主人又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乃宋人以納采爲定親禮則大誤矣夫親已定而後乃問名納吉古人有如是之慎乎設卜而不吉將定者又不足乎因是後之著禮者或置問名於納采前或較儀禮納采而後納吉爲非考禮不明遂改經非聖豈小失歟

賈公彥儀禮疏曰言納者恐女氏不受若春秋內納之意若然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採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女家已許故不言納也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往與女氏復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

者納幣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故更言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古人慎審如此而謂初次納采卽定親禮乎

士昏禮用鴈惟納徵不用五禮皆用昏禮辨正曰古賓主相見皆有贄鴈者大夫所執之贄也昏禮有攝盛之例故士越一等行之或以爲納采禮物或云取不再偶之義皆誤今贊禮久廢見則以名紙相通從俗可也

士昏禮女父於廟受納采禮以下行禮皆然鄭註云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也孔穎達疏禮記云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也今祠堂狹者不能周旋行禮告祖考主焉

學禮卷二 昏

可也

問名

士昏禮問名卽在納采一次行之納采求許其採擇也問名既許其採擇故問名歸而將卜以擇之也原一事也

賓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疏曰名二一子名一名號之名姓氏其類也鄭註曰謙不敢必其主人之不言問三月名該在內也

女賈疏曰恐假養外人者主人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賈氏曰不言他人之女明爲主人女也蓋雖媒灼通言恐萬一不確故復親問主人則無不確者卽或有証他日可執詞以請古人之慎也疏壽馬介愍公

從聘四禮輯宜曰問名卽今世過庚帖也按周禮媒氏書年月日名則年月日女名某母所生皆問焉爲宜

士昏禮納采問名後有醴賓禮

納吉

士昏禮加卜得吉賓往告主人對曰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鄭註曰婚姻之事於是定然大明之詩箋疏以大邦有子爲納采倪天之妹爲問名文定厥祥爲納吉納徵箋曰文禮也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於渭請期親迎也是納吉定親之始納徵定親之成宋人誤以納采爲定親於是問名納吉皆不可行遂刪去二禮乃今揆之時宜

學禮卷二 昏

三

人情則六禮無一可去者

今人訂昏修一昏啓而用儀佐之女家復啓亦有儀則餽以禮約以契較古之納吉定親者更爲堅矣

納幣

春秋納幣卽士昏禮納徵也鄭註曰徵成也曲禮曰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士昏禮記曰皮幣必可制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今兩五尋是四十尺一兩今兩五尋是四十尺一兩今有論銀錢者文中子所謂夷虜之道矣四禮輯宜曰將行迎娶方行納徵卽世俗下衣也

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鄭註曰許嫁已受納

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今世納幣之日諸母親往女家具首飾加笄所以重其事也亦通

告期穀梁傳曰告期

士昏禮賓請期主人辭以惟命是聽賓然後告期以有賓往故有請讓之文今命倅持書而往則但當言告矣

親迎

士昏禮婿車服皆攝盛

士昏禮記男父醮子往迎女父醴女而俟迎者父母命女敬戒庶母申父母命命女

諸經言禮者俱無親迎往反告廟之文惟婦至三月或廟

學禮卷二 昏

四

見或祭行白虎通曰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人女也古人於人道之始審慎之至也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娶於鄭公孫段氏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是往迎告廟也然孔疏云圍專權自由非正也

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杜註云告於廟也莊二十

有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入杜註云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是婦至告廟也然後儒註經摸擬之詞未有經據

左傳隱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

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

其祖矣非禮也孔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祗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康成以祖爲祫道之祭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行而行配案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故杜註曰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如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因禮

學禮卷二 昏

五

經無據遂人自爲說如此

愚謂昏禮舅姑沒者三月乃廟見夫舅姑沒之廟見其急於舅姑存之拜祖也審也乃合昏後三月乃行則有舅姑者固不當先拜祖而後合昏矣然陳鍼子曰先配後祖非禮則春秋時常有往返告廟之禮但所謂祖者告廟耳非如昏禮辨正指定親迎至日舅姑即率新婦以見廟也正義云鄭忽父在告廟當是莊公之事今擬問名以前不敢輕易告廟納吉則親將定矣且鄭註云歸卜於廟得吉是亦告廟之意也則告廟當自此始以後納幣告期皆主人告廟親迎主人率子告而後往娶婦入復率子告廟無

父者子自行然後合昏焉若婦之拜祖則後此矣古禮成昏而乃婦見廟見所謂貞信著然後成婦禮也

士昏禮合昏後御祗婦席在西腠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是當夕成昏也後儒言三月或二日成昏者皆無經據不可從

士昏禮當夕成昏明日婦執棗栗之贊拜見舅姑

杜甫新昏別日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章是舅姑醴婦昏義曰成婦禮也唐人亦先成昏而後婦見者舅姑醴婦昏義曰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盥饋昏義曰明婦順也二日厥明舅姑饗婦昏義曰以著代也昏禮辨正極言成昏前當見舅姑今世亦有然者亦可也

學禮卷二 昏

六

士昏禮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今北方婦見舅姑同居尊長以次見三日姑率拜族尊長其遺禮也

士昏禮饗送者酬以束錦今擬饗畢而酬則視其貧富焉曾子問曰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車牽之詩曰式歌且舞則今人親迎往返用鼓吹亦不爲過

昏禮辨正曰春秋天子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於紀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是也

陸清謂尊無敵諸侯則親

迎然或有故及越境未便則遣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爲親迎

公羊傳親迎禮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爲遣迎是也大夫以

下則無不親迎者雖越境亦然楚公子圍娶於鄭宮慶齊高固娶於魯皆親迎也

昏義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士昏禮婦盟饋媵御餒姑醕之雖無娣媵先賈疏大夫士無二媵卽以姪娣從者爲媵若無娣則姪先於御是士或二媵或一媵矣何休公羊註曰所以妨嫉妬重繼嗣也然有數者所以節人情也惟民爲匹夫匹婦無子者亦置側室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取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妻妻也入子置

學禮卷二

側室使生子也今世姪娣之禮難復士以上卽以待女端好者爲媵而定其名數可也

士昏禮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穀梁傳薦舍卽此曾子問曰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蓋謂無舅姑者缺婦見之禮故廟見也必三月者何休云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宋人易以三日非禮意矣今擬無舅姑者三月壻率婦奠菜謂之廟見有舅姑者三月遇常事冢婦姑老者祭行姑主內政及庶婦則助奠焉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女父母女父

醴壻今世親迎亦壻見然亦無害於禮者

春秋有反馬之禮宣五年齊高固以秋逆婦冬來反馬杜預孔穎達註疏曰禮送女留其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破棄則乘以歸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夫家乃遣使反馬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何休註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蓋至此始成婦也古人昏禮之慎重如此

家語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又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毛詩正義曰東門之楊

學禮卷二

八

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矣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賈疏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言其極法耳愚按大戴禮載文王十五生武王而前有伯邑考左傳所謂國君十五生子者亦有所本然今人賦薄多慾文中子曰婚娶太早教人以天十四五太早矣必過十七八至二十乃可親迎至孔子言霜降嫁娶農起禮殺庶民也張融云春秋逆女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則天子諸侯不拘也

學禮卷二終

喪禮

恭少學禮習為康熙癸亥丁先孝慙憂辛未丁嫡母憂者士喪禮就正然猶雜以宋人禮也後又問禮河右節次冠昏喪士相見禮以成馮生辰著喪禮疑問請訂念母氏春秋高躊躇不欲觀鐵壺氏日非也曾申嘗問哭父母於曾子矣孔子卒後子游子張欲師有若曾子不可而禮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所議喪禮皆其親在時講究者也孔子未以為過也已亥秋乃勉考喪禮如左宿簡

學禮卷三

一

勿繁一以繁而易則妨哀一以繁則人苦難行一以縱縱之際繁則檢閱不清恐致謬誤也

始死

士喪禮死於適室帷用欵金二句通下言註疏無覆也大欵二金一薦尸一覆尸今先用其賈疏曰不疾在燕寢疾病遷處正寢之室以正終也

喪大記妻同

記疾者齊養者皆齊鄭註曰正情性也馮生辰曰如孔子

瓜祭必齊如之齊非戒飲酒茹葷也

記徹衰衣加新衣鄭註曰加朝服也馮生日禮死後沐浴

襲衣多不便此時既去衰衣獨不可沐浴乎或恐沐浴過

煩澡拭不亦可乎荀子云不沐濡櫛三律而止不浴濡巾三拭而止則死之後不用去尸衣沐浴再襲似於生死之情為安也

記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續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卒賈疏曰若婦人則內御者持體還死於其手乃宋人誤解為男女不相訣則夫婦同穴不喪而臨終一訣乃備喪乎母卒子不當在側乎三河右曰明禮部黃暉講學於薛瑄之門垂死時止一考妾屏不得前使門人侍疾夜分各觸首屏柱燭滅不覆而睡不知何時已終矣讀禮不明可哀至此

學禮卷三

二

記主人啼兄弟哭賈疏曰啼謂聲若往而不返馮生日初卒主人啼見襲欵之後則哭踊有節也

禮復蓋用死者之服升屋呼其常稱以復之降以覆尸然不生則去之不以襲欵

禮綴足用燕几按註疏以几夾持之使足不辟反也非綴縛也今貧者用二磚挨足兩邊亦通

禮夏設冰漿

禮奠於尸東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闕也與疏云闕之餘食

問喪曰親始死雖斯鄭註曰當為笄紒去冠徒跣設上衽

水漿不入口三日故鄉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問曾子曰

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三日不食

食糧弓日毀不危身曲禮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
惟衰麻在身喪服四制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
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
禮帷堂疏曰鬼神尚幽也

立主喪毛河右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謂死者無子甯可不
立後不可無主喪之人則喪主重矣有尊主卑者父爲子
主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也祖爲孫主舅爲子婦主
奔喪註子有妻子之喪皆其父主之是也夫爲妻主兄爲
弟主奔喪云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兄弟各爲其妻子主
喪也又云親同則長者主之謂同父母喪則長子主喪若

學禮卷三 喪

三

兄弟之喪亦長兄爲主也然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而有
時爲妾主雜記主妾之喪則自耐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
其殯不於正室崔氏謂此指攝女君者夫自耐於祖姑之
妾非攝則否然兄爲弟主弟不可爲兄主乎曰不可喪無
二主弟有子而兄主之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既爲
主而弟又主之是二卑也二卑卽二主矣然則兄無子若
何曰兄無子而議攝主雖從兄弟亦可主而何况父弟然
則世父叔父可爲侄與侄婦主乎曰不可奔喪前已言之
矣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各主其妻與子之喪也而尙煩
世父叔父共主之乎據此則兄爲弟主并不爲弟婦主也

此尊主卑也若卑主尊者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
除謂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疏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
孫爲祖也然則必無尊主而後有卑主乎曰不然士喪禮
主人赴於君其所爲主人卽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
者也然而檀弓云父兄命赴者則父在子亦爲主矣然則
尊主卑主並主乎曰禮統所尊曾子問曰衛靈公季桓子
哀公爲主君主臣也尊主也季康子北面子主父也卑主
也特哀公拜賓康子不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
並見何則拜者主不拜者非主也今哀公拜與而哭而康
子亦拜稽顙當時有二主之謂故小記異國君來弔其臣

學禮卷三 喪

四

則本國之君主之而其子中庭北面哭而不拜父之主子
亦如之故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執杖避二
主也父爲子婦主喪則其婦之夫亦不執杖統所尊也故
尊主卑主雖並主而各有不同小記云婦之喪虞與卒哭
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以耐主於祖姑則重在祖廟
故尊者主之餘如饋奠歛殯卒哭祥練則非尊主所當爲
而卑者承命以主之是以命赴父爲主而赴卽子自行尊
與卑不相礙也今俗訃文載子名而并以父兄名加之於
前亦近禮意至拜賓則古弔簡今弔繁舍尊就卑亦義之
可者也然又有攝主凡無後者則必置人以攝之小記云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適婦為主今遣他人攝則男主必喪家同姓者女主必喪家異姓者不使本家女攝以婦人外成也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禘而已此言死者無近親而大功從父兄弟為之攝主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子皆當三年特妻或疾子幼小不能主大功主喪者須主及練祥二祭而後已以所攝者三年也皇氏曰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為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總麻至耐朋友亦虞禘而已又雜記姑姊妹其夫死無子

學禮卷三

五

夫黨又無兄弟則使夫之族人主喪而妻黨雖親弗使為主以婦人外成也若夫又無族使鄰人主之無則里尹主之如閭胥里宰之屬又朋友有誓為主者孔子哭伯高使子貢為之主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來弔者孔子為主而拜之

檀弓立相宋人禮名護喪

禮赴今文云某以某年月日卒於正寢謹訃

禮有賓則拜之檀弓曰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

治棺

禮立祝主含奠事

禮合賓口以米貝

作主思謂以省重也待既歛供於靈座覆以魂帛漸引神就主至葬日題之

禮為銘旌書曰某氏某之柩

禮宵為燎於中庭次日

次日

禮厥明主人西面馮戶踊無算主婦東面踊亦如之三日

主人袒括髮以布衆主人免於房以布婦人髻於室斬衰婦人麻繩

最髻齊

禮奉尸俛武云人於堂男子踊無算焉生曰今與古戶內旁作之

學禮卷三

六

為室東西為房戶外為堂東西為序者不同或初卒在退廳遷於大廳可也顏先生家禮用白布監杆架之下垂及地尸牀前者蔽內外左右者別男女主人率衆主人位左男客來弔則褰帷左陪哭主婦率衆婦位右女客來弔褰帷右陪哭亦帷堂之遺也

禮奠祝執事喪主辟踊

禮代哭使人更代而哭不絕聲防以死傷生也

禮立殯接待賓客者按禮死後襲次日小歛三日大歛土

襲三稱小歛十九稱大歛三十稱而又有明衣有絞有衾

有冒糾纏彭亨棺槨當如何大以容之况大夫以上更加

倍蓰者乎或爲周末文勝之儀而非三代之舊制也今人不用已久難以復矣且問喪云三日而後歛以俟其生也乃次日即歛結矣何以俟其生乎

三日

禮棺入主人奉尸歛於棺哭踊無算接禮棺初入主人不哭蓋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過此則無及慎之也先安笄牀左傳名於漆棺底加篋簞下尸會有枕實髻爪既不用大小歛則以衣覆滿及塞空隙令實勿實金珠恐盜也冒以大衾名曰歛檀弓殯疏曰葬始北首殯猶南首若生時北趾不忍以死待親也鄧氏曰古殯於西階設几席

學禮卷三

七

以安神於奧不復於尸設奠此送形迎神之精義也宋人設柩於堂中少西置靈座其前暴露之且棺不殯塗卒有水火盜賊難以避患非禮意也今擬於堂之西偏累磚四周而塗之靈座設於堂中供主帷之前置供桌務令幽閤別如禮於下室設牀八案屏幃服飾如平日以時上饌羞及湯沐不則即於靈座後設靈牀如之

禮卒塗視取銘置於柩東主人復位踊襲乃奠於靈座前主人及兄弟北面哭殯閉門主人揖就次倚衆子廬隱處

四日

禮三日成服不數死日爲三日今儀斬衰不緇麻經冠要

經齊衰緇麻經冠要經皆有負版辟領衰期以下布漸細經漸細按古之喪冠即平常細布冠但用粗布而色白耳首經以象頰頤今世平常不服此冠喪獨服之亦爲不合然有古意君子不忍去也惟古葬後冠有受服今則如平常冠而素之可也

禮朝夕哭註朝夕及哀至哭不代哭

記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非喪事不言歌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喪大記曰食之無算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顏先生曰食無算者朝夕羹粥候之哀少殺則食不論頓數也

始朝夕奠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自此爲常奠至乃

學禮卷三

八

徹食時上食朔則殷奠

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象聚憂且不祭也又曰卒哭成事而後主各返其廟以祔祭且後此時祭行也則士喪葬前停祭家祠亦當聚主告鬼神以哀且爲耐地焉

營葬

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春秋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禮筮宅今相宅有定穴者則不必筮但葬有日具儀告后土開域

禮獻材謂主人親觀治槨及明器諸材也槨厚薄量力明器飾棺等物從俗爲之不必多

禮啓殯葬前三日祝具奠告啓主人哭踊無算服親會哭

禮告啓期於賓今世先期如初死赴儀告葬期

禮遷於祖謂朝祖廟也今儀祝奉靈座燭從奠從主人哭

從至家祠祝告曰年月日哀子某奉某親某將葬於某塋

敢奉以朝哭拜稽顙畢奉還柩所

禮祖葬前一日日側而祖鄭註曰將行而飲酒曰祖今日

夕徹靈牀遷柩中堂設靈座其前陳盛饌以奠祝代主人

學禮卷三

九

祝化者

禮乃代哭如初宵爲燎於中庭

禮遣葬日遣奠亦設盛饌祝曰靈輶既駕往卽幽宅主人

哭稽顙拜

禮乃行遣柩就塋主人哭踊無算

禮至塋乃安藏銘旌其內主人哭踊無算賓退則拜送

植弓有司以八筵舍奠於墓左今儀先之以賓祀后土題

主寔訖奠主前祝曰哀子某敢昭告於顯考某官諡府君

形歸窆窆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含舊從新是馮

是依主人拜稽顙

禮返哭抵寢安主拜送賓

禮卽日虞主人沐浴易奠而祭成儀

再虞用柔日

三虞用剛日

禮既虞剪屏柱相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曲禮曰有疾則飲

酒食肉疾止復初雜記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禮又剛日卒哭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隣耐爾於爾皇祖某

甫尙饗今世昭穆已亡或曰耐於四親可也若不及三月

而葬遇剛日則祭至耐而止卒哭必以三月自是卒止無

時之哭惟朝夕哭

學禮卷三

十

明日耐奉新主於四親側告祖考以某耐告畢復奉主歸

寢朔望陳獻有服者會哭

禮有受服謂既虞卒哭易衰以成布如易三升而六升也

冠如易六升而七升之類間傳曰去麻服葛謂男子去要

麻經絞帶易葛經布帶婦人去首麻經易葛經則今世葬

後衰易以不極僿之布要經易布帶或葛帶皆可

期

禮期而小祥喪至此不計閏八十三月行小祥祭間傳曰

練冠有植弓有植弓曰練衣黃裏纁緣喪服傳曰舍外寢鄭

至室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謂止朝夕有時之哭而不

計日數哀至乃哭也

又期

禮又期而大祥凡二十五月行大祥祭間傳曰素縞麻衣

疏縞冠素紕以十五升布爲深衣也又曰居復寢日齊所

居之喪大記曰斷杖

三年

禮中月而禫鄭註祥後間一月戴德作服變除禮云二十

七月而禫是也間傳曰禫而纖無所不佩謂著黑經白緯

之纖冠也又云禫而牀始飲醴酒食乾肉

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禫祭後卽於此月內擇日吉祭

學禮卷三 喪

十一

也未配者以主人未入內不以內外官具也吉祭義同春

秋吉禘毛河右曰喪畢行之爲死者入廟當合羣主而諦

視焉且昭一廟當祧故迎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祖廟然

後將新祧一主隨衆祧主並遷而新祧之主乃得從親主

而入於穆之禍宮則於祧於祧於祧於祧於祧於祧於祧

精義也

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方靈臯曰禫後使婦人

從而御事吉祭後始復內寢也又曰居廬終喪不御於

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

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

者既葬而歸靈臯曰喪禮最嚴御內而食肉飲酒次之親
喪既葬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梁肉而復寢則祥
禫之後猶不忍也至女子遭喪亦必練葬始歸夫家此聖
人所以立人之道而盡性也

喪服

時王之制載於會典及律可查而遵行也但今世祇見宋

人禮書其言不考證今古每爲武斷以誤後人姑舉一端

明之如胡氏傳春秋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

尊者也是禮出何經傳乎考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

厭於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

學禮卷三 喪

十三

麻麻衣縗緣既葬除之是也父沒則大功大功章所謂君

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總總麻章所謂庶

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沒則三年三年章所謂父卒

則爲母是也或曰母非指嫡母歟曰嫡母母也生母母也

言母則統之矣下文曰慈母如母正指生母也若以爲如

嫡母則慈母者側生子而死而父命別側慈之者也其恩

雖深不可以踰生我者之恩矣乃爲服三年一如嫡母而

生母之服反沒其文有是禮歟乃妄曰厭於嫡而降則慈

母亦側獨不降除何歟是爲母內卽有生母昭然也以至

大夫側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沒三年士側子父在爲其

母期父沒三年一如嫡喪皆歷歷有據而春秋傳於昭公
喪生母叔向亦曰有三年之喪若漢唐以後母氏之服又
但有增而無減也而胡氏竟憑空而爲是言他如張橫渠
謂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春祔只祭一廟七廟七歲
而周天子兄弟數人遞立止爲一世親廟不妨數十司馬
溫公以天子爲大宗朱晦庵謂周初昭祧藏太廟東夾祧
祧藏太廟西夾及文武有不祧廟昭祧藏武世室穆世室
文世室皆憑空造事不可殫述學者可卽此以觀其餘

學禮卷三終

學禮卷三 喪

三

學禮卷四

蠡縣李塨稿

祭禮

諸儒家禮但云如何行事而不載其自後學緝閱不辨其
疇爲古禮疇爲今禮疇爲本人自造之禮因而致誤者多
矣今承友人屢索祭禮錄彙以共習行乃各則予以考辨
庶觀者知其得失以便教我

家祠祠本古祭名後遂祠地曰祠漢向克謂宜立諸葛祠於沔陽如古學習之地遂名學

王公垂司農問古廟制可復否曰廟制不可復也宋代曾
令羣臣立廟時惟文潞公家立之他好禮如司馬溫公等

學禮卷四 祭

一

皆未之舉何者勢不行也古率世爵故廟制累世可遵今
用人不以世父居貴顯當建子夷寒微毀之孫貴又修神
祢進脩退室脩成脩徹如之何爲制蓋朝廷可法古同堂
異室則爲陋學士難法古同堂異室則爲宜後人家祠之
設固酌古今之善者也

所祭

古禮天子七廟太祖下三昭三穆高曾祖禰及高祖之父
祖也諸侯五廟太祖二昭二穆高曾祖禰也大夫三廟一
王制曰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一祭法曰大夫三廟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正義曰支庶爲大夫及曾祖

適爲大夫有太祖祭法又曰三廟之外有二壇高祖始祖雖廢時祭尙存禱享適士二廟祖禰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今應任知縣卽此諸侯以當寄百里民社也而舉人進士尙非官師以未任職事也準之古禮似難處矣考明初禮官用行唐縣知縣胡秉忠議許庶人祭及三代至中葉許士人從朱文公家禮祭四世故尙祀高曾祖禰別庶人也而公薦則及始祖做壇禱也

主室

主者神主也衛次仲云主用栗父母皆八寸寬厚三寸何休范甯云主正方穿中央達四方謂中央穿於底座達之

學禮卷四 祭

四旁皆等方也宋人主制作兩判合穿鑿無據又云主刻而謚之謂祇刻謚於其中如武王主祇稱武王更不刻顯考皇考諸稱與子孫奉祀之註則入廟以至遷廟不煩如後人更稱改題矣室者主之函也說文云藏主之器是也朱子家禮稱積則藏龜玉器名似傷於衰室者藏主之屋周人以石爲之棲之於壁曰祔今以木狀類瓦房前有榻門置於桌上卽漢后異室之遺也家禮名龕亦非龕塔下室佛氏之稱也而可以名吾親室乎

神主位次

馮辰書問神主位次將以更正其家堂也曰古廟室戶在

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更主居北壁正中南向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卽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卽古昭穆合食之次而祖位亦少退者以古昭穆合食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若後儒禮高曾祖禰皆南向以西爲上則奚爲者周禮之上西非上西也室之戶在東南則室西壁爲屋盡處其南謂之奧其北謂

學禮卷四 祭

之屋漏地最深遠故太廟羣廟主皆居之東向今祖祠以北爲上矣而仍尊西是冠宋而呼毋追也若曰神道尙右則漢儒原有天道尙左地道尙右人道尊左神道尊右之說乃因禮有男路由右祭神右几諸文因撰爲此解其實明徵古典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太廟左昭右穆曲禮祥車曠左以受神皆尙左非尙右也又杜撰者以爲太祖居中東爲高西爲曾又東爲祖又西爲禰以妄附古之昭穆則漢張純曰父子不偶坐豈未聞焉而爲此

家祠公祠並立

黃宗夏問北人多家祠南多閩族公祠孰是孰可行曰語

云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其是乎家堂祀高曾祖禰古禮自七廟至一廟他祭可殺惟祭父無殺明父親也父以上高曾祖曰四親明四親親也此古人因時所祭也然親盡必祧祧何所入始祖不可不追先祖不可忘而分有所限者何以伸則今之族堂可酌行也凡一姓先祖皆入其內供始祖於中下一世爲一室昭穆列而前或各自爲神牌或族大一世共爲一博牌祭禮通俗譜有功德者別爲專室於旁推族長爲主而率合族致薦每歲一次此卽古人大祫之祭也北人念親而忘遠南人合族而簡親兼之庶矣若力不能遠建公祠者先糾族人墓祭而漸營之

學禮卷四 祭

四

祧主不祧主

劉來獻曰凡祧主人公祠乎曰尋常者入公祠牌位則遷其主矣宋人禮若富貴有力家祠旁做古遷廟制爲祠以藏祧主做古不遷廟制爲祠以供本支功德不祧之主非亦追遠之厚歟

主祭

祭禮通俗譜曰祭必以子子必有兄弟周制兄弟嚴適庶而適庶又嚴長次惟長適可以主祭次適與庶皆名支子皆不得主祭蓋封建之世天子諸侯卿大夫惟長適得襲位次適卽不襲故古之重適卽重貴也若重適則次適母

弟獨非適乎而亦不得主祭矣或曰周制重適庶名分也而今謂封建之世恐亂擇立故特嚴於此以爲適庶者卽貴賤所由分竊恐貴賤攸分祇立子一節若他禮則在名分不在貴賤曰禮莫重喪喪祭貴貴則無他禮可辨矣喪服父爲適子三年爲傳重也若適子廢疾不傳重則父母皆降服是以喪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姑爲之小功夫猶是適子適婦而但廢疾不能襲爵則父母舅姑皆降服是尙可曰重適非重貴乎惟祭亦然禮支子不祭謂長適襲爵者有故不得主祭不許次適主之而必告於祖而始攝其祭故曰不祭庶子攝祭亦然則重適卽重貴苟

學禮卷四 祭

五

無貴次適與次庶等耳况至今世適不必貴庶不必賤一父之子而必分日子非適不成父後夫成父後者謂父爲天子諸侯卿大夫而其後當成之也今既無世爵父卽貴耶後之者不必貴適可成庶亦可成也父儻賤耶何後之堪成夫適不必貴適不必成父後則通論長次以伯仲分可也適長適主之庶長卽庶主之此天倫也然而適庶之名仍在也先王重適之意終不可以已也因擬爲儀若攝然其長庶爲主而有適弟者則位長者後灌畢則揖適主初獻禮然後長者以再三成之則適亦重矣

據謂嫡庶在夫婦倫中夫與婦不配喪夫婦有別也夫待

嫡庶有尊卑亦夫婦有別也長幼則兄弟之倫如季友既以仲慶父叔牙爲兄觀稱仲叔季可知使在於今無世爵非別子爲宗則不可以僭其兄所謂長幼有序也二倫各論可也會問南北士大夫今世非有廢生家喪祭但論長幼蓋廢生必先適卽古傳重成後禮也非廢生家則無重可傳無後可成故但論長幼今世通行之人情卽天禮矣二者亦各論爲宜

通俗譜曰兄弟雖異居而必同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同居而必分祭以各自有父也如主祭之猶子則所祭之父之孫也萬一主祭之弟夫婦偕亡則此猶子者本孫也而

學禮卷四 祭

六

今爲子矣爲子當祭父於是立考妣之主而分祭之據謂此卽小宗之禮也禮曰繼禰者爲小宗謂子必祭父也子卽小宗也長子爲主而親弟從之故曰小宗若祭祖則從於繼祖之小宗矣祭會祖則從於繼會祖之小宗矣祭高祖則從於繼高祖之小宗矣若祖與會爲累世長子則皆從於繼高祖之小宗焉至繼禰小宗之子則父之高祖服盡弗祭而以父之曾祖爲高祖爲小宗之始所謂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也若繼祖與會高者貧野不行祭禮無以從祀然亦不敢別立主則如通俗譜說設牌祭之可也蓋古大宗禮以別子爲祖今不封建與古制異而小宗五世族

親相去甚近尊祖敬宗收族皆甚有關今日必不可不講也

公祠以族長主而陪以長支襄以賢以貴以富

溫益修明府問族祠長支主祀舊儒以爲卽大宗法然否曰非也通俗譜曰今日而言大宗夢語也古之宗子必以天子諸侯之第二弟爲之稱爲別子別子者餘子也今反以長支當之是長而非次正而非別不通一天子諸侯尊貴其兄弟輩不得與之聯戚戚之誼見大傳因別爲之宗以使之戚其戚今自世家巨閥以至白屋其兄弟輩有何不得戚其戚而立宗以戚之不通二古宗子皆卿大夫士爲

學禮卷四 祭

七

之故宗臣之子恒爲宗臣絕則繼之所以藩屏邦國詩云宗子維城大宗維藩是也今族非邦國有何藩翰且前無世官後無繼襲以無何有之人而使之捍衛宗族能乎不通三若其最不通者宗子主祭限以四親長房數傳而後分日卑幼以通族之衆而長房以卑幼統之其等世者有兄弟其先一世有伯叔父先二世有伯叔祖父先三世四世有伯叔曾高祖父而皆在助祭之列長房居中伯叔氏居兩傍問其所祭者則長房之父祖曾高也長房之父祖曾高非盡爲伯叔氏所當祭不當祭則爲舍其祖父而祭他人之祖父矣且長房有至貧至賤至不才者勢亦何能

行焉四也然則如何大宗不可復而族又不可以不收則公祠主祭莫若族長擇行輩年齒高於一族族衆共推者爲之禮所謂長長也於是爲祭主而襄以賢處分尊祖合族之事也以貴用其勢以令衆也以富須其財以成務也祭時亦如家祠之祭立闔族長支嫡長於族長後灌畢揖長支嫡長主初獻禮不敢忘始祖嫡長也於以合薦而使通族知本合墓而使通族知睦匡其不義助其不及而使通族聯貫如一此卽大傳合族周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也

先儒謂別子有三一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異姓公

學禮卷四 祭

八

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河右以適子之弟爲解謂下二者爲訛論據謂古或亦有之但今有當辨者自他鄉遷至此地必明知其他鄉之祖有人奉祀或迷失而不能記憶者則可奉遷者爲祖不然仍當以他鄉之始祖爲祖周自有邵屢遷至於豐鎬固仍以后稷爲祖也庶姓特起爲官不必如古人世繼則亦不可置其始祖而以爲祖矣果官而有德如前議別爲專室或專祠不祧可也

祧

喪服小記曰祧必以其昭穆無則中一以上謂孫祧祖妻

妾祧祖姑祖妾再上則祧高祖昭穆不可混也今昭穆之制不行則此可無拘矣主祭之婦死祧於姑側死祧於側姑無亦祧姑子死祧祖兄弟死則令其子別祭兄弟之婦先死亦祧於姑若殤與無後者則以情禮酌之或祧族祠或祧家祠以時祧焉可也

生母祧祠

古生母祧廟定禮也春秋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胡氏傳云成風書葬稱夫人祧廟亂倫易紀最爲謬論竊考古禮生母之祭有數等焉

其一專祭者則始封之君也帝嚳元妃曰姜嫄生稷次妃

學禮卷四 祭

九

簡狄生契次慶都生堯次常儀生摯摯堯爲天子則其母自祧祭帝嚳廟矣稷封於邰契封於商諸侯不敢祖天子故不敢祭帝嚳而各祭其母周有姜嫄廟魯亦有姜嫄廟則簡狄廟祀於商可知若如後儒之議姜嫄爲元妃嫡也堯宜祀之矣而以各有子專祭竟可不祭簡狄爲次庶也契不當祭矣而商頌大禘歌功誦德必首簡狄則以天理人情無忘其所生者忘其所生者必毛羽無知者也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義亦同此是時隱公攝位桓未爲君則不可於廟中主祭其母也隱又不可以主祭桓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爲築宮如姜嫄之有專廟者然其後

恒卽位自當請祠惠廟但春秋以恒禮不書耳

穀梁傳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蓋卽宗姜嬀簡狄之事而立言也又曰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夫公子主祭其言不明蓋誤語也公子何公子乎先君之子耶則兄弟各自有母何以非所生而祭吾母是必同母之庶弟也然使無同母庶弟則將以誰主乎將築宮而不祭乎已之子耶則已嫡子嗣君位矣已不祭則嫡子亦不當祭矣若曰庶子使無庶子又何以處矣且未聞已爲君卽可不祭所生而使他人代祭者也稷未聞不祀姜嬀契未聞不祀簡狄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親廟庶子

學禮卷四 祭

十

王亦如之是庶子爲王亦祭所自出亦別立父母親廟靖祭與獻自是合禮但不未聞子爲君而可不祭所生也可入廟稱宗耳詳見別錄

况穀梁接曰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修之非禮也是以孫

築宮祭爲非必以子築宮祭爲是矣則於子祭又似指庶

子爲君者矣何其言之周章也左傳仲子爲惠公繼娶夫母穀梁乃曰隱之庶祖母誕甚矣人恒公之母公羊亦謂桓其言本不足辯以論禮故及之

至於孫止則有說焉喪服小記亦言妾母慈母不世祭止

而不世祭者止春秋四祭猶祭法無禘止之止非併專祀而去之

也若併去專祀則巍然築宮倏然絕享有是禮乎情乎蓋

子必宜祭其母而母爲婦人不可以立祖故殷雖頌簡狄

而祖廟以契周雖頌姜嬀而祖廟以稷當稷契在時以春

秋時祭姜嬀簡狄及稷子嗣位以稷爲祖契子嗣位以契

爲祖則時祭上盡太廟而不及姜嬀簡狄是於子祭於孫

止也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在享

先王先公之外是專祀之證也故姜嬀廟謂之閼宮以告

月朝廟冠昏諸禮皆不之及深閼然也至於專祭何時則

禮未有見矣或曰使公子主祭蓋孫時祭太廟不能至先妣廟以公子攝祭也

其一則繼世之君生母必致於廟也春秋成風敬嬴定姒

齊歸皆嫡無子而庶子爲君母薨赴於與國反哭而虞於

寢祔於祖姑喪畢致廟一同嫡喪其爲禮一見於左傳左

於成風之薨王使歸舍會葬曰禮秦人來襚曰禮而且襄

母定姒季氏將薄葬匠慶爭曰小君之喪不成人終君也

季氏乃如禮昭母齊歸之喪國人蒐君不戚晉賢如史趙

叔向譏之曰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國不忌君君不顧

親必將失國一見於公羊傳日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一見

於禮記喪服小記曰妾附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附

夫有妾祖姑高祖姑在廟是庶人廟矣且從祭而非專祀

者不於孫止矣卽專祠之不去亦可例見矣雜記文同又

曰主妾之喪則自祔夫卒哭祔廟以爲喪畢致廟也是庶

人廟歷見禮文矣胡氏詆祔廟何所據乎無據如之何議

學禮卷四 祭

十

禮

惲皋聞曰王使榮叔歸成風合則舊儒謂王不稱天爲貶爲禮成風非禮非也春秋尊王而乃進退天子以助於亂賊乎其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也如桓弓寡君使容居坐令是也曲禮云有天王某甫非褒也書云王若曰非貶也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非誤也

且魯秉周禮當日追尊生母極爲慎重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妣氏卒公羊傳曰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九月葬定妣公羊傳曰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蓋周制世子遭喪則卽位以國不可一日

學禮卷四 祭

三

無君也然年不忍遽改尙屬先君踰年又行卽位禮乃改元是新君之始也時定妣七月卒而定公先以五月薨哀公方在喪次故曰未成君不書薨不稱夫人及後葬定公乃葬定妣哀未踰年改元故不稱小君而有子爲君則必入廟故稱謚書葬魯之守禮謹嚴如此春秋書法謹嚴如此而謂成風等已事皆漫洩爲之也乎

禮緣人情而制者也文武既王追王祖考今時子爲官嫡母與生母並封皆天理人情之自然也考漢代始建太上皇廟而昭靈后不配又立原廟郡國立廟重陵寢廟主不遷東漢明章不立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禮最踳

駁然竇姬以子景帝立進爲皇后及終合葬文帝霸陵王

太后亦庶也以子武帝貴合葬景帝陽陵光武除呂太后配食高廟尊薄太后曰高皇后不惟祔廟且配食地祇則尊生母一端尙沿周禮祔葬祔廟未嘗盡失矣唐睿宗寶德妣子明皇卽位追稱昭成皇太后與肅明劉太后並祔廟祔葬橋陵宋世太常議禮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其語乃係想像未有經見后禮官宗喪服小記祖姑三人在廟之文太祖元室繼室繼后並祔太宗李賢妣生真宗追稱元德皇太后與懿德明德並祔且明德元德同祔葬永熙陵真宗李宸妣生仁宗

學禮卷四 祭

三

追稱章懿皇太后陪葬永定陵與郭太后劉太后同祔廟則古禮流傳歷代未沫而胡氏忽生妄說滅彝倫禍帝王以明孝宗之純孝追慕孝穆紀太后流涕哀感而爲妄說所縛不敢奉孝穆祔廟而僅祀之奉慈殿然遷祔茂陵與憲宗生母周太后合葬裕陵穆宗生母杜太后遷祔永陵神宗生母李太后合葬昭陵光宗生母王太后遷祔定陵烈帝生母劉太后遷葬慶陵皆同至於子立而生母在以太后禮尊養之卒以太后禮葬祭之則自漢薄太后以至明皆然未嘗爲胡氏說所榮惑也亦可見天彝民極之不能越矣

其一則大夫士又一等焉天子諸侯名分尊嚴除庶子爲君得致其母於廟外其餘庶子之母或子爲大夫或爲士皆各祀之不得致廟大夫士分卑可以伸情禮大夫貴妾總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則凡有子者其母皆祔廟從祀所謂妾祔於妾祖姑者是也無子之妾或不祀矣

時祭

古禮春禘亦曰禘曰禴夏禘亦曰祠曰禴秋嘗冬烝以饗宗廟公羊傳曰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誠重之也然惟天子四祭全舉諸侯則三祭祠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祔大夫以下更降可知故祭義郊特牲

學禮卷四 祭

十四

專舉春禘秋嘗孝經云春秋二祭以時思之楚語曰士庶人舍時言不能四時皆祭也如此則何時爲宜今世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日比戶拜奠雖清明十月朔近於俗節七月望日起於佛教但寒食祭掃於墓自六朝以來盛行宋儒謂俗節不可廢明代定制令三節臣民行祭吾祖考習之已久冥中望食則亦焉可易哉堪家卽從時制以此三時行於家堂焉

墓祭

墓祭不見於經周人家人祭墓爲尸孟子東郭墠問之祭乃祭土神未爲祭先何者家人不必同姓可爲尸也然今

人無家祠率墓祭神不知於彼於此堪家三時之祭薦家祠畢復以餘饌奠墓卽古於堂於祔之義也

薦

孟子曰士無田則不祭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今士率無田矣則但可具薦必宰牲然後曰祭

齊戒

祭統曰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共十日明制分大齊小齊顏習塗先生家禮有十日齊三日齊一日齊時齊刻齊堪向以薦旣非祭而貧冗又不能十日無事戒二日齊一日戒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入內不刑人不

學禮卷四 祭

十五

與穢惡事齊不問疾不會客不聽樂沐浴著明衣遷坐變常不食魚肉盛饌致思所祭如在

薦儀

會子曰周祭猶陳良有以也蓋古之祀儼如今之燕客薦牲後養牲於獲入俎以薦卽今燕之食白養肉也或燔或炙卽今燕之燒灼肉也鉶羹饋食九飯卽燕之盃菜正筵也醕而加饔豆卽燕之設後席也尸與主賓獻酢因而旅酬無算卽燕之賓主歡飲於旣也今薦神無尸無樂兀然一供僅同厭祭去古逕庭矣而其意不可不彷彿也爰取會典儀恭以古禮如左 前夕灑掃陳桌坐及燭香器皿

設位中堂薦日子時後夙興執事然燭主人焚香灌酒燭
蕭脂亞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主祭者就位
與祭者各就位通贊唱迎神執事者請神列位中堂鞠躬
俯伏興四平身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著水淨巾詣
酒樽所洗爵司尊者舉酒酌酒詣某神位前跪獻爵獻庭
獻穀獻饌獻帛獻茶讀祝伏興平身凡內唱伏興外通唱
伏興平身同詣脩食所闔門脩食祝人祝曰請食立一盃
飯頃復位通贊唱闔門行亞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以下
同初跪獻爵獻穀獻饌獻帛伏興下同通贊唱闔門行三
獻禮引贊唱同跪獻爵獻穀獻饌獻帛清伏興下同通贊

學禮卷四 祭

二

唱闔門行醑禮引贊唱詣神位前跪加爵加菓加養加脯
鮮加茶伏興平身詣脩食所闔門脩食祝人祝曰請醑立
如前復位通贊唱闔門飲醑受胙引贊唱詣飲醑位跪飲
醑酒受胙伏興平身復位通贊唱謝醑胙鞠躬伏興再
平身徹饌送神鞠躬俯伏興四平身讀祝者捧祝執帛者
捧帛各詣燎所引贊唱詣燎所焚祝文焚帛望揖亞引贊
唱禮畢主人捧神主歸於其室再拜受之若大祭備禮能
用樂者則迎神三獻醑神飲醑送神皆奏樂 簡儀連三
獻又簡儀連三獻迎送俱再拜不醑不受醑胙又簡儀設
獻五拜 禮以薦蕭脂爲求陽報氣日凡祭慎諸此接日稱
會孫謂國家也孔疏家指大夫或謂專天子諸侯

用者

楮幣

紙錢所以代幣帛卽明器之意也力不能具帛者以此代
之脩神酒勸神飽亦無不可晁以道曰自漢以來有紙錢
唐王瓊始用於祠祭

樂

古祭皆有樂郊特牲曰饗禘有樂食嘗無樂謠也祭統曰
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舞大夏嘗何嘗
無樂耶

朔望薦薦

學禮卷四 祭

七

國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又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
祭法天子七廟除二祧五廟月祭諸侯五廟惟父祖會三
廟月祭士庶則無有春秋告月先儒謂諸侯月朔以特羊
告廟至喪禮大夫朔望奠士惟朔奠月之有薦謁古禮參
錯可考者如此今世最重朔望衙役必參官排衙官必沿
廟行香豈於先祠而忽諸後儒朔望拜獻祠堂因之家人
行禮拜祖父尊長乃東躬齊家今日必不可不行者也顏
習叟先生家朔有奠望惟焚香參拜無奠堪家朔望皆有
薄獻或亦皆可
元旦謁正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則古禮元旦朝謁矣而其儀無聞今世元旦先祖五祀塵神不舉堪思古有蜡祭國人皆與祭畢羣飲爲樂郊特牲曰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卽其祭皇氏侃曰夏殷蜡各在歲終蓋報舊歲迎新歲大索神而饗之時不同而禮一今蜡祭不行而元旦謁正家家索饗羣神有似蜡祭固在所當行者

薦新

通俗譜曰古有薦新之禮如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

學禮卷四 祭

六

冬薦稻類至少儀云未嘗不食新則泛指凡物言之且輔薦之物不過數品如薦韭以卵薦麻以犬類是薦新最薄時時可行蓋四方生物不齊隨其時之所有以獻焉

節令

宋人有節令之薦如端午中秋之類與薦新等或少豐焉出入告

春秋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會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莫於禘命祝史告於宗廟諸侯相見必告於禘命祝史告於五廟反必親告至於祖禘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是出入告廟皆係朝會征伐越境大事非尋常出入亦

告也文公家禮乃於鄉井往來必告祠堂則以出告反面事父母者事廟主雖亦事死如生之意而幽明無別人神一事恐亦非也喪服小記曰無事不聞廟門固言喪禮亦可見鬼神主幽不可輕瀆今定遠行重事及近出朔至望以上者乃告

居喪不廢宗廟祭

考禮遭喪葬前停祭卒哭後凡遇常祭請新主祔祖合食祭畢反寢左傳所謂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也孝子將事素服微殺其凶

左傳晉平公改服烝於曲沃

卽虞祔杖不入室堂之義也祭禮降殺不樂不飲醕受胙卽曾子問未殯五祀之祭

學禮卷四 祭

七

不行既殯而祭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之義也若曾子問總不祭何助於人言已有父母之喪將虞或祔而忽遺他喪卽總亦必殯而祭是已尙停虞祔之祭况助人虞祔也又士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言士正祭問總喪亦廢若所祭者與死者無服則不廢也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弗而行事言喪之三年者不於葬前屬弗之時行宗廟祭也喪服小記喪者不祭亦言葬前停祭也皆非言居喪三年總廢祭也

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說

伊川創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三禮朱晦庵非之曰冬至之祭似禘立春之祭似祫未盡也古天子冬至祀天以始祖配未聞冬至專祭始祖也春爲時祭之一未聞祫祭先祖以立春也禘何人何時不祭未聞祫以立春也春冬祭祖而置父於心安乎古四時祭七廟五廟以及二廟皆同日祭祫祭亦必上尊始祖下及禘廟未聞始祖先祖與禘分祭也

文公家禮噫歎之訛

噫歎凶禮非吉禮也通俗謂曰儀禮既夕與虞祭皆聲三啓戶謂啓殯之際與葬畢歸祭魂無所依故視先闔戶男

學禮卷四 祭

三

女哭踊戶外至升堂止哭然後聲三啓戶鄭註聲者噫歎也將啓戶警覺鬼神也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于祝告時亦止哭作聲三鄭註亦云爲噫歎之聲三以警神聽蓋君初薨時魂俛俛無所依與啓殯葬歸正同今堂堂盛祭有廟有祔可憑可依而用此凶禮爲嗟嘆之聲胡爲者至於儀禮告利成則祭畢而告尸使起也曾子問明言陰厭無尸則不告利成矣亦不必用

五祀

五祀見於儀禮周禮及禮運曲禮王制月令祭法曾子問諸經大抵天子諸侯大夫以及士庶人之通祭祇天子加

二祀士庶或減二或減三四耳若五祀之神月令曰戶竈中霤門行而白虎通劉昭范煜高堂隆所言則又以爲戶竈中霤門井顏先生從之稱井曰水神無非者以盛汲水孟爲位曰井水與行一也水之流多依行路也置神牌五於中宅壁間爲室以供之若祭法以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爲五祀則諸侯爲國立者與私家所祭不同其祭時恭家先人原遵舊俗節序拜獻臘月祀竈後恭從學顏先生見其從曲禮祭五祀歲徧分春夏秋冬以祭倣而行之數年後查明制國初禁淫祀庶人惟許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竈古亦有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之

學禮卷四 祭

三

禮乃仍祭告從舊五祀元旦潔陳節令薦新朔望叩拜仿儀禮士可禱五祀也至歲暮則專祀竈遵時制亦仿士二祀一祀也

先聖先師

古始立學及教學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雖屬鄉國建學之制非士子私行但今官學虛設而士家自爲學則釋奠先聖孔子以及賢儒先師似亦每年入學之始可義起者文王世子日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一獻無介語其饒儉又易行也

社

通俗譜曰古惟天子祭天地而社則自諸侯大夫以及士庶皆可私祀故祭法除王侯立社外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如後世里社之制凡一鄉一井皆得設壇遺以申禱賽周禮所謂州社市社春秋所謂書社干社清丘之社皆是也古禮侯社國社分爲二今則社稷一壇非州縣官不得與而民間社祀則另設城隍土地載在祀典城隍官祭而土地則各方各里皆得下逮是土地其卽古者民社之遺歟第其神則古以后土共工氏子爲土神農厲山氏子與稷即稷也爲田主之神今世俗亦曰勅封某然率無據不典則祇虛其名曰土穀之神而已若祭期則以春秋明堂位曰春

學禮卷四 祭

三

社秋省載芟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夏耜序曰秋報社稷可據也

司命

學禮卷四終

學禮卷五

蘇縣李塋稿

士相見禮

儀禮卿大夫相見並入士相見禮內故今官職尊卑不一者皆可以士統之惟屬官見上司臣見君則別有儀注

經曰賓奉贊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

今儀無贊以刺代尋常單名祇寫某拜特敬全帖十二摺

寫某頓首拜尋常白全吉慶紅全門生則手本初見者

先煩介紹通意詞如古禮投刺聞人傳之有從則從傳

學禮卷五 士見

言投刺若常見者但投聞人刺曰某請見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

走見賓請終賜見主人固辭賓固請 若先生異爵者請

見之則辭

今儀尊者施卑不言固見主人辭以不敢當尊者去若

固請見則見相敵及卑無不見者不見則辭以不在矣

賓去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贊敢辭贊

賓請主人固辭賓固請

今儀尊者刺謙及相敵謙或卑者之謙主人不受者聞

人持刺反其從從不受迨主人復見壁還之曰尊謙某不敢當

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贊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註大夫於士若辭先生異爵者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今儀尊者主人疾趨出見相敵出見迎於門外相揖主人拱讓以入是也賓入門左主人入門右每門每白及堂階俱拱讓升堂若卑者則將命者請先升堂主人出賓請主人居左拜之主人曰不敢乃賓左主右向北爲

學禮卷五 士見

二

禮賓四拜主人答四拜或同拜若賓尊主人亦可先拜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曲禮曰大夫士相見雖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常見者揖賓若有餽儀自投啓曰微物奉敬主人辭不敢受或將受謝不敢當付從啓主人安賓座於東拂揖賓謝不敢當從之揖賓尊者則置北坐時賓命從移東賓安主人座於西拂揖主人謝不敢當從之揖主人若置賓座於北則置主人座於南坐時主人命從移西坐相對揖主人拱問曰某納福賓拱曰托庇賓拱問曰某納福主人拱曰托庇茶至奉茶對揖常見則拱語訖賓辭出主人送若醴賓則留之畢賓出主人送於大門外一揖別若乘與馬者一揖

賓讓主人入又一揖主人看其乘趨送之又一躬別或一揖主人不入一拱別若主人爲師者讓坐不爲門生揖門生安主人坐於南拂揖主人躬門生退至坐位主人北向正坐門生至主人右北揖主人躬乃返西向坐茶至門生奉茶起至主人右北揖主人躬返坐茶出師若送之先行至門外門生一揖讓師入又一揖師入又尾之一揖師俱躬去

主人即下復見之以其贊主人辭賓請主人固辭賓固請主人從鄭註異日則主人實奉贊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贊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學禮卷五 士見

三

今儀投刺聞人曰昨承某枉顧特來回叩請達同日則曰適承枉顧若同拜刺謙不受者使伴壁回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贊鄭註以將不親答也今儀無不同拜者惟尊於卑或不固請見士嘗爲大夫臣者入再拜主人答一拜今儀門生於師四跪拜師答後二跪拜首不至地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母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董請退可也

凡對賓椅坐者坐欲淺以便揖拜也股勿箕足勿跛言勿枝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賈疏曰首至地多時乃起臣拜君之拜也二曰頓首疏曰首頓地即起平敵相拜之拜三曰空首疏曰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鄭註曰所謂拜手也四曰振動正字通曰如儀禮之揖厭推手也今謂之打躬五曰吉拜鄭註曰拜而後稽顙齊衰不杖以下者也疏曰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觸地無容也六曰凶拜註曰稽顙

學禮卷五 士見

四

而後拜三年服者也七曰奇拜註曰一拜也答臣下杜子春曰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八曰褒拜註曰再拜也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註曰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詩註曰直身肅容微下手疏曰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此拜之最輕者故古於肅與揖亦或謂之不拜也曲禮乃曰介者不拜及諸列傳按今九拜稽首用於進君表奏頓首用於親友往來今專以此爲拜儀有引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而坐以爲急遽之拜不當常用者非也空首即今世之揖揖必以手至地頭來至手振動今日打躬揖之半也吉拜今無用者凶拜遭親喪者用奇拜君答

臣下奏以後亦未見用今門生四拜師答再拜即奇拜之類也屈一膝拜則今屬役於官間用之再拜今用者少以四拜爲常肅拜似今之拱手說文拱斂手也曲禮正立拱手是也

毛河右曰古人再拜四拜八拜皆跪而連拜故以拜爲伏以跪爲起詩註起居跪居也無起立復拜之儀憚臯聞曰非也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謂老與瞽恐傾倒故不起拜一跪於地而首再拜是平常起拜也河右又謂古人無拜之前後皆有揖者據按拜後未見有揖文而拜前之揖則有之康成以空首爲拜手

學禮卷五 士見

五

而書稱拜手稽首則古人已拜前先揖矣明代會典皆起拜則起拜自爲今世正禮但今除祭祀及官府公事外又多連叩總之隨宜措之不求戾俗可也

古人跪坐不甚相遠少儀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曲禮先生琴瑟書策在前坐而遷之註疏皆訓坐爲跪故朱子跪坐拜說以兩膝著地尻著蹠爲坐管需坐榻當膝處皆穿可驗古人危坐立乘皆以習疆也伸腰及股爲跪因跪以頭著地曰拜是坐起而首俯地即拜故曰飲酒一日百拜也今人椅坐主人送酒客躬與拱亦即拜也尙左正禮也士相見士入門

右賓入門左觀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我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尙左鄭康成曰復正也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以迎侯生是尙左者正禮也至於反之乃尙右焉天道尙左地道則尙右內則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鄭註曰地道尊右是也人道尙左神道則尙右有司徹鄭註曰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賈疏曰祭設神八皆在右爲生人皆左八是也吉事尙左凶事則尙右孔子有姊喪而尙右如前所述也文事尙左武事則尙右易師卦以退次爲左次司馬法曰位下左右下甲

學禮卷五 士見

六

古握奇陳前爲右後爲左可見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手足不如右強陰然而地上五嶽泰岱爲長謂其在震方也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註曰周尙左也太廟之下東昭廟爲父西穆廟爲子喪禮主人坐於牀東西面主婦坐於牀西東面古戰車上三人帥居左御者在中力士爲右是地道神道凶事武事本尙右者而又比比尙左焉陰從陽之義也况揖讓燕會陽道也吉事也而可用陰鬼凶喪之禮乎哉內則生子三月剪髮爲髻男左女右凡女拜尙右手是又男子尙左婦人尙右也

然則風詩曰宛然左辟雅詩曰一朝右之又頌曰維天

其右之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非尙右乎曰此在註疏有明訓矣昏義孔疏曰壻從西階道婦以入至寢門揖以婦入則稍西辟之使婦進也且廉恥也西辟者便也至一朝右之毛傳訓勸頌諸右字鄭箋訓助非尙右也明代天下從太祖制尙左惟江以南上右部院各衙門上左惟翰林院尙右然尙右乃揖拜耳拜訖讓席列坐依然尙左則一時一事而自相矛盾矣何如通遵尙左之宜歟

學禮卷五 士見

七

也婦人之拜則有四等一日肅拜常用之拜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祭禮通俗譜曰婦人立而肅拜與長揖同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擗言介者不能曲揖但推引其手謂之長擗擗者揖也長者不曲也今人以曲揖爲長揖非也古人跪而不叩首亦謂一足跪者非一日扱地鄭康成曰猶男子稽首也婦人拜之最重者皆禮婦見舅姑謁廟用之一日手拜用之輕凶一日稽顙用之重凶少儀曰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註疏曰常祭無婦人尸虞祭婦人爲祖姑作尸手拜先以

手至地而頭來至手卽空首也稽顙與男子同婦人爲夫與長子當稽顙故不手拜言虞雖凶祭而爲尸故不用凶拜而用吉拜爲喪主又常用凶拜之重者手拜則除爲喪主以外輕喪用之也

士冠禮冠者加冠就筵訖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註曰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夫婦人卽有俠拜禮然無子一拜而母反答兩拜者蓋子之拜稽首也婦人吉事肅拜則於子之稽首前後兩肅耳昏禮婦質明見舅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拜奠於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鄭註

學禮卷五 士見

八

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按禮前後文此則婦前後兩投地而舅於中間跪起振動以答之也今婦人俠拜禮惟學禮者夫婦行禮似之顏習齋先生家婦北面四拜夫答再拜據從之行後見許西山先生家亦如此賓靜庵家規云夫婦交拜再婦讓夫起再拜夫納之大致亦同其儀則夫婦俱連拜夫頓首婦投地婦不用肅拜者喪服傳婦爲夫斬衰三年舅姑齊衰期則夫至尊矣故用至重之拜也

古禮君答臣拜母答子拜尸答曾孫拜弟子舉殯於其長拜長答拜曲禮曰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註曰士

賤也大夫見國君則答拜然聘禮士介還君敬其奉使則答拜士相見禮士初見國君君答拜是禮無不答也馬援牀上坐視梁松拜不答乃漢世圯上老人高義一種不必正禮據家子稽首父躬下妻稽首君躬後語萬季野季野曰子跪拜首至地而父舉手亦答拜也行者是也

學禮卷五終

學禮卷五 士見

九

學記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是編乃所定家

儀一曰冠二曰婚三曰喪四曰祭五曰士相見塨

學術出於顏元其禮樂之學則出自毛奇齡奇齡

講禮好言諸俗故是編亦多主簡易其士相見禮

一卷張潮摘錄於

昭代叢書中然天下迄無行之者也

家禮辨定十卷首一卷

〔清〕王復禮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家禮辨定

十卷》提要

家禮辨定序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也者天理自然之節文王者所藉以整齊天下君子所斯須不去身者也周公大業只在周禮夫子定禮六經垂垂自秦火作而周禮儀禮皆非全書世所傳禮記僅得於漢儒所掇拾今且視為舉業命題之具文而非世俗遵行之要典所謂齊之以禮者不可復作矣幸有朱子家禮一書世俗崇奉故先王禮教猶有但其間缺略謬誤五百餘年無有起而辨正增入者深竊慨之然朱子既註四書為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準繩又著家禮辨定

家禮為富貴賤男女尊卑親疎情文並至之儀則而其不自滿假之意于四書集註既與友南軒東萊及季通諸門人辨晰以求至當不憚改易簪前猶手改誠意章註使有人焉能確有真見殫心商榷朱子必大愉快艸堂先生乃有四書集註補之刻此所以為功於朱子也其作家禮也遵溫公原本而演之成書亦不自為足曾以喪祭二編屬趙彞孫訂使更有人焉為之參伍於古人之說訂定其當然之義朱子未必不以為愉快而艸堂先生復有家禮辨定之刻此又所以為功於朱子也要非天之仁愛斯民而

欲表章絕學承先啓後其何能得此哉夫禮之行於國者有吉凶軍賓嘉行於家者不過冠婚喪祭而已此所謂日用常行之事即道也協乎人情之所安即性也陽明先生謂禮原於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於器數儀文之末而亡秩叙之原可知即禮可以言道即性可以求禮也人未得行禮於朝莫不行禮於家先生能體朱子意而辨之余更體先生所以體朱子意而序之此書行而先王之禮教常存不廢矣康熙戊子仲夏平江同學弟蔡方炳拜識

家禮辨定

蔡序

書卷二

先生著作益富精力益強進企慕眉徒深神往聞家禮辨定告成爲之撫掌稱快敢贅一言冀附不朽弗自惜其醜之露也講學一途竟成茹雪之場能存吾道正脉聖學真嫡者惟先生與西河先生兩人弟竊欲爲兩先生附庸而學識不逮不能有所發明目下成真朱子一書思存朱子光明於天壤至秋可竣當呈教示耳晤西河先生爲弟道懷諸不一一不書與序九霞先生寄一問漳友人至辛卯仲春始得痛先生辭世已二年矣急爲按梓以志存沒之感云後禮謹識

家禮辨定序

先君延叔先生一生純孝秉禮者也嘗以孝經家禮見授曰子其識之復禮拜受捧讀紉繹既久因成孝經備考一書又歷搜隋宋元明改本復成孝經彙纂呈政先君已有年矣及閱家禮見其儀節之繁圖像之贅言今不徵于古引古有戾于今文公不應若是焉類又焉每欲一訂是書非惟不暇且憎茲多口亦不敢也卒已之欣讀文公全集其紹熙甲寅八月跋張南軒三家禮範有云司馬氏之禮書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宋禮辨定 自序 首卷一 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堂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于書欲因其書參考裁訂舉綱張目便覽之者得提其要而不憚其難行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由是觀之則前此所疑者非過計也予因考文公年譜就道五年年四十丁母親令人憂參酌古今乃成孝經彙纂又推之于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而晚年多所損益未暇更定宜乎紹熙五年年六十有五

不獨發病無及之感抑且有望人成志之言予然復思效一得遂不自揆刪其繁縟以遵忠節去其贅疣以法文莊補易書詩禮諸經以準于古附冠婚喪祭之論以酌于今名曰家禮辨定雖年齒浸衰學業荒落而力疾賡搜寧詳毋略寧質毋文蓋欲期於易曉庶文公在天之靈與多士之口或亦不千鄙者獨惜先君背棄不及見是書之成心竊隱痛而苦塊餘生仿文公之纂修無能繼邇公之德業撫衷自問又焉深愧也已

康熙四十一年陽月上浣錢塘棘人王復禮題

家禮辨定

白序

首卷二

又序

天開草昧土鼓汙尊列聖增華諸禮至周始備然不數十傳而數夫是以夫子致嘆于文獻不足徵與今亡闕文之史孟子亦云周室將祿其詳不可得聞又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典章殘缺周末已然矣况更歷二千餘年之久乎若夫人心不古詩詠庶見素冠侯我于著論孟子記子我期已久之間齊宣欲短喪之言世休凌替江河日下又不自今始矣誠所謂先王制禮各因其時及大代變事遷而易之墨始於晉墨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制服以鵜始於康十

以至古麻冕而今純冠縮縫而衡經本為一代而制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獨裘而弔小飲之奠曾子曰于西方子游曰于東方異父昆弟子游曰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禘褻同師聖門而說又異人將何去何從乎此禮之難明一也儀禮文繁而難習禮記義博而多岐周禮宜于古而違于今家禮舉其求而遺其本世俗觀之如遊通衢之市真履雜陳入眼莫辨如適重樓之宇東西互列衆足皆迷此禮之難明二也至于富貴之流建業立功無暇披討既局于勢賔賤之士跡未嘗踰里閭力不克購羣書又限于時即

家禮辨定

白序

首卷三

有著作如林或流傳不廣湮沒無聞或陷于一偏拘于成見或勸懲以雷同好新而立異多言愈晦歷上蒙塵此禮之難明三也有此數難其遂終于不明已乎然君子之于禮不可斯須去身而禮之莫重者無如冠婚喪祭故禮運云禮必本於天敬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冠昏喪祭鄉相見周禮云凡其黨之祭祀歲祀冠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大戴記云冠婚朝聘喪祭賓主卿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隋王叔恬云正家以四

禮冠婚喪祭宋程正公云冠婚喪祭禮之大者則諸
凡言禮四者並稱不幾重哉與稽往昔漢衛子產守
桂陽定婚喪之禮以諭俗宋朱文公知漳州采古喪
壘嫁娶儀制以示民元許魯齋凡喪祭婚嫁必徵于
禮以倡鄉人明鄒東郭謫廣德憫壘祭之難佛氏乃
豫舉家禮以誘士庶是皆昭垂往冊獨惜其書未見
也予向于讀禮之次考訂喪祭自號而又為搜輯儒
史未及冠婚忽忽數載深痛流俗傳訛無從備告古
禮暗合習矣不知予雖非明禮之人而心竊向往因
復編成以遂初願俾得家喻戶曉由之而即知之是
家禮辨定

自序

自卷一

予之志也夫其亦文公之志也夫

康熙四十六年孟夏晦日王復禮題于致曲齋



家禮或問十則

或問古今莫大于禮而天下莫不由禮文公既有儀
禮通解與家禮相發明而予復輯之何也曰其書不
過將三禮集成一處宜損宜益未有辨論人何從而
效法故其言云古禮于今實是難行竊謂後世有大
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不必一一如古
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可耳又云禮樂廢壞二千餘
年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頗有一個大大底人出來盡
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若文公所著既已
明備又何以有是言此余之所以復輯也

家禮辨定

或問

自卷二

或問文公家禮行世已久今予重定何也曰李氏方
子輯文公年譜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喪成家禮按
是書晚年多所損益不暇更定一也黃氏嘗云其書
始成為一行重竊以述先生歿其書始出今行于世
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
道二也楊氏復云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歿而後出不
又再修以幸萬世于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
旨有以發明家禮并附于逐條之下三也觀此三說
則知予之重定非妄矣

或問文公跋三家禮範而自跋蓋謂南軒之書下指

宋禮而子以為重定張本何也曰黃瑞節云南軒張氏次司馬張程三家之書為冠婚喪祭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說而酌古今之宜者也丘文莊亦云朱子本儀禮及程張司馬諸禮書而為家禮若但指禮範而言又何為有欲因其書參考裁訂并病衰無及之語且望後之君子成其志也予之引此又何不可據之有哉

或問子重定家禮而云刪其儀節之繁以遵忠節何也曰忠節者呂公維祺也其曰禮之有冠婚喪祭也家禮備矣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弗由吾與之言禮宋禮辨定

或問

首卷六

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與之革彼必益駭而不信試而弗從吾益有隱憂焉以為繁不如簡之易從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予是以刪之遵忠節耳

或問子又云去其圖像之贅以法文莊何也曰文莊著丘公濬也其曰家禮不聞有圖今悉首圖話多不合于木書文公豈自相矛盾未識歲月曰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歿十有三年矣豈可謂文公作哉蓋楊氏贅入昭然也予是以去之法文莊耳

或問子書既名家禮辨定其所采家禮幾何也曰總

而計之三百餘頁中只五頁耳今仍名家禮者改其舊也然是書歷數十年始成正如文公所云古禮繁縟後人于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或足矣何以五百年中並無一人為之另行編輯即有家禮疑家禮酌家禮儀節集要約言齊家寶要等不過刪繁就簡發明甚少而以二百六十興詳完此一書何益于也予故明指今世所行之禮即古時所名何禮以見古禮實未嘗亡而數千年間述傳未墜猶在人耳

宋禮辨定

或問

首卷七

或問是書原為大夫士庶而設而子乃備稽天子諸侯之禮并古人成案何也曰時俗行禮冒昧者多即如飯舍用珠玉舉殯用黻裳自蹈僭妄習以為常皆由不知等級以至于此今引証禮經則人不復敢犯矣至于成案可見古昔有行之者而又何疑乎且秦蔡澤云鑒于人者知古與凶唐太宗云以人為鑑可照得失是以復載之耳

或問四禮經子手定與從前諸書大相逕庭是亦足矣而又加之以論辨何也曰禮不辨不明辨不多不降然其貴簡要者以冗雜之無濟也而又貴詳盡者

以忽略之難明也因設疑度事廣收博采而始悉故不憚其繁多也

或問禮既正矣論既詳矣而又承律例何也曰此人罕究心每每自罹于法而不覺如縱情溺愛妻妾失叙者有之微逐酒食服中預宴者有之閭閻不謹入寺燒香者有之迷惑二氏告天禮斗者有之此皆世俗所忽不得不為之指示是律例正所以輔禮之不逮也而烏容缺哉

或問于於四禮逐條歷引經傳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古禮賴于而益明抑且補其遺漏辨其差訛誠為家禮辨定

美備而復附以擇日之法簡帖之式何也曰古婚以著筮壺以龜卜今世人既不善灼亦不善揲莫若選擇為便余因草創質之欽天監邵鶴亭太史足以徵信則凡遇有事檢閱即用不勞日者亦省費之一端也然辨中又載呂說者正破世俗之拘執而溺惑于此者也至於啟式故家大族嫻於禮文誰不知之原無藉此此蓋為鄉村僻遠無書可查無處可問者設也其間稱謂尊卑禮物多寡各隨其宜不拘此式况儀禮原有戒賓之辭家禮亦載狀跪之類欲便於人抑又何嫌也

家禮辨定目錄

冠禮

事宜卷一

冠義

冠年

冠月

冠日已上經論

告家廟

筮賓

戒賓

宿賓

請客

陳設

醴冠者

字冠者

謁家廟

見尊長

家禮辨定

月

首卷九

醴賓

百年內事已下附一

祝壽

論辨卷一

古禮雜行

習俗當禁

冠禮不可廢

冠無論貧富

冠不必三加

祝辭不必古語

衣須時製

賓不當跪

冠用南面

附律預防

人鑑卷一

冠不宜少

不妨另冠

成人當戒	冠作頌歲
律例卷一	
子孫遺犯教令	罵詈
開闢	卑幼私擅用財
擅食田園瓜果	鄉飲酒禮
服舍器用遠式	結盟
官文宿娼	賭博
擇日卷一	
吉日	天喜
天恩	福生
家禮辨定	續世
益後	續世
五日	
啓式卷一	
戒賓	宿賓
請客	速帖
婚禮	
事宜卷二	
婚義	婚年
婚月	婚日
婚時已上	納采

媒妁	問名
醴賓	卜筮
納吉	納徵
婿家告廟	遣使送禮物
女家告廟	女家嫡使者
婿役告廟嫡使	請期
行筭禮	宴客筵席
致賀	用樂
鋪房	婿告家廟
醴子	親迎
家禮辨定	看卷上
女家告廟	醴女
奠鴈	婦從夫
方巾花扇	婿婦詣家廟并祝文
同牢合卺	媵
饗送者	婦見舅姑
醴婦	婦見尊長
婦饋舅姑	饗婦
廟見并祝告	迎娶
婿見	歸寧
生子已下	湯餅會

三日孤矢	洗兒
餽子	剪髮命名
試周	
論辨卷三	
古禮難行	習俗當禁
嫁娶宜慎	訓子守正
女不當薄待	訪姻宜實告
媒不可盡信	婚忌扳高
婚宜敵體	婚不宜切定
禮物從儉	妻長無害
家禮辨定	目錄
姑舅亦婚	婚禮攝盛
用薦為贊	撒帳
撒帳	送親非右
廟見為死舅	親家子婿
外舅泰山	贅婿
飲仕端肅	男頓首
女肅拜	跨鞍結髮
送禮俗稱有本	姑嫂會叙坐次
納妾有時	錮婢非禮
未嫁不必守制	未婚亦當認婿

乘喪婚嫁之謬	未婚而死還聘
人鑑卷三	
不貪嫁資	不棄病女
不嫌貌醜	不厭糟糠
妻能甘貧	貴能盡禮
母能訓女	以女妻賢
義舉擇配	喪娶獲罪
律例卷四	
男女婚姻	妻妾次序
逐婿嫁女	同姓為婚
家禮辨定	目錄
尊卑為婚	娶親屬妻妾
娶却民婦女	娶逃走婦女
娶樂人為妻	買有夫婦人
擇日卷四	
天德	天德合
夫寶	月德
月德合	月恩
陽德	吉期
時陽	玉堂
明堂	三合

五合	四耗
五雜	六蛇
七鳥	八龍
九虎	月寧
月刑	大時
小時	劫殺
上刑	天比地冲
天尅地冲	嫁娶周堂
納壻周堂	大利月
小利月	不將日
月厭	厭對
无尅	歸忌
往亡	四離
四絕	紅紗
亥日	
啓式卷四	
納徵禮書	納徵禮目
納徵回書	納徵回目
庚帖	行聘請客
受聘請客	請期禮書

家禮辨定



目錄

首卷上

請期禮目	請期回書
請期回目	完姻請男客
完姻請女客	筵目
喪禮	
事宜卷五六	
喪義	容體
聲音	言語
飲食	居處
衣服	年月
等級 <small>已上</small>	初終并服製
家禮辨定	目錄
後	治棺并裡外
訃告	始死奠
沐浴	襲并服製
小歛并服製	飯舍
小歛奠	大歛并服製
大歛奠	帷帟
魂帛	銘旌
真容像設	三日成服
冠製	服製
朝夕奠	朔奠薦新

家禮辨定



目錄

首卷下

弔期	弔服
弔理	弔物
謝弔	奔喪
稅服	擇地治塋并服製
啓期	親友奠
臨喪被除	贈謚儀注
諭祭儀注	作主
點主	點主儀注
明器	嬰
引披鐸	羽幡竿
禮辨定	目錄
功布	方相
儀從各類	棺飾
挽歌	出殯前後服製
啓殯奠并祝告	朝祖并祝告
祖奠并祝告	大遣奠并祝告
發引	送喪助力
禁用異教	親友祖奠
下棺	納殯諸物
誌石	碑碣
石物	樹木

墳塋	墓奠
請祀土者	祀土神儀注
速塋	遷塋并服製
改塋并服製	反哭 <small>起六卷</small>
虞祭并服製	卒哭祭并服製
三年上食	小祥祭并服製
大祥祭并服製	禫祭并服製
祔祭并祝告	每年忌祭并祝告
誥勅封贈 <small>附</small>	文職補服
武職補服	文職品級
家禮辨定	目錄
武職品級	命婦品級
周制謚法	會編謚法
隋唐宋謚	燕洵謚議
鄭樵謚議	明制謚法
論謚	服制
本宗五服圖	妻為夫族服圖
妾為家長服圖	出嫁女降服圖
外親服圖	三父八母服圖
喪服總圖	
論辨 <small>卷七</small>	

古禮難行

習俗當禁

疾篤不遷寢

妻媳應得送終

孝子不披髮

喪冠非三梁

喪冠無綳環

喪服應得變除

冠服變除升數

訃告稱卒通用

訃不當用二寢

並主當辦尊卑

孤哀不始於宋

稱哀有宜不宜

尊卑赴告稱呼

未婚女訃稱呼

尙喪赴告稱呼

妾死赴告稱呼

孝子簡帖稱呼

神主稱呼

家禮辨定

目錄

首卷

耐廟諸客稱呼

六十稱享年

雙名宜皆書

曾元服非功總

六世祖服

曾祖在不承重

連喪重服不補

妾服

未婚夫妻死服

塋服

尙服

遷塋當服二月

師喪素服加經

改塋不當服三月

三年服不當折

本生父母當杖期

祖母不當承重

嫡孫不當服期

妾費宜省

婚喪橫行宜禁

孝服見客不避

異於荒唐

釋道七七惑人

然不當接

俗供靈床之非

喪中拘忌之辨

响作開棺無罪

設宴開材非禮

出殯不必回喪

拜禮當論南北

弔客必謝

補弔當見

弔不分帛

不弔當辨可否

有喪宜助

吉可與凶

老病從寬

塋不當過三月

未塋宜禁仕進

塋不當貪風水

家禮辨定

目錄

首卷

塋不宜藏珍寶

塋不拘月日

塋無先輕後重

兩耐當分左右

父母不當分塋

元配無子合塋

嫁母不當歸塋

火化水塋當禁

塋亦無焚理

人鑑

卷八

不受賄賂

因喪棄官

有服不嫌

守制須慎

忌日當哀

喪塋有應限制

設宴送性宜禁

守禮廢禮之別

畫哀忘哀之殊	奪情起復之謬
營塋艱苦之奇	廬墓孝感之異
助塋陰鳴不淺	師喪能盡可法
冒險報恩足傳	
律例卷八	
匪父母夫喪	居喪嫁娶
居喪分產	居喪犯姦
喪葬	發塚
盜賣墳山	火孫承重
擇日卷八	
家禮辨定	月解
鳴吠日	鳴六卦日
土符	土府
地囊	復日
重日	密日
土王用事日	山向利忌
太陽到向	
啟式卷八	
親改計狀	請護喪客
請題主者	題主請客
耐廟請客	尊主啓期

孝子啓期	塋親請客
請祀土者	行狀行述
墓誌墓銘	神道碑
墓碣墓表	列傳哀辭
誄辭	祭文
祭禮	
事宜卷九	
祭義	祭法
祭理	祭田
祭器	祭服
家禮辨定	月解
祭期	祭日
家廟	祖宗堂
樂器	牲
牲體	進寶豆實
香燭紙錠	酒
羹飯茶湯	齋戒
省牲祝濯	灌
祝告	祝告等文
獻帛	獻爵
醑	酢

餼

薦新

寒衣

凡祭儀注并祝文

祭四代位次

祭始祖祧主并祝文

祭無後

祭外家

墓祭并祝文

祀土地并祝文

祭聖賢附記下

五祀并祝文

社祭

社祭儀注并祝文

社飲讀法

蜡祭并祝文

祭先蚕并祝文

祭馬祖并祝文

論辨卷十

家禮辨定

目錄

首卷三

古禮難行

習俗當禁

祭宜豐厚

祭可隨宜

古祭同日

祭必于婦俱

祭止稱尊孫

古祭用寒食

祭品明器從俗

鼎俎傳豆相宜

始祖應當祭

居喪亦當祭

中元不當祭

經旛不可用

祭不必告毛血

祭不用茅祝板

飲福受胙不行

古祭不祝噫歎

無尸不告割成

子弟習儀

禮寬老病及貧

游惰惡後猶罰

立宗立祭之非

淫祠當毀

家堂神馬之誤

祀竈替代當革

人鑑

祭必誠潔

祭不祈求

好義當薦

不敬速亡

爵者非禮

妄祭無益

崇釋貽譏

貴當立廟

每旦宜謁

祭墓合族

祀師不忘

分胙受拜

家禮辨定

目錄

首卷五

律例

致祭祀典神祇

褻瀆神明

擇日

祭祀

啟式

家禮辨定題詞書札

蘇山同學弟毛奇齡

先王以兩浙立教曰詩書禮樂而實則詩書存而禮樂亡夫子說夏殷之禮杞宋無徵而韓宣子聘魯僅以易象春秋驗周禮之存是以王朝既無禮官掌故頒成一書而士禮駭駭又並無一通全儀節可依之行事是言禮而實無禮及後儒有作不特喪祭重禮如祠堂宗子殯窆祔廟諸大節一概差錯即鼎俎庶饌衣麻原室諸細疎瑣屑亦且乖舛無狀以致子不奉父也妻不祔夫也主製同于秦與喪冠示若橋道

家禮辨定



題詞

首卷

先王遺教于斯盡矣州堂先生有憂之出其生平之所學復廣為搜討雖意在通俗而不敢于諸經之所傳與前儒之論論稍有謬戾博通而慎家抽其精而祛其惑凡覽者三十餘年而奮然提筆迄半載而滿千成此非老聖神靈實亦以憑之也乎先生著述滿家皆明經術道之書前胡古賢後神來學自此書出而人問于是有禮矣丁亥仲秋敬題于書留草堂時八十五歲

蘇州同學弟蔡方炳

頃接手教并已刻未到第著快慰無已而家禮辨定

一書尤詳明精確証古匡今殆無餘憾急宜付梓公

諸國門有碑世道人心不淺拜服拜服人生不百年無論氓民而後即功業至堯舜亦終歸烏有而曰堯舜其心至今在都荷無二典何從見堯舜之心甚矣文人之筆即文人之心所寄也獨惜今之文人未嘗無筆而筆端所及不足以扶世道正人心雖著書充棟猶無筆者然可勝嘆哉先生學極其博旨極其精而尤服膺者則集註補遺與家禮辨二書先生自此不朽矣先生之心亦千古在矣補註已風行海內不識家禮何時梓成企予望之

家禮辨定



題詞

首卷

盧龍年家眷弟孟以旬

羅文莊嘗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詳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于當世者類多出于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今州堂先生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詳觀其會通斟酌其行事使三千年遺經六百年家禮一旦盡復而明辨之以洗自來穿鑿附會之陋真是繼往聖而開來學其功為何如哉

安溪同學弟平光坡

去春晤華父母稱道先生不啻口且言禮學精深私心亦嘉即欲執經座下獲卒所冀同病相率挽未能遂出及六月到省則台駕已登程矣恨數日然聞有書存於閣中適遇樓求竟不一遇方託支寺諸武休書市忽承遠領喜不可勝發發數十餘天讀之如飢渴一遇乃敢次以錄次以墨見其言古則酌諸今使無情文不稱之患言今必奉公使無武斷萬裂之虞微文考勝刪繁補闕果是數十年玩心方能勇裁如此潔淨斯道如嚼蠟雖肯用此工夫為推陷不禮辨定 題詞 首卷 共

席清之事千真豪傑之士也

吳興年家翁弟沈涵

三山得遇高賢深慰夙慕別來聞下惟武夷以大儒之哲嗣不止九曲千峰生色矣兩接手翰快讀家禮年譜三千四百書防微節物等刻或關性理微言或切生民日用直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深心大力何能復贊一詞至於聖賢儒史一書援引博而考據精即如關里諸碑多目所未見弟服膺尤深嗣後全刻于所惠教不宣

家禮辨定卷之一

錢塘王復禮坤堂誤述

冠禮 五禮中

事宜

冠義

冠義云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此故古者聖王重冠料責成人禮焉也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却特性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家語云冠者成身之始也身莫重於元首元首重而後百體從之故冠而後服條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

服條而後可以成身可以事人以正君臣斯成其為人臣以親父子斯成其為人子以和長幼斯成其為人弟是成身也釋名云冠者貴也所以貴韜髮也白

虎通云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通典云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帝始用布帛

冠年

禮記曲禮云二十曰弱冠冠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

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教梁傳云男二十而冠冠而列大夫家禮云男子年

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與已身無期以上喪方

可行之

冠月

夏小正云二月緩多士女註云冠子取婦之時儀禮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王州堂云冠子之月自應生旺秋冬衰頹原非所宜故夏用仲春周用歲首也

冠日

冠義云古者冠禮筮日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士冠禮云筮于廟門註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曲禮云內事以柔日註云冠用乙丁巳辛癸日也王州堂云家禮辨定冠禮一卷二
古人筮日今人不能盡有著即有著亦不善擇不若擇日之便也擇日法附後以上無論

告家廟

冠義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重事而不耽擱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家禮云前期三日冠者之祖父兄長告于祖先若已孫而冠則自告諸家廟前盥洗祓禡點燭列果焚香再拜興跪獻酒獻茶告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孝孫某敢昭告于先高祖考某府君先高祖妣某氏先曾祖考某府君先曾祖妣某氏先祖考某府君先祖妣某氏

妣某氏先考某府君先妣某氏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其日加冠於其首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又再拜興開扉而退

筮賓

士冠禮云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註云筮其可使冠子者冠義云古者冠禮筮賓所以敬冠事家禮云今不用筮惟擇親友中賢而有禮者一人行之

戒賓

士冠禮云主人戒賓及贊冠者一人註云戒告也古人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敬成之贊為賓佐賓為冠事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二

者賈公彥云三日前戒賓謂主人親至賓門家禮云冠期前數日主人自詣其家致啟拜請請啟式附後

宿賓

士冠禮云宿賓鄭康成云宿進也賈公彥云謂之進使知冠日當來王州堂云即今用速帖也宜冠前一

請客

賈公彥云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王州堂云是日既請賓行冠禮自應請至親好友以陪賓其客之多寡隨宜請帖式附後

陳設

王州堂云是日堂上中列賓席左列冠席用盤盛冠以帕蒙之右列應席置爵其上賓至主人出門迎入三揖三讓至階升堂賓主相見再拜畢親友揖畢還坐獻茶換茶僕捧盥盆悅巾至賓與執事皆盥洗冠者從內出賓與拱冠者就冠席執事進冠賓受冠加于冠者之首祝辭從俗

醮冠者

郊特牲云醮于客位加有成也冠義註云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為成人者敬也王州堂云冠畢乃醮家禮辨定冠禮一卷四醮者酌而無酬酢也賓拱冠者就醮席執事捧爵授賓賓請酒敬冠者冠者受爵置席上再拜賓答拜冠者與執爵爵少許于地乃飲畢向賓再拜賓答拜

字冠者

曲禮云男子二十冠而字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吳州應云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顧淵宰我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季路之類著父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

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殷道也家禮云賓乃字冠者冠者再拜謝賓賓回揖不拜賓告退主人留賓延之別室以俟赴席

謁家廟

家禮云至人率冠者見于家廟盥洗設祀點燭列果或設饌跪焚香再拜興後跪獻酒獻於告曰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又再拜興開祠而退

見尊長

儀禮云冠者見于母見兄弟見姑妯家禮註云冠者拜父母父母為之起拜親友親友為之揖成人而與家禮辨定冠禮一卷五為也父母四拜餘者兩拜

醮賓

儀禮云醮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賄賓祖家禮云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執事諸親友畢賓退酬以禮物而拜謝之厚薄隨宜鄭康成云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使人賄諸賓家也賈公彥云薦脯醢也王州堂云賄賓祖今之送酒席做此

百年內事附以下

禮記云六年敬之數與方各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

食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
教之數且十年曰幼學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
年學樂誦誦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曰弱冠始
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不出三十曰壯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四十曰強而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
去送殯執紼送葬待盈坎五十曰艾服官政異糧養
于鄉鄉飲二豆始衰杖于家不從力政不成喪不致
毀送殯從哭哭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六十曰耆指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六

使宿肉非肉不飽鄉飲三豆不親饗養于國杖于鄉
不與服戎喪不踐歲制七十曰老而傳貳膳大夫有
閒鄉飲四豆養于學非帛不煖夫婦同藏無閒杖于
國于朝族弗敢先致政致事不俟朝不與賓客之事
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推讓而
后及爵者君問則席捲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皆為
疑地時制八十曰耄常珍鄉飲五豆非人不煖杖于
朝月告存不俟朝君問則就之拜君命一坐再至一
子不從政齊喪之事弗及也月制九十曰耄日有秩
使人受鄉飲六豆飲食不離寢膳飲從于遊可也天

于教有間焉則就其室以珍饈雖得人不煖其家不
受族日修七年曰博博與髦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
曰期頤天子先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之執
麻采治絲葛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
納酒漿豆羞醢醢相助其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
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祝壽

頤寧人云生日之禮古人所無蓋起于齊梁之間逮
唐宋以後自天子至于庶人無不崇飾開筵召客賦
詩稱壽矣王州堂云雙親壽日為人子者理宜稱祝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七

其具慶者自壽猶可若親既歿則遇誕辰自應傷感
去思舉觴也況有身居貴賤而仍值泰樂張筵祝考
小門而索者入室與何恩至此昔唐太宗謂長孫無
忌云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胡成傷悲
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宋趙彥達生朝必哭
于廟有欲為體者號泣而向之元李自華常以不及
終養二親過初度日號慟抵墓家人不忍見因諱言
之王天爵每逢生日寢宮一月懿其母孝乎故程正
公云人無父母生日倍當哀痛何忍置酒張樂以為
樂若其慶者可矣誰非人子能不思之

論辨

古禮難行

儀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纓履終幅長六尺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鞶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朝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考無疆受天之慶禮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八

習俗當禁

王州堂云詩曰總角兮突爾弁兮刺豷等也今嬰孩俱冠矣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非所宜也今遇冬皆服矣習俗之變如此故司馬文正曰生子猶飲乳

已加巾帽有官者或製公服而弄之世風不古自宋已然矣有心化成者能不留意

冠禮不可廢

司馬溫公云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其禮可不重歟近世自幼至長愚騷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若好古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知禮義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呂忠節云孩而失曰未童童而失曰未成人冠則成人矣乃至不能亭亭楚楚挺然為天地扶正氣而以流俗終不負頭上冠哉此禮之廢宜亟復王州堂云冠禮之廢久矣以今童穉皆冠及長無俟束行不廢之廢也愚以為教復冠禮即于成婚之前女家用笄男家用冠以昭成人之始正如樂記所云婚禮始冠并以別男女事理咸宜

冠無論貧富

呂張石云如貧愚不能如禮亦須請至親有行一人告于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者即是若貧家更須簡便只於祖先告拜行之亦可陳氏云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人人可行者貧人自率其子告於家廟而申命之則其家雖無力成嘉會要於冠禮

之意。何不可行之有。惟簡也。故能備。

冠不必三加

張一棟云。古有三加之禮。冠用紗帽。幘頭之類。服用深衣。皂衫。公服。革帶之類。制度近古。品式近儒。亦人情所甚。駭者。今斷從簡易。或只一加冠。便于民。依可以遠行。宋栗菴云。古禮始加用緇布冠。再加用皮弁。三加用爵弁。家禮始加用幅巾。再加用帽子。三加用幘頭。然此惟有官者得以用之。無官者似難備。連今擬三加。併為一加。有官者公服。幘頭。革帶。生員儒巾。圓領。絲線。餘人方巾。盤領。袍。絲線。俱皂靴。庶簡便易。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十

行禮。弘緒云。瓊山丘氏以為古人服制。上下可以通服。今若竟用品官冠服。無乃僭乎。夫初責以成人之禮。而適之以僭。是欲行禮而反失禮也。然則當若何。丘氏儀節附一加之儀。今欲行禮。又不敢僭。宜採而用之。三。卹堂云。家禮集要所擬。備童初加。隨時冠服。再加生員冠服。三加品官冠服。以合三加。彌尊之義。黜字後。仍服初加冠服。見家廟尊長。愚以為不獨僭越。非禮抑且如此。周折何如。一加不為之簡便也。然諸前輩已先得我心。歷言之矣。况士冠禮三醺。今家禮已去其二。止用一醺。冠獨不可去其二。止用一。

加乎。不必泥古也。

祝辭不必古語

朱文公云。冠婚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婚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加冠之詞。出門之戒。若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今只以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又云。古之祝辭。本為雅妙。若冠者未能通曉。反無以示。敬。期祝之意。不若本其肯義。衍為明白通俗之語。且因人而施。如儒生。則期以遠大。農商輩。則勉以勤儉。而孝友忠信之戒。則通用之。似於敬導為切。王艮堂云。禮本易簡。故夫子大林放之間。而顧先進之從。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十

其繁且難者。皆周末文勝之禮。而非禮之本也。故成主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連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奮于時。惠于財。親與使能。何其簡而該也。今冠禮祝辭。加冠三醺。一醺三字。凡八辭計五十句。每句四字。字共二百。戒賓之日。將書此。以達之乎。抑賓自覓而讀之乎。倘或不熟。臨期遺忘。格格不吐。豈不作闕堂之笑。縱能熟記。而正容作色。歷歷朗誦。亦無以厚顏。是漸漸不必者也。予素欲刪此。不意文公亦早及之矣。夫家禮為文公手定。而其自言若是。則非完書可知。今之重訂。寧得曰借歟。

衣須時

程子云。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也。必須用時之服。

賓不當跪

陸淳云。禮加冠冠者與賓皆跪。夫冠者而跪可也。賓而跪不幾於褻賓乎。按曲禮跪即坐也。公則跪坐。皆不宜不若立加為穩。

冠用南面

宋景文云。古之冠禮。行于家廟。若冠者南面。不惟上背祖考。且使父與賓東西相向而立。人子乃公。然南

一 卷 主

一 卷 主

面於上。其於人心。禮制安乎。否耶。禮時為大。不當拘執舊文也。王州堂云。士冠禮主人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冠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無南面之事。惟庶子冠于房外南面。則是房外非堂上也。今冠既不在廟。自應處堂之左。豈有儼然上立而加冠者乎。又何慮其階賓而越父耶。況今之居室。安能皆南向。惟當別其上下。不必辨其東西也。

附律預防

王州堂云。婚喪祭皆可附律。而冠安得有律。然既冠為成人。語云。讀書不讀律。私君竟終無術。則律所

當留心也。律之大者。重者。不言可知。其細微者。人所忽。不可不知。夫人之生。天性本善。自幼寵愛。習以為常。或使氣質或流。傲慢或競奢華。或尚交結。或恃勢。或呼盧。或舉數端。以法吾夫子少壯之戒。故附冠者。而預防之。且服飾器用。婚禮亦宜參考也。

入鑑

冠不宜少

左傳云。晉成公二年。趙盾救承。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與公九年。晉悼公伐鄭。而還。晉侯必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

宋景文云。冠禮

一 卷 主

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稷。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燕也。以先君之祗處也。今寡君在行。未可且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脩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程子云。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事十二歲。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徒行此節文何益。王州堂云。冠不及時者。當鑑此。

不另冠

資治通鑑云漢惠帝三年十月立張氏為皇后四年三月帝冠丘文莊云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禮也夫禮始于冠成于婚人生二十曰弱冠而冠三十曰壯壯而有室當然之序也帝后五月而方冠無乃失其序乎必先冠而後婚冕而親迎斯于禮之序順矣王艸堂云文莊謂先冠後婚是矣其云冕而親迎以常人之言若天子自古無親迎者惠帝是年二十歲漢去古未遠殆宗二十始冠之禮乎况即位已四年前此靈頂以朝諸侯謁宗廟乎則已升而後冠可也今世童子自幼皆免遂廢冠禮不行將先王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

制作深意與先聖成身大訓親不知所謂矣余故故于將婚時復行冠禮以表成人微漢惠故事亦非杜撰當鑑此

成人當戒

國語云晉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晉吾事事莊三筆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事始與事善進善不善陵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示

茂由至矣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志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後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入韓子之戒可以成物修矣志在子王艸堂云既冠為成人應責以成人之進古大夫之家且然而沉編戶之誤乎錄此以見冠之所係者重且為父執者不徒以頌而以勉宜敦古通易後進當鑑此

冠作頌箴

周成王冠祝雍頌云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收衷職敏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承無極

冠禮

一卷

漢昭帝冠辭云陛下摘顯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專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中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承與天無極梁沈約冠子箴云敬擇良辰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既至無謂道賒教以秋實食以春華無耽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王艸堂云歷考冠辭皆欲去幼志化童心世之為父兄訓子弟者當鑑此

律例

千孫違犯教令

律凡千孫違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者杖一百謂教令可從而故違家道堪奉而

罵詈

律凡罵人者笞一十互相罵者各笞一十凡罵

總麻兄姊笞五十小功兄姊杖六十大功兄姊杖七十尊屬大功

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一等若罵兄姊者杖一百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一等

乃坐凡罵祖父母父母者杖六十須親告乃坐

妻之父母者杖六十須親告乃坐

開毆

律凡開毆與人手足毆人不成傷者笞二十但毆

成傷及以他物毆人不成傷者笞三十他物成傷者

皆為他物即持兵不用刃神其柄亦是物

以上笞五十若人血逆耳中出及內損其肺而吐血

者杖八十若止皮破血流及鼻孔以穢物汚人頭面

用湯火銅鐵汁傷人者杖一百以穢物灌人人口

內者罪亦如之杖一百凡毆受業師者加凡又二等

凡毆受業師者加凡又二等凡者非徒指儒而古百工技藝亦在內

凡平幼毆本宗及外姻總麻兄弟但毆杖一百小功

兄姊杖六十徒一年大功兄姊杖七十徒一年

各加一等若毆兄姊者杖六十若毆兄姊者杖六十

折傷以上各通加凡開傷一等若折傷以上各通加凡

事長毆平幼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總麻初減

凡人一等小功減二等大功減三等凡弟妹

毆兄姊者杖六十若毆兄姊者杖六十

半傷者杖一百若三年若毆伯叔父母姑

及外孫毆外祖父母服雖小功其恩各加一等

其過失殺傷者若上各減本殺傷兄姊及伯叔父母

二等不在改凡千孫毆祖父母父母者若毆

開傷一等同居者又加一等若自來不曾同居者開

子毆父各以凡人論

平幼私擅用財

律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十兩笞二十每十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長應分家財不均平者罪亦如之

擅食田園瓜

律凡於他人田園擅食瓜果之類坐贓論計所食之以下笞一十二兩笞二十計兩加等罪止杖六十徒一年棄毀者罪亦如之

鄉飲酒禮

律凡鄉黨叔姪及鄉飲酒禮已有定式違者笞五十如鄉飲酒自平時行坐而言鄉飲酒禮自飲禮儀而言

服舍器用違式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十

律凡官民房舍車服器物之類各有等第若違式僭用者杖一百罪贓不叙軍民除無官者笞五十

罪生家長工匠並笞五十違式之物責令改正若僭用違禁龍鳳紋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官民除

工匠杖一百違家小起發赴京替充局匠違禁之物

並入官

例黃色秋香色米色五爪龍紋立龍紋團補服無金

四爪之四團八團補服綴紗及無金照品級縫造補

服官民不許穿用其桃鶴等花團補服經許照常

穿用違制越分穿用者若係官交與該部革職若民

枷號一個月不准折贖責四十板將越分之物入官

庶民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線許用紵絲綾羅絹

素紗婦人金首飾一併金耳環一對餘止用銀翠不

得製造花樣金錦粧飾車輿不得雕飾龍鳳紋職

官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粧飾銀螭繡帶青幔四品

五品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素帶

青幔庶民車用黑油齊頭平頂皂幔不許用雲頭繡

千比同車製帳幔不許用諸黃龍鳳紋職官一品

至三品許用金花刺繡紗羅四品五品刺繡紗羅六

品以下許用素絨庶民用紗絹

家禮辨定

冠禮

一卷九

結盟

例凡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者不分人之

多寡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為

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未歃血盟誓焚香止結拜

弟兄者為首杖一百為從杖八十

官吏宿娼

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其妓飲酒謀合人咸一

等若官員子孫文武承襲宿娼者罪亦如之附過候

廢襲之日降應受一等於邊遠叙用

賭博

律凡賭博財物者皆杖八十所攤在場之財物入官其開張賭坊之人雖不與同罪坊亦入官止據見發為坐職官加一等

例凡賭博人犯若自來酌酒撒潑或曾犯誑騙竊盜不孝不弟等罪及開張賭坊者一等問罪枷號兩月若平昔無過止是賭博但有銀錢衣服者二等問罪枷號一月各發落若年幼無知被人引誘者三等問罪照常發落凡賭博人枷號兩月責四十板開場放頭之人各枷號三月責四十板官員賭博者革職枷責不准折贖如出首者出首人免罪將賭錢一半家禮辦定

擇日

冠帶

凡冠帶宜孟仲月吉日定日戌日天恩天喜益後續世福生忌丑日

橫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蓋後

續世

福生

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午子

酉卯戌辰亥巳午子丑未寅申

吉日 凡乙丁己辛癸日

天喜 春戌卯夏丑日秋辰日冬未日

天恩 凡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巳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日

啟式

謹將某日為第幾子某舉行冠禮奉攀

台從特賜

教誨伏冀

寵臨賜降感荷

右啟

大德望某翁某老先生大人閣下

家禮辦定

冠禮

恭侍教弟某某頓首拜

恭侍教弟某某頓首拜

茲臨 某日為子某行冠禮恭候

紅字簡前幅寫某日用紅簽

恭侍教弟某某頓首拜

敬 謹將某日小兒行冠禮恭候

稱謂隨宜寫如用式

恭候

登臨

連帖用紅單婚禮同稱謂隨宜

恭侍教弟某某拜

家禮辨定卷之二

錢塘王復禮需人撰述

婚禮五禮中

事宜

婚義

易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又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邪特牲云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一

注所以附述厚別也哀公問云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周禮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孟子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室何氏云婚姻之事為父母者亦當察其血氣壯弱以易遲速無使情實平開易取天折之患然又不可計貽財敗家失婚姻之時

婚年

禮記云三十壯有室周禮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大戴記云合於五也中節也王肅云周官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嫁娶之限不得過此也家語

云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婚矣家禮云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婚

婚月

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云維維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鄭康成云娶妻以冰泮而納承請期迨冰未泮之時又云三星在天今夕何夕集傳云三星心宿也婚見于東方建辰之月也注云昏而不見則婚之候今見在天則三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二

月矣是不得其時月禮云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云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夏小正云二月姦多士女注云冠子取婦之時白虎通云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王州堂云婚姻為似續之計三歲乃生育之時歷稽經傳可以為法今世皆用冬月完姻周枯肅緩大非所宜移之于春勞費正等且于事理相合奈何不遵古禮耶况鄭康成曰固有喪禍則非仲春今人用別月尤當避忌也

婚日

此禮云丙申以祭日註云乙丁巳辛癸為宗廟之祭冠婚之禮為丙申王州堂云古人筮日而令人擇日然得還示日更合古制附錄

婚時

詩云昏以為期鄭康成云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儀禮云凡行事必用昏所註云用昏使也用昏時也按禮使行元纁吉禮必用所時規迎乃用昏時釋名云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白虎通云婚者謂昏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附錄雅云婿父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三

仲為姻婦父母為壻賈公彥云兼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周禮司寇氏註云日入三刻為昏今俗云黃昏成時也丘瓊山云今世俗不知昏之為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雖見曉日中亦皆成禮殊為紕繆王州堂云婚日宜擇時不必擇也用黃昏合禮以上

納采

儀禮云下達納采用雁鄭康成云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納采擇之禮用雁者贊見之禮也賈公彥云男為上女為下故陽唱陰

和之義故曰下達納采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王州堂云即今之倩媒求婚也故儀禮致辭但云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云先人之禮者指行媒采擇原係古禮用雁為幣並無他物也若用禮物是納徵矣今世俗定親下聘用銀環帶帛諸種而禮日乃稱納采之義通國皆然何其差謬至此耶嗣後下聘應書納徵為是

媒妁

詩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往由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坊記云男女無媒不交周禮云媒氏掌萬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四

氏之辨鄭康成云判若半也得耦為合至合其半成夫婦也媒之言謀也謀合異姓使和成者今齊人名媒氏曰媒公羊傳云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孟子云媒妁之言說文云媒者謀也謀合二姓也妁者斟酌二姓之稱

問名

儀禮云賓執雁請問名賈公彥云問女之姓氏周禮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疏云媒氏之官合男女必先知年幾配成夫婦也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歲也毛西河云周官婚禮必先問年

月日而後及乎名蓋年號名為尤重男子伉儷須是計年時以辨長幼儀禮但稱問名而不及年月日者本一以該二也王州堂云今之議親者先出草八字使男家合之吉乃成及下聘時復以女之姓名年月日時書於簡謂之庚帖即古問名之禮也

聘賓

儀禮云請醢醢酌醢薦脯醢賓啐醢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鄭康成云脯長尺有二寸自取脯者專主人之賜將聘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撤人謂賓之使者賈公彥云賓將聘以脯授使者也王州堂云即家禮辨定

家禮辨定

聘禮

二卷五

下筵

儀禮云某既受命將加諸卜鄭康成云問名特將聘卜其言西左傳云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又云晉驪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王州堂云婚禮不廢卜土古已然不始于今也

納吉

儀禮云納吉用鴈如納采禮鄭康成云歸卜於廟得

吉兆後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四禮約言云凡結婚止擇日同媒一拜固為簡便矣不知此甚有關係或有不親拜而以媒往或酒中一語此後兩不照管因之而悔親者每見鄉曲中遂致訐告傾家豈可以一幘為無甚關係乎王州堂云今人卜吉之後主婚者同媒往拜女家答拜名為拜允或有不親往而遣使送帖女家亦然謂之傳紅皆在下聘之前即古所謂納吉也

納徵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六

儀禮云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鄭康成云儷皮也納幣以成婚禮用元纁者象陰陽修也束帛十端也皮鹿皮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儷賓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想坊記云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周禮云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兩註云八尺曰尋五尋為兩則曰丈矣二丈為一端五兩則十端矣賈公彥云婚禮有六惟納徵不用雁以其自有皮幣可執故也通典議云上古衣皮周代尚文去襲元衣纁裳猶用皮為鞞所以婚禮用元纁鹿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後衣服殊制不合用矣通志云後漢之俗聘禮以

元釭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栢嘉禾長命
縹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銀像得香草鳳凰
舍利穀爲壽受福饒應壽九子蟻湯燧鑽又有丹
爲五色之幣肯爲東方之始共三十物懸圖云金陵
人家行聘禮其并盒中用柏棧吉祥草及絲線絲果
或剪絲作鸞鳳又用膠漆丁香粘合絲絨結成以爲
吉慶之兆王艸堂云今人帛一端雖長短不同大約
以二丈爲率二丈爲端二端爲疋亦古之遺也然下
聘日適於盛大明會典帝王納聘有金銀珠花釵釧
茶類若一品至四品絲緞八匹五品至九品四匹二
匹而已然杭俗回盒至今用絨花果絲其町由來遠
矣第古禮有元釭則無雁以其爲贅物非禮物也後
漢兼用其誤亦遠矣

婿家告廟

家禮云是日清晨以盤盛禮書禮日置家廟前盥洗
啟和點燭列果焚香再拜興跪獻酒獻茶告曰維某
年某月某日孝孫某敢昭告于先高祖考某府君先
高祖妣某氏先曾祖考某府君先曾祖妣某氏先祖
考某府君先祖妣某氏先考某府君先祖妣某氏某之
第幾子某年已長歲未行伉儷議擇某之女爲配今

今日納徵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又再拜興

遣使送禮物

儀禮云使者元端至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鄭康成
云使者男家之屬如男家是士則屬是中士男家
是中士則屬是下士其位分不甚相遠溫公書儀云
今人家既無官屬用子弟爲使者至女家集要云若
用子弟恐于女家難行禮今俗用僕爲使者叩頭奉
黃役夫撻羊酒銀幣之類禮書式

女家告廟

昏義云昏禮納徵聽命于廟所以教慎重正昏禮也

家禮辨定

格致

二卷八

家禮云聘禮至女家主人乃以盤盛禮書禮日置家
廟前告曰某之第幾女年漸長成已許某之子作配
今日受聘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儀節昭告同前

女家稱使者

家禮云主人以校書授使者以酒饌禮也謂以帛集
要云以酒禮接待使者以酒賞犒勞役夫後書式

婿家後告廟稱使者

家禮云使者後命主婦者後告家廟集要云女家亦
遣使至叩頭奉書男家接待使者亦如之開盒單乃
以盤盛底帖復書置家廟前告曰某之子某聘某之

女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今日納徵禮畢敢告儀節
昭告同前。

請期

儀禮云請期用雁主人辭賓請告期曰某日封曰某
殷不致煩賈公彥云婿家卜日得吉使使往女家告
期是期由男家來今執謙請期主人辭遂告之鄭康
成云須待也揚俊云請期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
書後書禮實使者後命並同納徵之儀王州堂云即
今之遣日也式附後

行笄禮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九

說文云笄簪也小記云笄行以卷髮內則云十有五
年而笄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儀禮云女子許嫁
笄而醴之稱字公羊傳云婦人許嫁字而笄之家禮
云笄禮母為主其賓擇親姻婦女之賢而知禮者為
之儀節並同冠禮王州堂云今閨女將婚之前數日
行笄禮俗稱上頭且設席待女亦即醴之之意

宴客筵席

禮云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樂記云
酒食者所以合歡也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用
禮云設莞筵絺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賈公彥

云設席之法初在地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

鄭康成云殷陳曰筵藉之曰席熊與云古首下筵

上席惟大朝親大賓射封國命諸侯及祀先王祫席

待於筵之上施重席莞席加緹席次常諸侯燕及

宴國賓皆一筵一席莞席加緹席甸後喪則不復

設筵但設席而已甸後設熊皮為席與設莞席為席

燕所謂筵與緹席有文采者次席熊豹皮加於席故

五三三重再重一重以定上下之分重席非士而敢

當也王州堂云今人行事稱謂各有所本並非杜撰

如增之宴會本於曲禮請客敬治非筵送饌薄席一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十

致賀

請客姑
式附後

王州堂云今世人但知郊特牲所謂吊禮不賀忘却
曲禮內有賀取妻者并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于有
客使其羞二條又晉穆帝納后議賀王述云婦是弱
禮應賀撫軍答尚書云禮亦隨時今既已越近代而
上禮上禮即是稱慶惟成帝納后時已賀今當依舊
則婚禮致賀亦古所有且人情理宜然故今世皆賀
而無不賀者也

用樂

程子云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也婚禮豈是幽陰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聽齋雜錄云古有房中樂工歌之次間以蕭箏故周雅琴瑟鐘鼓車牽式歌且舞而郊特牲反曰不用樂幽陰之義夫婚禮用兩陰陽脩也易陰陽成感為娶妻之卦故蔡邕協和婚賦云乾坤和其剛柔虞翻云踏妹實陰陽之儀未開婚禮陰禮也况喪禮輟樂婚亦輟何也

鋪房

家禮云婚期前一且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世俗謂之鋪房然所張陳者但褥帳幔幃簾應用之物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上

其衣服饋之儀節不必陳也

婿家告廟

助禮云齊戒以告鬼神左傳云楚公子圍娶于鄭布几筵告于社共之廟家禮云主人告家廟曰某之第幾子某今日親迎于某氏謹以酒果用仲皮告儀節貼告同前玉卣堂云此古娶婦告迎于祖廟之禮也

醮子

昏義云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儀禮云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舅帥以敬若則有常子曰諾不敢忘命家禮云是日設父席于堂上

正中南向懸席傍側西向子詣父前再拜跪詣醮位跪執事首授以酒子受酒傾少許于地以祭遂飲畢興以盞授執事者後請父前跪聽訓戒畢又再拜興遂出親迎

親迎

詩云親迎于壙又云韓侯迎止于蹇之里易云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雜記云士弁而親迎儀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帶從者畢元纁裳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祓鄭康成云以蠶絲裳蒙陽氣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上

下施也東壘華梓盛也執燭前馬從役持炬火居前照道也士妻之車夫家供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玉卣堂云春秋天子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通王后于紀單靖公通王后于齊是也諸侯非親迎然或有故若疾病及越境大則則遣大夫迎之若公如齊迎女為親迎公子如齊迎女為遣迎是也大夫以下則無不親迎者雖出境亦然鄭忽娶于陳楚公子圍娶于鄭襄仲娶于莒皆慶高固娶于魯皆親迎是也玉卣堂云今無論親迎遣娶花轎皆出男家前轎有蓋且有火炬與樂以照道而女室稍富者

則有圍轎相贈亦與古同也

女家告廟

家禮云女家主人告于家廟曰某之第幾女將以今日歸于某人謹以酒果用伸虔告俾節昭告同前

醮文

儀禮云父醮女而俟迎皆命之曰戒之敬之風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風夜無違言庶母施衿申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風夜無違視諸衿繫鄭康成云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敬帨佩巾繫繫盛帨巾之屬實要云父母坐內廳南向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 主

姆導女辭父母再拜興辭親屬東西各再拜興詣席傍側東向跪侍婢授以酒女受酒傾少許于地以祭遂飲畢興以盞授侍婢後詣父母前跪聽訓戒畢又再拜興

奠雁

儀禮云主人元端迎于門外揖婿入婿揖三揖升階北面奠雁再拜郊特牲云執雁以相見敬章別也註云言不敢相親也擊所奠雁也昏義云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蔡記云定器于池曰奠賈公彥云凡執贄相見皆親授受此禮

奠者婿有子道不敢授也鄭康成云婿奠雁拜主人

不答拜家禮云奠雁而拜主人白不應答拜凡贊用

生雁以紅色繒交絡之寶要云奠雁後婿行禮拜

拜主人答拜司馬溫公云凡受婿拜立而扶之楊復

云家禮以為無雁則刻木為之然刻木近于死無則

以鶩代鶩亦雁之屬也王州堂云儀禮奠雁畢婿即

降出則見主人而不行禮似手難通然其後記原有

婿見主人主婦再拜之文而禮記昏義亦有親受于

父母坊記親迎見于舅姑之語不獨見而當拜抑且

並見主婦矣因取寶要一則以補之若其執雁以往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 古

古人原用一隻至明猶然故大明會典云正統七年

英宗納后發冊奉迎用雁一隻及天順八年重定儀

制始加一隻今世俗皆用兩隻取其成對失禮意矣

要皆沿襲舊說不覺其非于特辨之于後焉集要又

欲以色帛繡雁或繪圖為雁二者得非施乎亦不可

用若行古禮親迎則婚期二月正有雁之時又何必

代也

婦從夫

儀禮云婿奠雁降出婦從降自西階婿御婦車授婦辭不受乃驅御者代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坊記

云婿親迎見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亦特性云婿親仰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勿從父兄家從夫夫死從子家禮云婿舉婦離女乃登三寶要云女榮頭出從婿行

方巾花弱

內則云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新唐書云婦人施蓋離以蔽身清波雜志云婦人以方幅紵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乃唐帷帽之制也司馬溫公居家禮云婦人有故出中門必蔽面呂東萊昏禮云婿婦交拜家禮辨定

婿禮

二卷

後舉蒙香遂就坐寶要云新婦榮頭俗謂之方巾雖儀禮家禮不載然男女交接之始自有廉恥則以帕榮頭亦禮所不可已者故從俗補入王艸堂云杭俗初婚又用花扇人無知者然世說載溫嶠娶劉氏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則亦蔽面之用蓋自晉時已然矣又唐中宗以衛后乳媼嫁賈懷真令誦却扇詩數首而李義山代董秀才却扇詩有莫將畫扇出惟來此中須教桂花開亦是証也

婿婦謁家廟

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歸先配而後祖陳鍼子

曰是不為夫婦証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司馬溫公云婦入門即拜影堂呂成公云先設香酒脯果于家廟舅盛服于家廟之前贊者導婿婦至婿下男北向立焚香跪酌酒祝曰某之子某以某日成婚新婦某氏共承宗祧仰冀昭鑒俯垂祐祐謹告再拜退婿與婦拜如常儀大明會典云天子納后太子諸王納妃皆先請奉先殿而後合卷毛西河云娶妻三告廟一是告迎如禮齋戒以告鬼神是也一是告至易歸妹上六到羊告廟是也一是告謁廟春秋書朝廟穀梁云薦舍于廟是也儀禮婦家自納采以至親迎凡家禮辨定

婿禮

二卷

六禮六告廟而婿家反無一焉將祭統所云請君之玉女以共事宗廟昏義所謂事宗廟而繼後世祿而反無廟無祖宗不告聘又不告迎娶乎王艸堂云此古娶婦告至于祖廟之禮也故杭俗成婚之夕入門亦拜祖先拜若不謂廟而即入寢室者正春秋所譏非是

司牢合卺

儀禮云主人揖婦入及寢門揖入即對筵坐陳三鼎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魚十有四脂一純醢不升醢醬二豆醢醢四豆黍稷四穀太羹滂三飯膳

飯四爵合香酌醕主人主人拜受婦北面答拜婦
亦如之瘠肝辛爵皆拜受爵再醕如初三酌用香亦
如之鄭康成云特猶一也合非合左右脾升于出也
去瘠地瘠也肺者氣之主奇者體之正食時而
先舉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正十五而成一
從其飲偶也肅也肅也純全也解不升近瘠也瘠
肉汁也太古之羹無蔬菜也同牢示親三飯而成禮
也合香破範也四爵而香凡六為夫婦各三酌也肅
漱也漬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漬安其所食肝肝炙
也飲酒宜香飲以安之昏義云共牢而食合香而醕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上

所以合體同牢畢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
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家禮
云婦至揖婦以入婿婦交拜婿揖婦就坐逆者斟酒
設饌婿祭酒婦舉飲不祭飯畢撤饌賓要云婿揖婦
者舉手揖遜也合香俗稱交杯盞

膝

訪云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詩云潛婦從
之祁祁如雲春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鄆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
王州堂云古嫁女以兄子女弟媵也易以以娣為娣

饗送者

儀禮云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婦姑饗婦人
送者酬以束婦鄭康成云以酒食勞人曰饗王州堂
云今女家遣僕婦送者亦席饗幣酬猶行古之禮也
婦見舅姑

昏禮云夙興婦沐浴執棗栗飯脩以祀儀禮云舅
果姑股脩賈公彥云義取早起肅栗斷自修也公
羊云棗栗陽也贊于舅股陰也贊于姑陳用之云
棗栗天所產股脩人所成婦拜舅姑而舅姑拜之以
禮無不答衛冠禮母拜燕禮君答臣祭禮尸答主人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下

也家禮云明日婦盛服俟見舅姑坐堂上東西相向
各置桌于前婦立作階下北面拜升其桌果于桌降
又拜復詣西階下北面拜升其股脩于桌降又拜

醴婦

儀禮云酌醴婦拜受薦脯醴婦升席祭醴三坐卒醴
興拜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鄭康成云取脯祭得禮
人謂婦氏人昏義云醴婦婦祭脯醴祭醴成婦禮也

婦見尊長

家禮云婦既受醴畢舅姑以婦見于諸尊長無尊王
州堂云古人先親而後疎禮也今人先賓而後主亦

禮也禮以時為大謙尊而先亦可從俗

婦饋舅姑

儀禮云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卒食一
醕婦設姑之饌食卒姑醕之婦拜受卒爵鄭康成云
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側者右胖載之舅趾左胖
載之姑趾與尊卑也郊特牲云厥明婦盥饋舅姑卒
食婦設饌私之也家禮云是日婦家具盛饌酒壺婦
從者設蔬果于堂上舅姑之前洗爵斟酒進舅姑飲
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侍立以俟卒食聞見錄云宋景
文公納于婦其父饋食物書云以食物暖女公曰暖
家禮辨定 婦禮 二卷五

饗婦

昏義云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西
階婦降阼階以若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若
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若順于舅姑和于室人
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妾積蓋藏
儀禮云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婦饋舅姑于婦氏人

鄭康成云言祖則饗禮有牲與婦氏人丈夫送婦者
使歸以婦姓反命于女之父母則其禮王州堂云
儀禮禮婦饗婦同一日在成婚之次日禮記分作二
日次日禮婦三日饗婦今杭俗三日舅姑以盛席待
婦畢遂送至婦家亦即饗婦歸祖之禮也

廟見

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求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
婦之義也鄭康成云謂舅姑沒者必祭成婦婦有供
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也儀禮云若舅
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祝告曰某氏來婦敢奠
菜惟辨定 婦禮 二卷五

嘉菜于皇舅某子皇姑某氏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
還又拜如初註云扱地手至地也賈公彥云必三月
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也此言舅姑俱沒
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
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王
州堂云家禮改三月為三日且不明言廟見之故致
習俗買買遂以廟見為祀祖大非因辨于後

迎娶

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儀禮云若不親迎王州堂云古
無迎娶儀禮何以有此語即况齊俗不親迎見之於

詩矣。今杭俗皆迎娶于六十年來所見親迎者不過數人。此亦時為之莫可如何矣。但以母送女。卑屈尊為非禮耳。然外郡親迎。今猶不廢。不可一概論也。

婿見

儀禮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親主人出門。婿入奠。壻再拜見。主婦再拜。主人醴以一獻之禮。薦奠酬。無帶壻出。主人送。鄭康成云。壻雖也。無帶異于賓客也。家禮云。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婦父迎送。揖讓如賓。禮拜即跪而扶之。見婦母。皆有帶。次見婦黨。諸親不用帶。大明會典云。宋禮辨定。婿禮。二卷。王至妃。系行四拜禮。妃父母受兩拜。答兩拜。王州堂云。即今俗稱四即也。然古人以成婚三月。今以次日。依家禮古禮。壻一獻。今亦以席相待也。

婿見

詩云。歸寧父母。春秋云。五年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乘毛西河。云高固迎姬已及三月。正當反馬。但反馬遣使不必婿來。而固以叔姬歸寧之便。與之同行。公羊所謂雙雙俱至。王州堂云。杭俗成婚之後。婿婦偕來。謂之四門。本大明會典所稱。然非三月。或一月。或二月也。古禮三月反馬。今

有贈馬者。則不必反矣。

生子

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襦。載弄之瓦。禮記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設悅於門右。

湯餅會

劉禹錫送張處士詩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觴舉湯餅。祝詞天麒麟。王文成生子謝靜齋詩云。携抱家禮辨定。婿禮。二卷。且堪娛老況。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幾第郎。唐元宗皇后王氏以愛弛不自安。注曰。陛下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為生日湯餅耶。阿忠其父名故。後世誕日用麵。大明集禮云。永樂間每歲聖壽日。賜百官食麵于午門外。奉旨免辦。王州堂云。湯餅麵也。何宴面白。魏至王叔其傳粉與湯餅。啖之。汗出隨拭。色轉皎白。玉乃信之。湯餅始見此。

三日

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事。宰常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

弘達矢六射天地四方

洗兒

通鑑綱目云天寶十載安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千
甚厚後二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是之
使宮人以絲與昇之喧闐笑語上聞問之左右以貴
妃洗祿兒對上因賜洗兒金銀錢今洗兒用果飲此
白樂天詩云洞房門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還
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滿月即成珠

餽子

王州堂云杭俗子生三日送餽予即古寒具也晉書
家禮辨定

婚禮

而二卷

云桓元嘗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
手而執詩畫因有浣元不憚自是會客不設寒具劉
夢得詩云纖手機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米
春夢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

剪髮命名

內則云三月之未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鵲否則男
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姆先相曰母某敢用
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然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
名之妻對曰記有成王州堂云今生子滿月則剃頭
百日俗稱百祿親友致賀

試周

顏氏家訓云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與洗裝
婦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
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取以驗其志趣
愚智名為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宋史坊神傳云
曹彬周歲父列辟盤彬左手持子右手取餅與之
須取一印他無所視後果出將入相

家禮辨定

婚禮

二卷

家禮辨定卷之三

錢塘王復禮州堂撰述

論辨

古禮難行

儀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用雁皆在廟納徵用鴈皮女從者用姪婦舅答婦拜特豚合升側設婿見用雞禮記婦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壻于女氏之黨

習俗當禁

范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稠衆親屬前問家禮辨定

三卷一

三卷一

以醜言責以慢對或威以楚撻至有傷于流血者可笑也洪氏俗考云今世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客競作戲詞以資新婦謂之謔親或褻褻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干婦之婦同于倚門之娼誠所謂敝俗也自晉以來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陳澈六云徽州有炒親惡俗江淮間為尤甚此當廢禁尤須士大夫詩禮之家以身先之

嫁娶宜慎

程正公云世人多謹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禁甚重豈可忽哉司馬溫公云凡議婚

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

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為

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今世俗之貪鄙

者將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

少是乃駢會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

哉胡致堂云後世婚姻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

憑媒妁兩美之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

二人之性行也及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

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嘆哉袁氏云人家有男雖

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

我于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

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為所棄男女婚嫁切須自揣

訓子守正

何氏云婚姻正始之道今人惟知正其女而不知正其男此淫風之所以日盛也凡生子十四五時即防他人引誘仍戒女僕往來務令保守其身如處子之貞潔則身正而家道正矣若此身一壞何以事宗廟而繼後世乎故欲止婦女之姦邪先禁男子之淫慾清源正本慎始慮終為祖父者不可不知

女不當薄待

袁氏云人家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為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同育生男不得力乃依託女家而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稍或家道尋常必欲望高陪費則產致破身家亦不深思之過也

訪姻宜實告

毛種黃云諺曰破人親九代貧非也夫婚姻者人事之至重者也家風門第配偶有宜不可不慎也設有二姓甚宜此嘉贊而成之永以為好准云不然其或與隸奴子竊幸方幅移地諱族妄思拔良又若門有

家禮辨定

三卷三

三卷三

應應家政同立奢蕩狎放醉飽不時勃谿成風搖燦唇舌與通婚姻必見漸流至于能戾之男頑惡之女遠除不珍鵲音無改凡茲之類不能連悉如或知交戚族親于刺的慮受媒給舉而見咨便當宜諒陳示使無誤此之為德豈不多哉若復隱情遷避告不以誠或加贊說以成其過遂使門素奔倫婚姻道苦使神采降罰必丁其躬矣故云破親而得貧謂相攸既得而我挾私棄尼之也非概置涇渭于無辨苟取曲成自徵福利也

媒不可盡信

袁氏云婿不可無媒而媒言不可盡信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給女家則曰男家不來修禮且有厚聘給男家則曰嫁資豐厚且虛指數目輕信其言而成婚必至責恨見欺夫妻反目故當擇志信不欺之端人而為媒氏若彼貪狡之流惟幸成事為利惑兩家之聽者斷須絕之

婿忌拔高

其翻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于天其福人不在貴族之草無根醴泉無源河馬溫公云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為患無窮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大夫之志氣能無愧乎

家禮辨定

三卷四

三卷四

婿宜敬體

胡安定云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夫必敬必敬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王州堂云斯言也古今共推為嫁娶之法其殆本之楚諺所謂男婚低戶女嫁高門乎以愚論之蓋有不盡然者往見娶婦不若吾家則銀錢食物暗中潛移默運以致家事漸凋為累非淺

若嫁女勝如吾家則貧富懸殊姑媳不等姑心因此生嫌婦面為之削色託足終身安乎否耶莫如門當戶對高下不形嫁娶之善無道于此又何必先其成見不法中庸徒求偏勝也大戴記云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悍暴黨無不善故晉武帝以衛氏種賢而多子賈氏嫉妬而少子欲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後惡人言辛娶賈充女果嫉妬是擇配固當論其種類之賢否豈徒計其家道之豐歉乎

婚不宜切定

家禮辨定

卷五

三卷五

司馬溫公云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宦途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連累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云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無此悔乃于孫所當法也

禮物從儉

王文成云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惟盛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為送節等名目藉靡相尚何氏

云吾嘗見嫁娶之家聘禮豐盛者不倒儀饋則田典產徒逞一時之富頓忘異日之窮如資粧盈備者不知用盡多少心機始得成就其舅姑猶不滿意苟或婿之不肯適足以驕情其志而縱侵其心耳不數年間糜費殆盡異樣金珠錦繡悉為他人所有其女何嘗受用分毫思之可為嘆息人當慕尚古樸凡百禮儀務從儉約慎勿過為奢華以踵頽風也王州堂云古人下聘束帛儷皮而已今世奢靡踰禮彼此較論遂致愆期苟不以夫子寧儉之言思之

妻長無害

家禮辨定

卷六

三卷六

毛稚黃云語曰婦大三歲宦屋冊養于嘗驗之多無微且有婦長三歲而貴盛多壽多男者或以理宜使妻年小於夫則可耳

姑舅亦婚

朱文公云如魯初開與宋世為婚後又與齊世為婚其間皆是姑舅之子從古已然只怕律不是洪容齊云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本所不禁而世俗不曉于按刑統戶婚律所云以為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親所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于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也

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等已之堂姨及再從母
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而生者女婿姊妹于身雖並
無服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
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于婚嫁了無所妨
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協司看
詳以為表叔娶表姪女從甥女據從舅之類甚為明
白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
皆失于不能細讀律令也明洪武十七年未善上疏
論婚嫁律云夫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
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
家禮辨定 三卷七
得為婚以故仇家詆訟或已聘見他或既婚後離或
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通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
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不
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
謂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
上匹尊屬若已為舅兩姨子彼為舅兩姨女無尊卑
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婿古人不以為非成周之時
王朝所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
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
于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

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未陳之好皆世為婚媾
其顯然可証者如溫嶠之王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
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待制夫人即
榮母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江浙此事尤多以致訟獄
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其
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王州堂云此
既乃朱公為待詔時所上也後歷官文學士其云朝
廷是之何以律內至今尚存姑舅兩姨不得為婚之
條耶然晉安帝娶王獻之女乃公主所生宋仁宗以
公主嫁李璋俱是姑舅成婚且今世往往皆然雖有
家禮辨定 三卷八
此律人未嘗遵可見習久之難革也後之議律者尚
祈斟酌請定之
婚禮 三卷八
王州堂云婚禮自古稱盛載之儀禮歷歷可稽如王
家祭服元端助祭用爵弁今親迎爵弁揖盛一也大
夫墨車士棧車今乘墨車揖盛二也大夫有二車士
無二車今從車二乘揖盛三也特牲禮陳設不在東
方避大夫也今陳設于東方北面揖盛四也貴大夫
執雁士執雉今婿入奠雁揖盛五也凡婦人不常施
衽之衣今用純衣總制亦助祭服揖盛六也同牢而

食膳必用鮮魚必用鮮雁也故今俗于成婚之日夫婦皆得服命服張蓋乘四轎而人不以為僭者此揖盛故也舍是而用特無罪乎

用雁為贄

王州堂云儀禮士婚禮壻北面奠雁再拜鄭康成以為取其順陰陽往來賈公彥以為雁木落南翔水泮北翔夫為壻婦為陰用雁者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婚禮用焉然程正公以為取其不再偶而文公家禮從之皆非也此乃贄見之物也儀禮云不依於贄不敢見禮記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家禮辨定 增禮 三卷九

然相漬也凡贄天子也尚書云五王三帛二生一先贄五王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璧男執蒲璧也三帛者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也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雁也一先者士執雉也周禮云庶人執鴈工商執雞陳用之云天子無所贄惟郊天用也王有溫潤之德常有衣被之仁羔有不黨之義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雁也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先分而不變雉也可畜而不散遷若鶩也可畜而不遠時者雞也昏禮用雁為贄而鄭氏以為順陰陽往來誤也左傳云男贄大者王帛

小者禽鳥以章物也今士親迎贄見于舅應當執雞然婚嘉禮也儀禮以為贄不用虎故房生馬以士而執大夫之贄押盛也若以四君所辭為是則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而皆用雁何耶豈為寒修若亦從陰陽往來從夫不再偶耶惟其為相見之贄故壻可執而壻亦可執也自唐開元禮命使奉迎執雁者在南持節者在北入門持節前導執雁次之主人受制書再拜進受雁授左右至大明會與正統七年英宗納后發冊奉迎亦用雁一隻及天順八年正定儀制復加一隻若以為贄則諸侯已執玉豈有天子而用雁者且天子自古不親迎又馬用贄如以為禮物則王帛牲醴之外未聞有雁是一舉而三失矣儀禮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入門東西奠贄再拜鄭康成曰贄雉也賈公彥曰士執雞是其常也吾聞古者士相見贄冬用雉夏用鴈鴈乾雉也夫夏恐腐矣而鴈乾雉不致易雁者正其所當執也則既婚以後不必避死且押盛可暫而不可久是以仍用雉耳于此微之不盡可信哉又云適刻是書偶聞文獻通考內載宋元祐五年哲宗納后禮部太常等議有云士昏禮用雁所以為贄也按曲禮凡贄天子

家禮辨定

增禮

三卷十

宅與康成謂天子無客禮以帛為紼者惟用告神今已據周禮用殺圭聘后更不用雁是北宋議雖未詳已革去雁矣明時何尚夢夢耶喜而添入以為先得我心之助

撒帳

事物紀原云漢世京房之女適翼奉子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門故也三煞者謂青羊鳥雞青牛之神也凡是三者在門新婦不得入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為不然婦將至門但以殺豆襪之則三煞自避新婦可入也王艸堂云此語不經儒者勿家禮辨定 禮 三卷上

撒帳

合璧事類云漢武帝時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障鳳羽長生羅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遠徹五色同心花果上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千多也王艸堂云杭俗成婚交拜後房坐床撒帳亦以踏果撒之蓋本此也

送親非古

賈公彥云舅饗送者女家有司也左傳云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

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小國則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以此而言則尊無送卑之法若大夫則遣臣送之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宋氏云惟南俗有父母送女之儀謂之送駕不合古制予謂婿不親迎及煩女家尊長送之甚失男先于女之義故欲遵禮者得士大夫數十家設然行之則後風易俗可待也王艸堂云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說苑曰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後未有父母送女至婿家者今杭俗通行豈得為知禮乎

家禮辨定

禮

三卷上

廟見為先舅

毛西河云夫婦之稱成于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先則雖為夫婦三月而不移于祖不附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久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于報地一奠之後故晉江應元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也自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未元晦作家禮即承其誤而著為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于祠堂且曰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明明正之

家禮辨定

婚禮

三卷

而乃以三月為三日。以子婦為夫婦。今世俗請召賓客簡帖往來。則曰某日兒媳行廟見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何以有此。王州堂云。杭俗成婚之三日。俗稱三朝。婦之父兄弟。是日俗體上門名為望朝。蓋禮也。宜使從俗。不必察也。故會親可召客。可祀祖。亦無不可。惟簡帖宜書治若。或伶若。斷不宜書廟見。以古禮廟見。原為死舅而設。非祀祖可稱也。且請客宴會。並非召宰祭餘。何必相聞廟見。况以言不出于婦。兒媳廟見。與賓客何預。而欲使之聞乎。或曰。簡帖不明言其故。客安能知曰非也。蓋所請必至親好友。成婚舉動。無不知之。豈有不相曉者。而請之哉。然即欲相聞。當從古禮。其日婦見可也。或又曰。徐伯魯嘗起之儀禮。既謂廟見。安知是舅而不祀祖耶。禮記又謂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稱禰。已為舅而廟見。又為舅耶。曰非也。禮記儀記皆云。夙興婦執筭。棗栗服。脩以見舅姑。今廟見應奠菜。且執筭與見生舅姑同一証也。禮記云。質明拜奠於舅姑。今見死舅姑。則情意悽慘。婦拜地。用初喪之儀。與生者不同。若見祖當吉拜矣。二証也。儀禮云。祝告某氏來婦。敢奠菜於皇舅某子。皇姑某氏。止告舅姑。並不

家禮辨定

婚禮

三卷

告祖三証也。禮記云。舅姑醴婦成婦禮也。儀禮云。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姑饗婦人送者。今廟見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則以老婿代舅姑。若見祖安得有此禮。四証也。儀禮云。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明為舅姑而入廟。五証也。春秋。譏先配後祖。以為非禮。故婦至告厥婦入。謁廟。是見祖何待。三月六証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稱禰。成婦之義也。稱禰不稱祖。七証也。陳澧註。廟見祭禰。即是一事。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非廟見之後。更擇日而祭。八証也。是廟見指舅姑。應歷可據。而又何疑之有。

親家子婿

王州堂云。親家二字。見唐蕭蕭傳。然親字讀去聲。故盧綸為王駙馬作花燭詩云。人至人臣是親家。五代史。劉昫與馮道為姻家。李愚謂曰。此公親家翁所為。蓋書趙王有子婿禮。唐劉禹錫云。命長嗣為君半子。然唐虞稱婿為甥。漢方言為倩。晉郭璞云。今呼婿為平便。孟康云。西方女亡者為丘婿。丘空也。風俗通。博物志。婿作聲。都鑒使門生求女婿于王。導婦報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持持。惟一人在東床。坦

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因稱令坦。

外舅外姑泰山列岳

爾雅稱妻之父母曰外舅外姑。酉陽雜俎。唐明皇封泰山。舊例三公以下皆還轉一級。惟張說女婿鄭絪。以九品驥遷五品。黃幡綽曰。此泰山力也。燕絳演義。自此遂目丈人為泰山。叢書又謂泰山有丈人峰。故今世呼人婦翁為令岳。妻之伯叔為列岳。王州堂云。張松之註。三國志言獻帝舅董卓謂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是晉元嘉時已有丈人之稱矣。漢郊祀志大

家禮辨定

婦禮

三卷上

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壻山。岳丈之稱。或本于此。

贅壻

王州堂云。前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註云。言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疣贅也。史記淳于髡齊之贅壻。唐李商隱有相勢花下非秦贅之句。

敘往端肅

王州堂云。前張良傳曰。楚必歛社而朝。爾淵明云。敢不飲社。杜子美詩云。飲社就行役。是飲社占稱。男子今則用于女矣。明禮部儀制。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是端肅。

如于尊長。今則泛稱矣。然禮註謂直身而推其手曰肅。推者拱也。乃上其手也。肅者直也。即今之所謂肅福也。加一端字。則嚴肅之肅矣。古婦衣無任。鄭康成云。婦人不沐裳。其服如深衣而無任。無任。將何欽乎。故宜稱端肅。不當稱欽任也。

男頓首

毛西河云。康成以頭叩地為頓首。頭至地為稽首。則無辨矣。蓋頓者陡也。拜手而陡起也。稽者留也。以首至手。稽留不即起也。虞書益拜稽首。臯陶拜手稽首。則書王拜手稽首。太保苻伯拜手稽首。儀禮主人再

不禮辨定

婦禮

三卷下

不稽首。左傳趙盾殿。趙盾拜手稽首。孟子子思再拜稽首。是拜禮中最重者也。王州堂云。周禮九拜中。一曰頓首。賈公彥云。頓首。平敵相與之拜。故左傳齊侯拜。晉侯為稽首。曾君答以頓首。齊於魯責稽首。答曰。天子在。無所稱。首。又穆麻抱太子適趙氏。頓首于宣子。皆是也。若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此急急。趙盾頓首。難安之禮。不當通行。

女肅拜

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偏問。禮官無有知者。惟王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

婦人亦晚也。唐天后時始拜而不跪。晉問何所出。對曰。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王州堂云。此說非也。古之婦人有跪而拜者。儀禮三月廟見。婦拜。投地。喪服小記。婦人為夫稽顙是也。亦有拜而不跪者。周禮九拜中肅拜是也。則拜而不跪。不始于武后矣。

跨鞍結髮

酉陽雜俎云。今士大夫婚禮。乘馬鞍。乃北朝之餘風。故娶婦。新人入門。跨馬鞍也。幼時結髮為飾。言訂婚之早也。黃直卿舉俗禮相問。朱子曰。若娶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敵人斬髮耶。

家禮辨定

婚禮

三卷十七

送禮俗稱有本

王州堂云。杭俗下聘之後。未娶之前。每逢端陽年嘉。婿家禮送女家。名曰追節。及至將娶時。親友送銀以賀。名曰人情。婿之次日。婿至女家。備叩親友。而親友以禮物酬婿。名曰拜見錢。又名上賀。皆有所本。蓋由元朝末年。官吏貪污。向人索錢。各立名目。下屬始索曰拜見錢。遂節曰追節。遂迎曰人情。錢出。楮記室中。但拜見錢乃下送上。今婚禮。則等賜早矣。

妯娌姑嫂會叙坐次

毛維黃云。娣娣以夫齒為叙。示有從也。如妾即有子。

不得以夫齒叙行位。皆居羣娣之末。叔亦不得讓庶嫂。示有嫡也。此于公室相會及廟墓公會之類。行禮則然。若各房弟居之宅。而他房庶嫂過之。則其叔娣有主道。仍當讓庶嫂為客。不得偕之叔娣。以已事會族屬者。雖在公室廟墓。其禮亦然。示有敬也。敬兄也。至下一輩者。如姪姪婦。姪女之屬。皆讓上輩之妾。無論有子無子也。示有級也。至于諸婿。自以齒相叙。不從妻齒。凡女子已嫁而暫歸者。為客。嫂與弟婦皆居主位。不得叙齒。其未嫁者。則與娣弟婦叙齒也。凡族姪女與親女。叙姐妹。無分至客。凡族姪婦與親子。家禮辨定。三卷十六。

夫齒叙可也。

納妾有時

曲禮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不在妾御其敢當。又詩云。肅肅宵征。抱衾與櫛。鄭氏家範云。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違者責之。若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

娣娣非禮

司馬溫公云。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謹少過者。資而嫁之。寶要云。子生而願為有室。女生而願為。

有家。彼。僕。婢。亦。人。子。也。特。命。薄。為。人。斯。役。耳。然。其。室。家。之。念。則。一。乃。世。有。錮。之。老。大。不。為。匹。配。甚。傷。天。地。之。和。凡。女。婢。及。笄。即。當。擇。僕。之。可。配。者。俾。成。夫。婦。如。無。可。配。即。聊。具。資。粧。而。遣。嫁。之。亦。莫。大。陰。陽。也。然。錮。婢。惡。俗。惟。微。有。之。官。斯。土。者。當。嚴。禁。焉。

未嫁不必守制

毛。雅。黃。云。禮。在。國。稱。女。在。室。稱。婦。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耐。于。皇。姑。婿。不。杖。不。葬。不。火。婦。壻。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况。但。聘。而。未。婚。且。有。健。兒。而。未。聘。者。乎。六。禮。不。備。貞。女。不。行。以。言。乎。妻。未。親。迎。也。以。言。乎。家。禮。辨。定。三。卷。九

婦未廟見

三卷九

婦。未。廟。見。也。以。言。乎。子。未。醮。命。也。幼。其。未。嫁。之。夫。可。云。義。乎。夫。女。子。者。父。母。之。子。也。子。從。父。者。也。生。死。制。之。可。以。自。從。夫。乎。况。夫。婦。也。昔。非。女。子。之。所。自。得。為。也。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禮。也。否。則。非。禮。矣。夫。未。成。婦。而。死。尚。不。可。以。即。墓。况。生。而。可。即。其。室。乎。今。世。有。此。則。可。嘉。耳。若。以。云。禮。誠。未。然。也。

未嫁亦當認婿

陳。際。叔。云。近。世。有。婿。已。問。名。未。娶。而。女。也。因。絕。其。舊。稱。與。常。人。無。異。此。實。薄。俗。且。違。禮。之。至。皆。也。問。名。

之。典。出。之。父。母。通。之。媒。妁。聞。之。鄉。黨。僚。友。告。之。天。地。祖。宗。男。心。知。其。有。室。女。心。知。其。有。家。翁。早。命。之。為。婿。婿。早。親。之。為。翁。不。幸。女。死。不。以。為。痛。而。反。以。為。絕。非。所以。敦。厚。崇。誼。也。或。曰。未。婚。而。稱。翁。婿。非。古。也。自。近。今。始。也。曰。不。然。考。之。禮。經。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男。稱。為。婿。女。稱。為。夫。稱。各。定。于。孔。子。矣。豈。始。于。近。今。哉。曰。然。則。服。當。從。期。歟。曰。非。也。葬。則。大。夫。五。月。士。三。月。葬。而。除。之。服。安。得。期。哉。齊。衰。而。弔。以。義。服。也。明。夫。道。也。葬。而。除。之。明。未。成。為。婦。也。情。有。所。歸。也。此。家。禮。辨。定。三。卷。十

婦未廟見

三卷十

亡。于。服。者。之。服。也。曰。然。則。婿。當。迎。棺。而。歸。葬。歟。曰。亦。昨。也。古。禮。已。婚。而。未。廟。見。猶。歸。葬。于。女。氏。之。黨。况。未。婚。乎。先。王。制。禮。不。敢。過。也。迎。棺。而。葬。則。又。過。矣。未。成。婦。而。女。死。因。絕。其。舊。稱。此。不。及。之。甚。者。也。大。無。禮。也。無。禮。而。行。之。焉。乎。可。哉。

乘喪嫁嫁之謬

毛。雅。黃。云。喪。婚。非。禮。也。而。未。成。服。之。三。日。成。婚。者。為。尤。非。世。多。習。而。行。之。夫。未。成。服。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且。創。痛。之。極。不。暇。成。服。也。非。謂。成。服。而。後。為。喪。三。日。之。內。固。可。即。吉。也。今。律。但。禁。服。中。之。婚。者。以。為。死。後。

服先必無婚理。故不云耳。非許之也。况律父母寢疾。猶不得婚。而謂始死而可婚耶。曾子問云。親迎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及夫女在途。聞訃而猶反。况婿父母死。可往迎耶。則禮律之不許明甚。或曰。父母愛子之心。深仙出于其命。亦可行否。曰。子雖親之所甚愛。而禮非親之所得私為。孝子者。惟有守禮以不從。令可也。抑事又有不得已而可與禮者。如男子身新在憂中。而女亦旋喪父母。年已及笄。防訓無人。豈得悠悠待終三年之服。如此者。亦可女過夫門。而不必合。恐如今俗所謂養媳者。除喪之日。始為成婦。庶平。

家禮辨定

三卷

未婚而死還聘不同

其虎臣云。女先不及成婚。還聘于婿家。禮所不載。律亦畧之。當稱情而為之。節耳。杭俗有男死全還女死半還之說。男死者。其女除服而更適人。則將別受聘。蓋一女不可以受兩聘。故全還也。若女死雖未成婚。猶曰許于其家。其嫁娶之具。婿家亦當為助。故還半也。然釵釧則宜全還。僅篋并無半還何則。釵釧固非飲送之具。送之以便于婿之改聘。若僅篋之儀。男女家互相酬酢。更無可論矣。雖然。婚姻論財。君子所鄙。男

女雖未婚而姻盟之好。自在彼藉手敬返。此流涕遜辭。各盡其力。無致干競。斯不亦善始善終矣乎。

人鑑

不貪嫁妝

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其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碟。乃同魚肝。遵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回。宋范文正公。將為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為幃幔者。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玉州堂云。貪圖裝奩。而較論責備者。當鑑此。

家禮辨定

婚禮

三卷

不棄病女

宋劉廷式與郭若蘭議婚。入太學五年。登第而歸。翁死。女辭又負甚。不從。敢言。則事廷式知之。擇日成婚。或勸納其初女。廷式堅不可曰。此女若娶。一生遂無所歸。竟娶之。後廷式坐小。建監司。嘉其行。證為之。潤各及妻死。哭極哀。東坡為文美之。周恭叔幼識母黨之女。登科後。女目雙聲。遠娶焉。愛過常人。呂君舉華陰人。聘而未娶。成進士。歸女已。替其家辭之。云。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進士。其一為相。即汲公也。文紹祖福清人。聘葉公行之。

女為媳。思患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不從。仍娶。歸後其子登第。而媳疾亦愈。劉以平倚氏人。聘關氏未娶而病。廢及婚。以次女代。以平疑其無病。密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曰。定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望。即配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于歸。後病遂愈。後以平登進士官太僕卿。王州堂云。世之輕棄其妻者。當鑑此。

不嫌醜醜

漢梁鴻世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絕不允。同郡孟光壯肥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欲答曰。欲得

宋禮辨定

婚禮

三卷 三

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績之具。共遊霸陵山中。後去。吳依阜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庸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乃南召士。質承參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諾。即載送之。鄉里為之謔曰。莫作孔明婦。正得阿承醜女。後生子瞻。尚公至。應官尚書僕射。盡忠干漢。王州堂云。好色不能好德者。當鑑此。

不取糟糠

宋弘為太尉時。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

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羣臣莫及。帝因召弘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王州堂云。傳妻再娶而棄舊憐新者。當鑑此。

妻能甘貧

陳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說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財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性命。是從宣矣。曰。然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

宋禮辨定

婚禮

三卷 四

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王州堂云。妻嫌夫貧而不厭。修婦道者。當鑑此。

貴能盡禮

宋英宗嘗謂神宗云。舊制帝女出嫁。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竊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因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為令。王州堂云。以公主之尊而敬禮舅姑。則自恃富貴而傲慢輕忽者。當鑑此。

母能訓女

張待制品。呂正獻公著。皆曾參政宗道之壻。張幼女。嫁正獻之子。原明。張夫人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妹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王州堂云。世之寵女。怙惡者。當鑑此。

以女妻賢

孫明復居泰山年五十一。家貧。未娶。李迪就見之。曰。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爾李氏。榮貴莫大于此。門人石介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為先生行義。家禮辨定。婚禮。三卷。五

義舉擇配

漢任延為九真太守。為民嫁娶二千餘人。時感其德。多以任名其子。唐柳公綽姑姊姪有孤。養若雖疎。遠必擇嫁。皆用刻木粧在。續文綢為資。常言必待資裝。豈備何如。嫁不失時。其姪仲卿。歷官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并者。皆為選壻。出俸金為資。裝嫁之。周實禹鈞嫁同宗及外甥貧困者二十八女。宋鍾離瑾為德化令。將嫁女。買婢見其涕泣。問之。答曰。父

亦為令五歲而孤。至此因念夫人故泣也。瑾遂憐女。資以嫁。明沈仲說無子。買妾。問其姓氏。乃故友范復初之女也。遂擇壻以嫁。吳中稱之。王州堂云。今人視族女如路人。況戚女。友女。他人女乎。民胞義舉者。當鑑此。

喪娶復罪

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張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世于文學。王蔚之居叔母喪。而壻東關祭酒顏舍在叔父喪。嫁女。劉隗並奏被罰。後唐天成二年九月。勅原州司馬崔家禮辨定。婚禮。三卷。五

三卷

家禮辨定卷之四

錢塘王復禮需人撰述

律例

男女婚姻

律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殘疾或老幼無出過房

宗乞養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願不願即

同寫立婚書依禮聘嫁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

約謂先已如夫身殘而輒悔者女家至皆五十其女

夫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

成婚者杖八十成婚者杖八十後定娶者

家禮辨定 四卷一

男知情人與女同罪財禮入官不知情不坐追還

後定娶財禮女歸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

其女仍從後夫男家悔聘者亦如之仍令娶前

其別不追財禮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姦盜者有犯

絕女別嫁女于不用此律若為婚而女家妄冒者

有犯聽男別娶如女有殘疾却令坤妹妄冒追還財禮

人杖八十如女有殘疾却令坤妹妄冒追還財禮

男家妄冒者加一等又如男有殘疾却令弟兄妄冒

相見後却以不追財禮未成婚者仍依原定見之無

疾兄弟姊妹及親生之子為婚如妄冒相見男女先

已聘許他人或已親配有家不在仍依原定之限

已成婚者離異其應為婚者雖已納聘財期約未

至而男家強娶及期約已至而女家故違期者男女

人並笞五十若早幼或仕宦或買賣在外其祖父

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出外之後為定婚而早

幼不自娶妻已成婚者仍舊為婚女聽別嫁未成

婚者從尊長所定自聘者從違者杖八十何處

例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

從餘親主婚其夫亡嫡女適人者從母至婚若已定

婚未及成親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財禮男女

婚姻各有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為親者並行禁止

妻妾失序

家禮辨定 四卷二

律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妾在以後妻為妻者杖九十

並改正若有更娶妻者杖九十後妻離異歸民年

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仍聽為妾

逐婿嫁女

律凡逐婿之婿嫁女或再招婿者杖一百其女不坐

後男家知而娶者同罪未成婚者各減不知者

不坐其女斷付前夫出居完娶逐婿改嫁者杖一百

同姓為婚

律凡同姓為婚者男女各杖六十離異財禮入官

尊卑為婚

律凡外姻有服或尊屬或卑幼共為婚姻及娶同母

異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子者各以親屬相姦論離異

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

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已堂外甥女若女

婿之姊及子孫婦之姊妹服雖無並不得為婚姻違者

各杖一百有至再婚者離異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

之姑舅兩姨姊妹者尚有親屬之服杖八十離異

前夫子女與後夫子女符合成婚者以娶同母異

父姊妹律條科斷其再嫁者杖八十離異

家禮辨定四卷三

娶親屬妻妾

律凡娶同宗無服姊妹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各

杖一百若娶同總麻親之妻及舅甥妻各杖六十徒

一年小功以上各以姦論自徒三年其親之曾被

出及已改嫁而娶為妻妾者杖八十並離

異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杖八十並離

收嫂弟亡收弟婦者杖八十並離

若娶同宗總麻以上姑姪姊妹者

亦各以姦論並離異

娶部民婦女為妻妾

律凡府州縣親民官任內娶部民婦女為妻妾者杖

八十若監臨內外官娶見為事人妻妾及女為妻妾

者杖一百女家人並同罪妻妾仍兩離之

與後妻者亦不給還前夫令隨宗其女以父財為

親當歸宗或已有夫又以夫為親當歸夫完聚

給親財禮入官特強娶者各加二等女家不坐

女給不追財禮若為子孫弟姪家人娶者或和罪亦

如之男女不坐若娶為事人婦女而于家有

律凡娶已犯罪已發在逃在外婦女為妻妾如逃

之情者與同其罪而婦人知逃罪二離異不知

家禮辨定四卷四

娶樂人為妻妾

律凡文武官并吏娶樂人者為妻妾者杖六十並離

財禮入官若官員子孫廢者妻者罪亦如之附

過候廢文襲武之日照應上降一等于遞逐叙用

買賣有夫婦人

律若用財買休賣休而和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

買休人各杖一百婦人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若買休

人與婦人用計逼勒本夫休棄其夫別無賣休之情

者不坐買休人及本婦各杖六十徒一年

擇日

婚姻

庚行媒拜允下聘道日宜柔日戌日天德天德合天
實月德月德合月恩陽德吉期時陽玉堂明堂三合
五合續世忌四耗五離六蛇七鳥八龍九虎月害月
刑大時小時劫殺上朔建破平收滿閉日本命日天
比地冲日天魁地冲日單支冲者不忌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天德 丁申壬辛亥甲癸寅丙乙巳庚

天德 壬無丁丙無己戊無辛庚無乙

家禮辨定 四卷五

天室 戊午申戌子寅辰午申戌子寅

月德 丙甲壬庚丙甲壬庚丙甲壬庚

月德 辛巳丁乙辛巳丁乙辛巳丁乙

月恩 丙丁庚巳戊辛壬癸庚乙甲辛

古期 郊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涉德 戌子寅辰午申戌子寅辰午申

時陽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土堂 未酉亥丑卯巳未酉亥丑卯巳

明堂 丑卯巳未酉亥丑卯巳未酉亥

三合 午亥申酉戌亥子巳寅卯申巳
戌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月害 己辰卯寅丑子亥戌酉申未午

月刑 己子辰申午丑寅酉未亥卯戌

大時 卯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午

小時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

劫殺 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

八龍 春甲子乙亥日

七鳥 夏丙子丁亥日

九虎 秋庚子辛亥日

六蛇 冬壬子癸亥日

五合 凡寅卯日

家禮辨定 四卷六

五離 凡申酉日

四耗 凡壬子乙卯戌午辛酉日

上朔 甲年癸亥乙年巳巳丙年乙亥丁年辛巳
戊年丁亥巳年癸巳庚年巳亥辛年乙巳

壬年辛亥癸年丁巳日

天比地冲天魁地冲 如本命甲子忌甲午戊午庚

午日乙丑忌乙未巳未辛未丙寅忌丙申庚申壬申

丁卯忌丁酉辛酉癸酉戊辰忌戊戌甲戌壬戌巳巳

忌巳亥乙亥癸亥庚午忌庚子甲子丙子辛未忌辛

丑乙丑丁丑壬申忌壬寅丙寅戊寅癸酉忌癸卯丁

卯巳卯甲戌忌甲辰戌辰庚辰乙亥忌乙巳巳辛
 巳丙子忌丙午庚午壬午丁丑忌丁未辛未癸未戊
 寅忌戌申甲申壬申巳卯忌巳酉乙酉癸酉庚辰忌
 庚戌甲戌丙戌辛巳忌辛亥乙亥丁亥壬午忌壬子
 丙子戌子癸未忌癸丑丁丑巳丑甲申忌甲寅戌寅
 庚寅乙酉忌乙卯巳卯辛卯丙戌忌丙辰庚辰壬辰
 丁亥忌丁巳巳癸巳戌子忌戌午甲午壬午巳丑
 忌巳未乙未癸未庚寅忌庚申甲申丙申辛卯忌辛
 酉乙酉丁酉壬辰忌壬戌丙戌戌戌癸巳忌癸亥丁
 亥巳亥甲午忌甲子戌子庚子乙未忌乙丑巳丑辛
 家禮辨定 婚禮 四卷七

午忌戌子甲子壬子巳未忌巳丑乙丑癸丑庚
 寅寅寅寅寅寅辛酉忌辛卯乙卯丁卯壬戌忌壬子
 丙辰戌辰癸亥忌癸巳丁巳巳巳日

嫁娶	坤姑 允堂 乾翁	納婿	姑第翁
周堂	離夫 坎第	周堂	夫門
巽厨 震婦 艮灶		戶厨灶	

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故翁姑處乾坤正位離日
 也代天而繼明也故夫處離震東方也婦至祭祀立
 于小房所以議酒食也故婦處震坎者北方之坤也
 安亡也故為第允者西賓之客位也故為堂艮者丙
 家禮辨定 婚禮 四卷八

火長生之地也木生火故為灶與者風火之地也火
 風為鼎風火為家人烹飪之所也於為厨大月初一
 從婦向厨順數小月從婦向灶逆數過第堂厨灶日
 用之如遇家姑而無翁姑者亦可用納婿圖大月從
 夫向姑順數小月從戶向厨逆數共用同前
 嫁娶宜大小利月不將日并合周堂用之忌月厭厭
 對无難時忌往亡四離四絕紅沙六蛇七鳥八龍九
 虎亥日公姑男玄本命日天比地冲天魁地冲日
 大利月
 女屬卯酉正七月屬寅申二八月屬巳亥三九月屬

辰戌四十月屬丑未五十一月屬子午六十二月

小利月

女屬子午正七月屬巳亥二八月屬寅申三九月屬
丑未四十月屬辰戌五十一月屬卯酉六十二月

不將日

正月內丙子丙寅丁亥丁丑丁卯庚子庚寅辛亥辛
丑辛卯巳亥巳丑巳卯日二月內乙亥乙丑丙戌丙
子丙寅丁亥丁丑庚戌庚子庚寅巳亥巳丑日三月
內甲戌甲子乙酉乙亥乙丑丙戌丙子丁酉丁亥丁
丑巳酉巳亥巳丑日四月內甲申甲戌甲子乙酉乙

家禮辨定



婚禮

四卷九

亥丙申丙戌丙子丁酉丁亥戊申戊戌戊子日五月
內癸未癸酉癸亥甲申甲戌乙未乙酉乙亥丙申丙
戌戊申戊戌日六月內壬午壬申壬戌癸未癸酉甲
午甲申甲戌乙未乙酉戊午戊申戊戌日七月內壬
午壬申癸巳癸未癸酉甲午甲申乙巳乙未乙酉戊
午戊申日八月內辛未壬辰壬午癸卯癸巳癸未戊
申戊戌日九月內庚辰庚午庚申庚戌日十月內庚
辰庚午庚申庚戌日十一月內庚辰庚午庚申庚戌
日十二月內庚辰庚午庚申庚戌日壬寅壬辰壬
午癸卯癸巳巳卯巳日十一月內丁丑丁卯丁巳

庚寅庚辰辛丑辛卯辛巳壬寅壬辰巳卯巳日
日十二月內丙子丙寅丙辰丁丑丁卯庚子庚寅庚
辰辛丑辛卯巳卯巳日

厥前支干自配者陰事而無陽厥後支干自配者陽

盛而燥陰必上千而下支之為不將也陰陽反者曰

俱將蓋一陰一陽之為道偏陰偏陽之為賊故曰陽

將傷男陰將傷女陰陽俱將男女俱傷陰陽不將男

女吉昌

橫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月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子亥

家禮辨定



婚禮

四卷十

厥對辰卯寅子亥戌酉申未午巳

光起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子

歸忌丑寅子丑寅子丑寅子丑寅子

往亡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

四離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

四絕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

紅沙正四七十月酉日二五八十一月巳日三

六九十二月丑日

續世系日見冠禮六蛇七鳥八龍九虎天地相冲見

前

目	禮	徵	納	家禮辨定	書	禮	徵	納
納徵之敬	奉	喜	通	福	金	珠	金	珠
申	羊	子	圖	釧	環	釵	花	幣
酒	羊	子	圖	釧	環	釵	花	幣
幾	羊	子	圖	釧	環	釵	花	幣
埋	羊	子	圖	釧	環	釵	花	幣
盤	羊	子	圖	釧	環	釵	花	幣
對	羊	子	圖	釧	環	釵	花	幣
對	羊	子	圖	釧	環	釵	花	幣
對	羊	子	圖	釧	環	釵	花	幣
通	羊	子	圖	釧	環	釵	花	幣
納米是行媒	物若下聘古	稱納徵分書	納米首銀禮	物多寡隨宜	木幅納徵之	敬居中用簽	前幅四代次幅四代	三幅三代末幅二代
大居中用簽半居中	後	四卷士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目	徵	納	家禮辨定	書	徵	納
敬	伏承	敬啓	姻家侍教弟某某端肅頓首拜	康熙某年歲次甲子某月某日某弟某某端肅頓首	親慈俯賜鑒念不宣	大榮封某翁某老親翁老先生大人門下
中	鳳	福	金	繡	相	珀
尚	彩	庚	禮	具	謹	
書	帖	帶	幾	堂	通	
全	部	端	圓			
品	副	全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雙	雙	雙	雙	雙	雙	雙
用	鋪	金	紅			
帖	禮	物	多			
家	隨	宜	不			
拘	此	式	答			
徵	之	敬	居			
中	寫	用	簽			
前	幅	四	代			
三	幅	二	代			
大	居	中	用			
後						
四	卷	士				

後

浴後

完	姻	請	男	客	完	姻	請	女	客	家禮辦定	證開	目	備	用
謹啓某日小兒完姻敬治菲筵奉饗	文從祇聆	清誨伏惟	光臨曷勝榮荷	右 啓	謹啓某日小兒完姻敬治菲筵奉饗	魚軒恭聆	遠範伏惟	光臨曷勝欣幸	右 啓	如親親用小婿就姻用小婿 如姻姻用小婿就姻用小婿 四卷 圭	證開	圓爐壹座	茶壹貳把	箱貳幾個
												立臺壹對	酒壹貳把	大金幾個
												手照壹對	手爐壹座	提盒貳個
												鏡架壹座	梳匣壹具	衣箱幾隻
												大鏡壹圓	燈臺壹個	
												腳爐壹個	梳匣壹具	
												燭臺壹對	密罐壹對	
												飯罐貳圓	衣箱幾隻	
												春臺壹張	抵碗壹個	
												春臺壹張	抵碗壹個	

多	案	隨	人	家禮辦定
焙籠壹座	絨包壹個	坐桶壹個	馬箱壹對	燭臺壹對
春機貳條	錦褥幾條	折水桶壹個	火箱壹座	衣箱壹對
繡枕幾對	枕機肆條	銅箱壹座	銅箱壹座	衣箱壹對
堂鏡架壹座	繡悅壹條	牙筒壹對	湯桶壹對	衣箱壹對
食籬貳架	浴盆貳個	千孫桶壹對	銅箱壹座	衣箱壹對
坐桶壹個	折水桶壹個	銅箱壹座	銅箱壹座	衣箱壹對
馬箱壹對	火箱壹座	銅箱壹座	銅箱壹座	衣箱壹對
熨斗壹柄	烙鏡壹把	銅箱壹座	銅箱壹座	衣箱壹對
銅箸壹對	衣箱壹對	銅箱壹座	銅箱壹座	衣箱壹對
畚斗壹個	官轎壹乘	銅箱壹座	銅箱壹座	衣箱壹對

家禮辨定卷之五

錢塘王後禮州堂撰述

喪禮 五服中

事五

長義

論語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三年問云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一

法於地中取則於人檀弓云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殯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歟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家禮

檀弓云始死亦死如有寢既殯翟如求而弗得既殯皇星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玉藻云喪容榮榮色容顯顯視容翟翟梅梅言容蘭蘭聞傳云斬衰貌若茲齊衰貌若衆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

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葬奇

問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及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俛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言語

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飲食

問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飲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既食飲水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齊衰之喪既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醴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二

居處

問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既虞卒哭柱楣剪爪剪不納期而小祥居垂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齊衰之喪居

室中剪不納大功之喪。喪有席。小功。總麻。非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衣服

問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禭。禭而緇。無所不佩。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緇。無事其布。曰家禮辨定。喪禮。五卷三。

年月

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綏下。親旁。殺而親。親。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等級

寶要云。喪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四等。正服者。於情於分。皆當為之。服而不可已。如子為父母。服斬之類。義服者。親雖異於所生。而其分同。則以義為之。服。如婦為舅姑。服斬之類。加服者。本非其所服。而禮主於

進。故自輕。以從重。如嫡孫為祖父母。承重服斬之類。降服者。情不可殺。而分有所制。故自重。以從輕。如女子已嫁。為父母降服。期之類。以上總論。

初終并服製

檀弓云。父母之喪。哭無時。辟踊哀之至也。祖括髮。變也。鄭康成云。男踊。女辟。孔穎達云。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問喪云。親始死。雖斯徒洗。扱上衽。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隣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喪大記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儀禮云。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家禮辨定。喪禮。五卷四。

云。立喪至。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婦亡者之妾。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以子弟知禮者為之。毛西河云。男子去冠而見。笄纓。即維斯也。古男子有二笄。髮笄與冠笄也。喪冠皆無笄。況去冠乎。故止有貫髮者。纓一名緇。緇髮。緇也。從額前。最髮而結于腦後。猶明時網巾也。故儀禮云。纓廣終幅。長六尺。終幅二尺也。服白布深衣十五升者。麻屨無絢。屨頭無飾也。從洗。足也。扱上衽。以衣外襟。扱腰帶間。婦人則去笄。纓而見露紒。以總結髮。而露于外者。亦白布深衣。其齊期以下。男子著素冠。婦人骨笄。而布纓。婦人祇一笄。以

固髮常時以象鬚之各吉并至初喪則易以骨女纓
即中幃俗所稱皂纓包頭也其服皆白布深衣白屨
無鈎式附後

復

儀禮云後者一人升自前東階中屋北而招以衣曰
卓某後三降以衣尸鄭康成云卓長聲也雜記云諸
侯大夫死于道以其綏後喪大記云後君以衣夫人
以屈狄大夫以赤綏世婦以覆衣士以爵弁士妻以
翟衣其為賓則公館後私館不後其在野則升其乘
車之左轅而後後衣不以紵凡後男子稱名婦人稱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五

治棺并裏外

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
一梓棺三塗侃云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生皮各
厚三寸為一重又有地棺厚四寸謂之梓棺外有梓
棺厚六寸謂之屬棺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上
公去水牛皮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土大夫又去梓
棺下大夫亦去梓棺但屬棺四寸大棺六寸而已士
又去屬棺惟大棺六寸庶人即棺四寸孟子云古者

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梓稱之荀子云太古薄槨棺
厚三寸司馬溫公云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
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曠中寬易致摧毀程正公云

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而棺尚在又韓修王城
地得古棺木皆堅潤如新於是知棺最可以久劉瓛
云初喪倉卒難得好木灰漆亦不能堅完或值暑月
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梓歲一漆之今人亦
有生時自為壽器者此猶行其道非豫凶事也賈要
云棺木沙枋為上然價貴難得不若杉木頭較色老
而紋細者合時權縫用生漆調生麝銀珠塗嵌罅隙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六

家禮辨定

然後推敲成就無不湊合蓋漆性收濕可助漆堅故
須用之又一法合縫時以造缸之油灰塗其內覆綿
紙二三層外面灌生桐油數次堅固簡便利于貧者
然總非預辦不能易得凡遇父母年老即當竭力為
之喪大記云君裏棺用朱練雜金錯大夫裏棺用元
練牛骨錯士不練註云悉用黑也大明會典云棺外
品官用硃漆士庶人用黑漆金漆

訃告

檀弓云父兄命赴者雜記云凡赴於其君曰君之臣
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赴於同

國大夫十曰某不祔赴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赴於大夫士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祔士赴於同國大夫士曰某死赴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赴於大夫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始死奠

檀弓云始死之奠其餘間也與方氏云以禮未暇從其新以情未忍易其舊故以間上所餘脯醢為奠也儀禮云即床而奠當用古器若醴若酒鄭康成云賜有頭也竇要云凡奠皆留於几俟設新奠而去之

沐浴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七

喪大記云小臣抗衾浴浴用綿巾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注云內御婦人也儀禮云沐巾一浴巾二鄭注云上體下體異也荀子云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拭而止白虎通義云示潔淨反本也呂新吾云生浴兒死浴尸終始之義也

襲并服製

儀禮云陳襲于房中鄭康成云襲事謂衣服也蓋以衣歛尸也毛西河云將襲時仍如素冠于簪纓之上以視襲襲始去并纓括髮而但括髮首以麻片

徑寸從後髮際結向前而交于額復從額向後而却繞于額給繫纒也婦人麻髻謂挫折作帽與男子括髮同蓋髮必有相既去纒曾則從製此以代纒也其齊期以下男子著免免本纒字古經多省文春秋衛太子纒而入季氏不纒而拜是也以布廣二寸為之同括髮即今白頭帕也婦人以布髻

小斂并服製

喪大記云小斂于戶內施必有表不禭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皆左社結絞不紐君錦衾大夫絺衾士緇衾凡類達云死則襟向左絞束畢結之示不復解也雜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八

記云皮弁爵弁元冕儀禮云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緣衣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緇帶緇鞶竹笏夏葛屨冬白屨衾衾夷衾緇衾無純鄭康成云純衣纁裳也皮弁服白布衣裳也祿衣黑衣裳赤緣之也明衣所以親身為圭潔也算數也白屨皮屨也衾單被也夷衾覆尸者也賈公彥云天子十二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衣皆用絮緇鞶合韋為之被生時有紼為記識上下死者一定不須別也竇要云斂者哭藏之也毛西河云將小斂男子仍加冠于括髮上環經視斂冠則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皆以布為

之經則以環股之繩束之為經而其末不絞散垂腰間故又稱散麻儀禮云飲前散帶垂長三尺雜記云小飲環經公與大夫同制是也及飲訖又去冠檀弓云既小飲投冠括髮儀禮云飲至人括髮衆主人皆免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髻是也王仲堂云今飲死不在衽枕依不結紼然平時衣帶偶爾結則曰死結終被之有純謂之被誠俗稱當頭生時有死則無正吉凶之別可見古禮皆存于世人自忽之耳

飯含

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賈公彥云天子用黍諸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九

侯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雜記云天子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康成云此夏禮也何休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儀禮云貝三至人手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之實米唯盈家禮云用錢王仲堂云古者以貝為貨二貝為一朋有五等大貝四十八分直二百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直五十文小貝二寸四分直三十文小貝一十二分直十文分寸不足者不得為朋直二文至秦時廢貝行錢故文公家禮用錢然楊於陵奏議有閭井送終之含語則唐時已用錢矣今杭俗用銀少

許亦代錢之意齊家寶要用茶葉不用米大夫飯含之實則誤世不淺也

小飲奠

檀弓云小飲之奠儀禮云脯醢酒醴賈公彥云小飲一豆一簋劉璋云奠謂斟酒奉至案上而不酌虞祭然後親奠爵

大飲并服製

儀禮云大飲於阼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問喪云三日而後飲若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在床曰乃在棺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十

曰柩動尸舉棺哭踊無數檀弓云夏后氏尚黜飲用唇股人尚白用日中周人尚赤用日出家禮云舉尸納棺中實生時所落齒髮於棺角空缺處皆塞之務令充實不致搖動勿觸金珠珍玩故盜賊心毛西河二將大然又加冠于括髮上婦人骨并而纏以視飲然訖又投冠去第而然後成服其齊以下亦去其免與髻而皆服應得之服王仲堂云古大飲用三日今皆次中然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荀子云殯日然後能飲是戰國時已用次日矣若遇喪暑又無夷樂以通水之寒氣尤不宜遷然尊長停中堂小輩停

堂側男左女右至于襲衣稱數甚多原不必盡用故
康成以為多陳為榮少納為貴也毛西河云特大飲
又加冠于括髮上婦人骨笄而纓以視歛歛訖又加
冠去笄而然後成服其齊以下亦去其冕與璽而皆
服應得之服

大飲奠

儀禮云東方之饌兩瓦甒其甒酒醴兩豆其實葵藟
芋麻醯醢兩豆其實栗脯四腿

帷幄

周禮云大喪共帷幕帟綌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十一

再垂卿大夫不重註云帷以帷堂帝在柩上三公及
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士無帟檀弓云君於士有賜布
雜記云朝夕哭不帷註云孝子欲見諸哭則褰帷爰
畢垂之鬼神尚幽闢也儀禮總衰裳故喪帳稱總帷

魂帛

五經異義云結帛依神司馬溫公云古者以重棲神
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賈
要云用白生絹一丈二尺中半摺之得六尺如人之
長候氣絕後覆于尸上既入棺已盥手結之上出其
首旁出兩耳其餘各縮一結垂下為兩足之狀

銘旌

周禮云司常大喪供銘旌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
為不可別也故以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
其道焉耳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男子稱名婦人書
姓與伯仲儀禮云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
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孔穎達云天子長九尺諸
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賈要云以粉大書某官某
號某公之柩此則書某封某母某夫人之柩無官則
書處士某號某公某母某孺人之柩置于帷堂之右
蓋時覆于棺上毛雅黃云杭俗題銘旌而借顯者出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十二

真容像設

司馬溫公云世俗畫像置于魂帛之後程子云若
有一毫相似則為他人也王艸堂云古以尸為祭不
忍死其親也然葬畢喻分于禮非宜不若圖形刻像
之為得也故形求惟肖肇自殷商像設君室起于戰
國以至丁蘭刻木朱子奇頤迄今效之如見其親耳

三日成服

儀禮云三日成服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欲將不

食家案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賈公彥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歟以死日數也家禮云死之第四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朝哭相弔如儀孝子始食粥夜寢于尸旁藉藁枕塊期以下寢于側遺男女異室毛西河云五人易喪冠一名禭冠右縫有條壽其服有辟領有負板不緝加首經束冠而絞腰帶之散垂者蓋小飲前散至此而絞也然經帶皆苴麻為之左傳晏嬰居喪有新直經帶謂斬苴麻不治而用之為首經為腰帶也惟三年用苴期大功用牡麻小功用澤麻總用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上

布皆絞雙股絕從後環向前結之而垂其餘也乃杖父竹母桐長可齊心而本在下門喪云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賈公彥云父以竹性圓象天父子自然至孝為母杖桐孝同于父也白虎通云竹若感也桐若痛也竹斷而用之為陽桐削而用之為陰也管草為屨屨不脫經帶至婦箭筈竹筈也終喪不改喪服小記云箭筈終喪三年是也布總用麻布闊一寸為總縗束縗上俗名孝圍而垂其餘三年布六升垂六寸齊期布八升垂八寸大功以下布十升垂十寸露紵露麻之束縗并髮著其衰連于裳無首經有帶有杖

男期則麻屨齊衰三月大功緇屨小功總吉屨女子期緇筓一名髻筓一名棒筓蓋二木皆可為髻者總名髻筓以形惡也大功以下折首筓蓋吉筓一尺二寸喪筓一尺折吉筓之首二寸且去鏤飾

冠製

毛西河云古冠製用六升布作三辟積其辟積之福則皆向右名為右縫以吉冠向左為陽凶冠向右為陰也乃以布從額垂至後而缺其後際各之為額然後屈布于頂而就之各之為冠乃又屈一條從額向後交之復迴結耳俟而垂其兩端以結于領下其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上

總謂之武其結于領下謂之纓乃又以冠合于武而連總之名為條臂其經之也先屈其冠之布從武下而反出武外使武壓其上而縫所出布謂之外縷又謂之厭屈也厭冠不入公門是也于是取疏麻作組從冠前額上越數十圈至後頰缺之際而繫之而垂其纓在吉冠謂之組纓在凶冠謂之首經士冠禮縗布冠缺項以青組纓屬于缺是也至五服喪冠其製並同皆有三辟積有纓有條屬有厭屈外縷惟大功以經口向右小功總麻縫口向左小不同耳賈公彥云哀重從陰衰輕從陽此左右所自分也若五服

蓋輕與受服變除之等則但以麻縷疏密分別用之

服製

毛西河云不緝之衰。三年是也。緝衰之用四期大小功總是也。其在上衰者有衣長六寸博四寸廣衰當心以推心。故表出之衰有內外襟裁六寸布而緝之當襟之中。案禮無外襟但以左襟和綴之非矣。有領左右各開四寸褶八寸之布為四寸而綴于衣端其開領處將領隙四寸外展而厭于項之兩旁謂之辟領。辟者開也。又厭也。其開領之布在前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寸謂之襟。襟者交也在後二幅背縫左右各一幅亦合八寸謂之闕。闕中以衣身惟此中闕也。于是又橫接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寸謂之過夫適者豈非以旁幅之猶近身者乎。案禮乃劉衣身之近項者謂之闕中而反綴領以補之又非矣。又負布一疋各之為負上綴于領而散垂其下以負之如負板然故又各負板而舊註謂負板之闕。辟衣身八寸適八寸又兩旁各出適一寸共一尺八寸是中為身衣兩旁為適而家禮以辟領在中衣身在旁又非矣。于是接適為袂廣二尺二寸而長稱之其裁幅四方端正各為端。衰而于是接袂為袂袂袖口也用布四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五

衣長一尺二寸直綴於袂外其長不及袂一尺而下不縫接乃反展其袂於袂口上而下詒焉于是衣下有要以半幅橫綴衣身用以掩裳之上際要旁有袷以布三尺五寸廣一幅橫和劉之各以闕頭綴要開而旁用以掩裳之前後際而上衰終焉凡縫皆向外謂之外。緝至於下齋則有裳用布前三幅後四幅此非全幅蓋中破為之幅作三辟積每辟積皆褶稱而三屈之謂之三紃。紃者屈也夫但鉤其幅而不鉤其邊亦謂之紃也。然此皆內緝者男衰裳不連婦則連之需次宗云男子離其衰裳故有要婦衰裳相連則無要言無事掩露也若其無負板則女無負荷與男不同至於裳則無辟積按深衣裳制以六幅邪破為十二幅闕頭向下挾頭向上而縫之今女裳亦然且于前後幅相際之交皆已經綴則下體中服無少漏矣故又無兩衽女裳之異于男衰如此五服之衰皆外無裳皆內緝皆用削幅去布之邊而裳則前後七幅皆用三紃惟期無負板緝邊大功以下無衰無辟積無負板若大功以下女衰則并無要無衽無衰無辟積負板辟領也

朝夕奠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六

禮弓云朝奠日出久莫速日鄭康成云速日及日之未落也陰陽交接幾過之儀禮云朝夕哭乃奠醴兩脯醢醢康成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王瑒云凡奠用脯醢者蓋古人家常有之今則別具饌可也家禮云食時上食

朔奠薦新

儀禮云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無蔥有黍稷月手不敗與有薦新如朔奠鄭康成云腊兔也兔盛也薦五穀若時物果新出者

弟期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曲禮云知生者弟知死者傷又云知生而不知死者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弟元西河云弟有數節有弟于未歿之先者檀弓主人未歿子夏經而往是也有弟在殯後者喪大記既殯而往是也有將啟期而弔者檀弓弔于塋日是也有送喪車而弔者公羊傳弔而執紼曰紼是也有藁畢反哭而或弔于墓或弔于家者檀弓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是也有既期而始弔者檀弓折肱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入來弔是也

弔服

毛西河云未歿之前吉服而弔吉服者朝服也其無朝服則燕衣元冠緇衣素裳其在衣衰時但袒去上服而露襦衣檀弓場衰而弔是也既歿之後則元冠之上加以首經朝服之外加以腰帶其當衣衰時則掩而襲之檀弓襲衰而弔喪大紀襲衰加武帶經是也若夫殯後則諸侯用錫衰即功衰士庶用綌衰即總衰皆以升數多寡立輕重之節而首則或弁或冠率用緇絲大抵輕千禭之麻衰壯經而重千禭之緇冠黃裳論語燕衰元冠不以弔是也若身有重服自不宜弔故曾子問云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是也如五服之內有應死者則內著已服而外服其服以性亦必祥禫之後庶可行耳若期則練而弔大功既葬而弔也

弔理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檀弓云弔於人足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為曲禮云臨喪不惰臨喪必有哀色臨喪不笑望柩不歌雅記云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論語云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白虎通義云元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三艸堂云今之喪

家以酒餽款客。周達古制而賓客垂唁者。醉飲嘻笑自如。又豈弔理乎。

弔物

荀子云。貨財曰賻。與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死以佐生也。賻襚所以送死也。儀禮云。凡賻幣無常。受弔如受馬。兄弟賻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曲禮云。弔喪勿能賻。不問其可費。毛西河云。近世以香燭紙錠為弔物。香為五木。燭為油。燎紙為貨。錠為裏。蹄皆叩。此亦隨俗而不戾于古者。

謝弔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儀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主人乘惡車。鄭康成云。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賈公彥云。惡車木車。蕭蔽也。檀弓云。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川里舍人可也。註云。君弔臣喪。主人當親往拜謝。若無喪主。以疎親往。無疎親。凡人可也。玉卣堂云。即今之謝弔。乘輿登門叩拜也。

奔喪

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國。竟哭。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

稅服

毛西河云。稅服。謂聞喪之遲。而仍為之追服也。其服以聞喪之日為始。不復計死者月日。故鄭康成謂當追服全服。而主肅謂宜計死日而服其日之殘者。服滿即止。則孔穎達有云。萬一限內止一日。而聞喪將不服乎。抑當日成服。即當日闕乎。若輩動有云。小功總麻在遠。聞喪舉哀而已。不復追服。惟兄弟及從堂兄弟大功以上。降總麻小功者。雖日月已踰。仍為制服。此本喪服小記為言。又范堅云。期大功服既終。而奔赴者。未盡反服而臨喪。已盡素服而之墓。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擇地治葬并服製

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土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檀弓云。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周禮云。墓大夫。令國民族葬。使皆有私地。域又云。以相葬。埋。儀禮云。筮宅卜日。毛西河云。將葬先筮宅。主人北。面免經。及卜日。主人又北。面免經。蒞卜。程正公云。以五色帛埋。十日。視色明。時卜地氣善否。

周晴峰云欲驗墓地美惡先掘土坑方一尺將土取起揉散仍置坑內土既浮鬆則必有餘氣令與原土平餘土棄之上用缸蓋好外用土窰封以早啟視之內土高起者吉地也陷下者惡地也仍平如故者實地也王州堂云古墓地用著占而今則堪輿矣古墓日用龜卜而今則選擇矣然不可惑于龍脉沙水與孤虛旺相也諸儒辨之已詳悉載于後以為世戒焉

啟期

儀禮云請啟期告于賓賓要云以舉殯安葬之日告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廿一

於親友使來會葬也破期式附後

親友奠

家禮云奠用香茶酒果吳草盧云虞以前視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毛與三云祭者吉禮也吉凶不並行不然孝子何難于設祭而必俟禫織之後遇有時祭而然後行禮此可諒矣漢後惟餘祔以多雞絮酒祭黃瓊墓而曹操有斗酒隻雞祭橋元之文此皆指墓然而言若殯宮行祭不知起于何時然不可考矣王州堂云今人于發引之前致祭親友習以或用素綱寫祭文則其來非一日矣祭文式附後

臨喪祔陰

周禮云王弔則與巫前祝前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于生也喪布死與生異先王之所難言也王州堂云今之孩子至親友之家佩桃符曆日者亦此志

論祭儀注

賓要云凡文武官員亡歿朝廷遣使或令有司致祭者設香案于堂中南向設靈位于堂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位于堂東西向設祝告位于使者之右設喪三拜位于靈位之右北向至期則設牲醴使者至喪至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廿二

以下易素服出迎于大門外引使者入立于致奠位喪主加衰服就位先行四拜禮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祝告者取祭文立讀訖喪主以下復行四拜禮焚祭文喪主請使者于賓次拜見如常儀

贈醴儀注

通典云告贈醴于柩其日主人入升立于柩東西面祝持贈醴文升入東階進立于柩東南北向內外皆止哭祝少進跪讀文訖興主人哭拜將醴內外應拜者皆再拜祝進跪奠贈醴文于柩東主人就位內外皆就位坐哭禮法見後

作主

周禮云司巫祭祀則共匪至左傳云祔而作主特祀於主則喪云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也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坊記云宗廟之有主也示民之有事也百虎通云用主者神無憑依孝子所以繼心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至用栗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國語云襄王賜晉文公命文公設桑至斷次仲云宗廟之至皆用栗右至八寸左至八寸右至五寸左至五寸云帝至九寸后至七寸朱文公云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皆是義起之例今校以意斟酌千古禮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未有考也程集與書儀較論周尺然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亦不必屑屑然也今但依程氏式而勿陷其中不消做兩片相合及藏其愛以通中毛西河云作主以稷神而三年喪畢即以為廟祀之用至製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何休范甯徐邈據春秋孝經為說皆然其云正方者謂四面方等也穿中央者以四方之木穿于跌間而跌亦方正然較寬于木而達于四方之外也今主制判而為一有面有階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一寸二分不惟與古制乖反止尺寸與天子同冒昧僭越

豈可為訓且公羊傳註所引禮文有云至刻而識之謂祔刻識于其上則自入廟以至遷廟祔廟升食于廟皆不必更名易稱如武王至祔稱武王則在成王可入福廟在康王可入祖廟矣故四方之木則前賢官諡及府君家士諸稱而左右與後皆可書名字生卒及所奉祀之人而乃兩作判合與符券同其形數是何禮也若其至冒名室不名櫛櫛則藏魄玉至室名匱不名匱匱則藏書矣至函名祔不名匱匱則塔下室矣此皆家禮所以誤不可不正也

點主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毛稚黃云古有題主而無點主但請善書者吉服書之耳後人于既書至後留至字一點不書必稱顯者點之先用硃筆觀一點次用黑筆蓋一點謂之點主此禮不知其所緣起義亦無害但顯者多費當請親友之有齒德者點之可耳至于外用粉面以便逐代洗換煩而且曠今世人亦多不從禮去顯考妣等稱則可以世世奉祀矣竊要云古人必蓋而後題至者形歸于土而後依神于木至今世俗用舉殯時題于家其請點主者當先令人達意俟其已允前期數日孝子麻衣孝巾不用袞冕以凶服不便入于吉門也

登堂致啟再拜而退不必定見主人

點主儀注并祝文

賓要云是日設案于列廳正中南向前列香爐燭臺
鉢盂筆硯桌圍後列椅褥旁設盥盆帨巾下鋪紅氍
白毯俟題主者至待茶畢孝子于靈前拜極神主供
千案上贊唱就位題主者西向立孝子詣案前北向
立諸孫皆隨班序立贊唱鞠躬四稽顙平身盥洗題
主者與兩執事皆與贊唱詣題主位題主者詣案南
向立執事者左右立孝子諸孫皆北向跪贊唱出至
左執事啟室出至分開臥置案上贊唱題主右執事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取鉅淵珠以奉題主者題主者左右進讓而後點之
先點陷中次點主面又潤墨筆必奉亦進讓如前點
贊唱納主左執事納主于室供于案題主者出位
仍西向立贊唱與平身孝子等起贊唱叩謝鞠躬
四稽顙平身題主者答拜後謝而執事畢孝子哭奉
神主復供靈前贊唱上香奠酒讀祝維某年某月某
日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某府君之靈曰形將
發引神留室堂題主既成代惟尊靈含德從新是憑
是依敢宣四稽顙平身體畢題主者亦宜素饌好
盛者或暫用音樂于點主時則可用以待賓宜固却

之前輩先達莫不類然

明器

儀禮云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檀弓云孔子謂為明器
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塗車錫靈自古有之
夏后氏用明器鬼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篳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
簫箏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大明會典云冥器公侯九
十車一二品八十車三四品七十車五品五十車六
七品三十車八九品二十車庶人一事指功布

器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檀弓云用人置器禮器云天子八簋諸侯六簋大夫
四簋喪大紀云繡綌二徽綌二畫綌二士綌二註云
用木為像如肩式方廣二尺高二尺二寸兩角高二
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繡綌畫綌形諸侯用之徽綌
畫亞形大夫用之畫綌畫亞形士用之畫障褱也大
明會典云公侯用六一品至三品用四四五品用二
六品以下不許用玉卣堂云徽綌微稱亞字牌也
夫以兩已相背為文而一已青一已黑考工記云
青與黑謂之黻蓋合東青北黑反方之成始而成終
將以爲之象焉然六品已禁富民有用至多現若其

潛并獲罪兆輕矣

引披鐸

儀禮云披鐸屬引到康成云披鐸柳棺上貫結于載
引猶着也引所以引柩車周禮云在車曰繞行道曰
引賈公彥云言繞見純體言引見用力喪大記云君
纁披大夫前纁後元士二披用纁孔穎達云披者
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歟
左則引右歟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雜記云諸侯執
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校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大
夫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大明會典云
家禮辨定 葬禮 五卷

羽幡竿

喪大記云君御棺用羽葆大夫御棺用素士御棺用
功布大明會典云長九尺公侯及一品至五品許用
一人執之以引柩六品以下不許用

功布

儀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鄭康成云居柩車之前

若道有低昂傾軛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範大明會
典云長三尺品官及庶人皆用

方相

周禮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
揚盾及莖入壙以戈擊四隅設方良鄭康成云方相
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方良周兩也國語木石之怪
罔兩兩呂東萊云古禮方相氏乃狂夫四人今以竹
結縛為之俗號陰道人然當使人戴假面黃金四目
近胡文定之喪方相用人北齊制限三品以上及五
等之爵始用方相四品以下及庶人祇用魃頭即蒙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儀從各類

七西河云有導從者如柩前旌旄巾車執蓋類有執
品者如樂師執樂器內監執執器類有迎神恆者如
送師共惟恆類即今神亭是也

棺飾

禮弓云周人墳鄭康成云飾棺也喪大記云飾棺君
龍惟三池黼黻素錦緇大夫画惟二池画素錦緇

士布帷布荒一池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棺其棺用
紼緇布紫帷素錦以為屋而行大夫死于遊以布為
輅而行士輅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蒙帷孔穎達云
帷輅車邊障也以白布而龍池者緇竹為龍衣以青
布挂于柳上荒邊瓜瓞象宮室承雷龍蒙也柳車上
用覆緣邊為黑白斧文禡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
宮室也大夫西雲氣士用白布不画也輅載柩之車
上覆飾也被葦輅之四旁所垂下卷大明會典云柳
車品官上用竹格以絲結之旁施帷幔四角垂流蘇
庶人以衾覆棺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挽歌

謹周法訓云漢高帝召田橫至于尸鄉自後其門人
挽至宮不敢哭因作薤露蒿里二歌以寄哀音李延
年乃分為二曲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
庶人使挽者歌之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
皆皆挽歌晉延康時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
為挽郎唐制挽郎二百人列輅輅車前

出殯前後服製

毛西河云薤之前曰大夫士免而散帶婦人整與夫
成服時同儀禮所云婦整大夫散帶垂是也其服則

仍如常服然遇有事必袒免如遷柩拜窆舉柩載車
諸節主人必袒及事畢而襲惟柩行則不袒必在通
無袒禮也至下窆實土又袒歸而虞將入門又袒凡
遷柩則去冠着皂若五服送墓者雖既除喪及其窆
也仍服應得之服謂之反服

啓殯葬并祝告

儀禮云陳鼎如東方之饌賈公彥云三鼎豚魚腊也
并酒醴葵菹醯醢脯醢家禮云發引前一叩凌晨設
饌斟酒祝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拜哭盡哀

朝祖并祝告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心也其哀離其室如
故至于祖考之廟而后行儀禮云遷于祖用醴集要
云主人告柩代辭諸家廟前跪告曰今以某日將舉
某親之柩葬于某山子某謹為代辭四稽顙而退

祖奠并祝告

儀禮云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鄭康成云車
已祖可以為之奠也賈公彥云脯醢醢酒家禮云日
哺時設跪告曰永遷之禮靈神不歸今奉柩車式遷
祖適謹告實要云祖始也謂行始也象生時出則祖
也孝子以下拜哭盡哀

大遣奠并祝告

儀禮云。厥明陳鼎于門外。四豆。脾析。蟬醢。葵菹。醢醢。四邊。栗栗。脯醢。酒醢。康成云。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盛燕莫加土禮一等。用少牢也。高氏禮記疏。告曰。靈輅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敢告。孝子哭拜。毛西河云。士用少牢。大夫以上俱用太牢。賀循所謂宜加于常奠以盛送終。正指此也。王州堂云。此禮北直至今行之。南方則鮮矣。

發引

寶要云。柩行先方相。次明器。次銘旌。次神主。次功布。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次大舉。舉旁使人執奠。至人以下男女步從。哭不絕聲。婦人以白布幘。幘夾障之。大明會典云。若墓遠及病者出郭。喪主及諸子亦乘車馬去。塋三百步乃下。

送喪助力

曲禮云。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大明會典云。內外尊長皆乘馬。送出郭門。親賓還者。權停柩車。乘者皆下。向柩揖別。畢者再拜而退。此親友之送喪者也。主停云。天子。蓋同軌畢至。諸侯同盟至。大夫同位至。士外姻至。檀弓云。弔于塋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塋皆執紼。儀禮云。實土三。主人拜卿人。賈公彥云。在道助。

執紼在塋助下棺及實土。故謝其勤勞也。此親友之助力者也。

禁用異教

王州堂云。韓文公遺命。習俗。画寫浮圖。以七教之一無污我。宋景文遺戒。不可作釋道二家齋醮。邵天叟臨終戒子。雍勿作佛事。以亂吾教。司馬文正謂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日飯僧設道場。何其易惑難曉。程正公治喪不用浮屠。許魯齋居家喪葬遵古制。不用佛老。曹月川篤尚理學。遺喪不用浮屠巫覡。此臨喪時禁用異教也。宋開寶三年十月詔開。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蓋不得用僧道威儀導引。此舉殯時禁用異教也。故莫西山云。釋老追薦之說。誠為誰世。然僧尤不用。道遠死不用。僧今儒家讀周孔之書。死乃用釋老之薦。豈非惑歟。又明時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何。賀賢閣云。家無秀才無人倫。若用釋教則家。有私。尚平其人送服。

親友祖奠

家禮云。親友設幃于郭外道旁。駐柩而奠。此亦祖奠也。今杭俗遇親友出殯。柩過家門。乃設座案。張圍屏。列香燭。供饋。蓋焚紙錢。此所謂奠茶也。

下棺

家禮云先擇日開塋城穿墳於是乃定作灰隔然絕灰忌不實須雜以細沙久之灰沙相化其堅如石棺四面上下實以炭末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蓋炭是死物無情故也然南方淺塋者蓋防水耳北方土厚深塋何妨趙司濟云近世用磚砌此極誤事人知磚易收水不知水滲入磚最不易燥廳堂磚地圍牆砌磚日久年深花黴潮濕雖炎暑常潤况在塋中日風全無其害更甚思圖保護其善于灰隔也先以細炭末築實墳底厚二三寸然後以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篩拌令勻以烏樟葉搗爛浸水徧洒之宜不乾不濕築厚二三十別為薄板隔之中取容棺牆高千棺三寸許乃于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及下棺面上亦用三和土築實加炭如牆之平而止陳澂六云紹興用藤切碎水浸冬十許日春秋三四日夏止一日其汁稠粘搗土造墳甚堅藤乃生梨可食者是也大明會典云銘旌誌石于塋內乃掩塋復土喪主以下稽顙盡哀

納殯諸物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三

誌銘石

儀禮云苞二簣三柩變甕三醢醢肩髀二體酒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槃匱有燕樂器役器甲冑干竿旌器杖笠嬰鄭康成云苞二果奠羊豕之肉肩髀牲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虫蟻古者禮文之意大備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無使土親腐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胡三省云漢以來喪葬有瘞錢至唐時太常博士王璣乃以紙錢為鬼事今下塋者皆不用猶有報壘亦古之遺意也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四

祭統云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晉之後世者也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慈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云銘者論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宋文公墓長子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千塋上二三尺許防他日或為魯鍾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塋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千事也大明會典云誌石二片品官庶人皆用之其一為蓋書某官之墓其一為底書姓名鄉里三代生年月日及

子孫卒墓月日婦人則隨夫及子孫封贈二石相向
埋于墓中毛西河云衛靈公卒卜墓沙丘掘數仞得
石人視有銘漢夏侯嬰送葬東都門外亦掘地得石
梓有銘則壙中埋石原係舊制蓋防歲月之久有發
墓者藉此作據以免毀耳墓誌式附後

碑碣

大明會典云公侯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
尺闊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石碑螭首高
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六
寸二品石碑蓋用麒麟高三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闊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二寸三品石碑蓋用天祿碑
邪高三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闊三尺龜趺高三
尺二寸四品石碑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闊
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五品石碑圓首高二尺二寸
碑身高六尺五寸闊二尺六寸方趺高二尺八寸六
品石碣圓首高二尺碣身高六尺闊二尺四寸方趺
高三尺六寸七品石碣圓首高一尺八寸碣身高五
尺五寸闊二尺二寸方趺高二尺四寸八品九品及
庶人不得用碑碣止用墳誌毛西河云蔡邕為郭有
道作碑文而趙岐遺命勒石墓側自志生平則東漢

時已有此制矣但其碑舊立墓左晉後堪輿家謂墓
之東南為神道出入之地故名神道碑若士庶但於
墓前立一小碑題姓氏以志永久昔孔子曾為延陵
季子題墓此不拘貴賤皆可用者墓誌式附後

石物

災穀子云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麒麟邪咒馬之
屬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類皆表飾墳壙如生前
儀衛風俗通云周象設虎與柏故頂上栽柏路前立
虎大明會典云公侯及一品二品用石人二石馬二
石羊二石虎二石望柱二三品用石馬二石羊二石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虎二石望柱二四品用石馬二石虎二石望柱二五
品用石馬二石羊二石望柱二六品以下皆不許用

樹木

白虎通云春秋含文嘉曰天子陵樹松諸侯樹柏大
夫樹桀士樹槐庶人樹柳王州堂云詩有古墓無子
孫白楊不得老與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
處昔人原栽楊柳然今無明禁皆植松柏矣

墳塋

檀弓云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
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註

云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坊者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夏屋者旁廣而卑也斧者上狹如刃儵而

就如馬之鬣也朱文公云今之世人呼墓地而為明堂然伊川集中書為券臺此本之唐人文宇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大明會典云公侯塋地周圍一百步墳高二丈園牆高一丈一品塋地周圍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園牆高九尺二品塋地周圍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園牆高八尺三品塋地周圍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園牆高七尺四品塋地周圍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園牆高六尺五品塋地周圍五十步墳

宋禮辨定

喪禮

五卷

高一丈園牆高四尺六品塋地周圍四十步墳高八尺七品至九品塋地周圍二十步墳高六尺庶人塋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以上步法皆從塋心各數至

陳澂六云江南五尺為步浙江六尺為步北方墳墓春秋必加土此法最好

墓奠

毛西河云墓畢主人為位哭乃以几筵舍奠于墓謂之墓奠奠訖祀后土

請祀土者

周禮云家人作后土氏尸賈要云后土之稱對皇天

也有似乎僭今改為本土地之神請親友一人吉服祭之蓋以祖考形魂托于此地故設祭以安之也孝子不與者以凶服非所以交于神明也請啟式

祀土神儀注

賈要云設廠幄于墓左用黃紙書本土地神位具香案祭饌盥盆帨巾桌圍香燭阡張元寶紅氈祀土者至贊唱就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盥洗告者與執事者俱洗贊唱詣香案前跪上香斟酒執事者注酒授告者贊唱酌酒告者傾酒于地以盞授執事者執事者復注酒授告者贊唱獻酒告者以酒供獻執事

宋禮辨定

喪禮

五卷

者受酒置神位前凡三獻贊唱拜興跪讀祝文讀祝文者跪于告者之左而讀之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人敢昭告于本土地之神今為某官某人定茲幽宅神其保祐俾無後艱謹以牲醴祇薦于神尚饗贊唱拜興拜興平身禮畢焚帛送神拜謝告者并執事者如破土時告改定茲幽宅為營建宅兆

速墓

喪服小記云報墓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註云報讀為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待三月死而即

墓者既疾。墓亦疾。虞夏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

遷葬并服製

喪服小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又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云：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雖過練祥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必舉練祥而祭，故云必再祭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如以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腰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總之親，亦以未葬不變葛服。皆服麻以至月數之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遷葬也。王州堂云：遷葬者亦須虞祭三日卒哭，一日練服一月終服一月是服有兩月而後除也。

改葬并服製

儀禮云：改葬總鄭康成云：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殺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註云：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韓文公云：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

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嗣之類是也。王州堂云：改葬係不得已原為先靈起見。世有貪謀風水希圖自利不顧遺魄不安輕于遷改者不孝之罪莫遠矣。然其服千思則云父母改葬總而除謂改葬時當服總麻六百縷之服葬畢即除非服總麻三月之服也。

家禮辨定

喪禮

五卷 甲

家禮辨定卷之六

錢塘王復禮需人撰述

反哭

問喪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恨焉捨焉惚焉恍焉心絕志悲而凡祭之宗廟以思享之微幸復反也成壇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喪

希辨定

儀禮

卷一

虞祭并服製

飯禮云三虞哀薦於事衣薦虞事衣薦成事鄭康成云虞也骨肉歸于土精神無所不之孝子為其仿徨三祭以安之朝奠日中而虞再虞三虞皆質明用柔日者初安神之靜而常在也用剛日者既安欲神之動而如生也檀弓云及日中而虞奠日虞弗忍

一日離也離日也以虞易其難記云上大夫之虞也

少牢下大夫之虞也惟牲家禮云沐浴陳器出至于座皆哭盥洗酌酒于地以降神進饌三獻伯食添酒于盞辭神埋魂帛毛西河云不名奠而名祭此喪祭之始也凡虞皆柔日惟末一虞用剛日故三虞有四日五虞有八日七虞有十二日蓋莖用柔日故初虞必同日次虞必間日三虞必連日如莖是丁日則初虞亦即丁日次虞間一日是己日三虞連日是庚日則丁戌己庚共四日也餘倣此蓋甲丙戌庚壬系剛日乙丁己辛癸為柔日然每虞至人兄弟如莖服必免而散帶婦人整室與執事則一如弔服故喪服小記云虞則皆免虞杖不入室柩杖不升堂以虞祭在室柩祭在堂祭時不用杖非除杖也

家禮辨定

儀禮

卷一

卒哭祭并服製

檀弓云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張明公云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期而猶哭家禮云蔬果酒饌儀節同虞祭至人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居門外墜室寢席枕水

毛西河云。虞祭後隔日而卒。哭然末虞與卒哭皆剛日。故又聞一日也。其祭有牲。男婦皆變除受服。男子易首經。腰帶之麻而為葛。婦人脫首經而并與帶不變。以尚質也。然有謂變者。明與婦人三不變之說。悖矣。三不變者。并總帶也。其三年受服。則喪冠六升。今受七升。喪服三升。今受六升。婦人並同。至期大小功。則並變麻帶為葛。帶婦人亦同。其受服。則期冠七升。今受八升。服六升。今受七升。大功冠十升。今受十一升。服九升。今受十升。若齊衰三月與總麻。俱不受服。以服止三月。應當除也。

東禮辨定

喪禮

木卷三

三年上食

張明公云。國語言日祭。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供養之禮。如其親之存也。程子云。喪頃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于何所。李孝述問。朱文公云。檀弓既祔之後。惟朝夕哭。朔奠而張先生以為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溫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與禮經不合。如何。答云。此今世現行之禮。不害其為厚。而又無嫌于僭。且當從之。

小祥祭并服製

張問云。期而小祥。練冠縗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婦人除乎。張子重昏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昏。易服者易輕者。曾子問云。小祥祭。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客。弗舉禮也。喪服小記云。練筮曰筮尸。視濯。註云。祥。小祥也。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雜志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鄭康成云。祥者吉也。梁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家禮云。自漢至唐。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屬主人始食菜果。並醑而未有醢醬。毛西河云。練祭先筮。日筮尸。視濯。皆經杖而入。有司告具而後去。杖至拜賓。又杖以是時。杖未除也。祭畢。易練冠。白布練者也。素纓角。纓初無。纓至是以角為之。除去首經而不變條屬。雜記所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而右。纓者是也。受以七升布之服。而除去衰與辟領。負板宋凱所云。小祥小吉。故去當心之纓。與有背負荷是也。若又云。素衣黃裳。縗緣。高洪謂以練布為中衣。而黃其裏。又以紅色之多黃。皆為領袖之緣。此中衣非衰也。若古古。凶皆有裘。喪裘無黃。賤皆以鹿皮為之。而小祥以前。裘陋而袂短。且無袷。至是以加。以袷而

家禮辨定

喪禮

木卷四

廣大之且加得衣故檀弓云鹿祛而楊之易麻帶為布帶繩屨無約婦人不變帶至是并麻帶除之

大祥祭并服製

服問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雜記云祥至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註云祥大祥也朝服縞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家禮云凡二十五月用第二忌日祭儀節與小祥同主人出壘室居外寢食鹽醬乾肉毛西河云大祥吉服而筮尸朝服而祭元衣黃裳也祭畢易縞冠素紬不組而除條屬紬者縷也喪冠條屬不綴至此故縷但繼而不組極弓以有子家禮辨定喪禮大卷五

組縷為非禮是也又喪冠左縫至此則左縫受以十五升布為深衣而除去表服以素布為中衣而表裏線領反不以線黃而以素色如問傳所云素縞麻衣者蓋外已除而中哀未忘也縞帶白麻屨無約而除杖斷而棄之

禫祭并服製

服問云中月而禫禫而縞無所不佩孔穎達云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儀禮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遲死有已復生有

節也哉鄭東成云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家禮云凡

二十七月其祭與大祥同寢有牀始飲醴酒毛西河云數祥禫在閏月後月者以二十五月祥也七月忌則八月祥也僅八月過閏則八月祥後亦必越此閏月而後禫何則以二十七月禫也八月祥則十月禫也推之而小祥與除服皆然若期之喪有在閏閏亡者亦必來年臘月而始忌又明年正月而始祥又隔一月而後禫雖以期之喪而數當要會猶且隔三年而不為過也况二年喪乎至于冠服禫用元冠朝服而祭訖易縞冠黑經白緯者是縷雖去白而未全黑

家禮辨定

喪禮

大卷六

也米縷惟深衣如前中用元衣黃裳而外加革帶蓋喪服祇一節言服有二帶以懸鞶懸鞶非此不勝任也論語云去喪無所不佩是也除麻屨而易吉屨無絢冬用皮屨夏用葛屨而然後元端以居終三年焉

禫祭并祝告

儀禮云以其班祔鄭康成云班次也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故呂氏云周以卒哭之次日祔至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及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殷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未忍遽改故孔子善之喪服小記云亡則中一

以上而稱註云中間也故孫從祖也雜記云上大夫卒哭成事祔皆太宰下大夫卒哭成事祔皆少宰家禮云其祭與卒哭同寢還內通典祝文云維某年某月某日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先王制禮練至入祔宗廟上還昭穆繼序謹以潔牲明齊祇禱尚饗儀節昭告同祔若母歿別立一室藏主待考同祔王州堂云祔之不同殷周已然矣然通典祔廟亦在禪祭之後唐宋迄今三年上食天理民彝之至古禮王法不能限也故移于此附後式

每年忌祭并祝告

家禮辨定

喪禮

六卷七

祭義云忌日必哀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忘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家禮云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夕寢于外祝文云節序遷易諱日復臨追感歲時昊天罔極謹以牲醴用申奠盛毛雅黃云家禮止設亡者一位然因父及母因母及父于情亦宜不可更添他位耳亦只須祭死忌今人于父母誕辰設祭謂之生忌此不必行毛西河云大盡先遇小盡即是忌王州堂云家禮以忌日入祭禮中然祭屬吉禮忌則白衣素冠為終身

之喪故移于此

誥勅封贈以下

一品至五品明授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勅命國朝皆授誥命用誥命之寶一品玉軸二品犀軸三品四品描金軸五品至九品角軸一品四軸二品三品三軸四品至七品二軸一品贈三代三品三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贈父母妻室父母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已歿者封之若棄職就封者聽凡父職高子干者依系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嫡母在生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如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者准家禮辨定

喪禮

六卷八

追贈若生母未封贈不得先封其妻兩子當封從一高者兩子職同者得兩封封妻者止封正妻如正妻未封已歿繼室當封者正妻亦追贈其繼室止封一人凡封母并祖母並加太字若已歿或曾祖祖父在者不加太字凡已封過繼父母乞將本身及妻應封欲移封本生父母者已贈過繼祖父母乞將本身及妻應封欲移贈本生祖父母者皆素請准行凡領過誥勅因水火盜賊毀失者覆題重給凡職官曾有賍私者不惟封其封贈後犯賍私者並行追奪其祖父母原有官進階非因子孫封贈者不在追奪之列凡

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

文職補服

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鸛
六品鷺鷥七品鸕鶿八品鸂鶒九品練雀雜職黃鸝
御史雜職

武職補服

公侯麒麟伯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獅三品豹四品
虎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

文職品級

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加
家禮辨定 儀禮 六卷九

授特進光祿大夫左右柱國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

陞授光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柱國正二品初授資

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從

二品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

正治卿正三品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

正議大夫資治尹從三品初授亞中大夫陞授正中

大夫加授大中大夫資治尹正四品初授中顧大夫

陞授中憲大夫加授朝議大夫資治尹從四品初授

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中議大夫資治尹正

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加授奉政大夫

修正庶尹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加

授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

德郎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正七品初授

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從七品初授從事郎陞授徵事

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從八品初授迪

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正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將

仕郎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將仕佐郎

武職品級

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加
授特進光祿大夫左右柱國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
家禮辨定 儀禮 六卷十

陞授光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柱國正二品初授標

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上護軍從二

品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護

軍正三品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

將軍上輕車都尉從三品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

將軍加授安遠將軍輕車都尉正四品初授明威將

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都尉從四品初授

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正五品初

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加授驍騎尉從五品初

授武畧將軍陞授武毅將軍加授飛騎尉正六品初

授昭信校尉陸授承信校尉加授雲騎尉從六品初
授忠顯校尉陸授忠武校尉加授武騎尉正七品初
授忠顯校尉陸授忠武校尉從七品初授忠武校尉
陸授修武校尉正八品初授進義校尉陸授保義校尉
尉從八品初授進義副尉陸授保義校尉

命婦品級

一品二品夫人三品淑人四品恭人五品宜人六品
安人七品孺人

周制謚法

民無能名曰神 揚善賦簡曰聖 敬祀享禮曰聖
宋體辨定 卷六

敬事供上曰恭 尊賢貴義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訖親之闕曰恭
受民悌長曰恭 尊賢讓善曰恭 執禮御賓曰恭
蹈解不行曰明 照臨四方曰明 思慮果遠曰明
經緯天地曰文 道德博聞曰文 勤學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 愍民惠禮曰文 賜民爵位曰文
平步不嘗曰簡 一德不懈曰簡 大慮慈民曰定
純行不爽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諒爭不威曰德 執義揚善曰德 綏上柔民曰德
威強直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志多第曰武 剛強直理曰武 威德悲憫曰武

辟地有德曰襄 甲冑有勞曰襄 小心畏忌曰信

賢淵受諫曰釐 有罰而還曰釐 心能制義曰度

博聞多能曰獻 聰明獻哲曰獻 知賢有聖曰獻

溫柔賢善曰懿 五宗安之曰孝 協時肇享曰孝

大慮行節曰恭 秉德不回曰孝 慈惠愛親曰孝

安民立政曰成 淵源流通曰康 溫柔好樂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安樂撫民曰康 執心克莊曰齊

輕輜供就曰齊 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威德剛武曰剛 敏以敬慎曰頃 臨心動懼曰頃

宋體辨定 卷六

追補前過曰剛 疆毅果敢曰剛 聖聞周達曰昭

公儀恭美曰昭 昭德有勞曰昭 恭已鮮言曰靖

寬樂令終曰靖 柔德安衆曰靖 布綱治紀曰平

執事有制曰平 治而無責曰平 由義而濟曰景

普意大慮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清白守節曰貞

不隱無屈曰貞 大慮克就曰貞 彌年壽考曰胡

保民耆艾曰胡 治典不從曰祁 猛以彊果曰威

彊毅執正曰威 狀古述今曰崇 克敬勤民曰桓

辟土兼國曰桓 辟土服遠曰桓 聖善周聞曰宣

行見中外曰慈 昭功寧民曰商 能思辨衆曰念

始建國都曰元	行義悅民曰元	立義行德曰元
示賢受諫曰惠	愛民好與曰惠	道德純一曰思
外內思索曰思	追悔前過曰思	大省兆民曰思
令善法典曰敬	夙夜警戒曰敬	衆方益平曰敬
兵甲亟作曰壯	屢征殺伐曰壯	武而不遂曰壯
勝敵志彊曰壯	死于原野曰壯	敵國克服曰壯
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尊業曰烈	貞心大度曰匡
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	外內貞復曰白
克威順禮曰魏	克威撓行曰魏	示賢愛諫曰慧
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	官人應實曰知

家禮辨定 表禮 六卷

溫良好樂曰良	名實不爽曰賢	思慮不爽曰厚
愛民作刑曰克	施勤無私曰類	肇敏行成曰直
擇善而從曰比	教誨不倦曰長	彰義檢過曰堅
德正應和曰其	內外賓服曰正	好廉自克曰節
危身奉上曰忠	不生其國曰聲	安心好靜曰夷
執事繼位曰紹	好和不爭曰安	思慮深遠曰翼
克殺棄政曰夷	治民克盡曰使	極知鬼神曰靈
剛克為伐曰翼	好祭鬼神曰靈	死見神能曰靈
死而志成曰靈	不勤成名曰靈	博聞多能曰靈
亂而不損曰靈	慈仁短折曰懷	執義揚善曰懷

慈和偏服曰順 短折不成曰傷 未家短折曰傷

述義不克曰丁 恭仁短折曰哀 孤孤短折曰哀

好更改舊曰易 年中早夭曰悼 恐懼從虎曰悼

肆行勞祀曰悼 見美堅長曰隱 不顯尸國曰隱

隱拂不成曰隱 好樂急政曰荒 外內從亂曰荒

凶年無穀曰荒 動祭亂常曰幽 墜過不通曰幽

孤孤殞位曰幽 在國逢難曰愁 在國遭憂曰愁

禍亂方作曰愁 使民悲傷曰愁 華言無實曰夸

不悔前過曰戾 好內遠禮曰場 去禮遠衆曰場

滿志多窮曰戾 不思妄愛曰刺 復恨遂過曰刺

家禮辨定 表禮 六卷

怡威肆行曰醜 好言動民曰孫 各與實真曰孫

當于賜與曰愛 逆天虐民曰抗 殺戮無辜曰厲

王州堂云周制謚法內有六壯字諸書皆誤作莊今

改正有皇帝君王公侯五者稱諡以為實尊卑上下

之稱非謚也宜去又周謚有湯裝駟議有禹蔡邕獨

斷有堯舜紂紂羅必以為謚出於周公世以堯舜禹

湯桀紂舜入之蓋始於白虎羣儒漸最荒唐者也夫

謚曰谷汝舜舜曰谷汝禹汝棄汝契是皆名也若以

為謚則契稷禹益舜禹一皆為謚而後可有謚在下

曰虞舜豈謚而在下已有謚乎亦宜去今悉從之

會編謚法

容儀恭美曰勝 勝敵壯志曰勇 喪國心慙曰厭

隋唐宋謚

隋文帝謚斛斯微曰閼 唐張星請謚宋慶禮曰專
宋張璠請謚錢惟清曰壘

燕洵謚議

嚴敬臨民曰莊 履正志和曰莊 威而不猛曰莊
應事有功曰敏 守禮執義曰端 執一不遷曰介
能修其官曰勤 德性寬和曰溫 追捕前過曰愆
寵祿光大曰榮 中正精粹曰純 寬裕溫柔曰容
宋禮辨定 我禮 六卷十五

避述不義曰清 物至能應曰通 事起而辦曰通
敬恭官次曰恪 威容端嚴曰恪 溫恭朝夕曰恪
溫仁忠厚曰敦 善行不急曰敦 能記國善曰敦
法度大明曰章 敬慎高明曰章 出言有文曰章
行義合道曰賢 明德有誠曰賢 柔遠能通曰和
號令民悅曰和 不剛不柔曰和 推賢讓能曰和
制事合宜曰和 見義能終曰義 先君後己曰義
取而不貪曰義 除去世害曰義 致果殺敵曰義
強而能斷曰毅 勤其世業曰修 好學近智曰修
睦其兄弟曰友 才敏審諦曰理 強學好問曰格

建禮嚴樂曰素 不污不義曰潔 執德不惑曰確

行見中外曰顯 好力致勇曰果 奉義順則曰禮

恭儉莊敬曰禮 質直好魯曰達 疏中通理曰達

守命共時曰信 出言可復曰信 以德受官曰懋

以功受賞曰懋 涼德薄禮曰虛 華言無實曰虛

敗亂百度曰愿 忘德敗禮曰愿 柔無立志曰愿

王州堂云蘇明允承詔編定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

謚沈約賀琛庖案六家之書共得九十二去其泛溢

不可指各善惡之狀者七義之不安者八名之不能

舉其人之要者八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重複而

宋禮辨定 我禮 六卷十六

無益於用者五十七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刪其

與周謚同者尚存三十有四焉

鄭樵謚議

真考高光大英睿博仁周

寬凱益慈深讓謙廣淑倫

紆實逸退誦德宜哲察儀

經庇協休悅綽恒熙洽紹

冲息微滿亢于暴慢忍殘

頑昏駁修靡溺偽妄憲圯

懦獲數疵費面襍

王州堂云鄭夾添重訂謚法分上謚一百三十一中謚十四下謚六十五今刪其不類并與周公蘇洵同者尚存六十七焉

明制謚法

桑德敬泉曰謚中山王曰寧謚合浦侯曰崇謚項夫人曰善謚韓夫人曰慎王州堂云明制謚法共七十五皇帝用十七字皇后十三字皇妃東宮妃二字親王一字郡王及文武大臣二字今刪其與上同者僅存五焉

論謚

家禮辨定

喪禮

六卷上

大明會典云本官節概為朝野具瞻黜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上裁如行業平常即官品雖崇不得概與間有應謚而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賜謚者不論遠近詳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子孫自陳乞補謚者不行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助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毛雅黃云私謚非古乃變禮也然惜之大者也禮已孤暴竟不為父作謚況未嘗貴者乎今人動輒自為謚夫以孔孟之賢曾閔之孝未嘗私謚其親而其子孫在當時亦未嘗私謚

家禮辨定

喪禮

六卷下

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羅泌曰婦人謚泛其夫惟先夫則異其謚然余按周之立謚不一蓋欲使善者勸而惡者懼也故雖天子諸侯亦有惡謚正見直道在人公論難掩至秦廢謚法漢乃復之但施于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唐制太常博士擬謚宋制擬于太常覆于考功集議于尚書省明制博士不掌謚議大臣殞其家請謚則禮部覆奏成與或否惟上所命與則內閣擬四字以請而欽定之皆得美名並無惡謚以示懲戒古法蕩然矣然范平以邑長謚文正府說以隱居

諸貞節。徐積以教授諸節。林逋以處士。諸和靖。是
諸。加於微賤矣。周穆王盛姬。謚哀淑。衛世子妻。謚共
靜。定鄭莊之夫人。皆從夫謚。是諸及于閭閻矣。展禽
妻。謚大曰惠。熙妻。謚夫曰康。楊厚。婦人。謚之為文。
王通。內人。謚之為文中。孟郊。文人。謚之為貞。曜。元德
秀。學者。謚之為文行。是謚出于私。家與謚之相沿。通
用如。然必實有可謚。而始加之。不然。得無僭哉。

服制

斬衰三年。子為父母。女在室。并已許嫁。前及已嫁。
被出而歸。皆同。子之妻同。及子為繼母。為慈母。為養

家禮辨定

喪禮

六卷上

母之妻同。繼母父之妻。慈母。謂母父命他妻。
養已者。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即為人
母也。庶子為所生母。為嫡母。庶子之妻同。為人

後者。為所後父母。為人後者之妻同。嫡孫為祖父
母。承重。高曾祖。承重同。妻為夫妾。為家長同。

齊衰三年。家禮及律內。皆刻喪服。總圖有此條。而
不開載。何人。今世亦無有服齊衰三年者。必因唐

開元禮。為父在母死之服。未經刪去。尚存于此。以致
誤耳。

齊衰杖期。嫡子眾子為庶母。嫡子喪子之妻同。庶
父妾有子。皆父妾。
庶子不得以母稱。子為嫁母。生母父亡。
而改嫁者。子為出

母。生母為。父出者。夫為妻。父在
不杖。嫡孫。祖在。為祖母。承

重。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于人。為改嫁繼母。
齊衰不杖期。祖為嫡孫。父母為嫡長子。及嫡長

子之妻。及眾子。及女在室。及子為人後。並。繼母為
長子眾子。姪為伯叔父母。父之親兄弟及父
之親兄弟之妻。為

已之親兄弟及親兄弟之子女在室者。孫為祖父
母。孫女在室出嫁同。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

女出嫁。為本宗父母。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
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姪與姪女在室者。女適人

為兄弟之妻。為父後者。姑為夫之親兄弟之子及女
家禮辨定。喪禮。六卷下

在室者。妻為家長之正妻。妾為家長父母。妾
為家長之長子眾子。與其所生子。為同居繼父而

兩無大功以上親者。姑在室者。姊妹在室者。
女在室者。姐妹適人。無夫與子者。姑適人。無夫

與子者。
大功九月。祖為眾孫。孫女在室同。祖母為眾孫
嫡孫。父母為眾子。嫡及女已出嫁者。伯叔父母

為姪姪。及姪女已出嫁者。姪兄弟之子之妻也。妻
為夫之祖父母。妻為夫之伯叔父母。為人後者

為其兄弟及姑及姊妹在室者。親屬服皆降一等。
生

在室者——女出嫁為本宗堂兄弟及同姊妹之在室

兄弟孫之妻。即好孫之妻 為同堂兄弟之子妻。即堂姪之妻

四當入齊衰杖墓有宜補者三父圖繼父無子孫缺

琴子期年加器大功 達行服嘉禮也

[illegible]

圖 服 親 外 家 圖 服 降 女 嫁 出

[illegible]

喪服總圖

	斬衰三年	
邊下縫不之為布	麻粗至用	
	齊衰三年	
邊下縫之為布	麻粗稍用	
	大功九月	
之為布	熟粗用	
	小功五月	
之為布	熟粗稍用	
	緦麻三月	
之為布	熟細稍用	

三八五母服圖

<p>妻于夫之三父八母服同</p>	<p>兩無大功視謂繼父無子孫已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齊衰期年</p>	<p>同居繼父</p>	<p>兩有大功視謂繼父有子孫已身亦有伯叔兄弟之類齊衰三月</p>	<p>繼母固父死改嫁者無服</p>
<p>自幼過房與人者 養母 斬衰三年</p>	<p>不同居繼父 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 斬衰三年</p>	<p>父所娶後妻 繼母 斬衰三年</p>	<p>從繼母嫁父 齊衰杖期 繼母 斬衰三年</p>	<p>慈母 斬衰三年</p>
<p>父前下妻嫡子者 于齊衰杖期</p>	<p>所生于新娶三年 嫡母在亦服 繼母固父死再嫁也人者</p>	<p>降服齊衰杖期</p>	<p>出母 親母被父出者 降服齊衰杖期</p>	<p>乳母 齊服忌麻</p>

家禮辨定卷之七

錢塘王後禮州堂謹述

論葬

古禮難行

儀禮御者四人皆坐持體模齒用角杓綴足用燕几
瑱瑱耳幘目握手設冒縶之重木絞衾為衽操建朝
于福廟然黍稷各二簋有魚腊饌于西北南禮記注
中雷而浴綴以綴足廢牀爪手翦須。

習俗當禁

杭俗初終敲磬浴水令孝子飲少許棺內置葵杖灰
宋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一

糝鋪以灰泥作佛裏做七七弔客三鼓樂奠酒乘喪
婦嫁出殯吹唱開材棺久停不葬或少化喪事奢靡
疾篤不遷窆

毛西河云正寢天子諸侯路寢之各其地在王朝黼
座之南夷于兩楹所稱王庭退朝而聽政于此原不
可以寢息者故鄭氏亦云其地尊嚴不可燕處但人
君大喪必殯其地非卒于其地也出告成三員齎殯
遷至庭門乃跽步事耳何以役還內寢而撤幃櫜張
庭以為來日殯堂之用也必死而遷尸於此不得

生遷可知矣况室有北牖南牖正寢即中庭安有北

牖南牖耶王州堂云儀禮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

下疾者旁鄭註云將有疾乃寢適室正江情也適寢

者不齋不居賈疏云不疾在燕寢將有疾臥適室必

在北牖下一陽生于北也至家禮云疾病遷居正寢

以俟氣絕吳草廬云平時臥燕寢將終必遷正寢皆

非也蓋凡病者必于適室齋戒束首而寢以迎生氣

疾愈還內設或不幸即死于此非因疾篤遷此以俟

氣絕也後人誤認以致病亟遷移是速之以死既傷

親心又虧子道矣然公穀註諸侯路寢曰正寢而鄭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二

賈註士適寢亦曰正寢則尊卑貴賤無別豈可信乎

况正寢之名不見于經惟見于註今計狀即欲盡死

所何不從經之適寢而反從註之正寢耶

妻與子婦應得送終

王州堂云儀禮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子不絕于婦

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喪大記云體一人男

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鄭康成

云惡其褻也李氏云以齋終也此蓋以持體言謂男

持男手女持女手以俟其終若易手不得棄止違禮

故戒之非謂妻與子終不可以前也孟子云養生不

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非惟衣衾棺槨為送死之具。固當盡心而生離死。別乃在俄頃之際。其為永訣尤所當重也。故死而不及送者。抱終天之恨。焉有妻與子婦共在一室而不使相見。竟同客死。豈先王制禮之意歟。如以為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令妻與子婦皆隨。則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而為夫與子者。寧亦將隨之乎。斷無是理也。考朱文公年譜載其臨終揮婦人無得近。吳重應云。若子不死。婦人之手臨終一切屏去。此皆由于忽略持體字。而誤以死時不可有婦人。則毫釐千里矣。今持體之禮久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三

孝子不披髮

毛西河云。喪中凡有事。祖免則冠在所必去。而隨去隨着。至于髮則始終不解。即括髮非解髮也。易經重首髮論語吾其被髮左傳被髮而祭。皆以此。驗時世之得人不意。唐開元禮始死有男子披髮之語。而宋代宗之至今不改言禮家所最宜禁者。

喪冠非三梁

毛西河云。戰國以前無所為梁冠也。惟漢後輿服志

有進賢冠。即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兩梁。博士以下一梁。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而于是有梁冠之稱。然並非喪冠。且三梁最貴。公侯以下三品以上用之。豈士庶所宜有乎。況以貴賤多寡之數。殺而為喪服。輕重之等。如今所云三梁。孫與衆人一梁。此何說也。豈有以緇紙三寸如指帶一微。可區作三梁之理。且此三寸紙。可稱冠乎。古喪冠布六升。則此三寸中安所容六升之布也。嘗考冠製見于漢志者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而後卑。銳而見于諸禮註者。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四

喪冠無綿環

毛西河云。古冕與弁皆有瑱。喪冠則不瑱。至小祥始用角。瑱今俗以兩纒垂耳傍。不知此乃送死之常制。子所謂充耳而設瑱者。充死耳也。豈生人而可用之乎。王州堂云。梁冠用兩纒。俗稱綿環。母喪用之。子考家禮亦無此製。不知何人作俑。一倡群和。遺誤至今。殊可恨也。

喪中冠服應當變除

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哀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雖一而近世俱不行何歟。江若文云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既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冠服變除升數

三升堂云斬衰冠六升正服三升。義服三升有半。受冠七升。受衰六升。齊衰冠七升。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受冠八升。受衰七升。大功冠十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受冠十一升。受衰十升。小功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五

降服十升。冠十升。正服十二升。冠十二升。義服十三升。冠十三升。無受總麻服十五升。抽其半亦十五升。抽其半蓋六百縷也。無受總麻。毛西河考之詳矣。子故于每節當變除者悉載于下。以便臨時檢用。不煩搜討耳。

計子稱卒通用

毛西河云禮稱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然考之春秋。赴于本國皆稱薨。赴于列國皆稱卒。士記雜記又皆參錯不合。天子諸侯稱不祿。大夫亦稱不祿。士亦稱死。則今之

士庶死曰卒者。誠上下之通稱。皆可用也。王州堂云。祭路期曰死者人之終也。姬子曰君子終。小人死。傳曰死者漸也。薨者壞聲也。卒者竟也。不祿不復祿食也。物故諸物皆朽也。白虎通曰人死謂之喪。言喪亡不得見。孝子之心不忍言死也。計曰人之云亡。傳元曰忽然長逝。曹植曰。隱然長寢。蘇秦傳曰。秦陽君相館舍。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以待朝聘之客。今奉陽君葬此館舍。是皆死者之通稱也。

計不當用二寢

王州堂云。今人男死稱正寢。女死稱內寢。此蓋本于家禮辨定。喪禮儀禮鄭康成註云。適寢正寢之室也。然儀禮但曰死于適室。又曰士處適寢。並無正寢之名。至穀梁傳云。在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亦是解釋經無此二字。喪大記又曰。世婦卒于適寢。士之妻皆死于寢。亦無內寢之說。故自古計告但曰死曰卒。曰不祿並無告以死所者。春秋天子諸侯大夫以及夫人叔姬季姬諸計可証也。即有鄭伯髡頑卒于剕。吳子遏卒于巢。仲達卒于垂。宋公佐卒于曲棘。許男齊卒于楚。昭公卒于乾侯。桓公孫敖皆卒于齊。曹伯廆及負芻皆卒于師。此紀事實也。莊公宣公皆薨于路寢。信公小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六

經 115-283

寢定公高寢襄公楚宮文公臺下閏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此寓寢也皆非用于訃告者則今之用正寢內寢又何所本而云然耶故在家者止當書卒在外者自應書地耳若其壽幾十幾歲生某月某時乃行述碑文中語亦從來訃聞之所無也

並主當辨尊卑

毛西河云尊卑雖並主而禮統所尊尊為主而卑副之也然兄為弟主則可弟為兄主則不可何也喪無二主也弟有子而兄主之則兄為尊主子為卑主一尊一卑非有二也若兄子既為主而弟又主之是二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七

卑也二卑即二主矣王艸堂云喪不可無主卑為尊主固不待言矣亦有尊為卑主者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名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雜記云主妾之喪則自祔是也又有尊卑並為主者檀弓云父兄命赴小記云子滿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子自主之祔則舅主之是也故杭俗訃狀既書死者子又加以死者之父或兄者正古禮尊主並主之例也若無父兄者則子為喪主矣又何必加以孫與曾孫乎是二三其主矣烏乎可此仁當載之行述中者也

孤哀不始於宗

毛稚黃云丘嫂山以為古俗祭稱孝子孝孫與稱哀子哀孫父母亡俱宜稱哀子余按此說未盡然記載弔喪之禮曰至孤西面又曰孤某使某請事又曰孤某頃矣則父死而喪中稱孤正合古禮至于母喪稱哀子亦無明文何也古禮所云喪稱哀子哀孫乃處前凶祭祔辭之稱非謂訃也嫂山未深考耳然古幼而無父曰孤則母死而父在者應避嫌不得稱孤而子字之上亦更無他字可用因以稱哀可矣而反謂父喪不當稱孤則非也宜從會典父稱孤而母稱哀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八

協義揆事本無不安不但從時也該使今有母在堂而父亡者訃書忽自稱哀子既背于今而援古又無確據胡為乎師心創制而祀其母也哉王艸堂云司馬溫公書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俱喪稱孤哀子承立稱孤哀孫故朱子答郭子從書云孤哀子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是孤哀之稱人皆以為溫公矣殊不知王制原以孤屬無父而唐杜佑通典卜宅兆云孤子某為父某官封某甫度茲幽宅註云父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則父母分稱不自宋始矣

稱哀有宜有不宜

王山史云繼母在而父死不得稱哀若稱哀是無繼母矣嫡母死雖生母在亦稱哀若不稱哀是無嫡母矣為人後者本生父母死當稱降服子不得同於兄弟之子稱姪特不丁憂耳即仕者皆稱官但可謂心喪而不得稱丁憂若下憂是無死後之父母矣則亦大背乎受重之義矣

尊卑訃告稱呼

毛稚黃云喪凡尊長為卑幼訃如祖為孫伯叔為姪兄為弟夫為妻皆稱某服生若卑幼為尊長訃皆當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九

自署對亡者之稱不得稱生如弟為兄則當稱某服弟姪為伯叔則當稱某服姪嫡子為庶母則當稱期杖子或謂訃于他人不必如是稱若然則親死告他人孝子亦當稱孤哀生矣且今有婿為妻父母訃者亦皆稱總服婿况弟姪嫡子為父黨本宗而服且加重者乎或謂嫡子為庶母訃而稱期杖子為太重者非也彼所生之子為我母斬衰三年我故報之以期杖謂之庶母則固有稱子之道矣且今人于朋友之父有稱通家子者豈親兄弟之母臨大故而反自遜遽者乎揆情度禮稱子不為過也

未婚女訃告稱呼

梁虎臣云寒門第幾女許適潭府不幸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以疾卒謹此訃聞如訃告三黨之親則宜云許適某門下書期服生某頃首拜王艸堂云未婚女不當稱字某門易云女子貞不字鄭元虞翻荀爽皆曰字姓有也許慎說文字乳也徐鍇原註即以易貞不字為據故王海虞韻等宋以前之字書從無有以許嫁為解者自易本義云字許嫁也而後之字書如字彙正字通品字箋遂引此為註殊不知皆非也古者男女初生則命名及冠與笄則命字曲禮云男子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十

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以其成人稱為伯姬仲姬猶今之大姑二姑不復呼其小名矣况儀禮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尤為明証若解作許嫁則既曰女子許嫁又曰笄而許嫁不重出乎笄而字女子為許嫁則冠而字男子亦許嫁乎宋後著述稱呼凡遇女子受聘未嫁者皆曰字某門有是理乎

齊喪訃告稱呼

陳際叔云父既沒未除喪而祖死則稱在制孤孫如家孫則稱在制承重孫不敢忘父喪也若祖殯喪未除而父死則稱期孤子正統之期不可以輕畧也毛

維黃云有父母之喪而後有期喪則計稱在制期服功總亦同有期喪而後有功喪則計稱在期功服總亦同先有功服而後有總喪則計稱在功總服若先有功總而後有期計止稱期而功總可略矣喪從重故也如遇父母之喪併略期矣一時並有期功總之喪帖札自署不妨累辭稱期功總可也

喪死訃告稱呼

毛維黃云有子之妻家長出為訃率其本生之子也矣然今制無服但當稱姓如趙中稱首率男某泣血稽顙拜如家長先死則稱子與本生子同訃嫡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上

長有主家之義故也若無嫡子眾妾俱有子而家長已歿其一妻死但以此妾所生子為訃眾妾之子不必與名應嗣寅云庶子之生母死而父與嫡母俱在者于帖札亦得署制字蓋制者謂在王制喪服之中而斬衰三年正服制之重者故署制無嫌也

孝子簡帖稱呼

毛維黃云孝子初喪稱孤哀子下稱泣血稽顙拜過百日後則稱制下稱稽首拜帖札則易綿紙以通常束紙于古亦無明文然士禮三月而卒哭今已百日而不稱泣血諸事俱小變亦似近禮可行者也

神主稱呼

或問生母死不知神主當何稱朱文公云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又問夫在妻之神主旁註某奉祀其大尊否朱文公云旁註施于所尊以下則不害也毛維黃云男稱公與府君婦人稱孀人以卑加尊則可若加于小輩之男斷無稱公與府君之禮加于小輩之女斷無稱孀人之禮如死者之分雖卑而本有封爵又當別論矣王艸堂云考妣者本于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也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晚也言其姬姜于考也府君者漢時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上

附廟請客稱呼

王艸堂云禮記中月而禘禘而繼孔穎達云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禘祭鄭康成云禘者澹澹然平

之意說。大亦云禪除服祭名。是禪者祭之名。非服也。若冠服則以元冠朝服而祭。祭畢易戴冠。素端黃裳。未有一謂禪也。故字彙衣部無禪字。而洪武正韻于禪字註亦云除服祭俗作禪。惟家禮于大祥條有云。前期一日。設次陳禪服。此誤之始。吾聞大祥之服。乃素縞麻衣。亦無所謂禪也。而正字通引六書故。遂于示衣二部兩收之。且云禪本字。禮經皆作禪。而又云以禪為除服名。此乃諸家承訛之陋。立言矛盾墮後人于疑網。為害非輕。以致世俗遇服滿奉主。祔廟備帖皆曰禪服。生則字非禪字。服非禪服。為祖父與諸家禮辨定。喪禮七卷五

尊長。當不可以禪生一舉而三誦矣。宜從尊卑定分為稱。而仍用制字可也。至于祔字。亦非附字。儀禮禮記皆作祔。鄭東成云。祔猶爵也。

行述六十稱享年
毛稚黃云。行述滿六十以後。皆方稱享年。幾十幾歲。若五十九歲以前者。不稱享年也。雖不見于古。然相沿以久。亦可從之。

行述雙名宜皆書

毛稚黃云。孝子兄弟皆二名。而同一字者。如守義守禮之類。行述當俱加守字。不併共之。共之者。嫌于長

子二名。而諸子單名矣。下一字同者亦然。然凡書料皆宜。爾不獨行述也。姓同而名獨。故姓可共而名不可共也。又行述單名者。姓下空一格。書名不知榜上與書中目條為異。雙名者。姓列不。便讀起。欲一同齊。脚故然耳。若單名獨出。何故將印已。姓名截斷也。又行述中雙名者。止稱一字。非古法。乃近時率略耳。如右軍帖必稱叢之。曾公稱真卿。柳州稱宗元。山谷稱庭堅。即明時先輩亦無減字法。宜並稱也。

曾元之服非功總

陳際叔云。近世出計多。畧功服。曾孫總服元孫者。誤家禮辨定。喪禮七卷五

也。律有明文。曰曾孫齊衰五月。元孫齊衰三月。不列功總之科。其義明也。或曰喪既五月三月矣。于功總何異焉。曰齊衰服之粗者也。功則服之精矣。總則較精矣。五月三月而必齊衰。從其粗者也。不敢以精而必呼重也。一本之義也。曰然則宜何稱。曰宜稱齊。即曾孫齊衰元孫王州堂云。總麻為從姪之服。小功為從弟之服。今月數則同。而齊衰有異。蓋不敢以弟姪之服。服至尊且重一本。應別于旁枝也。

六世祖服

陳澧六云。禮之所不設。而事之所或有。以十有五

之來孫當百年料及之六世祖豈遂吉服以從事歟
曰非然也同五世族屬絕服之外尚祖免而此不為
之服有是禮乎一本之旨為齊聞月而除可也聞
月以終乎高祖齊所以降乎祖免也王州堂云宋沈
括筆談嘗讀及此謂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故成王
之于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
苟有相遠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此說非也若是則無
遠近隆殺等級矣當從陳議

曾祖在祖歿不承重

陳陂六云承重者承乎宗祧之重也孫之于祖皆服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主

齊特以父早世嫡孫親承祖之付託以為宗廟祭祀
至而固為之斬所以重其任非以父服之缺而子代
為之償也曾祖在父歿遭祖喪不得為祖斬即必重
之未承也如以為父歿而子代為之服則父歿母在
遭祖喪母已為之斬矣嫡孫之婦遂可不為之斬乎
又如眾子歿眾子之子遭祖喪將亦代父而為之斬
乎必不然矣王州堂云宋劉焯祖母歿解官行喪有
諸叔而嫡孫承重者自焯始

庶祖母不承重

毛稚黃云庶子為生母服三年喪此時制也以緣情

也若庶子已死則庶子之子但如孫為祖母服期不
得承重服三年蓋承重者尊祖敬稱而重嫡之義也
祖母既屬人妾則無復重之可承矣若嫡祖母死而
無嫡孫則庶長之子當承重矣

連喪重服不補

宋孫冲舉明經為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
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誓于宰相不聽
其後御史參考典故凡喪皆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
服五十四月之文詔從之明江西茂才周鴻呈母喪
雖終父喪尚缺十有五月况廬墓未滿二年乞容在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主

外私補父服提學蔡虛齋批云先王制禮不容少有
過不及之憂周禮父母連喪哀痛一時俱作乃今于
母喪二十七月之外復修父服如此則是母服未滿
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過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
無是理也茲雖過厚之意實非正中之行吾所期于
鴻者要在為善于獨不求甚與千人王州堂云雜記
謂有父之喪如未改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
除服卒事及喪服今功令雖無補服之例而私情宜
中周極之恩可並行而不悖者也

妻服

毛雅黃云儀禮大夫為貴妾總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為之總是古公卿大夫士妾亦總而今律無之然有子之妾豈能忽然喪禮遵制不敢製服但為白衣冠三月略依古總之例可也汪東川云父妾無子而有女女即子也兄弟男女無異服即兄弟也父之妾兄弟之母何殊焉

未婚夫妻死服

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孔穎達云既葬除者壻以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然壻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上

服齊衰女當服斬衰王州室云世有聞夫死而終身不嫁者且有聞訃而遂死者是雖節烈可嘉究非中正之行何也孔子明云夫死亦如之則既葬以後男則除服而議親女則除服而另適聖訓宜遵也焉有在家不從父而未嫁反從夫者乎況孔子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既婚而不廟見尚且歸葬于女氏今未合昏則不成妻未執笄又不成婦何為守制與輕生也為父母者當諭之以通斯可耳

殯服

家禮云凡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殯十五至十二為中殯十一至八歲為下殯凡為殯服以次降一等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殯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殯劉原父云以日易月者假令長子也其本服三年以日易月則殯之二十日餘子也其本服期以日易月則殯之十三日毛西河云家語女子十五而嫁蜀燕周謂十五已上皆可婚嫁則十九至十六非殯矣止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稱獨十五尚童歲耳晉袁准作喪服傳改云十五至十三為長殯十二至十為中殯九至七為下殯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大

六歲以下始無服當從之

齊服

家禮云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餘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遲葬當服二月

毛西河云踰時而葬主喪不除服則本身之弟與其子若孫亦不除蕭望之庾氏皆謂主喪下除其餘可除殊不知五喪之弟即死者之子也子可除服乎惟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斯為得之然墓前服素服至

臨葬仍服重服而啓期仍書孤哀子泣血稽顙等稱
至于旁親會葬則各脫其應得之服名曰反服禮亦
云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若夫
葬後之服雖已過祥禫猶當以未禫未禫之禮行之
改葬後須虞祭三日卒哭一日練服一月繫服一月
凡兩月四日而喪始畢也

改葬不當服三月

毛西河云穀梁曰改葬總而康成註云三月而除及
韓昌黎改葬服議曰必終三月皆誤也漢戴德曰制
總麻具而葬葬而除魏王肅曰司徒文子改葬其叔
家種辨定 喪禮 七卷 七
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葬總而除則明是葬
畢即除之服故王肅原有不待三月之說而袁滂亦
曰喪無再服此但以哀甚不可無服故以總應之若
必終月數是再服矣後魏明帝集群臣議亦謂鄭註
乘舛請依總服既葬而除故明時集禮直註曰改葬
釋服或者道賒遷遠雖過三月亦可也

師喪素服加經

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
喪三年又云師吾哭諸寢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
服于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于路

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云孔子之喪二三
子皆經而出孟子云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勸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
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張明公云群居則經
出則否喪師之常禮也經而出特厚于孔子也

父母服三年不當折

季璠云記之駁雜得罪聖人者多矣未若二十七月
之喪為甚也以九月為歲是燕天也期以下皆無減
而獨減于三年是薄親也考諸論語之責宰子中庸
之述周公孟子之答然友皆不合是非聖也且三大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七

罪矣夫以仁人孝子無窮之心則三十六月之喪曾
不足以報昊天萬分之一然義則有制而禮必有終
故先王立中制節其酌之者審矣孰減其四之一耶
昔讀戴記公羊傳意其必有所受而未得其源今觀
荀卿書與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間則直錄其文皆
齊宣王欲短喪而滕之父兄百官皆不足于然友之
論卿特迎合時君之所好而苟取容悅焉耳不幸擬
拾于戴記附和于公羊科舉以之試士學校以之設
官遂使秦漢而下國以是為制家以是為俗先王三
十六月之喪為之墜地使忍心薄親之德後世無復

愧罪于天下。則荀卿之言禍之也。抑吾嘗觀魯序
徐幹中論以為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後三年喪
大見稱實。因怪今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著
論三十餘篇。今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
之賢士已議此矣。古之賢君已病此矣。今人猶棄而
不顧。忽而不省。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毛西河云。嘗
考古言禮之書。並無有二十七月之說。見于大文。惟
戴德作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
禫。而鄭氏遵之。謂間。傳。儀。禮。所云。中月而禫者。中月
間一月也。此言禫月有然。並未嘗云三年之喪當撤
索。禮辨定。上。喪禮。七卷。世
此月大抵親喪三年。限以三節。一年齊斬。二年緇練。
三年緇素。故問傳云。中月而禫。禫而緇。夫禫祭之時。
尚服緇冠。舊註所謂素冠朝服者。而禫祭既畢。然後
服緇服。所謂緇者。即禫禫之後。一變服。各孔疏所云。
首着緇冠。身着素端黃裳是也。至三年即吉始服元
冠。而漢後諸儒不能實註緇服幾月。然不讀漢書乎。
漢文帝以日易月。除墓後易重服。外定為三十六日。
其令有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緇七日。合三
十六日。亦惟舊喪期本三十六月。而後可代之為三
十六日。未有二十七月。而可饒九日。以代之者。故應

劭曰。凡三十六月。易之以三十六日。而翟方進傳以
丞相起後。亦云墓後三十六日。起視事。皆明證也。乃
計其月數。則亦除既墓後。分作三節。以大紅十五日
當一年之服。大紅者大功也。以小紅十四日當二年
之服。小紅者小功也。以緇七日當三年之服。緇即禫
服。當自大祥中月之後。直服之。以至子盡。故舊制二
祥以前去二十六日。則緇服十月。合三十六月。漢制
二紅以前去二十九日。則緇服七日。合二十六日。此
固確然無可疑者。此在漢初。去古未遠。必有所承。而
儒說貿貿。一槩抹煞。所幸問傳。漢令。同有緇字。而註
家禮辨定。上。喪禮。七卷。世
問傳與漢令者。又彼此茫然。親喪大事。千載歎絕。豈
不哀哉。王州堂云。堯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商書。王宅憂。亮陰三祀。論語。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左傳。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中庸。三年之喪。
達乎天下。孟子。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
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此聖經垂訓所由從也。宰我
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子之不仁也。齊宣王欲
短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漢文
帝以日易月。此薄待其親所當戒也。故李中孚云。禮
三年之喪。不御內。不露齒。不羣立。不旅行。不飲酒。食

肉恒處苦。父今名為居喪。不過衣白三年而已矣。夫居喪而止于衣白。即三十年不難。婦三年乎。或曰。父母之喪。固當三年矣。然而今制二十七月起復。可奈何。曰。是不難也。起復之期。固宜共遵。今制而冠服之飾。亦當自盡。已情有職者。或起文而遲。或退食而扞。誠無職者。職服以終。喪素冠以守。忌。迨至三十六月。而始受服。復寢。飲酒。預宴。以報深恩。千萬一則。竟奔周孔之禮。不復而自復矣。親喪從厚。人豈得而非之哉。

本生父母當杖期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三

毛西河云。今制本生父母不杖期。本之儀禮。喪服傳。但子為嫁母出母。尚服杖期。而為本生父母反不杖。似乎太薄。康熙壬戌。同官汪樺。遭本生之愛。許其解任治喪。且家居三年。而後還院。此與宋制。解官心喪之令。有却合者。嗣後應以此為制。而加以杖。則于情理稱。庶然矣。

祖母不當承重

毛西河云。或有父服祖三年。而身亡。然後祖母卒。則孫不當承重。何也。漢劉表。謂婦人之服。不踰其夫。祖先服。期祖母安。得三年乎。又晉成綰云。禮有適子無

適孫。父服祖三年。則孫乃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矣。祖且不受重。亦何有乎祖母。況禮明云。舅殺則姑老。為傳家事于長婦也。今祖死。則祖母已老。傳重豈老姑事耶。

祖為嫡孫不當服期

毛西河云。孫為祖期。則祖為孫當大功。喪服傳為嫡孫。期者。總為傳重言之也。賈公彥曰。周道適子死。當立適孫。將上為祖後者也。然而有適子者。無適孫。必也適子死。而後適孫承祖後。故鄭氏曰。適子在。則適孫亦庶孫耳。庶孫即大功。矣。是必孫當承重。又必子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四

先死而後可為適孫。服期。今無重可傳。又不歸于之。在與否。而公然為長孫。服期。得無于禮有難明者歟。

妄費宜省

檀弓云。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歟。手足形。還塋。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漢明帝詔云。喪貴致哀。今百姓送終。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精。糠而性。牢燕于一奠。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于此。豈祖考之意哉。真西山云。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靡而傷

可財貧者則火化而害于愚夫遂終之禮稱家有無
青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切要其他
繁文外飾皆不必為至如佛家追薦之說茫昧難明
其為無益灼然可見又聞親賓送葬到宰羊宰雞
杯觴當夜而樂尤為非禮嗣後富者視前世俗不正
之禮省虛花無益之費嘗欲為親祈福豈若捐錢穀
以濟饑貧拾藥施棺皆為善事漸還淳古之俗頗不
失聖王文成云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
已甚而又競為奢侈豈不重自困哉今後居喪不得
用鼓樂為佛事竭貲分帛餼于親身投諸水火病者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五

婚喪橫行當禁

方潤仁云都人出殯昇輿屬之作伴橫行則用小夫
二行皆有頭目盡地承應彼此不得撓越故任其勒
索中人之家則立盡矣如此惡俗倘能除陳廢禁亦
與時省費之大者也陳漱六云高郵胥子最橫肆每
遇民間婚喪必率眾索銀飽慾始任其事至貧家不
遂意必羣起鼓噪往往有致傾家者此道俱有豪紳
護庇故小民無可如何大抵一進士即有數十脚子

授其家以供力役此輩橫行乃護持之疎可怪也王
州堂云杭俗婚之鼓手喪之擡柩亦然各分地段不
必在依為富富之害屢經嚴禁不止不獨外省也

孝服見客不避

失名氏云近世以來人多忌諱孝冠白衣不敢登常
人之門况公麻乎孝冠白衣絕無行于都市者况麻
衣麻經乎明季縉紳入公門必用麻衣孝巾麻經草
履其士民交際賓客亦以麻衣孝巾為公服曾未有
做青元之色者即新年拜影神及尊長亦必着麻衣
麻經而往拜者不以有服為愧受者亦不以孝衣為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五

嫌也永思堂勸孝文云昔人居喪盡禮出入必裹麻
在身慶賀必杜門不往曾未嘗以粗鄙為醜也今則
不然服飾奢粧嘻笑自若竟不思此身何自而來親
死之謂何而論胥以溺至於此也律中喪服諸條煌
煌典制違犯者得大罪奈何今之居喪者紅帖從吉
錦婚事人綈服遠遊抽豐覓利耶伏祈仁人君子念
罔極深恩感風木餘恫遵朝廷制典挽近世頽波互
相勸勉持服報親則世道人心之幸矣傳又昭云孝
子居喪貴賤同等寢苦枕塊戚容可矜即或往來戚
屬粗服芒鞋不改其素偶遇吉事不過外披元衣內

仍素服而苴履復如故也。廣坐之中。望而知為棘人。今則刺端冠以從古。而制稽概置不登。不知何人作。俯遂為通行定例。曾不思三年中從一日之吉。則三年中少一日之喪。欲周旋于生者。反遺棄乎亡親。是尚有人心乎。果孝子克自守禮。而又何有此風。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異教荒唐

唐李觀云。如使周禮尚行。朝夕朔日月。半薦新。啓祖。還有其卒哭。祔二祥禪有祭。日月歲時皆有禮。以行之。痛情有可泄。必不暇曰。七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七

年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墜于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于飲食。苟得而已。宋司馬溫公云。世俗信浮屠。誰謂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禍。彌天罪。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劍燒春。磨受無邊波叱之味。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小刺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況于死者。形神相離。守店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請浮屠。是。

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貽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何其易惑而難曉也。明劉伯溫云。釋氏謂婦人之有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為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從人之母歟。將併與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從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七

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大法出于帝而佛破之。是自授罪于天也。吾知其必無是事也。昭昭矣。丘嫂山云。宋時黃冠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所以為此者。蓋以禮教不明于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為之。以為當然之禮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飢寒患難。尚有不卹况其既死。又肯捐財。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無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為之耳。至于士大夫家。亦有心知其非。而不欲為者。然念祖父以來世襲為此。

而凡親族姻戚鄉鄰亦無不如此者而我何人一旦乃敢不為既恐他人議已之不孝其親又恐識已之吝情貽費也若從古禮比用二氏省費數倍非獨可以正民俗開異端而亦可以省民財學民生也徐光啓云血湖地獄更屬悖誕設產婦血汗有罪則上帝不該令婦人生人以生產為咎咎天下萬世婦人矣有是理乎予在母腹十月必資血而長臨產必俟血行而生無血則兒不下烏得云罪耶據佛所云衆生艱嗣念我求我即生男女既生男女矣是佛之靈生之也佛既生無罪之男女何乃貽有罪于父母不家禮辨定 七卷 尤

釋道以七七惑人

王州堂云人死則有禱復沐浴含飲銘至之禮蓋則有筵宅卜日明器碑誌穿壙封穴之禮祭則有虞祔練禫獻新歲薦祀忌展墓之禮未聞有所謂七七之說家禮正術云諸侯七虞以七日為節後世遂以人死後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下其王而不知非也虞祭用剛柔日七虞則六柔一剛乃十二日並非七日為節至四十九日也吾攷釋教慈悲十王懺法

云託生之時曾借天曹錢貲得獲人倫在世往往蹉跎今生終日活計成家一生不得了期若信陰陽現世看經答報其人不信者死後無人代答七七日本判官追債聲不敢言只得受苦又道教上清靈寶金書云一七元冥宮內秦素妙廣真君秦廣玉二七普明宮內陰德定休真君初江王三七糾絕宮內洞明普靜真君宋帝玉四七太和宮內元德五靈真君五宮玉五七討論宮內最聖曜明真君閻羅王六七明晨宮內寶肅昭成真君變成玉七七神華宮內泰山正道真君素山玉是七七之說實本二氏荒唐不家禮辨定 七卷 尤

經非吾儒所當信從也何舉世不察相率成風棄置正禮而陷于異端此在庸衆人已為不平而身處士林者亦甘心為之乎昔韓昌黎遺命有云習俗盡為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汗我耳焉溫公亦云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之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何其易惑而難曉則七七之惑人自唐宋迄今已非一日而昌黎至死不變溫公守正不移是皆可為萬世法者人亦何為而不迷于二氏哉然此不獨吾儒知其非也即佛道亦云預修者令人既已身尚在早自修持莫待臨渴掘井

也。今世人未死先作七七小祥。大祥。經載道場名曰預修。此說也。又云。世人多燒紙錢。錫鏹。投牒冥府。冀來生受用。謂之寄廩。非也。若紙錢可致來生之富。則富室生生富饒。而貧人終無富日。善惡報應之說。虛與世人。何以不肯觀此。則益知其無為矣。孔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夫喪以哀為本。儀文習熟。猶不之許。況與教乎。所當急于改革者也。

然不當接

吳晴巖云。始死而奠。既虞而祭。今或弗之備矣。時祭以七。一七至七七。且懺焉。是亦不可以已乎。七佛也。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然也。始死也。日而干支數之。曰。然以某日返也。夫。穢氣。則無窮之矣。而期返乎哉。王志寧云。迎煞一事。俗所難免。吾鄉高閣師先生。為其夫人喪。陰陽家已懸神像。鋪法。先生知之。立使撤去。竟無他恙。

俗供靈牀之非

趙司濟云。吾杭士大夫服滿。有除座之舉。親友萃至。各持古奠。喪家張樂設宴。或命優人演劇。或延僧道誦經。座邊遺上烈火焚之。是何禮法有識之士。當破例革除。萬勿為兒女子所惑也。王艸堂云。儀禮曰。設牀。牀第當牀下。莞上。簟設。枕此復。膳用也。又曰。設牀。

第千兩楹之間。社如初。有枕此歛時。亦也。喪大記云。復牀。禮第有枕。此恐尸腐壞也。自家禮于大歛後。乃設靈牀于柩東。帳褥薦席屏枕。皆如生時。而杭俗遂造一小屋。器具咸備。謂之靈牀。供于中堂。至服滿日。焚之街上。蓋誤以傳誤也。此乃外郡所無。惟供神主誠為合禮。余家毅然行之。今里閭亦漸變而不用矣。

喪中拘忌之辨

王志寧云。杭俗停喪遇火。昇柩出則不復入。卒于官署者。歸殯火郭外。視親骸為凶。穢其謂仁。舉何頃汪子舟。漂母殯因火。移之曠野。其室幸免。仍安于堂。此。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猶在近地也。固始令陳公雲起。母卒于任。奉柩還家。治喪此猶居郭外也。宋夢天中堂。趙園蒼御史卒于京。亦還家治喪。此猶府城也。織造金公卒于杭。任回觀就家治喪。則入京城矣。人子居喪。必易服以見貴者。否則惡其不祥。余友王艸堂先生。丁母憂。織造敷公延為西席。堅辭不獲。乃致書同事。謂季武子大夫也。人所尊畏。而蟠固不脫齊衰。入見。武子善之。預達其意。相見不易冠纓。止墨衰加于素服。公反加禮焉。不以為嫌也。由此推之。一切忌諱之說。豈置勿論可也。又何拘拘俗見云乎哉。陳漱六云。世俗客死者。柩。

不返故居曰返之不利此固大悖且無是理楚武王
薨于行師而發喪後益強大遂霸中國榆木川之變
明成祖及國子孫餘二百年有何不利也惟楊州與
化不忌移居者柩亦移入新宅若柩未舉告貸于人
無不應者此二事亦見興化風俗能敦古道

响作開棺無罪

毛稚黃云律載半勿發尊長墳塚開棺見尸者斬其
有故而以禮遷葬者俱不坐今有人死而棺中作響
或動作子孫謂其已甦也欲開棺視之而阻于見尸
當斬之律疑憐躊躇遲久過時而聲響遂絕致孝子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之心沉痛莫伸誤也按此條在盜賊類中則必子孫
不肖妄冀此中金珠欲發塚盜之與他人盜塚者不
同故加絞為斬耳若其響作而開棺豈可與冀金珠
而見尸者等哉晉顏畿卒見夢于母妻家人曰吾當
復生欲開棺父不聽顏含尚少慨然曰非常之事古
則有之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乃共發棺畿果生
夫夢寐渺茫耳含尚果決而開之若其中響作較夢
尤為明顯不開相負情何能忍故開棺而活者固無
論矣即不便活情有可原罪亦不得而坐也

設宴開材非禮

或問朱子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
奠之饌則如之何答云與無服之親食之可也并分
與僕役毛稚黃云喪事之家不舉酒肉親友之臨唁
助喪者同之其僅役下人等以銀折可也近士紳家
存古道者已能行至于用樂演戲謂之開喪臨殯之
夜用之謂之開材尤為悖禮死者固無庸此或謂為
親友設不知彼親友為弔凶而來意豈在乎飲酒食
肉聽樂而觀戲也况食于有喪者之側豈能安乎使
彼果為酒肉觀戲而來者則聽其去可也豈得以備
夫人之情而為之廢禮哉吳晴巖云喪中宴樂考之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國史其元朝遺風歐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請禁之矣
弘治時主事陳江請禁之到皆詔行之而迄于今相
沿不改嗚呼禮之數而習之難反也有明三百年政
教而卒無以易蒙古之遺也可痛夫

出殯不必回喪

毛稚黃云回喪非禮也古者題主于墓既葬其親則
主隨孝子而返今者題主于家孝子送喪返而安靈
悖理自得乃更用魂幡舉主隨柩及城門而返是使
親送親也孝子及城門亦隨主還家使柩獨自入山
然後孝子更入山亦已後矣是使孝子不得送喪未

半途而止也。世人苟取華炫。繁設多儀。不知失禮之大者也。

拜禮當論南北

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孔子云。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儀禮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鄭康成云。稽顙。頭觸地也。王州堂云。杭俗孝子。皆居柩右。束帛答禮。忽有居左回拜者。人皆駭之。此必因男左女右一語所誤也。然初喪哭泣。古禮原分左家禮辨定。七卷。右蓋以男女而分也。今受弔謝人。並無女在。何以易左也。且南禮與北禮不同。豈有謝拜而僭客者。若北方行禮。則位次又應得矣。故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左傳云。封魯叔於般墟。啟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啟以夏政。皆用其舊俗也。誠然哉。

弔客必謝

毛稚黃云。長者之喪。其人無子而卑幼應主之者。如弟至兄喪。姪主伯叔喪之類。其往謝弔客也。不冠不裳。以素服登堂而拜謝之。蓋以別于子之為父母也。

若尊者主卑幼之喪。如父為子夫為妻之類。而卑幼無子。亦必往謝弔客。則以素服登堂。揖以謝之。而不拜也。或以為尊長不當為卑幼謝。非也。死者為我之卑幼。而弔客非我之卑幼也。禮無不答也。

補弔當見

毛稚黃云。杭俗有開靈或出殯後。家來弔者。孝子便不相見。亦不往謝。此非禮也。古人至室倚廬。不與人。事乃不與外事耳。若為吾親而來者。禮無不答。況今之孝子。靡事不與。乃以他事而來者。則疑為弔而來。則不見。以他事時入人家。彼來弔。則過門不謝。此何

家禮辨定

禮

七卷

禮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若必縞。然後反服。此言大祥以後。受弔之禮也。且古將軍。天子之喪既除。而後起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世遠。漢子游以為中禮。是人子于除喪後。倘有受弔之過。況喪中乎。則來弔。自應相見。弔後自應往謝耳。

弔不分帛

毛西河云。近世來弔者。喪主有答物。如布帛綢幣之類。有饗禮。如筵席程積之類。則大謬。喪主無答。贈物者。況今之市。即古功總之廢。今之綢緞。即古二祥之縞練。此有服之家。所須用者。而以之獻客。可乎。若

遠方求弔不廢饋饌然不當有加列如安賓禮也

不弔當辨可否

毛西河云禮弓死而不弔者三曰畏厭溺畏者害死也厭者壓死也溺者淹死也然後求弔法問親疎不問賢否惟此三等之死所云死于非命者則當辨是非而審可否可則弔不可則不弔假使壓死如顏真卿溺死如屈原申徒狄可以三等例之乎是以春秋有死非命似有罪而夫子許弔者子路是也子路拒蒯瞶而死夫子哭之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是許弔也古敗軍喪身薨絕墓兆然而齊侯弔杞殖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魯莊公弔縣責父何則非其罪也是皆可弔者也

有喪宜助

宋呂大鈞云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食者三凡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疾痛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于他哉故親或僚友御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舍繼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重其從柩也少者執纛長者導進止

其掩殯也壯者盈埃老者從反哭祖而贈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贈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

吉可與凶

梁書云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開左將軍馮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昇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弔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魯叔問溫公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朱子云這也可疑所以東坡謂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即不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老病從寬

曲禮云毀瘠不形視聽不衰頭有創則沐身有創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如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王制云七十致政唯衰麻為要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喪大記云五十不成喪雜記云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檀弓云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喪服四制云毀不滅性不以死傷

生也。老病不止。酒肉以誑。帥也。

墓不當過三月

丘文莊云。王制言。墓通以三月。而左傳謂士踰月。不得已。而至三月。亦不為過。庶人事具。即墓或貧窶。或適有疾病。或遠行未回。俱不許出三月之外。近世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于風水。及欲備禮以衛俗尚者。親喪多有留至三五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于城郭之中。留伏尸于室家之內。十年之中。豈無婚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怆然忘哀。作樂流俗。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世

未葬宜禁止進

顧亭人云。通典載。御史中丞劉隗奏。請諸軍敗亡。夫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他君。子廢。小人戮。是生者猶然。況于既歿者乎。明永樂七年。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凡違仍衰服。八年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夫子之。寸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于士庶人乎。故晉書常璩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則太

祖廣順二年。敕云。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喪未經安。墓其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中。歿。葬。後。之。王。者。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婦。婦。不。許。入。官。士。子。不。許。赴。舉。庶。人。限。期。殯。葬。不。遵。者。加。之。以。罪。則。天。下。無。不。喪。之。親。而。民。德。歸。厚。矣。

墓不當貪風水

司馬溫公云。今之墓。乃相山川岡嶽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夭壽賢愚。皆係焉。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者。夫尸柩不知其處。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憫哉。夫先王制禮。未葬不變。居何處。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于。天。賢。愚。係。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吾。家。墓。太。尉。公。族。人。皆。曰。不。詢。陰。陽。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曰。汝。能。用。吾。

言吾伴而墓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墳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故使張生以墓書錄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墓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墳成而墓。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患。故為諫官。特嘗奏乞禁天下墓書。當時執政。真以為意。今著茲論。俾後之子孫。墓必以家禮辨定。表禮。七卷。聖。持欲知墓。具之。不必厚視。吾私欲知墓。書之。不足信。現至。正公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也。之美者。則神靈安。子孫盛。若地雖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于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墓者。不以奉先為事。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楊誠齋云。郭璞精于風水。宜其避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孫卒

以疾絕。則是其說已不驗于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黃勉齋與友書云。家兄以為蔡季通信風水邪說。故有身竄子死之禍。惟呂東萊真是大賢。見得甚明白。黃梨洲云。葬地之說。君子所不道。就其說而論之。今凡三變。每變而愈下。周官之法。無言形法者。已為變矣。再變而為方位形法。理之顛者也。方位理之晦者也。三變而為三元白法。方位一定不易者也。三元白法。隨時改換者也。其法即曆書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六十年為一元。三元凡一百八十。上元起一白。中元起四綠。下元起七赤。逆布以求直年直年。移入中宮。順飛入方。此即太一家鈞宮直事也。然太一百二十年為一元。三元計三百六十年。今三元兩周。太乙之三元方一周。其吉凶何所適從乎。太一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融結有常。不可同也。且年白改換。則吉凶亦改換。充彼之說。以求吉地。必一年一改。而後可。是故方位者。地理中之邪說也。三元白法者。又邪說中之邪說矣。

墓不宜藏珍寶

後周太祖成世宗云。昔吾西征。見廬十八陵。無不發

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速營墓勿久留宮中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王州堂云昌化伯之塚以諭墓而見發其通刑之母以珠冠而罹殃此余所目睹者人奈何徒後其墓而不思久遠之計歟

墓不拘月日

唐呂才云後代墓說出千巫心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妨禁以售其術附妄馮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司時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

禮記

喪禮

七卷

庶人踰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墓謂之不後期不墓謂之殆禮此則墓有定期不拘年與月一驗也又丁巳墓定公兩不克墓至于戊午襲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以避不懷今法已亥日用墓最凶春秋是日墓者二十餘族此不拘日二驗也又禮同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即喪禮也直取當代所尚此不拘早晚三驗也鄭子產及子太叔墓簡公時司墓大夫室當柩路皆壞其室即平旦而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

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塋者此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墓遂日蝕舍于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今法多取乾良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墓不拘時四驗也

墓無先輕後重

王州堂云曾子問謂墓先輕而後重然考之春秋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墓我君定公十月辛巳墓定公宣公十月先于九月而定必重于定公耶則墓自宜尊卑叙次春秋可法也

兩附當分在左

禮記

喪禮

七卷

王州堂云世之墓皆男左女右若兩妻並祔俗云不得兩合捧一陽此訛也明憲宗嫡母錢太后崩內旨不欲合墓裕陵彭時奏曰皇上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先帝之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上從其議趙季明叙墓圖亦云墓居塋之中有兩妻者元配居左繼室居右則世俗所傳蓋齊東之語不足信也

父母不當分墓

盧正夫云一宋儒墓親欲兩承其吉墓相去一百里愚謂易重咸恒禮嚴夫婦故婦人非出非嫁未有不

得與夫合葬者。詩云。生則同衾。死則同穴。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宋儒惑于風水。而使父母體魄遠離神靈相失。是豈心所安乎。張北山問分葬遷葬。宋儒亦曾行之。後世惑于陰陽妄欲微福。踵行不顧。心竊憫焉。李中牟云。宋儒上葬宗山陵。議在當時。不知何女在。愚見終覺未安。吾人于先儒之所當好。不好者多矣。豈可好其所偏。好子毛稚黃云。宋儒善堪輿之學。分葬父母。後世貪龍脉者。一切視效。余謂合葬之禮。周孔所行也。事莫大于送死。禮莫大于正終。子曰。死葬之以禮。父母分葬。至于異域。此何禮也。夫以子而隔家禮辨定。喪禮。七卷。聖。

絕父母使魂魄不得相依。愛親。厥禮以自為。神豈可訓哉。王州堂云。子于友人。案頃見李國木地理大全。開卷有卜兆先務十議。其一云。或問附葬祖側。及父母必合葬。皆古禮。不可議。荅曰。禮貴通變。附葬既有侵祖之嫌。而合葬或不得已。亦不必拘。考宋儒之祖。退翁墓。在政和縣感化里護國寺西。父墓在崇安縣上梅里寂歷山。母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寒泉塢。自墓在建陽縣嘉禾里九峰山下。退翁以前墓皆在徽之婺源。去開國已甚遠。而退翁三世之墓。又各在一縣。相隔皆百餘里。何嘗拘于附近祖塚之說。又考宋

儒葬父。亦皆三遷。而最後遷處。與葬母同年。亦未嘗拘于父母合葬。此見我宋儒順理之明。不徇于俗。是。可為法矣。噫。天下何有此喪心不孝之人也。若其善。于堪輿希冀人家分葬。為覓利計。壽無百年。何苦為。此又筆之于書。欲其傳遠。則流禍無窮。不得不辨。于考宋儒遷父墓。記云。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定于靈梵院側。某切未更事。卜地不詳。乃于乾道六年。遷于白水之鵝子峰下。又考宋儒撰父行狀云。慶元時。墓遷于武夷山上梅里寂歷山中僧舍之址。是宋儒不從臨終遺命。一也。三葬其父。致體魄不安。二也。父母墳塋各在一方。相去百里。三也。試問屢遷分葬。何心。不過思圖風水。仁人君子。固如是乎。然即以風水論。母卒時。擇地于寒泉塢。宋儒自為墳。記云。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年宋儒四十一歲。非父歿時。切不更事也。葬母之地。諒再三詳慎。風水必吉。縱父地不佳。正當棄葬母之便。遷而合穴于理。為宜。胡為乾道六年正月。葬母于寒泉塢。而七月遷父于鵝子峰耶。又歷二十餘年。慶元時再遷于寂歷山耶。年譜云。宋儒四十七歲。妻劉氏卒。葬于大林谷。而規壽藏于其側。名曰順寧。宋儒云。某初葬

亡室時。只存東畔一穴。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則自欲合葬。而父母不令。合葬又何說。耶。此乃先儒終身之玷。後人當以為戒。而反以為可法乎。吾聞孔子少孤。不知父墓。猶欲訪問其處。合葬後快。豈墓母而反遺父。遷父而速離母。尚得謂之燭理之明耶。周禮家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註謂戰敗無勇。投諸壙外。以罰之。程伊川云。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是分葬其親。非以受罰之律處之。即以出母之例待之矣。其可乎哉。禮記云。合葬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白虎通云。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今令周公孔子不足法。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而欲人法宋儒。以自古所行之禮。而謂徂于俗。何其顛倒悖謬。一至此乎。昔張南軒與宋儒書云。尊嫂已遂葬事。否。卜其宅兆。固當審處。然古人居是邦。即墓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似不必越他境。費時月。泛觀而廣求也。君子舉動。人所師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論。君子固不爾。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耳。其在當日南軒亦嘗以人所師仰為慮。而不意後世果有國木其人也。吾深惜宋儒之負此良友也。或云父母之沒。相去久遠。開墳恐致泄氣。且墓書謂陽可冲陰。陰忌冲陽。有諸。曰。非也。孔子之母合葬于防。是

陰冲陽也。而身為至聖。壽七十有四。孫子思繼聖。壽亦八十餘。至今世世為公。爵祿與天無極。魚朝恩發郭子儀父墓。是泄氣也。而子儀封汾陽王。壽至八十五。八子七婿。諸孫數十人。其昌隆悠久。並不以開塚之故。減其分毫也。或又云。陳溪之父墓。湖廣營道。而其母墓江西南德化。是周子亦嘗分葬其考妣矣。曰。非也。周子自幼失怙。葬其父于故居之外半里餘。及長家貧。與其母往依舅氏鄭學士。珣年二十一。母卒于其家。遂葬江南丹徒鄭氏墓側。迨年五十五。知南康軍。家處阜。開水嘴。母墓乃改葬江西蓮花峯。是周子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流離播遷。迫于時勢。不能歸葬。其心可原。抑且周子之母。繼娶者也。其父已與前母唐氏合葬。唐生子彌。彌生子仲章。則同穴有人守墓。有人無煩遷也。况周子臨卒。遺命葬于母墓之左。死不忘親。非若貪慕風水。故為隔絕者比。又何分葬之足徵哉。然古人更有奇者。晏子春秋云。齊景公成路寢之室。進于何母死。兆在臺廟下。請命合葬。公許之。檀弓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許之。入宮而不散哭。武子之哭。一以見為上。者不忍發人之塚。即舉哀而勿。一以見為下。者不忍離隔其塚。必心穴而始。嫌

若後之人或恃勢力拋棄其遺骸或貪吉地藉口以分墓不皆為齊魯之罪人耶至于附墓以為侵祖又以宋儒祖孫數世為據更忍心害理之甚曲阜孔林伯魚子思皆附墓于夫子墓兆邵康節病革諸公往議後事有欲墓近洛城者康節聞之囑其子曰不可當從神陰原先塋耳眾議始定而程明道正叔墓于伊川張橫渠墓于涪州羅豫章墓于黃添坑張南軒墓于衡山呂東萊墓于明招薛德溫墓于平原皆在父墳之側歷考古人指不勝數不泯諸公之是而欲效一人之非予所不解也善乎呂新吾之言曰生死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同處父母之情也夫婦欲合室家之願也若瘞父母于兩地夫妻永世此離人子何忍焉近有大理寺丞貳于風水欲分墓其親為母覓得壽穴二處因請于母當墓何所母曰汝既不肯合墓頃近父墓者用之斯言痛徹心脾足証分墓之慘事死如生之謂何而忍于同室異穴耶此正程子所謂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圖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國木之罪可勝贖哉

元配無子亦當合墓

毛稚黃云有前婦無子後婦有子者既嫁而子以其

母附父別墓前母非也蓋先後之序罔敢奸也奸則亂二母並附可已奈何以父繼室躡其元配而反避之假令父存其叔婦必有首次豈可及子而乃索之故父無繼妻之舉則子必無祧母之法明錢太后前憲宗沮于周太后幾欲不祔裕陵姚夔諸臣至于哭諫竟得成禮是皆義理之經倫紀之大天子不得而自私人臣不敢為曲附者也其孰敢奸而亂之哉

嫁母不當歸墓

漢書云武帝外祖母始嫁王仲生女王太后并男信仲死史嫁田氏後武帝尊之為平原君封信為益侯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及平原薨也仍墓田氏綠雪亭雜言云明時華亭有婦生子再嫁後生子及卒前夫子爭墓訴之縣尹尹判云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墓之王州堂云夫以平原之尊蓋侯之貴而不葬墓者誠以非禮不敢爭耳若後嫁家貧暴露迎歸另墓亦可勿得與父合穴也

火化水墓當禁

梁劉勰云美張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烟上熏天謂之昇霞射姑之國其親死則棄尸于江中謂之水仙斯皆異俗所為無足怪也是以先王厲風俗之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至

不善故立禮教以革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移俗易而天下正矣司馬溫公云世有遊宦歿于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殮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歛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塋于贏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塋塋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之哉程伊川云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尸今風俗之弊不以為異設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便以為仇怨及身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為怪可不哀哉洪容齋云魯夏父弗忌獻逆犯之家禮辨定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至

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敬廬三日哭夫宮廬之與廬舍猶然況又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于誅矣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之家不更異乎然或死于宦邸道遠而貧不能奉柩以歸買地而塋廬而守之俟其人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惡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又惑之甚者夫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夫聖王制禮作樂布決仁義何使桑門之法敗先王禮經耶教天下以不仁耶丘壤山云焚尸之俗非嚴刑痛禁不能止諸著為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尤悔菴云火葬之俗漸宜禁止凡人親柩在家忽遭火起必痛哭呼號竭力扶出之不幸被焚則群罪為不孝況舉父母之尸自焚之乎惟浮屠氏以茶毗為常惡有禮義之人而比丘其親者乎若瓜哇之水葬此化外也又當別論張紫臣云康熙甲子杭州一貧民母死昇棺至太子灣託管墳人焚之與錢五十其人以錢少不足市薪勿焚也越二日柩中有聲啟之則復活矣子居相避目眙其事設兩時錢多薪足則柩必焚

葬時。今營中人死。往往有尸未冷。而入棺。即焚。驚吓。殘忍。至是。可不為之申禁哉。又云。火化起于。隋。究之所焚。若止諸貧僧。若森僧富僧。未嘗焚也。如。杭之烏窠永明。皆磁甃埋瘞。乃知平等之說。即此。一。端已不足取信于人矣。至于晉同塔。貧民貧其久遠。化置骨其中。不知骸多塔盈。則盡投諸深。水謂之。塔。復納新者。不逾時。而骸仍出塔。從受水火之殃。而已矣。甚至奸僧。以骨煉灰。告與江西。碗窰。康熙癸。未。為人所獲。送官究治。亦目擊其慘也。

傷亦無焚埋

家禮辨定

喪禮

七卷

薛余川云。世俗謬謂。湯兒不焚。託生無日。可笑之甚。細檢釋藏。並無此文。王東園云。禮經所載。周人以殷人之棺。槨。墓。長。殯。以夏。后。氏之望。周墓中。殯下。殯。以有虞氏之墓。棺。槨。無。殯。之。殯。可見。幼。小。皆有。殯。禮。况于壯者。若。子。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敢。惟。不。棄。為。埋。焉。也。故。蓋。不。棄。為。埋。狗。也。其。也。貧。無。蓋。于其封也。亦。子之席。犬。馬。有。然。而。况。于。人。乎。而。况。于。所。誌。者。乎。愚。氓。昧。焉。不。知。而。謂。習。俗。之。弊。若。坐。視。而。不。垂。涕。以。通。之。者。蓋。亦。喪。其。良。心。者。矣。

家禮辨定卷之八

錢塘王復禮需人撰述

人鑑

不受賄贈

徐漢為長沙郎守。將亡。遺言。不受賄。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既。陽。地。餘。歷。官。少。府。臨。卒。戒。于。曰。我。死。官。屬。送。汝。財。弗。受。也。于。加。父。命。天。子。嘉。之。賜。錢。百。萬。原。朕。父。卒。讓。還。賻。贈。盛。塚。三。年。營。葬。年。十。六。喪。父。稱。財。送。終。中。表。慰。其。孤。貧。咸。共。資。助。恐。辭。不。受。王。州。堂。云。遺。命。不。違。與。臨。喪。食。得。者。當。鑑。此。

家禮辨定

喪禮

八卷

因喪棄官

董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以兄子喪自劾。歸。陳。賢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喪去官。范叔矩以博士徵兄憂不行。劉向為郎中令。以兄憂即日輕舉。固令。趙君以司徒掾公辟。兄憂不至。曹全遷視里令。遭弟憂。棄官。楊著遷高陽令。以從兄憂。縣然而去。陳重舉允異當遷太守。以姊憂去官。王純拜郎中。姊遂辭。即。緩。陶淵明。葬。程氏妹喪。自免。去。職。猶。歸。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官。王州堂云。古人以祖伯兄弟姊妹子姪。

皆去官奔喪。今有親死貪位。而能出繼者。良心安在。當鑑此。

有服不嫌

武子癯疾。婦固不脫齊衣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衣。武子曰。不亦善乎。孔穎達云。禮上卿強且寡政。凡入見者。皆脫齊衣。而往也。是猶有服。故云。將亡。然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公門亦不脫。陳用揚曰。杖齊衰。不脫。而況斬衰公門。且不脫。而況同府。州邑乎。婦固能守禮。且乘其癯疾。彌其家禮。詳定。喪禮。八卷。所深諱。而勿之。即武子亦能降心相從。而不敢以為忤。婦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為士大夫者。愧于武子。若。不亦多乎。王州堂云。謁者見若。並當鑑此。

守制須慎

陸氏父喪有疾。使婢九藥。卿黨遂以貶議。坐是沉滯累年。阮簡父喪。行過大雲。寒凍。訪浚儀人。令為他賓。設茶膳。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謝惠連先受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預。第位。王州堂云。喪中不誼勸者。當鑑此。

忌日當哀

申屠勣力歲。喪父哀。喪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戚。輒三日不食。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隣人為之罷社。明鄭克敬。福廷將樂人洪武中。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于上。嘗奉使復命。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歿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若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王州堂云。君賜尚不食。而世之遇忌忘哀者。當鑑此。

喪葬自應限制

家範彙編

喪禮

八卷五

晉泰始中。楊旌伯母。服未除。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為孝廉。有期之喪。而行其政。清議宋郭。鎮冒總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貶。公。殿一舉。唐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猶僧舍垣地。頗真。卿劾之。兄弟終身不齒。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易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著為甲令。王州堂云。功。忌之喪。尚嚴。應舉。則世無敢違之服矣。停柩不葬。必加貶。黜。則世無暴露之骸矣。王持風化者。當鑑此。

設宴送牲宜禁

張漢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賁牛酒為釋服非禮也宋神宗除喪有司將開樂置宴程顥奏曰除喪而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詔罷之宣仁上賓至七日有旨下光祿供羊酒欲為太后暖孝蘇軾上疏以為暖孝之禮出于俚俗不敢奉詔有旨遂罷呂東萊與項平父書云臘肉醋薑已領竊意服制中饌人不當以肉自此已之為佳耶良翰云今人乃以肉饌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愛人以德王仲堂云世俗除喪設席用樂并服中酒肉贈遺者當盡此

葬禮

喪禮

八卷

守禮廢禮之別

晉武帝喪畢猶素冠蔬食夜毀如常群臣請易服復詔曰每念不得終苙經之禮以為沉痛況食稻衣錦乎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於紼也遂以蔬素終三年康帝居杜太后喪周忌有司奏改服詔不從素服如舊唐德宗諒闇中召諸王食馬齒羹不羹醢皇燒有寡居者莊飾稍過見之不一異日如禮乃加敬焉後魏孝文帝居馮太后喪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後周高祖居比太后之喪處倚壁朝夕進一盤米卒終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葬禮

喪禮

八卷

漢王褒父死廬墓拔柏號泣樹為之枯晉紀蘇濟父終廬墓三十餘載唐萬敬儒喪親廬墓十八年南北廟張昭與弟誌居父母喪不衣帛不食鹽醢日食麥屑粥每一感動必致嘔血嚴植之少遭父憂食菜二十載丘傑喪母以熟菜有味止啖生菜歲餘致疾母謂曰靈床下有藥一丸傑取服之下蜩蜋數升還愈劉覽母憂廬墓再期不食鹽醢惟食麥粥隆冬只看單衣家人夜以火置牀下知之號慟啞血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時語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前匠居父憂并兄服四年不出廬

有此也。湖南楚王馬希聲，望父曰猶食雞臠，諸起機之。晉阮籍居喪無禮，何曾面斥于帝座曰：「卿敗俗之人，以重哀而飲酒食肉，宜擯外域，無令汚染華夏。」此守制廢禮見譏于人也。漢景帝王莽昭帝喪，遺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梁龔當除婦服，先期請客，奏使與周凱等三十餘人同會，司直劉隗奏請免龔官，削侯爵，觀等宜奪俸一月，從之。唐陸博文與弟慎餘居父喪，衣華服過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州，博文還歸本貫，尉馬柳尉于季友坐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爵，管四十，忠州安置。

家禮辨定

喪禮

卷六

盡哀忘哀之殊

高子游親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視親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武穆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顧歡母歿水漿不入口七日，錢亮母卒水漿三日不入，許籍色却，莊季者三年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顏丁善居喪始死如有求而弗得及殯如有從

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蕭放居喪，室前有慈烏巢，樹每哭，臨軒起悲鳴，全似哀泣，更有異者，徐積不踐石，劉溫叟不聽樂，袁師德不食糕，以父名同音之故，此皆盡哀流涕者也。衛定公卒，太子不哀，夫人姜氏嘆曰：「是夫也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曾立公，公卿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鮮不為患。」魯昭公喪，母不感，叔向曰：「國有大喪，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能無失國。」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戍子曰：「是謂廢其本，必不有其宗。」此皆忘哀遺臭者也。王州堂云：「盡哀卒為孝子，忘哀卒為不孝子。」

家禮辨定

喪禮

卷七

奪情起復之謬

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逐前代之指，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起劉珙，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廡之寇，難言金革之命，以私利祿之寶。」孝宗允其辭。景雲元年，蘇瓌卒，起復其子瓌為工部侍郎，瓌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衣數不忍發言，恐其墮絕膚，宗乃聽其終制，郭良翰曰：「富劉二公之辭，知所以自處，李日知之奏，知所以

處人王州堂云奪情起復而就職於當盤此

營墓艱苦之奇

漢郭平家貧力學親死賣身于富家為傭覓錢營墓鄉邦稱之後舉孝廉累官朝散大夫董和千乘人父亡無以葬從人貸錢一萬曰後無錢還當以身作奴夫婦共詣錢主纖縲三百匹以償之范宣躬耕養親親喪受土成墳廬于墓側言談不及老莊海虞令何子平母喪每哭踊頓絕方蘇八年不得葬晝夜號哭冬不衣絮夏不就涼日以米飯合為粥不進鹽菜居屋破收姪敬華之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

家禮辨定

喪禮

八卷八

盧墓孝感之異

漢蔡邕母卒盧墓有兔馴擾木生連理頃時居母喪

側立成墳有飛兔白鳩棲廬側下密父喪盧墓有雙

兔來小池後母卒盧墓雙兔復至吳夏方家遭病疾

死者十三人年十四躬自負土十七年墓遂得畢廬

墓猛獸馴其旁晉許攸廬墓負土成墳有鹿犯松悲

噴明日獸殺之置松下梁庾子與父卒廬墓有雙鳩

棲側每聞哭聲必飛翔環遶悲鳴激切宜豈侯蕭修

母卒廬墓山中猛獸絕迹野鳥棲宿簪宇支漸年七

十母喪廬墓白蛇素狸擾其旁皓鳥鵲集于櫛徐

仲原劉墓廬墓禽採花而捕墳獸銜土而壘罷唐孫

家禮辨定

喪禮

八卷九

既母喪廬墓髮袒骨立俄有醴泉湧墓側名孝源泉

廖洪二親七捧土成墳結廬于側有青蛇白獸之異

支叔牙母病癰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鶴止其旁

張無擇父卒七日絕漿三年不斃廬墓有醴泉芝草

之瑞五代時林安母卒廬墓旁有石裂湧泉聞王吳

之宋徐積母歿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表經不去體

雲夜伏墓側哭不絕聲甘露歲降兆域若兩株合為

餘幼時慶父喪廬墓西北庄紫芝一本玉芝十八

並母將采及卒植二果于墓樹長而連理和韓母卒

廬墓蔬食飲水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鳥白兔馴擾

徐定廬墓家有紅紫牡丹忽變為白徐膺母卒廬墓荒食三年哀號震野虎為道去墳左有坑數十丈山崩填為平地張輝廬墓廿餘降庭候義母卒廬墓有土築墳木生連理野鶴馴狎金景文廬墓夜有五色光燄爛射墓上北咬父卒廬墓卧破棺中口含米一盞壁間生紫芝數千本王州堂云德行動天諸公以廬墓而頌祥登降傳奇惑世伯喈以至孝而証誠雙親世之久淹親極而墓不以禮恭當鑑此

助墓陰陽不淺

唐郭元振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有喪服叩門自家禮辨定

喪禮

八卷十

言五世未墓遷與之亦不問其姓氏周寶禹鈞墓同宗及外甥貧困者二十七喪宋朱壽昌篤于宗族墓十餘喪范文正居睢陽遣子堯夫至蕪州運變五百斛運石曼卿三喪未墓即以皮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與之矣范忠宣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墓乃遣僚屬收無主骸骨別男如異穴以墓又檄諸郡皆依行不可以萬數計王州堂云以上墓宗族親戚朋友百姓之喪者名德至今不朽好義勇為者當鑑此

師喪能盡可法

孔千浚三子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千首相與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漢魏晉人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劉焉王朗郭禹並見千史荀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鄭康成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交經而赴千餘人桓榮為師朱普侯已為師楊雄皆資土成墳明顧濶之嘗師俞觀光俞無子次尹山而奉濶之迎其尸與千冢墓祖榮旁祭享惟謹王州堂云今師不成師而弟子不成弟子矣然豈無視猶父而視猶子者當鑑此

家禮辨定

喪禮

八卷十

冒險報恩足傳

漢孔車收墓主父偃桓與收墓王吉胡騰收墓實武郭亮董璠收墓李固親王循收墓袁譚吳興收墓諸葛亮何雄收墓鍾會明廖鏞廖銘王徐收墓方孝孺王州堂云世之忘恩負義生時趨附而死若路人者當鑑此

律例

匿父母夫喪

律凡聞父母夫喪不舉者杖六十

十徒一年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志哀作樂及祭預筵宴者杖八十若聞期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亦杖八十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者杖六十若官吏父母死應丁憂詐稱祖父母伯叔姑兄姊之喪不丁憂者杖一百罷職役不叙若父母現在無喪詐稱有喪或父母已舊喪詐稱新喪者丁憂不與罪同有規避者從其重若喪制未終冒哀從仕者杖八十亦罷其官該官司知而聽行各與同罪不知者不坐

例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移文知會所在官司給引回還及移文原籍官司體勘明白開寫是否承重祖家禮排定

喪禮

八卷主

父母及嫡親父母取其官吏里鄰人等結狀回復仍以聞喪日月為始不計閏二十七箇月服滿起復父母喪計原籍程途每千里限五十日過限匿不舉哀不離職役者俱發邊外為民

居喪嫁娶

律凡男居父母及妻妾夫喪而身自主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父母喪而娶妾妻居夫喪而嫁人者嫁人為妾者各減二等若命婦夫亡離服再嫁者罪亦如之亦如凡婦居夫喪而嫁人者追奪並離異知及命婦而共為婦人者各減五等財不知者不坐仍離異若居

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除承重外而嫁娶者杖八十不離妾不嫁若居父母舅姑及夫喪服滿妻願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杖八十之期親強嫁者減二等其夫家之祖父母及期婦人不坐追歸前夫之家聽從守志娶者亦不坐追還財禮

居喪分產

律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八十須期親以上尊長親告乃坐或奉遺命不在此律

居喪犯姦

律凡居父母及夫喪犯姦者各加凡姦罪二等姦夫姦妻

八卷主

喪葬

律凡有喪之家必須依禮禮官處民安葬若惑于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其從尊長違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從卑勿並減二等若七段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其居喪之家修齋設醮若男女混雜在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同罪還俗

發塚

律棄屍賣墳地者斬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

追償人官。地歸同宗親屬。不知者不坐。若錢毀他人死屍。及棄屍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穿地得屍。死屍下即掩埋者杖八十。若平治他人墳墓。為田園者。雖未見杖一百。仍令於有主墳地內。盜墓者杖八十。勒限移葬。其盜取器物碑石者。計贓准凡盜論免刺。

盜賣墳山

例。子孫將公共祖墳山地。朦朧投獻。勢要之索私捏文契典賣者。投獻之人。問發邊衛永遠充軍。山地歸同宗親屬管業。其受投獻家長并管莊人。於究治罪家禮辨定。

次孫承重

例。雖非承繼長孫。但繼父兄既已早亡。又無伯父及伯父之子。應離任承重丁憂。

擇日

喪葬

凡安葬宜鳴吠日。謹曆宜鳴吠對日。忌土符。土府也。藥窰日。重月。復月。建破平收開月。上王用事月。亡親及喪主本命日。天比地冲日。天尅地冲日。單支冲者不忌。又山向利忌太陽到向。

鳴吠日

庚寅壬寅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甲申丙申庚申壬申庚午壬午丙午

鳴吠對日

乙卯癸卯辛卯己卯甲寅庚午壬午丙午

鳴吠者五姓安葬之神也。金雞鳴玉犬吠上下相呼。亡靈安穩。鳴吠對者不葬而權厝者。此乃用天比地冲蓋欲人之葬其親而使之不致于久攢也。艮為山。山靜而欲其動。故取丙火長生之寅。兌為澤。水動而欲其靜。故取兌金蓄儲之未。故山澤通氣而取寅酉也。午者山澤之交也。以兌加艮而艮山臨午。以艮加

家禮辨定

喪禮

八卷五

兌而午臨艮山也。申者坤地也。壬水長生于申也。兌為金。為雞。艮為玉。為犬。故云金雞鳴玉犬吠也。土者中宮之君德也。為火之子。為金之父。故取午火以生此土。取酉金以承土德。餘皆不用。而止用此寅申午酉也。然而五酉全用者。金之純也。申無戊者。恐戌土壅山澤之氣也。故寅午亦不用。戌也。寅又不用。甲丙者艮山不欲木火之通明。故以之為對也。舊鳴吠對有甲午誤也。鳴吠無子安得有午對耶。又無己卯亦誤也。鳴吠有己酉而對安得無己卯耶。今悉正之。

看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乾巽春分秋分辰戌清明寒露乙辛穀雨霜降外賈

德意亦非其末也

經 115-315

題主請客 廟附請客 主請客 孝子啓期

謹卜某日題先考木主治若其

孤子某某泣血稽顙拜

古禮墓後題至十墓今則墓時題千
家然既請題至者自應請親友相陪也

謹詹某日奉先考木至附廟治若具

制恭弟某某稽首拜

殷錄而附用辛哭而附然今昔三年上
食五禪而始附矣父母之喪理應後厚

承禮辨定

祭禮

八卷六

謹擇某月某日命姪某等扶

皇清待贈亡弟某府君柩由某門詣某山權厝向蒙
尊慈垂弔不勝銘感謹具祖裔申

謝以

某日治喪
誌銘呈

古時喪主壽名止有壽
子亦有壽早生如此
式者若孫曾當入行述

開覽

期那生某朝首率姪孤子某某泣血稽顙拜
不孝某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頭考

皇清待贈某某府君姪卜某月某日扶柩由某門詣
某山安葬向蒙
尊慈垂弔哀感不勝謹具祖裔申

謝以

某日治喪

開

孤子某某泣血稽顙拜

墓親請客 附請客 祀祖 土 啟 行狀 述 式

謹擇某月某日奉

先此深瑞人運合墓某山昂此佈

唐久墓親
若如此式
考如隨稱

父在者云去
墓利哀子

治墓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顙拜

合從借光

祀祖
禮貴泉環伏鼻
翁翁局勝哀感

白金東外用紅煞前
福五代後幅三代大
德望居中用紅煞

大德望某翁某老先生老大人門下
孤子某某泣血稽顙拜

承禮辨定

祭禮

八卷六

獲家作行狀或作行述按劉勰云狀者親也體貌本

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漢龔

曹朝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蓋具範者世系

名字爵里行治年壽之詳或標考功太常使議謚或

標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某誌碑表之類皆用之

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為非其人不可

能知也其述事狀則但錄其逸事其所已載不必詳

焉乃狀之變體也至于述者按字書云述陳也纂誤

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
述亦列名也

墓誌 按誌者。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後人爲之。鐫器以銘。而使傳于無窮。如三代。墓。是也。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後人因之。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年壽卒葬日月與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于墳前三尺。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也。曰墓誌。則無銘。墓銘。則無誌。墓誌銘。則有銘。有誌。未葬者曰權厝誌。遷葬者曰遷柩誌。其誌體有二。正體。惟序事實。變體。則因序事而加議論焉。至銘體。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其用韻。或一句。兩句。三句。隔句。有一韻。更韻。全不用韻者。

家範辨定

卷八

八卷

神道碑 按古者。墓有豐碑。以木爲之。樹于柳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而貫梓以定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于其上。稍改用石。則刻經所謂自廟而徂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墓者。既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以揭于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謂之系。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

墓碣 按碣。尼作階。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跌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古者。碣之與碑。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其文。有正變二體。其誌。與韻。亦與誌同。

家範辨定

卷八

八卷

哀辭 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爲言。依也。悲依于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代有撰著。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勿未成德而譽止于慈惠弱。不勝勢而悼加于庸色。此哀詞之大略也。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

按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作六誄。其六曰誄。誄。賤不誄。貴勿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之誄。孔子益亦累其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誄。則其辭必詳。孔子有誄而無誄。故其辭獨略。又按劉勰云。柳婁誄。啓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為定誄。而今之誄。雖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誄之有無。而皆可為之。至于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

式。世系行業。而不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

祭禮辨定 八卷 廿

祭 康熙幾年歲次甲子。幾月乙丑朔。越三日戊辰。春弟某某。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

文 皇清待贈兵部其老親翁之靈云云。嗚呼哀哉。尚

格 按祭文者。祭與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饗而已。中世以遠。兼讀言行。而寓哀傷之意。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僊語。或四言六言。雜言。發體僊體之不同。式劉勰云。祭莫之辭。宜恭宜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辭而不宣。皆非工于此者也。

剛歲未年者。皆稱隨宜

終

終

家禮辨定卷之九

錢塘王復禮州堂講述

祭禮 五禮中 屬吉禮

事宜

祭義

拾遺記云。庖犧使思物以致群神。以犧牲登薦百神。則祭祀之始也。郊特牲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祭法云。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論語云。非其鬼而祭之。謂也。羊祜云。孝子之喪親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一

祭法

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周禮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

小祀用牲祭統云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脩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直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虫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國語云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火主之度屏揖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又云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盛潔其冀除饗其承服醴其酒醑助其子姓從其時季虔其宗祝通其順辭又云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家禮辨定

九卷二

律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註云一純心純一也二精玉帛也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干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祭也郊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條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靈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王

制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祭理

種弓云祭禮粢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尚書云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顯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統云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敬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此孝子之心也祭義云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又云家禮辨定

九卷三

官室既修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華敬之心至也與又云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誠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微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又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又云祭之叩入室後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

之聲又云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玉藻云八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少儀云祭祀之美齊皇曲禮云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又云祭祀之志論然思以和祭祀之容遂遂然躬躬然敬以婉祭祀之視視如有將祭祀之言文言有序論語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雖蔬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四

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說云祭祀廢天下忘其祖矣

祭田

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孟子云卿以下必以圭田圭田五十畝註云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賈夢云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貲宜置祭田以供歲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也立約聞官不許典賣世世皆守推家之賢能長者主之或各房輪掌亦可

祭器

王制云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如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曲禮云凡宗室祭器為先君子雖貧不粥祭器祭器敝則埋之月令云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勸工各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呂東萊云所置諸器專供祭祀平時收貯勿供他用詩云爾罔乃將于王于登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岳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五

犧尊周尊也夏后以殘殷以第周以爵犧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第周以黃耳夏后氏以龍耳殷以豕周以蒲勺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巖殷以櫛周以房繼夏后氏以鳩豆殷以玉豆周以鸞豆有虞氏之兩設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樹周之八簋儀禮云二爵二祔四醴一角一散盥匱水實于簋中簋中在門內之左註云爵一升觚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也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禮運云實其簋簠豆俎羹與草簠云簋盛稻粱外方內圓簠盛黍稷外圓內方周禮云宰人掌共巾華祭

祀以疏布巾帶八尋以畫布巾帶六尋毛西河云古
盛尊鼎組皆有篆所以覆諸器而拒塵土者今北方
尚用之南方則否然每一鼎必有一組一組以木
為之平面而下有足銅則附之小者然古鼎用銅今
以錫代之組代以樂而去足銅直以磁碗為之以便
盛羹若又不能則皆用磁碗而大小顏色分作三等
亦可但五鼎為一列五組為一列五銅為一列簋簠
今易以小木槩以古有敦槃之名皆器也還以
竹為之而有藤繞豆若脰然爾雅竹豆謂之蓬木豆
謂之豆瓦豆謂之登今竹絲漆器即蓬也磁器即瓦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六

祭服

戴梁云王后親蚕以供祭股國非無工女也以為人
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儀禮云至
人朝服元冠纁帶纁緹主婦纁笄宵衣視佐元端元
裳黃裳離裳可也曲禮云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祭器
衣服不假雖寒不衣祭服祭服敬則焚之毛西河云

古祭服即是朝服家禮用深衣王藻所謂家居之服
似乎稍變然庶人服色宜青則比之齋服元端素端
皆可用之

祭期

周禮云以祠春享以禴夏享以嘗秋享以烝冬享
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
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
曰烝祠禴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禴者陽之盛也嘗者
陰之盛也故曰其重于禴蓋王制云天子植祠禴禴
祫嘗祫烝諸侯禴則不禴禴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七

不祠諸侯禴禴一牲一祫嘗祫烝祫國語云古者
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上
庶人舍時註云諸侯有月享卿大夫有時祭士庶人
歲乃祭也春秋繁露云古者歲四祭因四時而生然
而祭先祖父母也司馬溫公云孟詵家祭儀用二至
二分凡朔望于影堂裝香再拜獻茶酒又再拜每旦
子孫詣影堂前唱喏出外跪亦然程正公云冬至於
始祖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每月朔必薦新四
時祭用仲月張明公云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
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朱文公云正至朔望則

參俗節則獻以時食如端午角黍重陽栗糕之類冬
云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重九各小祭止
二味就家廟前祭四仲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
主

祭日

表記云內事用柔日註云乙丁巳辛祭日置靈思云
內事指宗廟之祭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大事用罔殷
人尚白大事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用日中擇日法

家廟

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
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云適



家禮辨定

九卷八

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爾雅云室有東西
廂西廂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周禮云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
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若將祭祀其廟則有
司修除之穀梁云天子諸侯勳望大夫薨士薨註云
黑柱而白壁甍黃色也說文云廟者貌也尊先祖貌
也古今注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則古原有遺
像追享之事或以為影堂起于後世也胡敬齋云

廟所以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庶人田地居址
皆若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于寢
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
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毛西河云周禮左宗廟漢
書宗廟居陽示不忍死親之義則明在東矣有謂神
道尚右當在西首不義與先王左祖之義相乖反乎
王州堂云書儀稱影堂家禮稱祠堂通俗諸稱宗堂
此皆欲避廟字也不知古惟庶人無廟而諸侯大夫
皆有廟且是書非止為庶人作也諸侯大夫士咸得
稽考以行而又何避忌之有故是集皆以廟稱之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九

祖宗堂

毛稚黃云古庶人無廟故祭于寢公宜倣廟製作一
小堂以奉神主謂之祖宗堂其式上下二格以高祖
高祖妣居上格中曾祖曾祖妣居上格左祖祖妣居
上格右每用版隔之以免翁媳相近之嫌亦使子孫
得安于上坐之位其有繼室者則三主同列夫居中
元配居左繼室居右其下格專奉考妣當以正遷而
上若妻歿者但將妻主入堂居母之右旁侍蓋子可
為父母祧夫不得為妻祧也古庶人止得祭其考妣
今祭四世追遠自當從厚以上祧者更作一小堂以

藏之不必焚埋也。然古無二主。必奉于長子。家其支子。各傳神影。以時瞻依。因以行薦獻。可耳。其祀主祀。主家有譜。不必言。否則宜總作一籍。詳記其世數支屬。以便子孫記憶也。

樂器

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禮云。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又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家禮辨定。樂禮。九卷十。

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指之。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註云。兵。干戚也。帔。列五采繒為之。有黃皆舞者所執。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帔舞。詩云。鐘鼓喤喤。箎篴將將。樂記云。以琴瑟從以蕭管。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以鼗。周縣鼓女。嫫。大笙。簫。毛。西。河。三代之制。必先奏樂。且必三闕。六樂九變。無單奏。若周官六律六同。律者。竹管同者。銅管。鄭註云。以銅為管。曰同。大同。即漢晉銅角之製。小同。以木也。樂部有大橫吹。小橫吹。是各銅吹。即今灤捺也。各為一樂。

若簫笛管笙絃。即古絲竹。執三音。而琴瑟煩重。代以提琴。絃子。而拍板。代木。亦隋唐器也。然祭禮堂上用清歌。堂下用管樂。此是恒禮。如虞書堂上琴瑟。以詠。堂下管。豈笙。鑄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皆是。至千儀禮工歌。笙入合樂。工歌者。清歌也。笙入。即笙管。樂也。合樂者。合琴瑟笙管上下之樂。而總為之也。今以清。樂代清歌。以管。樂代下管。以絃管笙。笛。竽。作代合樂。此亦去古不遠者。

牲

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註云。犧。純毛也。肥。養於牀也。索。求得而用之。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醢醢。兔曰明視。脯曰尹祭。魚曰商祭。鮮魚曰肥。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國語云。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剝羊擊豕。左傳云。奉牲以告曰。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癯羸也。周禮云。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十

頌之于五官使共奉之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註云
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雞陽祀祭天及宗廟用騂
陰祀祭地及社稷用騂也月令云孟春命祀山林川
澤犧牲毋用牝註云山林川澤其祀卑餘月牲皆用
牝惟此月不用為傷妊生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
正月皆不用牝王制云犧牲不粥於廟明堂位云有
虞氏禘嘗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牲尚
黑殷白牡周騂剛孟子云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註
云三鼎士祭禮特豚魚腊五鼎大夫祭禮羊豕魚腊
膚也大明會典云公侯及一品至四品用羊豕五品
家禮辨定

祭凡

九卷三

至九品及庶人用豕力不及者隨米有無毛西河云
古有生牲入俎者如豚有不掩豆類有熟牲入俎者
如熟其穀類有炙肉如薦其燔炙類有烹肉如毛魚
載羹類但其制有先後而器之大小因之蓋殺牲烹
牲炙牲烹牲皆在廟中故自殺牲後先以生肉入俎
所謂薦腥也然後將生肉煮之于護後入俎薦之所
謂薦熟也但其肉未爛復將熟肉投之於鼎而烹之
所謂鼎也又將鼎肉以匕出之而陳之木梲之上所
謂俎也又將鼎肉入之小鼎而和菜作羹所謂羹羹
也今五鼎之數用羊豕雁鴈羊豕者毛牲也雞鶩

者羽牲也魚者鱗牲也然古殺牲必當日今先三日
春蓋祭養精潔臨期則滌恐難滌腥血滿庭未必潔
也至古進腥之時斷割牲肝以祭神于室又祭時有
加肺離肺齊肺諸儀則副以肺肝甚為詳當若副炙
則詩有或燔或炙周禮註熟物有炙有燔儀禮有從
燔蓋燔皆是炙肉亦副俎也

牲體

王艸堂云古解牲凡二十一體除兩解不用只十九
體解音階肢肉也肩臂膊合左右為六燔音開前肘
下也膊脰合左右為四膊音團解下脰音冬脰下也
家禮辨定

祭凡

九卷三

短脅長脅代脅合左右為六正脊脰脊橫脊為體皆
祭神俎用右體實十一體大夫祭用之其左體則備
以下及圭寶之俎用之蓋右體事神左體待人也解
不升近竅賤也去蹄甲踐地穢也也鼎中用舉肺一
祭肺三不用腸胃以豕食穀其羹有似于八君子不
食酒醴也若羊豕則用腸三胃三以羊食草也十一
體之中除脰脊代脅不用實九體士祭肺之至喪祭
乃凶禮用左體避吉也婚姻乃嘉禮用左有體取肺
合也于九體中又除橫脊長脅不用實七體士喪禮
婚禮用之故周禮有內饗掌割烹辨體正辨其牲之

前後左右橫直棄取也。今祭雖不同于古而古人嚴事其祖與古禮精義所在不可不知。乎况脾胃用祭享皆當禁用尤不可不知也。但祭統云殷人貴饗周人貴有蓋殷尚質貴饗之厚而周尚文貴有之謂且前貴于後上貴于下。周禮可謂盡善盡美然晉元帝時他項上一爵臣下不敢食呼為禁饗至今北方諸上客最重者為哈兒巴正兩肩也。誰謂古禮不存于世耶。

蓬實豆實

王州堂云周禮邊人掌四邊之實朝事之饗其實禮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十四

黃白黑形並膳鮓魚鱠蓋朝事祭宗廟也。然麥曰膳麻曰黃稻曰白黍曰黑。案蓋以為虎形膳音呼膳生魚為大饗鮓即功切大焙而乾鮓音揅日膳而鮓是膳以腥薦鮓膳以乾薦也。膳食之選其實棗桃乾榛榛實蓋饋食以物與神及人也。燕乾梅也。加蓬之醬蓬共栗脯蓋兩角為蓬四角為栗。燕豆也。燕蓬共實揅餅粉塗蓋豆米熬成為餅豆屑為粉合燕曰餅餅之曰塗然米豆皆可為粉餅言揅食言粉互相足也。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饗其實韭醢醢昌本康諸背灌鹿諸節灌麋諸蓋皆酢菜醢醢肉醬昌本

葛蒲櫟肉無骨曰醢有骨曰醢醬膏泥凡作醢及醬者先膊乾其肉而後莖之雜以然醢蓋謂醢中百目則成矣。薑薤菁藟專菜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醢醢肝折醢醢魚醢醢豚拍醢醢蓋葵為百菜之長故他菹葵配藟古螺字韻書以為香螺。脾折牛胃醢音排蚌俠而長者屬大蛤蜊音其亦螺屬故周禮鼈人掌取互物祭祀共鼈鼈蜃以投醢人可知為水族之產矣。豚拍音也。與脾折皆細切之和以醢醬而為醢者也。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醢菹魚醢蓋芹水菜蒲藕入水漂故曰深蒲落音苔即水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十五

衣芻竹萌也。羞豆之實醢食慘食蓋醢音慘取稻米擊極漣之小切為饗揅取牛羊豕之肉小切之米二肉一合煎為餅也。此余拆裹諧蓋與鄭賈杜熊之說各有異同差誤因詳註于此以便覽焉。毛西河云今祭定以八邊而分作兩邊。桐核如榛實栗脯荔肉醢胎之類鮮帶如櫻蓀蓮茨蓀栗梨棗之類總各菜羞以乾醢如餅餠炊炙之類蒸餅如禮粉糕棗之類總各菜羞此蓬之實也。定以八豆而分作脯醢醢醢如羊豕之拍折雞鴨之膾臠雉兔獐鹿之醢醢魚杞之醢醬箭脯慈起芹絲落髮菌餅薯脯種種皆可取用

禮云不敢用麝味而貴多品此豆之寶也若加豆則奇物異珍有即用之趙岐註獵較謂異珍難得則雖較而不禁正謂是耳

香燭紙錠

周禮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甸師祭祀共蕭茅曲禮云燭不見跋楚詞云蘭膏明燭毛西河云古燭蕭即焚香也以是時南越五木未入中國故止以蕭艾之屬行之凡合璧祭蕭皆用諸草如樂府述述艾蕭之類則近代香泥條餅雜取諸草合成者自可無用也古油燭即今之燭也世但知石季倫以燭燭灼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

煇唐詩漢宮傳蠟燭謂漢晉有之要不識事始耳紙錢代幣此是明強而陋儒非之先仲氏嘗謂肝張紙即古刀布形故其饒刻交有如口如品者卷紙而束之即帛也槌錫紙為錠形即裏跪也且古今不同制今宮室蠶蠶蠶空亦何一不從時制而獨于香燭紙錠斥為非儀鄙哉

酒

明堂位云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註云明水取千月之水也周禮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

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凡六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沈酌凡酒脩酌註云泛齊浮在上醴上下一體汁津相將盎惹白色緹紅赤色沈津沉酒清也事酌有事之人今之醪酒也昔遠久色白所謂舊醪也清久釀夏成更久于昔也獻讀為蒹葭莎節之出其香汁也縮茅縮去滓也沈梳拭勺也修水洗勺也緹運云元酒在室醴醖在戶案醖在堂登酒在下左傳云奉酒醖以告曰嘉粟肯酒謂其上上皆有嘉德而無遠心也所謂鬱齊無說也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

奠飯茶湯

儀禮云銅甬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蕪國語云王后必春其菜夫人必自春其盛周禮云凡王之饋食則六穀飲用六清註云六穀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鬻醢毛西河云以五牲之清可和菜而為羹者實之為銅古祭無茶今以茶代水以湯代漿以飯代糜取其便俗耳

以上

齋戒

禮記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齋禋之至也周禮云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成祭統云及時將祭

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若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休於蓬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導致其精明之德然後可以交于神也蔡氏云齊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語云齊必有明衣亦必有暇衣長一身有非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毛西河云齊者不飲酒不茹葷謂不食葱韭蒜薤戎則男女異寢不弔喪問疾不預凶穢雜事

省牲視濯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六

周禮云小宗伯大祭祀省牲視濯祭之日逆盥省牲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儀禮云宗人視壺濯及豆饔視牲告充濯正作承註云不言教訓省文也充猶把也濯正官名以策動作承視聲氣也家禮云前一日主祭帥眾子弟省牲莊嚴主婦帥眾婦女潔祭器洗盥賜具備饌於今精潔未祭之前夕令人先食及為備犬豕鼠所汚

灌

祭統云祭有三重獻之爵莫重於饔飧禮云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註云裸之言灌也灌以鬯也謂始

求神時也白虎通云天子也諸侯燕士大夫也蘭士燕庶人艾毛西河云豔本酒名先釀秬黍以爲酒其氣條暢因以名也然後築鬱以和之鬱者香草也條者攝也其器亦香故暢曰以柏杵以栴灌爲祭禮之最先者自安王之後即當灌以降神灌必在地也

祝告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六

周禮云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以福祿求其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筭祝禮運云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祝嘏茲收易其常古是謂大假註云假亦當作嘏毛西河云祝以文告神不當曰讀祝祝者職事之名古以祝官且以祝氏如衛祝鮀治宗廟是也讀祝則讀其人矣蓋云祝告然古祝告在薦獻前儀禮少牢禮千寶鼎舉俎後可驗今在初獻後或三獻後然後祝告誤矣

祝告等文

生子告云某之婦某氏以其年某月某日某時生第幾子名某敢告入泮告云某以其年某月某日道取入某府某縣儒學奉承先訓得遊庠序鄉舉告云某以其年某月某日中式某省鄉試第幾名奉承先訓

得登賢書進士。告云某以某年某月某日會試中式第幾名殿試第幾甲第幾名恩賜進士出身奉承先訓得傳南宮授官告云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蒙恩授某官奉承先訓獲露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追贈告云某奉承先訓竊祿于朝仰荷皇仁推恩所生乃以某年某月某日誥贈先考某府君為某官先妣某氏為某封惟是音容日遠追慕靡從祇奉命書且喜且悲敬宣以聞益增哀頌諸凡昭告儀節同前。

敬帶

毛西河云薦腥為行獻之始故主人告神大夫贊佐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三

以幣從心亦朝聘時一大節目况終祭無獻幣者故定于薦腥之前若禮註以幣告庭中此後禮器納牲詔于庭語而臚會之者夫納牲之告安用幣乎

獻爵

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註云祭羣小祀祭社稷五祀祭四望山川祭先公也周禮云天子上公俱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士三獻卿正則云宜以主婦為亞獻庶合禮經之義孟馮翔云主婦為亞獻長子為終獻自晉以來婦不復獻為非禮呂東萊云主人為初獻亞獻終獻以諸弟為之毛西

河云今祭分二等小祭三獻蓋薦熟一正祭二醕神三也大祭五獻蓋朝踐一薦熟二正祭三遷饌四醕神五也然古獻只一爵不知考妣分合何等今合主人主婦為亞獻而以二爵進考妣較為近禮

醕

儀禮云主人洗爵酌酒醕尸尸拜受主人拜送鄭康成云醕猶養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也毛西河云醕者食後以酒蕩口而演養之也古禮自饋食後復薦加豆而酌醕祭醕正謂此也今以主人主婦合醕之可也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三

胙

周禮云以胙腊之禮親兄弟之國又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註云社稷主胙故謂之胙宗廟主熟故有祭事必致肉于君君展餼視其牲體之數牛左肩九羊左肩七豕左肩五此臣歸君胙也論語云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明友以胙相遺也皆以右胙祭社以左胙致人大明會典云主祭頒胙于內外執事者備及微賤其日皆齋毛西河云今祭畢分牲俗名散胙亦遺意也

饌

祭統云祭有饌餼者祭之末也尸亦饌鬼神之餘也是故尸饌君與卿四人饌君起大夫六人饌臣饌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饌賤饌賤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饌上之餘也曲禮云饌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註云得饌之餘肉以歸不可以祭褻也坊記云因其酒肉饌其宗族以教民睦也中庸云燕毛所以序齒也玉卣堂云燕毛許白雲以為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非也此指異姓助祭者而言蓋宗廟之中序爵序事則同姓有越

家禮辨定

卷三

九卷三

薦新

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芻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何休云春牲曰祭無牲曰薦月令云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天子薦鮪于寢廟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舍桃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

薦寢廟季冬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註云鮮當作獻少儀云未嘗不食新註云寢廟未薦則人子不忍食也論語云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陳祥道云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毛西河云薦新最薄時時可行四方生物不同各隨其地之所有必取獻焉然祭出主薦不出主

寒衣

唐天寶二年八月制云詩著授衣令存休咩在于臣子猶及私恩恭事園陵未標典令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寢殿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今閏中之

家禮辨定

卷三

九卷三

凡祭儀注并祝文

將祭之前七日戒三日齊先期一日省牲滌器殺牲瘞毛血掃除堂室設四桌幾椅香案堂東設盥尊簋下列深盤悅中有架堂西設爵竿案并樂器樂階下大爐有禁禁擇備二人在贊唱右祝告樂工四人至期黎明焚香點燭主人主婦等各易服盛詣家廟各揖畢樂作及止贊唱敬祀樂再作及止贊唱出主樂三作及止贊唱安主主人奉安考至主婦奉安安玉贊唱行灌禮右饋取香草末和酒于琖授主人贊唱

跪衆皆跪贊唱薩主人以酒三灌于地贊唱與主人
等各退後三步復進立贊唱迎神樂作贊唱拜衆皆
拜贊唱與拜與跪衆止贊唱祝文右儀讀祝文云維
歲癸卯年歲次甲子幾月乙丑朔越五日庚午孝孫
某謹以柔毛剛鬣潔盛庶幾祇修時祭于先高祖考
某官某府君先高祖妣某封某氏先曾祖考某官某
府君先曾祖妣某封某氏先祖考某官某府君先祖
妣某封某氏先考某官某府君先祖妣某封某氏以某
親某官某氏附食尚享贊唱時伏樂作贊唱與拜與
拜與平身衆止贊唱行薦腥禮主人出迎牲納于庑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 唱
解牲醴每祭盛羊豕各一體每副祭以切羊豕肺肝
實之主人引祭入右儀以幣送卷紙為幣贊唱奠爵
右儀奠幣各案前贊唱薦腥主人奉祭主婦奉副祭
奠于各案贊唱初獻主人詣案前贊唱跪衆皆跪贊
唱獻主人奉清琖主婦奉醴琖右儀受奠之贊唱與
樂作贊唱拜衆皆拜贊唱與拜與平身衆止贊唱行
薦熟禮庖人進熟祭每祭熟羊豕各一各一各一各一
以炙羊豕肉實之主人引祭入贊唱薦熟主人奉祭
主婦奉副祭奠于各案贊唱再獻主人詣案前贊唱
跪衆皆跪贊唱獻主人奉清琖主婦奉醴琖右儀受

奠之贊唱與樂作贊唱拜衆皆拜贊唱與拜與平身
衆止贊唱行祭禮內饗奉簋一盛黍稷簋一盛稻菽
以授主人清鍾三茶湯飯以授主婦贊唱進染飲主
人奉簋簋主婦奉清鍾奠于各案贊唱值奏清樂以
絃和歌與庖人奉鼎五羊豕魚雁醢俎祭五即五鼎
之膚可切胾者以授主人銅斚五即五鼎之羹也以
授主婦贊唱進鼎俎主人奉鼎俎奠于各案贊唱進
銅主婦奉銅奠于各案贊唱值奏管樂以笙管笛和
歌畢贊唱三獻主人詣案前贊唱跪衆皆跪贊唱獻
主人奉清爵主婦奉醴爵右儀受奠之贊唱與樂作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 唱
贊唱拜衆皆拜贊唱與拜與平身衆止贊唱行醑禮
內饗奉饗八果羞四醢羞四以授主人豆八脯腊四
醢醢四以授主婦贊唱進饗豆主人奉饗主婦奉豆
奠于各案奠左豆右贊唱值奏合樂合絃管笙笛以
和歌樂贊唱四獻主人詣案前贊唱跪衆皆跪贊唱
獻諸弟奉清爵諸弟婦奉醴爵右儀受奠之贊唱與
樂作贊唱拜衆皆拜贊唱與拜與平身衆止贊唱進
加饗加豆內饗奉饗豆至授主人主婦贊唱進好羞
羞生時所好食者主人奉饗主人奉豆奠于各案奠
左豆右贊唱值奏合樂合絃管笙笛以和歌樂贊唱

五獻主人詣案前贊唱跪衆皆跪贊唱于姪奉清
饌于姪婦奉醴節右僎受奠之贊唱興樂作贊唱拜
衆皆拜贊唱興拜興平身興止贊唱禮畢送神焚紙
幣于大爐用響樂導送贊唱內主奉主于原處贊唱
閉社揖而退執事撤乃分胙叔飲毛西河云春分秋
分爲時祭冬至爲歲祭祝文當易時祭爲歲祭夏至
爲歲薦儀物從簡若貴者在官則諸兄弟拜祭若其
告文云孝孫某官某使孝孫某執其常事敢告若庶
孫拜祭當稱介孫也王州堂云古禮設祭在堂設饌
在室故有迎尸出入之舉今已用主迎出迎入不無
家禮辨定 九卷 九

祭內代位次

王父成云今祠堂誠有所未安故禮以時爲大若事
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魯祖祠東西分列席
皆稍降而弗正對似于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
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祠考皆西向

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列尊卑
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

祭始祖主并祝文

汪東川云家廟中族長主祭而不限四親則在堂之
主皆主人通族所當祭者以此做諸侯大夫之祫亦
無不可金華唐氏祠堂製中祀始祖傍祀十世祖遠
則祧之而四親之祭則各房各祭於家毛西河云合
祀謂之薦不當謂之祭以賤無合祭諸祧之禮也故
祭法去壇爲鬼鄭康成以爲凡鬼不可祭而皆可薦
即賈公彥亦謂大夫之鬼薦于祖壇官師之鬼薦于

家禮辨定

祭壇

九卷 九

父廟是古凡祧主已去壇壇者皆可私荐故程伊川
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說所謂先祖者正指
高祖以上始祖以下之祧祖也然薦雖饌禮不用牲
儀惟多置几筵自始祖以及十祧備設酒醴而使通
族合饌之以當燕享此即宗子主會族之義周禮大
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詩註召康公作
棠棣之詩燕宗族兄弟皆是也家禮祝文云某年某
月某日孝孫某敢昭告于始祖考始祖妣幾世祖考
幾世祖妣今以仲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
謹以潔牲醴齊粢盛庶品祇薦歲事

祭無後

王文成云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祠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存所不忍也以問于余余曰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于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祀之于義亦可也

祭外家

程正公作上谷郡君家傳云先妣夫人侯氏享年四十九未終前一日命願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汪德輔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

祭祀未極若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于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朱子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王復禮云余母居孀人嘗封股以療余父後得偕老及年八十卒亦于臨終前數日屢言是年未祀外祖考妣墓以為歉故復禮至今抱痛歲歲祭祀勿敢怠也

墓祭并祝文

家語云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孟子云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唐開元二十年勅寒食上墓

近代相傳漫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者何以表其孝思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永為恒式竇要云墓為先人體魄所藏當拜掃之時俾無荒圯禮也然寒烟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塚往往哭泣盡哀他處則不然矣其祝文云氣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盛醴齊祇薦歲事尚饗若秋祭易雨露既濡為霜露既降儀節昭告同前

祀土神并祝文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 同禮云凡祭墓為尸注云祭后土家人為之尸凡非一也家禮祝文云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躬修歲事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維

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真獻尚饗朱子云此見墓祭土地之禮全然減裂吾甚懼焉既為先人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株以盡吾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王艸堂云文公之言良是但與祀祖一例則太豐如坑俗則誠墓當以三牲祀土地橫盆祭祖先不豐不瘠庶兩得之然六禮祀土神在祭墓後今世俗在祭墓前稍有不同耳

祭聖賢以下

唐禮記志云二月上丁日釋奠先聖孔子謂釋菜奠帛也丁取文明之義其次丁則祭歷代先賢八月秋祭亦然毛西河云古于先聖有釋菜釋奠之禮不尸不舞不備儀物不卜時日自天子至中下士皆可行也則孔子先聖漢儒先師在州縣官既主殿祭而學士亦隨時可行今徒以官祭之故致不學之儒反謂私祭為僭為褻而州縣官亦遂禁士子入學私祭是專而不親將古禮所稱入學執師博習親師諸義悉蕩然矣今欲入學祭則或致與禮惟擇堂宇選日為家禮辨定

九卷三

五祀并祝文

祭法云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曲禮云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禮運云五祀所以本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三

率也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周禮云分禘五祀儀禮云乃行禘于五祀通典云五行之官祭于門戶行竈中雷中雷土神也陳祥道云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雷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土之所用事故祀于季夏竈火之所用事故祀于立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于立冬戶在內而背陽也故祀于立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于立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馬端臨云古者五祀不吉所祭之地若門若灶各祭其所即其地也月令云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秋祀中雷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白虎通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又云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魚鄭康成云祀中雷設主于楹下祭物心肺肝各一祀戶設主于戶內之西祭物脾一腎二黍稷醴各三祀灶祭物肺心肝各一黍稷醴各三大明會典云凡王國祭祀正月朔四日祭司戶四月初一日祭司灶六月土王戊日祭中雷七月一日祭司門十月一日祭司井祀戶祀文云雖某年某月某日致祭于司戶之神曰職司于戶謹出入之行藏盡開暮合衛護無私時維孟春謹

以牲醴致祭神共鑒之尚享祀社祝文云日用飲食必資乎社費有常所神實司之時惟孟夏謹以云云同前祀中雷祝文云室之中雷神司其職居中向明照察無私時惟孟夏謹以云云同前祀井祝文云神司茲井源泉清潔其用日新以供時食時惟孟冬謹以云云同前

社祭

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哀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地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於民莫報焉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周禮云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又云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月令云仲春擇元日命六社詩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祫義補云所以祭五土之祫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之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丘光庭云五

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五穀者稷黍稷麥豆也今稱社稷者以稷屬土而為諸穀之長也大明會典云凡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每歲一戶輪當會首遇春秋二社預期率辦祭物約衆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燭隨用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

社祭儀注并祝文

前期召齊戒一旦執事掃除壇所為瘞坎于壇之西北洗滌厨房爇器至晚宰牲執事以楸取毛血與祭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

器俱宴饌所祭日未明執事厨中煮牲設五土五穀神位于壇上五土居東五穀居西設祝告所于壇上居中開設會首拜位于壇下預祭人拜位于其後執事實祭物于器內解牲體置于一俎置酒于尊書祝文于紙然物既備捧設于神位前燃香明燭自會首以下各服常服盥手入就拜位立定執事執壺于尊中取酒立于五土神位之左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會首以下皆拜執事取毛血座于坎中贊禮引會首詣五土神位前唱跪會首跪舉杯跪盡者斟酒贊唱三獻酒會首獻跪贊唱俯伏興平身會首興執

禮者詣五穀神位之左贊禮引會首詣五穀神位前
唱進會首跪舉杯執壺者斟酒贊唱三獻酒會首獻
跪贊唱俯伏興平身會首興贊唱就祝告位祝告者
取文立于位左會首詣祝告所贊唱跪會首跪贊唱
讀祝文祝告者跪讀祝文曰維康熙幾年歲次甲子
其月乙丑朔越七日壬申某府某縣某里某人等謹
敬祭于五土之神五穀之神曰惟神恭贊造化發育
萬物凡我庶民惡煩生植時維仲春東作方興謹具
牲醴恭中所告伏願雨暘時若五谷豐登百賦足供
民食充裕神其鑒之尚饗讀訖興置祝文于案贊唱
東坡詩案 九卷十四
俯伏興平身會首興贊唱復位會首復位贊唱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會首以下皆拜執事徹祭物祝告者
取祝文焚瘞于坎所禮畢如秋祭祝文時維仲秋
歲事有成謹具牲禮恭申報祭

社飲讀法

大明會典云祭畢會飲會中先令一人擁抑強扶弱
之替其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無情惡愛
弱違者先共制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贖周給其家
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
不從衆及犯奸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並不許入會

頭贊詞畢長幼以次就坐盡揖而退

蜡祭并祝文

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
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畝禽獸仁之至義之
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為其食田鼠也迎
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防與水庸事也曰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木歸其澤何異往
云蜡之名起于伊耆之代夏謂嘉平商曰清祀周
曰大蜡秦更曰臘後曰嘉平漢臘魏晉因之隋唐
祭禮辨索 九卷十四
後名曰蜡周以建亥十一月漢以季冬隋用孟冬丁
亥唐用季冬臘日玉燭寶典云周若祭先祖蜡者報
百神同日異然也漢火德王火德于戌故以戌日為
臘魏以土德王土庫于辰故以辰日為臘晉以金德
王金庫于丑故以丑為臘皆取大寒前後用之說大
云冬至後壬戌為臘祭享百神風俗通云臘首獵取
禽獸以祭先祖也或曰臘接也新故交接抑獵大祭
以報功也玉州堂云祝俗歲終祀神謂之燒年臘祀
畢祭祖無論貧富皆然即周蜡秦臘之遺也上東四
祭先蠶并祝告

王。州堂云黃帝元妃西陵氏螺祖始教民育蚕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蚕。故周官內宰詔皇后蚕于北郊齋戒享先蚕及禮記皇妃祭先蚕西陵氏是也。漢儀皇后親桑桑東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窻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秦觀蚕書云卧種之日升香以禱天嗣先蚕也。割雞設醢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蓋蚕神也。毋治蠶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唐開元禮祀先蚕祝文云維某年月日昭告于先蚕氏維神肇興蚕織功濟黜黎愛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牲齊菜盛庶品陳其明薦尚饗。

家禮辨定

祭禮

九卷

祭馬祖并祝告

周禮云校人春祭馬祖執駒更祭祀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大詩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註云宣王田獵將用馬。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然始云維戊而繼云庚午則是戊辰日矣。蓋馬祖房星也。孝經說房為龍為馬辰屬龍宜用辰日祭房也。牛屬馬故用庚午祭馬也。唐開元禮祀馬祖祝文云維某年月日昭告于馬祖天嗣之神爰以春季遊牝于牧祇將制幣牲齊菜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家禮辨定卷之十

錢塘王復禮需人撰述

論辨

古禮難行

至必西向祭則設尸解牲體燒脂膏鼎俎遷豆簋簠居喪不祭

習俗當禁

祭前葷酒至期不到嬉笑說話跛倚回顧喧嘩屈扇祭宜豐厚

程正公云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祭禮辨定

祭禮

十卷

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左。山云人子祀先追遠崇報祭祀為重如章草修故事而已。喪禮莫甚焉世俗多竭誠于非分之鬼神而忽于本宗之祖先不思之甚也况一切人事交際俱欲從厚而獨祖先不為之盡心致宰仁人孝子諒所深憫

祭可隨宜

有人問祭禮古今不同行之甚難如何朱文公云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祭儀隨家豐儉一美一飯皆可只要自盡其誠程汝詩云葷子事親生前一披一水既可承歡致後一飯一羹亦可設祭但辦一片誠

心祖考自能見諒。貧士不能具祭享之儀。竟有經年不登先人丘隴者。豈禮也哉。王州堂云。祭宜豐厚。希為富貴之家。苟簡從事者。誠也。亦可隨宜。若為貧賤之士。不祭。失禮者。告也。各有攸當。執一不通矣。

古祭同日

李恕公云。儀禮饋食曰。適其皇祖某子。不云考。鄭康成云。經舉祫祭祭禴也。故文二年左傳云。文武不先不啗。子不先父是也。故祭無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儀禮特牲及少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此時祭之。準也。程伊川乃分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家禮辨定。祭禮。十卷二。

祭必子婦俱

祭統云。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率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詩云。千以共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儀禮云。主婦被錫衣。後祫。

薦自東房。韭菹醯醢。坐奠于筵前。毛西河云。以子祭父。以婦祭姑。而可不子婦共之乎。主祭者與主婦俱。諸子助祭者與諸婦俱。父歿而母在。則母不主祭。但統諸婦助祭者。而先其列父。妾則不然。所謂子無嫡庶。而母有嫡庶。僅與諸婦之先列者。竝之而已。

祭止稱孝孫

毛西河云。郊特牲謂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者也。據此則諸侯卿大夫士。凡祭自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如詩曾孫燕喜。書有遺曾孫類。若大祭亦稱曾孫。則與小祭無別。然家禮辨定。祭禮。十卷三。

古祭用寒食

毛西河云。二十四氣之名。不顯于經。惟倪寬正朔議有云。黃帝建氣物分數。氣者二十四氣也。其中啟蟄霜降諸名。雖見月令。左傳夏小正諸書。而不能全見。獨漢志孝經緯始全載入。一本之太初曆是太初以前。清明未顯。焉得有清明上墓之事。惟寒食上墓。則六朝初唐。蓋有之。如李山甫沈佺期寒食詩。皆有九

原報親諸語。全不始開元二十年之教。蓋寒食上禁。前此所有。而開元則始著為令耳。若清明則自六朝以迄唐末。凡詩文所見。並不及上禁一語。沿及五代。吳越三時。羅隱有清明日曲江懷友詩。始有二年隔絕黃泉下句。至宋詩則直曰清明祭掃各終。然竟改寒食為清明矣。按寒食節名。見于魏武令。司馬彪續漢書及荆楚歲時記。與清明相隔一日。相傳自冬至一百五日為寒食。一百六日為清明。元微之詩。初過寒食一百六日是也。二節本相連。而曆家祇取清明諸節。編入曆中。至寒食上已諸節。皆不之及。因之世但家禮辨定。祭禮十卷四。

祭品明器從俗

邠康節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指錢程伊川怪問之答曰。明器之義。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云。吾高曾今時人以蘧豆蘧簋薦牲。不乎也。程正公云。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全用古事。恐神不享。朱文公云。蘧豆蘧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

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指錢代幣。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呂成公云。古祭解牲體。非惟時人不識。亦非先聖平生所食。若用之。反為失禮。當以隨時之義。達今之祭。食實于盤盂。謂合緣情之禮也。晁氏云。紙錢始于殷長史。漢以來里俗稍以紙寓瘞錢。至唐王璵乃用于祠祭。今儒家以為釋氏法。于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以紙寓錢。亦明器也。俗謂果實于冥。適則可笑矣。明太祖命造太廟祭器。諭曰。蘧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器宜象平生所用。

鼎俎蘧豆相宜

毛西河云。祭品有鼎俎。定有蘧豆。郊特牲云。鼎俎奇而蘧豆偶。所以別于陰陽之義也。故鼎俎自三而五。而七。而九。皆奇數。然上祭無加鼎。而有加俎。蓋用五牲入鼎。而即以五牲外膚可彘切而食者。名之為俎。舊五俎之外。設陪俎三。然後加所俎一。仍是奇數。今無陪俎。當加所俎二。合奇數也。古云。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是俎原得備鳥獸二肉。今加一鳥俎。加一獸俎。以雉免雉鷄之肉。登之。頗為不謬。若蘧豆

自八而加六加四加二皆偶數家禮動輒用五或至十五俱非古義若遵實乾實互實菹醢皆非牲體齊藏之物今歲事所實當以歲果四如棗脯樞胎之類歲饌四如栗蒸飴糝之類其加蓬加豆當用歲修如朐肱臠臠之類是也

始祖應當祭

夏桂洲云始祖之祭朱熹以為僭而廢之亦過矣臣愚以為三代而下禮教衰風俗頹程頤為是緣情而設教者也且禘五年一舉其禮最大此所謂冬至祭始祖者乃一年一行酌不過三物不過魚黍羊豕隨

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六

亦所及特時享常禮焉耳禮不與禘同臣前面奏伏蒙聖諭人皆有所本之祖情無不同惟禮樂名物不可僭擬大哉皇言伏望詔令天下臣民得祭始祖但不許立廟以喻分愚夫愚婦得盡報本追遠之誠矣上是之方合山云貴賤之別在於儀章虔敬禘祫之禮與時相去霄壤朱子何以為僭而去之使始先之祖不得比於馬醫夏畦之神無乃不情乎五祀百神鄉屬里社莫不有祭豈其忽然于士庶之始先不許依而血食此令甲之所不禁願人自致何如耳毛稚黃云大禘合祭於太廟今庶人無廟祭於

家則地不同古禘以秋又謂禘以孟冬今祭於冬至則時不同亦政以避大禘之意也雖然今禮謂祭四世而律無明文以某祭及上世者因以沿襲遠僻神中若思耳若有明禁自應輒止

居喪亦當祭

宋文公云喪三年不祭古人衰麻之衣不擇于身哭泣之聲不絕于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而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起居語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舉豈亦有所不安故卒哭以辭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便可做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情祀于几筵墨衰常祀于宗廟可也

中元不當祭

張南軒答朱晦菴書云示以所定祭禮其間未免有疑更共酌之時祭之外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農祭先農祭節祠者亦有可疑者乎若夫其間如中元則謂之謂也此端出于釋氏之說何為而俗至此乎此所

其理而或牽于私情或狃于俗則庸何益乎王州堂云于按孟蘭盆經云大目犍連初得六神通度父母親乳哺之恩佛旨目連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飲食安孟蘭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一切若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生人天中福樂無極是佛弟子修孝順者為作孟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是中元之舉實出佛氏況其所說本云施佛及僧以救父母亦未云是日當祭祖先也今杭俗以七月十二日迎接十五日致祭十七日送歸吾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八

不知迎從何來送將安往可笑之甚然據朱子所定祭儀則宋時已然不獨今日閩地亦然不獨吾杭儒者且然又不獨流俗耳南軒持論之正吾輩所當尊也况杭俗清明方夏端午冬至年節除夜薦新忌祭二墓祭三計每年祭祀已十餘次又何必中元之舉哉況余此論非獨儒教為然也即僧道亦云世人以七月十五施鬼神食為孟蘭盆大齋之會此說也蘭盆緣起目連謂七月十五眾僧解夏自恣九旬齋學多得道者此日修供其福百倍非施鬼神食也施食緣起阿難不限七月十五所用之器是摩竭國斛

亦非蘭盆惡可等混是釋氏亦以為非人奈何不然也且中元之號亦非吾儒所稱共見之道經有云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勾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聖眾普詣宮中簡定劫數人鬼傳錄餓鬼囚徒一時皆集以其日作元都大獻于玉京山採諸花果珍奇異物清醴飲食獻諸聖眾道士于其日夜講誦是經因徒餓鬼免于眾苦得還人中又云七月十五中元九地靈官神仙兵馬同下人間按定罪福此即與端不端之語為可深信則七月十五尚不可以中元名而何有于祭祀之妄費哉

祭禮辨定

祭禮

十卷九

經籍不可用

何士晉云杭人祭祀之日咸往店舖取討印造接引佛像俗名經幡供于祭筵嗟嗟家廟中有神主若何以不請神主無神主者何以不設紙牒為供奉于中堂拜獻而乃擺列葦索上供經幡還是祭佛乎祭祖先乎若言同席而飲還是佛作主人作陪客乎祖先或分庭抗禮或長跪叩拜乎或站于其側或坐于其傍乎况有若有妣男女混雜僧俗不倫有是理乎然今人但知庶品之豐儀文之備曰我能盡祭祀之禮也而于誠敬何有必先澄其念慮潔其身而肅其衣

冠變其飲食聚得自己精神。方得與祖考精神相接。庶先靈能享于孫之祀。而子孫祭則受福矣。王州堂云。此不獨明代至今杭俗為然也。宋朱文公語類亦云。高宗時禁福建人家忌日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幡一二紙。其誤久矣。

祭不必告毛血

毛西河云。禮祝告毛血。各告幽全。以其血備。各告。以其色。純。各告。全。金者。毛色不雜也。所謂祝詔于室者。正詔此也。今祭牲無赤白黑三色之辨。無純雜之分。則持其毛以進。將誰告乎。故毛血亦隨地瘞埋可。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十

祭不用茅祝版

毛西河云。家禮凡諸儀皆預設茅沙盆。酌酒于上。以降神。夫茅沙之名。古並無有。郊特牲縮酌用茅。左傳爾貢包茅不入。此謂祭時用濁酒。以茅涕之。所以去滓。今用清酒。不必藉此。若鄭與謂沃酒其上。有似神飲。此是妄說。且祭啐酬酢。所以厭神。並非降神。而公然立一儀注。可乎。况沙是何物也。又古無紙。故書祝文於板簡。今既用紙。又復糊板。亦非是。飲福受胙不行。

詩云。工祝致福。儀禮云。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至人受黍齊之卒。爵。韓魏公云。飲福受胙之禮。私家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食之可也。

吉祭不祝噫歆

毛西河云。儀禮既夕與虞祭皆有聲三。啟戶之文。謂啟殯之際。與墓畢。歸祭。魂無所依。故祝先閭戶。使男女踊哭。戶外至升堂止。哭然後聲三。啟戶。鄭註聲者。噫歆也。謂將啟戶。警覺鬼神也。則此是喪祭之禮。與祭禮並無干涉。而家禮屬吉祭。萬萬不可行者。又曾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十

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于祝告時。亦止哭作聲三。而鄭註亦云。為噫歆之聲三。以警神聽。然後入告。此亦凶喪之禮。君初薨時。魂無所依。與啟殯歸柩。俛正同。今堂堂盛祭有廟。有祔。可憑可依。而忽作此不祥之禮。何也。且噫歆二字。出自鄭註。經文無有此。必齊俗鄉語。如春秋登來論語文莫之類。今欲行此禮。而噫歆之聲。作何咳吐耶。

無尸不告利成

毛西河云。家禮于受祔後。又有告利成一節。按儀禮告利成者。利則養成訓。備謂祭畢而養已備。可以起。

矣。此是識尸使起而難以明言。因託為告主人以祖之故。告利成後。即云尸誤尸。誤者尸起也。今祭不扮尸。將欲誰告也。或曰。今雖無尸。至自在也。至在則利成。何不可告。曰。不然。曾子問有云。陰厭無尸。則不告利成。鄭註謂利成之告。禮之施于尸者。無尸不告。禮文彰彰。世不識禮。亦不識禮記耶。

子弟習儀

何氏云。宗廟中以有事為榮。以嚴肅為事。擇族中子弟數人。習學唱禮。不惟使卑者得仰其敬。而冥頑者有所感發。雖幼稚者亦可漸知禮儀矣。故凡祭時。各家禮辨定。十卷上。

禮寬老病及貧

賈要云。禮記老者不以筋骨為禮。男殺則姑老不與于祭。或自欲與祭。則特位于主婦之前。又如伯叔尊長年高不能隨班者。先行拜禮。站立于旁。以觀子姪。或有失禮。即與舉出。祭畢。罰跪于祠。或老疾不能久立。若降神之後。即休于他所。俟辭神時。復來拜送。可也。其年幼有疾者。俟禮畢叩頭。如甥及婿若在自當迴避。須俟祭畢另拜。不得與衆同列。葉虎臣云。貧亦

禮之所寬。如喪主身自操作祭。則貳簋用。嘉盛則飲。手足形皆是也。

游惰死後猶罰

周禮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無櫛。不蚕者。不帛。不績者。不裘。註云。死後罰之也。

立宗立祭之非

毛西河云。古者一君有一宗。一君又必有諸族。如桓氏為一宗。而三桓兄弟分仲孫叔孫季孫三族。等而下之分族無算。故晉叔向曰。胙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此是立宗為收族而設立一宗。所以收諸族。家禮辨定。十卷上。

大傳所謂君有合族之遠。又曰。敬宗故收族。今一宗族耳。不分何收。不散何合也。且宗子主祭。分多卑幼。以通族之衆。而以卑幼統之。宗子居中。高曾伯叔祖父后兩傍。宗子為主。高曾伯叔祖父為助。至問其所祭者。則宗子之父祖。曾高也。皆非諸高曾伯叔祖父之所當祭者。宗子非君。儼然率通族老幼而祭。諸高曾伯叔祖父非臣。儼然助祭。此宗子之親是。無君也。以尊而祭。卑以衆大。而祭。四小是。無長上。也不祭已之父祖。而祭他人之父祖。是無親也。無親無君。無長上。三綱亂矣。或曰。祠堂有始祖。故可陪祭。曰。文公家

禮所載上祀四親未嘗設始祖之至于祠堂中也

淫祠當毀

陳用揚云漢匡衡罷秦二世之祀于秦中王明廢始皇之配于禹廟晉溫嶠去王敦之像于武昌北魏蘭根廢董卓之祠于常山唐薛伯高撤有鼻之祠于清州狄仁傑毀項羽之廟于會稽宋劉隨毀王欽若之像于茅山王質孫翰先後撤去吳元濟之祠于蔡劉領去英布吳芮之廟于桂陽朱文公移去秦檜之祠于東甌申屠子迪撤毀曹操之廟于夷陵明林俊毀公孫述之祠于夔州天下之惡一也詎古今有異耶

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

何嘗有之氣而用于昏暴之鬼哉君子謂數公之教于是乎遠矣王艸堂云夫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誦也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故宋永初二年詔所在淫祠皆除之唐武德九年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宋政和九年詔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紹興十六年詔毀諸路淫祠明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此君之不惑于淫祀也狄仁傑奏禁淫祠一千七百餘所李德裕奏去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張養浩為堂邑令毀淫祠三十所程伯溫知興州韓鏞為饒州路總管湯潛菴為蕪州巡撫皆毀淫

祠投其像于水中晉江陳奇為新泰教諭庠中有老聃像以孔子侍奇申詳上司毀之此臣之不惑于淫祀也至若河南之崇祀柳盜賊杭州之求子假定光福建之供奉孫行者惑世誣民安得有如諸公者而悉去之哉

家堂神馬之誤

沈龍江云今人家多設家堂神位而畫以三教諸神既淫而不雅又泛而不切似宜改正於牌位書本宅司宅之神而配以竈蓋凡人家宅舍人烟所在中必有神主之而國制庶民得祀竈皆家神之最切者古

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

大夫家宜配以五祀或三祀可也王艸堂云枕俗平日皆供家堂新歲皆焚神馬其位數不等大約道則三鼎釋則年兄以及大士三元天南極伏魔太歲城隍五聖井灶衆神是家同廟宇人化異端習矣不察此屋皆然也不知三界者老子也牟尼者佛也手吾儒吾民何與吾惟知有上帝之森嚴孔子之禮法而已合上帝孔子不尊而尊二氏之祖固所不解兄二氏各自推尊其祖超出于上帝孔子之上其欺天戾聖罪實難逭故之于經書言上帝者二十有九詩言上帝者二十有四易言上帝者二禮記言上帝者

十四書言上帝者五則上帝之尊莫之與京矣而道家號為四御列于老子之下僧家名為帝釋立千佛氏之旁欺天之罪孰大于是。宰我云以千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子貢云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有若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云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是孔子之聖儒教一人矣。而丹臺新錄稱為太極上真公比于衆仙之職起世界經呼為儒童菩薩等。于孺子之泥塑聖之罪孰大焉。此昌黎韓子之欲火其書而瓊山丘子所謂大亂必誅者也。今非僧非道或供或焚不知創于何時而一倡羣和是何典禮孔子云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則新歲之焚神馬非其鬼乎又云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則平日之供家堂反近鬼神抑何愚耶。吾聞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祭法達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正以淫祀無福而祭有定制何敢好也。然儀禮所載士有禱于五祀之文五祀者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也。及班固劉昭范甯高堂隆諸君則又以井易行為五祀然門戶不無重複若中霤為室中

杜預杜佑皆云即土神也理宜祀土地及戶與井竈人可共遵未為僭也。則平日之家堂斷不當供至于元旦應如邵康節之清香一炷報謝天地沈龍江之做臧榮緒之肅拜以酬罔極可也。則新歲之神馬亦不必焚矣。或云習俗難移家法當守于言雖是聽者幾何曰是不然移風易俗原賴明哲春秋責備賢者豈能概望于人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則自此而往不難矣。孔子云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述可謂孝矣。尹和靖云如其述雖終身不改如其非述何待三年是守非道之家法何如棄先聖之遺制乎。知禮者其折衷之。

祀竈替代當革

月令廣義云燕俗刻馬印之號為竈馬士民競鬻焚于灶前為送竈君上天具糖餅奉灶君別具黑豆寸草為秣馬用武林舊事云臘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灶用花餠米餌及燒替代玉卣堂云杭俗至今稱為杜馬然必用豆蓋本此也。其最可笑者祀竈燒替代起于南宋豈人有罪而可以紙像替乎豈一家皆有災而每人求代乎吾聞上帝好生決不致全家遭

葬故或造惡亦非替代可免况作善降祥積德餘慶
古訓昭然原無藉此是風急宜改革者也

人鑑

祭必誠潔

蜀太子賓客李鄴年七十餘享祖考必親操器人或
代之不終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許魯壽年七十三
疾革聞家人祭祀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
扶而起奠獻如儀家人饒怡怡如也已而卒王州堂
云李公年適文正臨終尚盡其誠敬不苟矧平素乎
追遠者當鑑此

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

祭不祈求

舊唐書李藩云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
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安見降福必有
其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况於神明
乎號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所天以速漢矣古今明
鑒又新唐書穆宗問所以禳災避福者韋絳對曰宋
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私祝勅有司祭而
不祈此二君皆受自然之福書英前矣如失德以却
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王州堂云誦
媚鬼神而動輒祈求者當鑑此

好墓當薦

屈到嗜美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美及
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建曰
不然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夫子不以其私
欲于國之典遂不用毛西河云周禮薦人共祭祀之
好蓋謂生時所好者如文王嗜菽飲水曾嗜羊棗生
好之則死羞之此是恒理而屈建以非儀却之不孝
甚矣况周禮加遷原有芟芟不知建何以言非薦品
也王州堂云背親遺言而不學無術者當鑑此

不敬速亡

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
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問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
孔子以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蓋也乃孝子所以自
盡于其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
此而不亡者求之有也王州堂云急急祭祀而獲罪
神明者當鑑此

借吝非禮

晉仲鏐簋而朱紱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
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
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王州堂

云僧後與齋者皆非事親之道也夫子垂誠過中失正者當鑑此

妄祭無益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王州堂云昭王有疾不惑于妄占季氏無端希求于瀆祀愚哲相去天淵世之好祭非其鬼者當鑑此

家禮辨定

卷十

十卷

崇釋貽譏

唐代宗大曆三年七月丙申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千幡上百官進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楊炯孟蘭盆賦云上可以薦元符于七廟下可以納羣動于三車陸放翁云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絨竹作盆盞貯紙錢焚之謂之孟蘭盆嗚呼代宗為此以七廟神靈為安在耶王州堂云中元之祭為三子已辨之于前矣然孟蘭盆世自唐已然楊炯因之入賦其作孔子廟碑乃引儒童菩薩以為黃冠依佛悖理孰甚焉陸放翁言巨識明斥其非

是為吾教生色世之信異端而用祥典者當鑑此

貴當立廟

唐王珪通貴漸失不營私廟四時猶祭于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于永樂坊宋仁宗時嘗詔詔太子少傅以下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為之定制及惟文潞公立廟于西涼王州堂云富貴之家吝惜財物而不為祖宗立廟者當鑑此

每旦宜謁

魯襄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云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唐元宗于別殿安置太宗高宗

家禮辨定

卷十

十卷

祭宗御容每日侵晨具服朝詣明太祖建奉先殿于禁中且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往拜奉先然後臨朝王州堂云世之不能事死如生亡如存出不告反不面替當鑑此

祭墓合族

樓護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塚因會宗族故之建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祖父塚有詔太守郡以下王州堂云遺骸所在而忘祭掃親故安樂而罔路人者當鑑此

祀師不忘

孔子卒蓋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聚者
百有餘室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岳武穆學
射于周同蓋得其傳同以二弓贈之及同死武穆每
朔望齋衣設厄酒禹肉泣祭其墓引所遺弓發三矢
酌酒瘞肉而還王州堂云武穆以一藝猶不忘其師
矧沐浴傳道者乎世之師死而遂背之者當鑑此

分胙拜受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老加勞賜一級無
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下拜參愛論語云朋友之誼雖車馬非祭肉

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三

不拜王州堂云君免而猶拜友饋而亦然世之受胙
者當鑑此

律例

改祭祀典神祇

律

凡

州

社稷山川風雲雷雨等神及

代聖帝明

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應合致祭神祇所在有司置

立牌面開寫神號祭祀日期于潔淨處常川懸掛依

時致祭至期失誤祭祀者

所司杖一百其不當奉祀

之神非祀典而致祭者杖八十

例祭祀文武官肅戒不飲酒不食蔥韭菹菹不問病

之補非祀典而致祭者杖八十

例祭祀文武官肅戒不飲酒不食蔥韭菹菹不問病

不喪不聽樂不理刑不與妻妾同處沐浴更衣致
齋三日

襲竇神明

律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告天七燈拜

襲竇神明者杖八十婦女有犯罪坐家長若僧道修

齋設醮而拜素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若同罪還俗

若有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子寺觀神廟燒香

者笞四十罪坐夫男無夫男者罪坐本婦其特觀神

廟持住及守門之人不為禁止者與同罪

擇日

家禮辨定

祭禮

十卷三

祭祀

凡祭祀宜柔日神在天也天赦忌天狗遊禍寅日建

破日本命日

橫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天狗

千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遊禍

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

天赦

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

神在

凡甲子乙丑丁卯戊辰辛未壬申癸酉日

戊丁丑巳卯庚辰壬午甲申乙酉丙戌丁

亥巳丑辛卯甲午乙未丙申丁酉乙巳

午巳未辛酉癸亥日

系日天恩見冠禮。

啟式

廟
且月三月
某月某日敬祭

祖廟至期

早臨是幸

各賣分金幾分

位祭某某拜

墓
某月某日敬掃
祖墓至期

早臨是幸

晴雨無阻

值祭某某拜

來禮辭定

社
某月某日敬祀
春社
損為齋戒至期

早降拈香是幸

各賣分金幾分

會自某某拜

家禮辨定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復禮撰復禮字需人號草堂錢塘人其書規
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禮而增損之
仍分冠婚喪祭四類每類之中首以事宜復禮所
酌定者也次以辨論闡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
鑑引古事以証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
也次以擇日代卜筮也終以啟式爲不嫺文詞者
設也其刪去繁文則用呂維祺之說其刪去圖式
則用邱濬之說其所辨定雖意在宜古宜今然純
以臆斷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濫及五
行家言尤爲蕪雜中引罵詈鬪毆賭博諸律已爲
不倫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條擅食田園瓜果律一
條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禮居何門哉

四禮寧儉編不分卷

〔清〕王心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陝西通志館排印

關中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禮寧儉

編無卷數》提要

四禮寧儉編

禮無所不在何獨於四禮而謹諸謂四禮生人之最切近也禮貴得中即吾夫子亦曰奢則不孫儉則固矣又何容偏取於儉而尚焉謂儉之尚近於本而抑且中材下士可企而及也然維昔吾夫子不又有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耶夫吾夫子豈不知禮之貴中哉正以儀文繁縟非並禮之本始失之即且有病其繁而畏難不行者故寧儉寧固之歎吾夫子一言之不已而至再再言之不已而直至於三嗚呼味斯言也吾夫子殆隱有溯本之深思挽時之隱意存焉矧余家世業耕讀之家也崇四禮寧儉編

關中叢書

冠

冠之有禮所謂以成人之道責望子弟也故古人敘禮以此爲首冠禮蓋綦重矣奈於今廢棄已久復古爲難然如吾黨有深愛子弟者將欲責望吾子吾弟以成人而有助於其強立則是禮亦正不可以世俗之久廢而

不講也故仍以此冠首焉

四禮約言曰子弟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擇吉告於祖先特請鄉黨姻友中之賢而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擇明習禮儀者一人爲贊至日盛服迎賓儀節遵照家禮斟酌舉行如貧家不能如禮舉行亦須請至親有德一人告於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卽是

愚按禮約是規殊屬簡雅但如盛服迎賓或宜改爲新服蓋如衰族寒士焉得盛服必且借傭人衣自失本面成人之道期於誠慤質實顧先可令之自蹈虛枉耶又如家禮儀節亦覺微煩但得略存禮意卽可以止煩則

四禮寧儉編

二 關中叢書

慢易必滋亦非所以玉子弟於成也

既冠乃字

按約言曰古人重冠禮蓋謂自此以後以成人之禮責之也近世人情輕薄過十餘歲便私自置帽甫二十或彼此送冠送號無復古意爲父母者亦相因以爲常所以自幼至長愚駭不悟然則冠禮當復者豈獨爲禮文哉

冠後拜父母尊長明日拜宗族親黨所知者宜答拜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

約言拜父母尊長父母尊長爲之起以成人而與爲禮

也拜宗族親黨宗族親黨宜答拜者亦答拜亦重其成人也如有教言宜再拜致謝而退

愚按古禮十九舉廢矧此禮不比祖父之喪祭而其廢缺且非一日驟而復之必且駭世然其禮本不煩而其取義則甚重而且深如果行之于舉世不行之日而且將之以鄭重恪恭卽其于子弟收警發震勳之益不淺而是禮卽不爲徒然矣然此中有機焉亦非可漫然舉事徒爲無益也必視子弟自十七八後有勃然自矢之志然後可又必延足爲後進敬重師效之人而後可蓋乘其將萌之志識而示之以可羨可法之儀型則其感動自神不然子弟匪其時無益延賓不足重亦無益也故冠禮宜復而復之必相其機

四禮寧儉編

三 關中叢書

昏

易序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則是昏禮大事甚不可苟也顧家禮載有昏禮而世之恪遵者亦少且卽其本書亦覺微涉繁縟而如各方俗尙之儀文則又多鄙陋遠於禮義夫禮而遠于義卽視繁縟之弊不更甚乎今酌其簡而文者定以爲式焉蓋文則可以達情而簡則近本尙爲可行也

古者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為議昏之期

愚按古議昏之期男自十六上女自十四上此義自好蓋至此則男女之好歹盡見姻家之盛衰未移自可無意外之悔勝後世之孩童襁褓為昏者多矣今再為酌之其年亦不可甚大大約自六七歲至十三四為則庶為近情合宜蓋不也太早所以防患於意外而及時議昏又所以全男女之節行而易於揀擇也

第一問名 即併納采為一節亦可

家禮昏有問名納采納吉納幣請期親迎六節集略則四禮寧儉編

四 關中叢書

略去問名納吉請期以從簡便而約言則又以問名併入納采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夫禮不在儀節之繁簡惟期足以達情而止問名請期必不可廢之端亦必不能廢之端矧問名屬第一重事而可去耶又可併耶又如情之已達節之不缺亦正不以侈目為華虛存名數而必求備于古儀是亦未可云於禮義允協也蓋昏禮第一宜慎重在問名一節而議定時必以告於祖龜為宜緣此是為此子定內政之助關家門之興替又是為此女定終身之托關閨門之榮辱是皆祖心所陰注也而如以問名即合納采為一節以省煩

四禮寧儉編

五 關中叢書

文而便兩家亦無不可凡欲議昏男家先審女家之門第女子之年齒性姿媒妁始通則女家細備男家之門第並審其男子年齒姿格若諸色彼此相稱固為全美縱使盛衰貧富微有不同苟得門第忠厚無玷男女姿格佳良男家當念將來得良婦必且善成吾家所得何似奚論眼前妝奩之厚薄女家更當計得一佳婿將來之發越亦奚可量又何計目前聘幣之豐儉議昏已定兩家須各具聘書啓庚帖交送其家一以防反覆一以防詐冒蓋作事謀始出言稽弊凡事宜然而於昏尤不可廢故答帖一事雖縉紳家不可易也媒妁議定問名即以兼行納采則所納之采不可計較儀物之厚薄但得可以將禮而止是乃大雅君子所為也其告祖式則曰維年月日不孝孫某敢昭告於祖考妣四代之靈曰某之子某今年若何未定伉儷茲已定某官第幾女今日納采就以問名不勝感愴謹此虔告陳設或止用酒菓亦不必鋪設其具書式則曰某郡某啓某官稱呼伏承尊慈不見鄙薄曲從媒議許以第幾令愛配僕某男謹此略具薄物擬古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所生年月日時將以上告先靈伏惟尊慈俯賜鑒念某年月日某啓萬不可用舊來四六套啓告祖之後或於次日或於即日媒

翁同男氏一親眷齋書幣如女氏納采女氏主人迎賓
受書交禮畢亦告祖龜其告文云某之第幾女許某官
告必告祖者婚姻大告畢設筵其筵宜厚筵畢即以書書庚
帖同付媒翁與男氏親眷至男氏所男氏受書訖亦宜
陳告於祖龜其答書式云伏承尊慈不見鄙陋過聘
言擇僕之第幾女作配幾令嗣弱息愚蠢又弗能致承
啓受采惶慚奚似謹此奉答謹具弱女生年月日時如
別幅伏惟尊慈特賜鑒念不宣某年月日具官某啓男
家受女家書後亦必以復書及庚帖置龜前香案上口
告云某男定某女之納采問名禮已成敢告

四禮寧儉編

六 關中書

自後以至請期中間如納吉等儀亦自可裁而如男母
之看女時節之辦送節儀則視乎人視乎時地其厚薄
不可拘即有無亦不必拘可也

請期納幣

臨可完娶之時必托媒請期于女氏之父母許期乃行
納幣禮大約請期但視男女之年不必拘利年之說但
視可辦賓筵之季不必拘利月之說但視黃曆吉日亦
不必拘利時之說而納幣則惟力之視富則不可苟簡
然亦不可入幣外更侈觀美自蹈越禮奢侈之咎如兩
家皆貧則但取女家足送女出門而足男家貧女家不

可過責備物女家貧男家不可責望妝奩蓋即日完娶
兩家便成一家爭薄較厚不但同至親於陌路鄙陋同
於商賈即男女或且生支離冤怨之隙亦非吉祥之道
也

親迎

吉晨告祖後婿氏乘馬或輜或舟詣女之門鼓吹前導
主人迎入中堂茶飯畢婿詣女之祠堂拜其祖先四拜
無祠則拜其祖父母舊禮請拜女父母父母必
于其祖廟拜畢拜女父母辭以女尚未拜父母也然
獨不思禮取其適不盡拘於報施且即以報施論女父
母鞠育其女至於及笄以歸吾家將終身為吾家幹濟
之婦當其迎娶之時正其離母之日皆申四拜之儀以
謝其鞠育深情亦豈為過況如拜其祖龜之禮必不能

四禮寧儉編

七 關中書

已又曷思拜其祖先時豈女曾拜婿之祖先耶何拜畢
親迎之日宜拜其祖先而獨不宜拜其父母乎拜畢
婿出女門先女而行至門下乘導女而入先詣祖祠男
左女右夫婦一同四拜主人迎送女之客於中堂又逐
媒翁至家設筵宴畢女氏梳妝訖男女同詣筵前先謝
媒翁之勞謝畢入內同拜父母舊規三月廟見家禮更
在次日然如人家罕有祠堂祖龜多安中庭婿迎女入
過前而不拜于禮安乎又女一入門即係子婦親迎之
後親迎翁姑是奚容緩况婿迎女時拜女祖龜拜女父
母女為婿親迎至家而女不隨婿同拜其祖龜父母父
覺此禮偏枯不稱矣故不如隨俗同拜祖龜仍
同拜父母之為于婿合禮并于女之禮合也

喪禮人子第一大事一或苟而不可為子便終身之悔

莫追卽鄉黨之譏笑不可弭矣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然自盡者固在盡制而制以質而確者爲能盡所重尤在盡敬盡哀而節之以禮通之以情爲凡子孫可通行長行而眞足示範于將來不但世俗之儀文不敢輕襲卽先儒之緒論且不容苟因也

疾亟家長遷居正寢餘則各遷于所居室中

按集略正寢非廳堂之謂廳堂無室寢則有室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寢故也然惟卿大夫之家或備之士庶人自世家外安得皆有堂寢且病劇則不可遷未劇又無遷理故卽屬家長亦但卒于所居之室所寢之牀既終

四禮寧儉編

八關中叢書

而遷于可以安尸設位之處庶于情事爲近耳

盥面洗手足

舊無此今增入

書遺言

宜酌行

此正禮而亦須相時爲之蓋如家長賢而達于事體其言足以示訓子孫則可餘非家長或不通學術識事體亦須酌行

加新衣納履

屬續宜酌

舊註置新棉于口鼻間棉不動則氣絕而集略則云此雖古禮亦覺可去蓋此時人子必侍于其側氣絕則自

知何屬續爲

廢牀寢地宜去

喪大記云冀其復生也然于義未安不若卽遷尸床爲當

楔齒綴足宜去

集略註曰楔齒謂角柶楔齒使不合令可以含愚則竊謂角柶楔齒一節此亦古禮之斷不可從者蓋當親氣散魂分之時必有難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于心奚忍且一楔之後雖含以物口不復有合時矣又奚其可愚則又謂含之取義爲不忍其口之虛也獨不思

四禮寧儉編

九

關中叢書

生也本無一物而來死也仍還其無物而去不亦善還吾親于本來乎且今無論飯之爲物易腐生蟲但遇天暑片時便臭卽金玉爲物世俗視以爲貴古大人君子生也固有泥塗軒冕而塵視珠玉者死也顧可含以累于其口乎又其如誨盜何此節亦正可去也

又家禮此間有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數言似亦未融夫親至臨終則或夫或妻或子或女皆環守其旁何令人坐旁之爲又如爲父則愛子愛女必握其手爲母則子孫各握其手男女不絕其手其言若正當而其義正難通也難

通則不可行矣故俱裁之

既絕乃哭

至是男女擗踊哭無數

愚按集略朱子家禮曰以上初喪自補入以下若倉卒不能盡從惟用遷居正寢屬續書遺言廢牀寢地楔齒舉哀五節亦可愚意即屬續廢牀寢地楔齒三節亦似可去惟遷居可遷之室盥浴加新衣舉哀四節必不可

略

復今難盡行亦似可裁

舊註復規遣一人持死者之上衣升屋招呼曰某皇復

四禮寧儉編

十一

關中叢書

如是者三捲衣降自屋後以所捲衣覆尸上復畢男女

哭無數

禮運曰望天招魂冀其復生也

愚又按集略謂世俗不行復禮蓋謂死者不復生行之徒爲具文耳然孝子冀親之生無所不至古有此禮似不可廢至楚俗于親初終用僧道執幡旗唱念謂引魂歸西方名曰明路不招之來而速之去則悖理已甚不可不革也愚則竊謂復之起也原屬人子愛親之心其奈習而行之褻嫺近俚反覺非宜又禮以貴賤咸可遵循然後可以範世而行遠今卿士大夫家斷不行此且

呼畢某不可是禮專爲庶人設矣况即知禮之庶人亦十九不行乎則存此一段亦似虛設不如裁去此一題目之尤爲寧儉也

戒內外舊在遷尸後今移此蓋在遷尸後今移此蓋

按舊制戒內外者內外安靜無驚擾也若目次遷寢則是頓遭親喪安得無驚喪具伊始安得不擾且如疾亟哭亡又如何得安靜全無驚擾乎故此目須移復後爲治喪始事

乃易服

孝子披髮徒跣妻子婦妾皆去冠及帛有色上服諸有

四禮寧儉編

雜文

十一

關中叢書

服男女皆易色衣

不食宜酌于可行不可行之間

舊制諸子三日不食期功九月之喪一日不食五月三

月之喪再不食

愚按禮東人情而實本于人性必以中上可以盡行而情禮皆得爲合宜親之始死而忍于飲酒嚼肉此人真無人性若曰必三日不食無論長年多病之人不能堪即少壯者或經親久病而晝夜勞于湯藥或單丁獨子方將經營喪具必且于其哀痛慘惻中有一二月之勞瘁即一日不食已有不可以支況三日乎是則三日不

食之規在眞孝子本心行之或可又在古裏氣厚之子勉而行之或可以堪若在今日而亦以此定制則不通人情不達事宜而且使流俗謂古禮必不可行并喪中飲酒食肉之禮而并髦之皆斯制貽之咎矣且吾目實未見三日不食之人即吾亦未嘗三日不食徒使禮制空懸留作紙上一段虛文耳況問喪本註分明言三日不舉火隣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亦初非執定三日不食之說也如不豪飲大嚼此自三年中斷宜恪守之定禮又不獨初喪爲然耳

四禮亭餘編

十二 關中叢書

愚嘗細酌父母之喪以爲人子遇此于飲酒食肉衣帛宴會宿內五事卽三年之內斷宜恪守萬不可苟若夫北人之麵餅南人之稻米是卽三日之內亦不必禁且卽禁亦正不能斷之使不食也而如菜羹茶湯之類初非腥羶適口薰陶醉人之比亦正不妨聽其隨宜茹啖更如宦途中人時或遵例留任亦且不能禁其出門行走偶逢會饌但不可飲酒食肉大笑劇談與平時無異蓋但不大飲大嚼劇談無忌卽爲善遵禮制自全本心而于菜羹茶餅通融食飲以充一日必需之飲餐卽于情理兩得而是禮乃可責人以必行耳更如期大功一日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之規亦覺近于空懸禮

文不可責人以必行不如節之爲質也但如謝太傅期功之喪不廢管絃則大不可耳蓋期功皆至近至切之親其義重恩深亞于三年之喪亦必以不忘慘惻痛疚爲當耳

立喪主喪婦

此謂長子亡而有嫡長孫與或無嫡長子孫者言若自有長子則不言立矣

置家禮一部以備參考

新增

立主賓

擇同居或族屬或姻戚親賢知禮體者爲之

四禮亭餘編

十三 關中叢書

立相禮

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能知禮宜擇親友或鄉隣之素習禮者爲相凡喪事皆聽處分

司書

以子弟或親族識人多字體端楷者爲之記弔客答帖

東

司貨

擇親信人爲置二簿一書喪禮當用之物及財貨出入一書親賓祭奠賻送之數

棺具

擇本鄉木之佳而耐久者爲之務令漆彌縫隙令不滲漏而最宜留神者則自親六十後即早爲之計蓋此事乃人子遇父母之老第一宜早備以防不虞者也至如古制棺用大索鐵丁鐵鑲之類則今時送終之制頗善于古正不必古制之拘耳

遷尸之具

幃聯白布爲之既以沐浴巾櫛組束髮

襲具

襲具必另具尸牀自可正不巾帽衣裳大帶襪履

握手帛今易用巾衾褥

四禮寧儉編

十四 關中叢書

含具今盡去

斂具

舊制有小斂爲死之明日又有大斂爲小斂明日然須相乎時候如時炎暑則死之明日尙或難待况再明日乎故今合大小斂爲一目而其儀節則舉棺入置堂中布置衾褥舉尸於棺殉齒髮塞空缺令周乎身者必誠必信卽爲得禮而如衣服衾褥亦正不必過多更如卿大夫金玉之帶贈夫人金玉首飾正不必用蓋在孝子骨肉可以無所不殉其如小人之生心盜掘何故古人云薄葬正所以存親之骸而令無震驚也又近來縉紳

家舉尸入棺往往討砲縣衙驚動俗耳此非禮哀慟慘惻之中何用此震驚耳目之虛具爲是亦惟裁去爲貴設靈牀于柩東以安魂帛枕席衣被之屬皆如平生

設奠成服

舊設奠成服爲二節今合爲一親喪禮制本不可簡略然易也寧戚亦正不宜煩瑣也至如奠儀則近世相沿皆請衣冠贊禮此正不妨隨俗行之蓋既見人子之鄭重其事又事之無害于義者隨俗亦不爲鄙耳但如行禮用鼓吹不妨隨俗而如侑食用細樂則自可去也

四禮寧儉編

十五 關中叢書

喪主以下各歸喪次五服之人各服其服

舊註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寢苦枕塊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幃幃衾褥華麗之物愚意此則視乎中門內外有室無室何如且門外有室正不如中堂夾室之爲尙邇親柩也至如婦女但撤去華麗幃幃便是中門內雖有別室是豈宜居乎舊註亦但言禮殊未通于義耳禮不通于義是豈可以通行之禮歟朝夕奠

古禮成服後有朝夕奠愚則謂成服之後每日晨起設盆巾櫛具父喪不用櫛具于靈座側奉魂帛出安靈座前陳設

蔬果或醕醢羹飯茶酒匙箸之類此外有時物則必薦而獻之一如事生之禮是則必不可廢而如夕奠則但奉魂帛入安靈牀或可不用品物之奠蓋禮取將誠誠在知敬若儀文太煩則怠慢之處必多不敬奚以奠爲且朝則日日奠而夕仍奠果能儀物胥備乎徒成慢神欺心耳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不但魯禘非禮實是自灌之後誠意浸怠殊無足觀也故節去夕奠一節而但議以奉魂帛仍歸靈座焉

立銘旌

按家禮此在襲後今移斂而朝奠後者蓋銘旌以表柩

四禮寧儉編

十六

關中叢書

非表尸也

七七百日設奠 新增

七七之奠不見于典禮蓋自成服以至卒哭日日設儀奠無所用七七時奠也然如逐日朝奠不過精潔之常饌已耳何足以將孝子之誠款故七七特行備物之奠是亦事父母者不容自己之情也但若世俗用僧道追薦親黨公分送戲則大不可耳

治葬

古者三月而葬今則貧賤者尙可如期而行富貴之家勢必不能但得葬不踰於期月卽免停柩之罪耳

擇地之可葬者既得地乃擇日開塋域祀后土

擇地或於祖塋附葬或祖塋窄狹及有妨礙則別擇土色光潤草木暢茂及他日不爲城郭道路溝池及貴勢所奪卽美地也必若如今堪輿家所云擇將來貴盛之地殫力爭奪爲子孫富貴發祥之藉而稽時延歲停柩在堂不計水火不計盜賊則是違天理而圖地理夫有識者試思天理外有地理耶且獨不見地理家嘗言風水可遇而不可求乎又云陰陽之家遇風水耶風水旣可以陰陽遇而不可以人力求則爲人子者欲爲祖父求風水佳地亦積德動天可耳何有乎停柩涉危險

四禮寧儉編

十七

關中叢書

之地而不顧而又不計人身無常萬一不幸有朝露之虞不幾此生自蹈於不孝耶至於擇日但看黃曆而足不用對查通書並事瞽卜祀土乃孝子宜身親而不可旁貸之事又何有藉貴顯之人虛增一時之光取羨鄉愚妄事鋪張乎

擇吉開塋域時主人陳香楮牲醴案前奠酒讀祝其祝詞曰不孝子某敢昭告於后土之神今爲某親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不腆牲醴祇薦於神尙饗讀畢四拜乃穿墳或用磚砌或作夾隔若土脈堅厚則但用槨而不用磚包至如近來石槨似尤爲堅而且可

防刼

刻誌石

石二片方各二尺厚四寸一蓋一底蓋題死者銜號底刻死者歷履而文則以有德望者爲之爲貴不必苦求貴顯蓋顯而不賢其言亦奚足貴乎又誌石之設也蓋恐陵谷變遷或爲人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而爲之掩者耳至敘事之誌必本行狀切不可一字不真流於通套鋪張蓋一不真則他人耳與吾親奚與也至如近日填諱一節無謂之至而日前一二大家名族於子孫自撰祖父行述之末亦用顯貴墳名之例殊不四禮寧儉編

十八

關中叢書

可解斷宜去之

造明器

舊制五六七八品官皆有數目然非墓寬而有可置器之地則器無所厝又非有力則亦不易爲今權衡于行之之間大抵五六品以下則竭力經營墓槨爲稱情稱力耳卽如四品以上尊官亦竟不宜器數多也蓋旣以神明待之則亦神而明之可耳虛設誨盜死者有知應所不欲也

作神主 如舊式

以舊制爲式而卽擇善書者按款書之

嬰

非職官或可不用

功布

以布爲之長三尺引于柩前蓋緣路有高低傾虧使昇柩者知備耳

方相

非職官或可不用

葬前一二日設奠

不可用僧道對壇不可用彩棚彩樓并不可用紙串顆

尤切戒在築臺演戲發引前一日延衣冠贊奠則奉魂

四禮寧儉編

十九

關中叢書

帛出靈座焚香酌酒跪告曰今者吉晨遷柩敢告舉哀再拜哀止跪告曰請朝祖古以柩朝今以箱奉魂帛詣祠堂無祠則魂主人以下哭從執事者布席置魂帛箱于席上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再拜奉魂帛還柩所主人以下哭從安魂帛于靈座遂遷柩于廳事今人家未必略移動日晡時設祖奠如朝奠儀主人以下就位舉哀哀止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告曰永遷之禮神靈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哀畢再拜厥明陳器前柩而發有方相則方相在前明器次之舉夾柩而行無方相則舉安相舉明器則銘旌香案功布以次而行遷柩就舉安靈桌於柩前乃設遺奠就位孝子以下皆跪酌酒告曰

靈輓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遺禮永訣終天俯伏舉哀
畢再拜有服宗親禮畢奉魂帛升車則以箱盛主置魂
帛後柩行禮賓前導主人以下男女哭從如道遠則禮
傍銘旌而行婦女童子亦乘車隨柩而前導以鼓吹
喪事以不用樂吹為正而如送終大事且如品官生前
則導以騎吹送終大事落漢率亦非所宜故從俗前
導以而終不可用僧道送柩

未至墓先設靈幃墓右

靈車至墓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遂設奠男女
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至親愛者須俟葬畢主人
跪辭謝客乃空此間舊有主人以下親哭臨視二語今
四禮寧儉編 二十 關中叢書

之痛是豈禮之
能禁故節之

鋪銘旌乃實土而漸築之如前告儀祝文則改
營宅兆為寢茲幽室

有明器者藏明器

下誌石于墳內近前先布磚一層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
于此而覆其上復實以土而堅築之即以魂帛同埋
亦得

題主 今去

舊規只延善書者書主自後不知始于何人遂浸淫為
書就之主空其主之上點特請顯貴人於葬時到墳頭
點而足之謂之點主夫主已書就而獨留主字上一點
必邀顯貴人於人子舉葬日倉惶煩劇中補而足之此

亦何所取義乎近來舊家故族遲葬其親甚至蹈水火
盜賊之悔而莫追者十九皆根於此等作俑淺夫喜事
鋪張妄生枝節造為此等繁縟豔目之為而流俗相沿
並不知其奢而非禮為可笑反豔其華而耀俗為可羨
一遇無力遂憚俗口之譏笑寧付親柩于空堂三年五
年甚至一二十年而莫之忌也非惟不孝之罪必不可
贖更自蹈于鄙俗不達正禮為鄉里一俗人而已

辭墓

築墓畢然後孝子以下就位哭四拜而奉主以歸

反哭

四禮寧儉編

二十一

關中叢書

主人以下奉靈車載主徐行哭至家望門大哭

祝奉神主入置靈座或即安主祖
祝奉神主入置靈座或即安主祖

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橫之

主人以下遂詣靈座前哭盡哀

虞

舊制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或
去家經宿以上則必俟歸家而虞焉其禮亦行三獻愚意
葬日孝子惶劇之中正不必拘於三獻令有誠意懈弛之
虞且即其饋饌陳設止可將誠而止亦正不必太繁為貴
也通禮義者當自知之又古虞凡三祭亦似可合為一祭

即行二虞三虞亦可不延賓贊但孝子孝孫盡誠薦饌可耳蓋太繁則世少如式而行徒使禮文爲虛設也更如集略必謂經宿則初虞行於所館邱氏謂宜用蓬蒿構一居行之其說皆近似而亦泥於禮義矣虞以行諸家爲所以安其神靈也

卒哭

虞後卒哭

按舊註三虞後遇剛日卒哭此禮亦似惟縉紳家能行之餘者少能行此則是禮又屬一段虛懸儀文也至如古禮有自是朝夕之閒哀至不哭之說不知古人何爲爲此言其失言則亦甚矣人子念父母之深恩而至此不能一聞其聲效抱痛何極哀至則哭自將終身莫解而禁之曰哀至不哭抑何說也豈泥于禮有卒哭之文而特綴以哀至不哭之言耶

祔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

愚按前一日卒哭次日仍祔則儀節太繁不但草率之弊必滋即孝子之誠意浸微或且移前之器具果饌而用之不但仍蹈瀆神欺人之格套耶喪以哀爲本祭以誠爲貴而文省則哀可全儀簡斯誠不散故三虞不若

並爲一祭卒哭不若附于三虞即祔亦不若于初虞之辰即祔主祖龕爲禮之寧儉而尙可以將誠全哀也又古者三月而葬故卒哭祔主可以限時後世十九不能遵三月之制而虞卒哭祔必欲如古按期逐次行之得乎否耶故三節必合爲一祭庶禮不至瀆而人情始可通行耳

周期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則只用初忌愚按自古相沿以周期名爲小祥鄭氏曰祥吉也謂漸即吉故云小祥夫周期則據親言也小祥乃據

子言也小祥之文已遜周期之安矣且若據子言親終一年而終不可以復生不祥孰大于是何吉之有只可名以周期爲文通理順耳又小之爲言義亦未允更爲周期即四面義無弗協也其祭儀則視七七加厚爲當蓋七七在喪閒倉擾之中且時時奠獻此則時已踰年矣孝子之情力已稍有餘裕也

再期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祭用忌辰其祭儀與周期同而如大祥之爲言於義更爲未協故標目亦即以再期爲名

禫

再期之後中月而禫

鄭氏曰禫淡也平安之意中月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愚按禫之爲義取于淡然平安夫吾親之亡奄忽一期再期而究之無術以返生孝子之痛心疾首何如也故時愈遠孝子之情倍愴曾可以時遠淡然平安乎今不知古人據服名禫之義果屬何居而要之如鄭氏淡然平安之說亦所未安也或止以終喪二字標名爲近耳至如祭儀則或少減再期但取意虔不以備物爲尙可也

四禮寧儉編

二十四

關中叢書

愚接近制以二十七月始聽除服則禫乃易喪從吉之限也是豈孝子之心所能翹然故禫祭在士大夫家自不可廢

至此始易色衣飲酒食肉復寢

右自卒哭虞禫以下諸儀節此蓋依古三月而葬之序循次酌許耳其實後世葬親十九不能符三月卽舉之規爲人子者但求通乎其義於虞祔卒哭等儀節通便行之始合禮意不然則拘泥難通雖按古行之究無當禮義耳

附喪葬所宜通融入事

第一衣帛斷在宜禁至如衰麻等項今人豈能如式而製

又卽有力者如式製成其實止服於七七百日奠獻之時究非三年內之常服夫一不常服卽古設衰麻之等級爲應付虛文况終不能如式而製乎不若于夏卽於時下農夫所衣至粗麻布製一切冠服而春秋冬卽於至粗疏棉布製衣爲三年中可以常服之服而冠帶則依倣古制而通便爲之庶幾質慤無僞而且可終三年如一日也

第二飲酒食肉斷在宜戒而如三日不食期年內不食菜果則必不可蓋一則懼守禮者有滅性難堪之憂一則

四禮寧儉編

二十五

關中叢書

懼開古今人子以人人違禮之罪夫先王制禮原期範萬世於在宥而使人人犯違禮不孝之條是屬何禮乎先王而在肯制此禮耶正不如力禁其飲酒食肉而聽其尋常飲食資養卽菜果亦在不禁之列庶幾上可全孝子之生次且可免中人於罪是乃得先王制禮本義而足範世於通行久行耳

第三三年之內北人寢炕南人寢牀是宜通融蓋北方寒令隆冬非火炕難堪南方卑濕寢處非牀則疾病易生拘守禮文而戕賊親生之身且將誰爲襄親大事乎卽親靈之不怡可推想而知也故但使爲孝子而寢炕牀

者布衾布褥粗簣粗席而又無內宿卽合禮義儻若三年之內必寢苦枕塊夜臨地上卽中人十九不遵徒使此禮空懸前此千萬年而後世且千萬年空懸而已是豈達於先王制禮曲成萬物不遺之義乎故變而通之正所以全禮令可實行也

第四今之葬親必不能三月而襄事者古葬具簡質後世儀文繁縟雖欲三月葬而不得今若裁一切非禮虛飾而但量力製墓製槨卽墓亦相其土脈而不盡拘于柏槨灰隔且卽誌石墓碣必不可已之端亦稍俟歲季之閒補足如此則爲力稍易縱不能盡符三月之期而要

四禮寧儉編

二十六

關中叢書

之五七月亦自可辦爾

第五近來閒有現任官遭父母之喪苟係才能則許給假數月歸里營葬畢如期仍赴本任此蓋國家卹民任官切體人情之意但是爲人子者終屬冒喪從事必心體國家設立此制本意倍盡職業方爲無負君恩亦始無負親恩耳又必於地方上興利除弊視前人因循而相仍者立見興除永留實惠于地方乃見真能仰體明旨不但貪祿戀位耳若毫無矢心建樹實意卽戀榮忘親之咎流俗不知責備要其得罪于天地鬼神不能免矣第六墳塋無取太大卻宜力節浮費多樹良柏良楸令之

充滿佳城蓋孝子事死如生則期于居親身者深遂清幽死則期於葬親體者鬱葱氤氲且塋中置屋既看守匪易且最難在此力量而兼之風雨漂搖不久便壞若得柏成楸茂不過一二十年便可鬱鬱葱葱成一佳城妥怡親靈耳

第七近墳左右必置有祭田蓋置有祭田不但主人歲中可數到塋中省墓卽家人輩歲中春夏討租亦有數回往返得以查看墓碣樹枝

第八塋墓所以安親體祠堂祭田所以妥親靈吾親生爲敬祖睦宗之親而無宗祠以祀其親無祭田以推惠于

四禮寧儉編

二十七

關中叢書

族縱有家祠不廢時饗吾親英靈樂乎否耶故爲子孫者無力則己如其但有微力與其多爲子孫置浪費之產不如仰體親志分二三分倡建祖祠歲時公祭倡營祭田祭祖之餘分惠貧宗見吾親之有子吾宗之有人右入者特從親終之後略從人子之正分與吾親志事之攸存者按實從質姑循子職耳若夫忠于事君盡瘁樹績終于立身行道顯親則在孝子之用心矣

祭

祭者子孫所以接祖考之精神于異世之上也爲子孫而不知祭其祖考是爲忘本本而迷水源失人理矣然

如祭而不敬猶之乎不祭也是故語祭但取能祭不求
備物但貴能敬不重豐盈匪不貴備物豐盈也備物豐
盈或至憚難中止其弊正與徒祭無誠均是皆議禮者
拘泥未達貽之咎耳

凡祭縱不能如古人數齋致齋之嚴恪亦必於是日收斂
身心

凡陳設果品饋饌與夫灌獻跪拜之節務極誠敬有如在
之虔始爲近禮正不必以備物爲尙若但求備物而不知
致虔則祭亦止成虛文不但神不歆願卽子孫之精神不
能通於祖父漠如路人而一氣相承之義渙然離矣尙何
四禮寧倫編 二十八 關中叢書

望其廬善繼善述體親志事於終身乎故祭主誠敬子孫
所以接祖宗之氣脉亦所以養子孫之孝心而不失子職
也

祭有喪祭有時祭喪祭行於喪中時祭行於四季又有節
祭如元旦上元中秋十月朔日冬至生日忌日之類清明
則行於上墓拜掃之類此常祭也此外則有登第生子娶
婦遷官誥封諸節目行於常祭之外至如四時獻新則尤
屬子孫所宜留神之端蓋思其所嗜事亡如存所以將子
孫之心而於此且寓型家教孝之義此古孝子慈孫之所
由懇款篤摯不敢以爲瑣節而忽也然如上諸條節目已

多要知禮亦忌煩非儉於吾親也太煩則必且近廢正恐
懈於將事忽於備物反來慢神之虞致開不敬之罪耳故
於諸祭中較量損益豐約一歲中既有元旦清明中秋十
月初一日並生日忌日等稍豐之祭又有上元冬至及獻
新之節行於四時之中卽四時仲月之祭亦似宜節也

在喪亦不可廢祭蓋喪必近親而祭者乃遠親卽近親之
親近親所欲祭而不得者也故在喪遇大節祭必不可廢
至如禮文易服行事是蓋謂祭於禮屬五禮之吉不可以
喪服行事耳獨未思祖孫一氣一家吉凶同患之情自應
生死不二子哀其親祖豈有不哀其孫之理且如果用麻
四禮寧倫編 二十九 關中叢書

布棉布爲衰卽何不可作祭祖之服歟古禮有近細密而
不可行者此類是也又禮約有言曰祖先神主以宗子奉
祀支子只隨班助祭不得僭祭此言亦難執方蓋所謂宗
子奉祀者謂宗法未廢宗祠尙存者耳支子不得僭祭者
謂上有宗子主祭又有宗祠可祭耳今宗法既廢卽縉紳
家大半無有公祠况各門支分離居蕩析若禁支子不得
僭祭無論不可行於宗法墮落之日將大宗廣族百其戶
無有祖龜得隨時薦獻以伸子孫之心卽此百千門千百
丁皆成無祖之孫不孝之嗣矣拘往例而率天下大半成
不孝之門者必此之由矣故祖龜斷宜每門皆具以便支

子隨時奠獻必如本有宗祠則元旦冬至公祭之日支子只隨班行禮可耳且如世襲之家宗子主祭之說則亦尙可舉行至若尋常縉紳嫡長子孫式微愚癡不堪主祭者往往而然即宗法亦豈能行乎故除世襲家外如有宗祠但以年長輩高有德望而達禮體者主祠可耳禮約之言不可執執則反害禮也

但有新味未薦祖龜不可輒自入口或與兒女大事必告祖龜

遇父母忌日非大不得已不可輕與宴會

附

四禮寧儉編

三十

關中叢書

天地不可以士庶人祭然如人生于天地元旦設香案于院率子孫四叩以謝天地之覆載生成是亦禮之可以義起者

臘月二十三祭竈元旦祭宅中土神井龍神亦皆不可廢蓋神道雖渺然如古人入蜡之祭凡爲生民除禾害佐農工者皆報賽以答其惠矧如宅中土神井竈皆人家之攸賴歲必一報亦奚容略

四禮寧儉編終

四禮寧儉編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以冠婚喪祭四禮無貴乎繁重宜崇尙質樸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傳家禮纂本更爲刪易務從省約又名豐川家規蓋所以教其子弟者與呂維祺四禮約言宋纁四禮初稿用意大畧相近而立法則尤爲簡畧焉

昏禮通考二十四卷

〔清〕曹庭棟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昏禮通考

二十四卷》提要

昏禮通考例說

昏與喪爲人道之始終皆禮之大者而昏禮尤爲禮之始也。往往往詳於喪而畧於昏故喪禮有專書而昏禮獨闕焉。棟年來圍居杜門參訂三禮因於諸禮中有關昏禮者摘采其文節引疏解彙編成冊。定制并蒐史傳及羣言雜說以廣之。自天子至於庶人遞詳昏禮始末推及變禮雜儀分條類聚薈萃爲編四閱歲三易槩而卒業題曰昏禮通考凡以表彰

聖經宣揚

昏禮通考

例說

一

國制爲主而於稽古之中益稟從今之義謹以現行定制集爲一卷冠於簡首上以昭

天家大婚之重俾薄海內外咸仰

隆儀下之使世俗嫁娶知守成規不敢踰僭禮所不及法以維之律令並著於篇定制而外采諸往籍另爲二十四卷別其條目則有六十五引經文以爲據者十居其九其間有借用如卜昏經無其文借用冠禮筮儀之類是也有複見如經云納采用鴈見於納采篇複見於用鴈篇之類是也他如家語大戴記雖不列諸學官而所載

無非往聖昔賢之明訓采錄其文例得與諸經並列焉若歷代之儀節不同諸家之議論各異鉅細弗遺雅俗畢舉皆以資言禮者之考鑒至於異俗禮如高麗倭國之類雖明載史傳無與齊民之要概不參入全書體例大畧如斯其中有以鄙言案其下者或釋文義或審是非或參同異不拘一格要以酌古準今期於無弊非敢獨出已見擅加論斷也嘗見崑山徐氏有讀禮通考一書乃專輯喪禮者與棟所輯昏禮體例別而取裁同顧其積卷盈尺茲則僅及其十之

昏禮通考

例說

二

三四得毋喪禮本詳而昏禮本畧之故與以棟耳目荒陋摭摭多疎補其遺而正其誤尚俟夫博聞好禮之君子云

乾隆十九年中春之月既望慈山曹庭棟書於六圖茅屋

昏禮通考目錄

卷首

今制昏禮

卷一

昏禮原始

媒氏

卷二

主昏

議昏

卷三

昏禮通考

目錄

一

同姓不昏

尊卑不昏

中表通昏

卷四

年齒配合

昏姻時月

卷五

告廟

用鴈

卷六

納采	問名	禮賓	卷七	卜昏	納吉	卷八	納徵	禮書	禮物	昏禮通考	目錄	回禮	卷九	許嫁	擇昏日	請期	卷十	冠服	車從	卷十一	陳器饌
										二											

醴子	醴女	卷十二	親迎	婦至	卷十三	成昏雜儀	不賀	不用樂	卷十四	昏禮通考	目錄	媵	妝資	卷十五	送女	饗送者	昏會	卷十六	見舅姑	醴婦	見諸親屬
										三											

卷十七

婦饋

饗婦

卷十八

廟見

名稱

卷十九

壻見婦父母

壻見婦家祠

醴壻

昏禮通考

目錄

四

卷二十

贊壻

納女

拜時

卷二十一

嫁娶遺喪

喪中不嫁娶

卷二十二

未昏死亾

再娶

不再嫁

卷二十三

出妻

妾

卷二十四

昏禮雜論

夫婦雜儀

昏禮通考目錄終

昏禮通考

目錄

五

昏禮通考卷首

嘉善 曹庭棟 謹輯

今制昏禮

大清會典

皇帝大婚禮

順治八年行

大婚禮題定禮儀

納采鞍馬十匹盃甲十副紵一百疋布二百疋

金茶筒一具銀盆一圓

大徵黃金二百兩白金一萬兩金茶筒一具金

昏禮通考

卷首

一

盆一圓銀盆一圓銀桶一具銀茶筒一具紵一

千疋布二千疋鞍馬二十匹駉甲二十副常等

甲三十副

發冊奉迎前期一日遣官各一員祭告

天

地

太廟是日早鑾儀衛官陳鹵簿大駕於

太和殿前設

皇后儀仗於

皇后邸前禮部官設黃案於院內正中置

金冊寶蓋於案上設黃案一於正案之東又設黃案

一於

太和殿內正中設綵亭二於

太和門外階下內院官禮部堂官朝服以次捧

冊寶進由中道行入置黃案上奏請

皇帝陞殿

皇帝具禮服

御太和殿

閱冊寶畢內院官捧

制冊寶授往封使臣使臣跪受由中道捧出禮部堂

昏禮通考

卷首

二

官前導至

太和門外置各綵亭內校尉舉亭

冊在前

寶在後前排御仗二對由協和門出詣

皇后邸

皇帝還宮遣親王奏請

皇太后幸

位育宮

皇太后陞與陳儀仗作樂至協和門儀仗停止

皇帝出迎於

太和門內

皇太后輿由

太和殿御道陞宮

皇帝步從○封使前至

皇后邸后父率親屬朝服出迎

皇后同母朝服迎於院內后母以下以次序立封使捧

冊寶進由中道入置所設東案上宣讀官西向立宣制冊寶文次第捧授侍左二女官女官跪接恭獻

皇后

昏禮通考

卷首

三

皇后就跪所次第恭受轉授侍右二女官女官跪接

置正中案上各盃內

皇后興望

闕行六拜三跪三叩頭禮畢

皇后陞輿女官捧

金冊寶盃仍置綵亭內儀仗鼓樂前導至協和門儀

仗停止

交內執事人役

二女官捧

金冊寶盃前行

皇后輿由中道入至

太和殿階下

皇后降輿由中道陞宮○是日鑾儀衛陳

皇帝由簿大駕於

太和殿前教坊司設樂如常儀諸王文武各官俱

朝服齊集於

太和殿前兩翼序立禮部堂官奏請

皇帝陞殿

皇帝具禮服

御中和殿諸王入至

中和殿

皇帝率至

昏禮通考

卷首

四

皇太后前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復

御中和殿諸王出俱復原位立禮部堂官奏請

皇帝陞殿

皇帝御太和殿鳴鐘鼓作樂陞座樂止鳴鞭

賜后父及親屬筵宴諸王羣臣皆與宴畢諸王羣臣

各就拜位行一跪三叩頭禮

不鳴鞭

皇帝還宮○是日公主以下郡君以上王妃以下輔

國將軍夫人以上民公命婦以下都統尚書命

婦以上齊集宮內候

皇帝於

皇太后前行禮畢出

御中和殿後

皇后率皇妃等朝見

皇太后行六拜三跪三叩頭禮畢

皇后還宮

皇太后賜后母及公主王妃命婦等筵宴宴畢

皇太后乘輿還宮

皇帝送至

太和門內還宮○第三日諸王奉文武各官上表

行慶賀禮奏請

昏禮通考

卷首

五

御太和殿

皇帝陞殿行禮如常儀頒

詔天下

給賜后父母

黃金一百兩白金五千兩銀五百兩
布一千疋金茶筒一具銀桶一具銀

盆一圓鞍馬六匹盛甲一副徽裳一副弓矢全

夏朝衣各一襲夏衣各一襲冬朝衣各一襲冬

衣各一襲貂裘各一領
上等玲瓏帶一束刀全

大婚禮儀並同惟於第三日

皇太后行謁見

皇太后儀仗陳於
慈寧門外

皇后儀仗陳於右翼門外

皇太后乘輿奉公主王妃大臣命婦等由右翼門詣

皇太后宮奏請

皇太后陞座

皇太后禮畢御宮作冊陞樂

皇太后行六拜三跪三叩頭禮畢公主王妃大臣

命婦俱進宮筵宴宴畢

皇后還宮

康熙四年

大婚禮遵舊制儀有增定

納采鞍馬十匹盛甲十副緞一百疋布二百疋

擇吉遣禮部堂官內務府總管官為使俱朝服

奉齋至

昏禮通考

卷首

六

皇后邸主婚者朝服出迎於大門外使臣陳禮物於

庭內陳馬於庭外授主婚者主婚者跪受訖率

子弟望

謝

恩行三跪九叩頭禮是日

命三公主三輔臣命婦俱便服內大臣侍衛各旗民

公以下武官二品以上滿漢文官侍郎以上俱

朝服各詣

皇后邸設納采筵宴

大徵黃金二百兩白金一萬兩金茶筒一具銀

茶筒二具銀盆二圓緞一千疋鞍馬二十匹

甲二十副馬四十匹

命禮部堂官內務府總管官爲正副使俱朝服奉齋至

皇后邸主婚者朝服出迎於大門外正副使陳禮物於庭內陳馬於庭外授主婚者主婚者跪受訖

次授給賜后祖父母父母衣服各跪受訖后祖父率子弟於庭之南后祖母率諸婦於庭之北望

闕謝

昏禮通考

卷首

七

恩如常儀○次日發冊奉迎

祭告

冊寶並同順治八年

欽差奉迎命婦四員前導七員後隨

皇后受冊寶行禮畢儀並同前欽天監官報吉時已屆

皇后陞輿四命婦捧

金冊寶蓋仍置綵亭內

冊在前

寶在後四命婦於

冊寶亭後乘馬前導七命婦乘馬於輿後隨行鑾儀

衛陳儀仗車轂教坊司鼓樂前導

欽差內大臣侍衛俱朝服隨行由

大清中門入行中道至

午門外儀仗停止交內執事人役

皇后輿由中門入至

太和殿階下內大臣侍衛俱退

皇后降輿內監捧

金冊寶蓋前導由中道入至

中和殿奉迎十一命婦俱退恭侍十命婦便服祇俟

殿前迎接前導後隨

昏禮通考

卷首

八

皇后入中宮內監將

金冊寶蓋授宮內守

寶內監

皇帝具禮服詣

太皇太后宮

皇太后宮行禮如常儀○是日

皇帝陞太和殿賜

皇后親屬及諸王百官筵宴畢輔臣命婦集於

慈寧宮

皇太后詣

太皇太后宮筵宴至酉時宮內設合香筵宴行合香禮

○次日內務府總管官傳該內監奏請

皇后隔

太皇太后宮

皇太后宮朝見○第三日王等率文武各官進表慶賀

皇帝御殿行禮如常儀頒

詔天下

是年納采大徵給賜免婦女謝恩諸王以下都統尚書以上內大臣及侍衛等公主王妃及大臣命婦免詣

太皇太后宮太后宮隨行禮公主王妃及大臣命婦免會宴

香禮通考

卷首

九

親王婚禮

崇德間定親王行納幣禮珍珠金銀花緞共九

襲蟒級緞衾褥七牀金項圈一具金大簪定婚

小簪各三枝金耳墜全副金戒指十枚

日設宴五十娶日設宴六十凡宴日親王以下

及大臣等固倫公主親王妃以下俱會宴如係

朝臣之女給女父領朝服全給女母

件金耳墜全若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定婚

行七九禮用鞍馬五匹甲級布銀簪宴五九次行

聘禮外藩親王之女開甲二十四副銀簪六十正

布六百正銀桶銀外藩郡王之女甲十副銀甲

盆銀茶筒各一具

二十副銀五十正布五百正外藩貝勒之女

銀桶銀衾褥各一具

八匹正銀桶銀衾褥各一具

布四百正銀桶銀衾褥各一具

吉之女鞍馬六匹正銀桶銀衾褥各一具

娶日宴七外藩王貝勒台吉及妃夫人等送

女來者給夏衣各一襲冬衣各一襲

甲一副鞍馬二匹蟒級緞衾三十正布

給賞三十人衣服凡女之兄弟來送各一襲

順治九年更定親王婚娶設宴日親王以下輔

國公以上民公侯伯以下副都統侍郎阿思哈

尼哈番以上固倫公主親王妃以下郡君貝子

夫人以上俱會宴諸王公主等婚嫁自行禮集

朝臣之女兩銀一千兩○自親王以下各官為

未分家子納婦各照其父行禮已分家子仍依

本身品級

世子郡王婚禮

崇德間定郡王行納幣禮珍珠金銀花緞共八

襲蟒級緞衾褥六牀金項圈一具金大簪小定婚日

設宴四十娶日設宴五十凡宴日諸王大臣及

公主王妃等會宴如係朝臣之子給女父

母服物如親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定婚行

禮筵宴與親王同次行聘禮若外藩親王郡王之女
與親王納外藩外藩貝勒台吉之女與親王同
女同娶日宴宰牲七外藩親王郡王及妃送女來
者給與衣物並給女之兄弟賞外藩貝勒台吉
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時衣袍褂帶靴襪
正布一百五十元銀隨從男婦給賞二十五人
有差○順治九年更定世子郡王納妃俱如親
朝臣之女加給金十兩
貝勒婚禮
崇德間定貝勒行納幣禮珍珠金銀花緞絁緞
香禮通考卷首 土
襲蟒服銀金飾五珠金項圈一具金大簪
小簪各三枝金耳墜全副金戒子六枚
日設宴三十娶日設宴四十凡宴日郡王以下
諸大臣及郡王妃以下俱會宴如係朝臣之女
給女父襲蟒服朝衣一給女母金耳墜全副鞍馬
一匹馬若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定婚行五
九禮筵宴宰牲三次行聘禮用鞍馬八匹娶日宴宰牲九外藩親王郡
王及妃送女來者給與時衣袍褂帶靴襪
外藩貝勒台吉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時衣袍褂帶靴襪
給與時衣袍褂帶靴襪
全鞍馬一匹聘報銀二十元正布一百元正銀茶筒

貝子婚禮
崇德間定貝子行納幣禮珍珠金銀花緞絁緞
襲蟒服銀金飾四珠金項圈一具金大簪
小簪各二枝金耳墜全副金戒子四枚
日設宴二十娶日設宴三十凡宴日貝勒以下
大臣等及貝勒夫人以下俱會宴如係朝臣之
女給女父襲蟒服朝衣一領給女母金耳墜全副
鞍馬一匹若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定婚行三九
禮筵宴宰牲二次行聘禮鞍馬六匹娶日宴宰牲三外藩親王郡王及
茶筒各一具娶日宴宰牲三外藩親王郡王及
妃送女來者給與時衣袍褂帶靴襪
貝勒台吉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時衣袍褂帶靴襪
前鞋帶一圍刀全散袋一副弓矢全鞍馬一匹
聘報銀十五元正布七十元正銀茶筒一具
從男婦賞給十五人有差○順治九年更定貝
子婚娶設宴日貝勒以下輔國公以上貝勒夫

人以下輔國公夫人縣君以上及本旗副都統
阿思哈尼哈番等官以上俱會宴貝勒及夫人
等婚家自行
禮請諸大臣 朝臣之女加給銀
四百兩

鎮國公婚禮

崇德間定鎮國公行納幣禮繡花鞋
繡褂共五雙
繡袍各二枝
金耳墜全副
金戒指四枚 定婚日
設宴十八席 娶日設宴二十席 如係朝臣之女給女
父母服物其貝勒台吉之女定婚
行二十九禮筵宴辛牲次行聘禮
鞍馬五匹
盤甲副
銀盆銀茶筒各一具 娶日宴辛牲
三九外藩親

香禮通考

卷首

三

王郡王及妃送女來者給與衣物
併給女之兄
弟賞隨從男婦
衣服俱
如親外藩貝勒台吉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衣
物併給
女之兄弟賞隨從男婦順治九年更定鎮國公
婚娶設宴日貝子以下奉國將軍以上貝子夫
人縣君以下鄉君奉國將軍淑人以上及本府
屬員俱會宴
婚家自行
朝臣之女
加給銀
三百兩
輔國公婚禮

崇德間定輔國公行納幣禮繡花鞋
繡褂共四雙
繡袍各二枝
金耳墜全副
金戒指四枚 定婚日
設宴十六席 娶日設宴二十席 如係朝臣之女給女

父母服物與鎮國公同 若外藩王貝勒台吉等之女
定婚行一九禮筵宴辛牲次行聘禮
鞍馬四匹
盤甲副
銀盆銀茶筒各一具 娶日宴辛牲
三九外藩親
王郡王及妃送女來者給與衣物
併給女之兄
弟賞隨從男婦
衣服俱
如親外藩貝勒台吉及夫人送女來者給與衣
物併給
女之兄弟賞隨從男婦順治九年更定輔國
公婚娶俱如鎮國公例設宴日鎮國公以下奉
國將軍以上縣君鎮國公夫人以下鄉君奉國
將軍淑人以上及本府屬員俱會宴
婚家自行
禮請傳集
鎮國將軍婚禮

香禮通考

卷首

三

崇德間定鎮國將軍行納幣禮繡衣三襲
繡袍各二枝
金耳墜全副 一定婚日宴辛牲
六 娶日
設宴十五席

輔國將軍婚禮

崇德間定輔國將軍行納幣禮繡衣二襲
繡袍各二枝
金耳墜全副 一定婚日宴辛牲
四 娶日
設宴十席

奉國將軍婚禮

崇德間定奉國將軍行納幣禮繡衣二襲
繡袍各二枝
金耳墜全副 一定婚日宴辛牲
三 娶日設宴

序八

宗室婚禮

崇德間定凡宗室行納幣禮綴衣一襲布衣一

金耳鑒定婚日宴宰牲娶日設宴五○順治九

年更定宗室婚娶行禮綴衣二襲綴衣一掛

副定婚日宴宰牲娶日設宴六

覺羅婚娶

崇德間定覺羅婚娶有職者各照品級用無職

者與庶民同○順治九年更定無職覺羅行納

幣禮綴衣二襲綴衣一掛金定婚日宴宰牲

昏禮通考

卷首

五

娶日設宴五

王以下覺羅以上婚娶通例

崇德間定親王以下婚娶如違定例多用者多

用之物入官兩家俱議罪○順治九年定王以

下公以上凡奉

旨賜婚者俱朝服於

中和殿或於

位育宮謝

恩不贊行三跪九叩頭禮及成婚日再行三跪九叩

頭禮○康熙元年定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有

婚嫁事報明禮部具題布改為親餘俱仍舊

公主婚禮

崇德間定公主下婚於朝臣定婚進獻用一九

禮駝馬設宴七十行聘進獻用九九禮駝馬

下嫁日設宴九十如下嫁外藩止用牲酒

郡主婚禮

崇德間定親王女嫁於朝臣進聘禮駝馬十五匹

盛甲十定婚日嫁日筵宴如親嫁於外藩王貝

勒台吉等定婚行七九禮駝馬筵宴宰牲次

行聘禮駝馬六十匹牛六娶日宴宰牲送侍婢

昏禮通考

卷首

去

男婦五戶○順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駝馬七匹鞍七

縣主婚禮

崇德間定郡王女嫁於朝臣進聘禮駝馬十三匹

盛甲十定婚日嫁日筵宴如親嫁於外藩王貝

勒台吉等定婚行禮筵宴如親次行聘禮駝馬

十匹牛五十娶日宴宰牲送侍婢七名○順

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駝馬五匹鞍五

郡君婚禮

崇德間定貝勒女嫁於朝臣進聘禮駝馬十一匹

盛甲十定婚日嫁日筵宴如親嫁於外藩王貝

勒台吉等定婚行禮如親王第其年九次行聘
禮馬四十匹牛四頭娶日宴五九處送男婦六名
十頭羊四百隻

○順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四匹鞍四副
順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四匹鞍四副

縣君婚禮

崇德間定貝子女嫁於朝臣進聘禮馬九匹鞍
副定婚日嫁日筵宴子側嫁於外藩王貝勒台

吉等定婚行禮如親王筵宴年九次行聘禮馬
十匹牛三十隻娶日宴三九處送男婦五名○順

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三匹鞍三副
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三匹鞍三副

鄉君婚禮
鄉君婚禮

昏禮通考

卷首

七

崇德間定鎮國公女輔國公女嫁於朝臣進聘

禮馬七匹鞍七副定婚日嫁日筵宴如親王筵宴

於外藩王貝勒台吉等定婚行禮如親王筵宴

率牲九次行聘禮馬二十五匹牛二十隻娶日宴

三鎮國公女腰送男婦四名輔國公女腰送男

三名男○順治九年更定朝臣聘禮馬二匹鞍

王以下公以上嫁女通例

順治九年題定凡奉

旨賜婚公主郡主等外藩王以下內外各官俱朝服

於

中和殿或於

位育宮謝

恩不贊行三跪九叩頭禮成婚日再行三跪九叩頭

禮○康熙五年定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女嫁於

外藩腰送滿洲男婦二名蒙古奉國將軍奉恩將

軍女腰送滿洲男婦六名蒙古宗室女腰送滿

洲男婦四名○七年定外藩親王女腰送男婦八名

外藩郡王女腰送男婦七名外藩貝勒女腰送

男婦六名外藩貝子女腰送男婦五名外藩鎮

國公女腰送男婦四名外藩輔國公女腰送男

婦三名男一等台吉塔布囊以下四等台吉塔布

囊以上女係屬下人腰女六口台吉等女出嫁

腰送男婦許○八年定凡奉

旨賜婚郡主以下者謝

恩行禮俱由禮部具題○又定出嫁郡主縣主歸寧

母家有給人口者不准給滿洲准給出嫁郡君

以下鄉君以上歸寧准給蒙古出嫁鎮國將軍

女以下宗女以上歸寧准給蒙古
官民婚禮

昏禮通考

卷首

九

崇德間定超品公行納幣禮綴衣五襲金帶
金耳墜全副金簪四枝定婚日宴用牲娶日設
宴二十和碩公主額駙為子娶婦禮民公行納
幣禮綴衣四襲金帶二株布衣一襲布金帶
定婚日宴八娶日設宴二十郡主額駙為子
娶婦禮都統精奇尼哈番承政行納幣禮綴衣
金項圈一具金耳墜全副金簪二枝定婚日宴
六 娶日設宴十五縣主額駙為子娶婦禮內
大臣大學士副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參政
等官行納幣禮綴衣二襲金帶一株布衣一
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娶日設宴十郡君額
駙為子娶婦禮一等侍衛護衛參領前鋒參領
學士郎中御史等官行納幣禮綴衣二襲金帶
簪布金帶一具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娶日設宴
八縣君額駙為子娶婦禮二等侍衛護衛佐領
員外郎鳴贊等官行納幣禮綴衣一襲布衣一
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娶日設宴六鄉君額駙
為子娶婦禮三等侍衛護衛等官行納幣禮綴衣
一襲布衣一襲金帶一具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娶日設
宴五親軍校護軍校主事等官行納幣禮綴衣

昏禮通考

卷首

十

布金帶一具定婚日宴用牲娶日宴三軍民
人等行納幣禮綴衣一襲布金帶定婚日宴用牲
一 娶日宴二自超品公以下至軍民人等婚
娶若違定例多用者多用之物入官兩家俱議
罪○順治九年更定民公行納幣禮綴衣五襲
三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娶日設宴
二十 侯行納幣禮綴衣三襲定婚日宴用牲娶日設
宴十八伯行納幣禮綴衣二襲定婚日宴用牲娶日
設宴十七一品官行納幣禮綴衣一襲定婚日宴用牲娶日
金簪三枝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娶日設宴十五
品官行納幣禮綴衣三襲金帶一具金耳墜全副
定婚日宴四娶日設宴十三品官行納幣禮
與二定婚日宴三娶日設宴八四品官行納
幣禮綴衣二襲金帶一具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
娶日設宴六五品官行納幣禮綴衣一襲定婚日宴
用牲娶日設宴五六品以下官員行納幣禮綴衣
五品定婚日宴二娶日宴三軍民人等行
納幣禮綴衣一襲金帶一具金耳墜全副定婚日宴用牲娶日宴
用牲○康熙七年定民公行納幣禮綴衣五襲
二枝金耳墜全副金簪四枝定婚日設宴十六娶

日設宴二十侯行納幣禮
 三枝金耳 定婚日設宴十三 娶日設宴二十伯
 行納幣禮與侯 定婚日設宴十二 娶日設宴八
 席一品官行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設宴十 娶日設宴十六 二品官行
 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
 設宴八 娶日設宴十二 三品官行納幣禮 與二
 同 定婚日宴八 娶日設宴九 四品官行納幣
 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宴七
 七 娶日設宴八 五品官行納幣禮 與四品 定婚
 昏禮通考 卷首 三
 日宴用往 娶日設宴六 六品以下官員行納幣
 禮與五品 定婚日宴五 娶日宴七 軍民人
 等婚娶行禮俱與順治九年定例同○雍正元
 年定民公行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宴九 娶日設宴二十 侯行納幣
 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宴八
 八 娶日設宴十八 伯行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一具金簪三枝 定婚日宴七 娶日設宴十七
 金耳堅全 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一
 一品官行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副 定婚日宴六 娶日設宴十五 二品官行納

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宴
 用往 娶日設宴十三 三品官行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四 金耳堅全 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宴三 娶日設宴
 二 枝金耳堅全 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宴三 娶日設宴
 八 四品官行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宴三 娶日設宴
 定婚日宴二 娶日設宴六 無品級宗室同禮五
 品官行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
 日宴二 娶日設宴五 閒散覺羅同禮六品以下
 官員行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
 自四品以下金項圈金耳墜各聽其力能具者
 備用軍民人等行納幣禮 項一具金簪三枝金耳 堅全 定婚日宴
 昏禮通考 卷首 三
 用往 娶日宴二 凡有品級官員婚嫁各用伊
 執事鼓樂人不得過十二名燈不得過六對無
 品級閒散人及生監軍民不得僭用執事鼓樂
 人不得過八名燈不得過四對一應靡費樂行
 嚴禁
 頒行則例康熙年間定公侯伯娶妻併未分家子娶
 媳婦俱送綴衣五套綴被褥三牀金項圈一個
 金簪三枝金墜子一對初定禮公用羊九隻燒
 黃酒二十五瓶侯用羊八隻燒黃酒二十三瓶
 伯用羊七隻燒黃酒二十二瓶成婚禮公用羊

十四隻桌子二十張燒黃酒三十瓶侯用羊十
三隻桌子十八張燒黃酒二十七瓶伯用羊十
二隻桌子十七張燒黃酒二十六瓶一品官娶
妻併未分家子娶媳婦俱送緞衣四套緞被褥
三牀金項圈一個金簪三枝金墜子一對初定
禮羊六隻燒黃酒二十瓶成婚禮羊十隻桌子
十五張燒黃酒二十五瓶二品官娶妻併
未分家子娶媳婦俱送緞衣三套緞被褥二牀
金項圈一個金墜子一對其二品官金簪三枝
三品官金簪二枝初定禮二品官用羊四隻燒
黃酒十五瓶三品官用羊三隻燒黃酒十瓶成
婚禮二品官用羊八隻桌子十張燒黃酒二十
瓶三品官用羊六隻桌子八張燒黃酒十五瓶
無品級宗室閒散覺羅四品官以下有頂帶官
員以上娶妻併未分家子娶媳婦俱送緞衣二
套緞被褥一牀金項圈一個金墜子一對初定
禮宗室覺羅四五品官俱用羊二隻燒黃酒八
瓶六品官以下用羊二隻燒黃酒五瓶成婚禮
宗室及四品官用羊五隻桌子六張燒黃酒十
二瓶覺羅及五品官用羊四隻桌子五張燒黃

酒十瓶六品官以下用羊三隻燒黃酒八瓶兵
民娶妻娶媳婦俱送衣服一套被褥一牀初定
禮羊一隻燒黃酒三瓶成婚禮羊二隻燒黃酒
五瓶以上凡猪俱入羊數鵝鴨雞隨便用俱不
許還禮
康熙三十九年禮部奉
旨覆議定自民公侯伯以至兵民其婚禮仍照前例
今有品無品筆帖式俊秀烏林大薩軍撥什庫
以至兵民婚娶不許用桌張凡官民婚娶止許
照例行初定禮成婚禮不許行插戴等定禮其
迎娶轎上不許用綵結樓亭其漢人婚娶亦照
定例止行初定禮成婚禮四品官員以上綉緞
不得過八疋金銀首飾不得過八件桌子食盒
不得過十件五品以下綉緞不得過六疋金銀
首飾不得過六件桌子食盒不得過八件八品
以下至有頂帶人員以上綉緞不得過四疋桌
子食盒不得過六件無職人及兵民綉絹不得
過四疋果盒不得過四件其金銀財禮官民概
不許用其漢人婦女有僭用冠被補服大轎者
亦應禁止違者罪坐夫男

雍正元年五月禮部等奉

旨議覆婚嫁之禮自康熙三十九年通行定例禁止

僭越在案惟是遵行已久恐官員兵民人等未能實力奉行今仰承

聖諭量加參酌除家道不足之人聽其自為節省外

如有違例僭越者依律治罪自民公侯伯一品

二品三品官娶妻並未分家子娶媳婦俱照舊

定例各減去綴衣一套燒黃酒減照羊數無品

級宗室閑散覺羅四品官以下有頂帶官員以

上娶妻並未分家子娶媳婦俱照舊定例金項

昏禮通考

卷首

章

圈金耳墜各聽其力能者備用外各減去綴衣

一套燒黃酒減照羊數兵民娶妻娶媳婦燒黃

酒減去俱照羊數餘仍照舊定例遵行

大清律例乾隆元年奉

勅重修

男女婚姻

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殘疾或老幼庶出

過房宗乞養異姓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

願者同媒妁寫立婚書依禮聘嫁若許嫁女

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殘而輒悔

者女家主答五十其女歸本夫雖無婚書但曾受聘

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杖

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後定娶者男知情人

與家同罪財禮入官不知不坐追還財禮給後

之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

仍從後夫男家悔而再聘者罪亦如之仍令娶前

其別不追財禮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姦盜者

男子有犯聽男女別嫁不用此律若為婚而女

家矣冒者主婚杖八十謂如女有殘疾卻令姊

疾女成追還財禮男家妄冒者加一等謂如與

昏禮通考

卷首

妄

婚卻與義男成婚又如男有殘疾卻令弟

財禮未成婚者仍依原定所妄冒相見之無疾

子為婚如妄冒相見男女先已聘許他人已成

婚者離異其應為婚者雖已納聘財期約未

至而男家強娶及期約已至而女家故違期者

男女主並答五十若卑幼或仕宦或買賣在

外其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自卑幼

後為定婚而卑幼知不自娶妻已成婚者仍舊為

婚尊長所定之未成婚者從尊長所定自定者

違者杖八十仍改○條例一嫁娶皆由祖

昏禮通考

卷首

三

奪回者照搶奪律杖一百徒三年

典雇妻女

凡將妻妾受財出立約典雇與人為妻妾者

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婦女不坐若

將妻妾安作姊妹嫁人者杖一百妻妾杖八十

知而典娶者各與同罪並離異女給親妻財

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仍離○條例

一將妻妾作姊妹及將親女并姊妹嫁賣與人

作妻妾使女名色騙財之後設詞託故公然領

去或欺起程中塗聚眾行兇邀搶人財者除實

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
婚其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母主婚若已定

婚未及成親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財禮

一男女婚姻各有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為親

者並行禁止 一招婿須憑媒妁明立婚書開

寫養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許出贅其

招婿養老者仍立同宗應繼者一人承奉祭祀

家產均分如未立繼身死從族長依例議立

一女家悔盟另許男家不告官司強搶者照強

娶律減二等其告官斷歸前夫而女家與後夫

昏禮通考

卷首

三

斷付前夫出居完聚

居喪嫁娶

凡男居父母及妻妾夫喪而身自婚主嫁娶者杖

一百若男子居父母喪娶妻妾居夫喪而再嫁

嫁人為妾者各減二等若命婦夫亡雖服再嫁

者罪亦如之亦如凡婦居喪追奪諸並離異知

及命婦而共為婚姻者主婚各減五等入官不

知者不坐仍離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

姊喪除承重而嫁娶者杖八十不離妾不坐

若居父母舅姑及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婚者

犯死罪外其餘屬軍衛者發邊衛充軍屬有司
者發邊外為民媒人知情同罪

妻妾失序

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

十並改正 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後娶

離異宗

逐婿嫁女

凡逐已入婿嫁女或再招婿者杖一百其女不

坐如招贅之女通同父母逐婿男家知而娶或

資者同罪未成婚者各減不知者亦不坐其女

杖八十 其夫喪服滿妻果願守志而女之祖

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

八十期親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婦人及

娶者俱不坐未成婚者追歸前夫之家聽從守

志追還財禮已成婚者給與完聚財禮入官○

條例 一孀婦自願改嫁翁姑人等主婚受財

而母家統衆強搶者杖八十其孀婦自願守志

而母家夫家搶奪強嫁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

治罪其娶主不知情不坐知情同搶照強娶律

加三等未成婚婦女聽回守志已成婚而婦女

昏禮通考

卷首

完

不願合者聽如孀婦不甘失節因而自盡者照

威逼例充發

父母囚禁嫁娶

凡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子孫自嫁娶

者杖八十若男娶妻女嫁人為妾者減二等其奉祖

父母父母命而嫁女娶妻者不坐亦不得延娶

違者依父母囚禁

同姓為婚妻妾

凡同姓為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財禮

官入

尊卑為婚

凡外姻有服或尊屬或卑幼共為婚姻及娶同

母異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各以親屬相姦

論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

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已堂外甥女若

女婿之姊及子孫婦之姊妹雖無服並不得為婚

姻違者男女各杖一百若娶已之姑舅兩姨姊

妹者雖無尊卑之分杖八十並離異婦女財禮入官

○條例 一男女親屬尊卑相犯重情或干有

律應離異之人俱照親屬已定名分各從本律

昏禮通考

卷首

畢

科斷不得妄生異議致罪有出入其間情犯稍

有可疑揆於法制似為太重或於大分不甚有

礙者聽各該原問衙門臨時酌擬奏 一前

夫子女與後夫子女苟合成婚者以娶同母異

父姊妹律條科斷 一外姻親屬為婚除尊卑

相犯者仍照例臨時酌擬奏外其姑舅兩姨

姊妹聽從民便

娶親屬妻妾

凡娶同宗無服姊妹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男女

各杖一百若娶同宗總麻親之妻及舅甥妻各杖

六十徒一年小功以上之各以姦論自徒三年至絞斬

其親之曾叔出及已改嫁而娶為妻妾者之無服

與各杖八十 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不問

改各斬若兄已收嫂弟已收弟婦者不問被出

各絞 妾父祖妾 各減妻二等被出改嫁者

而娶為妾當從妻論原係 若娶同宗總麻以

上姑姪姊妹者亦各以姦論除應死外並離異

娶部民婦女為妻妾

凡府州縣親民官任內娶部民婦女為妻妾者

杖八十若監臨內外官娶見為事人妻妾及女

昏禮通考 卷首 三

為妻妾者杖一百女家主婚並同罪妻妾仍兩

離之女給親兩離者不計給與後娶者亦不給

當歸宗或已有夫又以財禮入官持強娶者各

加二等女家不坐婦還前夫不追財禮若為子

孫弟姪家人娶者或強罪亦如之男女不坐若

為事人婦女而於事有所枉者仍以枉法從重論

娶逃走婦女

凡娶已犯罪已發在逃在外婦女為妻妾知

逃走情者與同其所犯罪婦人加逃罪二等至

死者減一等離異不知者不坐若無夫又會赦

免罪者不離一有不合仍離

強占良家妻女

凡豪強勢力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

者絞監候婦女給親婦歸夫配與子孫弟姪家人

者罪主歸所亦如之所男女不坐仍離異○條例

一強奪良人妻女賣與他人為妻妾及投獻

王府并勳戚勢豪之家者俱擬絞監候 一強

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者照已被

姦占律減一等定擬

娶樂人為妻妾

昏禮通考 卷首 三

凡武官并吏娶樂人者為妻妾者杖六十並離

異歸宗不還樂若官員子孫應襲娶者罪亦如

之註冊候廕襲之日本職上降一等敘用

僧道娶妻

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女家主婚同罪

離異入官寺觀住持知情與同罪以因人違累

不知者不坐 若僧道假託親屬或僮僕為

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姦論僧道犯姦加凡

良賤為婚姻

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主
人減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
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指家為婢者杖
一百若妾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妻者
杖九十妾由家長坐家各離異改正謂入籍
女改正復良

出妻

凡妻出於七無應出之及無於夫義絕之狀而出
之者杖八十雖犯七出無子淫佚不事舅姑有
三不去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而出之者減二

昏禮通考

卷首

童

等追還完聚 若犯義絕應離而不離者亦杖
八十若夫妻不相和諧而兩願離者不坐情既
其合 若夫無願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從
夫嫁賣其妻因逃而自改嫁者絞候其因夫棄逃
亡三年之內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
改嫁者杖一百妾各減二等有主婚媒人有財
不成婚禮者以和姦刁姦若婢背家長在逃
論其妻妾仍從夫嫁賣
者杖八十因而改嫁者杖一百給還家長 窩
主及知情娶者各與妻妾同罪至死者減一等
財禮不知者主娶俱不坐若由婦女期

親以上尊長主婚改嫁者罪坐主婚妻妾止得
在逃之罪餘親主婚者除親謂期親外功及大
改嫁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女為從事由男女
男女為首主婚為從至死者主婚人並減二等
不論期親以上及餘親係主 ○條例 一妻犯
婚人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七出之狀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輒絕犯姦者不
在此限 一期約已至五年無過不娶及夫逃
亡三年不還者並聽經官告給執照別行改嫁
亦不追財禮

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

昏禮通考

卷首

童

凡嫁娶違律若由男女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
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違律獨坐主婚
不餘親主婚者餘親謂期親外功及大功事由
主婚主婚為首男女為從得減一等事由男女男女
為首主婚為從得減至死者除事由男女男女
主婚人並減一等主婚人雖係為首男不入於
罪至此亦是滿流不得減 其男女被主婚人威
逼事不由已若男年二十歲以下及在室之女
事非威逼亦獨坐主婚男女俱不坐不以首未成
婚者各減已成婚罪五等如姦罪減五等杖七

減

若媒人知情者各減男女犯人罪一等不

知者不坐 其違律為婚各條稱離異改正者

雖會赦但得免罪猶離異改正離異者婦女並歸宗

財禮若娶者知情則不論已未追入官不知

者則追還主○條例 一凡紳衿庶民之家如

有將婢女不行婚配致令孤寡者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係民的決紳衿依律納贖令其擇配

一福建臺灣地方民人不得與番人結親違者

離異民人照違

制律杖一百上官通事減一等各杖九十該地方官

昏禮通考

卷首

壹

如有知情故縱題奏交部議處其從前已娶生

有子嗣者即安置本地為民不許往來番社違

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昏禮通考卷首終

昏禮通考卷第一

嘉善 曹庭棟 輯

昏禮原始

儀禮士昏禮

鄭氏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

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

賈氏曰日入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

三光考靈曜云日入三刻為昏不盡三刻為明

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

五刻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昏禮通考

卷一

一

邱氏濬曰今世俗不知昏之為義往往拘忌陰

陽家書選擇時辰雖听旦晝夜亦皆成禮殊為

紕繆

庭棟案士昏禮經文篇首即曰下達蓋謂

自士以至庶人其禮同也士冠禮又曰無

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制年未五十而

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仍服士服故大

夫無冠禮若禮三十而娶宐亦無大夫昏

禮然禮五十以上許改娶故大夫亦有昏

禮今不見於儀禮者以其篇耳至於王者

昏禮散見載記不詳不備自漢以來儀注各殊而行禮節次亦仍士昏禮之名賈氏謂昏禮有六尊卑皆同是也六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王者惟不親迎與士禮爲異

周禮以嘉禮親萬民

鄭氏曰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

賈氏曰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

禮記

卷一

二

禮節以裁制之

王氏昭禹曰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美之至則爲嘉無以文之不能充善而至於美充美而至於嘉此禮之所以設也

鄭氏錡曰吉之與嘉皆美善之義祭祀之禮謂之吉以祭有受福之道也嘉則非特吉而已雖美亦未足以盡之易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且天運至於南方萬物相見無所不通然後爲嘉之會人道至於亨嘉之會然後足以合禮茲嘉所以爲美之至也

黃氏度曰嘉禮所以教民相親也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人

庭棟案周官大宗伯掌吉凶軍賓嘉五禮五禮之中各自爲別故嘉禮爲五禮之一昏禮又爲嘉禮中之一公羊傳曰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則昏禮亦可謂之吉禮然惟大吉而非常吉此其所以爲嘉與又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陰禮者嫁娶之禮以其爲內事且昏時成禮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

昏禮通考

卷一

三

之有家先王之教使各得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民之所以不怨也

禮記昏義

陸氏曰鄭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所由成也

孔氏曰此於別錄屬吉事經解註云壻曰昏妻曰姻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與妻之親屬亦稱昏姻故鄭註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父爲姻婦父爲昏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昏兄弟是也其天地

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易通卦驗云
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
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
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

風俗通義昔女媧氏禱祠神祇而爲女媒因置昏
姻

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庭棟案包犧氏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乾
爲父坤爲母震坎艮爲三男巽離兌爲三
女此正明陰陽定尊卑以正夫婦之始也

昏禮通考

卷一

四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原夫天地生人
以來卽有男女然僅可謂之男女不可謂
之夫婦以未有禮以合之也序卦云物不
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蓋天下之情不合
則不能有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
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
也儷皮之制其受賁之義禮之始乎孔氏
禮疏據易緯以爲始於遂皇應氏風俗通
義又以爲始於女媧氏似皆無可徵信觀

於作卦以類物情則昏禮之始必斷自包
犧氏拾遺記曰包犧氏始嫁娶以修人道
嫁娶者人道所由立乎

許氏說文婦人陰也从女从昏曰婚婚婦家也娶
婦以昏時也姻婿家也女之所因也

釋名婦之父曰婚言婿親迎用昏又恒以昏時成
禮也婿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

庭棟案昏旦之昏與婚姻之婚古通姻古
亦通因婿之父婦之父古人又通謂之姻
戴侗云昏本从民避唐文皇諱改从氏精

昏禮通考

卷一

五

禮以昏爲昏旦之昏昏爲婚姻之昏謂昏
禮以夕爲期故曰在下从氏者合二姓之
好也說文解字作昏从氏省氏與低同漢
書食貨志封君氏首仰給昏字以低日爲
義當从氏省明矣其有从民者如漢尹宙
碑卽幽昏到熊碑陰故守東昏長此漢
人書隸意爲改易實非本字如孫叔敖碑
處幽昏而照明焉更加日其不足爲據可
知

白虎通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性情之大莫若

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尊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唱陰和男行女隨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通人爲嫁娶者取也男女何謂也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配匹者何謂相與偶也昏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昏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

昏禮通考

卷一

太

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

庭棟案周官遂人以樂昏擾聒擾順也聒

民也順民欲故樂也其荒政十曰多昏禮

以荒而不能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周官

重民昏禮如此班氏謂性情之大莫若男

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蓋本周

官之遺意與

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朱子文集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昏禮通考

卷一

七

性理大全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禮中節卽爲天理無禮無節卽爲人欲

庭棟案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

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

乎昏禮所以作使人別於禽獸也記又曰

昏禮者禮之本也昏禮者萬世之始也蓋

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夫婦之義人道之始三綱之首也嗚呼顧

不重歟

朱子語類義剛問今有士人與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卻如何先生微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肯行

邱氏潛曰與議弗從勿與爲昏可也

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昏禮通考

卷二

八

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庭棟案胡氏之說不專爲昏禮而發而古今昏禮之不同用禮者正宜以此意參之因采其說附於首篇

媒氏

周禮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氏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

媒氏掌萬民之判

鄭氏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

鄭氏錡曰昏姻合二姓之好當辨氏別族周人立媒氏之官慮萬民之愚不知其別乃爲之掌其判使男女知其別然後可以通昏鄭康成以爲判半也得耦爲合余以爲判別也謂男女之別知其族類之所別則無同姓爲昏之失也

凡男女白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

昏禮通考

卷二

九

鄭氏錡曰男女始生三月父名之際媒氏必記於版則知其可以嫁娶之時

凡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氏曰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愚謂言入子者客賡姪娣不聘之者

賈氏曰先鄭云入子者謂嫁女後鄭不從者經判妻已是嫁女更言入子明非嫁女也

鄭氏錡曰判之爲言分別而去也民有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去書之於版記其離合之

由也入者不空入者也已無嗣子或入同宗之子以爲嗣如今世之立嗣入其所不空入苟不記之則他日之昏姻無別矣司農康成之說俱失入子之義

鄭景望曰後世之法不許收養異姓子孫與此意同蓋慮同姓爲昏亂人理也然法存而入子者未嘗書於官嫁娶者無官以司其判則姓雖異而實同禮雖備而人理實亂者有矣先王所深惡也

鄭完白曰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子

昏禮通考

卷一

十

買人所鬻之子廢妾不聘者也

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鄭氏曰男女有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名

名

孔氏曰昏有六禮二曰問名乃相知名也

嚴陵方氏曰內言不出而女正位乎內外言不入而男正位乎外一家之內禮且然也則一家之外男女之名豈得相知乎先王於是立媒氏焉以其通內外故謂之行媒行者往來有所通之謂也非是而相知名則爲褻矣

庭棟案鄭氏儀禮註曰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蓋不特男女無自相知名之理即二姓父母亦無覲面議昏之文此之謂皆所以養廉恥也

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於禽獸

昏禮通考

卷一

十一

孔氏曰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爲民之綱紀也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

嚴陵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爲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非謂是欺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慶源輔氏曰淫過也別自然之分也防其淫章其別使民無疑也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衆也

交通也

孟子媒妁之言

庭棟案說文曰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
斟酌二姓而合之也儀禮不言媒妁闕也
或曰妁爲女媒

戰國策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
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
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順而無敗
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

昏禮通考

卷一

主

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昏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
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昏成策曰老
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
張公徵女仲春而成昏焉

庭棟案俗稱媒者曰冰人本令狐策事也
續幽怪錄云韋固遇老人倚囊而坐向月
檢書因問之曰主天下之昏姻囊中赤繩
繫夫婦之足故又以媒爲月老離騷經曰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

以結言今吾令蹇脩以爲理註云蹇脩古
女之善爲媒者後世設立官媒以婦人充
之豈本諸此耶

開元禮先使媒氏往來通言女氏許之乃致納采
之禮

庭棟案儀禮納采問名等禮止遣使者行
之鄭氏儀禮註云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
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
其采擇之禮觀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脫室
某也以爲有惠媒氏之先已通言明矣因

昏禮通考

卷一

三

媒氏通言未即可憑乃遣使納采采者擇
也不過藉使以致其采擇之意賓第用屬
爲贊無聘物主人答辭曰備數昏姻之事
非定於此也五代王堪有納采禮板式以
媒人名書於正板中是用媒氏以代使者
自唐以來或專用使或專用媒或兼用使
及媒儀各不同然必先使媒氏通言自古
以來未有異也

遼史禮志納后儀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饗餼

至門

庭棟案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
於高禘天子親往鄭氏曰高辛氏之世玄
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
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媒神之也自漢
魏以迄唐宋皆有其禮詳載馬氏通考至
金明昌六年尚書省奏行高禘之祀明嘉
靖九年定祀高禘歷稽典制王者止有祀
高禘以祈嗣而無用媒以納后遼之納后
用媒其禮似創考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
逆王后於紀公羊傳以爲使魯爲媒然則

昏禮通考

卷一

四

納后用媒亦自古有之歟

元典章至元八年七月平陽路奉尚書戶部符文
照得民間昏娶其媒灼人等濫餘設立多取媒灼
錢今後媒灼從合屬官司社長巷長者老人等推
舉選保信實婦人充官爲籍記姓名仍嚴切約束
毋得似前多取媒灼錢數濫餘設立

元史刑志諸男女婚姻媒氏違例多索聘財及多

取媒利者論衆決遣

明會典皇太子納妃納采禮媒人紵絲二疋裏絹

二疋納徵禮媒人紵絲一十二疋親王納妃媒禮

同

親王納采納徵禮物媒人并內官一員送至她家
媒人就引她家回奉禮物從西華門入如命官則
皇帝前復命外命婦則皇后前復命

庭棟案明制皇太子親王納妃亦用媒人
但臨軒命使時無媒人儀注不知置之何
地且既命使又云媒人并內官賁送禮物
賁之儀注似多未協

屠氏鄉校禮浙中嫁娶多憑女媒言甚爲害事彼
貪狡之流惟幸姻事必成爲己利誇張聘奩以惑

昏禮通考

卷一

五

二家之聽無識者從而信之及不如望鮮有不親
姻好爲寇讎者士大夫家但用此輩通殷勤無以
其言爲據可也

邱氏雜說儀禮用賓朱子家禮本溫公書儀用子
弟爲使者恐與女氏主人非敵難於行禮今擬兩
家通往來者一人如世俗所謂保親者用以代賓
可也

庭棟案明史禮志云庶人昏禮畧倣品官
之儀而有媒無賓夫既有媒即可代賓似
不獨庶人禮當如是

四禮約言凡結姻擇端正同志爲媒毋用細人傳言蓋有一等婦人專一作媒不知大體兩家誤信因之生嫌起怨此禍福安危之關也鄉俗多有用者宜相與漸裁抑之

昏禮考證儀禮註使者夫家之屬卽所謂賓也所謂屬者如主人是上士則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則屬是下士其位分不甚相遠今人家旣無官屬卽得用子弟爲使者愚以爲用弟猶可若用子則於婿爲兄弟列恐於主人難行禮故擬擇兩家通往來少卑者一人爲之似亦可行

昏禮通考

卷一

未

呂氏四禮疑媒妁二姓之合而百年之始也大賓以重之吉人以榮之使者衰矣禮稱故媒妁必稱自註古禮用使者故以子弟爲之六禮俱無媒氏之事然今昏書云右恐大媒某豈媒用之於書而不用之於燕與今皆擇媒妁而用之或二或四庶爲嘉禮之重

昏禮通考卷第一終

昏禮通考卷第二

嘉善 曹庭棟 輯

主昏

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鄭氏曰宗子嫡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昏禮通考

卷二

一

故繼公曰宗子大宗之子也親皆沒已自命之雖有諸父諸兄不稱之者宗子尊不統於族人也此見無父而母命使者之禮

支子則稱其宗

鄭氏曰支子庶昆弟也

敖繼公曰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此指無父母與親兄弟者宗亦大宗子也稱宗子命使者宗子尊也言稱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下文弟稱其兄亦然

弟則稱其兄

鄭氏曰弟宗子母弟

教繼公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弟者兄雖非宗子猶稱之有兄則不稱宗子尚親也

春秋九月紀履緌來逆女隱公二年

公羊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

何氏曰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

昏禮通考

卷二

二

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母不通者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達故不得不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富平李氏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春秋夏單伯逆王姬莊公元年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爲主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者主之諸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何氏曰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敢行昏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昏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通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於卑者必持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唱陰和之道

庭棟案秦制天子之女曰公主魏了翁古

今考曰公主之稱雖非古亦周女下嫁命

魯主昏之意自漢迄唐襲其空名稱曰公

主者特以爲尊崇之號於主昏之義實不

昏禮通考

卷二

三

相干至宋徽宗時詔改公主爲帝姬是并

去其名而此禮幾廢矣

春秋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成公八年

杜氏曰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

孔氏曰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

庭棟案祭統云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

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辭

稱寡人此國君自主昏也宋公自命使者

其辭蓋同

孟子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慙父母是以不告也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庭棟案必告父母毛傳云必告父母廟鄭箋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以

昏禮通考

卷二

四

昏禮必有主之者也

後漢書荀爽傳春秋之義王姬下嫁使魯主之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而失陽唱之義矣

後漢書荀悅傳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白虎通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稱父母必須媒妁何違恥防淫佚也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

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故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使攝父事

通典晉穆帝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板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兄師友爲主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昏娉獨不通乎六禮板文應稱皇太后詔符又問今后還政

昏禮通考

卷二

五

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帝詔

晉書禮志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漢非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違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昏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

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

王者昏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畧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昏是供其昏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昏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

昏禮通考

卷二

六

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左氏詳錄其事蓋爲王者昏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太常禮院奏皇子昏儀皇帝命宗正卿攝昏主

晉天福五年長安公主出降令鄭王重貴主其昏禮

宋史禮志元祐七年正月將納后詔尚書左丞蘇頌撰冊文并書學士院上六禮辭語其制文稱太皇太后三月禮部太常寺上納后儀注發六禮制

書太皇太后御崇慶殿命使持節行禮

石林燕語帝女謂之公主蓋昏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與羣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主昏耳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稱古人大抵謂父爲翁諸侯自相主昏無名故稱翁謂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後諸王之女皆封縣主隋以後又有稱郡主者自是循以爲故事則主非主昏之名猶言縣君郡君云爾國初趙韓王以開國元臣詔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趙氏而已而名實之差流俗習而不悟主君

昏禮通考

卷二

七

雖尊稱縣主縣君郡主郡君初何爲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從以爲異也
朝野雜記南宋故事宗女適人皆內侍與有司主之

司馬氏書儀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女然則大功未葬亦不可以主昏也

朱子家禮凡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

朱文端曰主昏謂昏者之祖若父及凡爲家長者無則族人爲之主案吾鄉以共高祖之長輩

主之蓋宗法既不可復不得已而以長者爲之於義近似

庭棟案朱子冠禮云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爲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自爲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宗子命其次宗子及其父自主之告祠祝版云某之子某若某親之子某其以宗子命自冠其子祝版亦宗子爲主曰使介子某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自爲主此家禮重宗法故主冠者必推宗子也儀禮士冠禮註曰主人

昏禮通考

卷二

八

將冠者之父兄疏曰父兄者一家之統父不在則兄爲主若孤子則諸父諸兄爲主也司馬氏書儀從之凡此主冠如是則主昏亦同或又謂昏禮貴和男女兩家主昏者之行列必須相敵則行禮乃便雖其說本公羊然苟不得相敵亦豈可盡泥哉

遼史禮志公主將下嫁選公主諸父一人以爲昏主

遼史國語解凡納后卽皇族中選尊者一人當奧而坐以主其禮謂之奧送后者拜而致敬故有拜

奧禮

明會典景泰三年詔各王府庶人子女長成或無父母主昏又無人敢與議配所在官司審察具名奏來處置

呂氏四禮疑禮疎不干親主昏禮之大者也父無族母無兄弟以內外兄從母姑姊之夫主之不猶愈乎奚取於父執里宰也

自註案家禮主昏無父族母舅則以父執里宰主之是以疎遠之人干親戚之事姑之子曰內兄舅之子曰外兄母姊妹家有從母之夫父姊

昏禮通考

卷二

九

妹家有姑之夫姊妹家有姊妹之夫皆近親尊長情誼相關內外相及乃棄不用而父執里宰是請亦迂矣

庭棟案朱子家禮無父執里宰主昏之文呂氏所謂家禮不知何指雜記云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鄭註里尹者閭胥里宰之屬也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故里尹主之亦斯義主喪如是主昏

可知矣顧氏炎武曰聖人之意蓋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防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議昏

大戴本命記女有五不娶逆家子不娶亂家子不娶世有刑人不娶世有惡疾不娶喪父長子不娶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也亂家子者謂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

昏禮通考

卷二

十

西山真氏曰五不娶擇婦之良法也先儒以爲疑如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子必有法又非所拘也

大戴保傳記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焉爾素誠繁成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孝慈不敢姪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

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

杜氏曰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

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杜氏曰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

昏禮通考

卷二

十一

子言非通也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孔氏曰釋親云父之姊妹曰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若父之姊妹爲姑姊妹之姊妹爲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妹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姊妹爲姑姊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杜氏曰言姑姓宜爲姬配耦也姑姓女爲后稷妃周是以典故曰吉人

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何氏曰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卒生篡弑

庭棟案禮諸侯不娶於本國之大夫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言娶本國臣民之女猶綱而取之禮之所不得爲者至於大夫又不外娶外娶則外交非所以致一於其君之道也春秋之時如莒慶齊高固娶於魯

昏禮通考

卷二

三

公子圍娶於鄭襄仲娶於莒此又大夫外娶之失禮者也

晉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

韋昭曰董叔娶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已止也言富必驕驕必陵人也

庭棟案富而無驕士大夫猶難之而況婦人故娶於富室俗情所艷不知苟利一時悔將莫及叔向之言足爲古今娶婦者之明訓矣

白虎通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

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非大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

三國志魏郭后傳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昏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強與他方人昏也

昏禮通考

卷二

三

三國志魏賈詡傳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襄陽耆舊傳黃承彥河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

朱子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

史通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禍人不在貴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朱文端曰竊謂虞氏此論可破世俗扳附之妄然必求小姓則亦未當鄭公子辭齊昏曰齊大非我匹所謂匹者惟其稱而已勝我者非匹不如我者亦非匹也芝草不生糞壤醴泉不出汚泥此必然之理也大戴記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晉武帝爲子擇配曰衛氏種賢而多子賈氏種妒而少子卽戴記各以其母之謂也擇婦者可不慎哉

昏禮通考

卷二

古

晉書胡奮傳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昏未有不滅門者但蚤晚事耳觀卿舉措遺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駿雖銜之不能害

梁書韋放傳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賸恤之及爲北徐州刺史時有勢族請姻

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魏書高宗紀和平四年詔曰夫婦之義三綱之首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塵穢清化虧損人倫今制王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昏犯者加罪

宋史武帝紀大明五年詔士族雜昏者皆補將吏庭棟案沈約彈王滿連姻云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蓋卽所謂補將吏是也

昏禮通考

卷二

五

北史崔儵傳崔休弟之子愍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爲子悛求尚之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如娼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常昏

唐書高儉傳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閭閻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貨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儉與韋挺岑文本令孤紫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眞僞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氏族志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其後矜尚門第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壻皆

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
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
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子求婚不得始奏禁
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
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
爲弊云

庭棟案古者賜姓命氏以旌有功而譜系
興焉所以推序昭穆使百代不相黷也遭
晉播遷百宗蕩析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
承至於賣昏求財汨喪廉恥唐初其弊特

昏禮通考

卷二

六

甚至後世風教愈薄但以財利相矜炫區
區宗望又非所重昏姻大禮流爲市道可
勝嘆哉

唐書王義方傳魏徵欲妻義方以夫人之姪義方
辭不娶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
今感知已故也

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勅諸州縣官人在任
之日不得共郡下百姓交昏違者雖會赦仍離之
其州上佐以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昏在
前居官在後及三輔內官門閭相當情願者不在

禁限

宋史禮志元祐五年八月將納后羣臣議勘昏御
史中丞鄭雍等請不用陰陽之說太后納之

治平中詔壻家有二世食祿許娶宗室女

宋史呂希純傳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
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淑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
昏之書淺陋不經宜一切屏絕以防附會

二程全書世人多謹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
易兒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或問婦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婦

昏禮通考

卷二

七

以妃身若取失節者以妃身是已失節也

尹氏言行錄周恭叔蚤年登科幼議昏母黨之女
登科後其女雙髻遂娶之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
三十時做不得此事

司馬氏書儀凡議昏當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
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
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
貧賤乎孔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
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彼行能必有過人者故邦有
道不廢也寡言而慎事故邦無道免於刑戮也擇

壻之道莫善於是矣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弄信負約連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昏禮通考

卷二

大

庭棟案論語集註云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以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是故擇壻擇婦皆當各量其才但壻得而見婦不得而知此昏禮所以有卜歟

曾我滌記安定胡先生遺訓曰嫁女必須勝吾家取婦必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取婦不若吾家則事舅姑必執

婦道

庭棟案胡氏所謂勝者不過家貲之厚薄勢位之崇卑而已夫婚姻所以合好而先存彼此較量之心吾恐二姓父母未必不由此而致猜嫌責望之隙也況嫁女欲得勝吾家推言其弊必至攀援富貴方爲得計豈守禮者所敢出哉周輝清波雜志曰安定爲此說必有所爲理或然也

吳氏支言胡致堂云後世昏姻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美之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

昏禮通考

卷二

尤

初未知二人之性行也及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歎哉

宋曾要丁騭上疏曰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他市井駟僧出捐千金則貿質而來安以就之筮仕之初已爲汙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乞下御史臺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淳厚風教以懲曲士
典畧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或父緄慕衡勢誠或娶之爲

論者所議裴松之云時闇豎用事四海屏氣尤懼唐衛威權莫二順則六親以安違則大禍立至斯以存易亡之由昔蔣詡姻於王氏無損清高之操親之此昏庸何傷乎

天中記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鉅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匪類母感其言而止

師友談記袁氏曰擇婦擇婿須自量我家子女如

昏禮通考

卷二

年

何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爲所棄又男女不可於幼小時便議昏姻蓋貧富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可見若蚤議昏姻事無變易固善或貧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識之婿流蕩不肯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甚或有惡病廢癱殘其前約則事關宗祀背其前約則有乖禮義爭訟由之興矣間有幼小議昏便取歸家世俗所謂養長而批離者多矣蓋男女年及昏嫁一見或面雖有過失各相吞容若夫習亂相聚嬉戲致爭飲

食致爭平時相怒已積於胸雖已好合必至睽離而後已

遜齋閒覽今人於榜下擇婿號鸞壻其語蓋本之袁崧尤無義理其間或有不願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

契丹國志契丹都部族無姓氏各以所居地名呼之昏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昏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

昏禮通考

卷二

三

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昏其諸部族私相昏姻不拘此限故北番通昏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庭棟案契丹遼初與都部也葉隆禮采其風土事跡以爲書故不名曰遼志而曰契丹國志云

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七年十二月戊辰以渤海舊俗男女昏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

金國志舊俗多指腹爲昏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

不可論

昏家富者議以牛馬爲聘貧者女年及笄行歌於塗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客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求娶欲納之卽攜而歸成昏後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

庭棟案宋端平間宇文懋昭表上所輯大

金國志懋昭本仕金而其所載昏姻乃女直舊俗蓋以志一代之初興風土云

元史刑志諸女子已許嫁而未成昏其夫爲盜及犯流遠者皆聽改嫁已成昏有子其夫雖爲盜受

昏禮通考

卷二

三

罪勿改嫁

諸男女既定昏其女犯姦事覺夫家欲棄則追還聘財不棄則減半成昏若夫家輒詭以風聞姦事恐脅成親者答五十七離之

諸有女許嫁已報書及有私約或已受聘財而輒悔者答五十七更許他人者答四十七已成昏者答五十七後娶知情者減一等女歸前夫男嫁悔者不坐不追聘財五年無故不娶者有司給據改嫁

諸職官娶娼爲妻者答五十七解職離之

諸有妻妾復娶妻妾者答四十七離之在官解職記過不追聘財

諸先通姦被斷復娶以爲妻妾者雖有所生男女猶離之

兄沒弟收其嫂及兄收弟婦姑表兄弟嫂叔相收者俱有定律

元典章至元六年四月中書省戶部爲男女昏姻或有依前指腹并割衫襟等爲昏既無定物昏書雖成親禮今後並行革去

昏禮通考

卷二

三

明史禮志凡選駙馬禮部榜諭在京官員軍民子弟年十四至十六容貌齊整行止端莊有家教者報名司禮內臣於諸王館會選不中則博訪畿內山東河內選中三人欽定一人餘二人送本處儒學充廩生

呂氏四禮疑孩提議昏非禮也世無不孩提矣而吾侍成人不亦暮乎暮不伉儷

自註溫公曰吾家男女俟長議昏不數月而嫁娶良是但舉世皆於孩提之時求昏許嫁甚者指腹雖庶人無十歲不聘之女況世數相班愈氣相期男女相宜桑梓相近門戶相當有此五

可而相求不應待其別議而子女既長以求人之餘豈能媲美耶虞翻云遠求小姓足使生子若是則待其長成可矣

庭棟案昏姻之道男先乎女故在男氏雖既長求昏惟其所擇不嫌晚也若女子既長無求昏之禮倉卒以應人之請不能媲美勢所不免故男女議昏似不可例論然程子曰嫁女必量其才以求配惟既長而後才可見則女子亦不當少時許嫁矣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鄭註云謂應年許嫁

昏禮通考

卷二

昏

者此固酌乎少長之中而通得夫議配之時者也溫公謂議昏不數月而嫁娶呂氏謂暮不伉儷得毋俱執成見而於禮意未合歟

屠氏鄉校禮世俗多求世家爲昏取其沿習詩禮家法修飭則可苟徒攀援門第以侈耀鄉閭失之遠矣

幾亭外畫俗觀以爲盛有議以爲衰家風日趨於奢其勢難久猶之好花盛放凋謝匪遙紅袍滿場綺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全因婦人挽救之

道惟擇清勤樸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爲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返樸還淳之本圖也若攀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競相矜炫雖使長者訓言諄至譬如引鴛登山迴瀾既倒力窮而功半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賢妻愚亦云家奢締賢媳

娶婦不惟不當論財兼不必泥家世惟就謹厚勤樸之門訪擇其女之性情聰明何如古稱德言容功德則男女皆重言與功總之聰明所發耳蓋一媳入門關一支衰旺子孫賢慧母操半權故德性

昏禮通考

卷二

重

爲主聰明亦不可輕也儘有人家謹愿門風而出人愚鈍則亦無行善之基謹者漸肆愿者漸澆矣至於客原謂威儀舉止非指姿顏孔明偏對阿承可以爲驗世俗於此者不深論大抵論財豈思娶媳何爲求孫枝也凡作事不可忘本況娶媳而忘子孫之本計乎易斯風者非士大夫而誰

昏禮通考卷第二終

昏禮通考卷第三

嘉善 曹庭棟 輯

同姓不昏

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藍田呂氏曰合同姓以爲宗者兄弟之恩患乎不親也合異姓以爲昏者男女之際患乎無別也

郊特牲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昏禮通考

卷三

一

嚴陵方氏曰必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

曲禮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鄭氏曰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故卜之

廣安游氏曰買妾不可以取同姓惟卜之吉則取之此人事所不能決而決之於鬼神也

嚴陵方氏曰昭公之取於吳是失取妻之禮矣

晉侯之有四姬是失買妾之禮矣陳司敗鄭子產所以譏之也

吳郡張氏曰異姓取和而不同以水濟水則不相成男女同則不昌也左氏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天傳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

昏禮通考

卷三

二

姓

孔氏曰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爲宗是別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恩親盡於下各自爲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高祖以上復爲五宗也既姓別親盡昏姻應可以通故問其可通與否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

不通者周道然也

孔氏曰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如此異於殷也

長樂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絕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爲非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爲

昏禮通考

卷三

三

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也

家語衛公使其大夫求昏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

杜氏曰齊丁公崔杼之祖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

庭棟案襄公二十八年盧蒲癸娶慶舍女

盧慶亦皆姜姓故有不辟宗之譏

子產曰備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

晉語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取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

昏禮通考

卷三

四

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驢敬也驢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

朱子曰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蟠諸侯也

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章昭

曰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

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出也內傳

高陽高辛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

之姬姜水名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相及謂有

屬名相及嫁娶也驢衰驢其類毓生也

劉彝中義夏商以前容娶同姓周公佐武王得天
下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子孫列土封之以爲
公侯而使姬姓子孫與之爲昏姻欲先代聖王子
孫共饗天下之祿也乃立不娶同姓之禮焉
禮外傳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周公制禮百世
不通所以別禽獸也

庭棟案世本曰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
八代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
則舜於二女爲曾祖姑矣世本一書出於
周末采記前代世次必有脫悞史記用之

昏禮通考

卷三

五

後儒因之孔穎達遂謂五帝以前爲昏不
限同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
同姓爲昏果爾則續姓亂序反自聖人啓
之有是理耶路史據國語以爲舜之系出
於虞幕五帝之中不祖黃帝可謂信而有
徵矣至夏殷五世以後通昏之說無實事
可證記有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一語因謂其制始於周不知制禮嫁娶以
來古人以此爲無待於言至周則始著於
令此其所以爲文質不同也博物志云蒙

雙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此
野而死夫同姓雖非同產之比上古之世
其法制之嚴已如此則同姓可推矣而夏
商亦可知矣

晉書劉頌傳劉頌嫁女於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
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劉友譏之頌曰姚盧陳
因本同根系而世皆爲昏律不禁

魏書高祖紀太和七年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
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昏周世始絕同
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

昏禮通考

卷三

六

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
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
政思易質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
道論

魏氏春秋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
納司空王沈女以姓同而源異也

庭棟案今之秦梁徐葛江黃俱出胤姓宮
鄒蘇顧董溫俱出己姓若是之類姓異源
同故文中子以爲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
古也皆以氏爲姓故耳今源流已遠譜牒

散亡通志氏族畧博稽遐考究難釐正世俗爲昏但避其同姓者而已姓同源異之說不可行於後世也

唐書高倫傳詔倫聚天下譜牒爲氏族志又詔曰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榮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

通典濮陽太守劉叡與同姓劉疇昏司徒下太常諸博士議非之叡以爲同姓有庶姓有正姓有複姓有單姓鍾云出於鍾離之後胡母與胡公同本

昏禮通考

卷三

七

復鍾單鍾複胡單胡今年共昏不以損一字爲疎增一字爲親不以其本爲悔取其同者爲吝玄理在可通而得明始限之別故昏姻不疑耳今並時比俗年齊代等至於庶姓禮記書其別於上始祖正姓明其斷於下以之通議則人倫無關案太常總言博士議述叙姓變爲始祖者始此姓爲祖也此既非禮所謂始祖爲正姓之義即便棄經從意謂義可通如今衆庶之家或避國諱道隸逃罪變音易姓者便皆可言是始祖正姓爲昏之斷如此禮稱附遠厚別百代不通之義復何所施乎此

惑之甚者也論者又以爲開通同姓昏則令小人

致濫案禮自有限禁之外本自禮所不責不可以

不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基王

沈魏晉名儒同周室之後共昏者二門譜第皆存

冒黎張仲取范陽張璉妹詒張公而後昏今日若

考經據事足以取正唯大府裁之叡又與下壺疏

云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鄧郇文之

昭邗晉應韓武之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

下惑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耶則經歷聖人論

者或謂巍巍蕩蕩之德可以掩堯舜之疵或謂代

昏禮通考

卷三

八

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昏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昏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取於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以昏理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舜之昏以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理終於下也絕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壺以叡書示朝賢光祿大夫荀崧答下云如叡所執苟在限內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以異之王伯與鄭康成高偁弟子也爲子稚賓取王處道女當得禮意於時清談盡無議議今難者雖苦

昏禮通考

卷三

九

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辭謂報不應見責庚蔚之謂報據王者必有始祖始祖爲正姓共始祖之後則百代不得通昏故魯娶於吳爲失禮報云堯舜之昏以正姓分絕於上當謂各立始祖則可通昏也又云應韓之通以庶姓理終於下者當謂帝王遞代始祖既謝屬籍亦廢則爲理終於下亦可通昏也報雖明始限之外與理終之後皆可得通昏而未有親疎之斷昭穆祚胤無代不有若周代既遷屬籍已息應韓之昏以其昭穆又達今所疑雖在始限之外理終之後而親未遠者當何以

斷案禮云六世親屬竭矣故常立以此爲斷耶若周室已遷無復后稷之始祖則當以別子及始封爲判今宗譜之始亦可以爲始祖也古人數易姓姓異不足明非親故昏姻必原其姓之所出末代不復易姓異姓則胡越不假復尋其由出同姓必宜本其由是以各從首易不爲同姓之昏且同姓之昏易致小人情巧又益法令滋章報在邊地無他昏處居今行古致斯云耳

通志氏族畧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

昏禮通考

卷三

十

氏今南方諸路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亾氏敗其家國以明亾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昏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昏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昏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爲一皆所以別昏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姁姚嬀娒姑嫜始姪嫪之類是耳

項氏姓解古者姓與氏爲二後世姓與氏爲一姓者諸眷之所同氏者一房之所獨姓以別同異氏以定親疏皆不可無也如嬀姓之生衆矣凡居嬀汭者不知其幾族皆同姓也而於諸嬀之中有有虞氏焉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書載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言嬀以著姓明自祁適嬀所以正昏姻之禮也言虞以別氏明所歸之族所以詳室家之辨也古人於此謹矣後世直以氏爲姓一家百族同用一氏親疏遠近更無分別則與古之用姓異矣故史臣書之皆曰姓某氏以見姓之與氏自是爲一不可復知也昔者聖人立姓專以爲昏姻之辨字皆從女惟女子稱姓以別之

是則有姓之初便有昏姻不通之法大傳謂周始繫以姓而百世不通非也姓氏之法起於黃帝故凡天下之姓皆以黃帝爲祖也其實人之有姓自黃帝始耳至漢此法猶有存者夏侯嬰爲滕令子孫遂爲滕氏又有與孫公主爲昏者遂爲孫氏史記諸臣傳稱萬石君太倉公皆不著姓此卽古人以官爲氏之意蓋用此以自別於同姓之諸侯然自是遂忘其本姓則史職不修之過也古者太史氏掌奠世繫辨昭穆凡立氏者必告於太史氏春秋之末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此其驗也後世

難矣

遼史耶律庶箴傳咸雍十年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爲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於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昏媾有合典禮帝以舊制不可遽釐不聽

金史太宗紀天會八年五月癸卯禁繼父母之男女無相嫁娶

庭棟案儀禮喪服傳父再娶之妻曰繼母母再嫁之夫卽曰繼父茲言繼父母男女謂前夫子與後夫子也雖非同姓而仍爲兄弟姊妹故禁其爲昏然其中有二等一則前夫之男女與後夫本有之男女乃異母異父者也一則前夫之男女與後夫復生之男女是異父而實同母者也此中空有區別而法禁同科元明以來卒無異議者何也

口知錄姓之爲言生也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而郊特牲註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媯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媯耦其生必蕃而後世五行族姓之說自此

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

尊卑不昏

大傳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孔氏曰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爲一行穆爲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已姓之妻夫爲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際會合之事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

昏禮通考

卷三

三

不相淫亂

長樂劉氏曰合族屬者屬猶繫也父之黨則繫於昭子之黨則繫於穆昭穆分則序之以長幼合族人而食所以正人倫而禮義行於宗黨矣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謂娶異姓之女以爲已親彼雖無服可以娶矣而其名在昭行則不可娶之以爲婦名在穆行則不可娶之以爲母此謂治其際會也故名著則男女之尊卑自分而匹偶不失其序焉

馬氏曰同姓者自內出而有所殺嫌於無所厚

故使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於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

通典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玄父妹爲婦卽宣道堂姨玄父先雖執迷許其姻媾後以情理不合請與罷昏宣道經省陳訴省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甥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爲昏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以上禮實同財況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爲妻名教所悲

昏禮通考

卷三

古

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爲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恐寢以成俗然外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爲昏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法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爲昏詔可

庭棟案尊卑不昏條載唐律卽本此所議是也而明律尤詳王樵箋釋云父母之姑

舅姊妹父母之兩姨姊妹父母之姨父母之堂姨母之姑母之堂姑已之堂姨已之再從姨皆無服尊屬已之堂外甥女已之女壻之姊妹已之子孫婦之姊妹皆無服卑幼若共爲昏姻杖一百並離異以上各條有唐律所未備而推類以盡其義者大清律文同

中表通昏

呂氏春秋苟非同姓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庭棟案三代之禮廢於秦呂氏春秋之說

昏禮通考

卷三

五

固不足爲後世法此言苟非同姓者中表自所不避女不外嫁者嫁娶不出鄉里其猶存古同井之遺意歟

白虎通外族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

譏娶母黨也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詔曰同姓百世昏姻不通

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

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

以爲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卽令改聘

周書宣帝紀帝行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

九條其二曰母族絕服者聽昏

北史魏文帝紀大統九年春正月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昏

通典魏袁准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違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昏禮與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昏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乎

昏禮通考

卷三

六

朱文端曰或有問予曰中表可爲昏乎曰此最易曉謂我姪者而妻父母之謂我從母姑者而女夫之無論名不正言不順也婦以母黨爲夫黨壻以母黨爲妻黨是重夫妻而輕母也三黨素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納幣不交不親親迎而後壻見婦成昏而後婦見舅姑三月壻見妻父母禮也今中表往來童稚相見得母

驥而生怨乎自舅姑視之此純承繼稱而來者
吾兄弟子姊妹子也厥明之見不已贅乎壻見
妻母闔門左扉姑於姪從母舅母於甥將率是
乎抑畧妻母之禮而以姑從母見乎六禮最重
問名內外之親猶待問乎抑將廢此一禮乎喪
服爲妻父母總爲舅爲從母小功爲姑大功已
嫁而返及無主者杖期今將改重爲輕乎抑仍
服姑舅之服乎公子爲妻父母無服將以妻之
故而不服姑舅之服乎南州有王生者子幼議
娶妹女爲婦比女長聲音笑貌絕似已女乃悔

昏禮通考

卷三

七

之謂此先人一脈骨肉也人生骨格稟之父形
貌稟之母故甥多類舅今以骨肉爲夫婦於理
安乎或曰禮同姓百世不昏未有姑舅不昏之
文曰同姓疎遠漠不相知猶且不可況生有姊
妹兄弟之稱死有三月之服者乎袁准曰古人
以爲無疑故不制今因經無文遂謂可昏不知
禮者也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晉之王謝唐之崔
盧潘楊世爲昏姻寧避中表之親乎溫嶠之玉
鏡臺以舅之子妻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母
申國夫人之姊之女此往事之顯然可見者曰

溫嶠給姑而取其女蕩檢踰閑儒者不齒呂榮
公取姨女自是古人過處王謝潘楊之世爲昏
非必舅姑兩姨也且吾輩考禮但求其是正不
得傳會古人

庭棟案中表不通昏古無其制故左傳稱
范劉秦晉世爲昏姻必多中表之戚可知
自漢以後始有不昏之說或著於禁令謹
讀 本朝條例曰姑舅兩姨姊妹聽從民
便固一反舊制所以順人情而立之法也
朱文端之論得毋太泥

昏禮通考

卷三

六

秋野叢談白樂天徐州朱陳村詩一村惟兩姓世
世爲昏姻生者不違別嫁娶先近鄰如是則朱陳
二姓皆中表之戚相爲昏姻矣
朱子語類堯卿問姑舅之子爲昏曰據律中不許
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
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崑_{去聲}這事又如
魯初問與宋世爲昏後又與齊世爲昏其間皆有
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位不是

庭棟案姑舅之子爲昏先儒不以爲非良
以其證雖親實則宗異而姓別也律中不

許蓋始自宋

事文類聚蘇洵女幼而好學能文通其母之兄程潛之子之才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嫁娶重母黨雖我不肯將安云

庭棟案陸游詩云見說終年常閉戶仍聞累世自通昏又云白襦女兒繫青裙東家西家世通昏蓋皆締姻母黨可知然則姑舅之子爲昏宋代雖有明禁其實未嘗奉行也

昏禮通考

卷三

九

羅氏昏問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其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威以下娶於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蓋其尊者多已之外親而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

昏禮通考卷第三終

昏禮通考卷第四

嘉善 曹庭棟 輯

年齒配合

周禮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鄭氏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

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役也

嚴陵方氏曰三十年爲一世而男女爲室有室所以傳世也傳世則有父母之道理男事者父

昏禮通考

卷四

道也

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鄭氏曰有故謂父母之喪

嚴陵方氏曰嫁止於二十娶必至於三十者陰以少爲美陽以壯爲強故也

曲禮三十曰壯有室

孔氏曰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不云妻而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爲廣

永嘉戴氏曰三十有室不至於過而失節亦不

至於曠而失時此古人所以筋力之盛壽命之長也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

王氏曰男子非三十而後可娶以爲三十而不娶則非禮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爲二十而不嫁則非禮

禮記

卷四

二

庭棟案詩標有梅疏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又曰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之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二說與家語之旨俱相合

天戴本命記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微眇眇精也轉視貌微或爲微然後能

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耳而生頤然後能行三年曙口然後能言三月萬物一歲期年天道一箇三有年而天道大成故因之以變化也十有

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動冬至陰消長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

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行道也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

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化道成也陽施而合於三也陰化天地之道也小節也男女合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

禮記

卷四

三

五也中節也男女合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

備於三五合於八八也三十五十合爲八十不言大節省文按古者皆以三十二

十爲昏姻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今言五十三十則非也故譌則六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

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

庭棟案書稱舜三十徵庸則堯以二女妻

舜時舜正三十耳三十而娶制始中古此

其證也而男以三十娶女以二十嫁所以

長幼不同者何男子二八而施道行至八

八而施道絕矣女子二七而化道成至七

七而化道絕矣八八者六十四也七七者

乎無其禮矣

四十九也陽舒陰促相去十有五年故男三十女二十以爲配合始克同盡其生育之道且男子尚餘五年所以陽道長舒也周官媒氏之令遵古之制而已逮後世紛更不一縱不以三十二十爲限亦必以男長女幼爲配合誠以是爲先王之遺法而實陰陽配合之定理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朱子曰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至九五老婦得其士夫象辭以爲亦可醜也則斷

孔叢子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

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續組紉織絰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淮南子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天道一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重國嗣也

許慎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已有兄伯邑考

知人君早娶矣

庭棟案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淮南之說蓋本此而許氏又從而傳會焉考紀年殷祖甲二十有八祀庚寅文王生帝乙二十有三祀壬辰武王生是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也夫男長女幼乃配合之定法若國君十五生子則國君夫人當不及十五矣抑更長於十五耶且十五生子較之三十而娶僅及其年之半貴賤雖殊等而人道則同何爲懸絕如是左氏之說恐

未可據

吳越春秋令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黃氏曰句踐欲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有是令非正禮也

韓非子齊桓公微服以遊見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五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未及反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而民飢餓官中有怨女而民無妻公曰善乃出官

中婦女而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庭棟案古者男三十女二十以爲配合欲其同盡生育之道而男子尚餘五年此云男三十女十五減女嫁之年而生育之道適得與男子同盡耳

譙周法訓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死不爲殤

庭棟案二十而冠十五而笄禮也茲云幼娶必冠不及二十可知幼嫁必笄不及十

昏禮通考

卷四

太

五可知譙周係三國蜀人當時尚幼昏故

云

漢書惠帝紀六年冬十月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誦之也

漢書王吉傳吉上疏言得失以爲夫婦人倫之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以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人

後漢書任延傳詔徵爲九真太守歸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延乃移書屬縣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穀稼豐

白虎通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何陽道舒陰道促也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三十數三終陽節也二十數再終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

昏禮通考

卷四

七

說文包字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化育裹妊於巳故以三十二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男順行女逆行俱十位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

晉書武帝紀九年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宋書周朗傳朗上書曰急政嚴刑天災歲疫饑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滯久妻老絕嗣

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此最是驚心悲慟愴太息者今室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誨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

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詔自今以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

昏禮通考

卷四

八

節儉勿爲財幣稽留

北史魏文帝紀大統十二年夏五月詔女年不滿十三以上勿得以嫁

庭棟案**晉書列女傳**杜有妻十三通杜皮京妻十三通皮已非禮之正而況不滿十

三者

北史高允傳允上書曰古之昏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閔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

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

唐書太宗紀貞觀元年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彊

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勅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昏嫁

庭棟案李白長干行云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當時十三以上聽昏嫁故言十四爲婦也

昏禮通考

卷四

九

通典康成據周禮春秋穀梁逸禮本命篇等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而服經有爲夫姊之長殤據此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按三十二十而娶嫁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士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以至二十皆得嫁娶其說是也

金史世紀金之始祖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俗之人開闢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解此怨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始祖遁自往諭之部衆信服謝以青牛一井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爲聘禮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注思板

羅氏昏問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三十女必二十乎曰然聖人爲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

司馬氏書儀按家語孔子十九娶於宋之元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然則古人之娶未必皆三十也禮蓋言其極至者謂男不過三十女不過二十過此則爲失時矣今令文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蓋以世俗早昏之弊不可倖革又或孤弱無人可依故順人情立此制使不麗於刑耳若欲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則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若此之說當矣朱子家禮同

陳氏禮書譙周曰男自二十以至三十女自十五

責之成焉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儻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爲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爲二十三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爾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爲之期者若三十二云者一定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而引而伸之至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爲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空曰男子二十以上可娶毋過三十女子十四以上可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及也奈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成之後至於冰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爲無暇案其年而爲之不難也曰然則孔子何爲十九而娶曰三十而娶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爲也若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

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闕又慮民生之不常則絕嗣亾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爲是也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耳夫嘉事常在秋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又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之至於是年者各爲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

昏禮通考

卷四

主

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爲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

昏姻時月

周禮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鄭氏曰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鄭氏曰重天時權許之也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雜記曰已雖

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

賈氏曰謂是中春時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但人而無禮胡不適死以當禮乃可得爲配言奔者不禁者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言令者卽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罪罰之也

三山鄭氏曰或問是時令會男女之當嫁娶者使得以及時則奔者宜禁反不禁之鄭康成以爲重天時權許之是否余以康成一語之謬傷

昏禮通考

卷四

主

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可勝嘆哉周人立法之本意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爲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俱有罰耳

永嘉陳氏曰奔者不禁不當行而行也無故不用令空成禮而不成禮也故當皆有罰

四明史氏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昏禮之常也當中春之月而是禮有不備者皆謂之奔奔者不禁聽其殺禮而成昏也內則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先王重聘禮故有是說其實皆由

媒氏而合可謂之淫奔乎國有凶荒家遇喪禍
必待備禮男女失時矣此謂之故無故而不得
禮其罰也宜矣

永嘉鄭氏曰罰者罰其父母兄弟尸昏嫁之責
也

縉雲葉氏曰每歲孟春乃會男女而行昏娶之
禮此常禮也然昏娶非必盡以中春行禮蓋媒
氏以是月而令會也此正有女懷春之時也詩
人三星在天之詠正謂是爾於是時也苟有故
不得行昏禮則有不待禮而行者此謂之奔奔

昏禮通考

卷四

古

非鑽穴相窺踰牆相從之謂也特以其凶荒札
喪而不得備其禮爾有不待親迎而行爾豈若
桑中之所謂奔乎故下文曰若無故而不用令
者罰之是其無凶荒札喪之變有不待禮而相
奔者則有罰也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
民七曰昏禮十曰多昏蓋古者國有凶荒則殺
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故下文又曰司
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三十而未娶二十
而未嫁者皆因其有故而會之也則夫中春之
月苟有故而奔者雖不禁之不亦可乎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氏曰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無寡者

鄭完白曰女無夫男無家寡寡不能自存者又
不待中春然後會也

天戴夏小正記二月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取婦之
時也

庭棟案夏小正之篇言二月綏多士女則
昏禮用中春不自周始蓋中春之月於卦
爲大壯壯陽壯也陽壯能生物也於辰爲
卯卯之爲言茂也於律爲夾鍾言陰夾助

昏禮通考

卷四

五

陽氣而出種物也故古之會男女俱用中
春也古人立法因其所宜昏用中春亦曰
中春宜嫁娶云爾豈過此遂爲非禮哉
家語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
合偶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
泮而農桑起昏禮而殺於此

王氏曰時尚暇務須合昏因萬物閉藏於冬而
用此生育之始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
詩三星在天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
嫁娶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毛萸傳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也

春秋繁露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詩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庭棟案三國志鮮繇傳曰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卽詩秋以爲期之意

白虎通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星誌詩三星在天三星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

昏禮通考

卷四

夫

夫婦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在天則爲三月之末在隅則爲四月之末在戶則爲五月之末不得其時

通典馬昭非肅曰肅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禘玄鳥孚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孔晃答曰周官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後冰泮之時正以禮昏者也次言中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昏期已盡不待備禮玄鳥至祀高禘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

遲女心傷悲譬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三星

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倉庚於飛熠燿其羽凡此皆以仲春爲嫁娶之候者也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譬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樛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康成據期盡之教以爲正昏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月昭又曰肅窮無經引秋以爲期此乃淫奔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五六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也春秋

昏禮通考

卷四

七

魯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爲期盡之言且昏姻而合德天地配陰陽會通之數合於春女樂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采薇之歌協於我行蔽芾之嘆同於行露厭浥之節驗於夏小正綏多士女之制不殊成泰之卦暢於周禮仲春之令矣廣蔚之曰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爲優矣

案東晉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

秋衰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故春符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邱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昏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乎若昏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也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議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敘美昏姻以時蓋謂壯盛之時而非日

昏禮通考

卷四

大

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壯盛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黃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梅三章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秋末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有常不得前卻何復以神若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卻何復以日月告君乎夫冠昏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時月為斷何

獨嫁娶當繫以時月乎王肅云昏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為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昏蓋正古禮也今案士昏禮請期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合昏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情理以時月為限恐非至當

庭棟案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者二氣感應以相與也天地間陽升則陰降陰升則陽降二氣無一刻不感應故無一刻不生物若草木則花實有時禽獸則胎

昏禮通考

卷四

充

卵有候其生機自不可常惟人為萬物之靈其生機同於天地亦無一時而或息禮曰大昏萬世之嗣也昏禮之所以重者在此故不必限以時月但得吉日便可成禮記請期辭云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不虞者恐其卒有期喪故欲及今之吉其不得經時相待也明矣

昏禮通考卷第四終

昏禮通考卷第五

嘉善 曹庭棟 輯

告廟

儀禮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六禮皆同

鄭氏曰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廟也席西上右設几神尊不統於人席有首尾

賈氏曰戶西是賓客之位爲尊處也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神尊不統於人取地道尊右之義

昏禮通考

卷五

一

敖繼公曰右几席南面几在席西端也席西上右几變於生人也神位於室則居主位位於堂則居客位凡受禮於廟不於戶牖間行禮者必設神位於客位示有所尊且敬其事也

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廟

賈氏曰用昕謂男氏使者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即詩云旭日始旦是也昏親迎時也經但言戶西故記復指言其處也

敖繼公曰廟廟父廟也廟受重其事也經凡言

士禮多主於一廟則祖廟皆在焉惟云廟主於廟也蓋祖尊而廟親受昏禮立於親者

曲禮齊戒以告鬼神

孔氏曰嫁女之家受六禮並在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並自齋潔但在已寢不在廟也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

庭棟案儀禮經文娶妻無告廟禮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然記言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廟廟受也者謂男

昏禮通考

卷五

二

氏受命於廟告而受命然後行事也故用昏用昕者指男氏用之以行事下句受諸廟廟承上句必用昏昕文義甚明若女氏之受禮於廟經已明言筵於戶西又言至於廟門何待記之申言之耶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亦不專指女氏可知經言筵於戶西者女氏之告廟也記言受諸廟廟者男氏之告廟也經無男氏告廟之文故記特言之也陳祥道禮書曰昏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廟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然

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蓋謂古之納采問名昏姻猶在未定將納吉以定昏姻而後告廟也若後世既以納采爲定禮則納采當卽告廟又無俟將納吉而始告耳

昏義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藍田呂氏曰此五者行乎親迎之前又皆男女受命於廟女氏聽命於廟筵几以敬神拜迎揖

昏禮通考

卷五

三

讓以敬賓至繁縟也至重慎也皆所以敬而不苟也

石林葉氏曰納採用屬而擇所昏敬之也問名而卜之吉然後昏慎之也納幣而後成昏禮重之也請期而後交合正之也

左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有隱公八年杜氏曰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

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孔氏曰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卽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旣入門卽設同牢之饌其閒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康成以祖爲祓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旣言入於鄭乃云先配

昏禮通考

卷五

四

而後祖寧是未去時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匹配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云鄭伯爲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邱氏濬曰今世俗新婦入門卽先拜祖而後成昏往往舉此以藉口朱子曰此說與儀禮不同疑左氏不足信或所據者當時之俗禮而非先王之正法也又曰恐其所謂後祖者亦譏其先失布几筵告廟之禮耳案馬氏謂鍼子譏鄭忽迎婦不先告廟註家引公子圖告莊共之廟而後行爲證卽非婦入門時事

楚公子圖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

昏禮通考

卷五

五

不足以容從者請墾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圖謂圖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圖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圖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杜氏曰館客舍惡之知楚懷詐也館於外舍城外墾欲於城外除地爲墾行昏禮豐氏公孫段氏也莊王圖之祖共王圖之父蒙歎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大

臣稱老

孔氏曰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尚幣於廟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圖自布几筵告祖父母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氏曰告於君也亦旣告於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圖自告也

庭棟案莊王圖之祖共王圖之父布几筵而告其廟是大夫娶婦並告祖廟也記言受諸廟廟止言廟者其專謂士禮歟

昏禮通考

卷五

六

漢書外戚傳平帝卽位莽欲侯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籍等納采太牢祠宗廟

庭棟案晉書禮志曰禮大事則告祖廟小事則特告廟秦漢久廢據此平帝納采太牢祠宗廟昏禮告廟漢未嘗廢也

晉書禮志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之其告廟六禮板文皆彪之定

隋書禮志後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

告圓丘方澤及廟

隋皇太子納妃納後告期之後擇日命有司以特

牲告廟冊妃

開元禮皇帝納后告期之後冊后之前命有司以

特牲告廟皇太子納妃同

品官士庶納婦其日大昕親迎之婿之父女之父各

服其服告於廟廟以酒脯告之一獻無廟者告於

寢

五代會要後唐皇子昏禮親迎之日平明皇帝差

官告親廟一室

昏禮通考

卷五

七

政和新儀皇帝納后將納采先期命太史局擇日

奏告天地社稷及諸陵寢宮觀

皇太子納妃告期後差官奏告太廟及景靈宮諸

陵

品官士庶於親迎之日質明掌事者設稱位於廳

事婿之父服其服北面拜祝曰某之子年若干禮

宜有室聘某氏某女以某日親迎敢告

程氏昏儀期日婿氏告迎於廟期日親迎之日

庭棟案漢平帝納采告廟則迎后必告廟

可知自晉迄唐皆止於迎后時告廟至宋

納后則於將納采告諸陵寢而品官士庶
仍於親迎時始一告焉故程子昏儀亦如
之

司馬氏書儀納采前一日主人以香酒脯醢先告

於影堂主人謂婿之親父若父也如無則以即日

食一二主人北向立焚香爵酒俛伏興立祝懷辭

唯此辭為高祝文於後由主人之左進東向揖笏

出辭跪讀之曰某婿父之子某婿敢告祝與主人

再拜出徹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如女氏使者婿家

之士昏禮無告廟之文而六禮皆行之於廟廟楚

公子圖娶於鄭日圖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然則古之昏禮皆先告於廟也女家主人亦告

於祖廟曰某之女某將嫁於某氏如婿父之儀

庭棟案漢金昏儀男氏於納采前一日告

影堂至成昏之夕舅姑即率婦以見影堂

故親迎時不先行告禮若女氏亦祇於納

采時一告親迎時遺卻此禮則失之矣

朱子家禮納采主人具書風輿奉以告祠堂祝辭

曰某之子某或某之某親某之子某年已長成未

有伉儷已議娶某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納采不

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昏禮通考

卷五

八

使使者如女氏女氏受書遂奉書以告祠堂祝辭
曰某之第幾女或某之某親某之第幾女年漸長
成已許嫁某官某郡姓名之子今日納采不勝感
愴謹以酒果用申虔告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
告於祠堂不用祝

親迎初昏主人告於祠堂如納采儀祝辭同前但
云今日親迎於某氏女家主人告於祠堂祝辭同
前但云將以今日歸於某氏

邱氏潛曰納采儀節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
堂用盤子陳序立男左女右盥洗啓櫥出主人

昏禮通考

卷五

北

出考主主復位主婦以下降神執事者洗手上
婦出此主奉注諸主人左主人南香案前跪焚香
一人執香盤左執事者跪進酒注右執事者亦跪以
香盤向主人受注斟酒於盞反注於左執
事者取盤盞自持酌酒盞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
之執事皆起酌酒盞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
上香案俯伏興退少再拜復位參神在位者皆拜四
拜主人斟酒主人升自執酒注於盞於盞位
長子斟酒主前空盞中先正位大爵於盞位
者畢主人酌後立主婦點茶主婦執茶於盞位
命長婦長女酌後立主婦再拜主婦復位主人
者畢主婦退與主人並立再拜主婦復位主人
不跪主人以讀祝畢俯伏興主人再拜復位辭
神泉四拜焚祝文奉主人饋禮畢乃使使者如

女氏女氏受書遂奉書以告祠堂以盤盛壻家
書置香案上
禮物陳案前或庭中使使者復命主人復以告於
祠堂以盤子陳序立男左女右盥洗啓櫥出主人
辭曰某之子某聘某官某郡姓名之子第幾女某
年月日時生今日納采且問名禮畢敢告

納幣家禮不告廟按儀禮納徵辭曰有先人之
禮儷皮束帛夫禮之行必稱先人恐亦當告今
補入其儀節並同納采

請期主人告祠堂儀節並同納采

親迎初昏主人告祠堂儀節並同納采惟讀祝

昏禮通考

卷五

十

畢俯伏興之後壻立兩階間四拜復位辭神主
人以下皆四拜焚祝文禮畢壻至女氏俟於次
主人告於祠堂如常儀

庭棟案家禮於納采之日親迎初昏乃告

祠堂一告於昏禮之伊始一告於昏禮之

將成祭義所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

敬蓋事鬼神之道當如是也邱氏衍以儀

節而於納幣請期概為補入告祠堂之禮

數矣至於儀禮女氏之筵几於廟六禮盡

然蓋古者聘問相見必於廟所以重其事

故六禮皆廟中受之既受於廟有不筵几
以告乎今女氏受禮既不於廟亦於納采
及親迎時行告祠堂之禮同於男氏可矣
元典章至元八年九月尚書禮部獎勵昏姻之禮
人之大倫於禮爲重必當告廟而後行示不忘於
先祖合依朱文公家禮施行

庭棟案元自大德七年准江西奉使宣撫
之請將中統建元以來已行格例彙編爲
書由中書省主之分門開載列爲十類迄
至治改元書始成總六十卷名曰大元典

昏禮通考

卷五

士

章其昏姻各條皆至元間所定六禮儀注
悉從朱子家禮其告廟節次亦同

明會典正統七年定皇帝納后納采前期擇日遣
官告天地宗廟如常告儀

成化二十三年定皇太子納妃納采前期遣官告
太廟牲用饋各一用祝文

弘治中定親王納徵皇帝先詣奉先殿用樂祭告
禮畢然後傳制

明諸司職掌公主下降其日早親迎公主具禮服
辭奉先殿用香燭其日早駙馬父與駙馬具家用

祭服告祠堂

明集禮女氏主昏者具祝版告廟訖設香案於廳
之正中六禮皆同婿父公服告於廟此在親迎時也

庭棟案此乃品官之儀婿父於親迎時始
告廟至庶人昏禮洪武元年令民間悉依
朱文公家禮行故納采之日即告廟而品
官反闕之夫品官與庶人禮有差等至於
告廟豈宜有異哉

用屬

詩雖雖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昏禮通考

卷五

士

毛氏曰雖雖鴈聲和也納採用鴈旭日出謂

大昕之時

鄭氏曰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
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

孔氏曰旭者明著之名昕亦明也日未出己名
爲昕生至日出益明故毛氏言大昕也用昕者
君子行禮貴其始禹貢陽鳥攸居註曰陽鳥鴻
鴈之屬隨陽氣南北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鴈
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鄭氏以爲隨陽而
處也

庭棟案蔡元度名物解曰屬不專達所至必從其長故大夫執屬亦有從長之意山堂考索曰大夫執屬以其俟時而行也愚謂屬之所以成行不亂者在乎飛止有序去來有候二說俱可通鄭氏以其隨陽而處謂似婦人從夫但雌者從陽雄者亦無不從陽與婦人從夫之義似未盡當也

儀禮昏禮下達納採用屬

鄭氏曰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

昏禮通考

卷五

三

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納采而用屬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賈氏曰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取陽唱陰和之義謂以言辭下通於女氏也納采者言始相采擇也周禮六摯大夫執屬士執雉昏禮無問尊卑皆用屬者取其木落南翔冰泮北徂能順陰陽往來以明婦人從夫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下達者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大夫有昏禮而無冠禮則冠禮不下達矣朱子曰下達之說註疏迂滯不通陸氏說爲近

是蓋大夫執屬士執雉而士昏下達納採用屬如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而士昏親迎乘墨車也註疏知乘墨車爲攝盛而不知下達二字本爲用屬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用屬亦攝盛之意也蓋既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鴈爾今註疏既失其旨陸於下達之義雖近得之然不知其與用屬通爲一義則亦未爲盡善也

故繼公曰此謂天子下達於庶人納采皆用屬

昏禮通考

卷五

古

也以此推之則餘禮之用屬者皆當下達春秋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使強委禽焉是大夫納采亦用屬也此其徵矣

朱文端曰下達用屬謂自上達下俱用屬也若云攝盛則大夫應用羔庶人應用雉矣何云下達鄭氏之說是也

庭棟案六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屬而納徵獨不用屬賈氏曰納徵無屬者以有束帛爲摯也孝經鉤命決云五禮用屬是也

記摯不用死

鄭氏曰摯屬也

賈氏曰死謂雉今禮用屬故云不用死也

庭棟案鄭氏士相見禮註曰雉必用死者
爲其不可以生服也

面禮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纁

鄭氏曰左首尊也纁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
大夫以畫

孔氏曰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並授
則主人在左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畫布爲雲氣

昏禮通考

卷五

圭

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
布不言纁鄭氏謂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
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

藍田呂氏曰飾羔鴈以纁者飾其布也

山陰陸氏曰案士相見禮下大夫以屬飾之以
布言飾則纁可知鄭氏謂諸侯大夫以布天子
大夫以畫此讀士相見禮之誤也

馬氏曰禮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
民之母相親也相見以贊爲此也鄭執羔大夫
執鴈而飾之以纁者君子交接之禮以文爲貴

蓋位彌尊而禮彌文也

鄭特性執摯以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鄭氏曰摯所奠屬言不敢相親也人倫有別則
氣性醇禽獸言聚處之亂類也

孔氏曰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屬然後與
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不妄交親

嚴陵方氏曰壻先奠屬乃與婦相見所以敬章
其有別之道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

昏禮通考

卷五

太

見也欲民之母相親也正謂是矣禽獸有牝牡
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
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馬氏晞孟曰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
衷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
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自父子親推而至於萬
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
戒也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
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意

延平周氏曰始於男女有別而終至乎萬物安

者非禮之妙孰能與此

山陰陸氏曰蓋讀如羣物之羣春秋傳曰男羣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羣物也

白虎通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也

後漢書梁皇后紀納采鴈豕馬束帛

宋書禮志孝武納皇后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口

庭棟案用鴈兼用羊始於漢鄭衆百官儀

昏禮通考

卷五

七

嗣後王者大昏皆如之近世士禮有用羊酒者亦本此但以贊而論卿執羔羔卽羊之小者士昏既極盛而用鴈可更進而用羊乎鄭氏昏物贊曰羊者祥也故昏禮用之又案埤雅曰羊性善羣每成一羣則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昏禮用羊抑或義在是歟

唐書三宗諸子傳總章元年納裴妃而有司奏贊用白鴈通苑中獲之帝喜曰漢復朱鴈爲樂府今得白鴈爲昏贊昏乃人倫首我則無慚

庭棟案自漢晉以迄唐宋皇帝納后五禮

用鴈使者執之皇太子納妃親迎北面跪奠鴈如士禮蓋謂昏禮用鴈達於上下不

獨爲士禮攝盛而設至所稱白鴈者物類相感志云大曰鴻小曰鴈鴈大則羽毛光

潔其色類白陳襄文昌雜錄云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則來河北人謂之霜信

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鴈來二說未知孰是李氏刊誤展禮之夕婿執鴈入奠執犖之義也又

以鴈是隨陽之禽隨夫所適鴈是野物非時莫能以爲是隨陽之禽隨夫所適鴈是野物非時莫能

昏禮通考

卷五

太

致故以鴈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鵠亦鴈之屬也其有重於詞饋切於成禮者乃以厚價致之既而獲則曰已有鵠矣何以鴈爲是以鴈爲使代鵠爲禮鴈爲長物典故將廢何不正之

庭棟案近俗親迎奠鴈皆以鵠代李氏沿唐人也亦云以鵠替之則唐俗已如此埤

雅曰鵠伏隨日鵠伏隨月說者謂乳鵠伏卵隨日光旁轉然則用鵠亦有隨陽之義

與

宋史禮志諸王以下親迎執鴈者從入陳鴈於庭

三分庭一在南北向

士庶人昏禮其無屬奠者三舍生聽用羊庶人聽以雉及雞鶩代

二程全書昏禮用鴈取其不再偶也

邱氏潛曰大夫執鴈儀禮士昏禮用鴈爲下達蓋言士亦得通用大夫所贊之鴈也是卽所謂攝盛也家禮仍書儀謂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又因程子不再偶之言贊之儀禮似非古意今若取二說所取之義則婿所贊必用鴈決不可以他物代之無則刻木爲之可也若主儀禮攝

昏禮通考

卷五

七

盛之義則執鴈爲禮於昏義本無所取苟類似之物亦可用以代之矣刻鴈之爲物不常有於四時而闕廣之地亦所不到鵞形類於鴈借以代之亦無害刻木爲鴈近於用死恐非嘉慶之禮所宜也

陳氏禮書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屬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

昏禮通考

卷五

十

者雞也故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鴈飾之以布雉之以素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雉之結於面左頭如鷹執之蓋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雉鴈有飾雉而亦左首鴈之飾與羔同而雉與羔異羔四雉而結於面鄭氏謂繫連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鴈以擊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必纁翟領必纁黼脂必用鮮魚必用鴈則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鴈誤也詩曰離離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彥曰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爲之說與

明會典皇帝納后遣使備禮物奉迎用鴈一隻天順八年加一隻

皇太子納妃親迎禮用活鴈一對奠於案上親王親迎用帛代鴈亦奠於案上

品官納採用鴈親迎奠鴈庶人惟親迎奠鴈無鴈以他物代

庭棟案明洪武初有諸司職掌一書所載昏禮惟親王公主儀注後會典仍而不改

故品官庶人猶得用鴈而親王獨用帛本
洪武初舊制也若夫品官納采即用鴈而
皇帝納后至奉迎時始用之抑又何也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皇太子昏鴈以玉爲之

庭棟案以玉爲鴈猶刻木爲鴈也邱氏所
謂近於用死矣

呂氏四禮疑鴈大鳥用鴈重昏也制禮者偶用其
所有果取義耶

自註桃夭正鴈行之時得鴈爲易非二九月則
中原無鴈矣不若以鵠代爲便

昏禮通考

卷五

三

張氏禮要黃端節曰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

大夫之服則當執大夫之贊矣

宋氏四禮初藻無鴈以鵠之類鴈者代之止用一
隻以色繪交絡之首向左

庭棟案經言昏禮用鴈不言用一用兩曲

禮云執禽者左首孔氏謂橫捧之則用一

而非用兩可知開元禮云賓左手執之一

手可執是唐時亦止用一矣明天順時有

加一隻之說世俗因之遂謂昏禮當取相

偶似乎必不可以用一者但兩手橫捧與

一左手執之俱屬不便故有易其法而置
於籠或稚之而置於盤似皆失義然猶存
其物而古意可思愛禮者所不敢輕議廢
焉者也

昏禮通考卷第五終

昏禮通考

卷五

三

昏禮通考卷第六

嘉善 曹庭棟

納采

儀禮昏禮下達納採用鴈註詳用鴈篇主人筵於戶西西

上右几註詳告廟篇使者立端至註詳冠服篇擯者出請事入

告

鄭氏曰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禮不必事

雖知猶問重慎也

敖繼公曰賓非主人之所戒宿而來者則有請事之禮凡請事者西面入告者東面大夫士之

昏禮通考

卷六

禮也

主人如賓服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

鄭氏曰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賈氏曰大夫唯有寢門大門廟在寢門外之東

下有至于廟門此是大門外也士身無君臣之

禮故賓雖屬吏直言不答拜若諸侯則言辟以

君尊故也

敖繼公曰拜迎之禮主於使者不答拜者使事

未致不敢以私禮雜之也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賈氏曰三揖者以其入門賓主將欲相背故須

揖賓主各至堂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齊連

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儀故亦須

揖三者禮之大節尊卑同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作

階上北面再拜

鄭氏曰阿棟也入堂演示親親

賈氏曰凡士之廟五架爲之棟北一楹下有室

戶中脊爲棟棟南一架爲前楹楹前接簷爲廢

棟在室外故賓得深入當之也

昏禮通考

卷六

二

授于楹間南面

鄭氏曰南面並授也

賈氏曰楹間謂兩楹之間凡賓主敵者授於楹

間不敢者不於楹間今使者不敢而於楹間明

合好也

敖繼公曰此文承主人之下則授宜作受受者

南面則授者北面矣使不南面者辟君使於大

夫之禮也授於楹間敵也使者雖賤於主人然

主人士也其爵卑未足以自別故使者無降等

之嫌而得與主人楹間相授用敵禮也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賈氏曰大夫家臣稱老

敖繼公曰出謂出廟門也

庭棟案主人降爲賓降也非爲授鴈耳至
於賓降出主人不拜送是明知賓將復入
問名也賓降但出廟門亦明示已之未反
命也所以多此周折何耶蓋主人之筵於
戶西彼時不過初設神位既納采則必告
故賓出廟門俟主人之告於神告訖而賓
復入然後問名也若既問名賓可反命矣

昏禮通考

卷六

三

而仍如納采時之降出者何也猶俟主人
以問名告神而禮始畢也或謂既納采卽
問名二禮兼行二禮並告何如然此特後
世之禮云納采則猶慮其不納問名固別
是一節古人不憚委曲次第以行之者正
所以慎重其禮也

記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鄭氏曰擯者請事告之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
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婿名

某有先人之禮使其也請納采

鄭氏曰某婿父名某也使名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賈氏曰若他女主人終卒對客之辭當云某氏
主人之女舊知之故不對也

庭棟案儀禮原本此作問名對辭疑爲錯
簡妄易正之有命謂使者將命而來擇采
擇也備數而擇之者言備采擇之數謙辭
也不敢辭者納其采擇之禮也擯者又顧
主人之對以告使者如此賈氏曰若他女
當云某氏者爲問名對辭解耳

昏禮通考

卷六

四

致命曰敢納采

賈氏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辭若然亦
當有主人對辭如納徵不言之者文不具也

後漢書梁皇后紀桓帝立納大將軍冀女弟爲后
太常按禮儀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納采鴈璧乘
馬束帛

通典東晉王湛昏儀媒人賁禮到女氏門使人執

鴈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鴈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
人侍者執鴈立於堂下從者奉案入案所以承媒
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薦不腆之禮

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屬退禮物以次進中庭

杜佑曰按禮惟昏辭不得稱不腆故昏記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此恐王堪之說有誤云

隋書禮志後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

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

禮畢會於廳事其大司馬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使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為使

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為使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

俟於廟使者執鴈主人拜迎於大門之東使者入

昏禮通考

卷六

五

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闕名儀事

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焉其大司馬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使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為使

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朔

開元禮皇帝納后將納采卜日告闕丘方澤命太

尉為使者宗正卿為副使其日皇帝親冕御座

使副入就位文武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待中前承

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田有制使副再拜宣制曰

納某官某氏女為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禮使

副又再拜主節入立於使者東北西面以節授黃

門侍郎侍郎以授使者付於主節中書侍郎引制

書案立於使者東北以制書授使者置於案在位

者皆再拜使副出持節者前導舉案者次之使副

乘輅鼓吹備而不作其制書油絡網轎車載之其

日大昕使副至后氏大門外入次主人布神席於

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彫几

使副出次立於門西北上持節者立於北少退舉

制案者立於南執鴈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立

於大門內西面饗者北面受命於左出立門東西

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饗者入告主人

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饗者

昏禮通考

卷六

六

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

拜使者不答主人揖使副入導以轎節案屬從之

轎節立西階之西東面使者升立兩楹間南面副

在西南持案及執鴈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升

當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授使者以制書

節脫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

間北面再拜轎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以授左右使

者授鴈主人再拜進受屬以授左右饗者引二人

對舉案表案進立於主人後少西饗者取表授主

人主人進授使者退復位再拜節加衣使副降自

西階以出

庭棟案開元禮納后節文皆本儀禮惟告
園丘方澤及命使奉制書持節爲異然此
亦天子之禮應爾非於昏禮有加也至於
皇太子納妃皇帝遣使及副至妃家不持
節無制書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告期皆
如后禮惟親迎爲異親王納妃同於皇太
子而有使無副聘以玄纁束乘馬玉以璋
冊命之日使者持節亦有副又與皇太子
同公主出降備六禮如品官儀其納采辭
云寡人敢不敬從親迎云寡人固敬具以
須皆本儀禮昏辭然辭稱寡人乃皇帝自
爲主昏與古不合

昏禮通考

卷六

七

品官儀前一日主人設賓次於大門外道右南面
其後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設次皆如之 其日大昕賓公服不合公服
至女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主人受其禮於廟
無廟者以正寢主人及行事者俱公服 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戶外之
西南向右几賓出次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
立於東階下西面賓者北面受命出立於大門外
之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公貺室某某率由先

典使某也請納采一品以下某有先 賓者入告主

人曰某之子蠢愚又弗教某公命之某不敢辭賓

者出告掌畜以屬投賓賓左手執之主人迎於大

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不答拜主人入門而右賓

入門而左至次門主人揖入至內雷將曲揖當階

揖主人請賓升賓三辭主人升東階當阿西面賓

升西階當阿東面賓曰敢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

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

面賓授鴈降自西階以出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

無廟者主人還阼階東左右授鴈於序端序端者

昏禮通考

卷六

八

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

庭棟案開元禮士庶人昏獨闕之其三品

以上昏四品五品昏六品以下昏分爲三

卷雖互有詳畧皆本儀禮實無別異茲合

爲品官儀存其大要如此

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詔納采之時主人再拜使

者不答雖開元禮具載其儀今空答拜

政和新儀初公主下嫁選壻召見卽拜駙馬都尉

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謂之繫親出降賜甲第

繫親以其壻家擇日行納采禮具鴈及禮物修表

陳於廳事設香案於庭掌昏者率婿向闕再拜奉
舉以行表在前禮物次之掌昏者在後入東華門
至內東門外掌昏者跪擗笏以納采表授內謁者
入進訖掌昏者又以問名表跪授如初以下納吉
納徵請期
同儀

庭棟案宋典禮初沿唐制既而開寶有通
禮景祐有太常因革禮崇寧二年詔令講
議司官詳求歷代五禮典制大觀初元乃
設議禮局以鄭居中等一十四人主之政
和三年四月書成名曰政和五禮新儀內

昏禮通考

卷六

九

載皇帝納后六禮儀注皆本開元禮皇太
子親王納妃亦然惟公主下降所謂繫親
及拜表與唐為異但拜表進闕則皇帝自
主昏矣於公主之義亦相背謬至駙馬都
尉其名起於三國何晏尚魏國公主謂之
駙馬都尉馬永卿曰官名以駙馬蓋御馬
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

品官士庶儀其日媒氏至女氏門掌事者設福位
於廳事南向主人受禮於神位前迎媒氏於門外
主人揖入媒氏報指從入主人升東階媒氏升西

階對揖訖俱卽座從者以屬陳於階庶人聽以媒
及雞鶩代之
媒氏曰吾子將修好於某婿父某媒氏
名某媒氏獲與將事
敢請納采主人曰某之子弗閑姆訓承命敢不拜
嘉媒氏曰將加卜筮敢問名主人以函書授媒氏
稱某第幾女年若干媒氏將出主人曰敢禮從者
媒氏曰敢辭主人曰敢固請禮訖媒氏出主人送
於門外

庭棟案宋史禮志曰士庶人昏禮并問名
於納采并請期於納成故政和禮納采致
辭甫畢隨即問名媒不降出亦不更用屬

昏禮通考

卷六

十

品官士庶皆同從簡也朱子家禮殺六禮
而為三亦仿當時定制少加損益而已

武林舊事南渡以來公主無及嫁者獨理宗朝周
漢國公主出降慈明太后姪孫楊鎮先是擇日遣
使宣召駙馬至東華門引見便殿賜玉帶靴笏鞍
馬及紅羅百疋銀器百兩衣著百疋聘財銀一萬
兩對御賜筵五盞用教坊樂俟畢謝恩訖乘塗金
御仙花鞍轡被座馬執絲鞭張三簷傘教坊樂部
五十人前引還第謂之宣幣

程子昏儀納采謂婿氏為女家所采故致禮以成

其意

海錄碎事納采擇於其族未知其少長爲誰也

司馬氏書儀真日日出自期以上皆用新日出時也使者盛服

執生鴈左首飾以纁以纁謂以生色相交結之飾止

於女氏之門外門者入告女家主人盛服出迎揖

讓入門揖讓升堂主人立阼階上西向賓立西階

上稍北東向也土昏禮賓升階當阿東面註云阿棟

禮故少賓致納采之命主人對其辭俱同儀禮議

北而巳賓致納采之命主人對其辭俱同儀禮議

傳命別有致命北向再拜命非拜賓也賓避席立

不答拜奉使不敢與主賓皆進就兩楹間並立南

昏禮通考

卷六

主

向賓授鴈主人受之以授執事者乃交授書書者

納采問名之辭於親後繫年月日皆主官位姓名

而止賓主各懷之既授鴈因交相授書壻家書藏

女家女家書藏壻家納於懷退各以授執事者賓

以代今之世俗行書降出門東向立

朱子家禮納采納其采擇之禮卽今世俗所謂言

定也主人具書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

出見使者女氏亦宗子爲主人若非宗子之女則

其父位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啜茶畢

使者起致辭曰某之某親某官使某請納采從者

以書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

姪孫慈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若許嫁

者於主人爲姑姊則不云慈愚又弗能教餘並同

對畢北向再拜使者避不答拜使者請退俟命出

就次主人告祠堂畢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復書使

者受之請退遂禮之

邱氏濬曰儀禮納採用屬家禮制去不用從簡

也今制庶民昏禮定爲三等許用絹布猪羊鷄

酒之類世俗往往踰制奢侈侈於見聞已久而

行古禮過於落寞如此人情有所不堪今擬用

鷄酒果合之類如富而有力者用羊酒亦可但

昏禮通考

卷六

主

不可太過耳又按儀禮用賓而家禮本溫公書

儀用子弟爲使者恐與女氏主人非敵難於行

禮今擬兩家通往來者一人如世俗所謂係親

者用以代賓

納采儀節賓至女家門外媒氏先入告主人執

壻上賓至出迎主人出揖賓請行主人揖

進狀請賓行凡三次主升堂東西相揖賓主相

人先登東階賓登西階升堂向立禮物陳庭中

陳書幣執事者舉幣案於廳上禮物陳庭中

賓主各就位俱坐奉茶執事者以賓與主人進

書執事以書授賓主人受書以授執事執事再

書賓以奉主人主人受書以授執事執事再

以禮物是納徵矣夫何采之有

朱文端曰納采者以男名納之女氏使采擇可否也鴈賓贊非聘物也朱子謂卽言定今俗謂之求允言定尚未定也求允尚未允也邱氏增

拜賓避席屏立不敢答拜此拜乃謝書非拜賓也請賓就次主人奉書告祠堂畢出見賓賓主東西復書執事者以書進主受書賓受書以對如初遂請醴賓儀節詳復命儀節賓至門外揖問勞升堂各就位主人受書奉茶畢與皆進書從者以書進主人受書鞠躬再拜主人受書從者以書進主人受書書不拜氏受婿家書既再拜而婿家受女家可乎

庭棟案漢書惠帝納后納采屬璧乘馬束帛呂氏謂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然則納采而用禮物乃在常禮之外可知東晉王彪之定大昏儀六禮並用羊屬酒米皆失禮意者

元典章納采係今之下定也合依朱文公家禮施行

明會典皇帝命使納采問名前一日設御座於奉天殿設制案節案於御座前設中和樂於殿內至

期陳禮物於丹陛上及文樓下質明上陞座文武官叩頭訖正副使朝服四拜執事舉制案節案置丹墀禮物隨之傳制官宣制曰選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采問名禮正副使四拜上與制案節案用傘遮護中門出文樓下禮物隨出至奉天門外正副使取節及制書置綵輿中大樂前導正副使易吉服乘馬詣皇后第第設使者幕次設香案於正堂中使至入幕次執事陳禮物於正堂禮官一員先入正堂立於東主昏者朝服出見立於西禮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禮主昏者出迎使者出次捧制及節主昏者隨行至正堂置制書及節於案正使立案左副使立案右東西相向主昏者就拜位四拜興復跪正使取納采制副使取問名制俱以次宣訖主昏者以次受以授執事分置案之左右主昏者與執事者舉答表案進取表授主昏者主昏者跪授正使正使受置於案主昏者興退就拜位又四拜使者出置表綵輿中

庭棟案地道尊右古禮賓主揖讓升降之儀皆主東賓西尊賓也玉藻曰聽向任左此入侍於君之禮則然註家推廣其義云

昏禮通考

卷六

圭

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政和昏禮主賓升降則尚右設夫婦對席舅姑坐席則皆男左女右正此意也金元之制俱尚右明黃瑜雙槐歲抄曰太祖起兵時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羣臣奉上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為左相國達為右相國此前明尚左之始也嗣後會典之制如之唐趙德璘因話錄曰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

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觀趙氏之言則尚左之禮唐時固已有之而立尊左坐尊右有合經義者惟政和昏禮云

皇太子納妃皇帝御奉天殿命正副使奉制持節行納采問名禮同納后

庭棟案明會典親王納妃不載納采問名其納徵禮大畧與皇太子同公主下降惟存駙馬親迎一節文皆從簡考明史禮志公主下降行納采禮婿家備屬及禮物表

文於家庭望闕再拜掌昏者奉至內東門內使奉進內殿問名亦稱將加小筮納吉儀同納采其納徵具元纁玉帛乘馬請期稱謹請吉日與常禮不異

明集禮凡品官昏娶或為子聘婦擇日致納采之禮至日設鴈用鴈人不用鴈及禮物於廳及庭媒氏省視

訖執事者舉禮物賓及媒氏從其後庶人止用媒氏奉告及禮

物往女家無賓質明女氏主昏者具祝版告廟庶人男氏主人先告

官闕之設香案燈燭於廳之正中賓至媒氏入告設次

贊者延賓入次庶人不主昏者公服出迎庶人常服賓

昏禮通考

卷六

圭

出次主昏者揖入賓及媒氏升自東階主昏者升

自西階至廳賓立於左主昏者立於右媒氏立於

賓之南庶人主昏者與媒氏為禮媒氏入門而執右主昏者入門而左庭堂東西相向立執

事者陳屬及禮物於庭賓主皆再拜庶人主昏者與媒氏不相

拜賓詣主人致命主人答辭俱同主昏者揖賓就

西向坐主昏者東向坐庶人致命訖媒氏奉書以授主人主人受書進奉書

告於祠堂執事者徹禮物訖賓出

問名

儀禮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

禮

鄭氏曰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

賈氏曰此一使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也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名辭云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則以姓氏爲名者入門升堂授鴈與納采禮同故云如初禮也

庭棟案孔氏昏義疏曰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氏故昏辭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也與賈氏疏義不符二說似皆紆曲難通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

昏禮通考

卷六

七

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庭棟六世祖太字先生集傳曰成名是三月父名之之名年月日名是甲子之名據此則所謂問名者乃問其生年月日甲子之名今俗有請庚帖之禮其類是與

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鄭氏曰受鴈於兩楹間南面還於阼階上對賓以女名也

賈氏曰經文直云問名如納采禮納采禮中無西面對賓事故記之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鄭氏曰某使者名也

賈氏曰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今問爲誰氏者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或是所收養外人之女也蓋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之類也故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不問三月之名也

庭棟案氏者如伯姬仲姬之類猶云第幾女也問年月日名而兼問其伯仲故記言

昏禮通考

卷六

六

誰氏也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鄭氏曰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今文弗爲不無能字

庭棟案儀禮原本此作納采對辭今移入問名下某之子是告以名也納采則謙曰備數問名則謙曰蠢愚對辭之體也納采言有命謂使者方至之時有男氏之命問名言命之謂納采之後我既受使者所將之命其辭亦有先後焉不敢辭者不敢以

愚愚而弗以名告也

開元禮 皇帝遣使納采禮畢使副降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向如納采位初使者降主人降立於內門內東廂西面賓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賓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賓者出告入主人出迎使者以至主人受鴈訖使副出並如納采儀品官儀賓既降賓者進受命出請事實曰某既受命將加請卜敢請女為誰氏賓者入告主人曰某公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賓者出告掌

昏禮通考

卷六

无

高者以鴈授賓賓者引主人迎於廟門外之東西面揖賓以入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二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曰敢問名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主人之西俱南面賓授鴈還立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阼階上西面曰某第某女某氏賓降階出

程子昏儀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

司馬氏書儀 主人降階立俟於門內之東西向賓

者出請事賓者主人擇子弟為之賓曰請問名賓者入告主人出延賓賓執鴈復入門與主人揖讓升堂復前位賓致命主人對其辭與儀禮同賓授鴈交授書降出主人立於門內如初

庭棟案朱子家禮參用書儀以納采為言定問名一節獨畧之蓋謂欲訂昏姻之約未有不知女之生年月日貿然言定者當於媒氏通言之始已先及之矣邱氏儀節納采就以問名第於書辭中畧及其意又曰女氏以女之生年月日名帖答之此雖

昏禮通考

卷六

无

古禮所無然既用書辭則名帖更不可已也

明集禮 賓出復入陳鴈及禮物賓謂主昏者曰請問名主昏者進曰某第幾女某氏出或以紅羅或以銷金紙書女第行年歲授賓賓辭將降出主昏者請禮飲食畢賓降自東階主昏者送至門外執事者舉器物還

庭棟案此乃品官之禮庶人無問名儀於納采後主昏者以復書授媒氏遂請禮與

朱子家禮同

禮賓

儀禮撰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禮賓

鄭氏曰禮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

庭棟案醴甘酒也以禮禮賓故從禮鄭氏謂禮當爲禮賈氏士冠疏曰如周禮天子禮諸侯用也亦不名爲醴賓故鄭破醴爲禮蓋醴是禮敬之禮不取用醴爲禮之義也然親迎時父醴女所以致戒命婦見時舅姑醴婦亦有致戒之意其可概謂之禮敬耶

昏禮通考

卷六

主

賓禮辭許

鄭氏曰禮辭一辭也

賈氏曰鄉已行納采問名禮賓主之情已通故畧行一辭而已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瓚醴於房中

賈氏曰於戶西禮神坐徹去其几改設其筵將以授賓東上者統於主人也

庭棟案鄭氏士冠禮註曰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又敖氏註曰瓚瓦甒蓋酒器也設於房臣禮也國君則

於東廂南上

主人迎賓於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各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於坐左之西階上答拜

鄭氏曰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逸道

賈氏曰此几以安體凡授几設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間執之受時或受其足或受於手間皆橫受之以几辟者賓卑也設几皆旋几縱執乃設於坐南北面陳

昏禮通考

卷六

主

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

庭棟案賓初至主拜迎賓不答拜者敖氏謂使事未致不敢以私禮雜之此賓升主再拜而賓答拜者使事已畢爲已而拜至也故答拜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於房

鄭氏曰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出房南而待主人迎受

庭棟案鄭氏士冠禮註曰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面前也葉柶大端蓋柶之

制有葉有枋葉大枋細也言贊者酌醴加
枋於上其葉向前出於房以授主人也
主人受醴而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
階上拜送

鄭氏曰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卽筵也賓復位
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也此筵不主爲飲食
起

敖繼公曰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也
醴子醴婦皆北面者以其立於席西也賓拜亦
於西階上復位俟既薦乃升席賓之拜也主人

昏禮通考

卷六

重

少退主人拜送賓亦如之

贊者薦脯醢實卽筵坐左執解祭脯醢以枋祭醢三
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枋興坐奠解遂拜主人答拜
鄭氏曰薦進也卽就也左執解則祭以右手也
凡祭於脯醢之豆間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
先也啐嘗也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

庭棟案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觶
三升曰觶又案脯肉切而乾之者也周禮
腊人註薄析曰脯醢肉醬也周禮醢人註
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菹之也

賓卽筵奠於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

鄭氏曰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
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

賈氏曰下贊禮婦奠於薦東註云升席奠之明
升席南而奠此亦然也必南面者取席之正
敖繼公曰主人辭者蓋見賓珍已之物則以不
腆辭之

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鄭氏曰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下西面
敖繼公曰門外門也

昏禮通考

卷六

重

記禮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
從者

鄭氏曰言從者謙不敢斥也

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

敖繼公曰此言已之事畢不敢復瀾主人也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鄭氏曰主人辭也固如故

敖繼公曰凡請與辭自再以後皆謂之固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鄭氏曰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許已之命

敖繼公曰此皆擯者傳賓主之辭卽經所謂請
醴賓賓禮辭許者也

祭禮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
以反命

鄭氏曰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
於壻父

賈氏曰禮成於三故祭醴之時始扱壹祭及又
扱則分爲兩祭是爲三也又先用右手取脯左
手兼奉之以降授從者於西階下乃歸執反命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
昏禮通考

卷六

重

聞命矣

鄭氏曰禮告所執脯

敖繼公曰禮卽女家所受納采問名之類是也
記不見之者以其辭各異故不備載之省文耳

通典東晉王湛昏儀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
某獻酒却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酢媒人媒人
不復答

隋書禮志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

開元禮皇帝遣使及副既問名出僎者進受命出
請事使者曰禮畢僎者入告主人曰請禮從者僎

者出告使者曰敢辭僎者入告主人曰敢固以請

僎者出告使者曰敢不從僎者入告主人升立於

序端掌事者徹几改設二筵東上設瓊醴於東房

西牖下加勺幕站在罇北實解二角柶二邊豆各

一實以脯醢在站北又設洗於東階東南主人降

迎西面揖使副入至階三讓主人升阼階使者升

西階副從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使副西階上

北面答拜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以進

主人受几於序端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之

掌事者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向使副序進迎

昏禮通考

卷六

重

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東階上北向再拜

送使副以几進北面跪各設於座左退於西階上

北面東上俱答拜立於階西東面南上贊者二人

取解降盥手洗解升實醴加柶於解面葉出房南

面主人受醴面柄進筵前西北向立又贊者執解

以從使副西階上北面各一拜序進筵前東南面

主人又以次授醴使副受俱復西階上位主人退

復東階上北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薦脯醢使副

升筵坐左執解右取脯搗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各

以柶祭醴三興以柶兼諸解上臘降筵於西階上

俱北面坐啐醴建柶奠解於薦遂拜執解興主人
答拜使副進升筵坐各奠解於薦東降筵序立西
階上東面南上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
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篚升東階以授
主人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位掌事者一人又奉
幣篚立於主人之後使副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
人進詣楹間南面立使副序進立於主人之西俱
南面主人受幣篚以大授使副使副受之俱退立
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副降西階從
者還受幣篚使副當庭實揖馬以出牽馬者從出

使者出大門外東面立從者還受馬主人出門東
西面再拜送使副退主人入
庭棟案開元禮悉本儀禮政和新儀又本
開元禮故其納后儀自納采以下與唐無
異茲皆不錄其禮賓儀亦同惟酬使者以
幣無馬考禮經婦至後饗送者男氏以束
錦酬之納采問名女氏無酬賓之文也蓋
禮重納徵亦不過用幣而已納采問名尚
不用幣而女氏反以之禮使者過矣幣且
不必而況馬乎禮使以幣馬制始自隋唐

宋因之以至品官禮賓皆用幣

品官儀問名禮畢賓降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主
人還阼階東左右授屬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
下西面賓者進受命出請事實曰禮畢賓者請禮
賓辭固請賓許掌事者徹几改筵莞筵紛純加藻
席織純一品二
品雖几三品彤几四品以
下設几設神席亦准此設醴醴加爵冪在樽
北賓解一角柶一籩豆在坵北設洗於東房筵北
鼎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巾
加勺冪設訖主人迎
賓揖入主人入賓從入至階三讓升主人於阼階
上北面再拜旋立於階東西面賓於西階上北面
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掌事者拂几奉兩端以進
主人受拂几內執之西北向賓迎受於筵前東南
向以俟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西面立賓以
几進避北面立設於座左退於西階上北面答拜
旋立階西東面贊者盥手洗解酌醴加柶於解南
面立主人受醴進筵前西北面立賓西階上北面
一拜進筵前東南面受醴復西階上位主人還阼
階上北面一拜送贊者薦脯醢於筵前賓進升筵
坐執解取脯搗於醢以柶祭醢三與以柶兼諸解
上躐降筵於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奠解遂拜

執觶興主人答拜賓進升筵坐奠觶於薦東降筵
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奉籩幣升自東階主人
受於序端進西而立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
進楹間南面賓立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授
賓賓退立於籩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降階上北面
再拜送賓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賓出門西主人
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

司馬氏書儀 饋者出延賓曰請禮從者賓辭主人

同請賓許其辭俱遂入與主人揖讓拜起使者於此方敘

飲酒三行或設食禮訖而退

昏禮通考

卷六

无

朱子家禮 納采畢使者受復書請退主人請禮賓
乃以酒饌禮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讓如常
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禮之別室皆酬以幣

邱氏儀節 主人敢備薄禮請禮從者日賓辭主人

賓曰敢不從命鞠躬再拜主人答拜各就位主人

就東階賓就主人獻酒主人降階酌酒至賓席

西階俱北面主人獻酒主人降階酌酒至賓席

主人揖送酒賓受之而揖且過揖坐賓酢酒賓

客而後飲飲畢復揖主人主人報揖賓酢酒賓

降酌酒以奉主人如前儀請升席主人自席末

飲畢主人以盞置桌子上賓升賓次升

媒氏及陪席者執事者行酒或三行進饌或三

以次皆升生 俗如奉幣賓謝主人 賓出 鞠躬再拜 答拜 送賓 大

門揖 主人拱俟賓
外揖 上馬而退

明會典 皇帝命使納采問名畢主昏者出大門外

至正副使前致辭云請禮從者正副使復入酒饌

畢主昏者捧幣帛以勞正副使皇太子同

明集禮 品官納采問名畢賓將出主昏者請禮

庶人之禮於媒氏將請退主人請媒氏以酒饌請

從者於別室皆酬以幣

庭棟案集禮 品官無酬幣之文庶人反有

之從家禮也然酬幣本非古制不若概去

之爲得

昏禮通考

卷六

手

宋氏四禮初 筵禮畢賓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祠

堂告畢謝賓再拜賓答拜禮賓送賓如常儀

庭棟案昏禮止有女氏醴賓而壻氏之醴

賓無文闕也夫既任之以昏禮之重雖子

弟媒人亦當有以勞之而況賓乎稟菴宋

氏禮於禮畢告祠後行之極是今世俗於

納采之前先禮賓則又失之矣

昏禮通考卷第六終

昏禮通考卷第七

嘉善 曹庭棟 輯

卜昏

儀禮筮于席門

鄭氏曰席福席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席神

敖繼公曰筮于門者明其求于外神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鄭氏曰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饌陳也具俱也

昏禮通考

卷七

一

西塾門外西堂也

布席于門中闕西闕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積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

鄭氏曰積藏筴之器也兼并也進前也自西方

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既反之

鄭氏曰宰亦有司也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

主人告所以筮也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反還也

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敖繼公曰旅謂衆有司也占者占所遇之卦必旅占者欲盡衆人之見也

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鄭氏曰宗人有司主禮者也

庭棟案此爲士冠筮日儀士昏無卜筮之文而其問名辭曰將加諸卜納吉辭曰命某加諸卜占曰吉則昏之有卜明矣儀禮無之者以其同於冠禮筮儀也茲以士冠

昏禮通考

卷七

二

筮日儀補之以下請期之前又須卜日其儀蓋同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杜氏曰懿氏陳大夫敬仲陳公子完其妻懿氏妻也龜曰卜

庭棟案記納吉辭主人答日子有吉我與在賈疏謂夫既得吉婦吉可知我兼在占吉中也故男氏娶婦則有卜昏之禮所以

憑吉凶以定去取若婦人從夫惟男氏采
擇而已安所用卜哉懿氏欲以女妻敬仲
而先卜之非禮也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
伯姬於秦與懿氏同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杜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
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孔氏曰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康成云卜不吉
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晉獻公卜

昏禮通考

卷七

三

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如彼記云卜之不
吉不合更筮但獻公既愛驪姬必尊其位故卜
既不吉更令筮之冀乎筮而得吉所以遂已心
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康成云卜筮數
而瀆龜虛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由是
貫竇龜筮不復告之以實故終實不吉而筮稱
其吉是筮非不知而不以實告也凡物先有象
數從象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故爲長
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故爲短案易繫辭云
著之德圓而神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

以爲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
故云筮短龜長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
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問之曰善
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韋昭曰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綠衣詩
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正其
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守龜卜人也族姓也不
過宗人不與他姓議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
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人故敬姜欲室文

昏禮通考

卷七

四

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

漢書王莽傳平帝納莽女爲后有詔遣大司徒大
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
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

孟康曰金水相生也

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坤
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

白虎通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其相筮者筮畫
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
祖而問之也

庭棟案二姓之合蓋有天焉使卜之吉而娶女果終吉則古人之於昏既必卜之何以有出妻之事詩曰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卜筮特以明其慎重云爾處之以慎重而聽之於天命此古人卜昏之意歟漢書曰如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既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班氏謂卜者卜女之德知其相宜否是欲假書龜以求前知無論事屬難憑亦鬼神所不告也況乎

昏禮通考

卷七

五

夫有夫道婦有婦道傳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宋書后妃傳後廢帝江皇后北中郎長吏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蔭以卜筮最吉故為太子納之

陳氏禮書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廟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於先君之祧卿受問於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

凡言廟者祧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祧廟是也故天子諸侯筮於廟堂大夫士筮於廟門此尊卑之辨耳鄭氏謂筮不於堂嫌筮之靈由廟神誤也又案曲禮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春秋之時楚公子娶於鄭曰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故士昏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廟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

昏禮通考

卷七

六

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耶此等處難信

幾亭陳氏曰案卜恐只是卜日

朱子語類問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

庭棟案納采者始相采擇即今之求親問名者問女之生年行次即今之請帖此時昏姻猶屬未定古人重此大禮實必執鴈以見鴈特贄物並非聘物問名後若卜之

不吉則便休耳其辭曰將加諸卜者正以
示昏事未定之意後世相見無贅並畧拜
迎致命之文竟以納采爲言定言定猶納
吉也謂得吉以定昏姻之約也是卜反在
納采之前矣實則其初仍有求親請帖之
禮卽古之所謂納采問名耳但今旣以納
采爲言定則納吉之禮更何所施哉

昏禮節畧卜筮是昏禮一大節士昏無卜筮儀已

見於冠禮故也或曰古大夫不藏龜士庶不立卜
筮周禮太卜卜大封大祭大遷大葬不及昏姻士

昏禮通考

卷七

七

禮問名加之卜筮此後世神道設教而非真先王
之禮歟愚謂昏喪祭等重也言喪祭而昏可類推
矣詩云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婦謂其夫也爾卜
爾筮體無咎言婦人期所私也又握粟出卜是何
能穀卜買卜也安得謂士庶不得卜筮哉

納吉

儀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鄭氏曰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
之事於是定

賈氏曰上文納采在前問名在後今此不云如

問名而云如納采者問名賓不出大門故此納
吉如其納采也卜筮皆於廟廟未卜時恐有不
吉昏姻不定故納吉乃定也

敖繼公曰如納采禮者兼禮賓而言也下禮放
此

庭棟案禮賓記曰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
以反命鄭註反命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
期還報於壻父然則行此數者之禮必皆
禮賓可知且記言凡使者歸反命曰凡者
非止問名後事明矣蓋古人慎重昏禮故

昏禮通考

卷七

八

賓至必禮文不厭其繁物不嫌於儉鄭氏
謂明相尊敬不主爲飲食起是也豈若後
世之侈靡無度歡呼醉飽以爲樂者乎

記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
告

鄭氏曰貺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

辭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

賈氏曰我與在者夫婦一體夫旣得吉婦吉可
知故云我兼在占吉中也

敖繼公曰不堪謂不能盡婦道此亦償者傳賓

主之辭賓致命亦空曰某敢納吉

開元禮皇帝納后儀其日使者至主人立於門內

西面償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

從制使某也納吉償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

而人卜筮云吉臣占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償者出

告入引主人出迎其再拜授鴈使出請醴俱如問

名儀

皇太子
納妃同

品官儀其日大昕賓至入次設几筵如初賓出次

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阼階下西而償

昏禮通考

卷七

九

者進受命出請事實曰某公有貺命某加諸卜占

曰吉使某敢告償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不教惟

恐弗堪某公有吉某與在焉某不敢辭償者出告

主人拜迎升堂授鴈之儀並如納采唯致命云納

吉爲異賓出請醴俱如問名儀

政和禮其日媒氏至掌事者設神位主人受禮如

納采儀主人媒氏俱卽座從者以鴈陳於階媒氏

曰稽諸龜著枚卜曰吉使某以告主人曰龜著協

從某曷敢辭餘儀並同納采

程子昏儀納吉謂壻氏既得女名告神而卜之得

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

司馬氏書儀歸卜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

事於是定計納采之前已卜矣於此告女家以成

六禮也納吉用鴈儀如納采

明集禮擇日以鴈及禮物賓與媒氏至女氏行納

吉禮如納采儀

庶人無
納吉儀

庭棟案禮有納吉蓋謂昏姻之事於是而

定也自後世以納采爲定禮則納吉并在

所廢故朱子家禮亦刪去納吉一節從俗

也至明制皇帝納后則以納吉納徵告期

昏禮通考

卷七

十

合而行之而品官獨另行納吉禮似覺繁

簡失當矣

昏禮通考卷第七終

昏禮通考卷第八

嘉善 曹庭棟 輯

納徵

儀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

賈氏曰案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

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

昏禮通考

卷八

一

鄭氏曰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執禽者左首

賈氏曰執皮者二人相隨而入至庭北面皆以西爲左一手執兩足毛在內故云內文隨入爲士廟門阨狹而執皮者又橫執之故二人相隨乃可以入不得並行也至中庭則稍寬故得俱北面西上也

敖繼公曰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執皮攝之者中屈其皮疊而執之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庭狹而所立之處當其

參分之一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賈氏曰賓堂上致命時庭中執皮者釋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幣時主人之士於堂下受皮是庭所用爲節也釋外足者人北而以足向上執之足遠身爲外釋之則文見也士受皮者取皮自東方出於後自左受者自東方出於執皮者之後至於左北面受之也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西今先向東行故云逆退也

昏禮通考

卷八

二

敖繼公曰釋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皮以文爲美故當授受之節宣示之他時則否士謂主人之私臣非指有爵者也

皮帛必可制

賈氏曰必可制者可制爲衣物此亦是教婦以誠信之義也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脫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脫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賈氏曰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

賓者辭也致命曰某敢納徵是升堂致命辭也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

敖繼公曰納采之屬使者皆不言行禮之物此乃言儷皮束帛者以其盛於他禮故顯之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蓋因而遂記之耳典卽彼所謂先人之禮也納徵於六禮爲盛故曰重禮此亦賓者傳主人辭也

曲禮 非受幣不交不親

鄭氏曰有禮乃相纏固故必受幣

孔氏曰幣謂聘之玄纁束帛也先須禮幣然後

昏禮通考

卷八

三

可交親

郊特牲 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

鄭氏曰誠信也腆猶善也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

孔氏曰辭不詐飾是正也幣不濫惡是信也故昏禮記云辭無不腆皮幣必可制鄭註云賓不稱幣不善此二者正也信也

嚴陵方氏曰幣所以將昏姻之意辭所以通昏姻之情幣必誠者無飾其意以僞也辭無不腆者無致其情以曲也辭無致其曲則告之以直

故也幣無飾以僞則告之以信故也

馬氏晞孟曰腆之言厚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

山陰陸氏曰凡謙辭稱不腆今辭不云不腆告之以直信也據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旣拚以俟矣春秋傳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又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臣下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告之以直信者直告之以信而已

開元禮 皇帝命使及副納成其日使副至后氏第布幕於內門外玄纁束帛陳於幕上六馬陳於幕

昏禮通考

卷八

四

南北首西上執事奉穀珪以匱俟於幕東西面掌事者設几筵使副出次立於大門外持幡節舉制案者皆如初主人立於大門內賓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儻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重禮某祇奉典制儻者出告引入主人出迎再拜使者不答拜使副入幡節前導持案者從入至內門主人揖使者先入副從之自西階升立兩楹間南面主人由阼階詣使者前北面立執事者坐啓匱取珪加於玄纁上牽馬者從入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持案者以案進副使前副使取制書授

使者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
宣制畢主人再拜稽首訖受制書以授左右仍北
而立儼者引答表案進儼者取表授主人主人受
以授使者訖退復位再拜使副降出立內門外如
初主人受制書訖左右受玉帛於庭受馬者自左
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而出主人降立
於東階下儼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請禮
如納吉儀

皇太子
納妃同

品官儀其日大昕賓至掌次者延入次賓之掌事
者入布幕於次門之外玄纁束帛立三正纁二陳
正合束之

昏禮通考

卷八

五

於幕上乘馬在幕南

一二三品四馬四五品北首
兩馬六品以下鹿皮二

西上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初賓出次儼者進受

命出請事賓曰某公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

之禮使某也以束帛乘馬

六品以下則請納徵儼
云束帛鹿皮

者入告主人曰某公順先典貺某重禮某敢不承

命儼者出告主人出迎西面再拜賓不答拜主人

揖入賓從入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於內

門主人立於門東西面賓立於門西東面賓之掌

事者以束帛授賓賓奉束帛主人揖與賓俱入牽

馬者從入

六品以下執
皮者從入

陳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

首西上主人入二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阼階
當阿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賓曰敢納徵主人
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
人之西俱南面賓授束帛降自西階立於內門外
之西東而左右受束帛於序端主人還立於阼階
下西面受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
前西而出儼者進受命出請事賓曰禮畢其禮賓
如納吉儀

政和禮其日媒氏至女氏門掌事者設神位如初
主人受禮如納吉儀迎媒氏於門外媒氏執函書

昏禮通考

卷八

六

主人揖入媒氏報揖從入持禮物者從其後主人

媒氏俱卽座從者陳禮物於階媒氏曰吾子既修

好於某某使某請納成媒氏以函書授主人主人

曰備物有加敢不重拜主人以復書授媒氏媒氏

復致命曰某使某請吉日主人曰某同聽命媒氏

曰請以某甲子主人曰敢不承命餘儀如納吉

庭棟案儀禮昏辭擯者口傳主賓之言而

已漢鄭司農有百官六禮文東晉王彪之

等議大昏儀有六禮板文開元禮大昏亦

有六禮制文至於品官士庶則無之其儀

節悉本禮經故也政和禮大昏因開元之舊而品官士庶納徵亦增用函書又兼行請期禮而不用鴈此其因時損益不盡同於開元者

程子昏儀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也

司馬氏書儀納幣用雜色綵五匹爲束士昏禮納幣用五匹爲束禮納禮既染爲玄則不堪他用且恐貧家不能辦玄纁故但雜色綵五匹卷其兩端合爲一束而已兩鹿皮使者執束帛執事者二人執皮反之令文在內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隨賓入門及庭三

昏禮通考

卷八

七

分之一而止北向西上賓與主人揖讓升堂賓致命主人對其辭同於賓之致命也執皮者釋外足復之令文在外於主人之受幣也主人之執事者二人自東來出於執皮者之後受皮於執皮者之左逆從東出餘如納吉禮

朱子家禮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納采後卽納幣以從簡便幣用色綵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具書遣使禮如納采但不告甥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並同納采

楊氏復曰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畧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但親迎以前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畧者今以例推之具書遣使其儀並同納幣

邱氏潛曰家禮於昏之六禮止用其三愚合問名於納采而以納吉請期附納幣以備六禮之數其儀節具書受書復書禮賓及告祠堂並同納采若納幣未卽親迎者遽請期日失之太早空別行請期一節爲是其儀節亦同納采

庭棟案昏禮最重納徵白奠訖陪傳禮

昏禮通考

卷八

八

物不著儀節至唐宋而儀節始詳然不過依法禮經初無創制而其損益之間可以驗古今文質之異矣

金國志婿納幣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數倍飲客佳酒以金銀旂片之其次以瓦旂列於前以百數客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杯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又進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甯上客啜之以麝香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婿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

庭棟案此乃金初興舊俗所謂拜門也金
太祖定鼎後別有儀制頒示官民詳見禮
物篇

元典章古禮納幣係今之下財也合依朱文公家
禮而行

前件議得擬合酌古準今照依已定筵會以男家
爲主會請女氏諸親爲客先入坐男家至門外陳
列幣物等令媒氏通報女氏主人出門迎接相揖
俟女氏主人先入男家以次隨幣而入舉酒請納
幣飲酒受幣訖女氏主人回禮昏家飲酒畢主人

昏禮通考

卷八

九

待賓如常禮許壻氏女子各各出見並去世俗出
差之幣

至元八年七月尚書戶部據禮部契勘拜門一節
自來典故俱無如此體例此係女直風俗民間往
往做學習以成風徒費男家錢物甚非體制革去
便當移準中書省咨依準所議

明會典皇帝命使所司陳設如納采制詞云茲聘
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吉納徵告期
禮正副使詣皇后第主昏者出迎正副使入中堂
正使取納吉納徵制書以次宣訖授主昏者受置

於案正使捧圭副使捧玄纁授主昏者受置於案
副使取告期制書宣訖授主昏者受置於案禮畢
正副使持節出以節置綵輿中餘儀俱同納采
皇太子納妃皇帝命使納徵告期卽冊妃先期遣
官告太廟餘儀並同納后

親王納徵發冊儀同皇太子惟不持節無制書洪
武二十七年更定仍用節

明集禮擇日備禮物加玄纁束帛函書賓及媒氏
至女氏行納成禮如納吉

庶人止備書及禮物無玄纁束帛

禮書

昏禮通考

卷八

十

記辭無不腆無辱

鄭氏曰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賈氏曰不得謙虛爲辭也

庭棟案記所謂辭者乃言辭之辭非書辭
之辭也後世易之以書以通兩家之意其
辭之體要與記文畧同記曰辭無不腆無
辱却特牲曰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
人也信婦德也蓋謂不得以謙虛爲辭所
以教女以正直之義也今禮書中亦不得
用不腆字辱字

通典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畧因於周制其所稱前人
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
又加以阜糞著篋中又以阜衣篋表訖以大糞表
之題檢文言謂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
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
封題用阜帔蓋於箱中無大糞表便題檢文言謁
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

東晉王堪定大夫士庶昏禮六禮辭並爲贊頌儀
云於版上各方書禮文婿父名媒人正版中納采
於左方褻以阜糞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

昏禮通考

卷八

七

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稱賤子禮版奉案承
之羊酒鴈繪綵錢米別版書之裏以白絹同著案
上羊則牽之鴈以籠盛繪以笥盛綵以匱盛米以
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

晉書禮志穆帝納皇后何氏其納采版文璽書皇
帝曰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
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爲宜
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
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昏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
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開教訓衣履若如人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冀土臣

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皇帝曰咨

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俟令

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

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問臣名族

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雋妻侯禎之

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憚之曾孫先臣

安豐太守關中侯淑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

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

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

昏禮通考

卷八

七

奉典制次納吉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

從食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

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

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次納徵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

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

以玄纁皮帛馬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

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

宣中詔降昏卑陋崇以上公寵以隆禮備物典策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

某姓謀於公卿泰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典肅奉典制次迎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答

庭棟案晉穆帝納后制文王彪之所定用

昏禮通考

卷八

主

版書之博士荀勗曰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象八節皆真書后家答版較脚書之集禮云版盛以匣至唐開元禮其制文仍晉之舊惟納成稱玄纁珪馬

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太常禮院奏長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真卿議昏以書函之禮出自近代事無正經請廢之勿用政和新儀納采制文皇帝曰咨某官姓名肇經天人爰始夫婦正位基化敦敘大倫敦求賢明是惟

令族率由盛典式舉徽章今遣使某某以禮采擇答文曰皇帝嘉命舉大昏之禮下逮微陋備數采擇臣之女方祇保傳式嚴諄誨恭承令典肅荷微章某官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問名制文曰咨某自昔受命之君必擇建厥配以奉天地以承宗廟以御於家邦德至茂也肆朕稽古永惟大猷謀於公卿咸以祇若率由舊典式舉徽章今遣使某某以禮問名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問臣名族臣先臣某官某之遺元孫先臣某官某之遺曾孫先臣某官某之遺孫女年若干恭

昏禮通考

卷八

主

承令典肅荷微章納吉制文曰咨某稽謀所自燕及神民濬發祥占從以元吉六合之慶是爲大同今遣使某某以禮告吉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太卜元吉微陋之族懼不克堪恭承微章肅奉典制告成制文曰咨某之女毓秀中閭膺華高胄詠葛覃之本尊嚴師傅崇卷耳之志夙夜恭勤將延登於太微永迓承於介福以玄纁穀主式彰典禮今遣使某某以禮告成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昏舁頤崇以上公寵以盛禮備物典冊恭承天獎肅荷微章告期制文曰咨

某令月吉日備序來煩爰定厥祥率遵典禮今遣使某某以禮告期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告曰某月某日可迎臣恭承令典肅荷徽章迎后制文曰咨某嘉月惠時吉日惟某率由典禮今遣使某某備禮以迎答文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吉日惟某備禮以迎臣卑陋之族叨塵上恩以榮爲懼恭承令典肅荷徽章某官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皆如初答

庭棟案宋史禮志元祐七年詔學士院上

六禮辭亦仍晉王彪之所撰之文惟納成

昏禮通考

卷八

五

稱勳纁穀圭六馬爲異

司馬氏書儀書納采問名之辭於紙後繫年月日昏主官位姓名賓主各懷之既授鴈因交相授書壻家書藏女家女家書藏壻家以代今之世俗行書

朱子家禮主人具書主人卽主昏者書用牋紙如

世俗之禮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於宗子

邱氏儀節納采書式

問名

某郡姓某啓

不稱親

而末

成也某郡某官執事

稱呼

伏承尊慈不鄙寒微

者方議

曲從媒議許以令愛脫室僕之男某

或某親

之子某

有先人之禮謹專人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

爲誰氏出及其所生月日將以加諸卜筮伏惟

尊慈俯賜鑒念不宜某年月日某郡姓某啓

女氏復書式

稱呼同

伏承尊慈不棄寒陋過聽

媒氏之言擇僕之第幾女某

或某親之

第幾女某

作配令

嗣

或某親

弟姪

弱息慙愚又弗能教既辱采擇敢不

拜從重蒙問名謹具所出及其生年月日如別

幅伏惟尊慈特賜鑒念不宜

年月日

名帖式父

某母某氏女某行幾某年月日時生

納幣書式

納吉請

期附入

忝親某郡姓某啓某郡某官

昏禮通考

卷八

六

尊親家執事伏承嘉命許以令女脫室僕之子

某

或某親

加之卜占已叶吉兆茲有先人之禮

敬遣使者行納徵禮謹涓吉日以請曰某日甲

子實惟昏期可否惟命端拜以俟伏惟尊慈俯

賜鑒念不宜

若昏期尚遠去

謹涓以下數字

某年月日忝親某

再拜女氏復書式

稱呼同

伏承嘉命委禽寒宗

顧惟弱息教訓無素竊恐弗堪卜既叶吉僕何

敢辭茲又蒙顧先典脫以重禮辭既不獲敢不

重拜若夫昏期惟命是聽敬備以須伏惟鑒念

不宜

若昏期尚遠去

若夫以下

數字後書年月稱呼同前

家禮於昏之六禮止用其三愚合問名於納采而以納吉請期附於納幣以備六禮之數若人家納幣未卽親迎者遽以期日爲請失之太早宜別行請期一節書式並同納幣但男家書中去加之卜占以下十四字改敬字作今字女家書中去顧惟至若夫四十字惟云旣蒙貺以嘉幣今定昏期惟命是聽敬備以須伏惟以下並同

翰墨全書程子聘定啓伏以古重大昏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願族望之非

昏禮通考

卷八

七

華愧聲猷之弗競不偶非偶妄意高門以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閨第幾小孀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昏姻之願登期謙厚遽賜允從移卜良辰恭申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朱子回啓握衣問政風仰吏師之賢受帛結昏茲喜德門之舊遠承嘉命良慙鄙懷令兄察院位第四令姪直卿宣教屬志爲儒久知爲己熹第二女子服勤女事殊不逮人雖貪同氣之求實重量材之愧惟異日執筭以見儻免非儀則他年覆瓿之

傳庶無墜失此爲欣幸曷可喻云

庭棟案昏辭用函書非古也函書而用四六排偶尤非古也然世俗以此爲恭於理無礙從衆亦可

元典章至元六年三月中書省戶部契勘人倫之道男女昏姻爲大據民間現行禮數事殊不一有立昏書文約者亦有不立元議昏書止憑媒妁爲昏已定之後少有相違男家爲無昏書故違元議妄行增損財錢或女婿養老出舍爭差年限其間媒妁人等徇情偏向止憑口詞深爲未便省部公

昏禮通考

卷八

大

議得今後民間昏娶須要寫立昏書明開元議聘財禮物昏主并媒人各各畫字女家回書亦寫受到聘財禮物數目嫁主并媒人亦畫字仍將兩家禮書背而大書合全字樣付兩家各收執若招召女婿指定養老或出舍年限主昏保親媒人亦俱畫字其有受聘未過門身死者回財一半品官別行定奪

庭棟案禮書本非古制然如問名而女氏答以女之生年月日請期而男氏告以某日似不可無書以達之者於是納采納幣

例得皆備禮書兼以致殷勤通款曲云爾
至於元典章昏書畫字出舍立限以二姓
合好之事而預爲背盟負約之防特爲庶
民言之豈所概於士大夫哉

明史禮志納采制曰朕承天序欽紹鴻圖經國之
道正家爲本夫婦之倫乾坤之義實以相宗祀之
敬協奉養之誠所資惟重祇遵聖母皇太后命遣
使持節以禮采擇問名制曰朕惟夫婦之道人倫
之本正位乎內必資名家特遣使以禮問名尚佇
來聞納吉制曰大昏之卜龜筮師士協從敬循禮
昏禮通考 卷八 尤

典遣使持節告吉納徵制曰卿有貞靜之德稱
母儀之選宜共承天地宗廟特遣使持節以禮納
徵告期制曰歲令月良吉日某甲子大昏維宜特
遣使持節以禮告期奉迎制曰茲冊某官某女爲
皇后命卿等持節奉冊實行奉迎禮

庭棟案前明諸帝卽位後但行冊后禮正
統七年英宗大昏始定昏儀故制稱皇太
后命

幾亭外書禮書禮日用大紅楮佳墨楷書極隆重
矣豪家或用綾緞裝裱成帙書用金箔愚俗艷羨

吾甚駭之嘆之無論禮目卽禮書遵用文公成式
不過數行同志高懷或不妨自爲四六情真文工
足堪貴重豈關金紵之力乎展視繁華過目卽廢
何味而爲此一帖之費足以煖一寒兒何忍而爲
此牙籤玉軸不過奏幣通名無關顯親無當傳後
何用而爲此一端暴殄萬事必奢子孫習見破蕩
多致何利而爲此

日知錄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
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
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
昏禮通考 卷八 辛

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
禮物

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鄭氏曰純實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
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配
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

臨川王氏曰純者昏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
天地之合數爲之

庭棟案純束也戰國策錦繡千純是也古

者以帛一匹從兩端相向卷之至中謂之兩取其耦也五兩者今之五匹卷之爲十端合之爲一束也無過者謂入幣之禮多不過是蓋量爲節省亦無不可耳儀禮云束帛卽五兩但彼則玄三而纁二此則但云純帛不言其色

儀禮玄纁束帛儷皮

鄭氏曰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

賈氏曰周禮註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娶妻

昏禮通考

卷八

三

必用其類士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庶人用緇故云陰也此兼玄纁束帛故云象陰陽備陽奇而陰偶三玄而二纁也

敖繼公曰周官純帛無過五兩純則玄而不纁也

庭棟案士冠禮曰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鄭註云所以申暢厚意也然則束帛儷皮不獨昏禮用之就昏禮而言儀禮曰玄纁周禮曰純帛色亦不類蓋適於用而已記所

謂皮帛必可制是也豈必以玄纁純帛爲拘哉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鄭氏曰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

方氏慤曰納幣卽納徵以物言則曰幣以義言則曰徵

考工記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鄭氏曰納徵加於束帛也

昏禮通考

卷八

三

庭棟案周官典瑞云穀圭以聘女謂天子用以聘后也圭璋皆至貴之物以之爲聘先王所以慎重昏禮而用之必有其等亦可知矣

漢書王莽傳平帝立王莽納女爲后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

後漢書梁皇后紀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

秋迎皇后於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
紹聖善結昏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
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
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一如舊典

王氏赫曰漢高制聘后儀黃斤二百斤馬十二
匹晉宋納后皆引以爲言而平帝納王莽女聘
黃金二萬斤成帝納梁冀女弟依孝惠帝納后
故事黃金二萬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
絕如此

通典鄭衆百官儀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調文外

昏禮通考

卷八

五

有贊文各一首案以玄纁羊馬清酒白酒粳米稷
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
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
鹿烏九子婦陽燧贊言物之所象者玄象天纁法
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屬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
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衆多性柔葦柔之
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總永延壽膠
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
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
祿得香草爲吉祥鳳皇雄雌伉合舍利獸廉而謙

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
淵無射鹿者祿也鳥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
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
首東方始

庭棟案禮物三十種皆非通用僅博美稱
且其中多難致之物必以他物裝飾僞爲
之如鴈來隨陽已非四時所常有而況鳳
皇舍利獸乎鄭司農於禮經授受有本不
知奚取云爾也又案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云昏禮有合驪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

昏禮通考

卷八

五

石綿絮長命縷乾漆九事是唐時猶用之
特減其數俗禮相沿蓋難遽革與

晉書禮志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納徵大昏用玄纁
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
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
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馬酒
米玄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
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
之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
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

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庭棟案用皮古制也用馬自漢始至魏王娶妃公主嫁用絹百九十匹絹之取數未審何義其詳蓋不可考

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羊屬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用羊之旨鄭氏昏物贊

昏禮通考

卷八

五

曰羊者祥也然則昏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昏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豈謂昏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其事乎

宋書禮志孝武納皇后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

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玄三匹纁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氏所謂五屬六禮也

昏禮通考

卷八

美

明帝泰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準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旣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未遑研考今法章徵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應用兩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昏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遺皮玉之美宜盡殫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士虞詡議按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參詵虞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餘議爲允

南齊書裴昭明傳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昏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

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吉而昏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準的經詰凡諸僻謬一皆詳正

杜佑曰上古之人食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玄纁纁裳猶用皮爲韞所以制昏禮納徵用玄纁纁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不合更以玄纁及皮爲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彪之云取威猛有斑彩猶臆說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謂

昏禮通考

卷八

三

得禮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玄纁纁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大倫示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捨棄有類去羊答曰玄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則廢又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改置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豈要復舊制乎其朝宗親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

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禮甚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坩築土爲之今會客豈須置坩乎又並安能復古道耶畧舉數事餘其可知也何必納徵猶重無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

隋書禮志後齊聘禮一日納采二日問名三日納吉四日納徵五日請期六日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稻米麴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於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則減其半納徵皇子王

昏禮通考

卷八

三

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第一品以下至四品以獸皮第二品以下至從九品用鹿皮錦下皆無獸皮二品以下至從九品用鹿皮錦綵六十匹十匹錦綵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匹四品十匹五品五匹六品三匹七品二匹八品一匹九品半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麴各十斛酒黍稷稻米麴各減六斛六品已下無積酒黍稷稻米麴各一斛諸王之子已封未封禮皆同

庭棟案儀禮玄纁束帛言以玄三纁二五匹之帛合爲一束束帛卽此玄纁茲於玄

纁外別有束帛十匹何爲也且杜佑云古人所以用玄纁者玄衣纁裳足充當時之服耳秦漢以降服色既殊則又安用玄纁哉如謂禮貴法古自必須此循空名而鮮實用是亦僞也君子無取焉

南史隱逸傳宋孔淳之與王敬弘爲方外之遊又申以昏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於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唐書禮志一品至於三品爲一等玄纁束乘馬玉

昏禮通考

卷八

元

以璋四品至於五品爲一等玄纁束兩馬無璋六品至於九品爲一等玄纁束儷皮二而無馬

通典唐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太常禮院奏長安公主出降案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真卿議昏用誕馬在禮無文周禮諸侯以璋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

馬都尉加以璋郡主之婿加以璧代用馬

宋史禮志充國公主下嫁李瑋詔賜出降日令夫家主昏者其合用馬幣玉馬等物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侍掌事者受唯馬不入

諸王納妃聘禮賜女家白金一萬兩敵門即古之

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壺綵四十匹定禮羊酒綵各加十茗百斤頭巾中段綾絹三十匹黃金釵釧四雙條脫一副眞珠琥珀瓔絡眞珠翠毛玉釵朶各

二副銷金生色衣各一襲金塗銀合二錦繡綾羅三百匹果盤花粉簪眠羊臥鹿花餅銀勝小色金

昏禮通考

卷八

三

銀錢等物納財用金器百兩綵千匹錢五十萬錦綺綾羅絹各三百匹銷金樹畫衣十襲眞珠翠毛玉釵朶各三副函書一架纁束帛押函馬二十匹羊五十口酒五十壺繫羊酒紅絹百匹花粉花簪果盤銀勝羅勝等物

政和新儀三品以上四馬玄纁束帛四品以下兩馬五禮皆用馬

朱子語類或問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之矣且吾儕無望復古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

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要緊

朱文端曰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註十個爲一束兩兩個也八尺爲尋案一個四尺八尺爲兩個束五兩五個兩個也不言十個而言五兩猶今布帛以聯計兩五尋申言五兩之數謂其爲兩不過五尋而已五尋合四十尺以周尺計之不及今緞一匹故或疑其簡

呂東萊宗法條目嫁一百貫文省昏五十貫文省其餘隨本位之有無遇宅計不足則取之諸位

昏禮通考

卷八

圭

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緹緹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窠窠賴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阜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

陳氏禮書蘇秦傳錦繡千純張儀傳文繡千純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氏改爲緹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緹大夫士用玄纁也先王之

制昏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

金國志昏聘財禮儀一品不得過七百貫三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五品以上不得過三百貫若昏姻家和同不以等數爲限

庭棟案一品至五品各分等次而不及六品以下豈畧而弗備抑卽視此以爲降殺歟夫國家當以禮教齊民乃預度以不肖而限以聘財之多寡遂使昏姻之禮同於市道後世澆薄習以成風甚至求索無厭其流弊又曷有極哉

昏禮通考

卷八

圭

元典章至元六年三月中書省戶部公議得民間昏娶聘財等第男家爲主願減者聽

上戶金一兩銀五兩綵緞六表裏雜用絹四十匹中戶金五錢銀四兩綵緞四表裏雜用絹三十匹下戶銀三兩綵緞二表裏雜用絹十五匹至元八年二月中書省奏定品官庶人聘財表裏頭面諸物在內並以元寶鈔爲則以財畜折充者聽若和同不拘此例

品官一品二品五百貫三品四百貫四品五品三百貫六品七品二百貫八品九品一百二十貫

庶人上戶一百貫中戶五十貫下戶二十貫

至元八年七月平陽路奉戶部符文照得民間昏娶聘財已有定例外據招召養老出舍女壻至元三年五月中書省劄付依準昏嫁元約養老者聽從養老出舍者聽從出離各有定例但財錢爲無定例往往多餘索娶爲此省部公議到下項事理通行合屬依準施行

一招召養老女壻照依定例昏娶聘財等第減半須要明立媒妁昏書

一招召年限出舍女壻各從所議明立媒妁昏書

昏禮通考

卷八

三

或男或女出備財錢依約年限照已定昏娶聘財等第驗數以三分中不過二分

明會典皇帝納采問名禮物玄纁四段玄纁二金一百兩花銀八百兩珍珠紵絲羅紗絹脂粉等物又

開合禮紵絲紅絹珠翠花羊豬酒鶯茶餅米麴棗栗木彈等物納吉納徵告期禮物玄纁四段玉穀

圭一枝馬十二匹金八百兩花銀二千六百兩冠服帶綬佩帔鐃劍珠翠環珥脂粉香花綳絲紗羅

綾絹絨錦等物又開合禮紵絲等及食物其數加

於前發冊奉迎禮大紅紵絲兩疋鴈一隻

天順八年加一

冠服衣衫帔馬羊酒棗栗木彈胡桃等物

皇太子納采問名禮物玄纁二疋玄纁一金六十兩

花銀六百兩餘物同納后各有差納徵禮物玉穀

圭一枝玄纁四疋玄纁二馬八匹金二百兩花銀一

千兩餘物同納后各有差發冊禮並同又催妝禮

羊四牽酒四十瓶果四合

親王定親禮物金五十兩花銀四百兩餘同皇太

子納妃各有差納徵禮物玉穀圭一玄纁五疋玄纁

金四百兩花銀一千六百兩馬四匹餘同皇太

子納妃各有差發冊禮催妝禮並同

昏禮通考

卷八

三

庭棟案古制玄三纁二士禮用之明會典

皇帝納后用玄二纁二皇太子納妃用玄

一纁一似以多寡分等差而親王獨遵古

制用玄三纁二者仍洪武間諸司職掌之

舊文耳考職掌一書止有親王昏儀會典

仍之而以皇太子昏儀另爲一條其間聘

財多寡致有舛悞此議禮者之疎也

禮儀定式洪武五年詔古之昏禮結兩姓之歡以

重人倫近代以來專論聘財習染奢侈令中書省

集議定制頒行遵守務崇節儉以厚風俗

公侯品官昏禮定式

初定禮

二品 三品 五品 六品 八品

贊紅絲

一對 一對 隨用 隨用 隨用

紵絲

八匹 四匹 二匹 二匹 二匹

絹

八匹 四匹 不用 不用 不用

紅羅

一對 一對 不用 不用 不用

紗

一對 一對 一對 不用 不用

羊

二牽 二牽 一牽 一牽 一牽

猪

二隻 一隻 不用 不用 不用

鷄

十隻 八隻 四隻 四隻 二隻

昏禮通考

卷八

重

酒

十瓶 八瓶 四瓶 四瓶 二瓶

茶末

八袋 四袋 二袋 二袋 二袋

果

四盤 二盤 一盤 一盤 一盤

麵

十袋 八袋 六袋 四袋 四袋

餅

一百 六十 四十 四十 四十

合紵絲

一對 一對 隨用 隨用 隨用

媒紵絲

隨用 隨用 隨用 隨用 隨用

納徵禮

玄纁

紵絲 紵絲 綾羅 隨用 隨用

禮服

一副 一副 一副 一副 一副

山松特

一頂 一頂 一頂 一頂 不用

霞帔子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常服

一副 一副 一副 一副 一副

珠漆冠

一頂 一頂 一頂 一頂 一頂

長襖裙

四套 四套 二套 一套 一套

金釧

一隻 一隻 一隻 一隻 一隻

金釧

一隻 一隻 一隻 一隻 一隻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銀釧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二箇

昏禮通考

卷八

重

綾

八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紗

八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羅

八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四匹

絹

三十匹 十六匹 六匹 四匹 二匹

絲綿

百兩 六十兩 不用 不用 不用

紅羅

一對 一對 不用 不用 不用

腳紗

一對 一對 不用 不用 不用

茶

廿袋 十六袋 十袋 八袋 四袋

羊

八牽 四牽 二牽 二牽 一牽

猪

六隻 四隻 二隻 二隻 一隻

鴛	十二隻	十隻	八隻	六隻	四隻
酒	六十瓶	四十瓶	十六瓶	十二瓶	十瓶
果	四盤	四盤	二盤	二盤	一盤
麵	四十袋	二十袋	十二袋	十二袋	十袋
餅	二百箇	一百六十箇	一百六十箇	一百箇	八十箇
合約絹	一對	一表	綾羅	隨用	隨用
媒約絹	二對	一表	綾羅	隨用	隨用
花紅	隨用	隨用	隨用	隨用	隨用
請期禮	五品以下	不行此禮			
紅紵絲	一對	一對			
昏禮通考	卷八	毛			
羊	二牽	一牽			
酒	十瓶	八瓶			
親迎禮					
紅紵絲	十對	一對	綾羅	隨用	隨用
庶民昏禮定式					
定禮	上戶	中戶	下戶		
紅絹	四匹	二匹	一匹		
羊	一牽	用絳	用鴛		
酒	八瓶	四瓶	二瓶		
茶	四袋	二袋	二袋		

餅	八十箇	四十箇	二十箇
花	隨用	隨用	隨用
果	二盤	二盤	一盤
麵	二十袋	十二袋	八袋
納徵禮			
銀飾漆	一頂	一頂	一頂
紅冠	一領	一領	一領
大袖衫	一領	一領	一領
藍青素	一領	一領	一領
霞帔	一領	一領	一領
布裙襖	二套	二套	二套
子長裙	一對	不用	不用
銀釧	一對	不用	不用
昏禮通考	卷八	美	
銀鐲	一對	一對	一對
胭脂粉	隨用	隨用	隨用
顏色絹	八匹	或六匹	或四匹
顏色紗	或四匹	或四匹	不用
羊	二牽	一牽	不用
猪	二隻	一隻	不用
鴛	六隻	四隻	不用
酒	二十瓶	十二瓶	或八瓶
茶	八袋	四袋	二袋
餅	一百八十箇	八十箇	或四十箇

麵

二十 十二 或八 或四 袋

親迎禮

紅絹

一對

紅布 隨用

庭棟案洪武五年中書省奉詔集議換禮儀定式一書崇卑有辨隆殺有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制極詳焉其昏禮一條自公侯品官至於庶民皆裁去舊制聘財具幣帛食物爲禮誠所以厚風俗而崇節儉也今考品官定式初定禮已用紵絲紗羅等物納徵禮且數倍之庶民上戶之禮或

昏禮通考

卷八

五

有過於八九品官者則奢僭之漸反自此啓之亦議禮者之疎耳至士昏禮不見於制當時馮氏應京曰國朝會典凡品官之子爲庶民者親迎服從九品士昏禮擬亦從九品然此特爲不能從儉者言達禮之士顧不可量加節省乎

幾亭外書余年十五先公爲訂昏丁氏納吉儀銀杯盤各二加四幣耳時先公官南銓丁又吾邑甲族其儉如此踰十年而余爲男輩納吉則幣至八準杯盤至四十金蓋三倍而贏矣當其隨俗不覺

其非已而念之此謂之奢不謂之厚使後世子孫

食指漸繁家業漸析勢有不得不減之時不得已而減又不可謂之儉矣何如乘令門戶未衰產殖未落之日伸縮自繇以示後人可爲永式乎於是爲幼兒行禮及孫女許嫁他族悉復先公舊無加焉欲男女嫁娶一崇樸雅絕去較量之意也不然奢施而豐受儉嫁而奢娶此又與於俗情之甚者專學有莘一介不與人得毋近似之乎

庭棟案禮物用杯盤蓋爲以酒飲女氏故用之金國志元典章有其禮他無所據今

昏禮通考

卷八

早

既不行此禮則杯盤已無所用猶以銀準更無謂也

回禮

通典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畧因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

庭棟案鄭司農禮辭有女家答辭云奉酒肉若干卽今所謂回禮漢世固已有之然其制本不見於經而晉唐之禮亦無及之者蓋有無厚薄聽之女家於禮本無關輕重且答辭所云奉者不過酒肉而止百官

之禮如此下此可知矣

夢梁錄媒氏往女家報定加以雙羊牽送以金瓶酒裝以大花銀方勝紅綵銷金酒衣簇蓋酒上女氏卽於當日回定禮以珠翠簪掠阜羅巾段七寶巾環又用金銀打造魚箸以綵帛造像生葱雙株挂於魚水樽外

庭棟案吳自牧夢梁錄所載皆南宋時事女氏回禮其靡費如此爲男氏者不更難乎宋之季世相尚奢侈風俗頹壞是亦其一端也

昏禮通考

卷八

星

山堂肆考白厚貧士也娶富室劉純女送烏瑤十事麝紙爲書劉大笑答以眞珠一升紫鴨千頭又使家僮撒燭花盈路

金國志塔納幣先期拜門禮畢牽馬陳於庭多者百匹少者十匹婦翁選子弟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畱不好則退畱者不過十之一二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每畱一馬報衣一襲

元典章至元八年中書省議得男家舉酒納幣飲酒受幣訖女氏主人回禮

諸司職掌親王行定禮備禮物媒人并內官一員

送至妃家媒人就引妃家回奉禮物復命納徵亦如之

庭棟案明制親王妃家則有回禮不及親王以下者畧賤也世俗相沿大夫士庶俱有回禮并至責望無厭或生詬訐因而致隙者有矣寡廉鮮恥莫此爲甚

昏禮節畧世俗女家亦答禮物於義似協納采答織履之類納徵答文房四寶及袍帽皆可

庭棟案女家亦答禮物此何義乎不過世俗投報之常而已夫昏禮有納采納吉納

昏禮通考

卷八

星

徵乃謂納此禮於女氏以成昏姻之約故使者但執脯反命以告得禮女氏固無所用答也今世俗咸有答禮不得已而從衆惟有以儉德力維之或遵漢制用酒肉亦可袍帽之類似猶過奢

昏禮通考卷第八終

昏禮通考卷第九

嘉善 曹庭棟 輯

許嫁

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鄭氏曰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子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賈氏曰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醴之敬其早得禮也醴之稱字與男子冠禮之稱字同

敖繼公曰此禮當於房中之醴之謂以醴飲

昏禮通考

卷九

一

之也字若伯姬仲氏之類女子之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笄其醴之而婦人執其禮並同惟以稱字與否爲異周易屯六二之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言許嫁乃字也然則未許嫁而笄者不字明矣古者女子成人乃許嫁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鄭氏曰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其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官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敖繼公曰此據士族之貴者言也教于公宮統於祖也教於宗室統於宗也

曲禮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鄭氏曰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

孔氏曰女子婦人通稱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紵纓是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註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紵纓以此而言故知

昏禮通考

卷九

二

有二纓也大故謂喪病之屬

長樂劉氏曰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吝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旣爲情邪所變閑禁雖嚴求其無咎而咎可無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兩者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況於男女未有室家者哉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使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旣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閨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

之故不入其門也

長樂陳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官室辨內外故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長可知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則閨門可知矣然同藏惟七十可也親授惟喪祭可也通問惟援溺可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內外之辨也

廬陵胡氏曰繫纓有固束之義

內則十有五年而笄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

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

昏禮通考

卷九

三

是數而笄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矣
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髽首

鄭氏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髽首猶若女有髽紒也

孔氏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

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髽首謂分髮爲髽紒也既未許嫁猶爲少者處之

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鄭氏曰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信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之

昏禮通考

卷九

四

孔氏曰祖廟未毀謂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高祖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于公宮也祖廟既毀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則教于大宗子之室三月教之其教成祭其所出之祖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公族

教於宗室者使有司告之假令宗子爲士只有父祖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

橫渠張氏曰婦人亦須有教教于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

藍田呂氏曰五廟自高祖而下爲未毀宗女同

出於高祖則其服總總則親也故教于公宮同出於五世以上則無服無服則疏也然猶統於

大宗故教于宗室

嚴陵方氏曰有德矣發之於聲則有言有言矣形之於貌則有容有容矣施之於事則有功故

昏禮通考

卷九

五

先後之序如此魚之爲物柔矣隱伏上下隨陽易言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亦以之比婦人其牲用之固所宜矣

庭棟案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

從則古者女子有教不獨先嫁三月亦不

獨天子諸侯始有是禮此言教于公宮宗

室者將嫁之前就尊者而教之所以重其

禮也至教成而祭告之於廟禮凡行事必

告廟又豈獨天子諸侯始得而行之哉

天戴記夏小正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

婦人未嫁者衣之

庭棟案綠爲青黃相雜而成詩邶風綠兮

衣兮傳云間色是也玄校又黑與綠相雜

而成者禮女子許嫁纓又許嫁笄而衣服

之制無聞茲以玄校著其所衣之色而曰

未嫁者衣之亦謂許嫁而未嫁者禮貴其

別如此綠或作緣古訓飾邊曰緣謂以黑

緣其衣也義亦通

春秋九月乙酉伯姬卒

僖公九年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

昏禮通考

卷九

六

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何氏曰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

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許嫁卒者死

不以殯禮降也

范氏曰女子許嫁不爲殯笄以象骨爲之刻鏤

其首以爲飾也

楊氏曰詩云象服是宜毛傳云尊者所以爲飾

知笄用象也女子許嫁服斬衰箭笄齊衰則用

榛笄喪笄無飾知吉笄有飾也

方氏慤曰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

貫髮者謂之笄

中華古今注頭笄自古有之笄而吉者繫也女子十五而笄許嫁於人以繫他族故曰笄而吉榛木爲笄笄以約髮也居喪以桑木爲笄表變孝也皆長尺有二寸

庭棟案今庶民家初定禮用簪一枚遣媒者送至女氏插頭約髮謂之繫頭繫頭者卽十五而笄以繫他族之謂蓋猶存古之意焉至士大夫家徒以華侈相尚反不行此禮故禮失而求諸野此亦一端也

昏禮通考

卷九

七

服式變古錄晉武帝遇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左右掩其口今定親家亦有云繫臂者續古事也

白虎通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記曰女子十五許嫁陰繫於陽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五而繫心也陰數偶再成十四加一爲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

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淫佚也

司馬氏書儀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主婦女賓

執其禮主婦謂笄者之祖母母及諸母嫂凡婦女有禮者贊亦賓行之於中堂執事者亦用家之婦

女婢妾其戒賓宿賓之辭稱某親或邑封婦人於

尊長當稱兒卑幼當稱姑姊之類於夫陳服止用

背子無篋幃頭有諸首飾叙梳席一背設於施櫛

總首飾置桌子上冠笄盛以盤蒙以帕笄如今

冠者執事者一人執之陪位者及賓亦止擯立於

中門內將笄者雙紒襦今之主婦迎賓於中門

昏禮通考

卷九

八

內布席於房外南面賓祝而加冠及笄贊者爲之施首飾贊揖笄者適房改服背子既笄所拜見者惟父及諸母諸姑兄姊

朱子家禮女子許嫁笄母爲主行於中堂與宗子同居行於私室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賓擇親姻婦人之賢而有禮者遣人致書以請厥明陳服以盤陳冠笄置西階下賓至主婦迎入升堂不用贊者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乃字乃禮賓

邱氏濬曰笄畢主人以笄者見於祠堂又見於

尊長乃禮賓

劉氏瑋曰笄今時簪也婦人之首飾也

庭棟案古者女子笄有二其一許嫁之笄十五而笄是也其一成人之笄雖未許嫁二十而笄是也今時笄禮必行於親迎之前專爲將嫁而設唐韓偓有新上頭詩云學梳鬆鬢試裙新消息佳期在此春上頭卽笄也言佳期在此春亦在將嫁時矣而書儀家禮所云猶存古之遺制焉

夢梁錄伐柯人兩家通報擇日過帖各以色綵襯

昏禮通考

卷九

九

盤安定帖如新人中意卽以金釵插於冠髻中名曰插釵若不如意送綵緞二疋謂之壓驚則姻事不諧矣

庭棟案此乃南宋俗禮插釵者猶今之定親以簪釵頭卽古者許嫁而笄之意特稍變其儀節耳至云若不如意送以綵緞綵緞帶屬也納幣所以證昏禮之成茲送綵緞反爲姻事不諧而設失禮實甚今吳俗有看親之說其類是歟

擇昏日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氏曰順其出外爲陽順其居內爲陰旬十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

孔氏曰此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外事郊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巳辛癸五偶爲柔凡卜筮者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見周禮筮人若次事則唯卜不筮小事則無卜唯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然尚書先

昏禮通考

卷九

十

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也鄭註周禮云筮凶則止而不卜而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若筮並凶則止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洪範所云是也大夫士則大事卜小事筮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註云士賤職衰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是士於旬初卽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先遠日謂如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

吉卜上旬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日也

馬氏晞孟曰剛則陽而主外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故用剛日柔則陰而主內冠昏內祭之類內事也故用柔日吉事人情之所欲故先近者喪事人情之所不忍故先遠者

藍田呂氏曰凡事有二則疑人謀不能決必求之鬼神所以問卜筮也然有疑而莫適從者如戰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其義均也其利均也如此則一聽於神以定吉凶也有疑而不敢專

昏禮通考

卷九

十一

者如建都邑地利便矣人居便矣擇而居之可矣如時日祭必用是時葬必用是月諷而用之可矣然即其中以求之神蓋有所尊也

廣安游氏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謂順其陰陽也聖人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如此而已三才之道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也義者陰與柔之屬也古人以是二端盡三才之理然此二者不可以交相雜也柔者從陰剛者從陽外者從剛內者從柔此謂自然而至順者也惟其本之

以至順行之以自然則凡所爲道者皆自是而起陰陽剛柔不可以相入猶仁義之不可以相入也當陽而柔當陰而剛當仁而義猶當暑而

寒當寒而暑也禮曰天地位萬物育苟陰陽錯置寒暑相失仁義失位雖有天下之聖智亦末如之何矣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也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聖人所以治人事者用此道也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用此道也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者用此見之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用此知

昏禮通考

卷九

十二

之也吉事先近日近日不吉而後及遠古之爲冠昏者其辭曰以歲之不虞以歲之不易蓋古人敦睦九族至於朋友皆爲之服而其服之之際飲食起居各有變也惟其如此較之後世吉祥無故之日蓋有時而難得也故愛其不易而多虞速欲畢冠昏之事其先近日或亦此意

論衡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剛柔以順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漢書王莽傳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

晉書禮志穆帝納吉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曰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詡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唐書諸公主傳城陽公主下嫁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則吉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思思相歡也昏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爲也夫卜所以決疑若黷禮慢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

昏禮通考

卷九

圭

唐書王琳傳琳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荀詡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禮據世用其言

通典建中元年十一月禮儀使顏真卿等奏俗忌今時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禮無所據請禁斷從之

太常因革禮通禮凡大事並前七日卜日小事並前五日筮日皆於太廟南門之外今儀皆廢國朝之制擇日者司天監前一季具晝日牒禮院看詳無妨礙回牒本監本監牒尚書祠部施行

庭棟案此乃宋嘉祐中歐陽修奉敕編輯所云通禮者開寶通禮也其言擇日而曰凡大事蓋大昏亦同例焉存以備參

老學菴筆記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爲天地合日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爲忌當時太史選定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爲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爲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

昏禮通考

卷九

吉

意亦不可回矣

庭棟案世俗又有月忌之說以洛書九宮次第推衍一日一宮二日二宮至五日入中宮六日六宮循環而推周則復始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五日十四日二十三日爲月忌中宮者五黃之位皇極之尊非常人所當居故爲忌術者以此言禍福固不足信然有意犯之獨無僭踰之嫌乎士庶之家擇昏日者亦宜避之

日知錄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支特牲郊日用辛
社日用甲書召誥丁巳用牲於郊戊午乃社於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註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詩吉日惟戊既伯旣禱穀梁用辛社不必用甲矣
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癸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已被除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

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祭邑月令章句云日榦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夏小正二月丁亥葛用入學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

庭棟案古人擇日之法或用干或用支以剛柔為主五行非所重曲禮內事以柔日昏為內事用乙丁已辛癸日是也後人擇日專論五行不計剛柔故昏當用柔日雖經有明文非術家所知水經註江淮之俗

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尚書有禹娶塗山辛壬癸甲之文蓋援古而失其義者

請期

儀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鄭氏曰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賈氏曰男家執謙故遣使者請若云期如女氏使者既見主人辭遂告主人期日也

敖繼公曰壻家既得吉日乃不敢直以告女家

而必請之者示聽命於女家之意尊之也許告期即記所謂某敢不告期者也

記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

鄭氏曰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

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為服

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

賈氏曰大功之喪服內不廢成禮期親服內則廢舉合廢者而言故三族據三者之昆弟也

敖繼公曰族有親者之稱三族謂從父從祖從

曾祖之親也從父之親齊衰大功也從祖之親小功也從曾祖之親總麻也喪服不止於此但舉三者言之耳有凶服則廢嘉禮故欲及今之吉也或曰三族謂父母妻之族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

敖繼公曰言前此皆受壻家之命今則亦唯命是聽也

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

鄭氏曰某壻父名也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

昏禮通考

卷九

七

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鄭氏曰某吉日之甲乙

敖繼公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辭也其上則皆擯者所傳者也經云許告期云許者則是在門外之時但許告之而未告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

敖繼公曰此乃主人堂上受命時之語也須待也

開元禮皇帝命使及副告期其日使副至后氏門入次以至儻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制使某告

期儻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制儻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至禮畢俱如納采儀皇太子納

同妃

庭棟案士昏禮云請期開元禮皇帝納后云告期宋史禮志元祐六年八月三省樞密院言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其請期依開寶禮改爲告期觀開元禮已如此知不自開寶始改蓋皇帝詔命體制自應爾也至以納徵爲納成則其義通上下矣徵成也

昏禮通考

卷九

六

品官儀其日賓至入次主人設几筵儻者請事並如納吉儀賓曰某公有賜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儻者入告主人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儻者出告賓曰某命某聽命於某公儻者入告主人曰某惟命是聽儻者出告賓曰某使某受命於某公某公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儻者入告主人曰某敢不敬須儻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賓主人出迎賓入其受鴈及醴賓並如納徵之禮

庭棟案記昏辭告期曰某日敖繼公曰某

日堂上致命之辭也開元禮俱作賓者所

傳之辭既告期而後主人迎賓授鴈似失

先後之序

程子昏儀請期實告昏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

司馬氏書儀請期夫家卜得吉日使使者往告之

也用鴈賓致命主人對賓告期辭同餘儀並如納

幣禮

助集禮請期儀同納吉庶人於納幣時請期邱氏家禮儀節同

屠氏鄉校禮儀禮使使者請命於女氏女氏辭然

後告期今但具吉期於書致敬往告可也

昏禮通考

卷九

七

庭棟案古禮請期所以示謙主人辭而後

賓升堂告期者皆一時口達之辭便易故

耳今改用函書則無所用謙竟具吉期往

告而已乃世俗禮女氏主人反有以吉期

辭者經言唯命是聽之謂何其非禮明矣

昏禮通考卷第九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

嘉善 曹庭棟 輯

冠服

儀禮使者玄端主人如賓服

鄭氏曰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之往來者玄端

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主人女

父也

賈氏曰主人是上士則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

則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則屬亦當是下士禮

窮卽同也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又以玄端祭

昏禮通考

卷十

一

廟今使者亦於主人廟中行事故鄭云又服以

事其廟也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緇

裳卽玄裳乃據主人是上士而言士冠云有司

如主人服則三等士之有司亦如主人服也

主人爵弁纁裳緇袍從者畢玄端

鄭氏曰主人婿也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

而言袍者明其與袍俱用緇袍謂緣也袍之言

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

賈氏曰周禮弁師云一命之大夫玄冕無旒士

變冕爲爵弁冕之次也大夫以上自祭用朝服

助祭用玄冕士家自祭用玄端助祭用爵弁今士親迎用爵弁是用助祭之服以爲攝盛則卿大夫親迎當用玄冕攝盛也

女次純衣纁裙

鄭氏曰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袵玄則此衣亦玄矣裙亦緣也裙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裙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裙明非常

賈氏曰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也內司

昏禮通考

卷十

二

服註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

敖繼公曰裙者裳連於衣而異其色之稱此纁衣而纁裳故曰纁裙也婦人衣裳異色者惟此時耳嫁時特服此者亦所以重之

姆纁笄宵衣

鄭氏曰纁綰髮笄今時簪也纁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在女右當詔以婦禮

女從者畢袵玄纁笄宵衣被纁黼

鄭氏曰袵同也袵玄者上下皆玄也纁禪也白與黑爲黼制黼以爲領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

敖繼公曰纁綰同玉藻曰禪爲綰蓋指衣而言纁黼者以黼爲禪衣而被之於玄衣之上亦猶婦之加襟不登車乃被之者別於婦也

姆加景

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今文景作幪

賈氏曰既夕禮明衣裳用布袂屬幅長下膝此

昏禮通考

卷十

三

嫁時尚飾不用布蓋以禪穀爲之詩云衣錦褰衣裳錦褰裳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此不用錦不爲文太著故鄭云禦風塵也

庭棟案加景姆爲女加之者

郊特牲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孔氏曰玄冕助祭服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用助祭之服齊戒自整勅而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

嚴陵方氏曰社稷主者夫為主於外婦為主於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

延平周氏曰玄冕事鬼神之服也齊戒將以事鬼神者故昏禮而用玄冕齊戒所以鬼神其陰陽之配也

庭棟案親迎用冕服指有國者言之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是也而士用爵弁亦是重此昏禮故為攝盛攝盛者士用大夫之服大夫用卿之服卿用孤之服自孤以上不攝盛本位自尊且嫌於逼上故也

昏禮通考

卷十

四

又儀禮士乘墨車疏曰以攝言之士之子冠與父同則昏亦同但適子則然庶子宜降一等車既如此冠服可知矣

隋書禮志後齊皇帝納后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為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

帔
隋皇太子納妃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

開元禮皇帝臨軒命使及同牢禮皆服通天冠絳紗袍皇后服褕衣加首飾至宮之明日奉表稱謝

服展衣

皇太子親迎服袞冕妃服褕翟花鈿

唐六典凡冕服及爵弁服助祭親迎則服之一品服袞冕九旒九章二品服鷩冕八旒七章三品服毳冕七旒五章四品服絺冕六旒二章五品服玄冕五旒無章六品至九品服爵弁

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昏聽假絺冕五品以上係九品以上子及五等爵昏皆假以爵弁服庶人昏假以絳公服

昏禮通考

卷十

五

凡女服花鈿翟衣命婦受冊朝會昏嫁則服之一品花鈿九樹翟九等二品花鈿八樹翟八等三品花鈿七樹翟七等四品花鈿六樹翟六等五品花鈿五樹翟五等

鈿翟禮衣命婦朝參及昏會則服之一品九鈿二品八鈿三品七鈿四品六鈿五品五鈿並通用雜色制與翟衣同

凡昏嫁花鈿禮衣六品以下妻及女嫁則服之其鈿翟笄而已其兩博鬢任以金銀雜寶為飾衣則大袖連裳

其次花鈿禮衣庶人嫁女則服之鈿以金銀塗瑠

瑣等飾

凡昏嫁之服資蔭高者皆從高女初嫁聽攝母服
廟見以後準常

庭棟案絺冕四品服也六典云三品以上
有公爵者嫡子昏聽假絺冕良以昏禮雖
許攝盛不得概與父服同耳又云女初嫁
聽攝母服母服本準父服子既不得概同
於父女亦安得概攝母服乎況女嫁從夫
準夫服於禮爲當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案本

昏禮通考

卷十

六

朝舊儀自一品至三品昏姻得服袞冕劍佩衣九
章今皇子與聖宮使繼炭雖未封建官是檢校太
原合準一品昏姻施行其禮準禮婦人從夫之爵
亦準一品命婦禮

政和新儀皇帝臨軒命使合番皆服通天冠絳紗
袍皇后服花釵十二樹九龍四鳳冠褙衣

皇太子親迎服袞冕執圭妃服褕翟衣首飾花九

樹公主下降
同妃服

品官服本職冕服品官子娶婦三品以上有公爵
其嫡子昏聽假以四品冕服五品以下九品以上

假以爵弁婦服花釵大袖女嫁亦同

庶人昏假幘頭公服或阜衫衣折上巾婦服花釵
大袖

程子詳本或問程子曰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
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今
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僞曰不然今之
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
者也服之其宜也若工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
不用可否曰於律得用而用之何害

幾亭陳氏曰重其禮者盛其服非自重也爲所

昏禮通考

卷十

七

見者重也古之農夫通義禮者皆稱士後世士
必名列爵序乃得稱之

司馬氏書儀初昏壻盛服世俗新壻盛戴花勝擁
蔽其首殊失丈夫客體必不得已且隨俗戴花一

兩枝勝一兩枚

朱子家禮世俗新壻戴花勝勿用可也

朱子語類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
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
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

陳氏禮書婦於嫁夕次純衣纁袿厥明則纁笄宵

衣以見舅姑以盛飾可以施於嫁夕不可施於厥明也

明集禮品官子孫昏娶聽假用九品冠服餘並阜衫折上衿或作巾

禮儀定式品官親迎各用本職朝服婦服花釵翟衣各隨夫之本品服其三品以上子昏假五品服五品以下子昏假七品服六品以下子昏假八品服女服同庶人服常服或假九品服婦服花釵大袖

呂氏四禮疑增盛服盛其所有也攝盛僭矣制許
昏禮通考 卷十 八

之君子不敢居焉

庭棟案攝盛所以重正昏禮古聖人制作之意蓋謂不如是不足以彰人道之始且無以別乎他禮也然今尋常之家苟不及攝盛即盛其所有似亦未為非禮乃呂氏直以攝盛為僭而有意違古則矯矣

車從

儀禮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乘墨車謂婿也

鄭氏曰乘二車從行者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炬火居前照

道

賈氏曰周禮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墨車以革鞵之革上有漆飾棧車則不革鞵而但漆之今士乘墨車攝盛也以攝言之士之子冠與父同則昏亦同但適子則然庶子宜降一等

放繼公曰從者棧車也從車二乘與乘車而三士之車數於此可見

婦車有褻亦如之
鄭氏曰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

昏禮通考 卷十 九

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褻車裳帷周禮謂之客車有客則固有蓋

賈氏曰婦車與夫同有褻為異

放繼公曰有褻者婦人重自蔽且以別於男子之車也褻亦以布為之在上曰褻在下曰裳帷此唯有褻而已其形制則未聞喪時婦車褻用疏布

記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賈氏曰此几謂將上車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夫人諸侯無文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是也

詩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天子之女下嫁諸侯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爲尊卑焉

鄭氏曰車乘厭翟勒面纁總服則綸翟下王后一等

朱子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

漢書平帝紀三年春詔光祿大夫劉歆等議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

昏禮通考

卷十

十

立輅併馬

服虔曰輅音證立乘小車也併馬僂駕也

顏師古曰新定此制也

晉書禮志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又案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卽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旗旄頭畢罕並出卽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徹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

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立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旣不設五牛旗則旄頭畢罕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旣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麤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庭棟案東宮舊事一卷晉張敞所著皆記皇太子納妃儀物如金塗連盤絳地文履銅駝頭燈之類雖有其名莫詳其制不備

昏禮通考

卷十

十一

錄

隋書禮儀志輅車青通幃駕二馬王侯入學五品朝昏通給之

唐書諸公主傳趙國莊懿公主下嫁德宗幸望春亭臨餞厭翟翟不可乘以金根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主始

開元禮壻親迎三品以上乘革輅四品五品木輅五品非京官職事者乘青通幃轎車六品以下乘青通幃轎車婦車準其夫

唐會要一品以下五品以上皆通用幃六品以下

皆不得用轎者今非冊拜及昏會並不得用轎

唐六典車府令掌車輅昏葬奉使皆視其品秩而給之三品以上以革輅五品以上以木輅京縣令以輅車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定來年長安公主出降儀太僕寺供厭翟二馬車殿中省備團方編扇各十六行障三傘一大扇一團大扇二

宋史禮志議禮局上新儀皇太子納妃乘金輅親迎皇太子三奏辭乘輅及臨軒冊命詔免乘輅而

昏禮通考

卷十

三

發冊如禮焉

諸王納妃親迎用塗金銀裝肩輿一行障坐障各一方團掌扇四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高髻釵插并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導扇輿

武林舊事周漢國公主下降乘轎其前天文官本位從物從人燭籠十二本位使臣插釵童子八人方扇四團扇四引障花十提燈二十行障坐障

司馬氏書儀婿乘馬婦輓車今婦人幸有輓車可乘而世俗重檐子輕輓車借使親迎時暫乘輓車庸何傷哉然人亦有性不能乘車乘之即嘔吐者

如此自乘檐子其御輪三周之禮更無所施矣

朱文端曰儀禮註云士妻之車夫家供之今皆以婦車隨婿往於義為協至於花轎妝飾鼓樂旗幟迎導街衢大非體制今舉世用之反不以為怪人心陷溺風俗敗壞非細故也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戒諸

庭棟案禮許攝盛不過車服二者車為身所乘服為身所服盛於其身而已至於旗幟及儀衛諸法物用之所以御衆乃職官體統攸關豈得擅為陳設世俗昏禮因攝

昏禮通考

卷十

三

盛而并此攝之欲以炫耀鄉里徒為有識者所鄙而甘蹈僭踰之罪是亦不可以已乎

陳氏禮書士昏禮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鵲巢詩曰百兩御之百兩將之何彼穠矣詩曰曷不肅離王姬之車鄭氏謂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然諸侯夫人百兩御之不特有送之之車而已送車繼又乘之以歸故泉水詩有還車言邁之嘆鄭氏曰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春秋齊高

固子叔姬有反馬之禮此皆古之遺制也

明集禮壻乘馬婦乘轎子

庭棟案壻乘馬所以別於婦之乘轎似無
關係亦有義存焉始見於書儀集禮因之
者

昏禮通考卷第十終

昏禮通考

卷十

古

昏禮通考卷第十一

嘉善 曹庭棟 輯

陳器饌

儀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上其實
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
髀不升皆飪設扇翼

鄭氏曰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
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肫
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
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

昏禮通考

卷十一

一

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
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
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
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扇所以扛鼎
而覆之

賈氏曰此論夫家欲迎婦之時豫陳同牢之饌
也東方北面是禮之正此及少牢禮所云是也
特牲陳鼎於門外當門而不在東方者辟大夫
也此不辟者重昏禮攝盛也合升以夫婦各一
故左右肫俱升若祭則升右也特牲少牢魚皆

十五此欲其敵耦減其一而夫婦各七也腊少牢用麋則士用兔可知凡牲體用一胖腊則左右體脅相配共爲一體故持牲少牢曰腊一純言用全也

設洗於阼階東南

鄭氏曰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

庭棟案士冠禮疏曰洗者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所用以盛其棄水之器也漢制士用鐵大夫用銅

饌於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

昏禮通考

卷十一

二

蓋

鄭氏曰醢醬者以醢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爲禦塵蓋爲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

敖繼公曰此饌蓋順其設之先後也然則豆敦各四皆二以並而醢醬二豆其在南與菹醢葵菹蜩醢也蓋以會

大羹清在爨

鄭氏曰太羹清煮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羹火上周禮曰羹齊視夏時今文清皆作汁

敖繼公曰太羹上牲之肉汁也以其重於他牲故曰太云太羹復云清者嫌羹當用肉也此上牲謂豚彘烹豚之竈也不言鑊者可知也

尊於室中北墀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

鄭氏曰墀牆也綌冪葛今文枋作柄

賈氏曰禁所以廢甌者士冠云甌此亦士禮雖不言甌然此尊亦甌也廢承於甌云禁者因爲酒戒故以禁言也玄酒不忘古也水爲玄酒敖繼公曰以巾覆物謂之冪

庭棟案士冠禮註勺所以斟酒者疏曰卽

昏禮通考

卷十一

三

少牢所謂料也綌冪覆尊巾也

尊於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盞

鄭氏曰無玄酒者畧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盞破匏也四爵兩盞凡六爲夫婦各三爵一升曰爵賈氏曰上文夫婦之尊有玄酒此尊非爲夫婦故無玄酒也

庭棟案士冠禮註篚竹器如笥者

記腊必用鮮魚用鰒必鰒全

鄭氏曰鰒全者不餒敗不剝傷

賈氏曰鮮取夫婦日新之義鮮取夫婦相依附也全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此並據同牢時記之也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四

開元禮皇帝納后其日將夕尚寢設皇帝御幄於所御殿室內之奧東向鋪地席重茵施屏障初昏尚食設洗於東階東南當東雷疊水在洗東篚在洗西設后洗於東房近北疊水在洗西篚在洗東皆加勺冪饌於東房西牖下籩豆各二十四簋簋各二甄各三皆加巾蓋組三樽於室內北牖下玄酒在西加冪勺南柄冪夏用絺冬用組又樽於房

戶外之東無玄酒站在南加四爵合卺器皆烏漆唯瓚以陶甗以匏

皇太子同牢饌豆各二十簋簋各二鉶各三瓦登一組三餘並同納后

親王同牢饌豆十六簋簋各二登各二組三羊豕腊羊豕節折餘如皇太子納妃儀

品官儀初昏設洗篚及疊水加巾及勺冪如儀饌於東房內西牖下一品以下牲用少牢及腊六品以下用特牲及腊皆三組簋二簋二甄一其豆數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四品十五品八六

品六壻及婦共牢婦之簋簋及豆甄之數各視其夫牲體皆折節組簋實黍稷簋實稻粱甄實以羹豆實醢醢醢醢簋豆甄加蓋組加冪樽於室中北牖下玄酒在西加勺冪南柄又設樽於房戶外之東加勺冪無玄酒篚在南實爵加卺加冪夫婦酌於內樽四爵兩卺凡六

政和新儀初昏掌事設酒饌於室置二盞於盤

庭棟案四爵兩卺夫婦各三酌古制也唐

禮因之政和品官禮改用二盞以二盞三

酌夫婦名存而實非矣

昏禮通考

卷十一

五

司馬氏書儀及期壻具盛饌古者同牢而食必設牲開元禮一品以下

用少牢六品以下用特牲恐非貧家所便故止具盛饌設盥盆二於阼階東

南盆中央皆有勺設倚桌各二於室中東西相向

各置杯七著蔬果於桌子上罩之今室堂之制異於古或東西南北

向皆不可知今假設南向之室而置之於東或西或南或北故桌子但東西相向而已

酒壺在東席之後牖下置合卺一注於其南桌子

上悉以匏制又設酒壺於室外亦一注有杯此所從者也又設酒壺於室

外蓋則於側近別室置又設酒壺於注

於堂上此為父醺子設也

朱子家禮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倚桌子兩位東

西相向蔬果盤盞七箸如賓客之禮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桌子置合卺於其南又南北設二盃盆勺於室東隅又設酒壺盞注於室外或別室以飲從者女家設次於外

明會典皇帝納后是日內官先於正宮殿內設上座於東皇后座於西相向置酒案於正中少南置四金爵兩卺於案

皇太子納妃其日設座設酒案如納后置兩樽兩卺又設拜位於座之南同

公主下降其日設酒案置兩盞兩卺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六

庭棟案四爵兩卺土禮也明會典用於皇帝納后蓋謂此禮達於上下耳然則皇太子納妃公主下降俱不宜有異而用兩爵兩卺何也至品官庶人本集禮之舊仍用四爵兩卺當時議禮者何矛盾乃爾

明集禮女將至婿家執事者設座於寢室內婿東婦西設盥洗一於室之東南婦洗一於西北酒案於室之南楹正中設四爵兩卺於酒尊之北食案二於酒案之北庶人儀同惟不設南北二洗

諸司職掌一品二品酒注酒盞用金餘用銀三品

至五品酒注用銀酒盞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用銀餘皆用磁漆木器不許用硃紅及稜金描金雕琢龍鳳文庶民酒注用錫酒盞用銀餘用磁漆

庭棟案前明洪武間定制如此昏禮陳設亦同

醮子

記父醮子

賈氏曰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在寢所以不同者父禮女以先祖遺體許人以

昏禮通考

卷十一

七

迨他族婦人外成故重之男子直取婦入室無不反之故輕之知醮子不在廟者若在廟則應筵於戶西以布神位今不言則在寢可知也放繼公曰醮之者重昏禮也亦母薦焉不醮者變於遺女之禮

庭棟案士冠禮曰醮用酒註云酌而無酬酢曰醮此父醮子同家語謂女子有三從之道無再醮之端是女子亦以醮言故醴女猶醮女又士冠疏曰醴亦無酬酢而不名醮者醴是太古之物質宜無酬酢酒則

宐有酬酢故以其無酬酢而名醺取醺盡之義也陳氏禮書云士冠若不醺則醺者或醺或醺惟其所用耳鄭氏遂以醺爲周法醺爲夏殷法此不可也然則醺子與醺女同也至於醺女於廟而醺子則否者昏禮自納采以訖親迎女氏皆筵几於廟經曰父醺女而俟迎者醺女爲親迎時事故卽在廟中行之且女子自此從夫遂歸他族醺之於廟宐矣若娶婦入室見舅姑猶待厥明奠菜必須三月同牢合巹皆在室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八

中何獨父醺子而行之於廟乎故不於廟者非輕之也乃行事自然之節也

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鄭氏曰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

賈氏曰先妣之嗣者婦人入室使代姑祭也

敖繼公曰此言夫婦之間不可不敬然夫倡則婦從故汝當勉帥之以敬謂以身先之也彼能

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旣又戒之使常敬也父命之當在筵前北面時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敖繼公曰任也唯恐不任帥以敬之事蓋謙恭之辭子旣對乃拜受解

昏義父親醺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

孔氏曰父以酒醺子而命之親迎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至也

隋書禮志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醺而戒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旣受命

昏禮通考

卷十一

九

羽儀而行

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前一日尚舍設御座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其日鋪皇太子席位於闕間南向皇太子著袞冕服乘車出升輅鼓吹振作至承天門降輅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卽御座西向舍人引皇太子北面立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詣西階脫舄升席西南面立尚食酌酒於序進詣皇太子西南東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薦脯醢於席前皇太子升席坐左執爵右取脯搗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右祭酒與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爵再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十

拜執爵與奉御受虛爵直長徹薦皇太子進當御座東面立皇帝戒命畢皇太子再拜降自西階納賜出典儀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以次出品官儀壻將親迎父醮子於正寢贊者布席於東序西向又設席於戶牖間南向父公服庶人常服坐於東序子公服庶人降公服升自西階進立於序西南面贊者酌酒進西面以授子子再拜受得贊者進脯醢於席前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搗於醢祭於籩豆之間祭酒執爵與降席西南面跪啐酒奠爵與贊受虛爵子進於父席前東面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嗣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庶子則云往迎爾相勗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

庭棟案禮經士昏無醮子處所士冠云筵於東序西面謂主人之位也又云筵於戶西南面謂冠者之位也又記云醮於客位卽謂戶西之南面位也故士昏父醮子不言處所仍士冠之醮儀耳開元禮本土冠儀故其位亦如之

政和新儀皇太子將親迎皇帝御文德殿皇太子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十一

具袞冕入就位百官朝服就拜位皇太子搢圭舞蹈再拜百官皆搢笏舞蹈再拜皇太子山西階升東向立內侍進酒皇太子跪搢圭受醖大官令奉饌皇太子飲食訖降階北面又再拜太常博士引皇太子詣御座前北向立皇帝命之曰親迎惟古趨辰之良往帥以恭皇太子曰臣謹奉制引皇太子降階又再拜訖引出

諸王以下親迎將行贊者設父位於廳事中間南向子位在父位之西近南東向父卽坐子升自西階立位前贊者注酒於醢西向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設饌子舉酒興卽座飲食訖再拜進立於父位前命之曰躬迎嘉偶釐爾內治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品官士庶儀同

司馬氏書儀初昏壻盛服主人亦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於席西南向贊者取杯斟酒執之贊者兩家各擇禮者爲之凡壻及婦行禮皆贊者相導之請壻席前北向立壻再拜升席南向受杯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酒興降席西授贊者杯又再拜進詣父座前東向跪父命之子諸其辭同俛伏興再拜出

朱子家禮醮其子而命之迎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於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
邱氏儀節與書儀同

明會典前一日所司設皇太子醮戒位於御座南北向是日上御奉天殿樂作文武官行叩頭禮分班列侍樂止贊引二人導引皇太子由東階陞至丹陛北向四拜訖由奉天殿左門入就醮戒位北向立司爵酌酒進以爵立授皇太子皇太子跪搢圭受爵啐酒以爵授內使司候以果合跪進皇太子食少許訖上戒命之皇太子受命俯伏興由左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圭

門出至丹陛上四拜禮畢樂作上降座親王同

駙馬受醮戒父率駙馬告祠畢父母同坐正堂駙馬再拜受酒飲訖再拜聽戒命如常儀

庭棟案昏禮記曰父醮子昏義曰父醮子而命之迎而不及母者統於所尊也又鄭氏父醮女註曰父醮之於房中蓋母薦焉醮女如是醮子可知故會典云父母同坐正堂以醮子雖禮經無其文似亦可行且不獨駙馬醮禮當如是耳

明集禮執事者設婿父位於廳之正中南向婿父

即坐贊者引婿升自西階至父座前北而再拜進立父位前父命之曰躬迎嘉偶釐爾內治婿進曰敢不奉命退復位再拜媒氏導婿出

庭棟案集禮品官皆儀親迎時父命之不用酒醮庶人依朱子家禮仍用酒醮行於賤者而反畧於貴者於義未當

屠氏鄉校禮父坐於正廳南向婿立於父位之前北向再拜訖升醮席東向跪執事者授以酒受酒祭酒啐酒興又再拜詣父座前北向跪聽訓戒俯伏戒畢行四拜禮遂出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圭

呂氏四禮疑主人西向婿南向蓋東南戶之禮也北而聽命今制得之矣

醮女

記父醮女而俟迎者

鄭氏曰女次純衣父醮之於房中南而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於薦東立於位而俟婿婿至父出使嬖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婿且當戒女也

賈氏曰舅姑共饗婦而姑薦脯醢此父母醮女亦母薦可知

敖繼公曰特牲饋食禮主人致爵於主婦西面
答拜此父醴女於房中位宜如之其儀則畧與
贊醴婦之禮同

開元禮婿車將至贊者布席於室戶外之西西上
右几又布席於戶內南向設罇醴醴於房內東壁
下加勺罇在罇南三品以下罇在北罇在北罇在北邊豆一又
在牀北實解一角柶一脯醴在筐南設訖婿至贊
禮者引停次女著花釵綸衣纁裙於房卽席南面
姆禮衣在其右從者陪其後父公服升自阼階立
於房外之東西面內贊者詣罇所以解酌醴加柶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南

覆之而柄進女筵前北而女降席西南面再拜受
解內贊者薦脯醴於席前女升席跪左執解右取
脯搗於醴祭於籩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興筵末
跪啐酒醴建柶奠解於豆東降筵西南面再拜升
席立內贊者徹薦解父降立於東階將迎公主下嫁

同儀

政和新儀諸王以下親迎將至女氏第主人設醴
女位於戶內南向具酒賓至就次女盛服於房中
就位南向立姆位於右父升自東階立於寢戶外
之東西向內贊者設酒饌女再拜就位坐飲食訖

降再拜父降立東階下

庭棟案醴女之醴猶醴也故醴女位同醴
子在戶西偏南面政和禮謂設醴女位於
戶內南向正此制也但政和醴子儀改爲
父位南向子位東向而醴女儀獨仍古制
何耶吾鄉風俗於成昏前一日父母家設
南面正中位具酒饌以款女謂之待嫁似
卽醴女之意然設於正中不於西偏亦大
非禮且醴女者所以使其臨時警省不敢
忽怠卽若衣若笄必有正焉之意故必於

昏禮通考

卷十一

五

親迎者已在門而後行之若行於成昏前
一日不惟有乖古制卽揆諸待嫁之義得
毋嫌其太早乎

司馬氏書儀女家設酒壺杯注於堂上於婿之將
至女盛飾姆相其禮以乳母或老女僕爲之奉女立於室戶
外南向姆在其右從者在後父坐於東序西向母
坐於西序東向祖父母在則祖父母醴而命之設女席於母之東
北南向贊者醴以酒如婿父醴子之儀

朱子家禮醴其女而命之贊者醴以酒如婿禮非
宗子之女則宗子告於祠堂其父醴於私室

邱氏濟曰家禮止有醮女一節而無女辭父母親族之儀夫以女子生長閨門與諸親屬共聚處一旦出以適人畧無辭別之禮似非人情今擬補之

醮女儀節父東母西對坐諸親屬以次東西序列姆導女出至兩階間北向立其有

父之尊屬先一日父辭父母四拜興辭親屬或母導之就其室辭

位或東西再拜興行醮禮女就席姆導女趨向各四拜再拜興

贊者酌酒女侍者用盞酌四拜興升席女自席跪受酒酒授以祭酒少許於地啐酒以盞畧四拜

興畢父母及諸母各戒命之古訓戒辭非今女所曉擬以俗語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去

之代

庭棟案白虎通曰去不辭者恥之重去也故禮經無辭父母之文良以女子之嫁事非由已乃秉父母之命醮以酒而遣之其再拜受酒辭去之義亦寓焉不必明設辭父母之禮也其在諸親屬則送之而已父母且不解況其他乎

明會典

皇太子親迎是日妃服燕居服妃父母率妃詣祠堂行禮奠酒畢執事者具酒饌進妃飲食訖父母坐正堂女執事引妃詣父母前各四拜父

母致戒辭妃聽受訖次詣諸尊長行禮畢改服翟衣以俟親王親王

公主出降是日早公主具禮服辭奉先殿申時皇

帝皇后陞座引禮女官引公主詣皇帝前樂作四拜興樂止女官進酒公主跪受飲訖恭聽戒命與

復位又四拜女官引公主詣皇后前儀同上

明集禮是日女父母晏會親戚醴女如家人儀品官庶人

庶人

庶人

庶人

庶人

庶人

昏禮通考

卷十一

七

醮禮姆導女立於席旁東向贊者酌酒女升席跪受酒祭酒啐酒興又四拜父母戒命之

庭棟案政和醮子儀父南面子席在西東

向明制亦然屠氏醴女儀特遵用之非創

也

呂氏四禮疑婦人無拜興拜興非古也男醮之拜

六女醮之拜二十既醮而不拜尤非禮也

自註婦女只肅拜俗多拜興非古禮也儀節父

醮子就席北面再拜聽命也就醮席再拜謝醮

也受訓再拜謝命也甚簡質女將歸而四拜於

父母又左右八拜於親屬以辭是矣此禮當行於醮後不宜拜於父母升座之始愚欲醮女如燕子禮畢設女賓之席席畢辭父母四拜辭親屬尊者四拜平交以下再拜庶於情禮爲便

四禮約言女子無拜筵孟雲浦曰女子不須出拜筵前以全廉恥

庭棟案所謂拜筵者俗禮女將嫁父母設盛筵款女凡親屬長幼俱在座女於長者筵前各各再拜呂忠節以爲無拜筵與白虎通去不辭同義然此卽古者醴女遺意

昏禮通考

卷十一

大

昏禮通考卷第十一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二

嘉善 曹庭棟 輯

親迎

儀禮主人得弁纁裳緇從者畢玄端

鄭氏曰主人壻也壻爲婦主餘註詳冠服篇

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有褻衣如之

鄭氏曰乘貳車從行者也餘註詳車從篇

至于門外

鄭氏曰婦家大門之外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一

鄭氏曰主人女父也

賈氏曰以先祖之遺體許人將告神故女父先

於廟設神席乃迎壻

女次純衣纁裙立于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

女從者畢衿玄纁笄宵衣被纁黼在其後

鄭氏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女從者謂姪娣也詩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餘註詳冠服篇

庭棟案姆老婦人之稱從女往壻家用以

贊禮者鄭氏以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者

當之其說似泥女從者特隨從之女以供
使令者若姪娣爲從公羊傳謂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此諸侯之禮
非士昏所有白虎通曰卿大夫一妻二妾
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
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然則卿大夫猶
不備姪娣而況士乎孔氏詩疏曰大夫有
姪娣士或娣或姪考之於古實無明證也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而答拜

敖繼公曰賓壻也賓爵升服主人玄端不嫌於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二

服異者主人不正與賓爲禮特迎而導之入廟
耳拜之者迎賓之禮也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
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
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鄭氏曰賓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

賈氏曰奠鴈再拜當在房外當楹北面何休云
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後人
漸文迎於房者親親之義也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皆言主人拜獨於此不言明壻拜爲授

女不爲主人故不答也禮賓主各一人今婦
既從主人不參故不降送也

敖繼公曰謂賓於外門外卽執鴈別於幣也凡
幣至廟門乃執之北面奠鴈以女在房也稽首
頭下至手也拜時兩手至地左手在上稽首則
以頭加於左手上再拜稽首者始拜則但拜而
已於卒拜則因而稽首焉書曰拜手稽首是也
此禮之重者而爲之重昏禮之始也昏義曰再
拜奠鴈蓋受之於父母是亦一義也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三

奠而不授壻婦同尊卑而壻奠鴈者良以
其分雖親交接有漸男女初相見必無親
授受之理奠也者猶內則男女相授奠之
而后取之同義又曲禮云男女相答拜壻
再拜稽首婦無答拜之文何也蓋婦之於
壻委身相從稱曰夫君義屬所天服勞順
事出棄唯所命凡所以卑已而尊其壻者
至矣而壻之娶婦將以繼後世事宗廟又
所關非細聖人制爲奠鴈再拜之禮所以
行其斯須之敬也且壻再拜時女尚在房

及其既出則相從以行而已本無處所得
用其答拜也春秋發微云在易咸卦兌上
艮下兌少男先下女爲親迎之象可謂深
得斯義者矣至於主人不答拜奠屬非爲
主人鄭氏以爲明主爲授女似於義未安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鄭氏曰壻御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

賈氏曰曲禮僕人之禮必授人綏今壻御車授

綏僕人之禮也姆辭不受謙也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四

鄭氏曰乘以几者尚安舒也驅行也行車輪三

周御者乃代壻景註詳冠服篇

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鄭氏曰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導之也門外

壻家大門外

記賓至賓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

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鄭氏曰賓壻也命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

某行昏禮來迎

母南而于房外

鄭氏曰父醴女於房中壻至父出使賓者請事
母亦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
諸西階上不降

敖繼公曰是時父立阼階上女出母左而就之

東面受戒父乃正其衣或正其笄而戒之女之

衣笄固自正今復正之者欲其以此爲識耳女

既就父則母東面於西階上俟女至而戒之以

女當降自西階也母不降送尊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五

鄭氏曰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教

賈氏曰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

命鄭註有姑字傳寫誤也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

賈氏曰官事謂姑命婦之事

敖繼公曰此卽送於西階上時之語也施衿結

帨亦欲其以此爲識耳官猶家也官事者謂凡

宮中之事不可違尊者之命也婦人無外事故

惟以是戒之悅佩巾衿未詳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

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聲

鄭氏曰聳聳囊也男聳革女聳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以衿聲者皆託戒使識之也

壻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

敖繼公曰言未教蓋謙辭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鄭氏曰持几者重慎之

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六

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

錢塘于氏曰父親醮命迎降尊以示其恩也

庭棟案敖氏曰父醮子而命之迎親迎者

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其

禮不可行使人迎之然親迎之禮既爲男

先於女乃夫婦相接之大義當如此非專

爲父命而設故父母沒告廟可迎受命於

廟同於承命也

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

嚴陵方氏曰御車以輪三周爲節止於三取陰

陽之數成也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若先乎臣其義一也

鄭氏曰先謂倡道也

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意也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七

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鄭氏曰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

親已出乎大門而先者車居前也

嚴陵方氏曰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

親御亦所以敬之敬所以爲義親所以爲仁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

馬氏曰婦人女子近之則不遜故不可以不敬

之遠之則怨故不可以不親之敬之者禮也親

之者仁也愛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也二

女嬪於虞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
邦此先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主於義故有所帥
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
其大概不出於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
從男夫婦之端基於此也婦者恒其德者也有
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
不制於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謂
不恒其德而從婦凶也

山陰陸氏曰壻親迎親御授綏咸卦是也出乎
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恒卦是也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八

盱江李氏曰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
其夫未有能從夫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內上下
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
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是故婦人於夫家不可
不使之盡禮也

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
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鄭氏曰不至者不親夫以孝舅姑

孔氏曰壻親迎時見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
女子以付授於壻而戒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

違也

中山成氏曰父之姊妹曰姑母之兄弟曰舅此
內之正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婦人謂夫之父
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但加外
字耳此卽假借其名非正也禮避嫌疑故須假
借而言之舅姑是父母之倫類其名尊也夫婦
齊體也父母互相敬也

嚴陵方氏曰父母戒女毋違命毋違宮事故曰
恐事之違也不至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管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九

臨川吳氏曰女子自初生與父母兄弟同處今
將歸於夫家永與其父母兄弟相離故三夜不
睡達旦以爲骨肉同處止於此時而已

春秋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桓公八年

范氏曰祭公實內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左氏說
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
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
曰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溪文王親迎於
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於后猶
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意施於

此哉禮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

庭棟案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以迎婦者乎非惟諸侯即卿大夫而下莫不然也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常山劉氏曰文王之迎太姒惟曰于渭不曰于莘且文王當時未知其已爲諸侯否也至韓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十

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爲王卿士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據此諸侯無出疆親迎禮則天子可知矣又杜氏曰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非說天子之禮然則天子本無親迎禮而況在畿外者乎故左氏曰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禮也

春秋莒慶來逆叔姬莊公十七年

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何氏曰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捐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

春秋宋蕩伯姬來逆婦僖公二十五年

范氏曰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迎婦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左綿趙氏曰諸侯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爲主今公自主之是尊屈乎卑也娶妻必親迎而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十一

伯姬爲子逆婦是上役乎下也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伯姬愛其子而逆之愛與禮孰重乎以愛奪禮而尊卑上下之分亂非所以愛之也

京房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大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

庭棟案子夏易傳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

也帝乙卽湯也湯玄孫之孫亦名帝乙乾鑿度云玄孫之孫外恩絕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也婦人謂嫁曰歸帝妹下嫁亦

以歸言蓋願爲有家人道所從以始是故
謂之歸象辭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說苑魯莊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三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舅姑以順爲宮室無貳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平戶夫引手出戶夫行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主

婦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紉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庭棟案此親迎之儀迥異禮經或春秋時俗禮如此劉氏之說當必有據至其禮物用屨取一兩以履女今江南土風成昏之夕有取男子屨以履女者豈卽沿古遺制而然歟

白虎通去不辭戒不諳者蓋恥之重去也

庭棟案說苑言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乃在受醴再拜之後臨去時又拜所謂拜辭也白虎通曰去不辭因禮經無此儀故耳

漢會要皇太子納妃奉常迎

杜氏曰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亦以奉常迎也

隋書禮志後齊皇帝納后之禮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璽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主

綬冊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出與公卿已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板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之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

隋皇太子親迎用鴈主人几筵於其廟妃服綸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

少進西而戒之母戒於西階上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幃皇太子乃御輅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

庭棟案玉藻曰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註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敢故士不敢迎而先拜恐其答拜也隋志言主人迎拜皇太子答拜主人與皇太子其尊卑有間矣其言迎拜與尋常賓主之義異也

北史后妃傳武帝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之女也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帝卽位前後累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南

遣使焉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公純等備皇后文物至俟斤牙帳所迎后純等累請不得反命會雷風大起俟斤懼以爲天譴乃禮送后純等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武帝接以親迎之禮

庭棟案皇帝行親迎禮始見於此又老學菴筆記曰元祐七年哲廟納后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

開元禮皇帝臨軒命使冊后禮畢復命其日晡後三刻使副乘輅持節備儀仗奉迎鼓吹備而不作至門入次尚儀奏請皇后中嚴傳姆導后出主婦

出房外之西南向主人立內門外東階下西面使副出次儼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吉辰率職奉迎儼者入告主人曰臣謹奉典制儼者出告引入引主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入持節前導持案執鴈者從之使副升立兩楹間南面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主人降階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受制書又再拜進受鴈北面立答表案進主人受表以授使者復位再拜訖使副降出復門外位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臣某等承制率職奉迎尚儀奏請皇后再拜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主

皇后再拜主人升自東階進西面致戒辭退立於東階上西面母戒於西階上輿進皇后升輿尚宮前導皇后升重翟以几姆加幃內官侍從及內侍導引如鹵簿常儀皇太子納妃皇帝命使及副持節冊妃將親迎臨軒醮戒皇太子受命乘輅執燭前導鼓吹振作至妃氏門降輅入次主人設几筵如常醴女訖妃翟綸花鈿立於東房主婦立於房戶外之西南向主人立於大門內西向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儼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請事左庶子承傳跪奏

皇太子曰以茲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俛伏興傳於儗者人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儗者出傳於左庶子奏如初儗者引主人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鴈授左庶子以授皇太子執鴈入及內門三讓皇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三揖至階三讓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庭尉進厭翟於內門外傳姆導妃出於母左傳姆在右保姆在左父母各致戒辭妃出輅還宮妃侍次於後

品官儀初昏婿服其上服乘輅從者乘車詣女氏大門外降輅入次女父禮女禮畢降立於東階下西面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儗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以茲初昏某父使某將請承命儗者入告主人曰某固敬具以須儗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入賓報揖從入掌畜者以鴈進賓左手執之入內門三

揖至階三讓主人升阼階西面立賓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母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於婿奠鴈拜訖姆導女出於母左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戒於西階上女出於車後婿授綏姆辭女乘以几從者二人坐相對持之三品以下無持几者姆加幃婿乃御輪三周出大門乘輅而還女車從而行

政和新儀公主下降前一日所司於內東門外西向設婿次其日婿乘馬至東華門內下馬就次公主南簿儀仗陳於內東門外俟將升厭翟車引婿出次西向立掌事者執鴈內謁者奉鴈以進俟公主升車婿再拜先還第同牢如常儀

諸王以下親迎執鴈者陳鴈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立於東階西面賓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再拜餘如常儀

品官儀初昏婿服其服至女氏家贊者引就次掌事者設福位主人受禮如請期儀女盛服立房中父醴女訖降立東階下賓出次主人迎於門外揖入主人升東階賓升西階進當房前北面掌事者陳鴈於階賓曰某受父命以茲嘉禮躬聽成命主

人曰某固願從命賓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
出父母及庶母各致戒辭壻還女從

士庶人昏親迎如常儀有故許令媒氏往迎

武林舊事周漢國公主下降其日駙馬常服玉帶

乘馬至和寧門易冕服至東華門用鴈幣玉馬等

行親迎禮公主服九釐四鳳冠綸綬袖升轎

程氏昏儀初昏禮雖云初昏然當量居之遠近壻受命於所尊謂無

而受告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

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賓將至也或謂壻女氏

之儀俟於大門之外主人俟於門內賓降也下車賓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大

進揖請事實對曰今以某稱壻命某壻名以茲初昏

將請承命儀對曰主人固以恭俟儀揖入門主人

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

東面再拜贊卽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

見於廟見女氏至於中堂見女之尊者徧見女之

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卒食興

辭介以主人入女氏奉女辭於廟至於中堂母南

而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

衿結衿今謂之冠飾戒諸西階之上賓者出壻降立於

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壻揖前導立於車前既升

而先俟於門外先之者導之也

司馬氏書儀壻盛服乘馬至於女氏之門外下馬

俟於次女家父母醮其女禮畢姆導女出於母左

父少進命之曰戒之謹之夙夜毋違爾舅姑之命

母送女至於西階上爲之整冠欽帨命之曰勉之

禮之夙夜毋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於中

門之內爲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

母之言夙夜無愆父卽先出迎壻於門外揖讓以

入壻執鴈以從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

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尤

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於中門壻揖

之降自西階以出婦從後主人不降送壻至婦壻

車後之右舉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

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綬今壻乃自車右由車前過

車無綬故舉簾以代之

立於左轅側姆奉婦登車下簾壻右執策左撫轅

行驅車輪三周止車以俟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

亦以二燭前導

朱子語類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

其室遠則迎於其館

又曰妻家遠要行禮一則於妻家就近設一處卻

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卽就
彼迎歸自成禮

朱子家禮初昏婿盛服乘馬以二燭前導至女家
俟於次女家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母
送至西階上命之諸母姑嫂姊送至中門之內申
以父母之命其辭俱主人出迎婿於門外揖讓以
入婿執鴈從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婿
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婿俛
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
人出迎立於其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姆奉女出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三

中門婿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婿遂出女從之
婿舉簾以俟姆辭女乃登車婿乘馬先婦車婦車
亦以二燭前導

邱氏濬曰儀禮主人出迎西面再拜賓東面答
拜以見古人重大昏之義或欲行之可於賓至
出迎下補入賓主再拜一節主人先拜婿答拜
遼史禮志皇帝納后儀擇吉日至期后族畢集詰
旦后出私舍坐於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饗
儼至門執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平身立
少頃拜進酒於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

遍再拜納幣致詞再拜訖后族皆坐惕隱夫人四
拜惕隱典族屬官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
各四拜宗族長者皆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
致戒詞徧及使者媒者送者發軔伯叔父母兄飲
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
進酒遂行

庭棟案所謂納幣致辭乃迎后時以幣禮
代鴈非納徵之謂

元典章親迎之禮合依朱文公家禮施行所據登
車乘馬設次奠鴈之儀近下貧窮之家不能辦者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三

從其所便

庭棟案明集禮云元納后禮從其國俗不
著其儀故典章所載惟士庶之禮依朱子
家禮行而已

明會典皇帝臨軒傳制遣使制辭云命卿等持節
奉冊寶行奉迎禮其節及制書冊寶用傘遮護執
事者舉鴈及禮物隨行旗手鼓吹前導設而不作
教坊司作樂如常儀正副使至皇后第禮官一員
先入主昏者出見禮官曰奉制冊后奉迎主昏者
出迎冊寶案前行正副使捧制書及節次行執事

者執鴈及禮物隨入主昏者從入至正堂正副使
置制節冊寶於案主昏者四拜畢皇后首飾褱服
出閣詣案前向闕四拜跪宣冊官取冊立宣於皇
后之左訖進授皇后以授女官又受寶如受冊儀
畢皇后又四拜入閣主昏者詣案前跪正使取奉
迎制宣訖授主昏者鴈及禮物進副使以次授主
昏者俱受置於案四拜禮畢使者持節出主昏者
請禮及勞使同前司禮監官以奉迎禮入女官奏
請皇后出閣女樂前導自東階下立案前四拜畢
升堂南向立主昏者立於后之東西向母進立於
后之西東向各致戒辭執事奏請乘輿皇后降階
陸輿大樂前行采輿次行正副使隨行司禮監官
擁導鹵簿冊寶采輿行從大明中門入
皇太子親迎陞格執鴈者後隨樂作由東長安門
至妃家門外降輅入幕次禮官一員先入至正廳
立於東西向主昏者出立於西東向禮官曰皇太
子奉制親迎主昏者迎皇太子於幕次皇太子出
幕次主昏者隨行至中堂主昏者立於左妃母立
於右東西相向妃出房立於妃母之下內官捧鴈
跪進皇太子以鴈奠於案稍退近東西向立主昏

者詣鴈案前八拜退復位皇太子先行至中門女
嬀夫舉鳳輅至中門內妃出皇太子詣輅所揭簾
妃陞輅皇太子陞輅前行
庭棟案明史禮志皇太子親迎主人出迎
東向再拜皇太子答拜入門主昏者升西
階東向立皇太子以鴈授主昏者主昏者
跪受與以授左右退立於西皇太子再拜
降自東階出與會典不同
親王親迎儀同皇太子惟以帛代鴈奠於案上
駙馬親迎鼓樂前導至午門下馬入朝房候申時
由西角門入至右門西東向立公主出駙馬揭簾
公主陞輅備儀仗女樂駙馬至午門外上馬先行
明集禮其日婿公服庶人親迎以媒氏往迎媒氏
導婿至女家就次女氏主昏者告廟訖宴會親戚
禮女如家人儀婿至就次女盛服就寢門內南坐
主昏者出迎婿主昏者入門而右婿入門而左執
鴈者從婿後庶人無鴈以他物代至寢戶前北面立主昏者
立於寢戶之東執事者陳鴈於庭婿再拜出主昏
者不降送婿既出女父母就正廳南向坐保姆引
女就父母座前北面四拜父母及庶母各命戒之

庶人儀受命 保姆及侍女導女陞車儀衛導前應
後女又四拜 送者乘車從後壻先還以俟

屠氏鄉校禮女父母戒命畢女父出迎壻揖讓行
主人先壻從之主升東階西向立壻升西階北向
跪執事者以鴈投壻壻奠於地再拜興主人不答
壻前致辭於主人曰某受命於父以茲嘉禮恭聽
成命主人答曰某固願從命壻再拜主人答拜畢
姆奉女蒙頭出至奠鴈之廳事壻揖新人行降自
西階女從之主人不降送壻至轎邊舉簾以俟姆
辭女升轎壻乘馬先行

昏禮通考

卷十二

音

庭棟案儀禮主人迎賓再拜賓答拜爾時
賓主俱在大門外也在大門外卽匍匐相
拜此古禮之未便於今似不可泥故家禮
無之邱氏於賓至出迎下補入賓主再拜
是仍在大門外屠氏於升堂奠鴈後賓致
辭先再拜主人答拜此則不闕於古而宜
於今者

婦至

儀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
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廢御沃盥交

鄭氏曰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廢送也謂女從者
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廢沃壻盥於
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廢
御交道其志

賈氏曰尋常賓客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與
妻俱升西階道婦入也夫入于室卽席者謂壻
也婦在尊西未設席壻旣爲主東面須設饌訖
乃設對席揖卽對席爲前後至之便故也

賈者徹尊幕舉者盥出除間舉間入陳于阼階南西
面北上七俎從設

昏禮通考

卷十二

重

鄭氏曰執七者執俎者從間而入設之
賈氏曰特牲禮右人于間北南面七肉出之左
人于間西俎南北面承取肉載于俎遂執俎而
立以待設此與之同也
敖繼公曰盥北面盥於南洗也除間者右人也
除間而後舉間吉禮也陳間於內而當階士禮
也陳間則右人抽局委於間北而西面于間東
以俟七所以出間實也俎所以載也執七俎者
從間入而設於其間之西也設謂設俎旣設則
各加七於其間東枋遂退此三七三俎從設則

是有司三人各兼執一七一組與

北而載執而俟

鄭氏曰執俎而立俟豆先設

七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而西上

鄭氏曰執七者事畢逆退由便至此乃著其位

畧賤也

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

腊特于俎北

鄭氏曰豆東菹醢之東

贊設黍于樽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設對醬于東

昏禮通考

卷十二

美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

御布對席贊啓會御于敦南對敦于北

鄭氏曰對醬婦贊也啓發也今文啓作開古文

御爲裕

賈氏曰啓會御于敦南對敦于北者增東面以

南爲右婦西面以北爲右各取便也御仰也謂

仰於地也

敖繼公曰對席婦席也經於婦之菹醢云北上

則此對席南上矣未設而布增席已設乃布婦

席示尊卑之義也此於增席爲少北不正相鄉

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耳對醬之類亦然御

仰也對敦于北謂啓婦敦之會則御於敦北也

其南北之會各當其清之東西

贊告具揖婦御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

賈氏曰贊者西面告饌具以其所告者宜告主

人主人東面知西面告也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

鄭氏曰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

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啜清用指師醬

賈氏曰爾訓爲近謂移之使近人也舉謂舉肺

昏禮通考

卷十二

美

以其舉以祭以食故名肺爲舉

三飯卒食

鄭氏曰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

禮成也

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醕婦

亦如之皆祭

鄭氏曰醕漱也醕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

且演安其所食醕酌內尊

賈氏曰主人拜受當東面婦拜當南面贊答拜

於戶內北面祭者祭先也

贊以肝從皆振祭齊肝皆實于菹豆

鄭氏曰肝炙肝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

賈氏曰特牲少牢獻尸以肝從尸臚之加于菹

豆與此同但此云實不云加異於祭故也

敖繼公曰振祭者執而振動之以爲祭也

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盞亦如之

敖繼公曰初者初酌時洗爵以下之儀也無從

見其異於初耳至用盞昏禮將終示以合體相

親之意也亦如之者亦如初而無從也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三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

祭卒爵拜皆答拜興

鄭氏曰贊酌者自酢也

賈氏曰言皆者夫婦也三酌乃酌外尊自酢者

畧賤者也既合盞乃用爵不嫌相襲爵明更洗

餘爵也

敖繼公曰自酢之禮代人酢已耳洗爵者象其

爲已洗也奠爵拜者象受也夫婦皆答拜則象

同酢之也故主人不必親酌

主人出婦復位

鄭氏曰復尊西南面之位

敖繼公曰主人出謂將說服於房也婦但當說

服于室故不出惟變位而已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鄭氏曰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爲廢御餽之徹

尊不設有外尊也

賈氏曰徹雖據豆俎而言理兼於尊云尊否者

尊不設于房中而言也

主人說服于房廢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

說吐活切

鄭氏曰巾所以自潔清

昏禮通考

卷十二

无

敖繼公曰說服謂皆去上服也于房于室男女

異處亦重襲也記云母施衿結帨是婦自有帨

中也今既說服御亦併受此物故姆還以他巾

授之

御衽于奧廢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鄭氏曰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覲

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

賈氏曰衽於奧主於婦席使御布婦席使廢布

夫席此亦示交接有漸之義也曲禮曰請衽何

趾鄭云臥間趾明衽臥席也前布同牢席夫在

西婦在東今乃夫在東婦在西易處者示陰陽
交會有漸故男西女東今取陽往就陰故男女
各於其方也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鄭氏曰入者從房還之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
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

敖繼公曰主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爲已而繫也
亦示親之

燭出

鄭氏曰昏禮畢將臥息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三

賡餞主人之餘御餞婦餘贊酌外尊酌之

鄭氏曰外尊房戶外之東尊

敖繼公曰食人之餘曰餞賡御各餞夫婦之餘
者見其惠之及之也

賡侍於戶外呼則聞

鄭氏曰爲尊者有所徵求今文侍作侍

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
于堂下階間加勺

鄭氏曰屬注也玄酒況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
事至乃取之

賈氏曰於外器中酌取此況水三度注於玄酒
尊中禮成於三也

郊特牲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嚴陵方氏曰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爲之等
尊卑異焉而夫婦之禮則共牢而食者示同尊
卑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曰同尊卑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器用匏

鄭氏曰陶匏太古之禮器太古無共牢之禮三
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孔氏曰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陶是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三

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爲乃貴尚古禮之自然
也

延平周氏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者尚
禮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器用陶匏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
者也三王作牢用陶匏言三代所不變也

昏義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
也

孔氏曰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堦東面婦西面
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卺而醕醕演也謂

食畢飲酒演安其氣。𦵿謂半匏以一匏分爲兩匏。謂之𦵿。𦵿與婦各執一片以酌。故云合𦵿而酌。欲使婿親婦。婦親婿。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嚴陵方氏曰：共牢而食，則不異姓也；合𦵿而酌，則不異爵也。合𦵿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合體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離矣。

南齊書武帝紀：永明七年夏四月戊寅，詔曰：昏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節內陳，義不期侈。三聘外列，事豈存奢。晚俗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三

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竝可擬則。公朝方標，供設合𦵿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昏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𦵿，既崇尚質之理，又象判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酌用𦵿，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𦵿。今儀注先酌𦵿，以再以三，有

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標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𦵿以鑲，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雖費彩飾，亦虧襲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饌羊以受禮，宜依古以𦵿酌，終酌之酒，並除金銀連鑲，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炳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可。

庭棟案牢燭，謂同牢之燭，亦云。花燭，北史馮慈明傳：慈明長子忱，盛花燭納室，是也。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三

今俗稱花燭，本此。

隋書禮志：後齊皇帝納后之禮，是日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佩加幃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由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坐。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閣，施步鄣，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幃。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帝升自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酌二爵，一𦵿奏禮畢。皇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皇帝，興入。

庭棟案儀禮婦至壻揖婦入饌具卽對席無壻婦交拜之文因於親迎時已執摯相見矣隋志言皇后入昭陽殿至席位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天子不親迎至是始相見故相拜也後世因之凡親迎奠鴈者壻婦已相見及同牢時仍交拜雖未合古制似亦可從蓋壻奠鴈再拜婦實未接以相拜之禮至壻家而相拜不亦宜乎婦人拜儀不與男子同詳廟見婦拜扱地註下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壻

開元禮皇后重翟至入大門鳴鐘鼓降車御輿繼扇燈燭布列前後入大次整嚴訖尚宮引后詣所御殿門外之東西向立皇帝詣門內之西東面揖后入尚食酌玄酒三注於樽尚寢設席於室內之西東向帝導后升西階帝卽席東向立后立樽西南向帝盥南洗后盥北洗饌入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設於豆東菹醢豕俎特於菹北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又在東設清於醬南設后對醬於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清於醬北尚食啓會卽於簋簠之南對簋簠於

昏禮通考

卷十二

壻

北皆加七箸尚寢設對席於饌東饌具帝揖后升對席西面皆坐尚食跪取韭菹醢授帝及后俱受祭於豆間又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右手授帝及后俱受祭又各以肺加於俎司飾以巾授帝后俱悅手尚食跪品嘗饌移黍置於席以大授肺脊皆食三飯尚食二人洗爵於房酌酒進授帝后俱受祭以肝從皆奠爵振祭臍之尚食皆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飲尚儀受虛爵奠於坫再酌如初三酌用卺尚食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戶外樽進北面奠爵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爵遂拜執爵興降奠於篚尚儀跪奏禮畢帝后俱興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又尚宮引皇后入幄脫服尚食帥其屬徹饌餽餘皇太子納妃設同牢席於室內皇太子西廂東向妃東廂西向典膳監先饌於房西牖下邊豆各二十簋簠各二鉶各三五觥一組三其儀自盥洗至三飯卒食俱同納后卒食後司饌二人跪奏進酒興盥手洗爵於房入室詣樽所酌酒進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再拜興各受爵司饌退北面答再拜皇太子及妃俱坐祭酒以肝從司則受虛爵奠於

簠再醕如初三醕用瑟如禮再拜皇太子及妃立於席後司則酌戶外罇北面奠爵與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俱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爵遂拜與執爵降奠於簠司饌北面奏言牢饌畢徹饌餘

品官儀壻至門外降輅以俟婦至降車北面立壻南面揖婦及寢門又揖入贊者徹罇酌玄酒三注於罇婦從者設席於奧東向西南隅爲奧若室樽於室戶東樽間東向設壻導婦升自西階入於室壻卽席東面立婦立於罇西南面壻盥於南洗婦盥於北洗

昏禮通考

卷十二

美

盥訖壻及婦復位立饌入設於席設饔於席前菹醢在其北北上俎三設於豆東魚腊特於菹北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在東設清於醬南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設之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稻粱設清於醬北壻從者設對席於饌東司饌啓會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皆加七箸贊者西南告饌具壻揖婦卽對席皆坐贊者皆授箸各以菹播於醢祭於豆間又皆祭黍贊者各取肺以授皆祭贊者以肺加於菹贊者各移黍置於席上授肺脊皆食以清醬三飯卒食贊者二人洗爵於房

昏禮通考

卷十二

毛

酌於室內罇詣戶西北面以醕壻及婦皆興再拜受爵贊者北面答拜壻及婦皆坐祭酒贊者以肝從皆奠爵取肝振祭臍之各取爵皆飲訖執爵與贊者受爵壻及婦皆再拜贊者各拜以爵覆於坫壻及婦立於席後贊者又以爵酌再醕壻及婦立受爵不祭而飲卒爵贊者受爵覆於坫三醕用瑟如再醕贊者皆降東階洗爵酌外罇入詣戶西北面跪奠爵與再拜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遂拜執爵與奠於簠壻婦俱答拜壻出婦退立罇西南面贊者徹饌設於東房內如初又徹室內罇以出壻脫服於房婦脫服於室壻從者衽於奧婦從者衽良席於東皆有枕壻入燭出婦從者饌壻之餘壻從者饌婦之餘從者皆婦人贊者酌戶外罇醕之婦從者侍於戶外呼則聞

政和禮婦至贊者引就北面立壻南面揖以入至於室掌事者設對位於室中壻東婦西壻婦盥訖卽座贊者注酒於盞授壻及婦壻婦受盞飲訖乃設饌再飲三飲如前儀壻婦皆興再拜贊者徹酒饌

庭棟案儀禮同牢卒食後方用爵色以醕

醕者演安其所食也政和士庶同牢儀先用盞注酒飲訖而後設饌既食再飲三飲是不得概謂之醕矣至於皇帝納后皇太子納妃其儀本開元之舊則仍先食後醕茲不備載

程子昏儀婦至主人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退

就次及期期謂早贊者引婿入之贊者婿立東席西

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婿再拜婿下姆侍

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婿盥於南婿之從

者沃婦盥於北沃盥以水濯手於坐席之南北婿揖笏舉婦蒙頭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五

蒙頭蓋復位贊者進爵爵用常三爵用通姆助婦舉

卒食相者以婿婦與脫服女之從者受婿服婿之

從者受婦服康成曰女侍呼於外

朱文端曰案內則女子出門必擁閉其面蒙頭

擁面也俗謂之蓋頭以錦爲方帕橫直四尺女

辭父母拜畢即以帕蓋頭升車至夫家姆爲去

帕乃合卺此俗之近理可從者

庭棟案周輝清波雜志曰婦女步通衢以

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唐帷帽

之制也非專爲昏禮而設

司馬氏書儀婿先至廳事婦下車揖之遂導以入

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脯醢於影堂無脯醢量具

舅姑盛服立於影堂之上舅在東姑在西相向贊

者導婿與婦至於階下北向東上無階即立於影堂前主人

進北向立焚香跪酌酒俛伏興立祝懷辭由主人

之左進東面揖笏出辭跪讀之曰某婿以令月吉

日迎婦某婿姓昏事見祖禰祝懷辭出笏與主人再

拜退復位婿與婦拜如常儀出撤闔影堂門此古無

亦謂之拜先靈贊者導婿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

室婿立於南盥之西婦立於北盥之西皆東向婦

昏禮通考

卷十二

五

從者沃婿盥於南婿從者沃婦盥於北從者各以

爲之前悅巾畢揖而行升自西階按洗在階東

降階何由復至洗所婦從者布席於闔內東方婿

故今先盥而升階婦從者布席於闔內東方婿

從者布席於西方婿婦踰闔婿立於東席婦立於

西席婦拜婿答拜古者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使拜

先一拜男拜女一拜女又一拜蓋由男子以再拜

爲禮女子以四拜爲禮故也古無婿婦交拜之儀

今世俗始相見交拜以致婿揖婦就坐婿東婦西

恭亦事理之不可廢也婿揖婦就坐婿東婦西

尚古故婿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須從俗

婿從者徹幕置饌婿婦皆先祭後食食畢婿從者

啓壺入酒於注斟酒婿揖婦祭酒舉飲置酒舉殺

飯者今之又斟酒舉飲不祭無殺又取盃分置婿下酒者也又斟酒舉飲不祭無殺又取盃分置婿婦之前斟酒舉飲不祭無殺婿出就他室姆與婦畱室中乃徹饌置室外設席婿從者俊婦之餘婦從者俊婿之餘婿後入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婿從者受之燭出

朱子語類或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卻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概只此兩

昏禮通考

卷十二

早

條以此為準去子細看

又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

叔器問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子見母母亦俠拜

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先生笑而應義

剛曰如俗禮若不大段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也得曰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卻如何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畧偏些子不知怎生地

朱子家禮婿至家立於廳事俟婦下車揖之導以入婦從者布婿席於東方婿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婿盥於南洗婦從者沃之進悅婦盥於北洗婿從者沃之進悅畢婿婦就席交拜婿拜婿答拜婿揖婦就坐婿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婿婦祭酒舉般又斟酒婿揖婦舉飲不祭無殺又取盃分置婿婦

昏禮通考

卷十二

早

之前斟酒婿揖婦舉飲不祭無殺婿出就他室姆與婦畱室中徹饌置室外從者俊餘

邱氏儀節徹饌後婿婦再就原席交拜如前

遼史禮志皇后將至宮門宰相傳勅賜皇后酒偏及送者既至惕隱率皇族奉迎惕隱典族屬官再即宗正職也

拜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盃捧騰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卻行置馬鞍於道皇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酌酒向謁者一拜起居訖再拜次詣舅姑御容拜奠酒還皇族婦宦子孫

者再拜之授以罍膳又詣諸帝御客拜奠酒神賜
襲衣珠玉佩飾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賜
物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徧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
別殿送后者退食於次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於
殿北俟皇帝即御坐選皇族尊者一人當輿坐主
昏禮命執事者往來致詞於后族引后族之長率
送后者升當御座皆再拜又一人少進附奏送后
之詞退復位再拜后族之長及送后者向當輿者
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向謁者一拜后族之長跪問
聖躬萬福再拜復奏送后之詞又再拜當輿者與

昏禮通考

卷十二

星

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翌日皇
帝晨興詣先帝御容拜奠酒訖復御殿晏后族及
羣臣皇族后族偶飲如初百戲角觥觸馬較勝以
爲樂又翌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膳送后者各有
差受賜者再拜進酒再拜皇帝御別殿有司進皇
后服飾之簪酒五行送后者辭訖皇族獻后族禮
物后族以禮物謝當輿者禮畢

庭棟案遼史穆宗初卽位卽有朝儀用漢
禮之詔而當時撰集無專書其於納后儀
參用南宋俗禮如捧鏡倒行之類至於大

夫士庶昏娶其禮不著於書大抵俱仍宋
制未有改也

元典章婦至壻導婦以入其交拜就坐飲食之禮
合依朱文公家禮而行

明會典皇后輿至午門外鳴鐘鼓正副使以節授
司禮監官先入復命皇后輿由奉天門進內庭幕
次出輿由西階進皇帝由東階降迎於庭揖入內
殿皇帝更袞冕皇后更禮服同詣奉先殿行禮畢
各就更服處皇帝服皮弁服皇后更衣從陞贊請
陞座皇帝座在東皇后座在西相向執事者舉饌

昏禮通考

卷十二

星

案女官司尊者取金爵酌酒進飲訖進饌女官再
取金爵進再進饌女官又以盞盞酌酒和合以進
飲訖再進饌禮畢興皇帝皇后就更服處易常服
從者互俛餘

皇太子親迎先至宮門外降輿入候於內殿門外
之東西向妃降輦至內殿門西東向皇太子先陞
殿妃隨陞皇太子與妃各就拜位贊皇太子兩拜
妃四拜贊請陞座皇太子與妃皆陞座三進酒三
進饌畢皇太子與妃興就拜位相向贊兩拜如前
儀畢易服從者俛餘

親王親迎妃至王與妃先至奉先殿行廟見禮訖
還宮行合巹禮同皇太子納妃儀

公主下降駙馬親迎公主至駙馬揭簾公主下輜
先同謁祠堂禮畢贊引導入室各就拜位駙馬在
東公主在西相向皆兩拜就座駙馬室東西向公
主室西東向執事者進酒合巹進饌訖皆興又相
向兩拜禮畢

庭棟案明史禮志曰洪武二十六年更定
公主出降儀注然儀注雖存其拜舅姑及
公主駙馬相向拜之禮終明之世實未嘗

昏禮通考

卷十二

里

行也嘉靖二年工科給事中安磐等言駙
馬見公主行四拜禮公主坐受二拜雖貴
賤本殊而夫婦分定於禮不安不聽然仍
不聞以坐受二拜著之爲禮垂示後世是
亦天理之不終絕於人心也夫

明集禮婦車至門保母請下車贊者引婿出迎於
大門內婿婦同入及寢門婿先陞階保母等導婦
後陞入室婿盥南洗婦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婦
盥北洗婿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庶人無盥畢從
者請婿婦各就座庶人禮婿婦皆再拜執事者各

舉食案於婿婦之前司尊者注酒於爵侍女置案
上婿婦飲訖司饌者進饌侍女供饌於案婿婦饌
訖再飲再饌如初侍女以巹注酒進婿婦前各飲
畢贊者請興立於座南東西相向贊拜婿婦皆再
拜侍從引婿婦入室易服

昏禮通考卷第十二終

昏禮通考

卷十二

里

昏禮通考卷第十三

嘉善 曹庭棟 輯

成昏雜儀

詩親結其納九十其儀

李迂仲曰爾雅云婦人之褱謂之納綌綌也孫炎云褱帨巾也郭璞云卽今之香纓也此女子既嫁所著示繫屬於人也毛氏謂納婦人之褱母戒女施衿結帨是從孫炎之說而與郭璞異意親結其納者蓋以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送女之時有以戒之也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九十其儀言禮儀之多如此之善

漢會要武帝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尾長生扇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上與夫人以衣裾承之云得多得子多也

庭棟案今世俗禮新婦初至坐牀撒帳卽本此

古今考原漢京房之女適翼奉子奉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門也三煞者謂青羊烏雞青牛之神凡是三者入門新人不得入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爲不然婦將至門但以穀豆與草

禳之則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來凡娶婦者皆置草於門闌內下車則撒穀豆既至焚草於側而入遂以爲故事也

通典唐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畱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娉財歌舞喧譁殊非感助既虧名教又蠹風猷請一切禁斷從之

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二

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上婦行執笄之禮共觀華燭伏以昏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卻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恩至於聲樂竊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禮帳擇地而置此乃虜禮穹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準禮施行

唐會要顯慶三年七月制王女出嫁稱適不稱降娶王女者稱娶不稱尚

李氏刊誤上謂如今之投刺也凡謁見必先以此道其姓名行於婦人未知其所自然亦不失於禮

敬近代皆以絹囊藏之有同尺牘重封也至於婦來上謁舅姑合申投刺之禮豈宜亦以彩帛表之卑敬有乖所宜削去

庭棟案投刺之禮士大夫有之亦止行於疎者若婦人不以名行況舅姑之前乎李氏第以彩帛表之爲非亦未矣近世壻親迎投刺於婦父母或謂奠屬非爲主人亦無用投刺然記昏辭曰使某將請承命某壻名也壻固有通名之禮則投刺未爲不可也何也婦親而壻疎也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三

西陽雜俎北朝昏禮青布幔爲屋在內門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惟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壻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近代昏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白席一枚以覆井泉三石以塞窗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壻騎而環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臠女將上車以蔽膝覆而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躡新婦跡又婦入門先拜豬織及窻娶婦夫

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五代史劉岳傳鄭慶餘有吉凶書儀明宗詔岳增損其書而其事出俚鄙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凶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昏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

歐陽公歸田錄劉岳書儀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亦云以

昏禮通考

卷十三

四

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麤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昏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昏禮謂之上高座凡昏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座

爲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爲闕禮其轉失垂繆至於如此今雖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

中華古今注伊尹以草爲草屨文王以麻爲之名曰麻屨至秦以絲爲之東晉又加其好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麻屨一輛取其和諧音之義

朱子語錄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爲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戎虜穹廬佛廬之具禮之微者也捲柳爲圍以相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五

連鎖可張闔爲其圍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有百圍也

程正叔言昏姻稱結髮無義欲去之久矣古詩言結髮爲夫婦者只稱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耶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修講已定家家行之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

庭棟案吳自牧云成昏之夕男左女右結

髮名曰合髻此禮始於劉岳書儀

北山詩話今人定親多以紅綵纏酒缸山谷詩云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誠堪堪阿吳買紅纏酒缸是也

夢梁錄親迎時尅擇官執花斗盛五穀豆錢綵果望門而撒小兒爭拾之謂之撒豆穀以壓青羊煞樂官妓女互念詩詞欄門求利市錢

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車行捧鏡左右女使扶持新人而行踏青氍毹花席上先跨馬鞍背平秤而過禮官請兩新人出房參堂舅執槐簡挂紅綠綵綰同心結倒行女挂於手面相對而行謂之牽巾

昏禮通考

卷十三

六

戊辰雜抄女初至門婿去丈許逆之相者授以紅綠連理之錦各持一頭然後入俗謂之通心錦又謂之合歡梁言夫婦自此相通如橋梁也三日後命工分作二褥婿女各服其一謂之永諧褥
元典章至元五年八月中書右三部契勘嫁娶之禮必就吉時今有不畏公法游手好閑人等但遇嫁娶糾集人衆以障車爲名刁蹬婿主及要酒食財物故將時刻阻悞又因而起鬧遍行諸路禁治是爲便當

翰墨全書按親迎入門婦下車婿揖以入行交拜

合香之禮如是而已雖曰酒食召鄉黨僚友安得塞路填門厚要錢物以爲利市者乎唐人擁車有禁今世俗欄門自當罷去損相固亦古者相禮之意交拜合香脫服當以婦女贊之閨房之間男女喧雜開門揭幔坐牀撒帳開襟拔花以爲戲樂果何禮耶知禮君子自當一正其失

嘉蓮燕語江南昏娶新婦初至合香後卽用牛蹄筋作羹以豕肉切骰子大和作飯送新婦食謂之金羹玉食筋誦金肉誦玉也吳音肉玉俱作濃字入聲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七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冊開平王常遇春女爲皇太子妃禮部上儀注太祖覽之曰贊禮不用筭但用金盤翟車用鳳轎古禮親迎執綏御輪今用轎則揭簾是矣

崇禎元年教習駙馬主事陳鍾盛上言臣教習駙馬鞏永固駙馬黎明於府門外月臺四拜云至三月後上堂上門上影壁行禮如前始視膳於公主前公主飲食於上駙馬侍立於旁過此方議成昏駙馬饋果餽書臣公主答禮書賜皆大失禮帝是其言

三朝禮要弘治二年冊封仁和長公主重定昏儀入府公主駙馬同拜天地行八拜禮

庭棟案開元禮告圜丘方澤惟王者納后得行之明制公主駙馬有拜天地之禮已屬僭踰世俗相仍士庶之家婦初入門設香案陳茶果壻與婦同拜其下亦以爲參拜天地殊可異也

不賀

曲禮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鄭氏曰賀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

昏禮通考

卷十三

八

言進於客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

孔氏曰謂親朋友有昏已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此云賀者聞彼昏而送筐篚將表厚意身實不在爲賀故其辭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聞子呼取妻者爲子也不賀故云聞子有客也使某羞者某是使者名也使某將此酒食與子進賓客也

藍田呂氏曰賀者以物遣人而有所慶也昏嘉

禮也然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
賀雖曰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
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
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以
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世之不知禮者以其
所以問遺者猶以慶賀名之君子雖不曰賀而
問遺猶行故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也
長樂陳氏曰賀之者賀其有客也非賀昏也使
人羞之而已非親往也

郊特性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九

鄭氏曰序猶代也

嚴陵方氏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
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

延平周氏曰冠必至於昏昏必至於代父者人
之序也以其序將至於代父則哀之可也故不
賀

馬氏曰三十而娶人之次序所當然也故曰不
賀

庭棟案昏禮不賀者少而壯壯而室乃人
道之常可以無賀非以賀爲倍禮也且曲

禮明言賀娶妻者古已有稱賀之文矣陳
氏以爲賀其有客有客者因取妻而召鄉
黨僚友也安有舍其本事賀其所旁及者
耶曰聞子有客者不過托言示謙而已周
氏以爲哀之可也不惟不可賀反以爲可
哀嘉禮之謂何有是理哉娶之昏爲禮之
大賀特非所重可以賀可以無賀故曰昏
禮不賀

周禮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賈氏曰言賀慶者謂諸侯之國有喜可賀可慶

昏禮通考

卷十三

十

之事使大夫往以物賀慶之所以親之也雖主
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是以大行人云賀慶
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異姓

鄭氏鈔曰同姓之邦非無慶賀要以待異姓爲
主

庭棟案經云賀慶不云賀慶者何事賈氏
謂有喜可賀可慶之事曰有喜則賀慶之
禮所係似非鄭重記言昏禮不賀者所以
謹人欲之防制其有喜之心耳然禮爲嘉
禮事爲吉事上以事祖宗下以繼後世於

此賀之慶之將其相親之意豈遂乖於禮乎經言親異姓三山鄭氏以爲同姓非無賀慶要以待異姓爲主斯言似得賀慶之義

晉書禮志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七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惟以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

庭棟案王彪之曰上禮用酒饋饋十頭酒十二斛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茲云上禮卽酒饋之謂古人賀娶妻者以酒食相遺上禮用酒饋嫌其褻矣且上禮卽是稱賀旣以賀爲失禮何復行上禮乎

通典東晉成帝納后羣臣畢賀時謂非禮穆帝永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七

和三年納后議賀不王述曰春秋傳云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云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耶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曰昏禮不賀不樂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旣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撫軍答諸尚書曰禮官所據仍是古典然禮亦隨時今旣已從近代而上禮上禮卽是稱慶便是賀例又恭后時已賀今依舊亦可通彪之曰納悼后起居注無賀文而有上禮武帝以長秋再建感愴不敘詔通斷之納恭后紀注有賀文時亦上禮按禮云昏禮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脫共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所以上禮而不賀者依傍賀娶妻也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但是吉事故曰賀耳思親之序故慶辭不可達於主人然吉禮宜有敘情故獻酒食而已先朝行之近代得禮至於恭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本不以爲將來之法彪之曰足下不賀意同而敘之小異吾謂

昏禮不賀者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所以復言賀取妻者因獻酒食而有慶語也是不明然賀之而於會同因有獻辭今足下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肉會同耶亦與足下上禮辭不同自爲矛盾又從伯丞相時賀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爲美事以今不賀爲得禮亦不能兩濟斯義使窮之謂按禮文及鄉註是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以賀之但皆有嗣親之憾故不斥主人以賀昏唯云爲有客而已今上禮既所爲者皆亦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爲允於時竟不賀但上禮

升平元年臺符問王后拜訖何官應上禮上禮悉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以爲上禮唯酒饋而已饋十頭酒十二斛王公以下名在三節祥瑞自簡慶賀錄者悉賀左傳曰會吳於繒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太學博士雖不在賀而常小會者同悉應上禮 宋皇太子納妃上禮 北齊納后太子納妃羣臣上禮

開元禮皇帝納后會羣臣如正冬儀唯樂備而不作上壽辭云具官臣某等言皇后坤儀配天德昭厚載克崇萬葉明嗣徽音凡厥兆庶載懷臆藻臣

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又羣臣上禮如初加元服之儀

皇太子納妃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某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

宋史禮志皇帝納后百官表賀於東上閤門次詣內東門賀太皇太后又上殿賀皇后上殿賀皇太子

明典故紀聞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寧王奠培以皇太子昏禮成遣官表賀其表文中稱大昏憲廟言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況朝廷乎王不據理遵例乃遣人奉表來賀雖云致敬所謂事之不以禮也況表中又不將輕重謬稱大昏可乎宜降敕諭王俾知此意

明會典皇后至宮第四日百官上表慶賀上御華蓋殿親王行八拜禮執事官行五拜三叩頭禮百官進表行禮如常儀親王行禮畢詣某宮前皇后前俱行慶賀八拜禮出內外命婦進表行禮慶賀如常儀

皇太子納妃第四日早上御華蓋殿百官先行四

拜禮鴻臚寺官詣丹陛跪奏曰某官臣某等慶賀
又四拜禮畢其日命婦慶賀皇后行禮如前詞稱
妾某氏等

庭棟案明成化間不行表賀禮會典纂自
弘治十五年又在成化後故納后納妃俱
行慶賀非明初制可知
不用樂

郊特牲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鄭氏曰幽淡也欲使婦淡思其義不以陽散之
也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五

孔氏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淡思陰靜之義以脩
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

曾子問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己之娶妻嗣續其親是親
之代謝感世之改變也

嚴陵方氏曰不舉樂則不樂故也

庭棟案記言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曰三
日則三日以前三日以後皆舉樂之日可
知蓋所謂樂者曲禮士無褻不去琴瑟是
也取婦不得云有故既有嗣親之思則不

忍及之矣但必父母俱沒孤子當室感愴
之情因昏而動乃如此韓詩外傳所謂憂

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如謂昏將
代親父母俱存亦當感愴何以爲爲父母
者地乎記言三日不舉樂疑爲孤子當室
者言之也然記又言昏禮不用樂幽陰之
義也則何也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
日鄭註順其出外爲陽順其居內爲陰昏
禮在門內曰陰禮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
親是也以門內之事同牢合卺又皆行於

昏禮通考

卷十三

六

私室本無施樂處所不用樂宜也幽陰之
義其謂是歟後世昏禮中堂私室隨處施
樂不過鋪張其事以爲悅耳之具實無他
義故父母主昏者用樂與否父母主之若
孤子當室自爲主昏必不當用樂何也思
嗣親也

漢會要靈帝冊宋貴人爲皇后御章德殿百官陪
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冊立皇后皇后拜稱臣
妾畢黃門鼓吹三通

晉書禮志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

鼓吹否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昏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昏禮

通典晉王彪之議曰臣伏重詳禮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自王者下達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太極並闕此條當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愚謂殿庭及大駕鹵簿鼓吹並可備儀而已蘭臺太常主者按儀注云皇后列人自閭闔掖門鳴鐘鼓填門露仗如儀注之條按諸門唯有鼓無鐘既云鳴鐘則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七

應施鐘既施鐘則施建鼓若如寺卿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彪之又議魏晉舊制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鳴鐘吉內鼓鐘常用非樂也舊儀皇后乘輿列閭闔掖門鳴鐘鼓所以聲告內外耳今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黃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宮懸之樂金石鳴鼓鐘中朝無宮懸設軒懸中興以來無此樂故唯作鼓吹鳴鐘以擬宮懸金石耳昏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愚謂宜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

魏書高允傳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

昏娶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昏娶不得作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

宋書禮志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晏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太妃服

昏禮通考

卷十三

八

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替喪降在大功者昏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議

周書崔猷傳猷屢上諫書遷京兆尹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又壘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

唐書諸公主傳長林公主下嫁貞元二年具冊禮德宗不御正殿不設樂遂爲故事

唐書韋挺傳挺上疏曰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

以窮晏歡官同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

唐會要會昌元年十一月敕昏娶家音樂并公私局會花蠟並宜禁斷

景龍二年十二月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已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昏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准此左臺侍御史唐紹上疏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假如郊社誠是重儀唯有宮懸故知軍樂所備尚不給於神祇豈得接於閭閻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九

參詳義理不可常行

五代會要後唐皇子昏儀其夕親迎乘輅車兩簿鼓吹前導

宋史禮志元祐七年三月禮部大常寺上納后儀注發六禮制書太皇太后御崇慶殿樂備而不作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附畢乃許嫁娶仍不用花綵及樂

程子詳本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故不用樂也

幾亭陳氏曰鄉射在門外曰陽禮皆用樂冠昏在門內曰陰禮皆不用樂但所以不用樂又不專幽陰之義孔子嘗告曾子矣取婦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亦非以嚴肅之故致祭班朝治軍皆嚴肅之事而皆用樂也

清波雜志元祐大昏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卻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憑宰執理會但自安排着遂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入兩部關門衆樂具舉

昏禮通考

卷十三

十

司馬氏書儀昏禮不當用樂禮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世俗用樂殊爲非禮

家禮同

夢梁錄親迎日借官私妓女及樂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樓檐花藤轎前往女家迎取新人

陳陽樂書樂由陽來而聲爲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爲陰禮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然則昏之爲禮其陰禮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辭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昏禮通考卷第十四

嘉善 曹庭棟 輯

媵

書釐降二女于媵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林少穎曰士庶人一妻一妾舜以堯歸之二女其一以爲媵非皆謂之妻劉向列女傳曰舜身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是以謂之女而不謂之妻

庭棟案易歸妹之初九曰歸妹以娣娣女弟也爲之媵也春秋時候國嫁女以姪娣

昏禮通考

卷十四

一

從是也何休公羊註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也堯以二女妻舜其一爲媵可知不然禮無二嫡豈聖如堯舜而反爲亂禮之首哉

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庭棟案帝王世紀曰帝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漂粟手續云娥皇一名章夜寢夢昇於天無日而明光芒射目不可視驚覺乃燭

昏禮考證記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又曰取

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合而觀之以理言則幽陰之禮不可用樂以情言則代親之感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爲怪何也

明會典皇帝遣使迎后用旗手鼓吹前導設而不作教坊司作樂如常儀皇后出閣女樂前導皇后陞輿大樂前行

皇太子親迎陞輅執鴈者後隨樂作儀從先導

駙馬親迎鼓樂前導公主陞轎內使備儀仗鼓樂合女樂三十六人接引至府

昏禮通考

卷十三

三

庭棟案昏禮用樂歷代所禁明制自天子達皆得用之世俗相沿至今不易竊謂今之樂已非古之樂用與不用所關昏禮之得失似微然與其用之通乎俗不若不用合於古是在知禮者審慎處之可矣

昏禮通考卷第十三終

也於是孿生二女名霄明燭光則所謂癸比氏者卽娥皇也又大戴記舜娶帝堯之子謂之女媿氏註家遂以娥皇女英女媿爲三妃見聖編曰郭註禮記原本作二妃然則二誤爲三以致衆說傳會千古之疑一言可破矣鄭氏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其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此尤臆說舜當日娶二女而不告娶癸比亦不告耶身未爲天子不得有三

妃抑受禪後復娶癸比以足其數耶皆理之難通者蓋夫婦之配嫡媵之分大義所在斷無可疑卽二女而論亦有次序劉氏謂娥皇爲后女英爲妃是也安得謂不立正妃哉案妃又音配卽古配字三代以前正妃次妃通謂之妃至周始有后之稱然正次之別自有定名在

春秋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隱公

何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

君子賤賤書者以其後爲嫡終有賢行也

范氏曰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

永嘉黃氏曰春秋內女爲諸侯之嫡夫人者則書其歸餘姪娣不書也伯姬歸于紀則旣爲嫡夫人矣叔姬娣也何以書蓋魯不以叔姬爲伯姬之娣而以紀夫人之禮歸之紀侯亦不以叔姬爲娣而以嫡夫人之禮納之也辛伯曰內寵並后亂之本也故書

姬爲娣而以嫡夫人之禮納之也辛伯曰內寵並后亂之本也故書

春秋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莊公十九年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何氏曰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春秋

衛人來媵成公八年晉人來媵成公九年齊人來媵成公十年

杜氏曰古者諸侯娶通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姊妹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晉來媵之齊異姓來媵非禮也

孔氏曰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是夫人與媵皆同姓之國也晉衛於魯爲同姓故來媵之釋例曰必以同姓者參骨曰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恚愚不教

昏禮通考

卷十四

四

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姊妹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罔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左傳異姓則否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歲云禮稱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得云備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何氏曰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

諸侯自媵夫人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

永嘉黃氏曰爲君者妾媵不具固無以廣繼嗣然多而無節亦非禮是以妾媵過多則費用廣而財匱御幸疎而怨興嬖寵乘而政亂故春秋來媵不書而三國來媵則書之所以明妾媵過多爲後世戒也

清江張氏曰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夫諸侯一娶九女今衛晉齊三國來媵則是娶十二女故備書之以見踰制

昏禮通考

卷十四

五

長樂陳氏曰傳稱諸侯取九女論語管氏有三歸而春秋譏衛晉齊三國來媵以此推之大夫取一家而二家媵之諸侯取一國而二國媵之天子取一國而三國媵之則三國來媵天子之禮也諸侯僭之此春秋所以譏也何則天子三夫人則三國之媵可知也由后至御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聘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凡六等諸侯之夫人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韓非子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媵七十人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

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

白虎通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

昏禮通考

卷十四

六

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姪歸於紀明待年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卿大夫一妻二妾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

庭棟案諸侯無再娶禮故以姪娣媵若大夫雖五十以上許改娶自不必備媵矣孔氏詩疏曰大夫有姪娣士或娣或姪夫大夫猶不必備媵而況士乎士昏禮女從者

畢彥玄鄭氏註從者謂姪娣也亦臆斷之說非經明文

漢書杜欽傳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淑貞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

昏禮通考

卷十四

七

顏氏師古曰周書公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失讀曰佚帝王世紀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畱而不進湯乃求昏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

庭棟案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蓋本世紀又曰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證以孟子皆事之必無者所謂媵臣不過送女者而已媵送也

野客叢書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考毛

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襲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曰新特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

陳氏禮書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爲遂事

昏禮通考

卷十四

人

起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故書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也不志此說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爲媵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趙子曰左氏云異姓則否啖子難之誠爲當矣若實異姓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晉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理甚明

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諸

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自御妻而上其數百二十有一諸侯夫人而下其數不可考也諸侯娶一國二國媵之國三入則夫人與二媵各有姪娣凡九女而天子國媵之數不可考也孔子譏管仲三歸之不儉而不以爲不知禮則大夫一娶三女矣士昏禮女從者畢袵玄鄭氏曰從者謂姪娣然則士亦有姪娣也春秋之侍衛人晉人齊人來媵伯姬譏三國媵之也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族是左氏前後自惑也

昏禮通考

卷十四

九

庭棟案媵有二其一姪娣爲之公羊子所謂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是也其一送女侍從之人通謂之媵如儀禮媵御交沃盥之媵不過卑賤之役而已若姪娣爲之安有與御交沃盥及互餼餘之理又左氏言諸侯娶夫人其媵卽以備繼室杜氏註以爲有爲嬪之望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嬪媵爲繼室者總理內事而已豈遂爲嬪哉

鼠璞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傳左傳同姓媵

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也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齊晉大家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

庭棟案姪娣爲媵之說易言歸妹以娣詩言諸娣從之皆明見於經者世有古今禮有損益似未可居今疑古也今所謂媵乃指隨嫁僕從謹案 大清會典郡主以下

昏禮通考

卷十四

十

鄉君以上俱有媵送內開侍婢幾名男婦幾戶是也其間多寡有等所以別尊卑至鄉君以下卽不列媵送之人今世俗品官嫁女而備媵送已非制所應有而況士庶之家乎

妝資

雜記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庭棟案妝資之禮經無明文雜記諸侯出夫人有陳器皿一節鄭氏曰器皿其本所賁物也孔氏曰使有司官陳夫人嫁時器

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據此則古者雖不言妝資亦未嘗無其物蓋不過婦人日用所必需者而已豈若後世之誇多鬪靡而男氏又復苛求無厭哉

後漢書逸民傳戴良字叔鸞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篲笥木屐以遺之

東觀漢紀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

昏禮通考

卷十四

土

既奉承君子惟命是聽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輓鹿車歸鄉里

紀事玉屑庾袞兄女名芳將嫁袞乃刈荆荻爲箕帚訓其女以遺之曰事舅姑灑掃庭內婦道也

唐書諸公主傳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長樂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裝資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詎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也今聞其言

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顏色況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爲公帝大悅因請齎帛四百匹錢四十萬卽徵家賜之

唐會要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殊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爲例上納其言

建中元年詔皇族子弟公郡縣主以時昏嫁及主將嫁小大之物必周其用於是司度用一人籠作禮通考

卷十四

主

花計錢七十萬上使損之及三萬乃止上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其餘錢賜之以備他用

北夢瑣言唐楊收以孤進貴爲將相愛奢侈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堞盛果實坦欣然視堞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空哉

武林舊事宋理宗時周漢國公主下降先一月宣

宰執常服繫鞵詣後殿西廊觀看公主房奩冠珮衣服金銀器錦繡銷金帳茵褥地衣步障等物諸閭權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傾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天驥爲平江發運使獨獻螺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袱百條實以芝楮百萬理宗大喜

山堂肆考范文正公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持至當火於庭

南游記舊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愛此昏禮通考

卷十四

主

女乃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於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謬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去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

司馬氏書儀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前一日俗謂之鋪房古雖無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廢也牀榻薦席椅桌之類婿家當具之迎親親也迎綢之類女家當具之所張陳者但迎婿帳幔帷幕之類應用之物其衣服轎屨等不用者皆鎖之笥篋世俗盡陳之欲矜誇富多此乃婢妾小人之

態不足爲也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駟僧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撼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貸於女氏貨有窮而責無窮

昏禮通考

卷十四

五

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因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勿與爲昏姻可也

庭棟案溫公此論曲盡貪鄙惡習爲舅姑夫壻者苟有是態讀之能無愧於中乎大戴記曰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蓋所重在德不在妝資也然明此理者卒鮮溫公去今五百餘年當時且然況降而愈下哉

朱子家禮前一日使人張陳其壻之室

彭氏魯岡曰張陳於室所以備用非張陳於道也今乃出服飾器具枕褥帳幙一切瑣細艷麗之物用鼓樂迎導於空衢大市此何禮也兒女事用以矜富炫俗不亦醜乎此在士庶不過演債負在縉紳不過演贓私有何好處而張皇至於如此也

南軒張氏論俗文昏姻之際亦復僭度以財相徇以氣相高帷帳酒食過爲華侈以致男女失時淫僻之訟多往往由此曾不知爲父母之道要使男女及時各有所歸昏姻結好豈爲財物其侈靡等

昏禮通考

卷十四

五

事一時之間徒足欺炫鄉閭無知之人而在身在家所損不細若有不悛當治其尤甚者以正風俗夢梁錄有貧家女父母兄弟姊所倚者惟色可取而奩具茫然議親者以首飾衣帛加以諸物送往謂之兜裏

遼史禮志公主下嫁賜公主青轎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駝送終車一車樓純錦銀螭懸鐸後垂大氅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賜其壻朝服四時襲衣鞍馬凡所須無不備選皇族一人送至其家

庭棟案後漢書高麗傳其俗嫁女便營送終之具遣之先與自契丹公主下嫁亦備祭羊及覆尸儀物其沿習高麗之制歟

金國志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羣每羣九特一牡以資遺之

明諸司職掌親王昏禮妃家於親迎前擇日將房奩牀帳等物至王府鋪房禮部預先奏知至日妃家備鼓樂迎引從午門東角門入妃母或親戚入內陳設

四禮約言陪送妝奩但宜安分循禮毋過奢吾鄉

昏禮通考

卷十四

六

昏姻士大夫知禮者不論財自是美俗但富家資妝或有過厚而里俗相倣中人之家有償息鬻產以飾門面者甚有以妝奩厚薄作青白眼噫丈夫寧餓死豈以妻財潤身家爲翁姑夫婿者何如人乎

呂氏四禮疑張陳婿室不見儀禮後儒增之六禮以聘重貞也未往而先飾寢不棘欲乎非貞女不行之義也

自註家禮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註云俗謂之鋪房然猶舊褥帳幔應用之物近

世則用牀矣似抱衾裯以從人於禮未宜不若婿家設牀帳以親迎廟見之三日女家送妝奩衣飾荆布箕箒示爲婦之義以諸女眷往不猶愈乎

朱文端曰呂氏謂張陳婿室不見儀禮愚按今人出門一舍之地亦使人位置除掃況女子有行居處食息動關父母之念張陳爲女也非爲婿也

師友談記袁氏曰凡人家嫁女須隨家力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不如男也或家道尋常必欲攀高陪費財產致破自家亦不淺思之故也

庭棟案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世固有之然此乃倫理之變本非常道若因此而有意厚其女乃私心計較之說不可訓世也

昏禮通考

卷十四

七

昏禮通考卷第十四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五

嘉善 曹庭棟 輯

送女

春秋九月齊侯送姜氏于櫪桓公三年

永嘉黃氏曰越境而送女是愛之不以其道也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杜氏曰公子公女也

昏禮通考 卷十五

一

孔氏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爲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范氏曰祭門廟門也闕門兩觀也在祭門之外

般襲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

楊氏曰士昏禮戒辭與此不同彼是士禮此是諸侯之禮故異辭也父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並證送女踰竟非禮事也凡親迎之禮必在廟也故云不出祭門言不出闕門者則已出廟門之外矣

庭棟案儀禮女將行母戒諸西階上不降今傳言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則母下堂可知楊氏曰儀禮是士禮此是諸侯之禮故戒辭不同豈送女之禮亦有異耶

昏禮通考 卷十五

二

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孫氏曰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

萬充宗曰近俗昏儀多不合古送親一節爲尤甚案儀禮父送女不下堂母送不出房今俗有女母送親者謂本之孟子夫孟子固云往送之門獨不思下文有往之女家句乎以門爲婿門則女家爲何家也

庭棟案孟子所言與儀禮不同儀禮女父母各有戒辭母戒女不降階惟庶母及門

內孟子專言母命之不及父又言往送之門是母亦及門內猶穀梁子所謂不出祭門也或戰國時俗禮如此

唐書禮志皇太子納妃妃氏主人使其屬送妃以族從

宋史禮志康國公主下降太常寺言按令公主出降申中書省請皇后帥宮闈掌事人送至第外命婦從今請如令詔出降日婉儀帥宮闈掌事者送至第外命婦免從

武林舊事周漢國公主出降皇后親送乘九龍輦

昏禮通考

卷十五

三

子皇太子乘馬圍子左右兩重其後太師判宗正寺榮王榮王夫人及諸命婦至第賜御筵九盞筵畢皇后太子先還公主歸位行同牢禮

遼史禮志皇帝遣使及媒者迎后后升車父母飲后酒過及使者媒者送者

明會典公主下降公侯百官令婦送至府各回家

昏禮節畧女行笄有從者有力之家僕婢丫鬟惟其所遣家貧無婢不妨於親鄰家借用庶民家無婢亦可省儀禮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註云送者有司也疏云尊無送舅之法大夫嫁女遣臣送

之士無臣故有司送之又云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隸子弟者士卑無臣自以其子弟爲隸也竊意子弟之妻妾送嫁亦屬未便此古禮之不可從者遣子弟一二人送可耳今世仕宦送女僕從如雲供張滿路殊失禮意

饗送者

儀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鄭氏曰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

賈氏曰此一獻依常饗賓客法尊無送舅之法

昏禮通考

卷十五

四

大夫嫁女遣臣送之士無臣有司送之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賈氏曰左氏傳士有隸子弟士卑無臣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尊無送舅以是隸子弟之妻妾也

聘禮饗客速賓此亦速之凡速者皆就館是以下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鄭云就賓館則賓自有館婦人送者亦當有館男子則主人親速婦人迎客不出門當別遣人速之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鄭氏曰贈送也就賓館

賈氏曰古者大夫不外娶以大夫尊外娶則外交故不許士卑不嫌客有外娶法故有異邦送客也贈賄之等皆就館

敖繼公曰以物餽將行者曰贈酬之外又贈以此幣以其勞於道途故也獨云贈丈夫則是古者婦人不越疆而送嫁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聘弓鏃矢不行國中故大夫無外娶欲致一於其君而不外交也春秋之時紀履緌莒慶齊高固娶於魯公子圖娶於鄭襄仲娶於莒蓋不知此公

昏禮通考

卷十五

五

羊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若士卑不嫌故有異邦送者

開元禮其日掌事者鋪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衆賓席於賓席西南設從者席位於西階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儼者引賓以下立於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爲上立定儼者引主人出立於門東西面主人揖賓報揖儼者各引賓主以下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以次升立於席後立定俱坐遂進酒設食如昏會之儀會畢賓主以下俱與儼者引

賓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奉束帛之篚升授主人主人執篚西面立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篚賓受之退立於西階北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儼者引賓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訝受篚實初賓降儼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

昏禮通考

卷十五

六

其日女贊者鋪女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婦席於阼階上西向又鋪衆女賓席於西階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女相者引女賓以下立於內門內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立定女相者引主婦立於內門內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升衆女賓以次升升階立定俱坐遂進酒設食如昏會之儀會畢俱與女相者引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篚升以授主婦主婦執篚進於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女賓進立於主婦之右俱南面主婦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女從者訝受篚女賓以下從降女相者引主婦降送於內門之內

政和禮主人饗送者掌事者設衆賓位賓至主人揖以入主人升東階賓升西階進詣兩楹間對拜

衆賓俱卽座具酒饌如常儀會訖賓主與掌事者以幣授主人主人授賓賓降階從者受幣賓退主人送於門外

司馬氏書儀於婿婦之適其室也主人以酒饌禮男賓於外廳主婦以酒饌禮女賓於中堂如常儀古禮明日舅姑乃饗送者今從俗

庭棟案士昏禮饗送者在饗婦之後則爲明日可知賈氏曰聘禮饗客速賓此亦速之凡速者皆就館謂送女者禮畢適館至明日而後主人就館速之如聘禮饗客也

昏禮通考

卷十五

七

今俗婿家既無設館之禮卽於成昏之夕饗之亦無不可也

朱子家禮

主人禮賓儀同書儀

明集禮其日執事者設賓席東西相向其席位從其賓之數設酒案於廳之南楹設食案於酒案之北賓至主昏者出迎揖賓入主昏者陞西階賓陞東階至廳相向立賓主皆再拜主昏者揖賓就座執事者舉食案進供於賓主之前進酒進饌如常儀會畢與執事者奉幣授主昏者主昏者以授賓賓受以授從者降自東階出主人送於大門外

同儀

其日執事者設女賓席於後堂東西相向設女賓親黨位於女賓位之南西向設主婦親黨位於主婦位之南東向

其設案相拜進酒進饌奉幣皆如饗丈夫送者之儀庶人儀同

昏會

曲禮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鄭氏曰爲酒食會賓客重慎也

金華邵氏曰召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慶如是而

後男女之別厚

嚴陵方氏曰鄉黨在私而同國者也僚友在公

昏禮通考

卷十五

八

而同官者也爲酒食以召之且以見昏姻之道合乎公私之議也

呂氏春秋娶妻不酒醴

漢書宣帝紀五鳳元年八月詔曰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亾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庭棟案秦法三人以上會飲則罰金故有因事賜酺許吏民會飲或三日或五日過

則禁之漢初用秦法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至宣帝時弛其禁而郡國二千石猶有嫁
娶禁具酒食故有是詔

開元禮主人及賓俱公服饌以豆簋盞俎鉶鐐
爵巾玷其日主人往賓之門立於大門外之西東
面賓立於東階下西面賓者進於賓左北面受命
出立於門外之東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有嘉禮請
公有顧償者入告遂引賓出大門之東西面再拜
主人答拜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顧賓曰敢辭
主人曰敢固請賓曰辭不得命敢不從主人拜賓

昏禮通考

卷十五

九

答拜主人還賓遂行諸親從之掌事者先鋪賓事
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設賓之宗族席位於堂
西南賓之異姓席位於宗族之南又於西階下設
賓之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爲上設主人席
位於東階上西向設主人宗族席位於主人東北
設主人異姓席位於宗族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
爲上又設主人異姓席位於東階下重行西向以
北爲上賓至立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向賓之宗
族立於賓西南異姓立於宗族之南俱重行東面
以北爲上償者引主人出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

昏禮通考

卷十五

十

主人諸親立於主人之東北門內重行西面以南
爲上立定主人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賓
報揖償者引主人入又償者引賓入賓之諸親以
次從入門內主人諸親從入如常至階主人揖賓
報揖賓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於席後其在庭者
亦如之立定賓主及諸親俱坐執爵者酌酒升自
東階酒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執爵者以爵授主
人償者引主人進諸賓前北面立賓自席西進東
南向受爵償者引主人退復位賓還席後賓主及
諸親俱坐執爵者又以爵授主人及諸親賓主俱
祭而飲諸親不祭而飲爵行一周食升堂賓主及
諸親皆起掌食者以醢醬豆授主人償者引主人
進設於賓席前賓曰請公無辱主人曰不敢忘禮
償者引主人復位執爵者以饌進設於賓主席前
加以七箸又以饌設於諸親席前設訖賓主及諸
親皆坐賓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於賓祭主
人辭曰蔬食不足祭賓主俱食三飯而止主人曰
請公食賓更飯食畢遂進庶羞爵如常會畢賓主
及諸親俱興償者各引賓主以下降出賓主及賓
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位主人再

拜送賓退儐者引主人入

女賓乘車入至下車所內儐者引入主婦迎送於門內相稱之辭各準其夫餘如丈夫之禮

庭棟案開元昏會之禮合男女兩家同異姓而會之主人必躬詣賓第以請賓之宗族親黨相率而至今俗禮所謂會親本此但會親於成昏後擇日會之開元禮列於饗送者之前其卽成昏之夕會之耶親詣賓第亦卽在親迎之夕耶至其東西階下各設異姓席位爲從者而設觀上篇饗送

昏禮通考

卷十五

士

者可見西階下以北爲上東階下當以南爲上亦以北爲上者近階爲尊也

白孔六帖章宙爲永州刺史初里民昏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十數宙至始畧如禮俗遂改

程子遺書三日而後晏樂禮畢也晏不以夜禮也

庭棟案記言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豈必在三日後乎程子之言似不必泥至云晏不以夜今則晏必以夜矣歡呼達旦以爲戲樂殊非禮制

夢梁錄三日女家送冠花緞鶯蛋以金銀缸兒盛

油蜜頓於盤中四圍撒帖套丁膠於上或於九朝內移廚往婿家致酒謂之餽女會

遼史聖宗紀太平八年六月耶律鄭畱奏今歲十一月皇太子納妃諸族備會親之帳詔以豪盛者三十戶給其費

元典章至元七年四月中書省戶部據太原路申本路人民嫁女娶妻不量己力或夜晏動作餽餽三二十道通宵不散其中引惹鬪訟及妻室之家先備筵晏飲餽一二十道粧簇案酒三二十桌不

昏禮通考

卷十五

士

惟耗費有損無益乞行革去省部相度既是於民無益今後嫁娶只就白日至禁鐘已前筵會聊備案酒飲餽無致似前耗費品官不過四味上戶中戶不過三味下戶不過二味其餘筵會同此例

四禮約言鄉俗昏宴以客多相誇有請至百人者或女家索客只圖好看彼此競從奢靡又有抄手筵席男女家迭爲備辦糜費無益一往一來徒損精神而耗財力非君子之道也余謂俗難驟革姑許用客以五六人爲率多至二十人而止蓋謂昏娶大禮其姻族中表之類不一至焉亦非人情四

禮惟昏不禁客然寧少毋多

庭棟案昏禮晏會自古有之不以人數為限蓋姻族多寡各視其家本非一例故客則寧多毋少所以重昏姻之禮亦以見姻族之盛而晏則寧儉毋豐則自大夫至於庶人皆易為力而得行之傳曰酒以成禮此之謂也

呂氏四禮疑昏禮六而二姓父母無相見之文皆以使者通何為也

自註六禮嘉禮之重者也二姓之父母無相見

昏禮通考

卷十五

圭

之文始終以使者通往來之命豈事體當相回避耶不知二姓何年是識面之日耶近世男家先拜媒報通於女家許昏後男家送定帖女家報許帖然後男家主者同媒往謝女家報謝且請三族近親謂之會親凡大禮必親往女家亦如之似於禮無害

庭棟案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所以養廉恥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公如齊納幣親納幣非禮也僖公二十有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為其子而往迎婦非禮也

春秋皆譏之是以二姓父母禮無相見之文明矣然屬素通好者豈有因昏而反闊絕之理特不於行昏禮時相見耳其素未通好者會親之禮雖經無其文開元禮推廣經意謂之昏會於成昏後行之宜矣若初許昏時即遍請三族以為會親竊謂未見舅姑尚未成婦於親何有哉

昏禮通考

卷十五

齒

幾亭外書臭味先謂乃締姻婭締姻之後往來宜益親乃拘世套謂新親不可輕褻必冰人為介紹必庭實為先容必綺筵為酬獻禮貌既稱舉行良艱於是往來日稀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閡之親翁是因親而得疎也是重形跡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益替易結之葭莖難也俗子因昧成類通人豈可不畧己已送仲女至吳氏與子往先生約曰五果一盒二湯二點葷味八簋添碟十二外糕糖花罩閉案等物及贊盒用二用四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賢以四為隆朝宴以八為極況在士民而可踰之司馬溫公所謂會數而禮勤物約而情厚遵之當自我輩始

行之當自今日始

庭棟案溫公有真率會約蓋不過五亦謂多不過是少可知矣棟嘗仿而行之凡親知往來以及歲時宴會俱不敢有違此約蓋二十年於茲至於昏會設饌禮本無定數然奢則寧儉自在知禮者倡之爲賓者並諒此意舉里黨親屬而胥風於儉德豈不休哉又案簋有蓋外圓函方足高二寸盛黍稷之器易二簋可用享一黍一稷也詩每食四簋黍稷稻粱也陳饋八簋黍稷爲飭饌之具名是而實非矣

昏禮通考

卷十五

五

昏禮通考卷第十五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六

嘉善 曹庭棟 輯

見舅姑

儀禮 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見

鄭氏曰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

見舅姑於寢門之外

賈氏曰不著純衣纒衽者彼嫁時之盛服今已

成昏從此服也

敖繼公曰俟見質明乃見此時俟於已寢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姑即席

鄭氏曰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

婦執笄束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

鄭氏曰笄竹器而衣者蓋如今之芭蕉蘆矣進

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

庭棟案聶氏三禮圖註漢時有芭蕉蘆故

舉之以況笄也但漢法去今遠其狀無以

知之或見圖中如芭狀其口微弁而稍淺

今取以爲法笄音煩又舊圖讀如皮弁之

弁以綰衣之容一斗

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

鄭氏曰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

賈氏曰士冠冠者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母於子尚俠拜則不徒此婦見舅而已

降階受笄股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鄭氏曰姑執笄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

敖繼公曰婦於舅並用棗栗而執於門外於姑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二

惟用股脩而受於階下皆輕重之差也進北而拜者既入堂溪東行當席乃北面而拜也奠于席亦不敢授也棗栗股脩所以爲摯也乃皆奠之而不敢授亦示親授也此不撫之者不敢同於舅也舉以興乃拜既拜乃授人則拜時亦不釋笄矣

記

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

鄭氏曰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展笄其制未聞

庭棟案三禮圖註橋讀如橋舉之橋以木

爲之似今之步案高五尺下跗午貫舉筭處亦午爲之此則漢法也既周制無聞今亦依用

曲禮婦人之摯棋棊脯脩棗栗

孔氏曰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棋卽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所以用此六物者棋訓法也棊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蚤起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爲摯取其蚤起戰栗自正也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三

山陰陸氏曰摯以棋棊脯脩棗栗棋棊取其循法度以至於禮也脯脩取其治己齊家以自正也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肅謹也

昏義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棗栗投脩以見

陸氏朗曰笄器名以華若竹爲之其形如管衣之以青緇以盛棗栗投脩之屬

嚴陵方氏曰贊卽相者也棗栗則品之潔者以奠於舅尊之也投脩則味之美者以奠於姑親之也

馬氏曰沐浴自潔以重禮也質明平明也曲禮曰棖棖脯脩棗栗婦人之摯也蓋婦人質則用器不過於笄其摯不過棗栗段脩而已

白虎通婦人之摯以棗栗段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段脩者凡肉脩陰也棗取其蚤起栗戰慄自正也

南齊書禮志永明中世祖以昏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段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四

梁書徐擒傳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視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擒擒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嬪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畧太宗從其議

隋書禮志梁大同五年臨城公昏公夫人於皇太子妃爲姑姪進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令曰纁鴈之儀旣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姻不失親若使棗栗段脩贊饋畢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醢醢已傳婦事之則而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世臨城公夫人於妃旣是姑姪宜停省

後齊皇帝納后明日后展衣於昭陽殿表謝又明日以棗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皇太子納妃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五

后於宣光殿擇日羣官上禮佗日妃還又佗日皇太子拜謁

開元禮皇后夙興沐浴服祿衣加首飾御輿尚宮前導降自西階以出至皇太后閣外皇后降輿障扇侍從如常立於西廂東面皇太后服祿衣首飾卽御座南向坐后執笄棗栗段脩尚宮引后入升西階北面再拜跪進奠於座前皇太后撫之尚食徹以東皇后退北面又再拜禮畢受醴

皇太子妃其日夙興沐浴服綸翟加首飾以出降自西階升格至閣外降輅入立於寢門外西廂東

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卽御座西向皇后禕衣首飾卽御座南向妃奉筭棗栗司饌又執筭殿脩以從妃入立於庭北面再拜升自西階進東面跪奠筭於御座皇帝撫之妃自西階降復北面位奉筭殿脩再拜升進北面跪奠筭於皇后座皇后撫之尚食俱徹以東妃退立西序東面又再拜

一品以下質明贊者見婦於舅姑立於寢門外贊者布舅席於東序西向布姑席於西南向舅姑俱卽席坐婦執筭棗栗自門外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於舅席前舅撫之贊者徹以東婦退復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六

束而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從者執筭殿脩俟於階下婦受升階北面再拜進跪奠於姑席前姑撫之內贊者徹以東婦退復北面位又再拜

通典唐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畧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顯慶二年詔曰如聞公主出適王姬作嬪舅

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三年又詔曰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主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漢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適娶主女者稱娶承以爲式

庭棟案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崔浩義曰尚者卑下之名公主別立第令列侯就第奉侍之不得謁見舅姑通問而已自漢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七

以來皆如此故公主備婦禮實由珪始也**唐會要**時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建中元年乃刊去懸禮率出典訓

李氏刊誤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嬀其拜必四子輒詳之婦初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因以爲疑又婦拜夫家長老長老答之則又再拜卽其事也士林威儀豈可做諸下俚耶謁拜姑嬀宜修典故再拜扱地儀禮拜儀可觀

庭棟案白虎通曰拜者何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由是言之人臣於君禮止再拜則婦見舅姑亦當再拜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自唐以下有四拜禮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父母亦四拜其餘官長戚友相見止再拜是四拜既於父母得行之婦見舅姑自可準此不嫌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八

違古也

宋史英宗紀英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述其事焉

庭棟案升行者升同父行也王栒燕翼貽謀錄曰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真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為遵勗升為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後為例但升行欲以避舅姑之尊升為崇矩之子是崇矩為

舅舅姑之尊仍在大義終無可逃亂昭穆之序滅父子之倫不已甚乎

政和新儀公主見舅姑夙興著花釵服綸翟以俟見設舅姑位於堂上舅東姑西俱卽座公主升自西階詣舅前再拜奉棗栗以進訖又再拜奉殷脩至姑前如舅儀

品官儀質明婦先見於廟禮畢贊者設舅姑位於堂上東西相向舅位東姑位西俟舅姑俱卽座贊者引婦奉棗栗立於庭再拜訖升階置舅位前贊者受之婦降階又再拜次又奉殷脩婦從者奉於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九

階下婦再拜訖升階置姑位前贊者受之婦降階又再拜

武林舊事周漢國公主下降謁見舅姑用名紙一幅衣一襲手帕一合粧盤藻豆袋銀器三百兩衣著五百疋餘親各有差

程子昏儀質明贊者見婦於舅姑進拜奠贊還又拜

司馬氏書儀婦明日夙興盛服飾俟見舅姑執事者設盥盆於堂階下脫屣在北兄弟姊妹立於盆東西向男女異列男在北女在南皆北上平明

舅姑坐堂上東西相向各置桌子於前贊者見婦

於舅姑婦北向拜舅於堂下古者拜於堂上今恭也可從衆執筭

古筭制度漢世已不能知今但取小實以棗栗升箱以帛衣之阜表緋裏以代筭可也

自西階進至舅前北向奠於桌子上舅撫之侍者

徹去婦降又拜舅畢乃拜姑別受筭實以服脩是也

侍者婦降又拜執事者設席贊醴婦其儀見禮婦篇

朱子家禮明日夙興婦見於舅姑舅姑坐堂上東

西相向各置桌子於前家人男女少於舅姑者立

於兩序婦進立於阼階下北面拜舅升奠贊幣於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十

桌子上舅撫之侍者以入婦降又拜畢詣西階下

北面拜姑升奠贊幣姑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

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行此禮於舅姑之

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見畢舅姑禮之

邱氏濬曰案集禮舅姑並南面坐堂中今人家

多如此或從俗亦可家禮無壻拜之文今亦從

俗補之

見舅姑儀節舅姑坐定序立壻婦並立鞠躬四拜壻

供拜拜畢詣舅位前至舅前四拜與獻贊幣從

壻先退授婦婦以置桌復位四拜與壻婦詣姑位前拜

于上舅受之

獻贊婦引婦至姑前四拜獻贊復位又四拜其儀與舅同

庭棟案婦人之贊不過棗栗服脩家禮用

贊幣非古也豈當時俗禮如此不能遽革

耶至於婦見舅姑無壻拜之文邱氏以俗

禮補之夫男有帥女之道見舅姑者壻帥

婦以見也見必拜拜則同拜於義亦通朱

文端增改邱氏儀節於壻婦並立四拜之

後增凝立不動婦引婦稍前奉贊於舅隨

卽奉贊於姑復位壻婦又並立四拜而退

此禮已爲俗所通行但減去婦奉贊時獨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十二

拜一節似於贊見之義猶有未協

陳氏禮書昏禮婦見舅姑執筭棗栗服脩棗取其

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俱榛

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選人有棗

栗又有榛實蓋具俱榛棗栗者盛禮也棗栗陽也

故贊於舅脯脩陰也故贊於姑

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者以棗栗者天所產服

脩者人所成也棗栗進於舅而舅拜之服脩進於

姑而姑拜之以禮無不答猶冠禮母答拜也燕禮

君答臣祭禮尸答主人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必

於階上者立於堂下婦之所以尊尊也拜於階上舅姑之所以親親也

劉焉事始古者婦始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五色采爲之隋牛弘議以素絹八尺中擗名曰帛拜以代香纓

遼史與宗紀重熙十六年冬十月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

金史紇石烈志寧傳世宗第十四女下嫁志寧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於慶和殿皇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七

元典章明日婦見舅姑次見諸尊長其儀合依朱文公家禮施行

明會典皇后至宮第二日早上冕服后禮服詣某宮俟某宮陞座贊引引上與皇后詣某宮前宮人以股脩盤立於皇后左贊禮贊上與皇后皆四拜執事二人舉案置階前正中宮人以股脩盤授皇后后捧置於案女官舉案皇后隨案進某宮前皇后復位贊禮贊上與皇后皆四拜執事徹案於西禮畢

皇太子妃至宮第二日清晨皇太子與妃出宮至

某宮門外俟某宮陞座由左門皇太子先入妃從之詣某宮前皇太子立於東妃立於西宮人舉股

脩盤皇太子與妃皆四拜執事舉案至某宮前妃捧盤置於案復位皇太子與妃皆四拜禮畢出詣上位宮進棗栗盤又詣皇后宮進股脩盤行禮同前親王視同

公主見舅姑舅姑坐於東西向公主立於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兩拜

明集禮明日成昏之婦既謁廟畢見於舅姑行四拜禮其貧寒果股脩諸儀同儀禮庶人拜禮則明日見舅姑贊用幣三日廟見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七

庭棟案集禮庶人則厥明見舅姑三日見於廟準朱子家禮故也品官則明日先見於廟後見舅姑因明制皇帝納后親王納妃皆入宮卽謁廟方行合巹禮至次早朝見某宮公主下降入門亦先見祠堂次日見舅姑洪武以來定制如此故品官昏禮同之成化十三年定皇太子昏儀厥明皇太子及妃朝見兩宮第三日行盥饋禮第四日謁廟此又異於常禮者也

屠氏鄉校禮舅姑坐中堂南向婿與婦並序立北

面四拜訖婦引婦至舅前再拜興跪獻贊幣復位再拜婦引婦至姑前如舅儀如有祖父母者則祖父母並南而坐壻婦拜禮及獻贊如舅姑之儀舅姑則立於東西受拜

庭棟案婦見時親屬聚於一堂祖父母南而坐則舅姑立於東西其有祖父母而或因遠宦或有他故不聚一堂舅姑亦應東西坐以受拜不南面者不敢當尊也又案禮有見舅姑而無見祖父母之文朱子謂昏禮是從下做上其初先行夫婦禮然後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南

見舅姑然後廟見是則祖父母存者亦當先見舅姑然後舅姑率婦以見祖父母與先見舅姑然後廟見之義同

宋氏四禮初稿執事者設桌子於舅姑前陳贊幣貧者卽用壻婦並立堂階下北而先向舅四拜次向姑四拜舅姑贈壻婦幣用幣贈貧不能辨以婦拜受之遂見諸尊長

庭棟案婦見舅姑執筭棗栗服脩者所以爲贊也舅姑贈婦此何義乎儀禮壻見婦父母婦父母禮之奠酬無幣鄭氏註無幣

者異於賓客然則婦父母於壻其初見時猶不當有贈而況舅姑之於婦哉

從先維俗議子行冠昏之禮嫡母同父受拜於中堂生母則受諸側室不設坐但西面近北而立子婦就北面行大禮四拜其在妾母則前二拜以小拜答後二拜必以大拜答在婢妾母則四拜全答生母當子婦之拜亦必先拜夫君女君於中堂然後就側室而行禮焉此與父母之先拜祖父母而後受子婦之拜同義也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五

庭棟案父母先拜祖父母而後受子婦之拜俗謂之告禮議云與生母先拜夫君女君同義愚竊謂不然父母之先拜祖父母者因婦未見於祖父母將先見於舅姑故父母行告禮以受命於祖父母也若生母之先拜夫君女君乃不敢居已於尊必請於所尊而後得行之其告同而其義似微有異

禮婦

儀禮贊醴婦

鄭氏曰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

敖繼公曰贊爲舅姑禮婦也舅姑必醴之者答其行禮於已也婦見禮乃成爲婦舅不自醴之者於其始至立示以尊卑之禮也是時舅姑皆立於席

席於戶牖間

鄭氏曰室戶西牖東南面位

賈氏曰禮子禮婦禮賓皆於此尊之故也

側尊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魚切

賈氏曰以禮未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若行禮之間而立則云立不云疑立也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七

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

賈氏曰東面拜者以舅姑在東宜鄉之拜也

敖繼公曰婦於贊乃俠拜者重其爲舅姑禮已

也婦又拜蓋執解拜也其下二拜亦然薦脯醢

亦贊薦之

婦升席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而坐

啐醴建柶與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

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鄭氏曰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

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記婦席薦饌于房

賈氏曰醴婦時惟席與薦無俎其饗婦并有俎俎則不饌于房從罔升於俎入設于席前今據醴婦時而言也

昏義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藍田呂氏曰舅姑醴婦婦祭脯醢祭醴者明敬事自此始也

嚴陵方氏曰贊醴婦者謂贊者以醴酌婦而勞之也祭脯醢而不及牲祭醴而不及酒者又以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七

婦禮始成而未備故也下言特豚饋而不及特牲亦此意

馬氏曰贊醴婦者舅姑答婦亦必有贊也脯醢者羞也醴者酒也婦受酒與羞必祭者所以重

舅姑之答已也故曰成婦禮也

隋書禮志皇太子納妃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

筭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筭於皇后皇后撫之席

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開元禮皇后朝皇太后奠筭禮畢司設設皇后席

於戶牖間近北南向尚宮引皇后立於席西南向

尚食入東房盥手洗解酌醴加柶面柶出進詣后
席前北向立皇后進北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
於席前皇后升席坐左執解右取脯搗於醢祭於
籩豆間以柶祭醴三加柶於解面葉與降席北面
跪啐醴建柶興北面再拜進升席跪奠解於薦東
與降席尚宮引皇后降自西階以出

皇太子妃朝見其日尚食帥司膳設酒罇於房內
東墜下有玷加勺幕籩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罇
北又設洗於東房近北壘水在洗西簠在洗東北
肆簠實以巾幕解一角柶一妃既朝見禮畢司設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大

設席下至進詣席前北向立儀同皇后惟妃進東
面再拜又東而跪取解異於皇后儀政和儀同
品官儀贊禮婦席於室戶西南向在姑席之西少
北側罇醢醴於房內東壁下加勺幕籩豆各一實
以脯醢在罇北設洗東房近北壘水在洗西簠在
洗東北肆簠實以解一巾角柶各一加幕婦立於
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解酌醴加柶面柶出房
詣婦席前北面立婦進東面拜退復位內贊者西
階上北面拜送內贊者薦脯醢於席前婦升席坐
右執脯左取解搗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加柶祭醴

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解面葉與降席東
面坐啐醴加柶興拜內贊者各拜婦進升席跪奠
解於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婦氏人

政和新儀皇太子納妃至宮之明日朝見畢皇帝
皇后禮妃如宮中之儀

公主見舅姑禮畢醴婦盥饋饗婦如儀

品官儀婦見舅姑畢贊者設醴婦位於姑位之北
少西東向婦升階立於位西贊者注酒於盞授婦
婦再拜受盞訖贊者設饌於位前婦即座飲食訖
降階再拜而退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九

司馬氏書儀執事者設席於姑座之北南向設酒
壺及杯注桌子於堂上婦升立於席西南面贊者
醴婦如父母醢子之儀

朱子家禮舅姑禮婦如父母醢女之儀非宗子之
子而與宗子同居則行此禮於其私室

邱氏潛曰醴婦儀節見舅姑設席執事者設婦

東南婦就席婦引婦趨禮畢婦執事者設婦
向婦升席席右北向酌酒捧至舅姑前四
拜婦升席婦自席跪贊者授受酒婦受祭酒少
許於啐酒飲沾與校盞於四拜禮畢降自
地各從者

明會典皇太子妃至宮第二日詣上及皇后前進

棗栗殿脩禮畢出是日賜皇太子與妃晏就王

明集禮舅姑醴婦如家人禮庶人

庭棟案父醢子有命之之辭醴女子房亦將以申誠也至舅姑醴婦雖不明著誠辭於初見時醴之者禮意蓋亦謂是親婦饋後還又饗婦鄭氏謂以酒食勞人曰饗則此禮之設非爲勞以酒食明矣集禮云如家人禮者言如家常之儀不過酒食相勞之意乃饗婦而非醴婦禮屬近似易致相混烏可無辨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干

見諸親屬

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而北上
是見已

鄭氏曰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也

孔氏曰堂下舅姑之堂下東邊西向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是見已者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姊妹前度以因是卽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也

見諸父各就其寢

鄭氏曰諸父旁尊也各就其寢亦爲見舅姑時不來也

孔氏曰諸父謂夫之伯叔既是旁尊則婦于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春秋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莊公二十四年

左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山陰陸氏曰惟以章物故男贄有等差惟以告虔故婦人之贄則一而已

昏禮通考 卷十六

圭

公羊傳宗婦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脩云乎

何氏曰言不宜以幣爲贄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股脩爲贄今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可矣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股脩取其斷斷自脩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

永嘉黃氏曰南史載晉宋昏禮初昏三日舅姑衆賓皆列觀蓋援此也夫用三日之制可也不知所謂衆賓者豈亦大夫與宗婦同之也

庭棟案此大夫妻見於國君夫人也婦人之贊不過棗栗殿脩雖以夫人之尊大夫妻親用幣春秋饋之故見舅姑亦不得用幣見諸親屬可知

李氏刊誤昏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即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覲婦客豈其宜哉

庭棟案梁書云舅延外客姑率內賓以備覲見之禮所謂賓客者皆中外親舊否則不得而與且惟中外長屬而後有婦見禮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五

若中外之同列及卑幼猶可無見而況非親非舊者哉

程子昏儀見屬之尊者長者於堂東偏南面東上

屬自爲別是爲見已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

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

司馬氏書儀婦受醴畢降西階就兄弟姊妹之前

其長屬應受拜者少進立婦乃拜之無贊拜畢長

屬退長屬雖多共爲一幼屬應相拜者少進相拜

畢退無贊若有尊屬則婦往拜於其室有卑屬則

來拜於婦室

朱子家禮婦既受醴降自西階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於兩序無贊小姑小郎皆相拜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醴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而還見於兩序其宗子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

邱氏潛曰案今世人娶婦親屬畢聚空齋至次日行見舅姑禮畢先見本族尊長及卑幼次見諸親屬俱不用贊

見親屬儀節同居有尊於舅姑者舅姑既以婦見於其室畢還拜兄弟姊妹親屬

昏禮通考

卷十六

五

之在西序者其長屬見尊長四拜長屬皆受之應受拜者少進前立婦居左卑幼居右如小

明會典皇后入宮第三日皇后禮服詣上前就拜

位行八拜禮謝恩畢皇后還宮陞座引禮引在內

親屬行八拜禮次引六尚等女官行八拜禮次引

各監局內官內使行八拜禮畢降座

親王妃朝見訖詣東宮前行四拜禮東宮坐受東

宮妃立受兩拜答兩拜

庭棟案皇太子妃見親屬儀會典闕之明

史禮志冊皇太子是日詣武英殿見諸叔

行家人禮四拜諸叔西向坐受見諸兄行

家人禮二拜諸兄西向立受妃之見親屬

準此可知

屠氏郊校禮同居有尊長姑以婦見於其室或請

衆一堂凡親族俱各爲一列相拜

昏禮節畧今俗婦見族親尊長俱贈以衣飾亦大

非禮且無以處尊長之貧者泥於有贈將不復見

矣凡爲主昏者所當以斯言徧告親長者也

庭棟案栗菴宋氏禮婦見時舅姑贈婦已

屬非禮至於見諸尊長諸尊長亦各有贈

昏禮通考

卷十六

言

世俗相沿輾轉愈失主昏者惟先去舅姑

贈婦一節則諸尊長之贈可不言自除矣

昏禮通考卷第十六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七

嘉善 曹庭棟 輯

婦饋

儀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鄭氏曰婦道既成成以孝養

敖繼公曰舅姑入于室醴婦之禮已畢婦於既

授脯卽反而行饋禮也以食食人謂之饋適婦

之禮在養舅姑故卽行饋禮以見其意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

鄭氏曰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

昏禮通考

卷十七

一

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

爲上其他謂醬清醢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

牢時今文並作併

賈氏曰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彼有

魚腊并稷此則無魚腊與稷彼男東面女西面

別席其醬醢醢夫則南上婦則北上今舅姑共

席東面俎及豆等皆南上是其異也周人尚右

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也

敖繼公曰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矣姑不別

席於北方者辟婦之位也

婦贊成祭卒食一醕無從

敖繼公曰凡贊祭必授祭而此云成者其爲之祭而不授與卒食亦三飯而止也此禮每節皆殺於同牢之禮俎則無魚腊敦則無稷至是又惟一醕以其一醕故無肝從

席于北墻下

鄭氏曰墻牆也室中北墻下

賈氏曰此席將爲婦餽之位

敖繼公曰此席當在尊西而東上

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

昏禮通考

卷十七

二

敖繼公曰此所設者皆如饋之設但易處則所上之面位不同之耳

婦餽舅辭易醬

鄭氏曰婦餽者卽席將餽也辭易醬嫌滓汙

賈氏曰舅辭易醬者舅尊故也西上者亦以右爲上醬以指師之故鄭云嫌滓汙也

敖繼公曰下文婦餽姑之饋則是從舅命矣易

醬易姑醬也蓋御爲之

婦餽姑之饋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

賈氏曰不餽舅餘者舅尊嫌相襲贊祭贊婦祭

也

敖繼公曰豆祭亦贊之則是此三祭亦皆不授之而直爲之祭矣祭肺亦祭切肺也舉肺脊其姑之所已舉者與亦御者舉以授之食謂食黍祭舉食舉三飯而卒食也

姑醕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鄭氏曰奠之奠于筐

敖繼公曰婦拜於席南面姑亦拜於西墻下東面之位卒爵而姑受亦不拜既爵矣餽禮輕故也

昏禮通考

卷十七

三

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醕之雖無媵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

鄭氏曰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姪兄之子

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

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餽舅餘御餽姑餘也古文

始爲姑

賈氏曰言舅姑始飯而媵餽舅餘御餽姑餘交

錯之義也

敖繼公曰末句未詳尋其語脉似謂既醕則于

是乎改設之如饋之錯也錯猶設也若然則與

始飯三字皆誤與

郊特牲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鄭氏曰私之猶言恩也授之室明當爲家事之主也

孔氏曰厥其也厥明謂共牢之明日也婦盥饋特豚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食餘曰餽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授之室者謂通婦也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凡爲人子者居不處奧行不中道

昏禮通考

卷十七

四

立不中門者以其有父在也至於冠禮則冠於阼階而昏禮婦又降自阼階何也先王欲隆冠昏之禮而不嫌於無父是以有斯須之敬也嚴陵方氏曰以舅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示授之室而爲之主男以女爲室故以室主之

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藍田呂氏曰婦饋者明供養自此始故曰明婦順也

馬氏曰特豚微物而用之以饋舅姑者在順而

不在於物也

開元禮品官儀舅姑入室婦盥饋贊者布席於室之奧舅姑共席坐俱東面南上贊設饌於室內北墉下饌於房內西墉下具饌如同牢牲體皆折節婦入升自西階入房以醬進設於舅姑席前其他饌從者設之加七箸俱以南爲上俎入各設於豆東訖贊者各授箸舅姑各以簠俎擣於醬祭於籩豆之間又祭飲訖乃食婦入於房內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酌舅進奠爵於舅席前少東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奠於簠又盥手洗爵酌酒

昏禮通考

卷十七

五

酌姑如酌舅之禮設婦席於室內北墉下樽東南面婦徹饌設於席如初西上婦親徹醬設之其他從者設之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餽舅辭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乃餽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婦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訖執爵興降席東面立內贊者受爵奠於簠婦進西面再拜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凡庶子婦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以出

政和新儀皇太子納妃既朝見行盥饋儀其日妃

服翟褕首飾至皇帝閣外候進膳司賓引妃入北面再拜訖奉膳進置於皇帝前司賓引復位又再拜訖司賓引妃出詣皇后閣外候皇后進膳儀如初

公主盥饋設舅姑位於堂上東西相向俱卽座公主升自西階詣舅姑前贊者以饌進公主進於舅姑位前加七箸食畢公主各再拜

宋史禮志品官昏禮見舅姑醴婦盥饋饗婦並如

諸王以下昏四品以下不用盥饋饗婦禮

程子昏儀舅姑入於室婦盥饋

昏禮通考

卷十七

六

司馬氏書儀婦見舅姑畢退休於其室至食時行盥饋之禮婦家具盛饌酒壺合升側載今恐貧者不便殺特但婦從者設蔬果桌子於堂上舅姑之其盛饌而已前設盥盆於阼階東悅架在東婦盥於阼階下執饌自西升階凡子婦升階皆應西階惟薦於舅姑侍立於姑之後饌有繼至者侍者傳致於西階不盡一級婦往受之薦於舅姑侍者徹餘饌置於旁側別室舅姑侍者各置一桌子上食畢婦降拜舅升洗杯斟酒置舅桌子上降俟舅舉酒飲畢又拜遂獻姑姑受而飲之餘如獻舅之儀婦升徹飯侍

者徹其餘皆置別室婦就後姑之饌畢婦從者餽舅之餘增從者餽婦之餘古者庶婦不饋然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闕也

朱子家禮若家婦則饋于舅姑是日即見舅姑家具盛饌酒壺從者入設蔬果桌子於堂上婦盥升

洗盞斟酒置於舅桌子上降俟舅飲畢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於舅姑之前侍

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飯分置別室婦就後姑之餘婦從者餽舅之餘增從者又餽婦之餘非宗子之

子則於私室如儀

邱氏濬曰婦饋儀節是日食時婦家具酒饌送至婿家用桌子盛置於廳

昏禮通考

卷十七

七

事請就位舅姑並坐四拜興舉饌案執事者奉各置舅盥洗婦引婦盥手洗盞詣舅位前再拜興進酒跪俟飲興復位四拜婦退洗盞詣姑位前再拜進酒跪俟飲興復位四拜進湯從者以盤盛湯至婦自進飯從者以盤盛飯或捧詣舅姑前置桌子上婦就後姑之餘婦從者上食訖徹饌案餽餘之饌以饌從者朱文端曰婦家遠近不一貧富不等必具酒食以饋舅姑又開煩費之端矣且饋食之禮惟家婦為然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今俗於家婦庶婦無分別饋食之禮殺之亦可

庭棟案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雖大院同居各有門戶故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甘旨橫渠張氏曰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故大庖則同之小庖則異之乃得慈以甘旨也然則饋食之禮所謂特豚菹醢之屬婦必躬親之以盡孝養者易曰在中饋是也後世士大夫家安有未成昏之子而異宮異庖者乎故盥饋之禮必不能行漢魏以來亦不著之於禮至唐宋始復行之書儀以爲婦家具饌家禮仍之是婦不躬親徒爲具文而已雅釋云女嫁三日後父母家來餉食謂之餽女餉食所以餽女豈爲婦饋設哉今俗禮婦初見舅姑時拜畢執爵注酒跪進舅姑雖非古制以此少存婦饋之意可矣婦家具饌似無庸也書儀家禮婦饋儀節大畧相同書儀先食後飲家禮先飲後食書儀進酒舅姑先拜飲畢又拜家禮舅姑飲畢婦始降拜此二者爲異邱

氏儀節於舅姑甫就位時先行四拜禮以後次第舉饌案再拜跪進酒飲訖又四拜元典章婦家饋於舅姑其一切儀節合依朱文公家禮而行庭棟案家禮言婦家具饌本之書儀謂婦家代婦具饌以饋耳元典章直云婦家饋於舅姑則悞益甚明會典皇后至宮第五日清晨尚膳監具膳羞皇后詣某宮贊引皇后詣前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后捧膳進於案復位四拜退立於西南俟膳畢出還宮皇太子妃至宮第三日清晨詣上及后前行盥饋禮儀同皇后親王妃同庭棟案唐開元禮皇后皇太子妃俱無盥饋儀梁書所謂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然婦道所在不惟其物惟其意寧以貴賤殊哉政和新儀皇太子妃及親王妃俱行盥饋與開元禮爲異明制因之而五日與三日不同者納后則本日廟見後始行合卺禮厥明朝見三日後謝恩四日受賀故

五日盥饋皇太子納妃本日止行合香禮

厥明朝見三日盥饋四日廟見隨慶賀也

親王納妃本日廟見後合香其厥明朝見

三日盥饋則與皇太子妃同

明集禮婦見舅姑之明日婦家備盛饌至壻家婦

盥饋舅姑就坐婦四拜進饌無酒食畢婦降階又四

拜禮畢庶人無盥饋禮

庭棟案盥饋者孝養之義貴賤所共唐制

納后納妃無此儀宋制四品以下無此儀

明制則庶人無此儀是唐畧於貴者宋明

昏禮通考

卷十七

十

畧於賤者似皆失禮意

饗婦

儀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

北洗奠酬

鄭氏曰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

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為敬奠酬者明正

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

更使人舉爵

賈氏曰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為之見昏義厥明

舅姑共饗婦是與上事相因亦於舅姑寢堂之

上與禮婦同在客位也共饗婦者舅獻而姑薦

也姑無洗爵之事而設北洗為姑洗則是舅獻

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以鄉飲酒

之禮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

婦西階上受飲畢又酢舅乃先酌自飲畢更酌

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

鄭云燕則更使人舉爵者案燕禮獻酬訖別有

人舉旅行酬也

敖繼公曰飲人而用牲曰饗饗婦蓋答其饋也

舅洗洗爵以獻也姑洗洗觶以酬也婦酢舅亦

昏禮通考

卷十七

十一

洗於北洗皆不辭洗不拜洗其獻酢則各于其

席前舅拜於阼階上北面婦拜於席西東面姑

酬婦則於主人之席北而奠觶于婦之薦西奠

酬者婦取姑之酬酒而奠之於薦東也不燕者

尊卑之分嚴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鄭氏曰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已

賈氏曰曲禮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是主人

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是授婦以室之義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

鄭氏曰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賈氏曰雜記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饗時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俎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之也

記饗婦姑薦焉

鄭氏曰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簠在東北面盥

昏禮通考

卷十七

主

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故云洗在北堂也不言入房是無北壁亦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也

敖繼公曰盥爲將洗爵以酢舅也

婦酢舅更爵自薦

鄭氏曰更爵男女不相因也

賈氏曰舅姑饗婦時舅獻姑薦今婦酢舅婦自薦之也

敖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此婦乃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已

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

鄭氏曰不敢與尊者爲禮

賈氏曰此當在婦酢舅之上今在此者欲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

敖繼公曰此謂舅將獻婦之時也舅降謂降洗也婦辟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于堂上故空辟也從降而辭洗升堂而拜洗丈夫於敵者之禮也若婦人之於丈夫則無之以是禮不可得而行故也記者於此乃有不敢辭洗拜洗之

昏禮通考

卷十七

主

說則是謂婦人於舅可以辭洗而不敢辭可以拜洗而不敢拜與亦似異於禮意矣

凡婦人相饗無降

鄭氏曰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簠在上

賈氏曰本設北洗爲婦人有事不下堂今以北洗及簠在上故不降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

敖繼公曰此謂舅沒而姑特饗婦者也故以凡言之言婦人相饗無降明男女相饗則有降如

上所謂舅降是也

庶婦則使人燕之婦不饋

鄭氏曰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燕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燕亦有脯醢通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賈氏曰通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亦東面拜受燕者北面拜送也庶婦但不饋耳不言不見明亦以棗栗殷脩見舅姑也

昏禮通考

卷十七

古

昏義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孔氏曰舅姑饗婦席在室戶外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阼階是舅姑所升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厥明明日也夙興婦既饋舅姑矣故厥明舅姑共饗婦焉蓋報施之禮然也

馬氏曰一獻一酌而已用之以饗婦者在禮而不在酌也奠酬者舅姑與婦相爲酬酢也

石林葉氏曰冠禮則責其爲人父昏禮則責其爲人母皆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政和新儀皇太子妃既盥饋皇帝皇后饗妃如宮中之儀

公主盥饋畢贊者設饗婦位於姑位之北少東西向女相者引公主立於座之西贊者舉饌置於位前卽座食畢再拜降階

庭棟案士昏禮饗婦在盥饋後以婦既盡

昏禮通考

卷十七

五

其孝養舅姑饗之者致其撫恤殷勤之意與禮婦不同禮婦者以尊臨之饗婦者以恩洽之也宋制皇太子納妃及公主下降有饗婦之文四品以下則無之而唐制并饗妃亦闕不過一醴而止與禮經俱未合也

程子昏儀婦盥饋畢舅姑饗婦於堂之西偏

庭棟案程子昏儀有饗婦而無禮婦開元政和禮有禮婦而無饗婦吾鄉風俗士大夫家於成昏次日設酒饌姑與婦行酬酢

禮似卽饗婦遺意而醴婦又闕焉舉此廢

彼互有不同於醴與饗之義要未分晰也

司馬氏書儀舅姑共饗婦於堂上如朝來禮婦之

位婦升立於席西南向贊者取杯斟酒授婦皆如

朝來禮婦之儀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此

家婦則然餘婦則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古者庶

婦不饋然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闕也

宋子家禮舅姑饗婦如禮婦之儀

邱氏濬曰饗婦儀節是日舅姑先令侍者設三

舉饌案舅姑前各一其一案侍婦饋畢命舉以入

昏禮通考

卷十七

六

舅姑前於兩間四拜跪侍者以受酒啐酒與授

於從四拜興盥飯隨降階舅姑先降西

陳氏禮書冠必醴子昏必醴女以至主人醴賓舅

姑醴婦皆致其誠敬而示以質也醴婦席於戶牖

間其酌以解其薦以脯醢其禮有祭而拜送拜答

則贊者而已若夫饗婦則不然故舅洗在庭姑洗

在北堂則所與行禮者舅姑也然則醴與饗必於

戶牖之間猶冠者之醴於客位也婦降自阼階猶

冠者之冠於阼也庶婦則使人醴之猶庶子之冠

不醴也

元典章舅姑饗婦合依朱文公家禮行

明集禮舅姑饗婦如初見禮庶人止於初見時醴之無饗婦禮

庭棟案集禮云如初見禮者謂如初見舅

姑時醴之之儀則是醴婦而非饗婦也始

誤於書儀朱子家禮未及正之明集禮亦

仍之耳集禮庶人昏儀俱依家禮家禮有

饗婦而集禮闕之抑又何也

宋氏四禮初稿饗婦今從俗以姑禮之陪以女親

舅不與焉亦可

庭棟案儀禮舅姑共饗婦舅獻而婦酢乃

昏禮通考

卷十七

七

舅與婦爲禮以今世俗視之鮮不爲怪故

宋氏以爲饗婦舅不與蓋古禮亦有不可

盡泥者又云陪以女親乃合女親之尊卑

而胥在位焉是饗婦又兼昏會雖非古制

人情便之從俗亦可也

昏禮通考卷第十七終

昏禮通考卷第十八

嘉善 曹庭棟 輯

廟見

儀禮若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

鄭氏曰奠菜者以饌祭菜也蓋用菹

賈氏曰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節

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當時見姑三

月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

繼姑自如常禮也鄭云蓋用菹者取謹敬因內

則有菹荳粉榆供養是以疑用菹故云蓋也

昏禮通考

卷十八

庭棟案此言婦見舅姑而及其既沒者士

止有一廟則見諸廟而已若舅姑存者舅

之廟廟即壻之祖廟也豈婦可無見乎儀

禮不言者闕也

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才南面

鄭氏曰廟考妣之廟北方牖下

賈氏曰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即同席此祭於廟

而別席者若生時見舅姑別席異面也

故繼公曰生時見舅姑舅不用几此有之者異

其神也姑席無几几主於尊者也

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笄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鄭氏曰帥道也入入室也來婦言來為婦嘉美

也皇君也

賈氏曰某子者言若張子李子也

故繼公曰廟見用笄菜異於生時之摯也帥婦

以入是婦亦升自西階也此時婦入室西面祝

在左而為之告也某氏者姜氏姬氏之稱某子

者某諡也猶言文子武子矣此蓋指其為大夫

者也假設言之以著其廟見之禮與為士者同

昏禮通考

卷十八

二

耳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鄭氏曰扱地手至地也

賈氏曰婦人肅拜為正手不扱地今重禮故扱

地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

庭棟案肅拜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

下南史有樂府詩說婦人伸腰再拜跪問

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婦拜扱地

即是頭不下而手至地耳朱子語錄謂婦

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

伏古人坐地是跪所以有母拜其子姑答拜者蓋只跪坐在地答拜時易也今俗成昏禮婿婦交拜婦亦直身長跪但俯下手自是古禮如此又禮云女拜尚右手謂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男子尚左亦然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蒸于席如初禮

鄭氏曰降堂階上也室事交平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也

昏禮通考

卷十八

三

敖繼公曰取猶受也降堂取筭菜以其行禮於室也在堂則降階在室則降堂也

婦出祝闔牖戶

賈氏曰先言牖後言戶者先闔牖後閉戶也祭訖闔牖戶者無事則閉之鬼神尚幽闇故也

老體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體婦之禮

敖繼公曰婦既廟見而老體之象舅姑生時使贊醴婦之禮蓋達神意也不於堂辟尊者在此處也房中行禮則老其西面拜與若廟見舅姑之偏沒者恐無此禮

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敖繼公曰婿饗丈夫婦人亦當異日而皆酬以束帛也此禮之節宜在始嫁之時因言廟見而及之故其文在此非謂行之於老體婦之後也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賈氏曰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若舅在無姑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案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者謂姑六十亦傳家事任長婦婦入三月廟見祭菜之後亦得助夫祭此亦謂通婦其庶婦無此事

昏禮通考

卷十八

四

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也

鄭氏曰廟見謂舅姑沒者祭於廟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孔氏曰舅姑有者於同牢後之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更無廟見之事若舅姑既沒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稱來婦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祭廟同是一事若舅姑偏有沒者厥明婦

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案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醵之婦不饋註云使人醵之不醵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聚粟殿脩見舅姑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配合後

祖祭如鄭此言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

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註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

昏與鄭義異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於此時決之女家然後反馬

草廬吳氏曰此舅姑已沒而婦見於廟也非謂

廟見後擇日又祭也必待三月者謂婦之來以成絲麻布帛以審守委積蓋藏者其事也和室人當於夫在中饋者其行也職或不脩有可去之事則不可以苟合也故必待久觀其成婦之道而後告焉此亦致敬於其所事也

白虎通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菜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通典漢平帝四年以王莽女爲王皇后居見於高廟

晉書成帝紀咸康二年二月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夏四月丁巳皇后見於太廟

晉書穆帝紀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

赦賜孝悌寡寡米人五斛通租宿債皆勿收大酺

三日冬十月皇后見於太廟

隋書禮志後齊皇帝納后明日后展衣於昭陽殿

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修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

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

告而後徧見羣廟

開元禮皇后廟見前一日皇后清齋於別殿尚舍

直長施后大次於太廟北門內之西東向周以行
帷內謁者監設皇后版位於樂懸之北道設酒樽
位於廟堂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每室彝二
罍二罍者夏用雞彝鳥彝彝象樽象罍山罍二皆加勺
秋冬用斚彝黃彝黃彝象罍
幕皆西上各有玷玷以置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太
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月朔日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太祖以
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皇祖某諡皇后某
氏太祖以下廟將仲祇見謹以一元太武明秦雍
則解委某氏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薦尚饗訖與太尉再拜

庭棟案孔氏禮疏舅姑存者無廟見之事
謂廟見止於廟廟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
娶於公孫段氏言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
廟而來莊王國之祖共王國之父是娶婦
時猶並告祖廟豈婦入室而反止見廟廟
乎開元禮皇后有見太廟儀后以下則闕
之蓋卽孔氏所謂舅姑存者無廟見之事
但彼據士禮言豈大夫禮亦同之耶
政和新儀皇后既至宮擇日謁景靈宮前一日設
皇后次於明福殿至日內侍導從皇后服褙衣首
飾乘重翟車至廟所內外命婦後從至廟階下北
向立內侍贊再拜皇后及命婦皆再拜內侍奏請
皇后詣聖祖香案前三上香訖降階又再拜
品官士庶儀質明成昏之
明日也掌事者設神位於廳事
南向贊者引主人位於東階下引主婦位於西階
下諸親及婿各次序分立於後贊者引婦進詣庭
中北面再拜訖復位主人升階詣神位前上香祭
酒祝曰某氏來婦敢率以見祝訖降自西階復位
主人以下皆再拜訖退然後婦見舅姑
程子昏儀婦入三月預祭禮事舅姑復三月然後

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口舅某

子口姑某氏原註曰此段義有未詳

司馬氏書儀古有三月廟見之禮今婦初入門卽拜先靈則廟見更不行

崔靈恩曰舅姑偏有存沒厥明盥饋存者三月廟見亡者溫公去三月之見未合

庭棟案崔氏謂廟見之禮爲舅姑偏有存沒而設說本賈疏實非禮意至書儀親迎婦至卽拜先靈其祝辭稱見祖祢是兼舅姑沒者言也夫舅姑存者猶待厥明而後

昏禮通考

卷十八

九

見何沒者入門卽拜乎於義亦有未協

朱子語類或問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三月只倣箇節次如此

問古禮三月而廟見今有當日卽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

問婦當日廟見非禮否曰固然溫公如此他是取

左氏先配後祖之說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已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卽出是古禮如此伊川卻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卽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卻說婦入門卽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以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

昏禮通考

卷十八

十

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

朱文端曰今世俗多有次日先拜祖而後見舅姑者蓋宗法既廢人家罕有祠堂祖先神主多供於堂中故先見於祖而後見舅姑也

朱子家禮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告辭曰子某之婦某氏敢見

邱氏濬曰若宗子自昏則告辭云某今昏畢敢以新婦某氏見行四拜禮壻斟酒新婦點茶復

位又四拜

庭棟案邱氏儀節主人主婦率婦見祠堂斟酒點茶拜跪諸儀與納采告祠同惟補入婿婦序立兩階間並拜一節茲不備錄邱氏於見舅姑儀已有婿拜之文廟見自當婿婦並拜況宗子自昏亦須自告其並拜宜矣又案明集禮婦廟見儀男女親屬俱設拜位邱氏凡告廟儀節亦皆男左女右世爲一行如是則安有婦見廟而婿不同拜者乎且婿固有率婦以見之義也

昏禮通考

卷十八

士

元典章三日廟見合依朱文公家禮而行如無祠堂或寫影或立位牌亦是

明會典皇后至宮是日早內官於奉先殿陳設牲醴祝帛上與后至就拜位上在東后在西行禮如常儀禮畢行合巹禮

皇太子妃至宮第四日內官於奉先殿陳設牲醴祝帛皇太子及妃詣奉先殿神御前皆兩拜皆跪皇太子揖主獻帛獻爵皇太子與妃亦與復位又兩拜平身詣讀祝位皆跪讀祝訖俯伏與皇太子與妃又兩拜平身執事捧祝帛詣燎所禮畢退

親王納妃妃初至王與妃先詣奉先殿行廟見禮獻帛獻爵如皇太子儀

主公下嫁初至駙馬同公主先謁祠堂禮畢還府行合巹禮

明集禮婦至之明日見宗廟應人明日見舅姑三

神位於設主昏者拜位於東階下婿拜位於其後

主婦拜位於西階下婦拜位於其後諸親拜位男

女各於主昏者及主婦後其日婦夙興沐浴盛服

主昏者及主婦皆盛服各就位再拜贊者引婦進

詣中庭北面立主昏者陞自東階詣神位前跪三

昏禮通考

卷十八

主

上香三祭酒讀祝與主昏者立於神位西婦四拜退復位主昏者降自東階就拜位主昏者以下皆再拜禮畢然後見舅姑

呂氏四禮疑三月廟見始執婦功古人之迂也朱元晦曰三月以前恐有可去之事禮有七出非廟見之後乎今也入門而廟見情理胥宜矣

庭棟案三月廟見古禮也家禮厥明見舅姑三日廟見其前後節次仍合禮經蓋昏禮之義朱子所謂從下做上也書儀婦入門即拜先靈乃從上做下呂氏以爲情理

胥宜亦未達制禮之義矣

屠氏鄉校禮三日主人以新婦見於祠堂壻婦並立兩階間四拜古無壻拜之文今世俗行之於義無害宜從之

昏禮節畧儀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壻謂祭行即廟見也朱子經傳通解補此記於若舅姑既沒之前謂婦入三月然後廟見若舅姑沒者則廟見後又奠菜於廟廟賈疏謂祭行為助祭非是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廟廟見與祭廟明明是兩

昏禮通考

卷十八

主

事陳氏謂廟見即是祭廟致疑三月廟見專指舅姑沒者而言是舅姑存者竟無廟見之禮矣或曰婦入門即廟見然後合壻故春秋譏先配後祖以爲非禮考左傳隱公二十七年鄭公子忽爲質於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二十九年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婦歸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蓋謂鄭忽不告廟而迎婦非謂未廟見而昏也朱子家禮自納示至親迎俱先告廟廟見改三月爲三日於義允協

名稱

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孔氏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妻之言齊也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妾之言接也以時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嬪在世婦之上又無妾之文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或記者雜夏殷而言之

昏禮通考

卷十八

古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孔氏曰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孺言其爲親屬婦言服事其夫婦號亦上下通稱故春秋逆婦姜于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服事舅姑故通名婦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上下通曰妻詩云刑于寡妻是天子亦曰妻也藍田呂氏曰夫者帥人者也男子謂之丈夫士之貴者命爲大夫稱之曰夫子則夫人者亦帥

其嬪婦以事君故諸侯之妃曰夫人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言君之夫人也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喪大記卿之妻曰內子春秋傳趙盾以叔隗爲內子是也大夫妻曰世婦士則止曰士之妻而已未聞有孺人婦人之稱況婦人者已嫁之達稱非特士妻之名或古有之考於經傳未之有也庶人曰妻妻者貴賤同稱貴者尚文故其名異賤者尚質無所改也

嚴陵方氏曰妻有二義與夫齊而莫之勝者妻之道也承夫而在下者妻之位也前言天子有

昏禮通考

卷十八

五

妻則以天子之尊而妻之所當承故也此言庶人曰妻則以庶人之卑而妻得與之齊故也位以大爲貴故天子之妻名之以其位道無乎不在故庶人之妻名之以其道各有所當而已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嬪子

鄭氏曰嬪之言卑也

孔氏曰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自稱老婦言老而服事也自稱於諸侯謂

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爲謙也

藍田呂氏曰老婦事舅姑者也諸侯事天子猶子事父則夫人必稱婦也寡小君者臣下稱諸異邦之辭猶稱其君爲寡君也童者無所知有所承之稱

嚴陵方氏曰老婦者不敢以少艾自矜故曰老不敢以人所事自處故曰婦以其對尊故自稱如此

山陰陸氏曰小童言雖爲童猶不足婢子言雖

昏禮通考

卷十八

六

爲婢猶不充

論語夫人自稱曰小童

趙宦光曰辛罪也童字妾字俱從之男女有罪通謂之奴男曰童女曰妾妾者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故有是稱魯論夫人自稱曰小妾謙也因字首形同今作小童誤也

爾雅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

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郭氏曰國語云吾聞之先姑

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

郭氏曰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

永氏亨曰玉篇公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今婦

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

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

郭氏曰今謂之女妹是也

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
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
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
壻相謂爲亞

郭氏曰詩云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

昏禮通考

卷十八

七

壻

庭棟案漢書嚴助家貧爲友壻所辱師古

謂友壻同門之壻也又馬永卿曰江北人

呼連袂又呼連衿

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爲
舅者吾謂之甥也

郭氏曰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書曰嬪于虞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

郭氏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

甥孟子曰帝館甥于貳室是也

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
爲甥

郭氏曰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甥猶生也今人

相呼蓋依此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

郭氏曰謂俱已嫁詩云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

郭氏曰公羊傳云蓋舅出左傳云姪其從姑

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
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姪後生爲娣

昏禮通考

卷十八

太

郭氏曰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云諸侯娶

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此卽

其義也

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
婦娣婦謂長婦爲姪婦

郭氏曰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庭棟案娣者弟也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

呼兄妻爲姪是也左傳正義曰母婦之號

隨夫尊卑娣姪之名從身長幼成十一年

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姪昭二十八年傳

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爾雅止言婦之長雅不言夫之大小亦此意也萬斯同曰婦人以夫之齒爲齒不以己之齒爲齒此禮至今不變也豈有不據夫之年但據己之年者乎崑山徐氏曰賈逵鄭玄及杜預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叔向之嫂所稱亦閭閻相習以長者推稱耳徐氏之說似爲得解然夫弟之妻當呼爲娣夫兄之妻當呼爲姒名正而後分定故

郊特牲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鄭氏曰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

嚴陵方氏曰夫婦同尊卑故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齒爵亦從夫而已

大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

者妻皆婦道也

孔氏曰言他姓婦人來歸已族本無昭穆於已親唯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道猶行列也故婦人來嫁已伯叔之列卽謂之母也來嫁已子姪之行卽謂之婦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孔氏曰此論兄弟之妻在已倫列恐相襲潰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爲婦若又以諸

父之妻名兄妻爲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鄭註喪服亦云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弟妻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母名也

嚴陵方氏曰嫂雖少當敬忌如喪故於文從之是乃所以別嫌歟名雖非尊而實則敬之蓋先王之微意也人道所以相治而不亂者以是而已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者非其所以治人而人所以治故也

金華應氏曰人固有幼而無依年之長幼或甚

遠絕兄當撫幼弟如父故康誥以兄不念鞠子
哀爲大不友嫂當撫幼叔如子故唐賢有鞠於
嫂以有成以母服報之恩禮可以有加而名卒
不可變者天倫自然之序非人所能移也此其
所以莫急於正名也

春秋九月紀履緌來逆女隱公二年

公羊傳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
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何氏曰稱女未離父母之辭在塗稱婦見夫服
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八國則尊尊

昏禮通考 卷十八 主

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

庭棟案僖公二十五年宣公元年傳皆曰

其稱婦者何有姑之辭也蓋婦有服事之

義服從於夫與服事於姑其義一也故至

國猶稱婦者對姑之辭也

春秋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桓公

胡氏曰自逆者言則當尊崇其匹故從天王所

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言則當

穆屈速下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

婦道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所謹也

公羊傳其稱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
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何氏曰明子尊不加於父母

後漢書列女傳周郁妻者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
儀訓閑於婦道而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
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退也

庭棟案新婦之稱本國策衛人迎新婦

白虎通妻者何謂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

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舅姑何

舅者舊也姑者故也故舊之者老人之稱也稱夫

昏禮通考 卷十八 主

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

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

說文婿女之夫也從士從胥聞一知十爲士胥者

有才智之稱故謂女之夫爲婿

趙宦光曰婿從士從胥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夫也又曰婿與婿同謂女之所胥故從女

從胥

方言東齊之間聶謂之倩聶卽婿字

郭璞曰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聶爲卒便是也

卒便一作卒使

周書皇后傳宣帝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尋又立天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焉宣政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儼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曜朕取法上立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官庶宏贊柔德廣脩榮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竝加太焉帝遣使持節冊后爲天元太皇后

唐會要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

表稱妾李氏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

卽宜區別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

稱從之

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以此例

宋史禮志舊例長公主凡有表章不稱妾禮院議

謂男子婦人凡於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今宗

室伯叔近臣悉皆稱臣卽公主理宜稱妾況家人

之禮難施於朝廷請自大長公主而下凡上牋表

各据國封稱妾

徽宗詔曰熙寧初詔改公主郡主縣主名稱當時

羣臣不克奉承近命有司稽考前世周稱王姬見

於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可改公主

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其稱大長者爲大長帝姬出降曰壻家具五禮脩表如儀

野客叢書吳人稱翁爲官稱姑爲家錢氏納土蓋

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燭臨刑其妻罵曰君

不爲百歲阿翁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

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旣朱

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

也

老學庵筆記秦會之有十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

花谷雜遺歐陽永叔嘗曰今人呼妻父爲岳公以

泰山有丈人峯也呼妻母爲泰水不知出何書

庭棟案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張

說爲封禪使說壻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

禪後自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

鑑是封禪使女壻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

因大酺次立宗見鑑官位騰上怪而問之

鑑無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

力也時人因稱婦翁爲泰山後遂仍其名

耳若以泰山有丈人峯故有是稱凡卑幼

於尊長皆稱丈人豈定屬婦翁哉

虞氏偶得漢廣川王云去疾爲幸姬陶望卿作歌
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
今關中俗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昏禮通考卷第十八終

昏禮通考

卷十八

重

昏禮通考卷第十九

嘉善 曹庭棟 輯

婿見婦父母

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爲外
昏姻請覲

鄭氏曰女氏稱昏婿氏稱姻覲見也

賈氏曰婿不親迎過三月往見婦父母必三月
者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見
外舅姑自此至敢不從並是婿在婦家大門外
與摯者請對之辭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一

敖繼公曰不親迎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
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
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
禮不可行婿見見於婦之父也親迎之時主人
迎婿以入母立於房外婿奠鴈而降是亦見婦
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婿須別見故於此時爲
之必俟三月者婦無舅姑三月而廟見故此婿
之行禮於婦家亦以之爲節下文云某之子未
得濯漑於祭祀然則此在廟見之後祭行之前
乎昏姻者婿婦兩家相於之通稱覲者卑見尊

之辭

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賈氏曰未得濯漑于祭祀者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故未敢見也請吾子之就宮者使壻還就家是欲往就見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鄭氏曰命謂將走見之言

賈氏曰上擯云得爲外昏姻是相親之辭今又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二

云非他故是爲壻而來見彌相親之辭也

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鄭氏曰不言外亦彌親之辭

敖繼公曰得爲昏姻則異於賓客所以不敢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摯亦異於賓客此云之故上云之數疑有一誤

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

鄭氏曰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壻見於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

敖繼公曰壻入門亦入門左也似脫一左字壻於主人長幼不敢如降等者然故奠摯而不授恐主人先拜故不敢入庭深也東面奠摯象其東面初受也聘禮私覲私面必北面授幣其始也或北面奠之是其例乎

摯者以摯出請受

鄭氏曰欲使以賓客禮相見

賈氏曰案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臣禮辭之乃

出由門左西向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

敖繼公曰受謂主人欲親授之也壻既出摯者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三

東面取摯以出西面於門東其辭蓋曰某也使某請受

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

賈氏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

云出者已見女父相見訖更與主婦相見也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鄭氏曰主婦主人之婦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室

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

敖繼公曰扉門扇雙謂門單謂扉扉上似脫東字立于其內示內外之限也不言西面可知

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

鄭氏曰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依拜

庭棟案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豈親迎者已見婦父母不必復行婿見之禮乎抑見亦可以無常期乎夫親迎所以迎婦記言父母承子以授婿雖已見婦父母其實未行婿見之禮故婦入三月婿執摯往見不親迎者固然親迎者亦無不然是可以義推者

昏禮通考

卷十九

四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

吳默曰此尚書亡篇不稱書曰者如汝其于予治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殺越人于貨惟不役志于享帝館甥于貳室並畱一于字可

庭棟案爾雅妻之父爲外舅謂我爲舅者我謂之甥也故婿亦名甥儀禮婿見婦父母婦父稱之曰吾子自稱名曰某又曰辱曰請曰走見固以客禮待婿也夫婿有子道舅有父道尊卑之分固自秩然而禮辭曰外昏姻又妻父爲外舅謂之曰外明其

不同於本族之親古人制禮其防微杜漸之意微矣今親舜尚見帝是婿見也迭爲賓主是有客禮也帝王之於匹夫且如此而況士庶之家乎

詩歸寧父母

毛氏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孔氏曰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三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五

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既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庭棟案女回省父母曰歸寧無與壻偕往之禮故春秋齊高固因叔姬歸寧而俱來經傳皆譏之今俗有轉拜禮壻婦同往不爲失禮者何壻因見婦父母而婦亦偕至與婦歸寧而壻亦俱來其義實不同也

春秋冬杞伯姬來莊公二十有七年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何氏曰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既嫁非有

昏禮通考

卷十九

六

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大歸者廢棄來歸也

春秋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宣公五年

杜氏曰叔姬歸寧高固反馬

孔氏曰傳言來反馬也據高固爲文耳嫌叔姬亦爲反馬故辨之二者各有所爲而且相隨行耳

左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

孔氏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畱其所送之馬謙不

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畱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畱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

庭棟案鄭氏曰士昏婦車出於夫家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故有畱車反馬之禮據此則反馬惟大夫以上有之士昏無其禮也又孔氏曰大夫以上嫁女謙不自安畱馬以備出棄然則士之妻何獨無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七

所用謙而自以車送之乎是皆理之不可通者故何休作膏育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法愚謂此叔姬歸寧高固相隨而來蓋男無從女之禮春秋所以譏也

武林舊事理宗時周漢國公主既下降三朝公主駙馬並入內謝恩宜賜禮物賜宴禁中外廷奉表稱賀賜宰執親王侍從內職管軍副都指使已上金銀錢盛包子有差駙馬家親族各等第推恩雅釋女以五月五日回省父母俗謂之歸寧

程子昏儀翌日成昏之次日壻拜於婦氏之門

庭棟案程子昏儀親迎之夕婿於婦黨請親已相敘私禮則翌日之拜又何義也江南風俗於成昏之次日婿往婦家拜其父母謂之謝親俗禮相沿其以此歟

司馬氏書儀明日婿見之婿往見婦之父母皆有

幣婦父迎送揖讓皆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於門內婿拜於門外次見妻黨諸親拜起皆如俗儀無幣見諸婦女如見婦母之禮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亦不當行私禮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也

庭棟案溫公居家雜儀云凡受女婿拜立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人

而扶之扶謂擗策也茲曰跪而扶之豈初見禮又有異耶

朱子家禮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皆有幣儀節同書儀

婦父非宗子即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儀然後見婦之父母次見婦黨諸親不用幣婦女相見如儀

邱氏濬曰鄉俗有尊婿太過者有卑婿太甚者

今酌中道著為儀節

婿見儀節其日婿往婦家至大門外立侍者先入婿至出迎婿父

門外揖婿請行婿隨入婿父升東階婿升西階

各就位婿父立於東少四拜婿父跪奉贊幣者從北婿立西少南四拜婿父跪奉贊幣者從父受以授從者見外姑婿母內婿母於門外於四拜奉贊幣婿父引婿見於祠堂然後見婦黨諸親婿見婦黨諸親儀節婿父引婿見於祠堂然後見婦黨諸親婿見婦黨諸親儀節婿父引婿見於祠堂然後見婦黨諸親

尊長四拜無卑幼見皆再拜或答或跪而扶之隨婿父所命

陳氏禮書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鶩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鶩與夏行鶩鷩同意臣之於君奠贊而不投所以尊之也自敵以下投贊而不奠所以交之也婿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婿有子道不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九

敢授也贊雉也蓋婿之親迎稱賓則贊以馬三月然後稱婿故贊以雉

金華鄭氏家範婦於母家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

者不許其有慶弔勢不可已者則弗拘此

暖妹由筆今人娶婦之明日婿率妻具禮物同至

妻家拜禮名拜門亦曰回門又名轉馬若在鄉地

遠者或婿獨行有之或擇別日有之

遼史禮志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為昏主

凡當與者媒者致辭之儀自納幣至禮成大畧如

納后儀擇吉日詰旦媒者趨尚主之家詣宮堽皇

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入見進酒訖命皇族與尚主之族相偶飲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壻率其族入見致晏於皇帝皇后獻贐送者禮物

元典章壻見婦父母廟見之明日也婦之父母受壻拜餘儀合依朱文公家禮行

明諸司職掌親王與妃回門禮物用花銀三百兩雜色紵絲三十二疋北羊四牽酒四十瓶果四合其日內官先將禮物至妃家王與妃儀仗導從如常儀王先行至妃府妃父出迎王先入妃父從之至正廳王立於東西向妃父立於西東向王於妃

昏禮通考

卷十九

十

父母前四拜妃父母立受兩拜各兩拜禮畢王中坐其餘親屬見王四拜王皆坐受妃入中堂於父母前四拜父母正面坐受其餘親戚見妃各序家人禮

明史禮志公主出降第十日駙馬朝見謝恩行五拜禮

明集禮婦至之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至大門外贊禮者入告婦父出迎揖壻入執幣從其後婦父陞西階壻陞東階至廳相向立婦父在西壻在東贊唱鞠躬四拜平身壻鞠躬四拜與平身婦父扶

壻與從者以幣進授壻壻受幣進於婦父婦父受

幣以授左右贊禮者引壻入後堂門外少俟從者

執幣以從婦母出後堂南向立贊禮引壻入堂前

楹北向立贊禮唱鞠躬四拜平身壻鞠躬四拜與

平身婦母各拜訖從者以幣授壻壻受幣進授婦

母之左右訖壻出次見婦黨諸親皆如賓客相見

之禮此庶人儀也品官闕壻見婦父母之禮

屠氏鄉校禮壻往婦家婦父出迎揖壻升堂壻四

拜婦父跪而扶之獻贊幣入見婦母婦母出後堂

西面立壻入堂前楹北面立四拜獻贊幣

昏禮通考

卷十九

土

呂氏四禮疑婦黨之拜皆四不已隆平婦尊可也

自註四拜不宜泛施今宜於婦祖父母及婦父

母餘皆再拜

外祖父母外父母非外之也乃祖父母父母之也

祖父母父母無二故外以別之壻與婦父母均禮

衰世之薄俗也禮稱三族分殊而尊同鄉先生父

執且受拜也婦父母不得當尊可乎簡倨以陵婦

翁有由來矣

自註家禮壻四拜婦翁跪而扶之似不便不如

受其再拜不各拜侍坐隨行呼行或呼字

婿見妻母妻母闔左扉而立於門內婿拜於門外古者執友之子子之執友皆升堂拜母未聞如此內外之嚴也妻母答拜不受何也今制親王回門拜妃父母四拜立受兩拜民間妻母乃答而不受乎不可曉也

朱文端曰案冠者見于母母拜之婦見舅姑舅姑拜之況外父母之於婿可受而不答耶闔左扉男女之別也後世子婦避翁猶此意也且初見如是燕見則殺矣又禮無不親迎者曰若不親迎其有他故非得已也不親迎而後見是親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主

迎者可不見也豈謂親迎已見妻父母無待三月之見歟朱子謂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奠馬之拜妻父不答以非見已也豈得因親迎而遂缺三月之見乎家禮明日往見謂婦見之明日也以三日易三月也

從先維俗議今之所謂翁婿古之所謂甥舅也其服制甚輕而恩義甚重故俗呼婿爲半子律許配嗣子而分翁之半產此岳父之稱所由歸也惟其分重服輕故五方相待之體頗別大槩列子行而隅坐者什之八九分上下坐者什之一抗賓主禮

者一之半愚以情理揆之婦翁之服雖不與期親尊長同而受恩多有過於期親尊長者齒亦多在父行豈不可當父執曾有父執而可分上下之坐抗賓主之體乎今制亦等諸子姪甥舅之見父叔母舅久別則行四拜禮矣惟親迎時暫分階而翁扶婿拜焉是故初見而權踞賓席繼見以猶子之禮而未列子行此體不可易也然固有中年喪偶繼室不由父聘而翁齒僅在兄行此則難當父事之禮待之以兄道可也在兄道則上下之坐可分矣復有衰年繼娶妻年與子女齒同而翁齒反入弟姪行此又難當兄事之禮而待之以友道可也在友道則賓主之席可抗矣此皆天則之自然而禮可以義起者也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主

庭棟案世俗之情婿於婦翁不患不尊特患過尊不患不親特患過親經言婿見婦父母之禮所以酌乎尊親之分而不使過焉者至於年齒長幼獨不之及豈以翁婿固有定分在也管志道此議以繼娶婦翁較量年齒長幼自謂禮以義起實失翁婿之分於義何有

壻見婦家祠

程子昏儀賓至主人揖入升階賓就位東面再拜贊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於廟

庭棟案此言賓至者壻親迎至婦家時也見於廟者見婦家廟也婦未至壻家廟見壻先見於其廟可乎程子此儀不知何所見而云爾也

張子全書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總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朔望當拜

昏禮通考

卷十九

古

庭棟案壻居婦家朔望猶拜其祠則成昏以後初至婦氏當有見廟之禮矣今俗因禮經不載往往以壻拜婦家祠爲可恥乃未明大體者但同居而朔望亦拜似屬太過蓋婦家祠猶僕僕如此於已家祠更有何禮以處之乎

屠氏鄉校禮其日壻見婦父母禮畢婦父引壻廟見婦父先焚香四拜訖壻立兩階閒四拜出

邱氏家禮補按禮止有壻見婦黨諸親之禮而無廟見之儀夫以女適人生者既有謁見之禮而於

死者漠不相干似非人情況又有已孤而嫁者乎今補之

壻廟見儀節

婦父引壻至祠室前婦父拜

鞠躬再拜跪上香告

辭曰某之女某

若某親之女某

壻某來見俯伏興新壻見

階立兩

鞠躬四拜禮畢

呂氏四禮疑壻見婦家祠堂報禮也主人不以不見

壻先告祠而壻自行之

自註儀禮缺而家禮補之極是主人不以不敢以父道率壻也

禮壻

昏禮通考

卷十九

五

儀禮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

鄭氏曰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

賈氏曰冠昏燕射禮酬賓皆有幣故鄭云異於賓客也

敖繼公曰及當作乃字之誤也於壻之出主人送於門外因請醴之醴之而一獻親之也主婦薦示夫婦共此醴也奠酬壻奠主婦酬解於薦東也無幣者嫌其如士冠醴賓一獻之爲也此禮畧如舅姑醴婦之體而無俎

婿出主人送再拜

敖繼公曰婿奠酬即出送謂送於外門外

朱子家禮婦家禮婿如常儀書儀

邱氏濟曰婦家禮婿儀節其日預設酒席如令

備薄酒敢體從者婿辭之不敢不從命拜鞠躬

再拜婿父各就位婿父立東階上主人酌酒婿

之而揖又退揖在席諸親婿跪以一手扶之

啐酒與揖平身婿酢酒婿跪以一手扶之

席跪婿跪以一手扶之與婿起酒案上請升席

及諸陪者皆席於東序婿執事者行酒或五行

昏禮通考卷十九 七

進饌如時俗儀拜謝鞠躬再拜婿父跪答婿幣

或巾服幣帛之類隨鞠躬再拜亦跪而送婿至

外門揖平身

庭棟案俗禮婿見用幣者以幣為贊所以

代雉婦父母亦以幣答婿此何義耶儀禮

醴婿奠酬無幣鄭氏註曰無幣異於賓客

謂冠昏燕射之等酬賓皆有幣而婦父母

不用以酬婿者正所以親之不以賓禮外

之也邱氏儀節有答婿幣似非禮意

明集禮婦家設酒饌禮婿各隨貧富之儀

庭棟案燕子醴女醴婦此禮之大節至婦

家醴婿不過尋常賓客之獻酬而已故書

儀家禮止言禮婿而不著其儀而集禮亦

云各隨貧富

屠氏鄉校禮婦父與婿獻酬如賓主禮婿跪而受

酒婦父及諸陪者皆席於東序婿獨席於西序少

南席終婿再拜謝婦父以幣答婿婿復再拜謝婦

父送至門外婿揖別

昏禮通考卷十九

昏禮通考卷第十九終

七

嘉善 曹庭棟 輯

贅壻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

庭棟案史稱淳于髡以身爲質曰貧不能具聘禮然則就昏婦氏戰國時已有之又秦本紀二十三年發諸嘗通人贅壻賈人杜甫詩云倚著如秦贅黃庭堅詩云世情傲秦贅蓋身贅婦家秦人所賤云

漢書賈誼傳商均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取行

昏禮通考

卷二十

一

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

顏氏師古曰出贅出作贅壻也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所應有也或曰贅質也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

庭棟案老子曰餘食贅行河上公註曰行之無當爲贅夫陰從陽女從男本自然之理出贅婦家不亦行之無當乎六書故曰說文贅謂以物質錢从敝敝者猶放放貝當復取之壻稱贅者就婦家成昏復偕婦

以歸之謂歟

晉書禮志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昏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庭棟案劉向曰雖人君之女不可居以致夫卽此意也唐侯高將嫁女曰吾一女愛之必贅官人夫以愛女而失其夫婦之禮亦愛之不以其道矣後漢書高句麗傳其俗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晉書林邑國傳貴女賤男婦先聘壻觀此則知壻贅婦家自非禮之正而或事出不得

昏禮通考

卷二十

二

已又未可執此以致失時耳

岳陽風土記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招壻舍居然男子爲其婦家承門戶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庭棟案岳州南鄰蒼梧之野古三苗國地吳錄云晉分長沙之邑爲巴陵等縣卽其地也聲教所訖涵濡已久范致明生於宋代所記當時風土何尚如此耶陳無已詩云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其是之謂歟金國志壻親往成昏畱於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

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

庭棟案此乃金之初興土俗也

元典章至元八年九月尚書禮部契勘人倫之道昏姻爲大節切見目今作贅召婿之家往往蓋是貧窮不能娶婦故使作贅雖非古禮亦難議革擬合令權依時俗現行之禮而行

庭棟案今贅婿非盡貧窮之家其行昏禮同牢合卺無異娶婦宜也至於見婦父母亦俟厥明則非矣蓋婦有棄道故未成婦不敢以婦禮見舅姑婿無棄道故入門當

昏禮通考

卷二十

三

卽執婿禮以見婦父母且禮稱婿親迎其父母承子以授婿豈贅婿而可不承子以授乎則當夕卽宜見笑俟厥明也至於見婦家祠亦當於入門時行之儀節俱詳前

卷

元史刑志諸有女納婿復逐婿納他人爲婿者杖六十七後婿同其罪女歸前夫聘財沒官

明會典凡招婿須憑媒灼明立昏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許出贅如招養老女婿者仍立同宗應繼者一人承奉祭祀家產均分如

未立繼身死從族長依例議立

薛氏筆餘賈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夫贅婿爲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贓吏同條漢人之輕贅婿如此傷哉貧也

從先維俗議婿入贅妻家則翁亦有父道其拜可以立受而以揖答之否則或以全答或以半答而亦有但以揖答者當以貴貴賢賢之兩義參之

庭棟案婦翁與婿分有尊卑禮有定體貴貴賢賢之義豈所施於此哉管氏此議滅

昏禮通考

卷二十

四

尊卑之分而啓勢利之端矣非禮孰甚

納女

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八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

孔氏曰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鄭氏曰猶致女也知婿不親迎嫁女之家使人致女者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

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主人之謙辭耳故每言備焉備者所以備其乏也

山陰陸氏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太姒之事也曰備酒漿諸侯宜有禮樂之事焉曰備埽灑下於夫人有事人之道

長樂陳氏曰納女而不及士何也儀禮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於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于人而已此所以畧而不言

廬陵胡氏曰鄭云壻不親迎則女家遣人致之

昏禮通考

卷二十

五

故其辭云云痛意不然詩文王親迎春秋不親迎則譏之古未有壻不親迎之禮

庭棟案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也蓋謂壻不

親迎女家遣人致之也杜氏春秋註曰女

嫁三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

致成婦禮薦昏姻之好蓋謂禮無壻不親

迎女氏自致之者與鄭說異夫親迎禮也

或有他故女氏亦可遣人致之但男氏必

先遣人迎之春秋書逆女是也有逆則有

送致女猶送女昭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

女蓮啓疆曰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

及上大夫致之是也是不親迎者也記曰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婦父母

則不親迎自古有之胡氏謂古未有壻不

親迎之禮亦泥矣敖繼公以爲不親迎指

無父者故昏義云子承命以迎親迎必受

父之命也此說亦未然父沒則受命於廟

卽是受父之命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

之受父命哉鄭註士昏禮於不親迎無一

辭及之蓋不親迎則遣人致女乃事所恒

昏禮通考

卷二十

六

有不獨天子諸侯大夫始有是禮耳然苟無他故援此而遂爲廢禮之漸則殊乖古

人致女之意矣

詩俟我於著乎而首章俟我於庭乎而二章俟我於堂乎

而三章

東萊呂氏曰齊俗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

禮俟於著所謂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

時俟於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所謂及寢

門揖入之時俟於堂升階後至堂所謂升自西

階之時也壻導婦以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

皆俟之

庭棟案詩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夫不親迎則致女而風人譏之者以其本無他故可親迎而不親迎也李迺仲曰當是之時親迎之禮廢詩人猶以爲刺是猶知有親迎也降及叔世不知親迎爲何如其禮之廢恬不之怪則知後世之不如古也宜矣

拜時

通典昏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

昏禮通考

卷二十

七

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秒穀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卺復乖禮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敝法宋齊以後斯制遂息

庭棟案晉王戡曰拜時未爲備禮暫一致身交拜見於舅姑而已吳商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不得與娶婦者同也據此乃婦往婿家與婿交拜見於舅姑者也又晉鄭澄問范甯曰弟女當適武畱縣兒畱去年

昏禮通考

卷二十

八

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否答曰拜時雖非古婿婦交拜亦敬慎重正既親拜舅但未見於姑然夫婦之分定矣據此是婿父率其子往女家婿婦交拜見於舅而未見於姑者也拜時之禮本晉魏間敝俗其禮無可詳考宋史女幼許嫁未昏而養於婿氏曰養婦似與拜時同但所謂拜時者良吉之時不過先行拜禮養婦則竟就婿家以待年今貧民昏配恒多出此傳曰禮不下庶人無責耳矣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禮經昏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爲拜時之婦或爲三日之昏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準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以拜舅姑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昏成吉於夫氏準於古義可爲成婦已拜舅姑卽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塗或曰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昏矣雖同牢而

食同衾而寢此居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
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
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責其成婦不係成妻
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
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此春秋之明義拜時重於
三日之徵也

庭棟案拜時婦者未成昏禮先拜舅姑三
日婦者已成昏禮未見舅姑議者較其輕
重以拜舅姑爲重誠所以尊其親也朱子
以爲昏禮是從下做上去其初且自行夫

昏禮通考

卷二十

九

婦禮然後見舅姑然後廟見蓋謂有夫婦
而後有舅姑有舅姑而後有祖先乃自然
之次序若已拜舅姑便爲成婦只據後半
截言之遺卻前半截所以成婦之義矣況
拜時之制本權宜苟且之舉魏晉之間議
者雖多而欲折衷於至當宜其難也

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晉懷帝永
嘉中大常潘尼爲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
通各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
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準女在塗之禮齊衰大

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按禮記女在塗而壻之父母
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
舅姑其義全於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如
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
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
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
雖無衽席之接不當歸葬於喪男不入改服於外
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卽位哭又齊衰大功之喪雖
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駿江許議曰正名
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

昏禮通考

卷二十

十

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
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
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
功卒哭可迎此不閏於古而通於今議是也然昏
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爲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
婦名既正卽空一揆其衾禱未接歸葬其黨又東
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隱周
喪內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議之謝奉與郗愔曰
魏隱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
弟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卽是其例夫拜時之禮

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室各及時故爲此制以固昏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門委質有定故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又宋庾蔚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昏不異非其旨也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昏已及好

昏禮通考

卷二十

十一

歲拜時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爲難故爲此議拜時出於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成禮便當迎是長還也俠答云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自可比初昏何疑蔡謨曰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既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卽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受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

之謂今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卽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令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爲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修婦禮是其失耳至於是婦與非自當以典禮爲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禮王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壻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聞耳不得同之初昏固當在於可通彪之答曰女有

昏禮通考

卷二十

十二

大功服若初昏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曾議此事以爲拜時不應以喪爲疑倚傍禮經甚有理據

庭棟案已上二議本爲喪禮而發然拜時之義可以互參故附錄於此

元史刑志諸轉嫁已歸未成昏男婦者杖六十七婦歸宗聘財沒官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終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嘉善 曹庭棟 輯

嫁娶遺喪

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一

鄭氏曰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

孔氏曰禮各室以敵彼父死則此當稱父遣使彼母死則此當稱母遣使弔也壻已葬哀情稍殺故致命女氏夫婦有兄弟之義詩云如兄如弟是也壻免喪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前已致命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亦葬後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取女免喪壻父母亦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取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

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

羅氏欽順曰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蓋弗取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言雖未及可以義推也

徐氏師曾曰議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矣乃謂有喪而改易可乎壻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爲禮乎遲之三年而後嫁娶則既失時矣曷若循舊議之爲便乎人情事理皆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二

有未安也

朱文端曰男女昏姻時爲大標梅之迨吉畏強暴也綢繆之詩曰見此良人見此桀者謂不圖今夕得見出望外也是知愆期之患方大耳況室家嗣續所關綦重年三十二十矣父母之心能毋汲汲又或親老待養井臼之供不可缺女父母老且死無期功親族可依必遲之三年豈徒情有未安勢有不可天時人事常出意外假而烽煙乍起饑饉薦臻轉徙流離之不免相待也不相負乎壻之辭爲女計女之辭爲壻計也

古人之厚道也或曰納幣矣因喪而易之貞婦義夫當不其然曰同牢而後成妻廟見而後成婦未親迎尚未爲夫婦何不貞不義之有曰律嚴悔昏何也曰此後世爲不信者防古人未嘗有是女子已嫁爲其父母降服期若在室則服斬衰猶然子耳知禮君子忍以已喪累人子乎曰果爾何以許而不嫁既不嫁又何以許爲曰不嫁者禮之常也苟有故如所謂女無依男不能待強暴之汙可慮烽煙饑饉出於意外則竟嫁矣許諾者不敢必三年中必無故也幸而無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三

故不敢遽嫁此女氏之自處以禮也男與女各盡其道於此見古人之厚禮意之周焉禮也二字兼男女言之下段一氣讀申明上文不敢嫁之意免而請弗取而後嫁正兄未免未請不敢嫁也曰女不敢嫁婿何爲而不取曰致命而許之矣又從而取之何以處夫有故而嫁者曰請而取於義無害乎口始而謝之禮也女氏再請則復行納幣禮如新議昏誰曰不宜待而弗嫁者經常不易之道也有故而輒嫁者權也權以濟經斯精於禮者矣細玩禮也二字聖人之意

重在教人不得遽嫁謂夫苟非有故不得假愆期之說而別嫁別娶也語意最斟酌無弊然以行於今日則斷不可秉禮者惟守此經常不易之道以防其流焉耳

庭棟案此章之義必遣使致命者因前既行請期之禮也嗣續也夫婦有兄弟之義不得嗣爲兄弟者有父母之喪不得續以夫婦之禮也許者可其意諾者應其辭弗敢嫁者不敢執此已定之吉日也婿弗取者餘哀未忘姑緩其事也而後云者此後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四

蓋復有請期之禮嫁之之字卽指婿言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義可互參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父母死則反奔喪服期

孔氏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遠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子在塗非復在室故爲父母皆期

徐氏師曾曰壻父母死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昏而婦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壻家若今童婦除喪而後成昏

朱文端曰女父母死亦服淡衣縞總而奔喪齊衰不杖期除喪而歸壻俟於堂不復親迎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不聞喪卽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五

復猶償也過時不祭以重喻輕也反於初謂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

孔氏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曾子又以初昏遭喪不成禮疑除喪更爲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祀鬼神祭重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

熊氏曰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者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

黃氏叔陽曰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

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爲輕重豈有舍成昏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卽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而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見之禮而已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

朱文端曰愚按合室衰麻哭踊而壻與婦盛服成昏苟有人心奚忍出此改服卽位天理人情之正也至除喪不復昏禮所謂昏禮者註云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非廟見及見舅姑之禮也古者廟見於三月之後若除喪而昏昏之日卽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六

廟見無待三月況婦入門雖未成昏無不見舅姑之理舅猶可也寧有期年九月之久婦姑隔絕不相見者乎既相見矣能弗拜乎意旣殯喪事稍就以淡衣見舅姑除喪合卺不事陳設贊拜註言飲食之道正謂陳設贊拜之儀非謂同牢之禮盡可廢也

梁書顧協傳協少時將娉嫁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年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

開元禮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素服縞總以

赴喪其衰服與婦之禮同也塋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塋親迎未至而有周大功之喪則塋改服於外次女改服於內次既虞卒哭塋入束帶相見而已不行初昏之禮

唐會要建中元年九月時縣主將嫁既有吉日所司供設已備而襲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命改用中旬或奏曰禮物已備供帳已設撤之倍勞且殤服不足以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十二月出嫁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七

朱子語類問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塋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衣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朱子答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據

呂辨禮問楊和曰友有娶妻他縣者女在塗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喪而不反夫則居廬於喪除喪而後昏禮也今子之友奚爲也曰婦居喪於室夫居廬於墓曰善哉可與幾禮矣

庭棟案記言除喪不復昏禮古人之質也呂氏云除喪而後昏今人之文也文質不同而同歸於禮故曰禮也

喪中不嫁娶

春秋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二十二年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范氏曰公母喪未再葺而圖昏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昏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八

楊氏曰士昏禮有六此傳不云納吉者直舉四者足以譏公故畧納吉不言之或以爲諸侯與士禮異者非也

廬陵李氏曰昏禮有六而穀梁曰四者備而後娶納幣卽納徵逆女卽親迎春秋止書此二禮者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左綿趙氏曰母喪未除而求昏於齊不孝也納幣不親而公親之非禮也雖孝與禮聖人不以責禽獸而春秋垂萬世之典非爲莊設也爲萬世重父子之親垂昏姻之教因不孝以致孝因

非禮以致禮春秋之意也

春秋公子遂如齊納幣文公二年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吉祔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何氏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九

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大吉者合二姓之好傳之無窮故爲大吉主於已者主於已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也變者變慟哭泣也

春秋繁露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案經文公乃四月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

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可以取妻必備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

孔氏曰經文大功據已身不云父小功據其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故鄭註同之謂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十

乃得行事故云必備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從祖兄弟父子俱爲小功若父齊衰子大功則不可若父大功子小功可以冠嫁未可取婦必父子俱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小功已總麻灼然合取可知下殤小功謂本齊衰重服降在小功不可冠嫁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其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理不可冠嫁矣

橫渠張子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疑大

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宏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是已自冠取也

陸氏側曰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身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士

婦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陳氏曰未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爲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已身言舊說父及己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

黃氏曰抄末謂卒哭之後大功據身言小功據父言孔氏謂互而相通必身與父俱是大功之末方

可冠子嫁子父與身俱是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取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取婦有酒食之會涉於歡樂也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小功本齊衰重服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

通典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晉范朗問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鄭氏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今應爲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不蔡答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士

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理何居蔡答曰服有降有正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當舉其一例無爲復說稅與娶也今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之也鄭君以爲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衰之親也案長殤大功

亦齊衰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娶不言長殤不可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娶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未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已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安父也身自行之於事爲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

大功末可爲子娶婦議。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三

弟喪在服末欲爲兒昏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范答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不通矣况小功乎崧又曰禮已雖小功既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娶婦將不

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衰經之中推此而言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冠昏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案大功之末乃爲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爲子娶耳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旨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四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晉謝琰問車胤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否答曰禮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之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昏嫁者僕常疑之孫騰答人有卜日除服便昏况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祖爲昏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昏鄭尚書曰祖爲昏主女父不與昏事意謂

可昏周續之曰禮已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爲家主於理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客或理可通耶

君父乖離不知死凶昏議○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不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康成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通權也

晉書李胤傳胤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浮海莫知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五

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以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

庭棟案父子乖離情類居喪不得竟自昏娶荀組曰至父年及壽限如中壽百歲行喪制服若然則昏娶當在制服之後矣然父年及百歲其子大抵年過週甲至是而後制服服除而後昏娶亦非所以繼後嗣

之道故處禮之變若李信者可謂善矣附見於此與居喪不嫁娶並參

晉書載記石勒既僭稱趙王下書禁國人不得於喪中昏嫁

南齊書禮志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期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期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因並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期喪降在大功者昏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末

議

梁書賀瑛傳皇太子譙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

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冠自嫁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嫁子而塞其自冠自嫁是疑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之小功則不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七

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與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稱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著降大功大功降小

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若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夭喪情淡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疑之所疑也遂從喪議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七

隋書禮志梁武帝大同六年皇太子啓謹案下殤之小功不行昏冠嫁三嘉之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竊有小疑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馮懷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餘立議大功之末可以娶婦於時博詢咸同餘議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司

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嬪降無疑皇子聘納亦在非核凡此諸議皆是公背正文務爲通耳徐爰王文憲並云替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昏嫁於義乃爲不乖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羣已詳悉太子今又啓審大功之末及下屬之小功行昏冠嫁三吉之事案禮所言下屬小功本是替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禮況本服是替降爲大功理當不可人間行者是用康成逆降之義雜記云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此謂卒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後於情差輕所以許有冠嫁此則小功之末通得娶婦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簡出大功之身不得娶婦後言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娶婦故有出沒昏禮國之大典宜歸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輒復有干啓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以爲法

唐書于志寧傳衛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今議者云公除從吉

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昏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昏

舊唐書張茂宗傳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父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卽吉就昏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於詩首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斬五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昏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奪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衰服而衣冕裳去墜室而爲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願抑茂宗父母之請願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昏德宗不納

東都事畧英宗在殯有言宗室可嫁娶者宋敏求以爲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變服而練可以嫁娶矣以前後議異降秩一等

宋會要元祐八年蘇軾奏曰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昏娶右臣伏以人

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爲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昏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通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

爲當世之病乎
龔熙仲中吳紀聞余祖姑已許嫁顧沂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禮

東谷所見錄父母垂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乃禁家人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卺之儀實括

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此異類禽獸所不忍爲而世俗樂爲之雖詩禮之家間亦有焉恬不以爲怪也悲夫

張仲嘉曰或問李氏東谷之言立人倫之大義爲賢者責也如或男家實無人主司中饋或女子無父母并無至戚可依又有年過及笄者雖曰守禮一時恐致反生他釁亦當有變通之術否愚案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改服布淡衣縞總以趨喪今遭此者當親病未危之時卽宜遣媒氏通言迎娶之事及親之尚在使得見成禮倘遂至不幸或卽援親迎在塗之說迎婦成服執喪以待年則可若遂歸房而偶處則斷斷不可矣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亾服內昏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元史成宗紀大德四年十二月晉州達魯花赤捏古伯給稱母喪歸迎其妻事聞詔以其敦傷彝倫罷職不敘

元史刑志諸遭父母喪忌哀拜靈成昏者杖八十七離之有官者罷之仍沒其聘財婦人不坐

諸服內定昏各減服內成親罪二等仍離之聘財
沒官

明會典弘治二年令有許告服內成昏者如親病
已危從尊長主昏招婿納婦罪止坐主昏免離異
若親死雖未成服輒昏配仍依律斷離異

明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淑奏弟大冶王
季璵擇武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爲妃昏期在
邇不意叔崇陽王孟煒薨逝季璵應持服未敢成
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
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合令妃翟氏拜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五

受候服滿成昏從之

四禮約言田間細民亦服內昏娶名曰借親有弟
娶孀嫂兄娶弟婦名曰就昏就昏本元朝惡俗斷
不可行或問有當喪而家貧親老萬不得已須借
親者又或相繼當喪男女長而無倚則奈之何曰
此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但亦須在葬後至就昏
之不可雖已聘未嫁名分既定亦非理之所得爲
者

姚翼家規通俗編齊衰之喪冠昏皆廢大功之喪
則行冠而廢昏世有喪中納徵喪畢而親迎者此

雖不犯王法而忘親一也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一終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一

五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二

嘉善 曹庭棟 輯

未昏死

周禮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氏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

賈氏曰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以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

四明史氏曰男女生爲夫婦死則同穴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不經之甚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蒼舒而合葬者

王氏昭禹曰昏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殤而死者乃妾爲嫁娶豈禮意乎

曾子問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

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

孔氏曰婦既死於已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爲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衰次也唯服齊衰而已壻已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示之未成婦禮見其不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敢自尊也

朱文端曰既爲服期矣猶以未爲婦而歸葬何也古人族葬以昭穆合葬則未爲婦以中殤之位葬之則又不可故歸葬焉然與其歸也毋寧以中殤之位葬必曰未成婦也而出其尸忍矣且何以處婦之無所歸者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孔氏曰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

未有三年之恩也以壻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
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黃乾行曰齊斬而弔者義之重也既葬而除者
恩之輕也

陳絳曰弔而未葬女則何居女未廟見而死歸
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死不可卽墓而生可
卽其室乎弔而返服而待葬而除焉可也斯禮
之正也

朱文端曰壻弔女室也壻死而女弔不能無疑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三

焉在塗爲婦故父母死反而服期在室爲女故
壻有父母喪使人致命曰不得嗣爲兄弟婦人
不出疆而弔人禮也今壻死而弔弔也與哉婦
哭其夫也既已服其服而哭之矣是未亾人也
既葬可輒除乎除而嫁可謂貞乎子長女幼許
李氏年二十已納幣有吉日以前室喪而止越
二年壻卒時子官秦中又逾年而歸將擇配女
泣然涕零以守義請子曰爾讀曾子問乎女未
成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昏可卽其室乎
又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未

聞未嫁有守義之禮也女默然不語卒不可奪
乃聽之此賢智之過也雖然可以爲難矣

通典已拜時而夫死議。晉鄭澄問弟女當通武
賈繇兒雷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
女當奔弔否若弔著何服范甯答曰禮曾子問取
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
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衰也謂既親拜舅寧
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爲重於吉日應服
斬誠如來告若拜旁親復云何昔荀啓拜時而卒
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禮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四

有因革意謂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重於拜
餘人荀氏海內名族庾則異行之門想其不奔弔
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拜時出於
未代或恐歲有忌而吉日不辰有此變禮既無文
於古及其損益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
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爲後事之元龜尋今人拜時
壻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案記
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見婦
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兩相依
準至於三月廟見鄭氏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

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親尚存豈容僭言
乃以衆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議許長迎爲非則是
賤於準禮而貴於衆失可得然乎記云娶女有吉
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
塗之女夫父母沒布衣以赴喪又記云女未廟
見而死不祔於皇姑壻不杖歸葬於女氏示未成
婦鄭氏云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依準古義無
不赴哀之文苟以今失爲是而以古禮先儒爲非
則未如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
正但未見婦於姑然夫婦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五

則女子可冒絳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爲壻
輒可委去女子之分固若是乎夫稱妻者係夫之
言稱婦者有舅姑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以事
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
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不致敬又未祔
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理同豈聞今人以爲
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
定致敬舅姑爲婦之禮畢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
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不恤
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

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申矣仲欣又書曰庾揚
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
之譏鄭忽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云配謂同牢
後祭無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
又記曰婦至同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
順今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爲先配後祖
未是尋書之意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
以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昏已交
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昏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
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昏未三月則是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六

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準赴哭之例不
得云異

陳書袁樞傳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畱太守
錢藏生子岳主及岳並卒欲加藏尉馬都尉并贈
岳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
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與
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尉馬都尉置由漢
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
尉馬奉車趣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尉
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

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卺而酌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之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

庭棟案此本非未昏死亡之例附載以見封爵虛名生死猶不可假耳

舊唐書蕭至忠傳韋庶人爲亡弟洵贈汝南王與至忠亡女爲冥昏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七

女柩歸人以此禮之

五代史劉岳傳鄭慶餘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冥昏之制歎曰昏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制定之

庭棟案冥昏之制卽周禮所謂嫁殤是也

古有明禁而鄭慶餘制之爲禮亦惑矣

宋史禮志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體官言案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壻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註云謂無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日格子春秋傳衛女許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當往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日格子曰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壻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女當出於此今也不然於禮過矣然則弔而未葬女則何居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死不可卽其墓而生可卽其室乎弔而返服待葬而除男娶女嫁斯禮之正也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八

儼山雜錄張莊懿公鑒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卽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左春劉苑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氏張節婦顧侍讀士康以爲言婦則無所傳麗言女則已離母家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辯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罷于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康言而輿議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閨閼以爲過於中庸格不下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明令洪武二年令凡已定昏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財禮

刑統未昏而所許之夫死女合服斬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壙即除之

齊家寶要女子有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者放清江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二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而以死殉之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

庭棟案已嫁之婦夫死不再嫁禮也亦非當以死殉也而況未嫁之女乎未嫁之女夫死守貞余忠宣猶謂過於中庸而況以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九

死殉乎禮本人情情有所過即非禮之正放清江持以兩可之說豈立言訓世之道哉

再娶

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孔氏曰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猶娶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爲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

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河南程氏曰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喪服傳父在爲母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放繼公曰喪妻者必三年然後娶禮當然爾非專爲達子心喪之志也蓋夫之於妻宜有三年之恩爲其不可以不降於母是以但服期而已然服雖有限情則可伸故必三年然後娶所以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十

終辟合之義焉若謂惟主於達子之志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夫其可以不俟三年而娶乎

庭棟案金史妻以服內昏娶聽離法甚嚴矣元明以來此制不行凡居期親之喪而嫁娶者罪止於杖其居妻喪而昏娶者亦不另立科條然達禮君子自可考經文而知其義矣

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

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張仲嘉曰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喪妻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自遭之而違其本心哉萊州右長史于義方作黑心符黑心符者繼娶之別名其畧曰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嘗有挾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閩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士

杵表酷歷歷可鑒爲夫者就少姿入巧言繼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甚者害夫殺子禍綿刀鋸而怪且畏者曾無有也嘻危哉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

杜氏曰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孔氏曰妃匹也名通適妾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

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爲孟所以別適庶也繼室者妻處夫之室書傳通謂妻爲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釋例云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三

庭棟案諸侯無再娶禮左傳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嬪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夫請繼室請再娶也不以媵爲繼室也晉書禮志曰秦漢以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以齊侯請繼室觀之則再娶三娶皆謂之繼室又唐韋公肅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故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則前娶後繼皆嫡也至大夫人庶本許再娶娶則爲妻妻者齊也通謂之嫡然繼室

之名不得而諱也

史記五帝本紀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

庭棟案中古昏禮援據頗少而妻死再娶妻當時固已有之然有子再娶若瞽叟者亦足爲千古之炯戒矣

後漢書朱暉傳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嘆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

顏氏家訓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廢終家事疥癬蚊蚋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聞聞之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三

恥河北鄙側室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昏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勦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宋書后妃傳前廢帝何皇后孝建三年納爲太子妃大明五年薨於東宮徽光殿時年十七諡曰獻

如上更爲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贍女爲良娣宣都太守袁僧惠女爲保林廢帝即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

庭棟案太子妃薨更置內職卽繼室之意豈當時太子亦不再娶耶然有保林良娣二等不過備妾媵之數與繼室又不同

二程全書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以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再娶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四

可以攝治故無再娶之禮

棣問程子曰再娶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再嫁之約只約終身爲夫婦也但士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

張子全書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

朱子全書天子諸侯不再娶亾了后妃只是以一

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大夫娶三士二御得再娶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愁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合璧事類李行脩娶王仲舒女其後女亡仲舒托行脩續親夢女曰可納小妹李遂續王氏昏

秋堂類纂歐陽修與王拱辰皆薛簡肅壻修先娶其長女拱辰娶其次後脩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制妻亡服內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五

昏娶聽離

潛溪叢語客問曰娶妻必告父母禮也妻死再娶妻必告前妻之父母禮與答曰禮固無其文也雖然有之記不云乎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其義可推也

庭棟案鄉黨僚友猶必爲酒食以召之前妻父母親於鄉黨僚友可知故再娶而告亦禮也且夫所以當告者明非苟合以重此再娶耳與必告父母義本不同

明會典凡選娶繼配萬曆十年議准凡親郡王妃

病故而未有子者許選繼天順四年例止封爲繼如不給冊命冠服若元配題封之後未及遣官行禮病故者親王繼妃准給冊命冠服仍遣官冊封郡王繼妃止給冊命萬曆七年例如已有子不分嫡出庶出俱不許選繼止照內助事例有妾推舉一妾無妾

奏選一人管理家事撫育子女不許請授次妃封號弘治間例將軍中尉正配病故而未有子已經受封

未經成昏病故者俱許選繼如年五十以下子尚幼小者亦許選娶內助嘉靖二十年例若雖無子止選

內助妾媵者聽從其便正德四年例至於繼室病故而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末

復無子者亦止許選妾不許選繼其親王世子郡王長子不分有無子嗣俱准選繼以共承宗祧俟襲封之日遣官封爲繼妃世孫長孫亦照世子長子例行萬曆九年例

嘉靖三十四年議准選到儀賓有未昏而郡縣主病故要將次女續親者聽仍准改給詰命

庭棟案宋制尚公主而主薨其夫不得復娶明則郡縣主死許其續親立法寬嚴何相逕庭乃爾

明典故紀聞都督同知馬良嘗以幼童侍憲廟於

青宮甚親暱後良喪妻不數月娶繼室鼓樂聞禁中憲廟聞知謂左右曰良喪妻未久即娶夫婦之情其薄如此他可知矣自是寵遂衰

幾亭外書凡喪妻未有子者宜遵古繼娶若既有子止許蓄妾擇門風謹飭性行馴淑者買之即其人果能賢令掌家務側室之名不可易也蓋所繼之室多屬少艾子媳長者年或踰之事以母姑情強禮反士君子行事當使天下之心胥安顧先令一室之間勉強施受乎一室不安吾又何安之有是故子女幼而不輕繼娶者防害也子媳長而必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七

弗繼娶者原情定禮也後有聖人不惑也

不再嫁

易恒卦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漢上朱氏曰陽奇一也陰偶二也陽始之陰終之六五從九二終吉孰甚焉

江都李氏曰係應在二不能旁及它人是恒常貞一其德從其貞一而終婦道也

沈氏該曰五陰爻也陰必從陽婦必從夫常也從一而終正也守中從係婦人以之吉也

童溪王氏曰婦人之道守正從一此身有盡而

此道不改以此爲恒不知有它也此婦人之吉德也

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詩小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勿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太

朱子曰髮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白子事父母之節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它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李氏廷仲曰風俗惡薄禮義消亡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若共姜者可謂難能矣後漢蔡琰凡兩適夫然博學有才辯范曄載之列女傳夫博學才辯乃婦人末節既失其大節而區區末節何足道哉呂吉甫嘗曰匹婦不嫁無以

自存共姜乃衛世子之妻公室之婦其勢非不能自存故以不嫁爲宜此說非也後世婦人有改嫁者以爲飢寒所係殊不知飢寒所係者小失節所係者大五代王凝妻不忍以手見汚於人遂斷其手雖死不避況於飢寒乎以此見吉甫之說又不然也

黃氏實夫曰共姜守死不貳雖忠臣正士無以過其節孔子刪衛之詩而亦幸之淡也是其所以首鄘風乎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以喻婦人雖亾其夫而不可他適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言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九

婦無夫不事膏沐自誓以此終其身也特言我之特節如此不必作匹解

郊特牲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醢

孔氏曰信事人也者事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

非信不立信婦德也者言貞信是婦人之德

馬氏晞孟曰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體信

以爲德然後可以事人也詩云懿厥哲婦爲寡爲鵲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無信也一與之齊

則榮辱貧賤休戚惟所遇而不擇焉故終身不改

延平周氏曰信則無可變之道故夫死不嫁然有不能自存者夫死而嫁可也此共姜之父母欲奪而嫁詩人有柏舟之興蓋柏雖可以爲舟特非舟之所宜共姜雖可以嫁特非共姜之所宜以共姜有可以自存之道也

家語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十

已

王肅曰始嫁有醢禮無再醢者不改嫁事人

庭棟案孔氏禮記疏云有不得已而不得

不嫁者君子亦通之也此爲庶人言之也

蓋庶人有不得已而再嫁君子必無苟娶

之禮或問程子孀婦於理似不可娶如何

程子曰然凡娶婦以妃身若娶失節者以

妃身是已失節也故孀婦卽許再嫁君子

必不苟娶故曰爲庶人言之也所謂禮不

下庶人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飾省宜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夫爲寄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成化康清

裴駰曰飾文飾也省過也殺壯猶言夫淫他室若寄殺之猶也子不得母謂子不得以爲母

庭棟案始皇至會稽立石頌秦德其辭四

言三句爲韻凡二十四韻中及男女之事

者得四韻夫三代之禮至秦已廢乃猶曰

倍死不貞知禮義之不戢於人心也然必

以有子再嫁爲倍死豈無子再嫁者不得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主

謂倍死乎是又立言之弊矣

後漢書安帝紀元初六年詔日月令季春賜貧窮

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貞

婦有節義穀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劉向列女傳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而

美於行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

使相聘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

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

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刃

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

重孤也於是相以報主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陳寡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

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

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僕我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

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其父母哀其年

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

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

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

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主

父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

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也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

奉祭禮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

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號曰孝婦

晉書列女傳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劉

曜所害辛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謂曜曰妾聞男

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

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

宋書王微傳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

便可家有孝婦

隋書李諤傳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聞朝臣之內有祖父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視衰經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兄弟及其亡沒者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

晉書通考

卷二十二

重

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

北史隋紀開皇十六年夏六月辛丑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妻夫亡不得改嫁

庭棟案品官妻妾夫亡不改嫁尚煩明禁當時之風俗可知

唐書諸公主傳萬壽公主下嫁鄭顯主帝所愛前此下詔先王制禮貴賤共之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舊制車輿以錄金鈿飾帝曰我以儉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銅主每進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

鄙夫家無忤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祇畏爭爲可喜事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庭棟案唐書高祖十九女太宗二十一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一女玄宗二十九女肅宗七女共九十八人再嫁者二十三人蓋十之二而寡矣代宗以下不聞有此萬壽公主宣宗女也詔謂有子而寡不得復嫁與秦會稽頌其意畧同不絕其源而塞其流豈至當之明詔哉

晉書通考

卷二十二

重

唐書列女傳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武德坐事徙嶺南謂裴曰我無還理君必憫它族於此常訣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嘗讀列女傳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余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

庭棟案史書列女傳往往誓死守義之概居多唐書所載更十得其九當時淫風熾熾廉恥道喪而宇宙間尚有嚴嚴嶽嶽堅

貞不貳者若而人故史臣備表而著之茲不及盡錄以下采諸史例同

宋史列女傳崔氏合泥包總妻總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妻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滌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嫁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爲舅姑也今舅沒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

晉禮通考

卷二十二

三

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范氏義莊規凡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支錢二十貫

陳氏曰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教也婦無二夫者義也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賑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教衰婦於人者其不能以貧居孀也公以爲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宜哀也故爲之法使得以沾我餘真仁者之

用心也

庭棟案古者婦人多再嫁然自古聖人未聞有以一言明其可與否者意可知矣范氏義莊有再嫁之恤陳氏直斷之曰仁夫仁非義不立舍義言仁不過婦人之仁已耳豈定論哉

遼史列女傳耶律術者妻蕭氏年十八歸術者及居術者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妾罹此酷罰

晉禮通考

卷二十二

三

復何依恃自刃而卒

金史列女傳烏古論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之妻也伯祥朝貴中聲譽藉甚胡土門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爲所汙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卽自縊

元史列女傳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合番夫忽以痢疾卒范曰我旣入江氏之門卽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家撫諸姪如己子卒年九十五

元史刑志諸爲子輒以公父之妾與人人輒受而私之與者杖七十七受者笞五十七

明史列女傳高烈婦博平諸生賈垓妻垓卒氏自計曰死節易守節難況當兵亂之際吾寧爲其易者執姑手泣曰婦不能奉事舅姑反遺孤孫爲累然婦徇夫爲得正勿過痛也遂自縊

齊家寶要案禮喪服傳夫死妻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猶得嫁故詩序於柏舟共姜自誓曰守義不曰守禮自程子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於是膠固一察之人其家有少女稱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毛

婦而失夫者弗論其有子無子勿嫁也又弗顧其能守不能守勿嫁也夫婦女之患獨是餓死而已乎卽飽食煖衣之中而求強忍能自克於情欲者什常不得七耳故其弗嫁之中容有不可道者矣是以少艾之婦苟能爲伯姬共姜毀墨自廢亦何忍更言其他若諒其未能也則當勸諭改適蓋古人意寬而識遠是以和風翔洽獄訟衰息而家更得齊也程子之論執理而遺情勢矣嗟乎使今天下果戶堅貞家苦貞則吾言罪言也若其未然則吾言何必非齊治之資也耶

昏禮通考

卷二十二

天

庭棟案夫死不嫁禮也常道也夫死而嫁權也不得已也儒者立言之體惟守其常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也且卽持論如此而里巷細民猶多假不得已之說因而再嫁者矣然果至萬不得已而再嫁情猶可諒若謂少艾新寡便當勸諭改適何如勸諭守義乎且夫禮也者行其所安也因少艾而防有他故以爲再嫁卽可相安於無事易齊麻而被文繡抱衾枕以向他人安乎不安乎其非齊家訓世之道明矣儀禮喪服傳云夫死妻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此爲繼父同居者原其服制之意乃引以爲禮許再適之證誤矣隋書契丹傳婦人夫死不再嫁異國之風且如此而況生當禮教之世哉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二終

出妻

天戴本命記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謂其絕世也淫謂其亂族也妒謂其亂宗也有惡疾謂其不可與共衆盛也口多言謂其離親竊盜謂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何氏曰與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一

去不肯德也有所取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

虞氏溥曰婦人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慈也而在

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也

雜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也前辭不教謂納采時此辭

器皿其本所賣物也律弃妻界所齎

孔氏曰此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尚謙退不指斥夫人之罪故使者將命云寡人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使使者某告在下之執事須待也俟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臣得主人答命使有司官陳夫人嫁時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衆盛使某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二

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鄭氏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孔氏曰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使來告也稱兄謂夫之兄不云舅沒則稱母者

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
弔故曾子問云母喪稱母夫身無兄則稱夫名
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
辭未聞

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
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
其辭焉

庭棟案易同人六二鄭註曰天子諸侯后
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其天子之后
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若其無子不廢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三

建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故雜記
所載祇有出夫人而無出后禮

內則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立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嚴陵方氏曰父母沒猶不衰而況父母存者乎
桃夭言宜其室家則夫婦之際欲其相宜而已
故此言宜與不立凡以愛憎在父母而未嘗在
已故也

白虎通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
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後漢書獨行傳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
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曰請呼鄰里
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譙客充於座跪白母
曰此婦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傳呼叱其婦逐
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唐書李迴秀傳迴秀母庶賤妻嘗脅婢母聞不
樂迴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
違顏色何可留也

宋史禮志宗室離昏委宗正司審察若於律有可
出之實或不相安方聽若無故捨捨者劾奏如許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四

聽離追完賜子物給還嫁資再娶者不給賜非袒
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嫁者委宗正司審核其思
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尋詔宗女母得
與貧娶人結昏再適者不用此法

程子遺書或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
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
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
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
之以至穢惡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
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

姑此狗彘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此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過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五

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庭棟案家人離必始於婦人故易卦睽次家人家語有七去禮經諸侯有出夫人之文聖人亦以此爲禮中一事耳後世莫有行之并罕有論及之者此齊家所以難言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朱子語類問妻有七出此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

元史刑志諸棄妻已歸宗改嫁者從其後夫。諸

棄妻改嫁後夫必復納以爲妻者離之。諸出妻妾須約以書契聽其改嫁以手模爲徵者禁之

從先維俗議古人不諱出妻然孔門三世出妻亦異事也伯魚喪出母子思亦喪出母而獨禁子上之喪何居此必其出同而其所以出之由異也子思難言出妻之由而又不欲以父之喪母爲非道故但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伋則安能而已蓋伯魚之母從孔子出正猶子上之母從子思出若子思之母則必伯魚請於父命而出不從伯魚自出故不援以例子上也此處俱有天理人情之極致不可不察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木

妾

丙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鄭氏曰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妻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嚴陵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陳氏曰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

坊記子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鄭氏曰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季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庭棟案不知其姓則卜之者恐其同姓耳鄭氏謂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又傳言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七

男女同姓其生不善買妾亦所以廣繼嗣而謂同姓可乎故不知其姓卜得吉則買之決疑於神也

喪服傳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賈氏曰並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娣使如子之妻與婦事舅姑同也

春秋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傳公八年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妄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妄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

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何氏曰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乃因禘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當坐媵嫡也傳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楚女未至而豫廢

左傳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覺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八

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其可乎

韋氏曰適妻曰內子筭內子首服衡筭也

庭棟案女子之筭成人之飾也本不以之分適妾此所謂筭似惟適妻得服之非十五而笄之筭也今世俗禮凡妾初入門不得輒用筭其卽本此意歟

天祿閣外史韓王欲以倚風爲夫人莊白諫曰不

可嫡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廢而無降庶有寵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漬於禮

白虎通不聘妾何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適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壻壻卿大夫一妻二妾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喪服經曰貴臣貴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九

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為之總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節春秋譏之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卒叔姬升於適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也

文中子早昏少娶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

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陳氏禮書毛氏釋衛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周禮九嬪以時序於王所鄭氏曰羣妃御見之法舛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

帝王世紀黃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嫫祖次妃方雷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十

氏女曰女節次妃彤魚氏女次妃嫫母

庭棟案妃音非說文曰匹也爾雅曰嬈也對也又入隊韻音配左傳各有妃耦漢書妃匹之愛是也字從女從已蓋女與已儔之謂曲禮天子之妃曰后世紀謂之元妃元者長也尊無以上之稱史記云嫫祖為黃帝正妃正妃猶元妃其餘雖同謂之妃而不以為正為元可知矣

劉向列女傳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

庭棟案鄭氏禮記註舜三妃夏后氏增以
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殷人又增以三九二
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
又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
二十一人考之昏義曰古者后立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言
周制也鄭氏強生分別歷世遞增因周有
三夫人謂舜有三妃周有九嬪謂夏增以
三三而九周有二十七世婦謂殷又增以
三九二十七周有八十一御妻謂又三其
二十七倍如鄭說則嬪始於夏世婦始於
殷御妻始於周矣鄭氏蓋據帝嚳有正妃
又有三妃以爲天子之禮必當如是故於
唐則曰帝堯因焉於虞則從檀弓三妃之
文謂不立正妃於夏則從春秋說天子一
娶十二增以三三而九至殷無可援據夏
既增於虞遂謂殷又增於夏以周制世婦
之數屬之今劉氏謂有要統傾九嬪夫一
者陽數之始九者陽數之極一后九嬪合
十人十者數之全也殷制天子之禮蓋如

此

東觀漢記永平三年有司奏請明德馬皇后立長
楸宮以率八妾

庭棟案自漢以後後宮之數漸多如昭容
昭儀之類名號各殊詳載正史茲不及備
錄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
令得嫁

漢書平帝紀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發
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

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漢書匡衡傳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
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禮
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
陰氣也

漢書谷永傳陛下深察愚臣之言長思宗廟之計
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急復益納空
子婦人毋擇好醜毋論年齒陛下得繼嗣於微賤
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

魏書文帝紀七年五月丙辰遺詔遣後宮淑媛昭

儀以下歸其家

魏書郭皇后傳 後漢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魏書王朗傳 朗上疏曰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則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

晉書通考

卷二十三

圭

魏書高柔傳 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必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有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姦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晉書劉隗傳 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人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奏可

庭棟案魏志郭后傳后姊子孟武還鄉里

求小妻小妻卽妾也漢書云翁孺生好酒色多娶傍妻傍妻亦妾也妾而謂之妻猶古者正妃次妃而通謂之妃歟

晉書禮志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爲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制服女君若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嬪庶之別以絕凌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立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晉書通考

卷二十三

古

武帝太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體摯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北齊書元孝友傳 孝友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事脩繼嗣克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

妾廢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既是無
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
身事迥遭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
節父母嫁女則唯教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
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妒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
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
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
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
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
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

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
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
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王侯將相
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

北齊書魏收傳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
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詔收曰知我意不
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
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

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
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

宮之數劉曹以降等列彌繁選擇遍於生民命秩
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
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
女屯聚宮掖宏贊後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世
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

北史陸昕之傳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
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嫡妾不
分定國公後兩子爭襲父爵

唐書魏徵傳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
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
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通顯嬪御則欲民
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
痛自咎即詔停

唐會要開元十四年侍御史潘好禮聞上欲以惠
妃爲皇后進疏曰惠妃本是左右執巾櫛者也不
當參立之政春秋書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
人齊桓公誓命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此則夫子
恐開窺競之端深明嫡庶之別又漢成帝欲立趙
氏爲皇后劉輔極言漢桓帝欲立亳氏於中官李
雲切諫伏願杜於將漸不可悔之於已成

宋史孫甫傳甫上疏言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耳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五年正月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爲娼者賣買者兩罪之

元史刑志諸以書幣娶人女爲妾復受財轉嫁他人者笞五十七聘財沒官妾歸宗有官者罷之

明史禮志太祖之世皇太子皇子有二妃洪武八年十一月徵衛國公鄧愈女爲秦王次妃不傳旨

不發冊不親迎正副使行納徵禮冠服擬唐宋二品之制儀仗視正妃少減昏之日王皮弁服導妃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七

謁奉先殿王在東少前妃西少後禮畢入宮王與正妃正坐次妃詣王前四拜復詣正妃前四拜次妃東坐宴飲成禮次日朝見拜位如謁殿謁中宮不用東栗殿脩餘並同

明會典凡妾媵限制正德四年令凡長女已爲王妃復將次女進與爲妾者罪坐所進之人

萬歷十年議准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多者止於十人世子及郡王額妾四人長子及將軍額妾三人中尉額妾二人

嘉靖三十一年例世子郡王選昏之後年二十五

歲嫡配無出具啓親王轉奏於良家女內選娶二人以後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則止於二妾至三十歲復無出方許仍前具奏選足四妾長子及將軍中尉選昏之後年三十歲嫡配無出庶例具奏選娶一人以後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則止於一妾至三十五歲復無出方許仍前具奏長子將軍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庶人必年四十以上無子方許選一妾

凡濫妾弘治九年議准王府有未成昏而先納官人生子者所生子女不許請名請封

昏禮通考

卷二十三

太

明祖訓親王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以禮聘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進送恐有姦計但是娼妓不許狎近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三終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四

嘉善 曹庭棟 輯

昏禮雜論

陳氏禮書納采者擇其族類問名者詢其誰氏問名然後卜之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然則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請期皆異使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禽贄納徵以圭璋皮帛由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異義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

昏禮通考

卷二十四

一

迎之鄭駁異義云文王親迎於渭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考之於經著之於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於渭韓侯迎於蹶而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

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曰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論爲正

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

昏禮通考

卷二十四

二

宋史禮志元祐六年八月將納后三省樞密院言六禮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用穀圭爲贄不用鴈請期依開寶禮改爲告期親迎爲命使奉迎納采前擇日告天地宗廟皇帝臨軒發冊同日先遣冊禮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又言據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納吉納成各別日遣使今未委三禮共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發冊例立仗詔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冊立仗公主下降初被選尚者賜辦財銀萬兩進財之數

倍於親王聘禮焉初禮官言禮闕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之始用行媒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定少儀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昏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

四禮約言俗有定親禮類納采而獨無問名禮凡結姻止擇日同媒一拜固爲簡便矣不知此甚有

昏禮通考

卷二十四

三

關係甚有不拜親而以媒往因之而悔親者以有爲無賴親者以無爲有可以問名爲無甚關係乎鄰邑有先送啓而後拜親者畧似問名之意猶爲近古

庭棟案世俗拜親儀婿氏主人同媒氏至女氏家女氏主人出迎升堂賓主相向四拜禮畢辭去女氏主人卽同媒氏至婿氏家相拜如前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然則親往相拜得毋有乖禮意歟

呂氏四禮疑昏之不可已者三曰納采曰納幣曰親迎禮用六者何猶冠之有三也三加重冠六禮重昏男女萬物之始也可弗重與

自註昏禮凡六家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似極簡實俗禮有起媒謝親定禮送納下財催妝親迎凡七與古互有詳畧而送納尤爲非禮廟見以前猶有縫裳之刺在室豈執婦功耶

催妝告親迎也往之女家始進爲重父母兄弟終遠爲難催之示從人非得已也

自註此可代請期之禮近世用果酒二席大紅

昏禮通考

卷二十四

四

衣裳一套脂粉一色巾櫛二事先親迎一日早女賓二人以車往先回薄暮婿至

納采而後問名名無當也采如之何問名而後納吉吉不叶也名如之何六禮之次漢人失考矣

自註六禮之先女之家法年歲德容及所生父母女媼通之詳矣納采問名納吉以文之也禮文自有次第納采既用鴈矣尚不知其何名而後問平問名既相宜矣尚疑其不吉而後卜乎儻名不相宜將廢采乎卜筮不叶吉將停昏乎先王不知是之疎也恐古禮有錯簡漢儒失考

耳家禮納采即問名而納吉納徵請期合而爲一極爲簡便稍涉造次若問名而後納吉次納采也次納徵次請期次親迎於義爲近況卜筮決疑事在不疑而以吉凶爲行止非務民義之謂納吉近廢似亦無害

庭棟案納采問名遣使始爲通用鴈者重此大禮相見以爲贅耳至納吉則昏姻乃定後世畧於此而以納采爲定禮遂至誤解經義妄生異論如簡叔呂氏云六禮之先女媼通之已詳納采問名以文之是

昏禮通考

卷二十四

五

先王教人行爲也尚得謂之禮乎

互餽誼嬪也婿從必男婦從必女新婦口餘而男餽之可乎若兩從皆女也互奚取哉乃帝王家亦互餽泥古之過耳

廟見尊祖也見舅姑尊親也夫婦不同行可乎禮家之疎也媵侍戶外呼則聞禮家之狃也婦脫服婿從者受之禮家之陋也賓在客位女賓在中堂而婿婦脫服燭出禮家之謬也

朱文端曰案樞機枕席婦所有事夫婦始接情有廉恥故使媵受婿衣衽婿席爲婦執事也御

之受衣衽席答婦也媵餽婿餘勞之也婿勞媵故婦亦勞御御不侍戶外者以婦爲主故不用御也呼者呼而使令之此居室之常無足異者且媵不於戶外而於何歟媵送也送婦者也御送也迎婦者也上文婦至御媵沃盥交疏云以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明乎御亦女使也豈有男御而婦爲沃盥衽席者乎細玩禮文周詳慎重初接而已然矣呂氏反謂其瀆而猥何也至云賓在堂不應脫衣出燭所謂賓在者不知何據朱子增禮賓一條於同牢之後謂禮送

昏禮通考

卷二十四

六

者於婦至之日非必待燭出而後禮賓也脫衣者脫去上服也燭出爲媵御餽餘非必室中無他燭也固矣哉呂氏之爲禮乎

傳是齋日記徐仲山曰納幣不過五兩酬送者以束錦何不倫也

馮氏禮集說禮入門不見舅姑以未成婦也愚以爲入門卽是成婦何必定得於夫而後爲成婦哉禮固不可徇俗亦不必泥古若案儀禮行之則男女昏姻而子終無拜父母之時矣

屠氏鄉校禮近世古意寢微嫁女者計聘儀之多

寡娶婦者較奩具之厚薄而於六禮之節漫不講行是以委禽合卺諸儀多苟簡不稱而且相率恬然安之蓋所重在彼故所忽在此而莫之自愧焉耳夫昏人倫之始也始不能正之以禮而欲其洽刑于之化成內助之功又安可得乎

經世實用編馬應京曰昏姻莫隆於六禮世俗有翁家節序送禮謂之追節女家必稱答之未聞女適人母家送禮而翁婿答之者今擬追節之禮可省卽有之亦不必報蓋自有報時也

昏禮節畧納采問名一使一時事也納采者以男

昏禮通考

七

名告之女氏使采擇也辭曰既室某也某者男名也女擇男男亦擇女故問名主人答曰以備數而擇之擇者擇吉凶也雖年相若德相稱猶必待命於鬼神納吉則擇定而昏可成矣故從而納徵徵証也成也又云納幣假物爲証以成其昏姻也然則卜筮不吉將奈何則男氏以所卜筮告之女氏女氏將曰某之子不敬今卜筮不從敢辭此所謂采也周官昏禮必先生年日月而後及乎名儀禮問名而不問生年日月何也爲卜筮也卜筮必以男女名告鬼神名者別也子非一子女非一女故

男名待告女名待問若生年日月媒氏已通言而知之矣禮辭曰敢請女爲誰氏疏謂不敢必其爲主人之女故問名不知納采已云某之子矣何問焉又曰問所出之母也取其女而問其母亦屬無謂詩曰仲氏任只氏卽名也誰何也問女何名也然則禮何以無答辭既嫁則稱氏女子不以名行故不以名告使者意必書而致之也

禮婦至壻道自西階入義取倡隨也贊者徹尊屏舉者陳問於阼階贊者設豆設黍稷告具揖婦對筵坐告者贊揖者壻也陳設雖於阼階旣具移於

昏禮通考

卷二十四

八

室贊出戶壻乃揖婦坐所謂爾忝授肺者意必贊唱於戶外也三飯卒贊洗爵酌醕壻婦壻婦拜贊答拜於戶內可知未醕贊在戶外洗爵酌醕乃入戶也所謂戶內亦必遠於筵非卽筵而拜也然贊酌壻婦贊復自酢壻婦答贊拜贊又答壻婦拜是非同牢也合卺也一室獻酬壻婦與贊爲禮也禮非祭男女不交爵女子已嫁而退兄弟不與同器而食而況贊乎而況新婦乎至腰御餽餘而贊酌更屬無謂

婦見舅姑舅姑醴之婦饋舅姑舅姑又饗之禮何

類也尊甌俎酒醴脯醢特豚魚腊肺脊醬滷之陳設拜送拜受拜祭洗爵奠酬飯錯周旋升降之儀節何其緝也一堂之上有贊有御有娣有媵舅有宰姑有司紛紛藉藉而壻不與焉不知置壻於何地也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婦東贊西相面也相拜也相答也男女之別謂何同牢而御媵互餽猶謂取陰陽往來之義御餽姑餘媵餽舅餘此何說也

昏親迎時也然男女兩家有相去數十里者安得昏往昏來世俗先一日往迎次日未旦行至昏入昏禮通考 卷二十四 九 門似於禮無礙

庭棟案今關中涇陽三原等處娶婦多日中無用昏者此顯與禮倍而俗以爲常殊不解也

夫婦雜儀

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爲官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淡宮固門闢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鄭氏曰闢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

長樂劉氏曰居外居內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

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闢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皆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男女不同櫛柳不敢縣於夫之櫛櫛不敢藏於夫之篋篋不敢共漏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鄭氏曰夫不在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也

孔氏曰爾雅釋宮云在牆者謂之櫛郭璞引禮云直曰櫛橫曰櫛是同類之物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齋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褰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夫婦七十同藏無閒衰老無嫌也御謂侍夜勸息也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開房不復出御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

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衍字拂髦或爲繆髦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辟女

君之御日也

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聖人制禮夫婦必如此者以爲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爲先焉夫婦身先於上則男女力行於下矣

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雖五十猶得與也妻不在謂卿大夫以下故鄭云女君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常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

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士

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註引此云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是也

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者所以致潔敬也婢妾飲食衣服必後長者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故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山陰陸氏曰簪用組乃并又曰簪并用桑長四寸角非衍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節令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莫敢當夕謂莫敢進御鄭氏曰避女君之御

日非是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禰實命不猶則

凡妾御不當夕其當夕夫人之惠也又曰五日

爲期六日不詹則男子婦人五日一御亦衛生

之經不得如鄭說女御及后十五日而御徧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

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

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鄭氏曰側室謂夾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夫

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若始時使人問也

孔氏曰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日也正寢之室

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主

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

慶源輔氏曰使人日再問者愛而不失於狎敬

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

服而對雖遠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至

於齊則不以恩掩義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漱泔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

之特餽遂入御

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

獨餽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餽夫婦之餘亦

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要也凡妾稱夫曰君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之禮向也庶人或無妾

孔氏曰庶人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當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

嚴陵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羣室則闕無寢所矣

卷二十四

七

左傳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損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劉向列女傳魯師春姜曰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怒爲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張子全書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朱子語類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

則私欲行於狎昵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備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呂氏四禮翼室中夫婦不並坐無褻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宴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爲夫婦居室之法

性理大全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卷二十四

七

庭棟案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茲卽夫婦之道而言真氏以爲在敬身是也然夫主乎倡婦主乎隨夫之道克正則婦自從之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要必以敬身爲齊治之本有室家者當共凜斯義矣

昏禮通考卷第二十四終

婚禮通考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曹廷棟撰廷棟有易準已著錄是編詳考婚禮

冠以

大清會典

大清律例不入卷數尊

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實以類編次然核其體例多

有未合夫通有二義一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乎

上下者也一則自先王以迄後世通乎古今者也

既考婚禮則當以貴賤各爲門目知等威之所別

古今各著沿革知異同之所自復各考核典文釐

爲子目以理其緒而後以變禮如會子問所謂俗

禮如陰陽拘忌及非禮如元史所禁割別彙於後

以備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資考證廷棟此書採

摭雖富而端緒綽雜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

卷至以粧資爲一門此於古居何禮也媒氏一門

載索忱占冰下人語韋固見老人月下檢書是直

類書非通禮矣

重定齊家寶要二卷

〔清〕張文嘉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齊家寶要

二卷》提要

重定齊家寶要序

友翁張右民用霖氏頓首撰

昔人閨門之內有若朝廷蓋謂父子子夫夫婦兄弟兄弟姊妹妾至于僮僕皆秩然有序而不踰歡然有情以相接則好惡無偏尊卑各得而家齊矣一國之家齊則國治天下之家齊則天下平誰謂經綸大業不自齊家始哉予友仲嘉自少時溫恭和厚讀書觀大略躬行寔踐其澤枯育嬰與其弟開之行至三十餘年何有何亡毳勉以求事關名義倫黨所不能爲者仲嘉毅然爲之所稱見義必爲仁者之勇中年謝去制舉業單心著書寒暑不輟始慮民之卽于饑也搜輯荒政十餘卷考覈精詳條畫畢備救災恤患恫癘一體雖在諸生直補政教之所未逮又慮先聖之禮樂日卽于湮也喪祭大典富貴之家豪俊相誇閭巷之人轉相慕效恬不知怪嗚呼不有君子其孰從而正之後之人其孰從而聽之仲嘉據夫子所定之禮叅以先賢之說或潛相昭合或互相發明使人有所持循於以垂訓迪後功之在於世者豈淺鮮

哉其間講學之條啟蒙之法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一以貫之矣癸丑秋此書亦被融風火蕤仲嘉又折衷同人積累日月斟酌損益務求其情理之至當而無弊者勉力重梓復加較讐用心獨苦而先生亦病矣或曰人安蕩簡家尚踰閑一旦以禮束縛之其迂已甚然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且夫子有云不知禮無以立則自溫清問省應對進退以迨冠婚喪祭不繇此書吾不知其中心之所安與其所以自立者為何如也有識之士考古之家奉之以爲要覽而開太平之

齊家寶要

序

二

業紹先聖之規者其道必繇乎此也周子與封請余言不謬并授之梓以垂裕來葉焉

又序

余友張仲嘉氏輯齊家寶要書既成以示天植曰嗟乎禮教之廢于今已甚如居喪大故也近人曾未踰月輒事宴酣閱優伶于几筵更衰經以緇青肆情蔑閑喪仍爲俗至詢以柔日再虞剛日三虞及齊衰五月齊衰三月諸義雖學士家有不識所謂者余深憫焉因取家禮儀節考定詮釋參以時世之宜增益所未備爲凡有家者式以致余砥俗之意子其序之天植讀已而嘆曰善夫仲嘉氏之輯是書也昔文公居

齊家寶要

序

一

母憂酌今古以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推之于冠昏彙爲一編今仲嘉氏之輯是書也亦因喪禮之廢墜翼教扶倫之極思其因于大故以肇端古今賢者略同乎文公之自序曰禮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故其書首通禮所謂先其本也其末盡者則錄司馬氏家居雜儀以見之今仲嘉氏之首家居儀蓋以有家日用之常體端必繇之卽仲深丘氏舉以先諸雜儀之意也而又以明幼志之必端則

繼以童子之禮明蒙養之恆重則繼以義學之約明
 義方之宜申則繼以家誠明成例之務詳則繼以家
 規明羣聚之貴洽則繼以宗講約鄉約及文雅社約
 綜先哲之至論緯以新裁凡所以謹名分崇愛敬俾
 人致厚于其本者亦既具矣繇是而冠昏喪祭因條
 考制緣時設宜其文斑斑可稽視文公與仲深氏所
 修定爲特明備焉子思子有云敦厚以崇禮夫世間
 委曲繁重之數必非性資涼薄者所能持循誠使凡
 有家者一言一行務致其厚則卽事明禮稍或潤略
 齊家寶要 又序

其儀章度數必有大不克自安者形準于有范氣決
 于勿凌一自然之爲也文公與仲深修定禮制蓋出
 於示人歸厚之心度二公所處之時其風俗雖未合
 古必不至若今日之澆替也二公且兢兢焉禮制之
 是申然則際茲末流而期人去薄以歸厚彛教彰行
 其可無仲嘉是書以爲之的歟

康熙甲辰冬月眷友弟劉天植頓首拜撰



重定齊家寶要上卷目錄

武林後學張文嘉仲嘉甫

居家禮

家長守禮法 早幼稟命 子婦不敢自私 爲
 子爲婦 受父母命 子事父母 父母舅姑有
 疾 子婦未孝敬 男女分別內外 早幼事尊
 長 節序 教子女嬰孩 僕妾

附錄

家道不和生白婦人 三從之道 女有五不取
 婦有七去有三不去 治家貴忍

童子禮

坐 整服 父手 肅揖 拜起 應立
 行走 言語 視聽 飲食 罷掃 應對

齊家寶要 目錄

進退 溫清 定省 出入 饋饌 侍坐
 隨行 避道 執役 受業 朔望 晨昏 居
 處 樹見 讀書 寫字 肅儒規訓 勸字 義
 氏論社師并父兄條訓 五戒 四廉 蕭田 洪
 陳義亭集

義學約

師範

陽九宗先生 范文正公 徐節孝先生 胡安
 定先生 許文正公

家誠

曾子 馬伏波 漢昭烈帝 諸葛武侯 顏之
 推 柳仲卿 柳玭 范魯公 康節先生 胡
 文定公 王途初 羅一峯 許仲台 李文節
 公

家規

宗規

幸親教長之規 隆師親友之規 待人接物之規 勸有教養之規 讀書寫字之規 出處進退之規 節義勤儉之規 飲食服御之規 量度權衡之規 擇持門戶之規 保守身家之規

鄉約當遵 祠墓當展 族類當辨 名分當正 宗族當睦 諸謀當重 閭門當肅 象養當豫 姻里當厚 職業當勤 賦役當供 爭訟當止 節儉當崇 守望當嚴 邪巫當禁 四禮當行

宗講約

期會欽式 講約規條 周咨族衆 義舉正供 平情息訟 矜恤孤苦 禁戢閑談

齊家寶要

目錄

鄉約

德業相勸 過失相規 禮俗相交 忠義相恤 訓式 聚訟 主事

文雅社約

書判 宴會 稱呼 揖讓 交際 冠服 朋家 取法 田宅 器用 勸義 男役 詩餘 心食 社倉 議一 議二 議三 議四 朱子社倉法附 勸施迂談 垂涕哀言

重定齊家寶要上卷目錄終

重定齊家寶要卷上

武林後學張文嘉仲嘉甫

男張廷瑞子玉較閱

居家禮

陳水司馬溫公著○此古今治家之正軌所以正倫理篤親愛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皆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

家長守禮法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

職謂使之掌倉庫廩庫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而及非常之事而

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

齊家寶要

卷上 居家禮

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

均一善爲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飯衣不完人無怨心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

有厚薄也裁省冗費禁止奢華管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虞

甲幼稟命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稟命於尊長易曰

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長者亦當

咨稟而行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可得而治矣

子婦不敢自私

凡為子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之以待乏鄭康成曰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又曰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况敢有財帛乎若父子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餓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糧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許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

為子為婦

凡子事父母

孫事祖母同婦事舅姑亦同

天欲明咸起盥

齊家要

卷上 居家禮

二

音貫洗漱櫛梳頭總所以束髮具冠帶昧爽謂天手也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之時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父母舅姑起子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供藥物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劑婦具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七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年家長也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筋子婦乃各退就食各不得恣所欲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

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人道安居間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籥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敬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受父母命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

齊家要

卷上 居家禮

三

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氣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子事父母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不率

卑幼之禮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

有賓客坐於書院無書院則坐於廳之旁側

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

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宋氏曰親謝世事凡事咨稟不得當親前罵詈嘲謔雖甚怒如親命之即降辭色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齊家寶要

卷上 居家禮

四

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盡己之為忠

父母舅姑有疾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管藥餌而

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言起居飲食言笑皆不得如平時

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

合藥為務疾已復初顧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倣忽也

子婦未孝敬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

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

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

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

之禮焉沒身不衰

男女分別內外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

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

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

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情之類男僕非有繕修

齊家寶要

卷上 居家禮

五

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人中門婦女必避

之不可避亦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難小解亦然

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

輒升堂室入庖廚

卑幼事尊長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婦人

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途則下馬不見

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賓客

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

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甚衆。冬至朔望聚於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上。

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

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兄

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

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

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

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

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敘寒暄問

齊家寶要 卷上 居家禮 六

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去置若尊

止所以避煩也。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外孫則立而受

之可也。

節序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

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

長之前。幼者一人執酒。盡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

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

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

俯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

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

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

服。還復就坐。

教子女嬰孩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

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

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

齊家寶要 卷上 居家禮 七

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訓禁

之。古有胎教。凡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

類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

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僞言受戒。雖

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

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

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

惡故也。六歲教之數與方名。數謂一十百千萬。方謂東南西北。男

子始習書字。女子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

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

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

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埽中庭。女僕灑埽堂室。設

裁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訓陽者。殘人。鮮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

若輩寧有是耶退則憐憫不敢出一語
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三從之道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故無專制之義
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聞
而已矣是故女及日平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
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察知而後動可驗而
後言畫不行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

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
喪父長子不取則無父之女不復嫁何如曰先儒
真氏以為其母若賢有非所拘大抵此言不取者
自吾修身齊家之人為不可也曲藝細民身尚不
能檢安暇慮此哉若泥而觀之則逆亂刑疾之家
之女豈皆不復嫁乎

婦有七去有三不去

凡婦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
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齊家寶要

卷上

居家禮

十

按舞子若不妬不可去之有惡疾者當男一室善
養之亦不可去也其餘五者可去矣三不去者有
所云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治家

忍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
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不食
武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
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童子禮

嘉靖間浙江按察司學校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
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
不問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
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始安御情任氣如已決之水
不可隄防已放之條不可盤斲何所不至哉是故
朱子小學必先灑掃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
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母兄既以姑息為恩而為
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為急故一切禮教廢闕
不講童蒙何賴焉茲本曲禮內則少儀弟
子職諸篇附諸儒訓蒙要語輯為童子禮

盥櫛

晨興即當盥櫛以飾容儀凡盥面必以巾悅

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沾溼櫛髮必使光整勿

令散亂但須敦尚樸雅不得習為市井浮薄之態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十一

○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無作
既折盥漱執事有恪右條義本此

整服

凡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汙行

路須看顧勿令泥漬遇服役必去上服只著短衣

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浣補綴以求完潔整衣欲

直結束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上自總髻

下及鞋履俱當加意修飭令與禮容相稱其燕居

及盛暑時尤要矜持不得袒衣露體能如此自飭

服亦自可觀今世之為父母者率華其
子之衣履而不能約之以禮竟亦何益

叉手

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拇指其左

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著胸須令稍離方寸

禮稱手容恭教童子又手有法則拜揖之禮方可循序而進

肅揖 凡揖時稍潤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頭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皆令過膝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而下不必過膝然皆當手隨身起又於當胸

拜起 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以兩手齊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頓首至地即起先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三

起右足以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後拜其儀度以詳緩為敬不可急迫凡見尊長皆四拜不稽首已拜而復有致謝則隨時再拜禮非至尊不稽首今叩頭禮即稽首也不宜從俗築施

跪 低頭拱手穩下雙膝腰當直豎不可蹲踞背當

稍曲以致恭敬跪者卑幼事尊長之常禮請問獻進俱當長跪或尊長有弗意怒色則不待呵斥之加先跪以聽戒責

立 拱手正身雙足相並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與牆壁相近雖困倦不得倚靠○曲禮曰立必正方又曰

立毋跛右
條義本此

坐 定身端坐欽足拱手不得偃仰傾斜倚靠几席

如與人同坐尤當欽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

○曲禮曰坐如尸又曰坐如箕又曰並坐不橫肱右條義本此

行走 兩手籠於袖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濶毋

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悞

登高必用雙手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為

輕浮常宜收欽尋常行走則以從容為貴若見尊

衆曰疾趨則欲登而手足無移右條義本此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三

言語 凡童子常當緘口靜默不得輕忽出言或有

所言必須聲氣低悄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須真實

有據不得虛誑亦不得亢傲訾人及輕議人物長

短如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尤宜禁絕言者人所易放

苟有所畏憚收斂則久久亦可簡默今之父母見其子之資性聰慧者於學語之時往往導其習為

世俗輕便之談以相笑樂此性一縱必不可反是教以不謹言也切宜禁之○曲禮曰安定辭玉藻

曰口容止聲容靜右條義本此

視聽 收斂精神常使耳目專一目看書則一意在

書不可側視他所耳聽父母訓誡與先生講論則

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其非看書聽講時亦當
凝視收聽毋使此心外馳童子聰明始開於耳
明為外物所誘而心不存矣故養蒙者謹之○曲禮曰正爾容聽必恭又曰毋側聽毋傲應毋淫視
右條義本此

飲食 凡飲食須要飲身離案毋令太逼從容舉筋
以次著於盤中毋致急遽將肴蔬撥亂咀嚼毋使
有聲亦不得恣所嗜好食求多食安放益筋俱當
加意照顧毋使失悞墜地非節假及尊長命不得
飲酒飲亦不過三爵禮始諸飲食君子慎之童子
之於飲食尤所易縱而失禮

齊家實要

卷上 童子禮

十四

者也惟父母母溺愛而與之有節師長毋違怨而
教之以禮非惟可以養德亦可以養神此為最要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
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
固獲右條義本此

以上初檢束身心之禮

灑掃 以木盤置水弟子職所謂凡拊之道左手持
之右手以竹木之枝輕灑堂中先灑遠於尊長之
所請尊長就止其地然後以次徧灑畢方取帚於
箕上兩手捧之至當掃之處一手執帚一袖遮帚
徐步却行不使塵及於尊長之側掃畢飲塵於箕

出棄他所灑者灑水以飲塵掃者掃地以去塵致
凡几案之上俱指拭常使明淨○尊長通指父兄
師長及父兄師長之輩行而言後倣此○曲禮曰
凡為長者黃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掩而退
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右條義本此

應對 凡尊長呼召即當隨身而應不可緩慢坐則
起食在口則吐地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則隨
事實對且掩其口然須聽尊長所問辭畢方對毋
先從中錯亂對訖俟尊長有命乃復原位應者應
者對其問以卑承尊禮當微謹然必於呼問未及
之先常察尊長顏色所向庶幾不失○曲禮曰父
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王藻曰父命呼唯而
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曲禮曰長者

齊家實要

卷上 童子禮

十五

詔之則掩口而對又曰侍坐於先生問對終
則對右條義本此諸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
進退 凡見尊長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
退進時當鞠躬低首疾趨而前其立處不得逼近
尊長須相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時亦疾趨而出
須從旁路行毋背尊長且當頻加回顧恐更有所
命如與同列共進尤須以齒為序進則魚貫而上
毋得越次紊亂退則席捲而下毋得先出偷安○
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
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又曰為人子者居
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右條義本此

溫清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
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裘之厚薄。爐火之多寡。
時為增益。并候視牕戶罅隙。使不為風寒所侵。務
期父母安樂方已。溫以致其煖。清以致其涼。如溫被扇枕之類是也。清音清寒也。
定省 十歲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畢。詣父母榻
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
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
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戶而後息。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此與溫清之禮皆人子事親之常。不以少長有問者。然能習慣於童年。則孝愛之節自然馴熟矣。○曲禮曰。凡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七

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右三條義本此。

出入 家庭之間。出入之節。最所當謹。如出赴書堂。
必向父母兄弟姊妹之間。肅揖告出。午膳與散學時。人
必以次肅揖。然後食息。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
喚。有所出入。則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
至入書堂。雖非作揖常期。亦必肅揖。始可就坐。童子
之性難飲而易放。苟父母以姑息為愛。不謹出入之節。而為師者復無以制御之。鮮有不流於縱肆者矣。○曲禮曰。夫為人子者。由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朱文公訓子帖曰。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右條義本此。

饋饌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
食器置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
所嗜好而頻食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
於傍。食畢。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
必隨尊長所嚮。未食者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
俟其置食器於案。亦隨置之。饋饌乃子養父母。弟子多以躬執饋為耻。則無以養其孝敬之心。而折其驕傲之氣。最不可畧。○內則曰。男女未冠笄。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其子。子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饌罷。盥漱。者進酒。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及席而飲。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七

長者舉末酌少者不敢飲。右條義本此。酌音醕。飲酒盡也。

侍坐 凡侍坐於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
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請
與尊長獨語者。則屏身於他所。弟子分當侍立。或當遵命而坐。然須敬畏如此。○曲禮曰。侍於君子。不傾望而對。非禮也。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振杖履。視日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屏而待。右條義本此。
隨行 侍尊長行。必居其後。不可相遠。恐有所問。如
問已及。則稍進於左右。以便應對。目之瞻視。必隨

尊長所向有所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携手而

行則以兩手捧而就之遇人於塗一揖卽別不得

舍尊長而與之言疾行先長固爲不義然過於舒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又曰長者與

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內則曰子事父母出

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曲禮曰從

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右條義本此

邂逅凡遇尊長於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

退則揖別而行如尊長乘車馬則趨避之或名分

相懸不必爲己下車馬者則拱立道旁以俟其過

○少儀曰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曲禮曰遺先

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不與之言則趨而

齊家寶要

退右條

義本此

執役凡尊長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卽當趨就其

傍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正席拂塵如侍射與

投壺則爲之拾矢授矢如盥洗則爲之捧盤持悅

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如此之類不可盡舉

俱當正容專志毋使怠慢差錯勞者宜逸卑者宜

卑幼任之弟子之職當如是也若恥於爲役則必

無長進矣○曲禮曰請席何向請誰何趾少儀曰

侍射則約矢侍壺則擁矢內則曰子事父母少者

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

之弟子職曰右手執燭

左手正衽右條義本此

已上人事父兄出事師長通行之禮

受業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

肅揖而退其所受業或未通曉當先叩之年長不

可遽瀆問於師如欲請問當整衣歛容離席前告

曰某於某事未明某書未通敢請先生有荅卽宜

傾耳聽受荅畢復原位夫受業時不以智愚爲後

以禮也今世師或於弟子之聰慧者令其先長者

而進是教以傲而導之驕也可乎哉○弟子職曰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曲禮曰侍坐於先

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右條義本此

朔望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板或以木始擊咸

齊家寶要

卷上童子禮

起盥漱櫛總衣冠再擊升堂師長率弟子詣

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

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

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

環列再揖退各就案致辭謂致問安謝教之辭雖

散去庶使童幼知尊師之節

而亦以飲其放逸之志云

晨昏常日清晨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

師長出肅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

會揖亦如朝時其會講會食會茶擊板如前此二

書堂中少長通行之禮然必自童子先之使其諸習禮度驕慢不生

居處 端身正坐書籍筆硯等物皆令頓放有常其

當讀之書當用之物隨時從容取出不得信手翻

亂讀用已畢復置原所毋使參錯其借人書物皆

當置簿登記及時取還毋致遺失

接見 凡先生有賓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俟先生與

客為禮畢然後向上肅揖客退仍肅揖送之先生

與客命無出門即各入位凝立俟先生返命坐則

坐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俟與先生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三

為禮乃敢作揖退亦不得遠送非其類者勿與親

狎 賓客過先生者即先生之輩故必致敬如此

讀書 整容定志看字斷句慢讀務要字字分曉毋

得目視他處手弄他物仍須細記遍數熟讀如遍

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其遍數未足雖已成

誦必滿遍數方止猶必逐日帶溫及逐句逐月通

理以求永久不忘 讀書不在多但能下精熟工夫

勉強記誦以自露其能而為之師者又假此為功

以取悅其父兄遂不計生熟而慢令加誦旋即遺

忘積習既成齒養無益所宜深戒也

寫字 凡寫字未問工拙切要專心把筆務求字畫

嚴整毋得輕易怠惰致有潦草欹斜并差落塗註

之病研墨放筆毋使有聲及灑汗於外其戲書硯

面及几案上最為不雅切宜戒之 程子曰某作字

字好只此是學

以上書堂肄業之禮

諸儒規訓 陽明先生訓蒙大意○古之教者教人以

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

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

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

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未俗庸鄙之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三

見鳥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夫抵童子之簡樂

嬉戲而抑拘檢如草木之始萌其舒暢之則條達

摧撓之則衰疾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

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雨露草木

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

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

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

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

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溫其血脈拜起屈伸而

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

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

設詐飭範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

陽明先生教約。每日清晨。諸生恭揖畢。學師以次

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宜。得無虧缺。未能實踐。未

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

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徒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

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學師復隨

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

氣和平矣。毋學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

皆就席。敘容肅。每五日。則總四班。通歌之。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

而惰。毋沮而作。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

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

子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

皆就席。敘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數。每十日。則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三

總四班。通習之。○按禮。卽冠昏喪祭之禮。喪禮止

須講明。其冠昏祭三禮。先爲講演。習熟。以次爲其

大者。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

者。止可受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

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誦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

誦心維。字字句句。細釋反復。抑揚其音。節寬虛其

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講書次習禮。或作課。做

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

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

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

簡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
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曾爲
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嘗
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
灑。婦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
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
私意。義理都喪也。則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
長。
楊文公大年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
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古今。必
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
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
道理。久之成熱。德性若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
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
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
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三
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
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
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
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
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粗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
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
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
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
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
其卑下。宜皆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
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
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
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
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懃字說
或問懃字之義。云何。曰。懃字從堇。從力。從心。
生在懃。懃則不匿。人之不至。匿乏者。每自懃。勞中
得之。爲上。而懃則博學多聞。義理充積。學不匿也。

懶字說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西

可惜說延平張憲武曰子嘗於閭閻間見諸後生
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
當此妙齡自荒於嬉棄而不學重可惜也亦聞昌
黎先生有此日足可惜之篇因爲十可惜之說以
告之古人貧不自給有帶經而鋤者有負薪拾棗
而讀書者今之人飽食暖衣自暇自逸一可惜也
古人不遠千里負笈從師今人有賢父兄教之而
不從武里巷有賢師友不知親近二可惜也古人
手自抄寫夜以繼日常苦無師今人有現成印本
藏之萬卷堆案盈几不知誦讀三可惜也古人三
年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皆畢自少惟以讀書爲能
今當少壯有書不讀日月逝矣四可惜也古人聚
螢映雪讀書今人當簡編可卷舒之時有燈火之
可親而遊談無忌博奕是娛五可惜也人之生有
不見日月者有不聞雷霆者今後生耳聰目明又
各稟智慧之質不知讀書則趨向之不知禮義之
不講殆將與聾者瞽者等六可惜也人有身則有

丁有丁則有役今後生或有賢父兄代其勞武承
闕闕之舊無丁役之籍而有書不讀將與閭閻武
畝之人等七可惜也人患無家世之舊不聞詩禮
之言故武爲農閻武爲工商今人生於儒家少襲
箕裘之緒而有書不讀使父祖之業至此而墜八
可惜也人患裁修無所今上庠有鄉校可以從
師然魏冠博帶務悅紛華名曰士人其實一經不
通一詞莫措有玷於先聖先師九可惜也人有君
臣父子之大倫忠孝仁義之大節今後生不學習
非勝是則大倫大節俱掃地矣楊雄曰人而不學
獸何十可惜也

五戒

戒一曰戒遊情者與遊何補於吾輩者與遊必有所圖詢我先疇窺我先慮祖父艱勤廣澤有
 腴胡爲不念浮蕩與俱資產罄竭交遊絕疎後國
 不窺卓哉仲舒以此思之不如讀書○二曰戒博
 騁縱不檢博奕爲娛日勝日貪忘寢與脯飯而
 服用大而田廬呼盧不已委棄須臾欲觀其效請

齊家實要

卷上 童子禮

作實

驗者聞取者紛紛成者誰歟市廛之徒咸以賊呼以此思之不如讀書○三日戒飲尊爵粗豆真禮所須祭祀賓客制度不踰若非典禮是謂汙于尊爵粗豆真獻臣勸蒞彝酒惟辜銜杯漱膠肱或當墮聖有明訓羣飲必誅以此思之不如讀書○四曰戒鬪尊爵粗豆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好勇鬪狠狗彘與俱受之父母身體髮膚一朝之忿忘親喪軀學有規矩國有刑誅束手有司憐之晚乎血氣方剛戒之在初以此思之不如讀書○五日戒逸尊爵粗豆真士農工商庶民與居農勤於耕功勤於塗工勤繩墨士勤典謨惰業而嬉流爲下愚損者三樂佚遊之徒飽食煖衣禽獸一如日月逝矣誰之過歟以此思之不如讀書

四箴

窾節飲食。一飲食間有慾與理彼不節者用
 於慾耳。惟其不節適以害己。節之何如。適可而
 止。無以養小害其大。體飲食之人人。人賤之矣。聖賢
 垂訓欽哉。小子。○謹言語。人之出言不可不
 謹。聖訓在前。足爲標準。言欲其訥。行欲其敏。惟行

之難言得無誦三寸之舌其利如刀一言而利非奇禍所隱語云木訥於仁為近○忍青慈嚴人之為人以有道心道心惟微衆欲交侵苟不勇充臨於荒淫人道斯滅乃獸乃禽防微何不顯亦臨戰兢自持履薄臨深嗚呼小子永佩是箴○戒氣性滋血氣之怒君子戒焉由小不忍復戾召愆如六方星非使之然如泉將達則塞其源亡身及親若參於前難處先克終日乾乾犯而不較斯為大賢

莆田洪氏論社師并父兄條訓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師生賓主之間可無一體之情乎世之教者多以貨賄為心遂失教養子弟之意例植其標本差繆其蹊逕是雖勤勤於課程之細切切於拘檢之末名曰愛之實乃譽之名曰愛之實乃害之縱能取悅於鄉人天地鬼神寧無冥計於其間哉昔許文正公幼時問其師欲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文正曰如斯而已乎師因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吾不能為之師固辭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三

而去嘗謂文正固為豪傑士而此師識見亦非凡下者何也謂其能與人為善也後世人心豈去右遠甚特其功利之習俗之於入學之初故難聰明特達者不免少無脚眼之病其答果安在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知此者其任不亦重乎不知者其罪不亦重乎右論師長

童稚之性本無不善顧所養何如耳養之道父兄為切師友次之誠於家庭之間日有躬行薰陶之益早晚叮嚀告誡一推師長之言是聽則子弟自無過舉而師道亦尊嚴矣若見子弟之不義聖賢之書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志存天理則固聖賢之徒矣所謂人皆可為堯舜者此也今人言及堯舜之可學則皆嗤為迂談其於暴棄而不自知至於富貴利達之不可求者則日夜勞心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試以不善之人

而謂之以不善則必怒而不受矣此見天理之在人心不能一息而忘者但其蔽於氣質物欲之私而不能以自反耳此後子弟以經訓為迂談者則是塾師教訓未明之所致而父兄亦以為不切事見矣右論父兄

陽明先生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諫之友來此講學

相勸遇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賢者淫蕩之事誘以貪財賈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陳幾亭集

惠崇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識未定記性偏清一善言人耳終身不忘一邪言人耳

齊家寶要

卷上 童子禮

三

亦時時動念先入為主年少其尤是以長願親朋惠我子弟勿述市井之事尤戒嫖賭之談或稱賢聖高談或陳古今治績勿無如孝弟忠信沉不遇山水圖書儘遇事情兼備法戒則請詳於所是畧於所非或飾其委而弗周或微其辭而弗露使夫成人會意小子忘情既有益於人亦自養厥德子弟避惡客故者無失其為故聖人之厚道吾輩親朋誠有難謝者但其開口淫穢或沈湎市井何可令幼穉見聞與其得先入之言而復洗濯之不如無人之為愈也凡遇此惡客在座子弟自十五六以下權詞令之迴避

勿竟客言聽人言語務令暢達勿遇以己見勿撓以他端惟談及市井淫嫖者則宜引古人嘉言或舉目前正事以阻絕之勿令得竟其說庶幾養童蒙於至正匡客過於未終益倉猝之間子弟不及避偶行此權以當塞達之道

義學約歸德大宗伯沈

蒙養極大事亦最難事蓋終身事業此為根本而混沌初開非可以一夕取效者乃世俗不知反輕視之不但教學先生自處太輕即主家禮儀亦甚疎簡謂不過訓蒙而已庸詎知所繫之重而用功之難與講授大學者反倍蓰之哉今將小學儀節畧序於後

齊家寶要

卷上義學約

一學生入學做效古禮以鮮菜四色或果盒或酒肉為替見禮初進門一揖執贊畢再揖請拜先生受兩拜答兩拜拜畢先生升座新舊學生分班兩拜舊者居左新者居右總兩拜拜畢授書授書畢先生訓之曰古人讀書不是要中舉中進士求富貴頂當門戶要多讀書曉道理通達時務成就好人功立業所以初學時就教他走這條門路教以學詩書學禮樂射御書數這都是修身養性日用緊要的事不是如今但學作科舉文字而已前代勸學文有說富家不用買良田等語都是下等的俗話切不可聽爾從今便要知這門路立定志氣如射箭的一般發得正射去的箭自然不歪自然中的其年極幼小未省人事者姑不必為此言諸生到齊排班與先生作揖仍分班對揖其早晚放學亦然散班照長幼次序出門務行走端莊遇親長躬身施禮到家與父母兄長作揖授書畢正字正字畢講小學一條講畢將所授書分三節須早間讀會一節纔放早飯寫做臨法帖千字文一幅寫做調平不對句或破題破承作文者間一日作一篇

齊家寶要

卷上義學約

一講書先說大意這章書是為甚麼說次訓字次逐句俗講次收繳次分段落中間有關緊德行倫理者便說與學生知道要這等行纔是好人有關係修政理事治民安邦忠君愛國者便說道你他日作官亦要如此將放晚學須把當日所授書俱草草背過次日早方可熟背每日寫疑難字或文藻字二箇在水牌上懸之壁間與諸生看仍訓解大意各令牢記待次日背書講小學後一同背講有不應對者責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木之就規矩等篇短者一首長者四句背書中蔡上令各生先自抄過臨放學時先生先高聲唱云二月賣新絲諸生俱齊聲相和如此三遍方纔放學待次日放晚學時背講古人故事雖足為後人法然亦有不可為訓者如蘇秦刺股毀傷其父母遺體何貴勤學第巨理兒忍絕宗祀以養親一時之口體何足言孝陳康則已事二君矣何又言忠諸如此類臨講論時亦須與分別好歹使知趨向勿一槩以為美談也一每早輪一人掃地自下而上年長者免一筆祝書訓務要安頓整齊不許雜亂款紆一朔望日考試分等第行賞罰一學生勤學者有進益者守學規者給免帖一紙遇該責時姑免一次一勤學守規矩有進益者紀錄在簿為功勞一分積至十分關白東家給紙筆稿賞一次一先生生日及冬至元旦拜師如初上學之儀但不執贊有行節禮者隨意一義學束修東家總備分四次送每季仲月十五日送一次其諸學生家不必又具私禮若節間酒果之儀或有或無各隨其便一每歲臘月望日義學主人集四門義學諸生考試一題分等第行賞罰以示激勵隨即具金酒以勞先生

一義學諸生有進學充附者學東備禮奉謝有改從他師然後入學者如在一年內舊師之功亦不可不民義學主人仍量舉謝禮

一子弟讀書有成有廢乃關係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為師者成就得一箇好人便印是許多大陰功若就誤人家子弟亦大傷天理與僧常虧欠者不同惟幸加意○以上所述特其大畧其餘在各學先生隨宜裁定茲不能盡亦不敢僭也

師範

此數公以見為教之大凡云姑列

陽亢宗先生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省觀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

范文正公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遺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文正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謂之見有先

齊家寶要

卷二 師範

三

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通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以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間者多其所教也

徐節孝先生

訓學者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

胡安定先生

諱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辭經至有要義慷慨為諸生言

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氣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許文正公

許衡為祭酒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接見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耳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說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有疑有疑却看至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為教者

齊家寶要

卷上 師範

三

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然就中節且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不止相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人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藥而防範之日漸月浸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為是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及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窮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可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

家誠

則古來訓子甚多姑列此數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何以

為汝夫飛鳥以山為巢而居巢其巔魚鼈以淵為穴而居穴其中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果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解怠孝泉於妻室此四

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諺曰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

馬伏波援兄子嚴教並喜議議而通經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

齊家寶要 卷上 家誠
主

有缺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

漢昭烈帝將終教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

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夫學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夫學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顏之推家訓曰人生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稼穡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多見

士夫賦詩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孔筆則說

記姓名醉飽無事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為足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然

張口如坐雲霧公私譏習談古賦詩塞默低頭大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

一生愧辱哉○又齊朝有一士夫嘗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頃曉書疏教其解鮮卑語及彈琵琶猶

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噫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聖賢相亦不願子

孫為之○又讀書不能大成就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兄弟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

庇廕當自求諸身耳○又梁朝全盛一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無不嫻衣冠而傳粉飾朱紫長簪車

齊家寶要 卷上 家誠
主

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議則假手賦詩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時之親當路乘衡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求諸身而無所

若篇木泊若窮流誠為材也 有學術者觸地而安

可不自勉哉○又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莫如讀書世人不問賢愚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

餒欲暖而惰裁衣也○又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其試用

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

之勞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柳仲郢唐柳公綽之子嘗其子孫曰夫門第高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門

高則易驕族盛則人嫉實懿懿行人未必信機我微類十手爭指摘矣余家以禮法稱於士林孝慈

友弟忠信篤敬乃食之醢贊可一日無哉

柳玘柳仲郢之子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

逸庸非滄泊荷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備術
不悅古道惜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顧身既集
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依己者悅之唯樂
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族之聞人之惡揚之浸
漬頌之鮮銘刻義若諸徒在斯養何殊其四崇好
優遊就嗜趨榮以御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
之易荒寃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嘔近權要一資
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憤鮮有存者余見洛門右
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難不由子孫
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
如燎毛言之痛

范魯公

名質為宰相從子果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
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
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兢兢造次必於是
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問諸格高學而優則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
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鴉宜鑑

齊家寶要

卷上 家誠

書

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
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入達千載讀青史戒爾勿
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
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
苟不慎樞機笑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
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忿客易生風波
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
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
疾趨難與成施舉世重遊俠俗呼為義氣為人
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關
里雖得市井機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道逢
堯舜理位重才不充威威懷憂長深淵與腹水
之惟恐墜兩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飲水
縮手避名勢勢位難久居卑卑竟何足恃物盛則
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壓走多顛顛灼灼
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潤畔松鬱鬱含曉翠賦
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驟進徒為耳

康節先生

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
非聖而何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
何是知善也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不教而善
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
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
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
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奸
利飾非貪淫樂禍嫉良善如響隙犯刑憲如飲食
小則隕身滅姓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
則吾不信也傳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
善亦惟日不足故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胡文定公

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
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為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
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
哉治心治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
實做工夫其可忽乎○按明道程伯子也朱子稱

齊家寶要

卷上 家誠

書

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公也朱子稱
其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至其謂法律古者
以三尺竹簡書之操縱謂本法意原人情而適寬
嚴之宜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偏不
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修身
必以是為切要古之聖賢如禹之菲飲食湯之不
適聲色皆從此
王遂初四明人名厚蟬陸二子曰承家不在名位
欺讀書富貴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或同流合汙
以為通爾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
吾所深惡非所
望於汝輩也
羅一峯戒子弟書曰為人祖宗父母者誰不願有奸
與山狀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

方足以真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京之賦陽修如南渡之文天祥輩是已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宗父母之願哉

許台仲

守欲正器局欲大然須從幼養成溫恭端默氣象處衆恒以退讓下人絕口勿矜門閥勿街行能毋得優劣鄉人毋得臧否時政毋得評品士大夫文行言偶及之稱善不稱惡吾常羨慕漢俗耻言人過何等長厚真三代之風百世之訓也○士

幼而積學業以堯舜君民爲志壯而入仕固當不論崇卑一以廉恕忠勤報國安民爲職持此黜貴何愧如武貪酷阿縱負國辱家貴顯祗重罪愆合宗告祠訓誥勿齒於族○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入節用徇大義當芥視千金之產○諺有之曰富貴伯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

齊家寶要

卷上 家誡

美

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爾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喜筵慶賞通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絕勝鄉邦光映門戶蓋是謂已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急懼思何暇誇侈其飲抑差緩敗傾又若約而爲泰時屈舉廢則旦夕覆亡之道也

李文節公

名廷機晉江人官大學士家訓曰余平生

用省約亦以省中饋一食之勞耳午用葷一二味晚用酒六七杯酒但沽而不釀留客不請客客至以常飯待之晨不羹午不酒不爲客變遷也余久行此客無怪焉余亦不怕後至子孫守而不失但日無改於父之道可也作人不要自足作家須要知足子孫自觀家運勿謂清澹之後必貧勿謂清澹之後必興但兒曹眼前衣食僅給而止子則付之子孫則付之孫蓋不必管亦不能管如看得破

則貪得無厭之念息矣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於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於貧乏不免稱貸求借於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問有力能自守不義時套待親友情真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寧令人怪毋令人笑家有一簪一珥一羅一綳盡化爲田勿謂好華麗而留之凡處家惟米爲急有田則錢糧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愧雖有分外事吾不爲慮矣

齊家寶要

卷上 家誡

美

家規

武林何公士明著公嘉隆間錢

孝親敬長之規

唐人所稱孝子何倫是也一

相之親戚鄰里重之凡有父母兄長在前者不可
不及時勉勵○一今之人以能養為孝者何蓋緣
不顧父母而私妻子倒行逆施者衆彼善於此故
與之耳殊不知孝之道豈養之一事所能盡哉要
有深愛婉容而承順順志尊敬謹畏而惟命是從
稍有所須欺慢違忤或傷教敗禮取辱貽憂雖日
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藍田呂氏曰孝莫大乎
順親司馬公曰吾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
矣其事君亦然○一人家子弟有父母兄長慈愛
又得教以詩書授以生業而能顯親揚名以盡孝
敬之道者乃常分耳烏足言要在困苦艱難流離
顛沛之際竭力盡心周全委曲消患再變特立獨
行者乃為孝敬

齊家寶要

卷上家規

天

隆師親友之規

一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

教子又不可以家事置之而不從師務要益加勉
勵則所聞者老舜周孔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
行漸摩既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若為利
欲所使違棄師友則與不善人處所聞所見無非
欺誑詐偽汗漫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亦不
自知也言之痛切各宜自省○一君子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
始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劣與夫柔佞不情拍
肩執袂相誘為非者慎勿與之交接○一學問之
功與賢於己者處常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與不如
己者處常自以為有餘則日損故取

待人接物之規

一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

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
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

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然整規則為卑幼者修飾畏
懼之不暇就得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
忌憚矣待君子之敬始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
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於心稍薄則為慢矣待小
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疎包容退讓寧受虧一分
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
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
不至中傷而不止耳此乃一生所珍之良方以為
後人應世之藥石○一凡客至家長或宗子出迎
若係宗族姻黨之尊者子弟俱出列班肅揖如出
外遠回久不相見者則拜或留飯家長宗子奉陪
如係子弟中之舊師友新姻眷止是此子弟同陪
其餘不必見也留飯之意既得盡話又得盡歡且
能盡敬兄路遠者不使受候而還饌貴快便精潔
不肖多品庶親近教益常可
往來若一豐厚後來難繼也

鞠育教養之規

一古有胎教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

齊家寶要

卷上家規

天

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道也今
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預與之言○一凡產子
須是為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用
乳母者僱直服食稍不如願反令其子寒暖失時
饑飽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
且乳母中端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不議○
一子女初生三朝滿月慎勿置酒張筵多害生命
惟齋沐更衣具酒果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
送養之禮糜費無益樂宜謝絕○一古禮名子不
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亦不可與古
先聖賢同名但只名以理學之字使公家僕同
思義可也○外有數則大意與溫公家儀同
讀書寫字之規一欲知子弟讀書之成否不必觀其
與不敬則一生之事業榮可觀其才華先要觀其敬
漸漸收斂一惟教之是從親言之是聽敬重經
書愛惜紙筆潔淨几案整肅身心開卷如親對聖
賢然請精思沉潛玩索將書中義理反來就自家

齊家寶要

卷上 家規

早

身上體認。眠存夢寐。念念不忘。如嬰兒之戀慈母。遇緊要辭語。留意佩服。即思此一句。可以用在某處。我當謹守力行。此一句正中我之病根。我當即爲振去。不使蔓延滋長。如此爲學。雖愚必明。縱不能盡忠於朝廷。亦可以盡孝於父母。縱不能建功業於天下。亦可以自善乎一身。若乃不莊不敬。齒牙忽略。未學先能。未講先厭。或講讀之際。目視他所。手弄他物。心想他事。於書讀其前。則汗其後。讀其後。則毀其前。或自恃聰明。不肯用力。或專務外馳。不肯內究。如此爲學。白首無成。雖成必敗。居官則壞國家之事。處己則無保身之謀。所以古之聖賢。教人先在灑掃應對。時著力。引誘提撕。倦倦以持。徵爲本。一讀書以百過爲度。務要反復熟讀。方使味出。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融會貫通。然後爲得。如未精熟。再加百過可也。仍要時時溫習。若功夫未到。先自背誦。含糊強記。終是認字不真。見理不透。徒散精神。無益學問。一學問之功。全在講貫。而講書之要。必須講後自己細看。著意研窮。潛思默究。逐句抽經。逐章理會。方纔得其旨趣。略有疑處。卽爲質問。不可草草揭過。俟一本通貫後。仍聽先生摘其難者。而挑問之。或不能答。卽又思之。思之不通。然後復講。真境一開。如得時雨之化。後來作文。隨意運用。信手發揮。自然成章。再無窒礙。若泛泛而講。泛泛而聽。原不留心。佩記徒費唇舌。不入肺腑。今日講過。明日忘之。此章未達。又講別章。今年未明。復待來歲。雖講至百年。成何益也。一凡寫字。務要莊重。端楷有骨格。有鋒鋷。有稜角。不得潦草。歪斜。微眇。軟弱。古人云。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矣。吾以爲用筆固在心。正又在手。活筆活勢。勢奇妙。如走龍蛇。不則若膠柱鼓瑟。而剔畫不開也。是以小兒初學字時。先要教其執筆。活而不死。如寫小字。止令手指運筆。而手腕不可動也。若小時失教。大來難轉。者。今學草書。應可改抄。書認字真。切勿無魯魚亥豕之弊。既得此。又要不差。此乃日用常行等。

齊家寶要

卷上 家規

早

一急切之務。凡考試之日。荷武字之不佳。塗註。糊。總是錦繡文章。亦不動觀。覽矣。豈可謂字不緊要。而不習也。一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必待天與之方。可得。登人力之所不能爲。苟人力可爲。官將布滿宇內。矣。吾嘗見人家子弟。不讀書。則已。一讀書。就以此功。爲富貴。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事愈虛。此而身破家者。多矣。至於自己性分內。有所當求者。及不能求。惜哉。吾人各要揣己力量。以安義命。不得越理妄求。今後可讀書者。曉曉夜夜。秉燭遊。涵養。以俟乎天。將功名富貴四字。置諸度外。另將孝弟忠信四字。時時存省。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姪。有禮有恩。上下和睦。使強者不敢肆。弱者得以伸。只此就是治道。何必入仕。然後謂之能行。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願管家事。能幫給束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倘或成就。就得一個好人。不惟於合族有光。亦不負父母之心。只此就是孝義。何必要讀書。然後謂之能知。

出處進退之規。一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固有不同。人爲鑑。斯無咎矣。昔伊尹傳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備於版築之間。一垂釣渭濱。一高卧南陽。此四公者。不出賔客寥寥。無聞一出。則立業建功。以安天下。向非天子夢卜。求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事。爲甲。鄙而不爲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凡讀書不達。卽鄙農工商賈之事。而不知。爲所以有濟世之才。而無資生之策者。多矣。如張齊賢。以布衣而條當世之務。葉祖留之以相。太宗。范仲淹。以秀才而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今初學之事。就欲妄事希說。干求。豈二公之儔。理又。侯疏。廣功。成身退。知止。知足。成。萬世之美名。今之。既明。且。耗。以保其身者。幾人。吾人能知此四事。於所行所止之間。審己量時。見幾而作。則庶乎免夫失身之患。

節義勤儉之規

一節義之人乃天地正氣所鍾光祖
仗義而窮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豈可不為
之慮而使之失所耶合族俱當義處資給以成其
美不得輕慢新婦○一勤儉為成家之本男婦各
有所司男子要勤治生為急於農商工賈之間務
執一業精其器其為出以適其宜慎勿侈靡驕奢
用亦宜節其器其為出以適其宜慎勿侈靡驕奢
博奕飲酒等事皆宜節其器其為出以適其宜慎
荒淫而事妻妾者尤宜節其器其為出以適其宜
泉治絲繭之事雖細以供衣服不事浮華惟其雅
潔凡有重務弟兄如分任其勞主婦日主厨屋
料理簡點但有倚婢散漫五穀陳腐作踐暴殄天
物者量加懲戒至晚間鎖門戶貯水使薪逐處照
管仍論各房不計烘焙衣物內外謹嚴俱無怠忽
其上下衣食分給有等男女多者傳遞惟均不得
各分彼此嫌要資難亦從簡便如
此則衣食常盈而先業不墜矣

齊家寶要

卷二 家規

望

飲食服御之規

一飲食服御乃民生日用之不可缺
者近來奢侈無節風俗日漓盜起民
窮多由於此豈草茅之說所能挽回故歷采古先
聖賢之言為此標準吾人當佩服以成恬澹朴雅
之風○一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
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一為人
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
○一唐太宗教太子曰汝知陳橋之難則常須有
斯飯矣○一朱子問曰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
人欲曰飲食者人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一君
子慎言節飲食者養德養身之切務也○一有
道之士雖求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
其外也○一司馬溫公曰吾平生衣取蔽寒食取
充腹亦不敢服脂粉以矯俗干名但願吾性而已
矣又曰吾家待客會數而禮物薄而情厚○一
古人事親有以酒肉養志者有以菽水承歡者均
不失為大孝○一若容待客以草蔬與之同飯
雖為儉以供母客知之也年而稱賢○一范文正

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
好施子晏平仲敝車羸馬而應及三族○一范滂
謀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一汪信民曰人
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能咬菜
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一張文
節公為宰相自奉甚約或議之公笑曰吾今日之
俸雖崇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
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
能常存一旦異於今具家人習者已久不能頓儉
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一柳公綽凡遇饌歲諸子皆蔬食學業未成者
不聽食肉弟兄遇饌歲諸子皆蔬食學業未成者
用綾羅錦綉縫紉歸則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常
命粉若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承夜習學
舍之以資勤苦所以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一
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
昏氣濁婦女以布衣禦寒則堅苦
其志以香熏羅綺則淫蕩其心

齊家寶要

卷上 家規

望

量度權衡之規

一量度權衡乃居家之斗尺等秤皆所以量多少
度長短稱物平施而權輕重者也此
固外物耳其實繫乎人之一心○一惟準用之惟平使貿易輸欵之間兩無虧累即為
天理矣若以私刻存心專圖利己買人之物則用
小等大秤賣物與人則用小斗償還取息於人則以
原以大半量入而以小斗償還取息於人則以
斗放出而以大半收回即此就為人欲殊不知輕
重大小之間所增幾何而所損大矣蓋幽暗之中
鬼神在焉人可欺而心不可欺心可欺而天不可
欺吾人為學欲得理欲而下克己
工夫者先從此處用力最為親切
一撐持門戶之規
一一大丈夫尚欲戮力王室而自家門
蓋人家之興者豈得常興而廢者亦豈常廢與而
不撐持即廢矣廢而能撐持何患不興乎與廢固
由於天而撐持之力實在於人人能知得此意克
勤克儉凡有廢墜一一修舉或遇戶役世務之來

宗子總其大綱支庶同心共濟協力幫扶以保宗祀切勿不可推延畏縮竊議旁觀以致辱亡齒寒矣

保守身家之規

一保守身家之道無他焉第一不可娶也若夫光顧之則在經與書矣
第二不可拖欠包攬謀領侵欺錢糧第四不可賭博宿娼
第三不可拖欠包攬謀領侵欺錢糧第四不可賭博宿娼
及扛幫教唆生事害第六不可交結無賴之徒
花叢遊蕩不務本等生理及縱容尼姑賣娼於內
室往來第七不可做人慢物奸勝誇能逆理亂倫
驕奢淫佚第八不可為貪心所使專行變臉之途
吾人能依得此誠每日戰戰兢兢循規蹈矩而行
則上不玷祖宗辱父母下不累妻子害親鄰明無
人非幽無鬼責一
家安樂為何如哉

家規

宗規

十六條 舊歷開闢浙江按察司杭嚴
兵備副使陽美何公諱士晉著
鄉約當遵 孝順父母 尊長上 和睦鄰里 教訓子孫
道理 凡為忠臣孝子 為聖世良民 皆由
此山無倫賢愚 皆曉得此文義 只是不肯著實遵
行 故自陷於過惡 祖宗在上 豈忍使子孫輩如此
今於宗祠內 做鄉約儀節 每朔日 族長 督率子弟
齊赴廳講 各宜恭
敬體認 共成美俗

祠墓當展

祠乃祖宗神靈所依 慕則祖宗體魄所藏
如見祖宗 一般時而祠祭時而墓祭 皆展視大禮
必加敬謹 凡棟宇有壞 則葺之 罅漏則補之 垣砌
碑石有損 則重整之 蓬棘則剪之 樹木什器 則愛
惜之 或被人侵 盜賣盜葬 則同心合力 復之 患
無忽心 視無逾時 若使親延所費 愈大 此忠孝
如生 生事亡如事存之道 族人所宜首講者

齊家寶要

卷上 宗規

聖

族類當辨

類族辨物 聖賢不廢世以門第相高 間有
外邑移居 本村或同姓 子為嗣 其類匪一 然姓
雖同而祠不同 入墓不同 祭是 非難辨 疑似當提
為之防 蓋神不敵非 類處已處 人之道當如是也

名分當正

非族者 辨之 衆人所易知 易能也 同族者
親近世 風俗澆漓 或押於喪 或阻於阿 不皆非
禮也 至於拜揖 必恭 言語 必遜 坐次 必依 先後 不
論近族 遠族 俱照 叔姪 序列 情實 親洽 心更 相安
名門 故家 之禮 原是 如此 又有 尊卑 母為 嫡 姪安
為妻 者 大乖 綱常 反蒙 詬笑 又女子 已嫁 而歸 寧
居客位 是何 禮教 吉水 羅念 菴先生 宅下 歸寧 之
女 仍依 世次 別設 一席 可法 也 若同族 義男 亦必
有約 束不得 凌犯 疎房 長上有 失族 誼且 寓防 微
杜漸 之意

宗族當睦

書曰以親九族詩曰本支百世睦族聖王
謹通里必下車凡衆人乎觀於萬石君家子孫醇
或以智力抗或以頑強欺凌雖能爭勝一時已皆
自作罪孽况相角相仇循環不輟人厭之天惡之
未有不敗者何苦如此嘗謂睦族之要有三曰尊
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
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前過來老也則扶持保
護中則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族彥賢也賢者乃本宗
之此則親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
周窮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曰恤孤寡曰
則矜之有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效力矣寡
孤獨王政所先况乎同族得於耳聞目擊者乎則
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皆陰德也衣
食窮急生計無聊命運亦平則周之量已量彼可
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
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

齊家實要

卷上 宗規

吳

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
亦積善之一事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
義倉爲義學爲義聚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
豪傑所當爲者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
易世疎離焉窮嘆念茲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
族於吾固有親疎自祖宗之則均是子孫固無
親疎此先賢格言也人能以祖宗
之念爲念自知宗族之當睦矣
譜牒當重 譜牒所載皆宗族之名譜牒子順孫日
每歲清明祭祖時宜各帶所編發字號原本到宗
祠會有一遍祭畢仍各帶回收藏如有冒冒油汪
磨壞字跡者族長同族衆即在祖宗前加懲誠
另擇本房賢能子孫收管登名于簿以便稽查或
有不肖輩竊諸賣宗或磨寫原本購衆覓利致使
以真混真素亂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且得罪
祖宗衆共黜之不許入祠

閨門當肅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聖訓也君子
家道貧富不齊如值耕桑操井臼之類勞所不
免而清白家風自在或有不孝寡居則丹心鐵石
白首冰霜如古史所載貞烈婦女朝雖後先相傳
不朽皆風化之助亦以三從四德婦訓以開養之
者索也若何財安娶門閨不稱家教無聞又或賦
性不良口習如忌諱長舌誹謗不化爲家之
索罪生其夫若本婦妾其夫誹謗不化爲家之
如之何者祠中排本夫告詞誹謗的確當祖宗前
合衆給以除名帖或屏之外氏之家亦少有所警
矣要之教婦在初來擇婦必世德語曰逆家子不
娶亂家子不娶顏氏家訓曰娶婦必欲不若吾家
者蓋言娶貧女有益非謂選就族類娶卑鄙之女
以貽禍也至于近時惡俗人家婦女有相聚二三
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販野獸千里外望
南潮走東岱祈禱者有朝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
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縱容女婦往來搬弄是非
者開家之道一切
嚴禁庶無他患

齊家實要

卷上 宗規

吳

蒙養當豫 閨門之內古人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父
子成材今俗教子弟者何如上文者教之作文取科
第功名止矣功名之上道德未教也次者教之雜
字米戔以便商賈書計下者教之狀詞活套以爲
他日刁猾之地是雖教之實害之矣族中各父兄
須知子弟之當教又須知教法之當正又須知養
正之當豫七歲使人鄉塾學字書書隨其資質漸
長有知識便擇端緒德師友將正經書史嚴加訓迪
務使變化氣質胸襟德性他日若做秀才做官固
能爲良士爲廉吏就是爲農爲
工爲商亦不失爲醇謹君子
鄉里當厚 鄉里者族之親里者族之隣遠則情義相闕
良緣况童蒙時武多同誼武共遊嬉此路人也
凡凡事皆當從通有無恤患難不論曾否相與

職業當勤

家寶要

役當供

公當上

言官上
關又舉

武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事情私下處不得沒奈何聞官只宜從直告訴官府善察情更易明白

不盡之
敗度儉

齊家寶要

以之倡責有

守望當嚴

邪巫當禁

感于邪巫也尤甚于男子且風俗日偷僧道之外
又有青婆黃婆尼姑禿頭小婦女相女執等類

門戶人不知禁以致哄誘費財甚有犯盜盜者
為害不小各夫男須皆預防察其動靜杜其往來
以免後悔此是
齊家最要緊事

四禮當行

先王制冠婚喪祭四禮以範後人載在性
理大全及家禮儀節者皆奉國朝頒降者

齊家寶要

卷上 宗規

幸

將女許配作賤骨肉玷辱宗祧則惟竭力于次
家棺柩遠禮京泣棺內不得用金銀玉物弔者止
欲茶途遠待以素飯不設酒筵服未除不嫁娶不
聽樂不與宴賀衰經不入公門羞必擇地避五患
不得泥風水遺禍至有終身不娶累世不葬不得
盜塋不得侵祖塋不得水塋尤不得火化祀律重
祭則聚精神致孝享內外一心長幼整肅具物
惟稱家有無不得為非禮之禮此皆孝子慈孫所
當盡

宗講約

彭澤王

期會款式

每月兩會武朔望或初二十六先時約幹
層宗人照班輩序齒分坐案上各置所講書另設
講讀之席於前負前楹向中堂定二人為約講約
讀擇少年音聲響亮或新進秀才充之

講讀之席於前負前楹向中堂定二人為約講約
讀擇少年音聲響亮或新進秀才充之
雲板命一人司之為約警所講書如易家人詩國
風大約修身齊家孝經小學并將聖諭六解國
家律法及孝順事實太上感應篇善惡果報之類
每會講幾條蓋導之以經書典故使知各當如此
惕之以法條報應使之不得不如此庶幾知所趨
避不為醉
夢中人

講約規條

一每會清茶多備茶點一行飯一食並不
各端坐專精靜聽縱有疑欲問并已有發明欲
吐止須先時記存俟其講畢然後問然後發揮也

齊家寶要

卷上 宗講約

幸

若有任意走動及私語擾越馴說之類宗長命擊
雲板一聲便當肅然禁步杜口如一人一會兩犯
宗長命擊雲板三聲撤其席押之拜廟拜宗長謝
再又家人起於列女貞古今女誡母儀傳道備焉
并講之在會者熟記歸而述於母妻亦為不
約之約講畢有數事詢問處置分載於後

周咨族眾

外難處之人即對眾請教眾隨所見與細
心商確凡可解免其患難裨益其身心者無不具
告乃見家人一體之意此會不為空談又問族中

某人有一善行即對眾稱揚兼書之紀善簿以共
相效法又聞某人有一惡過亦委曲開諭令彼省悟
改圖不可而斥其非使無所容庶幾恩不掩義若
有顯過為鄉里共知眾便教正無徒避嫌姑息以
長其惡

議察正供

一問族中錢糧各戶當依限輸納不可任
意拖欠至累當排年者尤代此較若藉口

里排糾收則令其自納止以官單付里排應比若
數目不明互相爭執族長今本房公直者一人就
宗約所算明押之速完務令本家錢糧輸納在各
里之先不煩催科庶國為良民家為君子矣倘充
里排者徵收錢糧不即完官或花酒浪費或營運
做家致縣中開欠戶解此較久之則無意完官妄
希圖故深為門戶之羞萬一有此於約所詢得其
狀即具呈首告等一時他欠數少猶可措辦若前
年包長費川窮年債歲終必難完其為身家之禍
不小名雖首弊實免後災事有反而相成未必非
一端也

平情息訟

一問族中有無內外詞訟除本家兄弟叔
姪之爭宗長令各房長於約所會議處分
不致成訟外倘本族於外姓有爭除事情重大付
之公斷若止戶皆田上言氣小忿則宗長便詢所
訟之家與本族某人為親某人為友就令其代為
講息屈在本族押之賠禮屈在外姓須委曲調
停稟官認罪求和雖是稍屈但留此開錢做人家
趁此好光陰讀書窮理不為客氣所分亦是自家
討便宜處即不敢謂人望方之廣或可下鄉人
之怒而省公祖父母之案贖矣○昔東漢曰凡
祖宗有發福子孫必以陰陽啓之陰陽之至莫如
不報無道今肩肩與族人理是非而不思祖宗不
報無道之罪必使百年之積憾
消盡無餘而後已亦大悖也

齊家實要

卷上 宗講約

聖

矜恤孤苦

一問族中鰥寡疾苦以相憫恤尚書解文
王惠鮮鰥寡鮮字最妙謂鰥寡之人垂首
喪氣齊與周給之使之有生意夫國於鰥寡尚爾
其生意况同宗一氣相屬者乎今人酒肉饋遺
施於外親近鄰家溫能還報之人即往來不厭其
煩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既喪喪生門前草
長或鳩杖而倚門問或雞骨而支牀寒風苦雨
舉目蕭條長日窮年無人依係縱同門共巷尚且
置若罔聞何况住居相隔平偶經道過門亦必伴
為不知更無特地相問者惟俟其死一假哭弔拜

之日予為族誼也族誼固如是乎今於講後詢問
應卹之家派各房先後每人領問一次多寡隨分
卹尋常飲食果實之類亦可見意有病或為求醫
贖藥蓋患不期眾寡期於當厄一體血脈相貫庶
幾不為痿痺之民○第音子牀簣也○愚謂雖無
宗講之會凡遇宗族親友有若此者皆當三復此
篇思圖周濟

禁戢閒談

一宗約講讀古人經書商確族中事體了
萬不可言及他事說鬼說夢總屬荒唐言人富貴
便是美人富貴言人貧賤便是笑人貧賤惟是一
片俗心腸方有此閒言謔語若論飲食之美惡評女
色之妍媸尤為市井下流即如援引邸報談及朝
政或邊境警息或籍紳差除古人云一日看除目
三年損道心又云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
有憂國之言使有憂國之言而言之已為田位若
無憂國之心而言之便為誑上俱當絕口不談若
言及官府之得失人家之長短開門之隱微便是
殺身之道各宜痛戒倘有一犯眾共斥之後不許
會與

齊家實要

卷上 宗講約

聖

經 115-673

文雅社約

郡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焉夫子習禮之處而記
稱雙相之圃也歷數千載故址宛然厥維勝域昔
輩適會林下結社於茲期挽世風稍還古昔遂以
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歸德沈鯉仲化甫書

書

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
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

齊家實要

卷上

文雅社約

美

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邊其
餘請帖禮帖及通問書制止用兩幅白簡裏外俱
不用紅箋如禮物作數開載不盡分上下二層敘
事不盡則量加幅數適用而止謝禮仍用單帖不
必求稱如連名送禮亦止回一帖傳覽有稱謂不
同另加一帖○人有自外致書者既以書答謝又
另有謝帖甚屬無爲曾記數年前寄書行禮者只
書後貼紅紙一方開具禮物何其簡便宜以爲法
○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且文勝則真意
衰矣毋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今
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酬愛或教訓並啓知六七
字連帖用單只寫一連字俱不用文章語○護封
起自公文原爲關防秘密隆慶初年結紳通問用
者猶少後始蔓延鄉俗一乘用之甚屬無謂今擬
請拜等帖止用書夾投送封裝可
省有啓事者用封袋不用護封
宴會設席過豐則多戕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財多
祈福分戕害醉飽之後見主人舉筋不得下

齊家實要

卷上

文雅社約

美

舉者蓋反爲多設所苦累珍天物亦甚可惜吾鄉
嘉靖年間其啓請客者每卓止設殺四大盤四人
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即散簡樸
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敢發簡而客來赴席者
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豆失歡好
爲賓筵蓋者乎又何言多費也○憲約燕賓四豆
猶是古禮恐未易從今擬折簡請客者用果四色
饌八色湯飯三道若官席遠客量加品數其看花
大席人物餅餠五牲之類俱不用赴席除開訪留
坐者自不拘時候早晚大席宜午後上座薄暮而
散邀帖後止速二次如遇該行酒之時客有未到
者即虛坐行酒不必久候蓋早至早散不惟我無
肉禮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此知其不常殺牲也左氏曰肉食者
謀之肉食者無墨食肉之祿水皆與焉此知其不
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以充粗實儘足用
又何必更宰雞鴨求備物哉昔人云食者甚美死
者甚苦君子有敬客之心不可無愛物之心也○
主人安座過慶賀大禮則逐位行酒尋常宴會客
雖多但舉杯總提乃遍歷客席各一安座至席前
再總提而已○合席請客主雖多其舉杯行酒只
屬之長者一人餘惟隨班行禮蓋長在則禮宜然
也若長者既已安座衆主又人安一週似屬煩瑣
且不見長之義於禮宜省衆客酬主人亦然○
舉酒有當行拜禮者則拜其跪禮於古無考宜革
○客有後到者衆賓敘長幼一揖相于者另一揖
不必讓轉告坐亦然○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
揖而已○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
娼優入宅舍敗壞風俗引誘子弟可忌不止一端
俱不宜用○宴取成禮酒以合歡主人款客只可
相勸不可相強沉湎淋漓至於生禍悔且無及何
歎之有賓之初筵所宜三復○倘賓從人惟婚
姻大事及自遠而至者宜特設酒飯不必設散
稱呼宜止用本色如古人上宰相書則止稱相公開
上翰林書解內翰執事蓋不欲相其無也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美

稱某兄某丈

揖讓主人迎賓三揖升堂此所謂揖不過舉手或身
還臨車馬還位與揖入門又望空一揖或賓主相
約迎客者客至一射及階及門舉手相讓送客至
大門之外一揖客及車馬主人入門各一揖客乘
車馬主人出門舉手相讓俱不必差人拜上蓋送
客揖車馬於禮所無而每客送及車馬尤為煩
宜輩○四拜所以尊父母師長拜而叩頭行禮只
兩拜有當稱謝者則起身再揖勿伏地連叩○親
朋偶遇止宜敘長幼一揖當致辭辭謝者再揖不
必讓轉蓋長幼有定賓主有禮而久讓不決似為
虛文宜省之客有先施而主人及門答拜者雖往
來常禮若不保慶乎大事但尋常相訪者亦自可
省○禮父黨無客今考諸王朝見儀氏伯叔見天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美

子行君臣禮畢即向便處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
受天子四拜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
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
東西向再拜不答兄弟交拜不受凡兄弟不論賓
主兄弟東弟西凡兄送弟伯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
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有揖讓迎送如賓客
者殊為疎薄相外之風宜改之○古人於父執至
嚴有坐受八拜者嘉靖年間子親見新進朋友尚
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齊長或與服勞役
之事不以為誚今俗其有是否耶願此議在論語
鄉黨篇何如也似不能言者兩語內可佩之終
身有餘矣今與諸公約凡在本族尊輩前雖士宦
不得據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客執
必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
為其近於父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吾敬吾父兄
成吾孝弟亦何訓之有○讓自美德忍微大受孟
子三自反終以不校於橫逆有何難處者乃世人
以一不忍率至大事甚至有生平刎頸累世通家
一作睚眦即成讐讐武曌目張臂或稱于此戈武
扶發曖昧揭布通衢或鼓扇扇併力攻擊雖足
逞雄心亦大虧雅道矣吾鄉俗幸無是而前輩
司空先生處益一事尤為可傳先生方致仕居田
間夜忽有羣盜入室掠無所得皆羅伏階下叩頭
請罪曰吾鄉小人不知大君子若此而誤驚犯罪
誠當死備象恩鳥獸散不就縛乎先生曰不然即
不能有所贈何至使公等捫腹乃呼其夫人出自
膝下督婢子治酒飯使各需醉飽叩頭而去連明
曉捕隊及門請罪願期捕獲之先生曰無是也
竟寂無一言觀先生處暴客若此知橫逆之來能
笑而受之有餘矣吾願諸君子之為潘先生○老
氏曰自勝者強考亭註強哉矯章句亦云自勝其
人欲之私夫人欲之私爭忿其一也人若於此處
能強制不勤非有大涵養大力量者不能其出而
任事必且能砥柱中流解紛排難皆平時所養聚
然也彼按劍疾視者何為哉○爭忿最難忍若忍
得過去即便有許多受用不能忍而致禍患所謂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李

一應之不忍而終身慙也苟念及此念心自息○
世俗繁文日益其意日減損有餘補不足深有望
於為古君子○附周海門曰今天下車書一統而
賓主相見禮乃有南北之分南尚右北尚左不知
起自何時朝廷上有文東武西之分似宜以東為
尊然而武官之品級每在文職之上班首官皆以
公侯未可定以東為尊也主人陪賓北向而坐賓
席相序則長席俱左南人皆然而相揖何以不爾
由此而推宜畫從北禮可也三族之親人共知之
而禮所當守一毫不可踰越本族無論已母族稱
舅者即母之兄弟雖疎遠之極亦當侍坐子孫邑
皆然而他處有不然者非也妻族之禮曾見孔叢
子曰妻之父母為外舅姑拜之可知妻之諸父則
以親視之總年以以上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
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今之人能盡知此禮乎
昔陳涉為王妻之父母往焉涉以泉貨待之長揖
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俗亂借號而傲長者不
能久矣不辭而去涉詣滅亡禮之不可忽如此姑

交際

夫之親似在三族之外然姑者父之姊妹也姑之
夫即與伯叔等雖疎遠亦難並行並坐吾嘗見陶
石貧官至祭酒尊矣而見疎遠之姑夫行不並行
坐必侍坐或強之少飲決不肯觀此可以作則矣
嘉靖年間親朋往來之禮銀向不過三分五分
以至於一錢亦有携金酒舉賀者有三五相約共
一盃酒者然猶酒不過一盃金中物不過小菓小
菓三五品客入門與主人一揖即舉觴行酒賓主
酬酢俱不過三兩辭已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
修儀主不復請謝而情意亦自周洽其古雅簡
便也嗣後彌文日盛有因而廢家廢禮者有較量
往來厚薄浸成營怨者有公然為假酒饌明示
相欺者風俗薄惡如斯不返何所終終結姻
及大禮從宜用幣其尋常賀莫自一錢以至五錢
皆為厚禮不可更加其一切飯酒饌食至五錢
○古者以八十為下壽近世常慶七十然廿歲一
舉猶不為侈今人不拘老少每歲生日大張宴樂
此無名之費也程子倍哭之說蓋深譏之老年借

齊家寶要

卷二

文雅社約

空

此以聚樂小集可也○賀祭等禮所重在文用紙
為便鋪錦金字匾額無益通屬可貴○鄉俗二十
年前開具禮單者尚皆以謙為主如酒云魯酒貺
云執鴈是也今則不論美惡率皆飾以佳名故美
者近旁惡者涉欺矣雖細事亦長偽之漸也宜返
而之初○人家稍能度日即不務本業到處人情
三錢五錢時常奉謝其為苦累十倍征權之數
難費之使忽亦何愚也○親朋往來之禮只可視
情義疎密以為隆殺若乃計家道貧富作青白俗
眼量了姓與衰為炎涼世態者則市井交易之遇
而風俗薄惡最明顯者也有道君子必不其然○
禮尚往來雖本人情君子有施亦盡其在我者而
已不必過責望於人近聞鄉俗之人有一桃一李
必求相稱者其為可鄙而自處鄙
惟受人之施力能為報而自處鄙
薄失禮者亦無怪乎人之責之也
冠服黃紫三色惟朝廷得用今人有不知玄紫而誤
用者乃黃亦敢僭豈其不知宜以相戒○國有國
風家有風女飾妖異家風之陋也君子必慎其
微焉○未冠勿遠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老
少異糧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
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於蒙也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
其主也達
閑家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略內故
足觀豈足為子孫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須莊敬
日強禮儀辛度不可以狎近忽之也○世俗有父
子異居者或有不得已之情乃亦有同居異爨者
獨不思吾之身吾父母之身也故與分兩汝析七
箸各食其食各享其有知路入然可乎不可乎假
當食時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音
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素晉而同年父子屬老耄而
互異異本之地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入同其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奎

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為無故也。○鄉俗於禮文病
繁惟夫婦最略或至有無年不相揖拜者。○禮文病
豈知禮在仰處尤不可少。○觀初親迎至合卺於
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禮稱女子
出婦藏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勿與同席而坐。同
器而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年老
矣。且上卿之家。而李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
不喻。閨君子曰。知禮。今人家婦女。有託在肺腑至
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
以是為第一義。○人家有關防內外者。止計較外
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為尤甚。蓋此輩多窺探人意
。其非以不親不故之類耶。若論其至。即同宗至親。彼
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貴簡矣。○官家子弟。凡
居食器用。僕從與馬之類。所貴雅淡。不宜使俗氣
。援人。○附何氏曰。凡後進虛華之僕。不可一朝夕居
也。又曰。僮僕雖自幼過繼者。亦不宜令人卧房。使
知箇箇所在。若以為小而不禁。長大不可制矣。或
遣德送於出嫁之止。令中堂奉其所尊。切勿不可
。徑入內室。與女私受。陷其為饒賤不孝之人。又不
可使之訊問消息。萬一喉咬是非。致構兩家之怨。
女既有家。非大故不許歸寧。無服之親。不得令其
。弔喪送殯。及行慶賀之禮。親戚有請祭掃遊春者
。不遇誇賽珠翠羅綺。樂宜謝絕。此亦保身保家之大法也。
馭下凡。○馮從不宜太侈。蓋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
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
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儘豈不薰塞邑里
。無復有空閒處。所耶。則僕從亦兄弟子姪。亦皆以鄉
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
矣。夫一人之身。而人藉我為用者。若此。其累吾
兩手兩目。既不能過。戰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
不益自苦哉。子既已。之。久。知。之。真。何。敢。不。盡。言。
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大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奎

多則衣食於我者。修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
。修也。夫公家不堪。修。况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
不食。而為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
。而為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
我以營私。吾因彼以飲。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
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數也。此
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為人
役哉。縱不然而堂堦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
如雲湧。亦其非有道者宜處矣。○凡僕從以膚受
來。想者。直笑曰。我不曾服。見有駕言。毀罵主翁者
。直笑曰。我不曾服。見有駕言。毀罵主翁者。亦
不為彼激怒。以場。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為
。效。多。矣。○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
。吾。輩。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區。區。與。人。計
較。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
。不。較。則。於。人。大。豈。知。田。野。小。民。十。粟。尺。布。入。市。營
求。針。頭。削。鐵。一。家。什。命。我。却。要。在。他。身。上。討。便。宜
。能。得。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
費。幾。何。顧。今。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與。多。寡。自
。今。宜。嚴。飭。下。人。人。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
。人。望。而。避。匿。也。○每。見。官。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
。屬。在。寒。賤。者。即。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
然。不。以。為。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
。耶。吾。輩。宜。深。以。相。戒。○吾。答。責。僕。婢。則。推。吾。愛。子
女。之。心。吾。婦。嫁。子。女。則。推。彼。為。父。母。之。心。不。寧。惟
是。即。寒。暑。饑。飽。疾。病。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
慮。而。不。敢。聲。言。者。俱。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
道。○附。許。台。仲。曰。過。房。未。配。男。女。給。夏。衣。帳。不。過
。四。月。望。給。冬。衣。被。絮。鮮。爛。
田宅人家。起造房屋。卑多輪制。然不知屋宇大廣。則
者。且多。不。利。此。昔。人。所。以。有。木。妖。之。說。而。謂。其。不
安。人。也。○田。為。常。產。所。不。可。無。然。惟。貴。約。而。易。守
。實。而。得。用。不。必。太。侈。太。侈。則。不。免。多。費。實。本。多。有
。荒。蕪。多。損。精。力。多。招。詞。訟。多。辦。糧。差。而。計。其。所。入

齊家寶要

卷上文雅社約

盜

亦卒與約者實者不相上下何以修爲○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謂三不虧寧虧人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虧人於急難此所謂三不虧也虧貧如小戶人家其多田產而含悲出賣以救日前虧暗如錢債折準貨物棧算之類虧急難謂人有急難而需產以自營救者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子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奸人撻置所當之而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者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宦家子弟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鄰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此所謂七不買也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置產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宜致密於斯焉○世俗有產與接壤被入買去者其勢必爭爭不已必至於訟訟自常情不謂無理惟吾輩爲此舉動便覺不雅今後如遇此等際通近墳塋墻屋者仍與從容理講其餘不必理較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如曰與吾鄰也必我宜買漸買漸遠直至何處方始不鄰界濶氣度大看得此處自然渺小○孝友先生朱仁執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區區爭地界者宜以是說勸解之○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於此而孜孜於彼者非計也○宦家子弟以財產相爭訟者其修言前人之面目可謂何所其自可恨然而博之者其誰先人之面目可謂何所其自可恨父以貪首尾相買勢所必然故創業貽謀者當處其後慎不可輕留此尾也○兄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人爭一玉匙各將其半雖奪得在手無益於用徒自取戮辱而已○附陳幾亭曰勿買瓜葛不行之產勿收來歷不明之僕交易時宜詳審而後行倘一時爲人所給後有相告者即宜核實而吐還之理順原價可也凡中保僅役之輩競謂吐還

齊家寶要

卷上文雅社約

盜

爲失體面恐人非笑此最愚之見始也不知而買之既也知而吐之如日月之更聚方感仰之不厭其誰非笑之者若堅迷前非必招怨恨招咒詛招訟獄費神思躊躇費筆舌干請究竟亦必費錢財所失殆不可勝計然則法成湯之改過不吝反失體面乎法小人之過也必文反得體面乎凡置產買僕者必應足衣食讀詩書否則列士夫首民庶者也苟抱一隙之明豈待再計而夾哉器用無器除純金例不得用其諸凡銀器等物則亦皆動色招尤起釁且自茲始反不若陶甕瓦缶爲便也他如珍寶重玩是謂尤物人見之無不垂涎而傳家至寶其與人必多吝惜求而不與禍且立至何者凡有求此等物者必皆有氣力能禍人者也而蓄此物爲人所求者必門祚已衰可中之所謂匹夫無異懷璧其罪哉亦可謂千古明鑒矣○里中富人難起家者其居家器用多不求備亦不求華美及後子孫侈大則反笑前人爲吝者豈不一服一玩無不盡飾至有一扇之資可飽百人旋踵而還索然矣勸義鄉約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終身佩服者也當各書一牌尊奉於門屏冠冕處使家衆子弟出入瞻仰當有典起而鄉俗亦必有順父母之者矣○人無不愛其子孫者獨有不孝順父性至親豈異乎且除却罔極深恩不具論夫以罔極之深恩而不得與穉穉之嬰孩同一視亦真可痛哭流涕矣○人只一不孝便百行俱不必言人只一不孝便五刑無出其上夫豈得無悔乎亦豈得無懼乎○在家有家長出外有師長城中理守法便即是尊敬長上不專在餽文交際間叙如爲士而講求經濟化導鄉俗庶人而謹辦征徭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突

輪心擇術便即是格修職業盡忠朝廷不必有宜
守而後為効忠盡職也。○和睦鄉里。○便即是春
融景象。人己物我均一暢適。烈日嚴霜。凄風苦雨。
有望而畏之耳。人於斯二者何處焉。今人只看得
和睦鄉里的常要。存幾分忠厚。費了些財物。却又
肯去和睦。所以鄉里間情誼乖離。俗不長厚。也古
昔盛時。鄉里同井出入。扣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則彼此緩急。皆相倚賴。何費之與。有假令人人
如是。處處皆然。將太和景象。且在宇內。何况一鄉
哉。而謂為不緊要者也。○父母無不知教訓子孫。
者。惟其所以教與子孫之所為成立者。常相反。蓋
子孫之成立。以勤而父母憐以惰。子孫之成立。以
儉而父母導以奢。子孫之成立。以安而父母遺以
危。子孫之成立。以約而父母任以放。子孫之成立。
以正而父母趨以邪。是知教而不以放。子孫之成立。
故聖訓猶復諄諄焉。若曰。雖有教與不知教訓。
者等耳。○教子孫無先於耕讀兩事。顧讀書之法。
具有先哲弘規。良師嘉訓。惟務農者。必使知拾糞
如拾金。趨時如趨利。鋤莠如鋤盜。逐佃戶如逐才。
亦教家急務也。○人各賴常業以生。然不謂生業
而謂生理者。以循理則生。不循理則不能安其生。
也。蓋本分之外。無所營求。方始為循理者已。○常
人無非為。則保其身家。士大夫無非為。則保其身
名。蓋常人不可貴。以苛細。士大夫不可失其身。則舉
其平生盡棄之。故比於常人。尤不可不致謹也。以
上恭解六論。○里中有節孝仁義。出自委巷者。不
必論曾否相識。俱宜率同志備禮贊揚。以發潛德。
其端居守志。無所依倚。而家貧不能自給者。歲終
亦宜勸助粟帛。以堅其志。俱同所親識與之。○吾
鄉前輩。有一二人君子者。九原可作。所願執鞭。
乃後嗣或不揚天道。固不可問也。若其章顯令德。
使無過佚。拂拭遺胤。不至落莫。則後之君子。與有
責矣。一以勸善。一以厚俗。其可忽諸。○今人多好
放債盤利。夫子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謂有利
於己者。必有害於人也。顧世有自然之利。而又有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空

不怨之利。乃無有言及者。何哉。凡多積陰德。諸福
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盡力農事。加倍收。入
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取。文約不費。這
般利。是取之於心。諸如此利。俱不取。文約不費。這
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
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何以不為此。而為彼也。○古人重遺簪遺履。不忘
舊也。今人但一登顯要。則舊時親識。屬在寒賤者。
遂皆削迹。於門前。乃另有一翻新客。以問故舊。
此等世道。最易得人。人眼目。虧損厚道。○負死友
者。之害義。比負生友者。為尤甚。交友者。其戒之。○
人情。聞人善。未必肯聽聞。不善。則樂意相傳。世風
薄惡。莫此為甚。吾屬其相務。反之。○君子處心。行
事。須要以利人為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
量。所能稍與人。行些方便。即是有益於人。人當渴
時。與一杯水。即是恩惠。願惟在行之可久耳。豈可
謂小善不足為。○余數年來。每當嚴寒之候。私料
郡城中。貧人裸體者。大約不過二百人。如同社五
人。協力周濟。計每人止可資綿襖四十領。每襖一
領。該銀三錢。總費銀不過十二兩。而國中無凍死
者矣。况葉薦施與貧人。亦可禦寒。每百件。不過二
兩。如五人合治二百件。則每人止費銀八錢。此又
為不費之惠也。仁人君子。肯惜此小費。而坐視此
輩寒凍而死乎。○新歲元旦。草木羣生之物。皆有
見乞丐。殘杯冷汁。往來相拜。亦各以椒柏酌飲。獨忍
每見城中。行乞者。大約不過五百人。計每人與肉
侵頭十箇。總不過五十錢。麥粢不過五石。肉菜銀
不過二兩。如先期部分已定。至元旦五更時候。分
遣所部。各分一方。四門四關。一刻可通。惟不令及
門。不使知為誰施捨者。自無有相聚喧嚷之弊。○
施藥不如施方。俗有是言。乃田野小民。常苦於無
錢取藥。遂以至死者。殊為可傷。余每聞人言。海上
單方。有不費一錢。可取奇効者。余每嘗試之。果驗
如好藥。君子肯各出所聞。遍貼於人烟稠集之處。
則濟人陰德。比於施藥。相去霄壤矣。○附袁午葵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突

曰如欲施藥宜修合九散丹膏數十種彰彰可驗者遇有疾苦須細察寒熱虛實施藥治之其疑難之症不可妄與恐致誤人○橋北路遠當助修治以便行旅○四達之衢宜建亭閣井常清施茶二伏則于午未二刻用道鹽涼水以解暑毒隆冬則于卯辰二時煎薑飲散湯以辟寒威至武庫身法旅負販賣人雷天曉夜跋躑踵候門勸人效粥藥法每早施一二處以天明而止為德甚大○積雪堅水之時作個里中掃雪整水方便行人以免顛蹶尤為不費之舉○擔負貧人遇雨九屬切身厄難衣衫濕透膚體淋漓滯步前趨忍饑耐苦營寒入裏遂致疾纏或至危亡家口何賴所以雨遊無蓋於事若緩於情實迫若能多置笠散給行者武擇誠件所善之人貯往來要衝之地施借兼行受還隨便所費甚小所全實大至於泥塗寒凍武施草履蒲鞋暮夜晦冥借以燈籠火草均屬陰功所宜留意○武過軍興往來民夫壯幸極是苦役兵未到時預購冷室忍饑耐地無異囚徒打縛催趕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突

愈工文致其事者愈奇則其虧損天理也為愈甚○而波之詞有識者未必知感背後之謾衡之者常至刻骨彼作奸作惡者徒自苦而已○凡兩怨以忠厚存心者不如是○士君子聚談問若只依傍道理而藉以和氣平心自有深趣自爾淡洽戲謔所宜相戒○至愚之人必不肯謂毀其父母苟行事乖方錢刻人意有不毀及其父母者乎然則非自毀之也一聞耳為人子者宜就教在意焉○人情見殺生則不忍乃獨於蚊蠅之類恒盡族而殲之曾畧不動意非以其微物耶夫物誠有微巨乃好生惡死則一蚊一蠅即一我也士君子欲充其不忍之心者當先自微物始○非公事未嘗至於僻之室似亦常事乃當時遂以為得人其不然者謂當如何士大夫宜知所自處矣○兩造之詞其理直何待人言其理曲安可與言此君子所以貴慎言也○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迷其姓而我亦賣吾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賣吾祖也蓋一舉而兩失矣○仕宦居鄉百凡炫耀所謂聚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也○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常有是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其為人可知矣○荒歲餓殍載道而富貴之家歌舞歡呼似非所宜○小民非能禦風俗以觀望所不在也其惟士大夫之責歟士大夫家百凡好尚不可不慎○鄉俗元旦家家說天地神廟祭以牲果祭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借分且甚喪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與焉古南郊壇地行事器用陶匏牲一饋謂無物可以酬德也烏可以常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稱萬靈宰宰者則益泛而不切矣今疑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猶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恭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舉日而於君見君而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麻日清

晨一柱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禮也子行
之不以爲僭故余於鄉俗亦然○里社有春秋祈
報自是古典惟科歛民財搭臺演戲連日累夜甚
非美俗且易啓禍端多耗錢貨凡作此者多非里
中安分良善之人所宜禁止

身儉

夫日用事物之爲侈矣然必有由侈者身是
也蓋身其本乎日用事物其身之運乎孔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疏者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則身儉之說也而本其在茲矣意將以仁義道德
物吾身以綱常禮樂範吾身以忠孝大節立吾身
以謙和退讓保吾身以不殖貨財裕吾身以貞靜
寧一定吾身而後爲

心儉

夫身儉矣本矣有本之木者心是也心在乎審所
則必不好煩不好煩則必不好動不好動何侈心好簡
好俗何侈心好靜則必不好動不好動何侈心好簡
好俗何侈心好靜則必不好動不好動何侈心好簡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主

靜簡者皆以養吾心而正吾本之本者也不覺引
然者雖稍能勉強乎一時而見微心喜忽不覺引
我之木矣○嗚呼尸盟者主辭專盟者主守辭豈難
盡守實易淪凡我同志有如不批余言而懸冥於
耳也則吾言爲已詳朝叩血而夕升髦之仰是編
鯉仲化述

社倉議

一倉一司之積穀備賑也自公廩外則又有社
社倉有實惠而公廩願反有不及者何也蓋當其
積貯之時而已寓賑給之地也請得究言之公廩
率不過一二所社倉則各方各里各有建置積之
多方備之無窮而散輸不越境其便一公廩者官
自爲之也其勢獨社會者官與民合爲之也其勢
分則共其力於衆獨則總其勞於已衆力易舉
獨任難周則任獨不如任衆其便二公廩必頻巡
里排舉報而里排諸人皆素以漁獵自資者也報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主

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反使公家積貯徒以惠好
則賑施文具耳社倉有殷實公正衆所推服者爲
有司分理其事而又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故本
里民執貧執否執上執次一皆有其見杜拉省
有實惠也其便三公廩必須按里排次第較凶歉
甚否逐一審問有司或有他務相妨則勢又不能
連審曠日持久遂使枵腹垂斃之民日需大運旅
之舍而所得不足以及更費至有垂橐以歸或不及
一餐以死者可哀也社倉則各濟各方隨設隨給
其周之若燭照而子之如取携其便四公廩不免
有盤據轉運之煩有需索使用之費有斗斛高下
之分有推挽負戴之勞而社倉則悉無所累其便
五公廩率不過一二所而境內饑民嗚呼持賑者
常千萬計駢肩累足沴氣薰蒸疫癘不免或更有
他虞亦不可知社倉則各里各坊分局各濟散而
不聚自不患此其便六公廩必上棟下宇有磚瓦
木石之費有透風重簷之設而雨雪薄簷易於沾
濡鳥雀緣空易於剝啄食鼠穴墻易於圯壞則又
必歲時修葺費且不貲况穀既入倉陳陳相因則
紅腐而不可食出而曬晾之則通曬通減且有因
緣爲姦利者而社倉則狀若團圓所需惟草木泥
芭無轉瓦木石之費日色易透故不煩曬晾無重
簷故鳥雀難入倉四周皆時有人跡故鼠不爲耗
其便七民俗之日以澆漓也如逝波之東下而不
可復反也社倉既立則里閭共爲有無必萬有不
室之誼一體之情焉蓋不但緩急相周即百姓親
睦民德歸厚亦且由此其便八人情不能無公私
今令於國中曰吾勸輸而賑出爾私藏而公諸同
邑不相識之人非其偶識誰肯應之哉惟各社有
倉各勸其社之居民家造股實者各自爲備出其
餘以待兄弟親戚之急人必不能忍然於此而荒
年賑濟亦惟在此方之人得用之而不以泛及其
他且輸者有時而貧亦反自取給焉其利爲有
福此民之情也因而導之當今下如流水其便九
夫是九者惟社倉有之而公廩殊不然吾故曰

而巳寓賑給之地也○款款石畫惟第七

議二得像之道焉何也蓋賑貴分則不壅今各

社各賑方由眾家則豫分矣社貴核核則不欺今

各賑自為耳目則像核矣賑貴速速則不滯今各

社各賑一時並舉則豫速矣賑貴委用得人今各

社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又各有殷實公正之人

可選充約正約副非如彼市井無賴高下其手者

則豫有人矣惟像則籌畫既定不倉皇失措給散

周備不顧此失彼痛癢相關不隔越阻閭疏分基

置不爭門指故實惠常究於下而督責不煩於

上也昔項梁居吳吳中子弟號可用號不可用蓋

於主喪家別之也待其渡江而西也此豫之道也

夫梁亦有受之也古人於蒐狩豫講武於井田

豫議察於東山其畝而溝洫五分者豫禦暴於先

公後私者豫作忠於相助相友者豫厚俗直農事

已哉梁之見益得之此矣大抵古人制一事必默

齊家實要

卷上 文雅社約

寓一意其制事之為用在目前而寓意之為用在

日後目前者可見日後者不可見夫其不可得而

見者乃其所以為豫者也

吾貴豫於社倉蓋此也

議三勸輸○夫倉以社名則非獨有司之事也蓋

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今吾邑

侯為吾邑賑荒計既既既若此矣豈鄉士大夫與

居民有力者自為其桑梓身家計乃不能好義終

耳而遂能施仁義以行德化無用為有用諸君亦

何憚不為此而忍負賢大夫此意也夫既名為士

大夫讀書明道理當思天下饑饉由己饒願乃於同

室之困不少置念凶年饑歲家有餘貲願有餘糧

億億溫飽而目觀鄉井饑夫枕藉溝壑者曾不少

此無論陰陽暗虧歛望難釋弟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豈以吾輩號士大夫反不能善推其心以為鄉

閭倡耶且條陳民困疾苦以請命於邑大夫亦吾

輩責也今邑侯不待片言先自軫恤隱思善後之

策欲使吾父老子弟長無凍餒吾輩有不感戴踴

躍相率首應者非夫也諸君必不爾也乃若環邑

居民雖稱不饑然其間有力者不啻有結社橫錢

隨會講經為人所籠取乎不啻有修寺建塔鑄佛

塑神望南海走東岱販涉道途足重餉不情乎不

啻有齋僧飯道建醮設壇為遊食供模構而自謂

修因果積福田乎夫此數者皆無益之事而獨入

所鼓動輒竭厥恐後積穀備賑乃有益之事而邑

齊家實要

卷上 文雅社約

大夫倦倦焉反越趨不前此何以說也夫神廟正

直無可私媚所福祐者必是好人既好人必行好

事行好事無大干濟人利物濟人利物無過於凶

年饑歲與人孟飯可當十粟舉我一念可活一人

故欲積陰德行好事者惟此時最得力亦惟此時

最省事神明降鑒惟此時最分明亦惟此時最錫

福諸君如欲修今生與來世為身家為子孫當無

以過此者何故不為而乃營營焉役役焉求之於

滋味窮冥之中不見有分毫報應之益也吾又為

諸君大惑之夫公輸若浩業而社輸多寡隨意公

輸有程督有稽嚴有罪禁而社輸緩急自便賠累

無虞且自積自儲雖為人亦為己也貧富何常吾

今以濟人安知他日不有人濟我也惟願士大夫

與居民有力者謹承邑大夫教令而道揚其波澤

以贊成盛舉無忽

議四勸積○以蓋藏論一邑則邑人有富者有貧

者有非貧非富而衣食有餘者大約不出此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書

三等矣貧者不能積富者之輸穀備賑也則以為爲
貧人積其非貧非富者安積乎積之家則不免修
於用而專於姑可已之費將如何而可蓋嘗見里
中小民有結社積錢者或三五文或百文貯之
一所及歲抄始出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輸數夫其
積而分分如其所積非有加多也然不以存之家
而為是紛紛者誠恐其修於用而專於姑可已之
費也故為是以自制而不厭其煩此小民積錢之
一策也予欲推此意以積粟於社凡非貧非富而
衣食有餘者月輸粟一斗儲社庾計歲輸一石二
斗時愈久積粟愈富值荒歲亦各如所輸之數還
歸之如今之歲終分錢者此亦小民積粟之一策
也口口僅可容一錢滿積之不能逾三百然可入
不可出必撲而毀之而後可得用吾今欲小民
積粟於社者蓋亦以社倉為模滿而取諸寄也
予始為社倉議成復以其聽見列為款目曰建置
曰積貯曰勸輸曰勸積曰典守曰約正約副曰約

齊家寶要

卷二

文雅社約

書

任事之人無真實建事之日也殊不知此事因
果相關報應不爽常觀人平居無事惜金如命
一旦遇疾病而醫藥之費不貲遇官司而獄訟
之用無算遇水火盜賊而累世之積聚皆為烏
有矣何如積德於冥冥獲報於昭昭之為得耶
今有勸輸一法使貧富皆得以積善行仁為斯
世勸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之好善誰
不如我但無人引誘之致發之耳故社倉之事
以官督之而民不應以里胥督之而民不應
使應亦勉焉而已非心願也今各里推好善而
公正者數人置簿一冊如募緣者於內開示社
倉之功德如沈公及上所云者逐戶詢之願者
入社不願者勿強雖肩挑步擔極貧寒者亦必
須勸之蓋其人雖甚貧亦未必無善念也况所
施不多倘遇饑荒彼必首先被賑是猶寄之外
府耳其願者每月止勸輸銀二分計一年共出
銀二錢四分人雖甚貧一月之中豈無銀二分
可趨耶今以中小里分計之假如一里有四百
戶除頑梗不好善者三分之一可得三百家而
此三百家者每月每戶樂輸銀二分積至一年
即可得銀七十二兩主者每年效雲樓誓神法
以洗心隨以其銀分寄本里典舖或殷實之家
可朝呼而夕至者薄起利以生息之或竟糶米
俟五六月照時價賣之亦可較如積至十年而
又併每年息銀計之則雖小里可得千金之米
矣一里如是各里如是則雖遇荒年而蓄積有
素猶察分明於是赤貧者竟得以賑之中人之
家許其平糶而殷實有力者不與焉蓋殷實者
尚有種種善事當做豈可奪饑人之食耶然此
特其大凡耳其他徵收之法賑散之法不可拘
於一轍想樂善好施必有良法美意出於尋常
之外使之盡善而無遺憾也○至於鄉鄰此法
猶善蓋不必欽銀但履畝而勸以輸米富有無
差之利焉假如每里約田千畝每畝化人出米
五升計一年即可得米五十石隨以五十石借
貸貧戶責令加二起息如朱子社倉法則不出

十年每里當有千石備荒米在里每里有此誠
為至計其法備載文公崇安縣社倉記宜微行
之○嘗見四鄉每值青黃不接之時貸本地富
室米一石者必加重利償之一夫之力所入幾
何宿通既要填還新通又難遲緩以致日瘠日
貧流為頑鈍無賴而田主亦陰受其弊矣如社
倉之法行則有無相通不至重困顧其法斷須
照田出水而田大都半屬鄉紳大戶完租之日
豈能重起科條勒其輸納今悉仁人君子大施
德義之舉各就租田之里勸彼力行此法其每
歲應輸之米即於每畝租內扣除少寬其力以
為社倉之本至於積散之法仍聽本里耆老公
正諸人自操其權而不從中掣肘則事無不就
矣俗語有云好田不如好佃使彼稍可謀生租
入自無拖欠行之十年本米既多利米又足永
無饑饉之虞真得藏富於民之良法而隱功所
積將子孫亦世被其餘蔭矣任督之言幸惟垂
察

齊家實要 卷上 文雅社約 主

朱子社倉法附 宋乾道間朱子居建寧府崇安縣
之開耀鄉時大饑與進士劉如愚勸民發粟減直
賑濟里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
且竭以書請於知府徐公賁粟六百斛饑民以次
受粟遂無饑餓歡聲動旁邑及秋王公准來代生
適有年民願以粟償官王公曰歲凶糶不常其留
粟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倘後艱食可無前運之勞
遂立法歲一飲散收息什二即不欲者勿強歲少
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皆為例又以粟分貯
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乃開一年之息為倉三間
以貯之十有四年將原米六百石還府其見倉三
千一百石則累年所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
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此一鄉五十里內雖遇凶
年人不關食又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天下今隨
地擇人隨鄉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上布
其法於諸路遠近賴之○按宋張詠鎮蜀時夢謁
紫府真君接語未久更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黃
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禮揖黃坐詠之上詢

故詳款似有欽嘆之意詠翌日問吏曰西門有黃
兼濟否曰有之命召之或令常服來此至一如夢
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有何陰德兼濟君禮遇如
此黃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糶
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糶之一樣價值
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
此公所以坐其上也令吏挾坐索公裳拜之後黃
以壽考終子孫多貴顯者應氏曰此即古常平社
倉遺意也百千億幸官身有民責力能活人者往
往不能舉行而黃公以匹夫為之神人欽德安在
一介之士不足濟人也昔伏湛當更始時為平原
守倉卒兵亂海內紛耗諸妻子曰天下皆饑奈何
獨飽乃共食鹽糶悉出所有周其鄉里蘇老泉父
名杲嘗好施糶產破其家幾致貧困蓋士當其急
人時殺其軀而有益計九且為之尤在我無損而
於人有濟如前說云云亦何憚而不為耶為善莫
大於救人救人莫急於凶歲子是以類記之○倘
平日未有所備猝遇饑荒宜行里賑或鄉担之法

齊家實要 卷上 文雅社約 主

附各里分賑法 先立主賑二人編募里中紳士
素封捐貲糶米家詢戶籍分極貧次貧二等極貧
者日米八合父母同之妻子減半次貧者各減半
先一日計口注票親付其家次晨集某處給十日
米每月三次以濟粥餼延及春夏豆麥收穫生理
漸行則小民復可鼓腹而嬉地方亦得安枕而卧
矣○崇禎辛巳春浙大饑吾杭各里行此法而各
上臺又設粥廠八處以食饑民全活甚眾
附濟饑粥法 歲值饑荒流殍載道嗚呼待哺
者日于萬計聯肩累足疹氣薰蒸疫癘不免恐更
有意外之虞各宜競發慈心施行粥擔之舉或一
家獨行或各姓共舉其法每用白米五六升煮粥
取有蓋水桶外備小籃實以鹽菜晚十隻動十雙
挑擔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者令其列坐人給一
飯食畢即借附近人家盆盥水添器以便後食者約
每擔可食五六十人十擔便足食五六百人得逐
里逐巷每日有仁人長者鼓舞勸濟心共舉則
雖千萬垂堯之民便可暫延身命謹按此法無設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夫

服藥人之弊有施濟活人之實既可時止時行抑
其無功無名勉力而行隨人能濟衆每日有仁方
矣是真現在浩大陰功切勿因循當而踴躍
按荒年更有外具衣冠內多饑餓不能含羞就食
者如托人餅鉢取食勿生阻礙倘訪知真正赤貧
無入可施者更宜挑擔上門量口給食○又四鄉
窮民流離顛沛尤爲可憫每鎮每村稍可足食者
互相勉力進行勿使流移他功功德更倍如四月
後天災不可用粥復有一法不拘稻米麥豆磨粉
爲燕餅湯圓之類照散粥法分給甚便
附許真君濟世仙方黃豆七斗芝麻三斗水淘過
即蒸不可浸多時恐去元氣蒸過即磨乾去殼
再蒸三蒸三磨爲九如核桃大每服一丸可以
不饑○不饑九芝麻米各三升紅棗三斤去核
炒燥磨末煉蜜九如彈子大分服一丸湯水皆可
下康熙辛亥於吳郡賑饑曾製用但紅棗不炒惟
搗九○祇少保千金麵方白麵六斤茯苓四兩其
草二兩乾薑二兩三味焙燥磨末蜜一斤菜油二

勸施迂談

勸施迂談

夫

三升海澤候乾妙香磨粉尤服一時全活無幾因
名貴濟蓋人經饑餓胃氣虛候養感肝臟或遺病
體服此既可充方設遇絕粒者足備急一時後二
廣能治諸病預製施送爲德甚普
附避難止小兒啼法綿爲小毯隨兒大小爲之以
其草煎濃汁或熟棗膏浸過有甜味者隨身帶之
臨時以唾津潤透置兒口中過則去之 右法見
丘瓊山二賢抄方係靖康年間有
神人書於通衢救護嬰兒其衆
勸施迂談 嗚呼世事抑何其參差不齊哉然未可一
飽主人方薦珍饈已強之大嚼子楚然舉箸不能
下而貧人自珍身不知肉味者有饑餓死者吾冬
表夏葛涼與以時物欲盛統絀狗時尙兀陳登積
多不可施及身而貧人有衣不蔽體傍磨磨宿別
風刺骨寒顛山擊者吾高簾大棟安居甚適猶復
爲山池亭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或有一奇
異則不惜千金以求之而貧人緩急無賴至有捐
性命割父子絕夫婦之歎者吾爲身家子孫計已
寬然有餘猶務日闢疆展土多積厚蓄爲百千年
虞代匱而食人及有室如懸磬朝不謀夕者吾財貨
紛紜而耳目不及周精神不及運不免至很展經
橫陰以潤盜賊囊橐而貧人偶拾其一遺棄釋穗
則忍不能子或負貧子錢通工易事則刀錐之末
有盡爭之者吾盛陳筐篚樂衆貴惟恐不納而貧
人丐一錢之施延旦夕之命有饑餓死者吾財貨
在肺腑之知而不能以食身歸者吾多財而招尤
取忌宜修導淫囚之賈禍而貧人有待吾風壤之
餘以伴爲福利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
一至於此也吾睹而悲焉乃欲爲貧人緩頰勸富
人行其德非與古人高義如多助助貧人緩頰
饑之類強人所難惟捐其所無用以化而爲有用
則無不可爲者請印以前車較度之實筵若醉飽
不覺則何不爲孟孟一二以施之饑而欲死者使
足於半後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於生平

齊家寶要

卷上 政雅社約

全

不知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為兩得其
 而然把彼注此耳實非有他費也衣不可勝履
 不穀之德與無衣同省一二為短褐以施於未
 為一時耳目之玩即全人之性亦自不乏也骨
 此高世義舉也以施於談議則可傳以省於深
 則自得吾以為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佳於此矣夫
 豈必山池臺館魚鳥花竹之類而後為快乎吾多
 積厚蓄貴所樂陳終身不盡用而後為快乎吾多
 賢者不恃此足用思者雖得此不為用將道之不
 知名何人乎亦卒歸無用也吾所委與縱橫者業
 不謀夕者之猶為有用也吾所委與縱橫者業
 已實度外苟貧人得之是拾遺於道也非損吾
 室中之有也吾何惜吾盛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見德施斗升於潤輟即欣欣起死回生也何以不
 為此而為彼吾多財而為眾彼得少而為福而吾
 利之餘補不足雖為人論福實為我脫禍也此而
 利之道也從諸君自煎何吾故曰化無用為有用

者蓋此也不管暗天道人事乎夫虛虛消長之運
 天且弗違泉貨流行之物豈居一處吾不暇遠引
 為喻即吾井里中世所稱富人之家何可勝數也
 今存者幾乎此疆彼界封域靡常王謝故宅迭更
 幾姓彼其子孫之不能終享也非盡由前人之好
 施而不為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不得不然也知其
 然而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情當積則積當散則
 散其來不固其去不慳可為己用亦可為人用者
 達人也既以籠天下之泉貨而聚之一隅又設之
 隄防煙埃之以為己千萬世不拔之業使不得他
 有誰輸者愚人也積陰德為長久之計者知人也
 計者知人也無所為而為者君子也

垂涕哀言 示諸子姓防未然也○吾家子弟二十年
 乃人人有衣冠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
 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盛盛
 諸子自能運用豈不亦祖宗陰德神明族持積
 仁累善餘慶所治乎實不勝私喜私幸願又惟極

齊家寶要

卷上 文雅社約

全

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
 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光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
 必更得瞻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
 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幸遇而今
 大履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
 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貴吾分已踰吾又何求
 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禮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
 後人即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為進以少致
 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
 而猶厭田已多而務廣強之無不出其本心與之
 直不合乎公道或通債以傾人之產或率牛以蹊
 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
 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
 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寡寡忍
 氣吞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顯猶且揚揚得意見
 謂豪強元兀勞心自矜謀畧夫豈知
 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史牒隨後惡名一潰
 欲洗難除眾指交加不惟自化當斯之際恃人諸

不免悼由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享居
 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
 辱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
 利乎害乎覆轍在途履歷不遠雖至愚人知為左
 計矣獨奈何惡惡相居下安危而利災耶吾懷此
 數年久欲相告祗緣昔日猶未仕途病意諸兒身
 相付度必謂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為此激切議
 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嘆今年
 已七十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
 情宗祢緊念或誤及於陷弄因明示以行而若
 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即忘計何妨
 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登謂子哉七十歲龍江老人書

重定齊家寶要下卷目錄

武林後學張文嘉仲嘉

冠禮下之前

戒賓 宿賓 行始加冠禮 行再加冠禮 行三加冠禮 行醴禮 行命字禮 見廟 并禮

附論

人倫首重 筮日擇賓 敬屬期祝 宴會崇儉

婚禮

納采 納幣 親迎 醴子 醴女 行奠馬禮 行合巹禮 見舅姑 饋舅姑 廟見 婿見婦

齊家寶要

目錄

之父母

附論

昏禮嚴重 媒妁真誠 嫁娶宜慎 聘奩從儉 擇媳救奢 訓子守正 嘉儀攝盛 迎娶遵古 燕親尚質 推恩逮下

喪禮

初終 襲小飲 大飲 成服 朝夕奠 弔奠 奠 朝廷 諭祭 治墓 告遷柩 厥明設遣 奠 祠后土 題主 反哭 虞祭 卒哭 返葬 小祥 大祥 禫 忌日 開喪奔喪 送葬 衰杖期 齊衰不杖期 齊衰五月 齊衰三年 齊衰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總麻三月 袒免 墨衰 服闋 附書狀式

附論下之後

禮記居喪 乘喪戒婚 奔情起復 嫡長承重 殯盡心 律嚴大義 禮貴申情 勿往弔慶 師不立服 師友歸殯 親鄰有喪 遭時離亂 併喪父母 人倫處變 未婚遭故 失偶勿娶 喪夫守貞 禮許再適 生辰卻賀

祭禮

祠堂 時祭 始祖 先祖 生忌 生子 授官 附入泮 鄉舉 成進士 受封 追贈 墓祭 宗法附 大宗小宗 宗祠 土地祭 龜祭 五祀祭 里社祭 鄉社祭

附論

禮記祭義 根本孝弟 子弟習儀 禮寬老病 灌地求神 山仕主祭 祭品從宜 承繼立嗣

齊家寶要

目錄

居喪不祭

固護墳塋

義田廣孝

重定齊家寶要下卷目錄終

重定齊家寶要卷下

武林後學張文嘉仲嘉甫編輯

男張廷瑞子玉較閱

文中子曰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則天下無男女矣。喪禮廢則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則天下忘其祖矣。冠所以示成人之道。婚所以正男女之經。喪所以哀慕乎親。祭所以追養乎祖。此人道之紀綱也。廢而不講則紀綱壞而人道滅矣。故詳錄其儀節以爲世範。

冠禮 於五禮屬嘉禮。○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冠。冠身及父母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

前期三日主人率將冠者告於祠堂 主人以宗子或

每有事必告於祠堂者。主人不敢專擅事。啓積焚事。各稟於祖宗而後行。亦如事生之意也。

齊家寶要

卷下 冠禮

祭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後凡言四斟酒

跪告 云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俯伏興四

拜。平身。 閉牘

戒賓 戒者警也。告也。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勸成

其家。致辭拜請道

遠則遣子弟致書。

書式

某官執事 稱呼隨宜

某有子某。或某親之子某。年及成人。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求所以教之者。食日以德以齒咸莫

吾子宜至日不棄。龍臨以惠教之。則某之父子感荷無極矣。未及躬

門下尚祈 照亮不宣。

某生某再頓首啓

復書式 具名稱呼同前。但改奉啓爲奉復。嚴命有加。敢不勉從。至日謹當躬造。治報弗虔。餘需而既不宜。

宿賓

前一日遣子弟致書宿之。宿進也。宿之使進之義也。既戒而復宿之。所以致敬於賓。必欲其惠臨之也。

書式

某官執事。某將以來日加冠於子某。

某拜上

某復

齊家寶要

卷下 冠禮

某官執事。承命以來日行禮。既蒙見宿。敢不夙

厥明夙興陳設 溫公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者房於東北。隅無房。以帷隔之。房內陳當用衣冠。梳匣於桌。東北上。又設酒盞卓於右。長子設冠席於西。階東。少北。西向。衆子少西。南向。主作階少東。西向。賓西階少西。東向。設醴席於西北。隅南向。其三加冠巾。各盛以盤。以帕蒙之。用卓子陳西階下。設洗盆。脫巾於東階下。又設便室一處爲賓次。如無階級。以石爲之。

主人以下序立 主人盛服。立東階下。灰盡而分之。主人以下序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重行在後。北上。賓立門外。

賓至 請迎賓 主人出大門外。東向。賓入。至主人前日。

賓主相見揖。平身。主人揖賓。請行。 主人舉手揖賓。賓主各就位。主人

請賓入門。請升階。主人舉手揖賓。賓主各就位。主人

三揖至階。請升階。主人舉手揖賓。賓主各就位。主人

三揖至階。請升階。主人舉手揖賓。賓主各就位。主人

三揖至階。請升階。主人舉手揖賓。賓主各就位。主人

由東階升。即東階西向立。賓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行始加冠禮。將冠者出房。南向立。賓揖將冠者即

席。賓盥洗。古人將行禮必先致潔。所以重其復
位。主人揖賓升。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前代有官者

行三加冠禮。冠者出房。賓揖冠者即席。執事

者以三加冠進。前代有官者進賢冠。士人幘頭。庶

官者全用便服。公服朝服。以做古緇布冠。皮弁。爵

弁之義。士人有仕進之望。故第三加服。依加禮舊

文用幘頭。公服所以寓激勵之意。幅巾深衣。雖古

貴賤通用。而隱居者尤所宜服。故庶人第三家用

此者。蓋進之賓降階三等受冠。詣冠者前。冠

者跪。祝辭。賓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

天之慶。正。猶善也。咸。皆也。謂皆加爾之三服。凡

可服者皆服之無遺也。兄弟俱在。祝其無故也。

徹再加冠。跪。賓加冠。興。賓復位。冠者興。

賓揖冠者適房易服。前代有官者朝服。士

行醴禮。酌而無酬。冠者出房。南向立。賓揖冠者就醴席。

齊家寶要 卷下 冠禮 八 四

立席右。南向。執事者酌酒。賓詣醴席前。向受

酒。受執事所祝辭。賓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

考不忘。嘉善也。薦進也。旨。二句互言酒之色味

芳香而善也。嘉善也。薦進也。旨。二句互言酒之色味

人所不忘。冠者升席受酒。南向立。賓復位。冠者跪

祭酒。傾酒少。啐酒。興。降席授盞。授者冠者

拜賓。南向。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東向。拜贊者。冠

者側身西。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東向。拜贊者。冠

向拜贊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東向。拜贊者。冠

行命字禮。降階。賓降東向。主降西向。冠祝辭。賓祝

夜祇奉○髦俊也。音假。福也。○按古人生子三
月。父命名而見廟。故對人宜稱名。不可稱字。以素
父命。及成人。加冠於首。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不
字之。字之。所以尊其名也。**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不
茶。禮畢。主未升堂。時皆引贊。贊。自視外。其餘儀節。賓
賓出就次。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乃暫就客次。次
與常服不同。故權詣別所。更衣暫坐。以便
主人率冠者見廟。見廟。尊長庶可從容燕飲。
見廟。主人以冠者見於廟。見廟。陳設如常儀。主人就位。
賓者暫立於階下之東。主人先行禮。主人就位。

參神。鞠躬。四拜。平身。執事者酌酒。詣香案
前。焚香。跪。三獻酒。讀祝。文云。禮儀三百。
長次子某。今日冠畢。用敢率見。伏惟鑒
格。俯垂庇佑。俾之成人。勿墜先志。謹告。俯伏。興。平
齊家寶要 卷下 冠禮 五

身。復位。冠者就位。鞠躬。四拜。平身。辭神。
主人冠。鞠躬。四拜。平身。焚祝文。禮畢。
者同。鞠躬。四拜。平身。焚祝文。禮畢。
冠者見父母尊長。成人而與為禮也。

乃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饋贊者。成友有親禮者。
儀禮。主人酬賓。以束帛。饌皮註曰。飲賓客而從以
貨財曰酬。所以中錫厚意也。若主人貧。相禮者亦
不當受也。○漳郡張一棟曰。凡謝賓束帛。不必如
古人之數。上戶絹一疋。中戶布一疋。下戶帕一疋。
於謝賓。必須春秋祭日。乃便於告祠室。

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
教言。則對曰。某不敢不。風夜祇奉。再拜致謝而退。

國語晉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華則榮
矣。質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
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見
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
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不若老者多矣。見韓
善。善進善。不善。善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
善。亦茂由至矣。如草木之生也。各以其物。人之有
冠。猶宮室之有堵屋也。養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
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按此即
禮所謂見於執友執友論之者也。
并禮附。凡音難。善也。以堅木為之。所以固髮者。女子
人為賓。不用贊者。席如衆子位。止一加冠。并適房
服。背子祝辭。同冠儀。始加語。字辭。改髦士為女士。
用侍女。凡祝辭。用俗語亦可。

齊家寶要 卷下 冠禮 六
人倫首重。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
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
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
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
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
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武
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
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
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若敦厚好古之君子。
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盡知禮義之
方。然後冠之。
斯其美矣。

筮日擇賓。古人日與賓必筮者。重冠之禮。而不敢苟
不可不慎。蓋必其平日德望威儀。足以起後生敬
憚之心者。從而禮請之。庶幾行禮之日。既不愆於

軌度且使冠者有所觀法斯冠禮不為虛文而拘沿俗見者亦不得肆其訕笑矣禮因人重慎無徒於官品年

齒是取云

陳氏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人人可行者大賓若止延一貴人命其子於禮意何當焉宜擇親友中有德度者為之布衣亦可庶不失古人三加進德之義且大賓自布素冠者自三加何害於禮一切損相隆儀量度而行止之實者父自率其子告於家廟而中命之則其鄉雖無賢公卿其家雖無力成嘉會要於冠禮之意何

不可行之有惟簡也故能徧

儆勵期

祝按朱子曰古禮惟冠禮最易行然古三加及無以示儆勵期祝之意不若本其旨義衍為明白通俗之語且因人而施如儒生則期以遠大農商輩則勉以勤儉而孝友忠信之

戒則通用之似於啓導為切云

齊家寶要

卷下 冠禮

七

宴會崇儉

陳幾亭曰易可用享簋二損之時也夏屋渠渠四顧之隆也於聚饗瑞簋八豐之

致也知已相招情欣於赴知人肺腑故曰相知况今民生日貧風俗日奢飲食宴會亦一大端士奢民奢士儉民儉士不率先民何觀法宜率先者尤在吾黨不兼凡不殺生不演曲不六博清談久坐歡洽較倍蓋極於八簋素相間湯點果饌稱是焉勿羅列廣侈使君子登忘憂之坐默增三數之懷○許台仲曰燕會親賓物意務必雅潔惡其其誠敬然勿固強以酒使之失言喪儀成疾悔其甚焉歡洽勤儉則令子姓考鐘鼓歌古詩為樂其古詩取意義與時事倫類如伐木鹿鳴常棣葛藟東門杖杜各風車牽七月黃鳥嘉魚賓之初筵之類及漢魏以來性情之正者其近世淫聲委靡不用○右宴會約本非為冠禮而設特附錄於此以為凡有公私燕會者式焉

婚禮

於五禮屬嘉禮○按古有六禮家禮止存其三蓋納采問名者即今之具采擇之禮以求庚帖故不云問名而云納采也納吉納徵者即今之卜吉而下禮幣故不言納吉而言納幣也請期親迎者謂選擇成婚之期請於女氏而女氏許諾即行親迎之禮也今請期一節俱附行於納幣之時最為簡便甚合時宜○男子十六至二十女子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皆無期

以上喪乃可成婚

納采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女氏許之然後納采謂納其采擇之禮即世俗所謂下聘定親也○按儀禮除納徵外其五禮俱用屬為摯左傳所謂委禽是也納徵不用者以其自有幣帛可執故也

書式

宜先一日令善書者寫定

齊家寶要

卷下 婚禮

八

大德望某翁某老親翁老先生老大人門下

伏承

尊慈不棄寒陋函從媒議許以

令長次愛親室僕之長次男某茲遵成典敬策

良辰用修

納采之敬以定百年之盟所有非儀具如禮且

伏惟

親慈俯賜

鑒納不宣

紀元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某日某弟某頓首

裕後

其稱謂或大德望即榮封或大儲封或大務侯或大名世有官者或大台柱或大元戎或處其所居之官而稱之各從其宜其禮目男某書納采之敬女某書旋吉之敬

夙興奉書告於祠堂

儀典冠禮告祠堂同惟祝文云某之子某年漸長成未有

伉儷議擇某郡某親之女。遣使者奉書如女氏。主人出見使者。以禮接待。啜茶果。使者出就次。主人乃奉書告於祠堂。親之男作配。茲以今日敬受納采。謹告。某乃禮使者。具酒饌款待。授使者以復書。

書式前後俱照前。伏承。

尊慈不棄。乘陋。過聽媒言。擇僕之第幾女作配。今嗣茲當納采。更辱盛儀。承諸伉儷之盟。愧乏瓊瑤之報。所有庚帖。非儀具如禮目。伏惟。

親慈俯賜。鑒念不宣。

使者復命。壻主人復以告於祠堂。書及庚帖。置。

齊家寶要 卷下 婚禮

古案上。告辭云。某之子某。聘某之女。某年月日時生。今日納采。禮畢。敢告。

納幣。即古納徵禮。既已約日迎娶。方行納徵之禮。卽俗所謂備粧導日。而儀禮註所謂納幣以成婚禮是也。幣用絹段。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過十。更用銀銅羊酒果實之類。各隨鄉俗。但毋使侈靡簡陋可也。

書式前後具名稱謂。年月俱如納采。伏承。

嘉命許以。今愛脫室。僕之男某。茲將迎娶。敢謂吉日以請。某月某日。實惟婚期。謹具不勝之儀。用申。

納徵之敬。伏惟。

親慈俯賜。鑒念不宣。

其禮日男家書納徵之敬。敬。女家書旋吉之敬。

遣使者奉書如女氏。女氏主人受書及幣。乃禮使者。如前。授使者以復書。

伏承。嘉命。委禽寒宗。願惟弱息。教訓無素。竊恐弗堪。通。

厚幣。更。示吉期。敢不惟。命是瞻。敬備以須。伏惟。

親慈俯賜。鑒念不宣。

其壻家女氏告於祠堂。儀節具如納采。

親迎。近則迎於其家。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壻室。俗謂。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設二卓子。東西相向。鋪房。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列果壺盞是飭。如。

齊家寶要 卷下 婚禮

賓客置合色。音謹。以一小飽。謂而兩之。漆以成后之禮。置合色。取天然配合之義。禮記所謂同牢而食。合色而醕也。用一卓子。置於其。女家設次於外。間俗以紅線。絡有脚二銀鍾代之。女家設次於外。屋隘者。或借主人率子告於祠堂。如納采儀。但親新居以待壻。主人率子告於祠堂。文云。某之子某氏。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醮子。先以卓置酒注盤。盡於堂上。設父座。與壻席。擇子弟之知禮者一人為贊。贊請升座。父坐於正廳。壻就位。先在階下。今并立。鞠躬拜。

興拜。與平身。升醮位。於父位之南。北向。鞠躬拜。

酒。傾少許。啐酒。興。執事者。鞠躬拜。與平身。祭。

詣父座前。北跪。聽訓戒。父曰。往迎壻。相承。宗。禮。畢。以。壻。承。

日夙興舅姑坐堂中南向各置卓於其前贊唱序立列北面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詣舅位前拜興婦引婦拜

興拜興婦獨跪獻贊幣婦從者以盤盛幣授婦

子興復位拜興拜興詣姑位前拜興婦引婦拜

興拜興跪獻贊幣上興復位拜興拜興

舅姑禮婦以婦道新婦就席設婦席於姑座之東

北拜興拜興跪受酒侍者授婦祭酒啐酒

射以盃復位拜興拜興拜興婦禮畢序

立至此凡大字者皆贊唱如有祖父父母者則祖

齊家寶要卷下婦禮畢婦如舅姑之儀舅姑

則立於東西受拜同居有尊長姑以婦見於其室

武諸聚於一堂凡親屬俱各為一列相拜○按

婦人見舅以東果為贊取其早自敬謹見姑以東

修為贊取其斷斷自修故左傳曰女贊不遇櫛果

故舉其所貴者以為禮不必仍乎古爾然猶謂如

家貧不能備幣仍遵古用果脯之類為

饋舅姑若家婦則饋於舅姑舅姑饗之今人介婦是

日婦家具酒饌送至婿家舅姑出堂並坐贊婦就

位北拜興拜興拜興拜興舉饌案執事者率婦

置舅盥洗婦引婦盥手洗盥詣舅位前跪獻

酒俟飲興復位拜興拜興詣姑位前復同

進饌從者以盤盛飯或湯或饌侍立婦立於舅

飲食或三行徹饌案

舅姑饗婦儀禮註以酒食勞人曰饗婦既饗而舅

舅姑先令侍者設三饌舅姑前各一一置

案待婦饗畢命舉以入舉饌案舅姑旁之東少南

斟酒侍者捧酒詣舅姑前婦立拜興拜興跪

侍者以受酒啐酒授婦從者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湯飯隨禮畢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東階自

廟見今以太過改三日三日主人以新婦見於祠

堂陳設饌節如冠乎見廟儀但視云某之子某以

齊家寶要卷下婦禮畢婦如舅姑之儀舅姑

拜之禮今世俗多並拜於義亦無害宜從之

婿見婦之父母明日婿往婦家婦父出迎揖婿升

堂主人升自東階稍後婿四拜婦父跪而扶之受

兩拜婿獻贊幣入見婦母四拜獻贊幣後堂西

面立婿入堂前極北面立拜訖從者婦父引婿廟

見婦父先焚香四拜跪告曰某之女某婿某來見

婿見婦黨諸親之禮而無廟見之儀今據集禮等

書補之蓋以女適人生者既有謂見之禮而於死

者豈得漠然不相干凡次見婦黨諸親無幣或四

又有已孤而嫁者平次見婦黨諸親拜或兩拜

隨婦家禮婿如常儀婦父與婿獻酢如賓主禮婿

席於東序。婿獨席於西序。少南席終。婿再拜謝婦。父以幣答婿。婿復再拜謝。婦父送至門外。婿揖別。

附論

昏禮嚴重

呂和叔曰：古之昏禮，其事至嚴，以酒食召，不樂不賀，所以思其繼。同牢合卺，所以成其愛。豈有鄙棄之事，以相侮哉？近俗六禮多廢，貨財相交，婿或不以花飾衣冠，婦或以聲樂迎導，微儀鄙事，無所不為，非所以謹夫婦、嚴宗廟也。今雖未能悉變，如親迎同牢，豈可不語流俗弊事，豈可不去若有意乎禮，尚進於斯。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觀此則世俗拘忌陰陽，選擇時日，或以旦晝及昧爽成婚者，殊失其義。

齊家要

卷下 婚禮

五

媒妁真誠

媒者，謀也。妁者，酌也。謂謀度斟酌二姓之人，為之今世俗多惡女媒之言，甚為害事。蓋貪役之流，惟幸親事必成，為己利，則必誇張聘查，以惑兩家之聽。無識者從而信之，及不如望，鮮有不視姻好為冠離者。士君子家，但以此輩通殷勤，無以其言為可據也。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嫁娶宜慎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子是以教化不期而多夭。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教人，以倫安族，無教人，以亂。婦人無賢，從夫之爵，坐以大之齒。

胡安定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敬，要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嫁，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為不肖，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成婚之後，性為患無窮，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福祿，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及其既長，或不宜，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欲致訟者，多矣。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齊家要

卷下 婚禮

六

男婚女嫁，不知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往往相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親而有及於財者，勿與為婚，姻可也。

何氏曰：婚姻之事，為父母者，亦當察其血氣壯弱，以為遲速，毋使情實早開，易取天折之患。然又不計論財禮，致失婚姻之時。又曰：凡議親，固當慎之于始，然姻緣配偶，天已預定之矣，非人力之所能為。一經備禮納吉，人家之貧富，女親之妍媸，儀物之厚薄，再不必言矣。稍有參差，終身不得和諧。

聘娶從儉

何氏曰：吾嘗見嫁娶之家，聘禮豐盛者，不志異日之聘，如資粧盈備者，不知用盡多少心機，始得成就，其舅姑猶不滿意，苟或婿之不肖，適足損其婿情，其志而縱侈其心耳。不數年間，廢棄殆盡，異樣金珠錦繡，悉為他人所有，其女何嘗受用分

章思之可為太息知禮君子慕尚古模凡百禮儀務從儉約以兩全其家慎勿過為奢華以踵敝風可也

陳氏曰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尚儉

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撰乃

卧魚屏遠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撒回宋范文正

公將為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為幃幔者公聞之

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

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於庭昔虞翻為其子納婦

止求小姓顧靖侯婚姻勿貪勢家苟率此義則率

羊可以盡歡需大足以成禮其帶之外已悉長物

又安有奇技淫巧得聞其門乎○牽羊乃南宋王

敬弘孔淳之裔

大西晉吳隱之

擇媳救奢

程伊川曰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于擇婦

陳幾辛曰俗親以為盛有議以為衰家風日趨於

奢其勢難久猶之好花盛放彫謝匪遐紅袍滿場

齊家實要

卷下 婚禮 七

綽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全因婦人挽救之

道惟擇清勤朴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為媳

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姑嫜可

以式後人此返朴還淳之本圖也若學華門習靡

麗婦一入門競相驚炫雖使長者訓言諄至以一

身率先之譬如引鷺登山迴瀾既倒力窮而功半

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賢妻愚亦云家奢締賢

總○按此論甚妙猶恐人家可擇而媳之性情究

難取必然不

可不師其意

訓子守正

何氏曰婚姻正始之道今人惟知正其女

生子十四五時即防他人引誘仍戒女僕往來務

令保守其身如處子之貞潔庶可以擇佳配而心

無愧作能保守其身即能保守其家身正則家道

正矣若此身一壞萬事瓦裂將何以事宗廟而繼

後世乎吾嘗謂欲止婦女之姦邪先禁男子之淫

慾者此也清源正本之規慎始微終之誠焉子弟

者不可
以不知

嘉儀攝盛

士昏禮曰下達納採用鴈下達者屬本大

盛者也按古六禮皆用鴈家禮惟用是則所謂攝

簡便也黃氏瑞節曰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

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亦當執大夫之贊矣但

鴈之為物不常有於四時如闕廣之地亦所不到

惟者為形類於鴈借以代之無不可也亦有欲刻木

為鴈者近於用死贊矣恐非嘉慶之禮所宜也朱

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贊鴈

不若從古命服之為正吾抗新人多借用冠較涼

之意故故不

之意故故不

迎娶遵古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

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齊家實要

卷下 婚禮 六

思嗣親者言娶婦則與代親之感故不忍用樂以

為樂也

程子曰或謂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

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

也又郊特牲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人之序謂相

承代之次序夫昏禮乃好合之始而不以賀為樂

以為賀制禮者之義微矣孝親之道昭矣昔喪嘉

昏禮用樂猶有一薛方士非之今世俗不獨喪嘉

鼓吹而且使優伶之輩唱鄙俚之歌以娛賓客雖

士大夫之家亦莫之改何也若夫嘉慶之地又有

所謂送歸房與開房之俗男女雜擾同於鸞鴛可

耻莫甚以禮導民者其嚴加禁焉

邇來吾杭嫁娶富貴者競為奢華不惟鼓吹器用

馬導而且形與僱加飛蓋其為有識嗤嘆久矣今

康熙甲寅兵荒告警遠近戒心凡男女及時之家

數月嫁娶殆盡雖其聘禮奩具十分備約各家迎

親多有不用鼓吹止列花燈數對而已者然而賓

客覓飽反多贊美大雅莫或非議其微陋焉

齊家寶要

卷下 婚禮

尤

萬流宗曰：抗俗昏儀多不合古而送親一節為尤甚。按儀禮：父送女，不下堂。母送，不出房。今抗人送親，俗人謂本之孟子。夫孟子固云：往送之門，獨不思下文有：往之女家，句乎？以門為婿，則女家為何家也？且莫尊於父母，莫親於父母。今婦入門後，父母未拜，而先拜女父母，莫親於父母乎？○地名：陳君平曰：抗俗婿不親迎，反煩女母送之，甚失男先於女之義。徒苦婿家，肆筵設宴，靡費無極。因而饕餮，致敗家。遂使所親最吉佳期，是夕反成虛設。大日設遇不祥之辰，寧不悞其終身事耶？吾驗之屢矣。

抗俗更有可怪者：用厨人贊禮，其辭俚鄙，過甚焉。層間先達張維城先生，獨不徇俗，特舉莫雁之儀，而用子弟贊禮，讀祝一時傳頌其美。嗣後如皆能不舉聲樂，不用送親，專重婿往親迎，文人贊禮，則不惟從儉節財，所益不小，而屏棄陋習，敦復古風，彬彬乎稱盛事矣。今雖或以為迂，後必有賢豪起而正之者。

屠氏曰：昔朱子曰：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只得宛轉使人與之議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按世俗之人，習見鄙陋之悅耳目，而苦古禮之嚴肅，誠有如所慮者。然議昏之初，使能擇好禮之家，與之諦好，則彼此相成，不難矣。故君子欲遵禮者，當慎於姻家之擇。如得士夫數十家，毅然行之，則移風易俗，可待也。

燕親尚質 陳幾亭曰：吳味先謂：乃締姻姬，締姻之後，必冰人為介紹，必庭實為先容，必締結為酬酢，禮貌既備，舉行良艱。於是往來日稀，雖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濶之親翁。是因親得疎，也是重形跡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盡替，易結之茂，萃難也。俗情因味成疾，通人豈可不畧凡糕糖花單人物，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賢，以四為隆。朝宴以八為極。况在士民而可喻之，司馬溫公所為會。

齊家寶要

卷下 番禮

三

數而禮勤，物約而情厚，遵之當自我輩始行之，當自今日始。

推恩逮下 吾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生而願為之有夫。彼僕婢亦人子也，特家貧無倚，故為人所輕賤耳。然其室家之念，則一也。乃世有錮之老，大不為匹配者，甚傷天地之和。凡女婢及笄，即當擇僕之可配者，俾成夫婦，如無可配者，即聊具資粧而遣嫁之，亦莫大陰功也。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三

力力耶又一法合縫時先以給脂之油灰塗其內
覆綿紙二三層其固甚於松脂外面雖生桐油數
次此法尤為簡便利於貧者然總非預辦不可易
得凡遇父母年老即當竭力為之不得與兄弟分
派爭較彼此推延以致倉卒喪事且古者國君即
位而為禋歲一漆之禮士庶平○萬曆戊午吾浙
臬副陽羨何公刻家禮摘要勸民曰古者六十歲
制七十時制後世人多夭札五十制之非豫凶事
也而愚者顧以為諱為之子者亦故延緩吝惜變
出不測物惡價倍貽無窮之恨於心忍乎其力不
足者寧厚於此勿急難務庶免後悔古人有備身
以基者今即假貸數金固不至於以身為奴未可
輒以貪自誤也○柩內七星板其制用板一片長
廣今棺中可容者鑿為七孔隨殮時用石灰炭屑
末厚鋪棺底灰上加紙紙上
告於親戚僚友計
赴也親遺凶變慘禍急走
告於所知也可書主之
書式某親某人不幸於
某月某日某時卒

魂帛用白生絹一丈二尺中半褶之得六尺如一
結之上出其長俟氣絕後覆於尸上既入棺已盥手
下為兩足之狀蓋古人束帛依神之意也立銘
旌以絳帛為之三尺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
品以下七尺庶人六尺以粉大書某官某號某
公之柩姓則書某封某母某氏夫人武宜人之柩
無官則書處士某號某公某母某氏孺人之柩置
於靈座之右蓋古人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
旌識之蓋時覆於棺上近乃有用旌長至丈餘者
又用顯者之名題贈
附真容亦曰寄顏朱子曾自寄顏於建寧須用通
人也亦須平附助喪古禮喪家長幼無論親疎咸
日及早為之附助喪易服助喪禮賓不勝喪主或
鄉約日喪主手哀人子方其親歿之時號慟幾絕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有才幹知禮者聞其初喪即常服往弔為絞執治
棺成服然後歸庶幾喪主得專乎哀而禮可行若
其家貧即率眾財賻贈蓋亦如之甚不能
舉則助其棺槨衣衾及為之造築墳墓
飲之以衣設幃及牀藏遷尸於牀南首乃沐浴
謂之襲反本之意家禮沐浴用侍者以侍情諭之
男子當用子孫婦人當用子孫婦及女侍者惟從
旁助之草六象曰蓋古侍者即喪主子弟及子弟
婦女今云侍者必將委于婢僕恐有未周亦且便
其親也人子撫摩親體唯此一事後即不可得矣
豈可徒委侍者或孝子哀痛之極不能舉手故用
侍者助之解亡者髮沐之賜以巾先浴上身上以巾
拭之次浴下身另以一巾拭之剪手足甲盛於小
囊候大飲時置於棺其沐浴餘水并巾櫛掘坎埋
而掩之切勿從俗傾潑道上懼褻親體之遺且為
人所畏也之類俱以綿布為之不得用綾段惟

服大飲之翌日。謂死之第四日也。杭俗多用第三日。頗有爲時急促。未能周備喪饋之苦。宜遵家

服爲次序。○五 各舉哀相弔。男女各以次入尊長前跪哭。哀痛之極復

此互相傷也。是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

水飲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
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則麻衣

馬布鞍素綢布簾

夕奠凡奠除酒器外盡用素器不用金銀華物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朝奠晨起侍者

設盥櫛之具於靈牀側。少頃。執事者設餽果湯飯。視盥手。焚香酌酒獻茶。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

位四拜。尊長坐哭。食時上食。徹去朝奠。夕奠。如朝奠儀。

卷下 喪禮

毛

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恩其親也自此以至
於虞朝夕如之若遇朔望則比常奠加盛貧者隨

力設供哭拜如常儀○此子爲喪主也或問若父爲喪主則夫亦可拜妻乎荅曰丘氏補註有父主

喪於體前奠酒再拜之儀則夫亦可拜妻矣但父拜之時其子宜泣跪於苦次俟父禮畢更行哭踊

可也哭無時輒夕之間哀至則哭於喪少惟寡居

有新物則進之

皆厭之。

奠賻 以禮恤喪曰奠以物品祭亡者曰奠以賁賻助喪事曰賻凡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以口

惠而實不至爲可愾也○公羊傳曰車服曰賵財曰賻衣被曰篋○死而不弔者三曰畏自經於

遊之類○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凡弔謂弔生者

哭謂哭死者與死者生者皆相識則既弔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不識

死者則弔而不哭。○如尊長臨
卑幼之喪哭者情也拜則非禮。凡弔皆素服。曰羔

喪立冠不以弔用素服者以哀心臨喪服稱其情也護喪人報主人皆哭藉藁以俟世有在孝關中

啓拜者。○贊就位。舉哀。哀止。上香。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禮主人無答拜之儀今賓弔主人世俗皆答拜從俗可也賓弔主人

曰不意身親身官以變官尊則曰薨逝稱尊則曰捐館薨榮養無官則曰色養伏惟哀慕何以堪

處武隨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致辭。曰。某意致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致辭。曰。某

重祿延某親蒙賜慰問不勝哀感。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稽顙拜賓賓荅之又慰曰慘短有數痛寡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主人再謝○孔子曰拜而

卷下 喪禮

天

後稽顙于其廟也稽顙而後拜廟乎其至也
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

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後拜
肘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願音

禮畢。自就位至此。陪賓主至階外。凡大宰皆贊唱。○賓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

送之。以待以恭而退。今甲止。言靈前。四拜。主人荅謝。甲者隨意致辭。無煩儀從。俗亦可。

奠用香茶燭酒果厚薄隨備聘用錢帛○唱序立

御祭則舉哀哀止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詣
日就位

靈座前若赴寒賓則上香尊一人獨詣
跪尊拜酌酒則否醑酒醑奉盞

與賓擗之餽奠酒奠酒接盞置罍座前讀祭文有

紀元某年歲次干支某月干支朔越某日干支添

齊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修之儀致祭於某親某官某公之靈云云尚饗舉哀俯伏

興平身若不跪不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焚祭文哀止禮畢自序立至此凡大字皆贊

再拜贊辭慰主人主人致辭謝賓又護喪送至廳

事茶湯而退待之今人或盛張酒食甚違禮制

陳用揚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焉夫自朝至

於日中晏謂之日平日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則

一日七情惟哀為易感而難化誠敬之至故也故

未哭而平而已哀不飲酒食肉故曰君子哀樂不同

猶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故曰君子哀樂不同

於喪家耶○宋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七日參政賈

齊家寶要卷下喪禮

齊卒明曰太宗臨其喪遠宮節令罷宴天禧元年九月長春殿宴錢節度使張晏以王旦在殯不舉樂嘉祐六年三月宰相富弼母喪禮院請罷春宴弼樂詔併罷春宴彼天子尚守禮如此○呂氏平說曰詩云凡民有喪訕訕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殆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知者而况其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哭弔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殮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共其飢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慙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塋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始而則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贈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士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

失其宜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哭之儀以克主之費是則先王之禮儀其可如是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以莫不必更自致禮唯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備者以應其求報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禔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期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瓊山丘氏曰世俗於親賓弔奠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是正呂氏所謂如待以常賓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者况送往之日勝錢設宴醉飽歌唱甚者孝子亦與飲噉此何禮也今擬親賓之來路遠者設素饌以待之似亦無害但不可飲酒耳至於設席散帛弊俗已久聞吳興諸處此風尤甚貧無力者勉強舉債為之以致今數十年來雖富

齊家寶要卷下喪禮

貴之家莫敢開喪受弔者并無舉殯之事是在經紳賢士力行古道庶可救其弊耳朱子語錄曰喪葬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草食只可分與僕從○近思錄曰程子葬父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註曰周行己字恭叔臨莖飲酒非禮也○以上數論精明詳盡喪家用素正儒者守禮事也奈何其背而不遵耶恭叔所用者皆緣孝子忘哀而飲噉不得不以葷酒來親賓嗟乎罔極之恩粉身難報乃區區一飲食開不能少盡此心乎今縱不能遵不食果菜之文亦當恪守不御酒肉之禁其待賓自入殯開喪以至奉殯安莖一切皆用素饌從事以遵典禮誰無父母人同此心則弔者自皆大悅雖善謹者不能肆其誅求矣當此風俗頹弊之時力行古道則盡孝報親下則主持名教吾厚有望於忠信篤敬之君子○孟子滕定公薨章所宜詳玩○又凡喪皆宜齋素不獨親喪為然

附○凡文武官員亡歿朝廷遣使或令有司致祭者皆先期報知於喪家設香案於

堂之中南向設靈位於堂之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之位於堂之東西向設讀祝文位於使者之右設喪主拜位於靈位之右北向至日陳設牲醴如常儀使者至喪主以下止哭去衰服易素服出迎於大門外引使者入立於致奠位喪主就位先行四拜禮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喪主以下復行四拜禮焚祭文喪主請使者於賓次拜見如常儀

三月而塋前期擇地之可塋者。三月而塋者土庶之分也。

程子曰。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武曰。又須避村落遠井窰。卽是美地。夫塋之爲言藏也。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道體。是必擇其地而卜塋以決之。其武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心泉地風螻蟻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於心安乎。而子孫亦有死亡絕

卷下 喪禮

三十五

藏之患捷如影響甚可畏也故必當原其脉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木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逝者之遺體俾長溫煖而不朽腐逝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者平安榮盛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有天意焉非人之智巧勢力所可能得也諺云穴在人心不在山地鬼神實式臨之免禍幸矣乃希福哉善爲子孫計者但於天理存心積德積行擇法服以求之而聽機緣於天命當必有佳美之遇矣

告啓

期既得地則擇日以啓則告於親族僚友之當來服斬衰五服之親仍各服其服其告期各謝東帖仍用綿紙書治葬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顙拜擇日開塋城凡塋城孝子誼當躬親祠后土儀節見後下其祝文但改定茲穿墳古惟天子得穿隧道作灰其光爲營建它光

刻誌石
誌文以二石相向用鐵束之埋於壙前陳氏曰誌石專防發掘

須令易見若如上所云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其
其斷鐵開石諦視詳觀抑亦難矣宜用石二片一
爲底一爲蓋二石相向四角俱用石片厚一分方
一吋者抵之四圍護以大磚上覆以土離墳前數
尺淺埋之昔孟子塋母曰作跪像埋之墓前後遇
掘者遂知爲孟母塋聖賢蓋惟欲人之早見之也
○如貧俗無文不能刻誌不可取堅大方磚依式
朱書用錐畫文如左曰先考某府君諱某字某號
某某姓出某支某公後世居某鄉某地高祖某曾
祖某祖某父某母某地某氏配某氏子幾孫幾女
幾嫡某孫女幾受聘某生某代年月日時卒某年
月日時以某年月日時塋某地某山某向孝子某
謹誌○母則曰先妣孺人某地某氏父某母某氏
以某年月日時生年若干歸吾父某公生子幾女
幾適某卒塋山向同上書若無子女則夫誌之易
先妣爲亡妻歸吾父爲歸我凡幾年餘同上亦蓋

卷下

食

之以磚造明器。造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而埋之。物象平生而小。蓋亦孝子不忍死親故象其生時所奉物以殉。謂之明者神明之意。不必其真可用。爾然觀晉成帝詔曰。重壞之下。豈宜重飾。惟潔掃而已。彼天子尚然。况士庶乎。古又有苞苴。三物乃備。以盛脯醢五穀之器。然皆無益於死者。而有招引蟲**大瘞**舉音喻。古者喪車制樂之患。俱不用可也。大瘞。度其詳。今但從俗爲之。惟取其牢固平穩。古有以錦爲柩衣。以彩飾竹格者。非直爲觀美。欲其親勿爲人所畏惡也。不若只用白綾或生絹爲**羹**羹音羹。以木爲之。似扇而素。撲旦兒遇雨之患。羹長。舖羹書。隨諸侯用之。飯羹書飯。大夫川之。雲要盡雲氣。士庶用之。柩行執於兩傍夾之。蓋古人置以飾棺者也。**功布**白布三尺。樂之竿上。一人持之。路有低昂。視以爲節。謂之功者。以其加人功。鍛治者也。**方相**以狂夫爲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有官者四目。日方相。無官者兩目。曰魃頭。蔡引用之者。卽周禮

齊家寶要

卷下

五

體而逐疫之義所以驅逐罔兩之類以衛安死者
 現魄也今多用紙作鬼神像相以送葬者徒費資
 財殊於禮無取也○題音欺戈作神主白虎通曰所
 形如骸骨牌也上畫亞字形作神主以用主者神
 無依憑孝子所以繼心也凡作主之法用梓木或
 栗木為之不宜用柏木柏樹多滋年久恐面與脂
 中膠固難開也跌方四寸象四時高尺二寸象十
 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四時厚十二分象日之辰
 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之額而刊之一居
 前一居後陷中長六寸闊一寸書官爵姓名行合
 之置於跌身出跌上一尺八分並跌共高一尺二
 寸瘦其旁以通中以膠和水調鉛粉勿入桐油塗
 其前以書題稱旁題主祀之名加贈及易世則添
 而書之外改中不改其題主之法先題陷中父則
 曰某代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行幾神主次題粉面
 某公配某封某氏諱某字某行幾神主大題粉面
 父則曰顯考某官某諱某字某行幾神主母則曰顯妣某
 封某氏神主其下右旁書孝子某奉祀無官者則

以生時所稱為號如父曰顯考處士某號府君如
 妻及早幼妻稱先室子稱亡男不用旁書奉祀之
 名其旁親或伯叔或兄弟或子姪尊于已者稱先
 早於已者稱亡已尊為主祀已早為奉祀其陷中
 兩旁有將生卒年月日時及某年月日時產於某
 處某山某向某分金悉紀於上者亦其有禮○韋
 六果曰神主奉祀祇宜長子署名如長子不在則
 列長孫三代尊稱題銜俱當改題所以承重者乃承
 故長孫長曾孫皆有承重之服所以承重者乃承
 宗祀耳今見世俗神主擅列眾子之名承重者非禮
 識尊祖敬宗之義也○舊禮於高曾祖
 考上悉加皇字大德年間部文禁止改為顯字蓋
 皇顯皆明也又曲禮云生日父母死曰考妣考者
 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親也言其親美於考也
 生遷柩引前一日因朝奠設饌訖訖訖訖訖訖訖
 奉柩朝於祖義也今人家快臨難於遷轉但跪告

齊家寶要

卷下

五

日請朝祖祝奉魂帛代柩主人以下哭遂遷於廬
 從至祠堂前北首而出安魂帛於靈座遷於廬
 事今人家屋小乃代哭至此又代哭者初猶有願
 焉孝子哀親之將亡故哭聲不絕同於始親賓致
 死而制禮者懼其過傷亦使人代哭之○親賓致
 奠奠日脯設祖奠時出則祖也謂行始也將葬東生
 禮靈神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謹告主人以下
 拜哭盡哀○此將舉殯之夜也正人子不忍離其
 親故終夜哀痛悲號世乃有演戲鬧村以哀為樂
 背禮傷教莫此為甚詳讀前後諸篇自當知愧其
 不能者維風君子當苦論痛止之今全孝道○又
 有開喪之家客至用門鼓於行禮之際奏以音樂
 亦大非禮大約喪家但當以哀泣為事孔子曰臨
 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凡蕭鼓歌唱之聲樂宜禁
 絕惟出殯之日用鼓吹前導宜從俗耳○家禮前
 要曰殯引之日宜禁俗樂止用二鉦代鐸前導施

厥明設遺奠告日穀辰既屆神靈莫留載陳遺奠之
 勿驚勿怖敢告孝子哭拜○遷柩就舉視曉告日
 舉柩納葬中祝奉魂帛升車至是婦人乃蓋頭後
 立哭○發引次銘旌次靈車次功布次大槨舉傍
 使人執靈主人以下男女步從哭不絕聲婦人以
 白布幘幘夾障之今世俗送殯親賓鄰族俱先導
 彷彿挽引之義從俗亦可○禮曰送喪不由徑送
 差不得途途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哭○及墓
 執事者先設靈柩次親賓次婦人各就位
 戈擊壤四隅靈柩至設奠柩至主人男女各就位
 哭賓客相乃空為要緊孝子慈孫尤當究心如在
 辭而歸

齊家寶要

卷下

墓

山宜深六七尺平地止可四尺餘太深則有水也
 北方土厚有穿至丈餘者則各從其宜周此棺
 墓寬七八寸用三和土築實之永無崩陷此棺
 風發掘之患惟雖聖人所制其弊隙處多有水滲
 入昔司馬溫公亦曰板木終於腐爛徒使墳中寬
 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為愈也其三和土即家
 禮所謂灰隔用石灰三十担砂石如黃荳者十
 担本色土二十担以烏桕葉二担搗爛浸水成汁
 膠粘勝腐也其汁須好紅收貯一絲墮地則滿
 缸馮出矣相傳汁灑於地其對即生今取其汁月
 石灰砂土拌勻若太濕則粘并難築太乾則燥散
 不堅未下棺時先鋪燥者一二寸在底築平俟下
 棺定向畢鋪銘旌將三和土逐漸填於四旁築
 用柱築之一分漸漸築起勿令震動極中人力須
 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矣日不能完以夜
 繼之如不能繼次日須鋪動面皮刷汁加築經
 有雙釘釘不入為妙餘俱結於頂上封築完固再
 以土加高四尺成墳蓋灰得砂而實得土與烏桕
 水則粘歲久結而為石其堅甚於石也此法善
 善行之勿疑但石灰須用大壘野灰乃青石燒成
 內防有不著火未過石筋亦有難白土及白石木
 須用水碗中試之乃見惟灰真正則發而堅不可
 不慎

附磚柳法 石柳生水切不可用柳磚須色青聲
 響乃燒透者若黃色無聲即不堅矣其磚每塊一
 尺長四寸半闊三寸厚重六斤須用高價與金井
 定做則練泥細而火候足乃堅固不裂也金井長
 一丈二尺闊一丈五尺先用糯米灰白煮稠粘稀
 粥鍋中投以石灰寒冬不冰人且食取粥調純
 石灰築底一尺厚又鋪條磚一層方磚一層地面
 磚一層柳內復加六斤磚一層連灰縫一尺厚武
 謂柳底隔灰砌磚恐絕生氣可怪哉生無氣堅
 不透豈礙柳底且指若土易朽使土侵腐人子之
 心安乎四圍牆一尺二寸厚中填隔二柳亦一尺
 厚其國牆中填皆一尺二寸厚中填隔二柳亦一尺
 和土築實平口以時日久樹根蛇龍侵壞下棺定

齊家寶要

卷下

美

向之後棺外四圍空隙俱用細柳鋪砌石灰輕
 築實毋使震動棺中棺蓋上亦然加灰與磚平只
 朱紫陽所謂實墓永無客水之侵後雖地震亦不
 動也其上勿用磚作接連式乃古墳法非並法也
 往往墓門客水易入柳頂亦男毀矣宜用紫色或
 豆青堅厚石板二大塊合縫蓋上石上築純灰一
 尺二寸又加三和土尺餘四圍純灰隔外套下二
 尺餘又壓大黃石數十塊以三和土換之碎黃石
 數十担覆砌之天石取其重後人難動碎細石取
 其無用且壞犁鋤後加以好土成墳庶久遠無虞
 也如有壽穴須取乾燥好土鋪細填實蓋石根縫
 免使客水得入臨用時取去之至於所用工人貪
 利者聚尤宜早禮厚餽畫誠以感之無不盡心也
 勿與項項計論已上乃嘉靖年間海鹽王公諱
 文祿者所著墓度也其見仁孝苦心不無過費然
 人子為親止此而已豈可吝乎有力者宜以為法
 祠后土 擬改后土氏為本土地之神擇賓友一人

吉服北向祭蓋以祖考形魂托於此地故設祭以
 安之也用賓友主祠而孝子不與者以凶服非所
 以交於神明也○家禮摘要曰不可定如世俗所
 修半請名位人豐饌厚饌以為禮顧於墓客儀
 誠歸人之請祠土者與請題主者書式用白全
 見戒之謹蓋某日先塋安奉率屈

台從借光

祀典

增責泉壤伏興

俯仰易勝哀感

右 啓

大德望稱謂隨宜某翁某老先生老大人門下

陳設 用黃紙書本土地神位設殿前於墓左前
 盒香餅燭臺紅燭一○ 就位 鞠躬拜興拜興
 張元寶祝板紅燭

平身 盥洗 告者俱洗詣香案前跪 上香

斟酒 執事者一人西酌酒 告者盡傾酒於地以盡

酒 跪授 告者執事者一人東向跪受告 俯伏與平

身 退讀祝 祝執板跪於告者之左而讀之其文曰

幾日千支某官姓名敬昭告於本山上地之神今

為某官某人或其封某氏之墓茲以清酌肅肅

無後想子孫榮盛億萬斯年謹以清酌肅肅

於神尚饗按舊文無子孫二句常見一鄉家用之

想亦孝子慈孫意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自就位至此除祝讀祝謝祠土者

併謝執 事者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題主 按古人必塋而後題主者形歸於土而後依神

俗大都臨塋時題於家殊為非禮其題主之人

家禮惟命子弟善書者吉服題之乃世尚虛文多

有請尊貴者其蔽其美賢者正之必欲請題主者

延賓但於親友中擇一有德之人可也 請題主者

先使人通言致意俟其已允前期三日孝子麻衣

孝巾不用衰冕者以凶服不便入於吉門也親登

其堂致書再拜而書式 用白全 東紅簪

退不必定見主人 謹筵某日肅治几筵奉舉

台從借重 鴻題 榮光宗祏伏冀 俯食賜勝哀感

按神者石廟中 藏木主石室也

陳設 在墓則設圍帷香案於墓左在家則設香案

殊墨筆硯卓圓後列椅褥 設盥盆執巾備紅瓊白毯

立諸孫皆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盥洗

題主者與執 詣題主位 孝子詣 出主 執事一人居

事者皆跪 題主 古法俱先題陷中次題粉面今

主分開置 題主 皆陳先書定只存王字一點臨

時執事一人居右者取筆潤珠以奉題主者題主

者左右通讓而後題之次潤墨筆以奉亦通讓如

前點 納主 執事居左者 俯伏與平身 謝題主者

畢 納主 執事居左者 俯伏與平身 謝題主者

家貧不用幣題者若卑行前後止一揖行尊再拜

謝之題者若併謝執事者自就位至此凡大字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贊唱 遂哭奉神主置靈座

贊唱 遂哭奉神主置靈座 贊 上香 奠酒 讀

祝 祝讀日維年月日孝子某敬昭告於顯考某官

祝 祝讀日維年月日孝子某敬昭告於顯考某官

祝 祝讀日維年月日孝子某敬昭告於顯考某官

祝 祝讀日維年月日孝子某敬昭告於顯考某官

祝 祝讀日維年月日孝子某敬昭告於顯考某官

祝 祝讀日維年月日孝子某敬昭告於顯考某官

蔽陰則土濕而天光立石碣於其前亦高四尺跌
不勝兼恐奪生氣也某代故某官武處士某號府君墓左書年月日右
書孝子某立母書某封某氏孺人或併其內外
山向分金而下誌石離城前近地
書之者亦可下誌石而三四尺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先

而勿稱者謂之故誼與敬君子弗由也
鄉校禮制曰石碑始於秦漢銘誌起於南朝蓋至近
世其至巧言麗辭誇功飾美變食焉為潔清譽慘
刻為長厚使人讀之誦笑羣起是將以揚祖考之
美而不顧陷於矯誣乃反以張其惡也隋文帝曰
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
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昔孔子過季札墓大書曰嗚
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朱子之母亦不過曰宋母
視夫人墓奈何世人不不知法此卑辭厚幣以求巨
公之文徒為優詭之具究竟於死者何榮生者何
益哉如其生平事蹟有可稱述各撰行實載於宗
譜藏於家乘傳之子孫其可矣
按今同制坐地一品九十九步每品通減七品以下
二十步庶民止於九步穿心一十八步皆從坐心
各數至邊墳一品高一丈八尺每品通減七品以
下不得過六尺其石碑五品以上龜跌蟠首六品
以下方跌圓首著在令甲可考也更有用石人石
獸筆柱者然墓者當為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

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耶發掘之慘千古傷心是
皆無益於死者而反有害故古制又有貴得同贖
雖富不得同貴之文然而廣觀
達識者總不若不用之為愈也
反哭反哭謂既反而哭求親不可得見而哀之也故
也反而亡焉矣主人以下奉靈車徐行哭徐行哭
之矣於是為其主人以下奉靈車徐行哭徐行哭
往如墓反如疑至家哭望門即哭奉主置於靈座
謂親之在彼也哭拜盡哀有弔者拜之如
初期九月之喪可以飲酒食肉惟不與宴樂小功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早

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尚皆如此况親喪乎
虞祭未葬有奠而無祭既葬而反虞始設祭焉此喪
所不之故傍徨三祭於殯宮以安之也古禮日中
而虞若墓遠則初虞便於所館行之不可出是日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已晚不暇即執事者陳器具
饌○贊序立舉哀哀止祭神鞠躬四拜
平身降神盥洗詣靈座前上香跪人
執酒注西向跪一人執盤盞東向跪主人取注爵
酌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將
酒盞傾於茅沙上俯伏興平身復位初獻詣
靈座前跪祭酒傾少許於奠酒執事受盞讀
祝祝執板跪於主人之右讀曰維年月日孝子某
夜處哀慕不寧謹以庶羞潔盛禮齊哀薦於神尚
鑒○齊讀作制略合也欲其合先祖以為安也
俯伏興平身復位亞獻但同初獻諸弟主之終

問居喪爲尊者強之以酒當何如朱子曰若不傳

服爲冠。按韻書，練，漚熟絲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爲

送主至祠。飲酒食肉而復寢。始飲酒。食乾肉。乃堂不哭。飲酒食肉而復寢。始飲酒。食乾肉。乃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哭

沈司寇此論乃是禮之代變非古禮也。今家禮及王制皆以二十七月服除。相沿已久。固罔敢通。然母之同于父而斬衰也。生母之同于父母而三年也。後王議禮。改而從厚。協乎天理。人心之至。百代定為遵守。則有志復古者。自當以三年之喪。仍從三十六月為斷。以稍盡罔極之悲焉。○唐書儒林傳有王元感者。亦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因深詆禮儒之非云。○按魯宜公新宮災。在堯后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古人喪不止于二十七月矣。

忌日。謂死之初日。實明主人以下。素服詣祠堂考妣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儀節同時祭。用贊唱去飲福受胙。○若考妣於前。祝後加舉哀。哀止。若祖考妣近故者。亦然。○祝文云。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以上。則改吳天罔極。為不勝永慕。謹以清酌庶羞。用伸奠獻。敬奉顯妣。需人某氏。配食尚饗。若妣忌。則用仲莫獻下云。

敬奉以配。顯考某官府君。尚饗。按妣不日。謂食而日配。食配也。蓋夫婦得合食也。○忌日。變服而曾祖考妣。衣用青素。祖考妣。玄冠白衣。考妣。白冠白衣。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哭

哭。謂城邑喧繁之處。望其州境。縣境。其鄉其家。皆哭。入門。詣靈柩前。哭拜。并拜謝。視含欲尊。長親友披髮。跣足。不食。四日。成服。若未得行。則為位而哭。朝夕奠哭。如儀。四日。成服。至家。若既葬。據家禮云。宜先往墓哭。拜禮。時宜以家中靈座為主。而神氣無所不之。則凡行禮。時宜以家中靈座為主。而神氣無所之墓哭。拜禮。時宜以家中靈座為主。而神氣無所成踊。求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返位。又哭。盡哀。遂除。○其間齊衰以下。喪則為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不奔喪。則四日成服。如歸。在服滿之後。則用孝巾。具腰經。詣其靈。或於墓所。隨俗具酒饌。以奠。獻哭。踊再拜。遂除而歸。

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之。未能往哭。則遣使致奠。奠之物。就外次。衣中服。再拜哭。送之。惟情重者。亦哭。殯或墓而已。

返葬。凡客死於外者。如子孫不在側。以有服之親主喪。無則執友與僚友之厚者主之。自初終至哭。

奠儀節皆如前發引前一日晚告曰今擇以某日遷柩就葬將還故鄉謹告至期又告曰今日遷柩就葬發引登舟設靈座置錦旌朝夕哭奠如儀陸行則途次遇食時上食米至家前一夕哭奠如報知在家者急於去家十里便處設酒具奠以待若子孫或以疾病不能奔喪於死所則亦當扶病豫待於百里外柩至徒跣哭踊如聞喪儀不得同此在家之說也至日有服者皆哭奠柩駐於輓次各舉哀且哭且拜跪告曰下棺矣柩將至家親屬來迎敢告再拜舉柩行男女步哭奠至家宗子由中門而入安柩於中堂餘由便門入名安於所居若家在本內有門禁不許入者則設次於郭外便安之處今世族有旅殯者多拘於忌諱雖宗子尊屬亦不許由中門以入呼生時所出入居處之所其死也乃不容其居孝子之心忍乎安柩畢各服其服就位焚香斟酒跪告曰靈輻遠歸至拜奠祭具如常儀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是

改葬 凡有改葬者必具事因關於官俟允乃行之○有淫亂風聲四男女作逆類狂劫盜刑傷五人口六畜死絕田蠶家產耗散官事不息有此五者方當議改○喪服記曰改葬總服總者子為父妻為夫也行將親見尸柩不可無服總三月而除之○如告期於親友及答謝書帖前期三月制經詣祠宜書治葬總服子某頓首拜期三月制經詣祠堂啓積由主俱如常儀跪告曰茲以其考妣體與托非其地恐有意外之患驚動先靈不勝憂懼將卜以某月某日改葬於某所謹擇日開坐域祠以酒果用伸虔告復四拜納主出擇日開坐域祠利將改葬於此餘辭如前○至期於舊墓所設白布幃并男女位次妻妾子婦俱親麻服餘素服為位哭盡哀祠后土儀節祝文俱如前但改曰茲有某親某官卜宅茲地恐有他患將啓遷於他所謹以清酌云云祠畢焚香酌酒再拜告曰某官某

人葬於茲地歲月滋久體魄不寧今將改葬伏惟尊靈不震不驚謹告舉哀再拜 開墳舉棺置於幃下以功布拭棺覆以衾設奠於柩前如有一法宜先造極厚杉木板四邊鑿槽置朽棺之旁用極大貓竹劈開削薄片數十長各五六尺貼地橫排入棺底以次相並俟柩滿即用多人擡起安放杉板上抽出竹片此板即作柩底也然後四邊用木端加上木蓋不露骨不亂徑如舊棺之外如欲以新槨且令古木槨之義○如欲易柩則昇新柩於幃所設牀於西開棺舉屍置於牀飲遷柩如大飲之儀主人以下視飲舉哀俟蓋棺止遷柩就舉各舉哀再拜跪告曰靈輻載駕往即新宅至新墓祠后土俱如始葬儀既葬就幃所行奠祭其辭曰新改由宅禮畢焚香奠酒就幃所行奠祭其辭以下出就別所擇總麻服服素服而還復告於祠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哭

堂 儀同前但改告曰孝孫某今以某親某官體與托非其地已於今月某日改葬於某所事畢敢告餘並同 速葬 附○喪服小記曰報葬者亦報虞三月而後卒待三月而葬者既葬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神不可後也惟卒哭之禮必俟三月耳 遲葬 附○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時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在不可勝服今葬畢必舉練祥兩祭但此二祭仍作二次舉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腰經次月祥祭乃除喪服 服制 喪必有服所以為至痛飾也故曰成容稱其服乎天道焉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

齊家寶要

卷下

哭

一時也。本之五世親疎之分而制其等。禮由心生。所不能自己者爾。○喪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四等。正服者。於情於分皆當為之。服而不可已。如子為父母服。斬之類是也。義服者。親雖異於所生。而其分同。則以義為之。服。如婦為舅姑服。斬之類是也。加服者。本非其所服。而禮主於進。故自輕以從。如嫡孫為祖父母承重服。斬之類是也。降服者。情不可殺。而分有所制。故自重以從輕。如女子已嫁。為父母降服。斬之類是也。○沈龍江曰。成服之日。雖總麻。亦有首經。腰經。與上哀下裳之制。服制圖。開載自明。世俗則自期以下。不更製服。只隨便用家常素衣。與素服。遂謂成服。不知此特燕居之服也。不可謂成服。武更有服。內止戴一素冠。而衣履之類。素用有色者。忘哀矣。在戚而有嘉客矣。白紵白羅。雖素也。亦錦之類矣。○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驅如甥舅。相為服之類也。外此而中表兄弟。亡之矣。三從之姊妹兄弟。有不同居者。亡之矣。夫

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而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勿思耳。

斬衰三年

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為言摧也。斬。衣衰皆用極。生麻布。旁及下際。皆不輯。本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向外。皆有負版。以表其負荷。悲哀也。用布方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衽之前。左右有辟。領兩腋之下。有襴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幅。幅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今人都加斬衣於麻布直身上。而裳制廢矣。○冠制。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為材。長足跨頂。為三細。俱向有。是謂三辟。積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為武。武之餘繩。垂下為纓。結於頤下。今世俗於冠兩旁耳處。垂兩綿絮。不知於禮何據。意者因充耳之說而誤耶。○麻在首在腰。俱曰經。經之為言責也。明孝子

齊家寶要

卷下

哭

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也。首經。以有子麻為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向右圍之。又以繩為纓。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向右圍之。又以繩為纓。○腰經。闊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帶。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杖。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經。圓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經之下。○為父直竹杖。其黑。表至痛色。條也。又以父為子之天。竹圓象天。竹貫四時不變。言為父哀痛。亦經寒暑不敗也。為母桐杖者。桐之言同。內心同乎。父其外無節。象無二尊。屈於父也。削之上。圓下方。者。取母象乎地也。然其根皆在下。竹桐一也。所以用杖者。孝子哭泣無數。身體羸病。以杖扶之也。其長各齊心者。杖以扶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首履。以菅草或麻為之。○婦人用極。極生麻布。為大袖。如今短衫而寬大。其長至膝。用地。川稍細。麻布為蓋頭。凡三幅。用暑細布一條。為

齊衰杖期

今制無齊衰三年。凡齊衰服制俱同。○齊衰。古曰流衰。疏也。斬三年。不得廢名。齊四升。乃始稱疏。

蓋少殺於斬也。按升音登。凡布八十縷為一登。經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蓋服有正。有義。有降。故同一衰而有分三等者。其數蓋不同也。○齊。緋也。用大等麻。生麻布。緋旁及下際。餘同斬衰。○冠。制以布為武。及纓。餘同斬衰。○首。經以無子麻為之。圍七寸餘。本在右。求繫木下。布纓。餘同斬衰。○絞。帶。齊衰以下。俱布為之。而屈其右端尺餘。○杖。用桐木為之。不杖者。不用。○疏。履以疏草或麻為之。○婦人衣服同斬衰。○但用布稍細。緋邊。○子。衆子為庶母。嫡子衆子之妻同。○庶母。父妾之有子者。父妾無子。不得以母稱矣。○子。為嫁母。○親。生母。父亡而改嫁者。子為出母。○親。生母。父亡而改嫁者。夫為妻。○父母在。不杖。○嫡孫。祖在。為祖母承重。

齊家實要

卷下 喪禮

聖

齊衰不杖期

祖為嫡孫。父母為嫡長子及嫡長子之妻及衆子及女在室。及子為人後者。繼母為長子衆子。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與人。為改嫁繼父。姪為伯叔父母。○即父之親兄弟及父親兄弟之妻。為已之親兄弟及親兄弟之子與女在室者。孫為祖父母。孫女雖適人不降。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女出嫁。為本宗父母。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姪與姪女在室者。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婦為夫親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妾為家長之正妻。妾為家長父母。

齊衰五月

妻為家長之長子衆子與其所生子。為同居繼父。而兩無大功以上親者。曾孫為曾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古禮為母服三年。而衰則以齊者。不敢降於父也。今制為父母俱服斬。而期年之喪。服齊者。明服之經重。視恩之厚薄。而以次殺焉者也。然斬惟三年之喪。服之。而齊有五月與三月者。高曾祖父母與繼父之尊。異於常親。故服之月數為之降。而服制不為之降者。不敢以卑者之服為尊者服故也。按女子適人。自父母至親族。無不降一等者。惟於高曾祖父母。獨不降。其齊衰之服。乃近來吾杭曾孫於曾祖父母。俱取降稱功服。顯然列於計狀之中。而因膠輿外莫之救正。嗚呼。淺倫不明。至此哉。知禮者其稱為齊服。曾孫可也。

齊衰三月

齊家實要

卷下 喪禮

聖

大功九月

玄孫為高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為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自來不曾同居者。無服。為同居繼父。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大功九月。大功者。以布之用功最大名之也。斬齊皆以爲言。大功為服漸輕。則可以言矣。○衣用稍麤。生麻布。無負版辟。領餘制同斬衰。○冠制。三辟積。向右。以布為武。纓制同齊衰。○首。經以無子麻為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求繫木下。布纓。制同齊衰。○腰。經以熟麻布為之。圍四寸餘。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為之。制同齊衰。○繩。履以細麻繩或麻布為之。祖為衆孫。孫女在室同。祖母為嫡孫衆孫。父母為衆子婦及女已出嫁者。伯叔父母為姪姪及姪女已出嫁者。○姪婦兄弟

子之妻也。姪女兄弟之女也。

妻為夫之伯叔父母。

為人後者。為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既為人後。則於本生親屬服皆降一等。

夫為人後。其妻為夫本生父母。

為已之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即伯叔父母之子女也。

為姑及姊妹之已出嫁者。○姑即父之姊妹。姊妹即已之親姊妹也。

為已兄弟之子為人後者。

出嫁女為本宗伯叔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

出嫁女為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書

小功五月。○小功者。其布用功細小。自大功而降者也。

下三辟。積皆向左者。所以別於重服也。餘同齊衰。

○首經以杜麻為之。闊四寸餘。○腰經以熟布為之。

為伯叔祖父母。○即祖之親兄弟。

為堂伯叔父母。○即祖之堂兄弟。

為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

為同堂姊妹出嫁者。

為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為從祖姑在室者。○即祖之親姊妹。

為堂姑之在室者。○即父之同堂姊妹。

為兄弟之妻。

祖為嫡孫之婦。

為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為外祖父母。○即母之父母。

為母之兄弟姊妹。○兄弟即舅。姊妹即姨。

為姊妹之子。○即外甥。

婦為夫兄弟之孫。○即姪孫。○及夫兄弟之孫女。

在室者。○即姪孫女。

婦為夫之姑及夫姊妹。○在室出嫁同。

婦為夫兄弟及夫兄弟之妻。○按夫兄弟之妻。即姊妹也。長婦謂次婦曰娣。次婦謂長婦曰姒。俗所謂姊妹也。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女出嫁為本宗堂兄弟及堂姊妹之在室者。

為人後者。為其姑及姊妹出嫁者。

總麻三月。○細麻者。銀治其縷細如絲也。衣用極細熟

衰裳。又以潔治草垢之麻為經帶。故曰總麻。古經

絲二字通用。服制同齊衰。○冠制以熟絹為之。三

辟積向左。潔縷謂潔治草垢制同齊衰。○首經

以熟麻為之。闊三寸為度。制同齊衰。○腰經以熟

制同齊衰。○履按儀禮吉履無絢。今擬以細白布

為之。

祖為眾孫婦。

曾祖父母。○曾祖之兄弟及曾祖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妻。○即父再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之

附○古人居喪遇有大事。必不得已而出。如臨戎主祭之類。則御墨衰蓋卽隨其執事功總等

此場服以次降一等。○場音商。凡年十九至十六爲

長服十五至十二為中殯十一至八歲為下殯應服期者長殯降服大功九月中殯七月下殯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殯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殯○今律省去不載

凡男子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為之也亦然○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如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為人後者雖為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然當心喪三年凡各帑書制期內皆稱降服生期年外空加心制二字

葬六象曰禮為嫡長子三年喪服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嗣也魏莊渠先生理學之宗作五服圖期首云父斬衰三年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庶子齊衰期想亦有見於長子之不可同於諸子而為是也今王制止期年長子諸子從同自不敢越然長子上承宗祧推為家督而服等干諸子母乃于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五

心有未條乎鄙意父母遇嫡長之喪十五月而除服亦當循心喪之制迨三年而始即吉可也如欲通束於人宜再心服

凡重喪未除而輕喪則削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喪服總圖		
斬	衰	三年
至	布為之	用
齊	衰	杖期有三月 杖期有五月
稍	布為之	用
大	功	九月
稍	布為之	用
小	功	五月
細	布為之	用
總	麻	三月
稍	布為之	用

一掌天星

正屬婦人	正屬小功	正屬婦人
從堂伯父從堂兄弟從堂姪	從堂伯母從堂弟姪從堂姪婦	從堂伯父從堂兄弟從堂姪
無服	無服	無服

凡男爲人後者爲其本生親屬孝服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父母報服同

[illegible]

三ノノ

<small>義服</small>	<small>無服</small>	<small>義服</small>	<small>無服</small>
去適兄弟 孫姪	去適兄弟 孫姪	去適兄弟 孫姪	去適兄弟 孫姪
母舅母姨義服總麻	母舅母姨義服總麻	母舅母姨義服總麻	母舅母姨義服總麻
今制俱無服	今制俱無服	今制俱無服	今制俱無服

[illegible]

力

馬

齊

家寶要

三

妻於夫之三父八母俱隨夫服出
母嫁母服杖期外仍宜申心喪

期自幼過房與人
養母

期有子妻嫡子
庶母

養母

庶母

同居繼父
自來不曾隨母與
父同居 無服

嫡母

嫁母

不同居繼父
自來不曾隨母與
父同居 無服

繼母

出母

慈母

乳母

圖之制服母八父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空

附書狀式

慰人父母亡疏

慰人父母亡疏 四篇皆司馬溫公書儀

某頓首再拜言

某頓首再拜言 頓首 不意凶變 亡者尊官 卽云

先某位

先某位 無官則云先府君有契則加幾丈於某

某位尊祖

某位尊祖 卽云承重則云尊祖考 奄棄 榮養 卽云

訃驚惶不能已

訃驚惶不能已 伏惟 平交云恭惟 孝心純至 思

慕號絕何以堪居

慕號絕何以堪居 日月流邁 遽踰旬朔 經時卽云

審

自罹荼毒

自罹荼毒 父在母亡 氣力何如 伏乞 平交卽

降等卽

降等卽 強加餐粥

降等卽 強加餐粥 云疏食 俯從 禮制 某役事所

察

察 在官則云 未由奔慰

察 在官則云 未由奔慰 其於憂戀 無任下誠 平交

不備謹疏

不備謹疏 平交云 不

不備謹疏 平交云 不 日月具位 降等用 姓某疏上

父母亡答人慰疏

父母亡答人慰疏 重者同

父母亡答人慰疏 重者同 某稽顙再拜言

某稽顙再拜言

某稽顙再拜言 卽首 某罪孽深重 不自死滅 禍延

某稽顙再拜言 卽首 某罪孽深重 不自死滅 禍延

先考

先考 母云先妣 承重則祖父云

先考 母云先妣 承重則祖父云 攀號擗踊 五內分

酷罰罪苦

酷罰罪苦 父在母亡 卽云偏罰

酷罰罪苦 父在母亡 卽云偏罰 無望生全 卽日蒙

賜

賜 慰問 哀感之至 無任下誠

賜 慰問 哀感之至 無任下誠 俯垂慰問 其爲哀

感

感 但切下懷 降等云 特承慰問 哀感良深 司馬

感 但切下懷 降等云 特承慰問 哀感良深 司馬

之心

之心 於禮不當 先發書不得

之心 於禮不當 先發書不得 末由號訴 不勝隕絕

謹奉疏

謹奉疏 降等云 荒迷不次 謹疏

謹奉疏 降等云 荒迷不次 謹疏 云狀

慰人祖父母亡啟狀

慰人祖父母亡啟狀 謂非承重者 伯叔父母 姑

慰人祖父母亡啟狀 謂非承重者 伯叔父母 姑 某啟 不意凶變 子孫不 尊祖考某位 奄忽遽世 輒

末由趙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

祖父母亡答人啟狀 請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

某啟家門凶禍 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姊妹子姪孫同

私門先祖考 祖父母姑兄姊弟姊妹子姪孫同

不幸先祖考 祖父母姑兄姊弟姊妹子姪孫同

家姊弟姊妹云 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人奄忽棄背

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某孫云勿孫某奄忽棄背

兄弟以下云喪逝子 痛苦摧裂不自勝堪伯叔父

姊弟姊妹云摧痛酸楚不自堪忍又推 伏象 尊慈

痛為悲悼子姪孫改悲痛為悲念 伏象 尊慈

特賜 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 等如前 孟春猶

寒 隨伏惟 恭維某位尊體起居萬福 平等等但云

徒增哽塞謹奉狀上 平交謝不備謹狀

蒙人弔賻會葬不行躬謝疏 丘壤山日世俗既

友來弔祭賻葬者孝子必具祭經躬造其門

拜之謂之謝孝者有不行者惟資賻焉謂之不

知禮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釋然衰

服奔走道途信宿旅次甚至決旬經月不歸

者往往有之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為常

考之古禮無有也今擬為書一過既喪事後

即命子弟遍奉諸親朋之來祭葬者備述所

錄於此以備采取知禮君子既當以禮自處

又當以禮處人痛草世俗非禮之禮可也

其稽顙再拜言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奎

先考 日先祖考母則日先祖妣幸而克襄大事皆

賴諸親相助之力 日諸親戚則 既蒙 下弔 平交以

弔又賜賻奠 止有奠則日祭奠逮其送往又辱

寵臨 如不送葬 德良深莫知所報欲効世俗

具衰經踵 門拜謝柩纒然重服哀疚在躬遠離

几筵非獨古無此禮亦恐 賢人君子之不忍見

也故不敢以俗禮上賁 高明 平交以下 伏惟

尊慈特賜 鑒察哀感之至無任下誠謹此代謝

禮記居喪

禮記居喪檀弓曰始死充充然如有病瞿瞿如有求而勿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弗然面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具君子置其一二二日而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已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還俱讀作旌謂殮畢即葬也○稱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臯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藥

司馬溫公曰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五代之時居喪飲酒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樂視然無愧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飲視賓則齋酒往勞之主人亦且備酒饌相與飲饌酌飽連日及莖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莖則以樂導輓車而涕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不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靡敗恐成疾者可用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

駱子本曰居喪決無易服之禮大不得已則屢衰決無赴燕之理人召之燕稍爲不知禮况於燕客而復用樂遇生辰而受賀讀鄰有喪春

不怕里有殯不巷歌之文能不汗顏乎

乘喪戒婚

棄喪戒婚李東谷曰父母垂死八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爲親惟以借親爲急父母

武岡東谷之言立人倫之大義爲賢者責也如戚
男家實無人主司中饋或女子無親父母依傍至
戚又有年過及笄者雖日守禮一時恐致反生他
嫌爲之奈何亦當有變通之術否則按管子問曰
親迎女在塗而總以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
改服布深衣綈總以趨喪如女在塗而女之父母
死則女反又問除喪不復昏乎孔子曰祭過時不
祭禮地何反於初今遭此者當親病勢未危之時
卽宜遣媒氏通言迎娶之事及其親之在堂使得
見婦成禮亦足以慰親之心倘親遂至不幸或卽
援親迎在塗之說逆歸成服執喪以待年則可若
逆歸房而偶處則斷斷不可矣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奄

100

居喪。古所罕聞。親病。受形色。辭管樂。紙糞。求不解。帶行不正。極泣血三年。寢苦履塊。食淡茹素。不入內室。三年一日也。每過其內。目必俯。不一視婦。遇亦如之。當路高其行。欲以幸旌。廉輒力辭。曰。奈何。以父死爲名。高義力行。古道至人。以是稱之。則恐懼思逃焉。夫江公之孝。乃聖賢之徒。豈可望之常人。然舜何人也。子何人也。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江公名。圻字子望。隆慶戊辰進士。官廣西提學。食奉五世甲科。旌人。所稱德門者也。

風諱至於今且百年鮮有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前
代勢有也然士大夫訖喪詣京投牒詣選費武進
名狀於貴人之門往往自稱起復勿考矣已祥禪
而來里閭有勒結司府有憑由非撫其實何自誣
以弗諱名平通及臺府文移國家典章諸書亦武
公立科條雖與部選用起復字吏部稽勲司有起
復科王順渠羅念菴皆讀書翰林集內上人書與
人作誌狀往往書起復實非起復也
司馬溫公曰唐太常少卿蘇頌道父喪肅宗起復
為工部侍郎頌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曰知終坐
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致殞絕
上乃聽其終制左庶子李涵為河北宣慰司會下
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
啓口蔬食飲水席地而坐使還請罷官代宗以其
毀府許之自餘能盡哀竭力以喪其親孝感當時
名光後來者世不乏人此則可謂喪則
致其哀凡事情起復者所當師法者也

齊家實要

卷下 喪禮

李

嫡長承重重者主也謂主喪也沈龍江曰承重之服
惟長門長子孫為然假如父祖俱不在嫡
曾孫當為其曾祖承重父祖曾祖不在嫡
為其高祖承重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
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
而鄉俗未深者或有衆子之長子亦為祖父母服
三年而曰代吾父為
之者蓋傳誤久矣
殯葬盡心沈龍江曰人子一生大事亦止此送終一
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相讓使日久暴露或草草
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為為長子者力能獨辦
便當以為己任不必更求衆子衆子之中力或可
辦亦當以為己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行孝各人
盡心乎先致力纔是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
自己心上有一分不能盡處豈不聞古之孝子遇
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其於生命可
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飲而藏之在
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苦枕塊蓋悲親之未
有所歸故寢食不安也如昔海虞令何子平母喪
去官哀毀踰禮頓絕方蘇嗣宋大明末東土饑荒
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括祖之
日寒不衣絮暑不就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
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為葺理
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
覆蔡典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塋乃若
營事至于掌穿然後成禮賢者於葬何如其汲汲
也乃今人拘於禁忌惑於堪輿因循怠緩往往久
日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
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
呼人所貴於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
乃如是焉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
之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故功過格以久淹親

齊家實要

卷下 喪禮

李

柩為重過極罪可不懼哉
王慈子曰杭人多停柩不葬每寄材管墳人家康
熙辛亥仲冬岳墳寄材之家有失火者燒棺十餘
具灰骨難辨其寄材子孫痛苦莫伸又前崇禎戊
辰季夏注雨發掘自天竺至雷院金沙灘漂去棺
屋數百六皆莫能辨號慟而已即此而觀停柩日
久水火不測速葬之保全多矣
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曰臣濬按江浙閩廣民間
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葬其僕文以徇俗尚者
故喪多有留至三五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葬者
前喪未已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
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尸於室
家之內十年之間其家豈無昏期吉慶之事親死
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甚焉此為甚乞明為
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若有違
行商賈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殮殮
唐榮陽鄭氏兄弟三人仕宦母亡二十九年未葬
賴清臣劾奏之三人放歸田里終身勿齒宋崇寧

第六象曰：幾恭簡兮，與余休。書云：昔者得汝，費吾意。汝先公塋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乃父身後暴露，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何子平有故不得塋，尚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耳。况無故而不塋，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

卷下

十

釋衰絰從吉。施施焉。子于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以汝爲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巽新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讀公此書。可見當時士大夫鮮不葬其親者。故余煥兄弟不葬。公痛罪之如此。今則不勝責矣。且亦習爲固然。欲責之而無從矣。甚有世家仕族累代尚未葬者。皆由風水發福之說。或因循怠緩誤之也。顧子孫而棄祖父爲天地所不容。不孝之罪莫大于是。維風者其亟明未葬不許襲職與試之制。且嚴親喪踰期不葬之律。庶幾薄俗知所警誦。

人家新築葬地。忽然掘見棺骸。宜卽與掩埋之。葬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圖。故寧使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穴。不更得佳地。則莫穴以葬。毋乃不吉乎。

律載十惡。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
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

謀叛謂謀背本國。潛從他國。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姊妹姊妹。外祖父母及夫者。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若採生。造畜蠱毒。魘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令和御藥。誤不依本方。及封題錯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堅固。七曰不孝。謂告言咒罵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殺及賣總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部民殺本屬知府知州知縣。軍士殺本管指揮千戶百戶。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長官。若教見受業師。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十曰內亂。謂姦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及與和

卷下

主

者皆在十惡之例八議所不及常赦所不原疏義曰凡制五刑必卽天倫此類所載皆是無君無親反倫亂德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者故特表而出之以爲世戒

凡開父母及夫之喪匿不舉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奉赴筵宴者杖八十若開期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亦杖八十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者杖六十若官吏父母死應丁憂詐稱祖父母伯叔姑兄弟之喪不丁憂者杖一百罷職役不敘無喪詐稱有喪復喪詐稱新喪者罪同有規避者從重論若喪制未終冒哀從仕者杖八十○今多有爲嫁娶慶賀諸事冒禁忘哀釋服從吉者而且公然於東帖之中直書從吉二字因而華服宴飲恃典禮蔑王章肆然無忌真可痛哭流涕矣知禮者慎勿踵其弊焉○凡有喪之家必須遵禮安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其居喪之家修葺設席若男女溺簪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附

齊家寶要

卷下

主

罪還俗律疏議曰此條重在男女禍難飲酒食肉非禁其修齊設醮也故加以若字○凡居父母及女嫁人為妻者各減二等若命婦夫亡再嫁者亦如之追奪並離異知而共為婦姑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祖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而嫁娶者杖八十妾不坐若居父母舅姑及夫喪而與應嫁人主婚者杖八十

陳川揚曰金章宗朝嘗定祖父母喪婚娶聽離異又定妻亡服內婚娶定離異法此兩節最足以悼葬倫正風俗未可以餘分間位格之也然妻亡更娶又當訖其子服不當止以夫服論故儀禮喪服傳曰父必三年後然後娶連子之志也是已

後漢戴封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蕭玄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晉稽紹為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桓冲版王督南江州刺史時稽紹遺兄邵喪將葬辭不出魏李岳居期之條未嘗聽婢過前而宋王景文為司徒左長史坐於墓間不臨赴免官畢

竟風俗近古清議尚在

晉陳壽在蜀時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恥議及蜀平坐是沉滯累年楊雄有伯母服未除而應舉孝廉天水中正姜契博士韓光議以為旌本周遭之戚使當貢舉應貶司隸荀勗從兄喪自表赴京詔聽之而未下愷趙造揚駭荀書右丞傳咸奏其急詣相之敬無友于之情豈加顯貶以隆風教世子女學王籍之居叔母喪兩婚東閭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龔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同會丞相長史周顒等三十人丞相司直劉隗皆劾奏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中正張輔為貶預周伯仁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物貶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終式父喪議還前夫家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非卜壺為御史中丞奏是母以子出式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詔正之任詔式付卿邑清議察案終身明帝崩國喪未甚尚書梅陶私祭女

齊家寶要

卷下

主

效鍾雅為御史中丞奏問無大臣忠慕之節先皇帝崩未葬月而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諸路宜加放黜以肅王憲凡此數事多伯叔兄弟之喪皆近世流俗之可易犯而精神大夫且相習以之為當然者乃雖以晉世風俗頹敗禮教陵夷之賤而法度之士獨正色引經小見違闕輒相舉正況居父母之喪而可忘哀廢禮乎

伊川看詳學制云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采子謂伊川此言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為士者為祖父母非服內自不當赴舉余按宋史舊制非喪百日內方應試士人病之多有冒哀竄籍奔走京師被罪者天禧四年學士晁迥言請自今早勿期服為僧疑所服禮官言檢會勅文并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部叔父齊衰期外繼者降服大功伯合北外繼降期之制從之如此則其喪格試宋氏祖宗以來有令式明文矣朱子謂法令無明文者豈凌江之後經亂之餘載籍缺亡無所遵守故取諸

惟祖父母正統之期最重古者天子諸侯絕期降大夫降於祖父母之期不絕亦不降女子外適者降其期親而獨於祖父母不降不降

漢戴良母卒伯兄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苟情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責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周宣帝高祖山陵還欲作樂令議其可否大宗伯州斯微曰孝經云開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內史鄭譯曰既云開樂明即非無正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開樂因此制徵諸之下獄按食旨不甘開樂不樂經本人情以著世教後臣調妄說經以違君惡曲士猖狂棄禮以逃世患真千古之罪人也

禮貴申情晉武帝雖權從漢魏之制既葬服除而深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復吉及太后喪亦如之故三代之後道喪禮廢能以天子之尊卑至心於其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上

所生。武帝而已矣。於是諸將吏遺三年喪者。遺卒終喪。百姓復其舊役。於是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聽士卒遺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省。武帝時令也。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於是見之。○遺三年喪者。百姓復其舊役。尤為千古曠典。以孝治天下者。所當法也。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其傳曰。何以其不貳斬也。故棄遵大義。不得復顧其私親。然而後之制。其謂為人後者。雖為其父母。而心喪解官。必許其終三年者。情其天屬。生離父子。畢絕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人子處此。念他人之於父母。皆得持服三年。而吾獨以義存繼絕。不得盡其烏鳥之私。當倍加悲痛。於所天矣。乃今絕不見有遵禮者。第於書帖簡牘之間。習曰。心制。心制。如是乎。念本生罔極之恩。者。其至思所以副其責哉。按儀禮。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期其夫斬而降其父母。其何也。曰。婦人不二斬也。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女嫁則移天矣。不二天。故不二斬也。既服夫斬。則推夫之重。喪夫之父母。亦以義。以夫之父母。猶已父母也。情至而禮隨。極矣。故婦為舅姑喪。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服青纁衣。以俟夫之終喪。禮也。俗以為吉。因異其夫。因循亦同夫之服。唐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覺其非。請於朝。下禮官議。太常博士李崱曰。父母之喪。尚止周。舅姑之服。無容三年。請求禮經。以正風俗。後唐復定三年之喪。宋興孝明皇后服昭憲太后喪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凡廷尚在天居苦塊之中。婦被羅綺之飾。夫歸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於義為稱。右僕射魏仁浦亦請如後唐制。詔從之。既違不二斬之義。於是婦適夫家。始覺偏重。而於生身之思。反落莫矣。○今按婦服舅姑三年。自是情理當然。無容再議。但念女子出嫁。為人婦。猶男子出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上

繼為人後也。故其服皆降。為不杖。其為人後者。於本生父母。期年之外。皆中心喪。則出嫁女於期年之外。宜亦當中心喪。不服紅紫。不御珠翠。歲時慶賀。則拜姑。章若有宴會。稱疾不與。不飲酒。食肉。以終三年之期。庶足少報劬勞之恩乎。庶子為其所生母。從來謂壓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家禮遵宋制。服齊衰期年。而嫡子眾子。則為之服總明孝慈。錄成於洪武七年。始著為定制。庶子為其母。雖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蓋以天子之制。而伸人之典。者。至矣。獨夫之於妾。律不制。服竊以妾雖行之典。者。至矣。獨夫之於妾。律不制。服竊以妾雖不敗偶。嫡而妾居小星之列。若其子或顯達。則母以子貴。朝廷尚有榮節之封。今其所生子。固儼然在苦塊之中。而嫡子及眾子。且皆為之服杖。其之哀。而已獨悍然若途人焉。不惟其所生子。必有惘然於懷。而探之此衷。恐亦有所不忍者矣。喪服小記曰。大夫為妾服總麻。士為有子妾服總麻。無子則已。似亦義之所當出。而入情之所安也。○但律既無明文。不敢妄行。借用凡有生子女之妾。當為之心喪三月。哭臨受弔。但衣袒免。而於三月之內。不行慶禮。不舉宴會。不赴人酒食。庶於禮義兩盡哉。計狀宜書。祖免生某。頓首。率男治喪。哀子某泣血稽顙。拜。或有止。單具名。不用袒免者。亦可。庶子無父。而嫡母在堂。如遇生母之喪。亦宜前書生妣。後書治喪。哀子。又有先人之妾。雖無子女。或久著勤勞。或有功撫字者。妾亦宜待以優禮。計稱先考。側室某氏。或先考侍姬某氏。服稱祖妣。免其書。名止。長子或長孫一人。不必列眾子也。論語。或問嫡母無子。庶母有子。為後。其主得入祠室否。曰。喪服小記云。妾祔於祖之妾。祖無妾。則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若高祖又無妾。當易姓。而祔于女君。註。謂嫡室也。易姓。如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姓。謂士性卑。不可祭於尊者。今謂妾性卑。不可祭於嫡室。故易性耳。

論葬 趙季明日妾從稱母以子貴也降女君謂此妻穴退葬尺許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妾無子猶陪葬廣愛也然則庶母者亡論有子無子皆得稱葬於夫而其葬法實毫不容假借耳昔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退嫡夫人地尺許其深達此禮歟○愚按江南地窄以無子妾稱葬則不

必也 卓又枚曰先子農山公嘗與予言國家制禮委曲周詳可云仁至義盡矣但嫡子與子為庶母服期此定律也倘有庶子貴顯先封嫡母後封生母則嫡母之子亦當為其庶母服喪三年蓋以報之所云義服也夫禮緣義起如此方為愜於人情合于天理耳雖唐宋所無姑存之以俟議禮者采取焉

附義男婢僕有遺父母之喪者此輩愚魯無知罔識禮義家長當諭以父母恩深粉骨難酬今既為人奴隸不敢成服執杖且自括髮以麻早晚潛行哭泣至於三年之內不可飲酒食肉但能做人

齊家實要

卷下 喪禮

美

學好即是報答親恩蓋使彼知行孝道自能忠於事主矣是亦永錫爾類之義也

勿往弔慶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之喪而哭弔不亦虛乎謂重喪雖至練祥不與人羣立旅行恐或言及他事則弔為忘哀若弔哭於人哀在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為詐偽矣此所以為虛也呼弔尚以為不可況儼然更易吉服而行慶賀之事乎如萬不得已遇有左弔慶者皆當遣人具書送禮而身不與宴會之列可也○柴虎

臣曰子張死曾子齊衰往哭之凡有服之親及師友至交往哭原不害禮非比訕弔也 陳用揚曰檀弓季武子寢疾孺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說曰禮惟士入公門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將亡者季氏世為上卿強且專國政人事之如君故入其門者皆說齊衰而其爵餘大夫之門猶有齊衰者故云將亡也

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公門亦不說之手按杖齊衰雖公門不脫而况斬衰且不說於公門况後世之司府州邑以季氏之強世顯國政如二君於魯而孺固能守禮且乘其喪疾觸其所深諱而勿之郵季武子雖非其本心然亦能降情從禮而不敢以為忤孺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為士大夫有愧於季武子者不亦多乎

近世以來人多忌諱孝冠白衣不敢登常人之門况公府乎孝冠白衣絕無行於都市者况麻衣麻經乎明季之時凡縉紳入公門必用麻衣孝巾麻經草履不敢坐漆椅自備竹椅隨行其士民交際賓客必以麻衣孝巾為公服曾未有假青玄之色者新年賀節必着麻衣麻經往拜親戚影神及尊長拜者不以有服為愧受者亦不以孝衣為嫌也

附承恩堂勸孝文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古人云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每一展誦之輒不禁肝腸寸斷淫涕雨泣也乃世之人當親在堂不知承歡孝養或

齊家實要

卷下 喪禮

主

聽枕畔之言或乖兄弟之好或子富而親貧或親儒而子逆以致喪家運暮飲泣哀年及一旦遵親之變又不知哀痛傍徨居喪盡禮或泛營齊事或厚款親賓惟務華盛為榮施但以酒食相徵逐此固從前陋俗常致慨於有道者也然昔之人哀毀

雖不足於內容服猶致飾於外故出入必衰麻在身慶賀必杜門不往尚存儉羊之意曾未嘗以羣鄙為醜也乃今則大異焉服飾喬樑嘻笑自若噫竟不思此身何自而來今親死之謂何而淪胥以溺至於此也亦嘗惟而叩之則解曰今時則類然也若似乎當世以持服為重禁者然竊觀國朝稽古定制清律喪服諸條煌煌典制何嘗不教人以孝而禁人持服耶不惟不禁而且違犯者得大罪奈何今之居喪者無日不釋服無日不從吉而且無筵宴不祭預耶又期功總麻之戚其伯叔則其昆姪非其妻子則其懿親今自初喪以後一概置而不持衣冠猶昔遺進都市遂使識者咨嗟嘆息逝者飲恨黃泉豈不悲哉蓋總緣孝衰於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夫

師不立服

動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

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淵之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難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按此則受教誨思深者皆當為之服心喪蓋禮貴從於厚也凡被人生成之德者當心喪期年如趙武為程嬰服齊衰之類是也朋友之厚者當心喪三月或五月如儀禮朋友皆在他邦則祖免及朋友麻之類是也

師友歸殯

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嘏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嘏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

東廂給之移屍自外入躬自營舍拾復如禮時人以爲難蓋俗禁冷屍入舍以爲不祥久矣况師友之間情謝天倫乎元周仁榮常築一室棲落成文正楊公道與疾造門日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楊弟詣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將死於我意同

親鄰有喪

沈龍江曰所知親厚之喪非七日外不可有喪香不相里而方宴聞喪者宜即罷宴又禮稱鄰睦至此也今俗富貴之家於鄰居小民有喪者則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夫

誦曰賁賤不等休戚無開故彼方哭踊我則鼓樂一歌一哭聲相應和隆古之俗似不如此
遭時離亂西晉末詔以中原喪亂家室離析二親陷沒冠難應制服否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堪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從之及大興二年庾亮之又曰二親爲敵國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就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循宜以哀素自居不預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肯之後尋覓無蹤便宜
制服則其說益詳

併喪父母

宋孫冲舉明經歷鹽山麗水主簿常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

調冲援古制以書干宰相不聽其後御史臺奏考典故凡喪皆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以舊禮改正詔從之○明蔡虛齋提學江西時饒州府學生員周鴻呈母董氏弘治十六年

在是喪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顧潤之者嘗從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同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全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橋李潤之奉其屍殮於家哀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殮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願非我殮之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嘆服仁榮台人潤之嘉與人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天下朋友道喪久矣此三事足以醒頹俗故最而著之

八月故次年閏七月父故鴻居喪三十九箇月
喪雖終父喪尙缺一十五箇月况廬墓未滿二年
乞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先生移文曰先王制禮
不啻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繼父喪
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一
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乃今於母喪二十
七箇月之外復修父服如此則是母服未滿之先
其哀父之念能過之使不行格是母服未滿之先
是禮也蓋雖過厚之意實非正中之行吾所期於
鴻者要在爲善於獨不求其異於人

人倫處變

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潛引不逮
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
書於潛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繫也四十
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
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願以臺諫給
舍議之議者有以窺之矣潛乃去終制○朱子語
類一段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文謂所生父

齊家寶要

卷下

全

母齊衰恭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母再娶亦當
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事娶當
持六喪乎曰固是按問答內所云某人者正謂繼
也
隋書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
更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
不解任劉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
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養服葬者自以本生非殊親
之與繼也父雖自處旁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
其本重是以今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
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
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
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
何服之有乎服既有心喪焉可獨異子思曰爲
飯也妻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
聖人教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
之見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不在子

山之後制有淺深考之經傳未見其文晉長沙人
王恭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恭于內
國更娶生子昌恭死昌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
亡便情懷居重不攝政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
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
制王昌復何足云乎書奏竟從于昌之議

凡繼母在如遭父喪計狀止宜稱孤了不宜稱孤
哀或疑曰不幾於忘前母乎答曰繼母如母今現
在堂自應諱却哀字視前母會商錄凡父及繼母在
者必書其度止繼母在者必稱慈侍從可知矣况
母已先亡而今值父死則今日之哀在父不在母
又以後母之故而刺不稱哀其於吾母終天之痛
自若終身之哀自若也焉害於義哉
宋郭祖幼孤母邊更嫁王氏其後母亡積解官服
喪知禮院宋郊言積服喪爲過禮請下司博議
周馥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解官不持服中心喪
日始始

齊家寶要

卷下

全

魚絕道耳故報之以人子之私情祿養可贖恩命
不可喻服制不可濫也宋范文正公蚤孤母夫人
謝氏改適常山朱氏因學公育於其家公稍長始
感母家世流涕之南京就學登第乃迎母夫人以
養母卒喪之三年既天子用公貴贈母吳國夫人
與公曾祖祖及考同受恩命孝則盡矣然不亦踰
於禮乎當公之居母憂也晏元獻公適尹南京屈
致教導諸生從之者多有聞於時而又以其時上
相府書且自謂上書言事爲居喪踰禮而不自知
公之居喪已自踰禮其後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
亦遺其子就學而陸象山教然非之移書東萊謂
儼然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履常滿且言文正雖近
世大儒而居喪教授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
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竊按古人居喪
廢業是莫廣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居喪
樂未嘗斯須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業也至於居喪
讀禮初亦不妨讀書昔孔孟皆常居喪今雖無
見其講學論道之實一則以門人治坊黨一則以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全

門人敦匠氏似亦未嘗識造生從但起大會以聚
朋聯社則斷所不可耳乃象山以居憂教授為大
賢君子之蔽而曾不謂公以三年居嫁母夫人之
憂謂大賢君子之過斯又何也然公之喪嫁母如
母當時卒無非議之者即歐陽公撰公神道碑獨
不書公丁母夫人憂一節豈亦設身處地悲其遇
哀其志雖踰於禮而為賢者諱之歟○應嗣寅曰
檀弓大功廢業下文有或曰大功諱可也一句可
知不是儀業之業廢業者謂詩書六藝皆廢蓋大
功已是不食三月不食菜果亦無力讀書況三年之喪
三日不食卒哭以前食粥卒哭以後猶朝夕哭期
年不食菜果自無緣有力讀書制中下帷則居喪
必有不能盡禮者今貧士不能不以教授糊口不
得已或可為之士大夫有力者必不可也
柴虎臣曰人子於父母有出家離俗者是其剝榮
之日業告絕於祖廟矣為子孫者不能挽之於生
前而於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風
復得與於同宮耐食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恫且羞

未昏遭故

女子

全

女子有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者故
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二者義也故曰可
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
也而以死殉之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
春秋傳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當
往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日格于禮取女
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
如之衛女之所處當出於此今也不然其於禮過
矣然則平而未葬女則何居按禮女未見廟而死
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死不可即葬而生
可即其室乎弔而返服待葬而除另娶女嫁可禮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全

之正也
宋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與聘王顯孫女將大
歸而德與卒疑其服制禮官援曾子問女服斬衰
於室即葬而除或曰未葬但出擯即除之
陸儼山曰張莊懿公登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
女聞夫卒即與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
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宛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
趙氏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為言婦則無所傳麗
言女則已離其母家若不當旌旌旌錢修撰與謙舊
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
中一闕予時遊南雅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
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
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
闕以為過於中庸格不下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
者之

失偶勿娶

曾子

全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
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
上不及高宗中不止吉甫肅知其免於非乎漢王
占之子駿喪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
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喪妻知故勒其再娶寧曰
毋有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違其本心乎萊
州右長史于義方驍心符黑心符者繼娶之別名
也其略曰請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嘗有執
儀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閱來以蘆絮示薄謂
氏以鐵杵表暗歷歷可見為夫者就少委人巧真
繼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出入起
居在彼不在我甚者殺夫害子禍綿刀鋸竟著市
朝祭祀絕而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有也嗟危
哉○陳幾亭曰凡喪妻未育子者空遵古繼娶若
既有子止許蓄妾擇門風謹飭性行馴淑者買之
即其人果賢能令掌家務側室之名不可易也蓋
所繼之室多屬少艾子媳長者或踰之數年事以
母姑情強禮反士君子行事當使天下之心皆安
顧先令一室之閒勉強施受乎彼各不安吾又何
安之有是故子女幼而不輕繼娶者防害也子媳

長而必勿繼娶者原情定禮也後有聖人不惑也
○江道信曰凡正妻亡妾居副室倘遇子女婚娶
其請啓書帖室以同居伯叔及兄弟之室署名或
以嫡家媳出名如此妾所自出之子女婚娶則應
以此妾出名然妾書曰奉君某門副某氏瑞肅拜
庶免以妾爲妻之嫌如夫君亡後則有從子之義
嗣字不必書矣○韋六象曰婦人具帖此係抗俗
近三吳人亦皆爲之三十年前並無此事蓋緣武
林大概女之父母送親故須具東邀請既而與俗
亦皆倣此夫內言不出於相况通備乎且婚禮中
力斥毋送非禮則此具東一事亦須附辨于後不
行可也

喪夫守貞

夫死稱未亡人貞白自守從一而終此自
常道乃世俗所贊慕論說者常在慷慨殺
身驚世駭俗之事此人情好奇之故中庸之道所
以不明於天下也夫一時激烈與終身茶苦從容
就義其難易不可同日而語矣士君子居鄉善俗
雖意主激勵而剛明世教亦自有權衡焉未可隨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金

時俗爲軒輊也人家不幸而有少寡之事家長當
喻以節義禍福以堅其志常謹其未然之防而絕
其意外之憂倘有匱乏親族俱應商議資助不可
以衣食之故而使亂其方寸其婦亦要委之宿緣
安於義命不可以我是寡居借強撒潑務當恬靜
簡默安分苦守凡事節省樸素以全貞潔芳名倘
年少無子併度其不可守者服闕即令改適勿使
自汗若其矢志守貞是爲宗族之光姑嫂婢當
加意恩顧委曲維持或令各房親生幼女伴習針
指以遂其高蹤有小過亦當優容不可輕慢忌嫉
切戒男僕往來莫遺母家過活更勿往巷觀寺院
燒香尤忌與三姑六婆交際處此則嫌疑可遠天
命可全義理順而人情合處常處變咸不失其正
矣○更有一種無子婦居不知人倫大義或偏愛
親女嫡甥暗付家財或不顧繼子庶兒擅行施捨
均爲顛倒行事得罪祖先切宜回心無致後悔
禮許再適 陳氏曰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
教也婦無二夫者義也范文正公爲義川

齊家寶要

卷下 喪禮

金

以開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教衰婦於人
者其不能以貧居婦也公以爲禮之所不能禁而
仁之所宜哀也故爲之法使得以沾吾餘其仁者
之用心也按禮喪服傳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
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猶得嫁故詩序於柏
舟恭姜自誓曰守義不日守禮○自程子曰餓死
事小失節事大於是膠固一察之人其家有少女
群婦而失夫者弗論其有子無子弗嫁也又弗顧
其能守不能守弗嫁也夫婦女之患獨是餓死而
已乎即飽食暖衣之中而求強忍能自克於情欲
者亦常不得也耳故其弗嫁之中容亦有不可道
者矣夫父兄之厚莫如婦女之再嫁明矣而婦女
亦自以爲辱也明矣故苟在衣冠之族鮮有議再
醮者父兄曰吾免於辱矣其婦女曰吾即弗嫁爲
節矣嗚呼亦孰知一辱可忍而終身辱之不可忍
也哉於是父兄而賢者勢必將高垣墉牆出入時
啓閉既不欲顯出此意以傷寡者及家人婦子之
心又不可竟置之度外此父兄之苦也即使如此

宋趙彥遠丞相趙汝愚父也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而向之元北震處士

崇仁李自華常以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喪之日號
勸抵養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王義士天爵夏縣
人每生身之辰寢苦一月懿哉惇孝乎程子常言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
若具慶者可矣朱子亦爲須以忌日之禮處之昔
唐太宗萬乘之主也祇獻御賀哀感旁侍率禮而
不愆如此兄儒生學士耶問曰具慶而可也張樂
置酒軒車隘於閭里母已侈歟曰飲食必祝慕夫
始之也身有自始庸而忘之夫劬勞之日而起敬
起孝焉厄甘豆腍以壽其親有何不可乎問曰父
母歿御賀禮也將人情之不可以禮說則如之何
曰如三君焉號泣而對之使家人見之而不忍言
彼誰非人

於五禮屬吉禮。謂之吉者。有受福之義。孔子曰。祭則受福。○宜平日與子弟講求熟

習方知鬼神之情狀及報本追遠之意。○程子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程頤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自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王荅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弊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其性然也。

卷下祭禮

尖

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

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

名分之首務。開業傳世之本也。○正寢則屬堂也。凡屋不問何向。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朱子家禮。祠堂神主位。大以爲西。上自西遷。列而東。今品官士庶。遵用會典。中列四龕。以板隔截。龕外各垂小簾。或用隔子。眼門關閉。以奉四代神主。高祖居中第一龕。曾祖居中第二龕。祖居左而禰居右。以見專祀之意。不可易者。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也。謂不得專享其祀。但附之於祖。以受食而已。中庸或問曰。自吾父祖。曾高。謂之正統。其伯叔父母及衆子兄弟。皆吾旁親。然此附位。蓋指旁親之無後者言爾。若有後者。子孫自祀之。此則不附。○凡附昭祫。穆祫。穆如曾祖兄弟無後者。無昭穆可附。不祭。伯叔祖父母。附於高祖。伯叔父母。附於曾祖。妻

先

祝版式 用木板一方長一尺高五寸以紙書祝文結於其上幣祭置於酒注卓子上案置

牛

茶飯脯鹽之類合用之人通贊一人引贊二人祝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俱擇子弟及親朋子弟前期三日齋戒主人率衆中之知禮者先期演習前期三日齋戒主人率衆於外主婦率衆婦女致齋於內不飲酒不茹葷此古人之齊法也沐浴更衣不帶喪問疾聽樂凡諸內親之事皆不可與前期一日設位主人率衆此古人之戒法也前期一日設位主人率衆試卓椅按圖設四位位陽明先生日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兩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陳案於室中用一卓子爲香正對似於人心爲安陳案於室中用一卓子爲香下置茅沙又特於香案之東南階上設酒案別設卓子於酒案東上置酒注盤盞受酢盤又於香案之西南階上置火爐湯餅香匙火筋又設卓子於火爐之西上置盛祝版又於東階上設盥盆祝巾二一有案者主祭所望一無案者執省牲滌器主婦事所望也又設陳饌大卓於其東省牲滌器主婦婦女司之務極潔淨○昔孟蜀太子賓客李驥年七十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齊家寶要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主奉主○通贊序立右宗子宗婦居中男序宗子之畢皆降○唱列先一輩進前一步子姪輩退後一步孫輩又退後一步不許參差混亂祭神鞠躬拜與拜興平身降神唱盥洗主人及執事者皆盥詣香案前焚香凡拈香宜用左手爐火跪酌酒酌音響地也子弟一人跪於主人之左進盥盥主人受之起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盞傾於茅沙上以盞授執事者○茅沙即古白茅縮酒之義所以灌地降神求神於有無之間也用磁盆或銅盆一箇少舖以沙稻草一肥長八寸餘束縛如刷帚形卓立於盆中俯伏與拜興拜興平身唱進饌或肉或魚主自進子弟分行初獻禮唱詣高祖考妣神位前進爵位後同齊家寶要

跪祭酒執事者跪奉酒主人受之傾少許於茅沙上或曰三滴古者飲食必有祭以鬼神不能祭故代之也舊禮每獻俱祭酒今只祭於高祖前以示統於所尊之義蓋禮云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奠酒執事者跪接置高祖前奠定酒以祭從尊也奠酒也猶安而也謂饋爵神前非奠傾於奠酒置高俯伏興平身詣曾祖考妣神位前奠酒置前奠酒置前俯伏興平身詣祖考妣神位前詣考妣神位前詣讀祝位通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取板跪主人之左讀某若長子在外舉子居家代祭則云孝玄孫某子某其常事敢略告於顯高祖考某官府君云云尊靈曰歲序流易時維仲春追感歲時不勝永集謹以素盛庶品祇薦歲事以某親某官某封某

做此而行不

復逐款細列

或謂祭先之舉固當備物備儀矣或貧乏無力及

單丁無助者為之奈何殊不知宗廟之祀自天子

至於庶人節文各物差等雖繁然以禮事親其義

則一衰而靡不崇而修除不可不嚴器皿雖不備

而濯滌不可不潔祭品雖不腆而享饌不可不親

禮雖不得為而誠意不可不盡故士如無田則蔬

食菜羹便可享先所謂溪澗沼沚之毛可羞於鬼

神也若其陳設無力即一席而合享之可也至於

執事無人即不用贊唱獨遵儀節而行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祝可也則雖貧乏雖單丁亦何難舉之有主人自讀

齊家寶要

卷下祭禮

壹

齊家寶要

卷下祭禮

叁

以追報功德祭先祖所以聯合宗人似皆人情所不容已者况一歲一舉其制既異於禘祫而且儀物皆各從其分亦無僭禮之嫌也

先祖

大宗之家其第二世以下祖及小宗之家高祖以上祖所謂先祖也惟繼始祖與繼高祖之宗

祭立春祭先祖

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之○以紙牌書第幾世顯祖考某官府君神位第

幾世顯祖妣某封某氏神位凡初祖以下各照世大書列牌位以尊者位於堂中南向其餘祖考

妣無神主者作紙牌有主者至祭時請主出坊考妣前設一卓如多列不下則每列各設一長卓或

考左妣右分列亦可將祭主人率家眾詣祠堂焚香跪告曰孝玄孫某茲以立春合祭先祖於正寢

敢請高曾祖考妣同伸奠獻告畢捧主至中堂依序陳列其他神主在別室者皆倣此祝文改仲冬

陽至為立春生物祿薦歲事下增凡我宗親咸茲

齊家寶要

卷下祭禮

叁

合食二句餘並同始祖祭諸儀節並同始祖祭用贊唱畢饌燕飲儀亦同○丘氏曰家禮引程子謂

祭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則自高祖以下四時常祭者不復與也今擬併高曾祖考祭之所以然

者蓋專為合族以居者設也凡其子姓在序拜奔走之列者其祖考皆在焉不分遠近親疎皆合享

於一堂合祀死者所以萃聚生者也○按冬春二祭朱子疑似禘祫而嫌於僭始行中罷立春一祭

程子丘氏之說又微有異同昔人謂禮以義起觀人情之便與否而斟酌之也愚謂冬祭始春祭

先祖有力者行之宜矣若力或不逮則禘祫祭於祖廟及高曾以下依丘氏之說可也或族大而勢

難周依程子之說惟祭高祖以上之祖其餘祖考妣雖不與而不為禘祫者其擇焉

而行之是亦禮也○祭者近也季秋祭禘程子曰季

禘惟長子得祭支子不得祭

禘祫

祭者近也季秋祭禘程子曰季

始亦象其類而祭之。○儀節並同時祭用贊唱。請考主而請妣主以配食。祝文曰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於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昊天罔極謹以素盛庶物用伸奠獻尚饗。○按禮文子不得祭然或異居仕遠而仕宦他方聽如朱子所言紙牌標記為位祭畢焚之可也。

忌日

生忌

祭用贊唱但祝云歲月推遷生辰復過。生忌存既有慶沒寧敢忘追遠感時云云俱同。○沈龍江曰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若生誕則當年解鴈行慶之日矣感時懷愴情有固然處之無太過。

生子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生

滿月見廟設酒饌香燭焚香四拜酌酒跪獻酒。告辭曰某之婦某氏以某年月日時生第幾子。

授官

名某敢見主婦抱孫。同見俯伏四拜禮畢。

○贊就位。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

酌酒跪。祭酒奠酒。讀祝文云某

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禮畢。以上

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禮畢。以上

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禮畢。以上

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禮畢。以上

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禮畢。以上

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禮畢。以上

○若仕者有父兄主祭則云某之子某或某之弟某。○若

貶降則云貶某官荒陬先訓惶恐無地謹以後同。

○入泮。鄉舉。成進士。入泮祝云某以某年月日

承先訓得遊庠序鄉舉則云某以某年月日中式

某省鄉試第幾名奉承先訓得登賢書進士則云

某以某年月日會試中式第幾名殿試第幾甲第幾名恩賜進士及第武出身奉承先訓得遂成名云云條並。

受封

親能義方教子子能揚名顯親朝廷養士恩深。祖宗積善世久幸遇茲典何以承承遠謝闕庭。告知家廟。

儀節

前一日誥案於正廳中。設香案於誥案之南。其日

門外迎接

命婦服冠服候誥興。即綵。入門廳前各

就拜位

於與內捧誥置於案。贊禮。鞠躬五拜三叩

讀祝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玄孫某敢昭告於高

告誥

告誥官俯伏於父母前行四拜禮。

受誥

受誥官俯伏於父母前行四拜禮。

歸出正廳

於父母前行四拜禮。

進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勅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勅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勅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勅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勅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勅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勅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勅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勅

勅亦恤臣子之私也奉承恩命千里還鄉慶溢宗

各一通。齊備設香燭案於所贈之主僉前旁設盥盆。盆中以便請主。又設題主香案於正廳東。西向。另置一卓子於側。備淨水。刷子。膠粉。蠟。新筆。墨。硯。於上。旁用大盆炭火。少許。以便改題。神主。再設神位。正席於堂中。贈主。每位一席。總設一香案。置茅沙盆。設宣制位於香案左。前向。設讀祝位。設主人以下拜位。別設一卓子於昨階。列酒注盤。蠟。獻饌。其祭品。豐儉隨時。昨階下設盥盆。悅中。立贊引及。各執事。西階下置一卓子。設火爐。茶盞。以便行禮。

儀節 祠內點香燭。主人以下。主人詣祠堂。贊序立。各盛服。仕者青錦繡。主人詣祠堂。贊序立。男列於左。女列於右。盥洗。啓櫬。惟祭所。出主人。每一世列爲一行。盥洗。啓櫬。惟祭所。出主人。

告辭 主人自告曰。孝孫某。如贈及曾祖父母。則云。孝曾孫某。如止贈父母。則云。孝男。或父兄爲。主人復位。各復詣香案前。跪。焚香。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先

上。則。今。某子某。或弟某。祇奉制書。追贈顯祖考。某官府君爲某官。顯妣某封某氏爲某封。顯考某官府君爲某官。顯妣某封某氏爲某封。謹請神主。改題奉祀。出就寢堂。恭伸祭告。謹告。告畢。焚於燭上。○內上某官某封書。請主。執事者以盤盛主。舊銜。後某官某封書。新銜。請主。執事者以盤盛主。主後。主人前導。至正寢。安於香案上。主婦以下。候之堂中。執事者奉主洗去舊字。別塗新粉。稍近火。候乾。如祖考並封。則題主。命善書者改題。所贈官馬字。時獎祖考爲序。題主。封凡改題。外改中不改。蓋主式有前而。有陷中。謂陷中者。不改也。題畢。以所洗之水。灑四壁之上。情面亦獎官封。寫紅紙。恭奉一條黏之。○凡改題官封。與初喪題上不同。世奉俗。或請尊貴。或請有司。繫云。點主。於家禮無嫌。奉主。執事者以盤盛主。如前。主人導至堂。主人主。婦高。便主。跌。畧與卓平。橫各置後。置畢。即退。旁易錦繡吉服。候行祭告禮。

贊序立 左右如前。若仕者有父兄。祭神。主人以贊。贊序立。則父兄主祭。仕者立本位。祭神。主人以贊。躬。四拜。興。平身。降神。盥洗。詣香案前。跪。

上香 酌酒。盥手。俯伏。興。四拜。興。平身。進。候。或魚或肉。主人行初獻禮。詣神位前。如贈二。代。則如時祭儀。請某考妣神位前。如有前跪。執事。母者。先前母次及母。但以顯妣某氏別之。跪。執事。盥授。祭酒。少酌。奠酒。執事者接盞。奠酒。執事者。主人祭酒。少酌。奠酒。執事者接盞。奠酒。執事者。

俯伏與平身 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跪於主人之左。讀曰。維某年某月某日。辰。孝男某官某名。敢昭告於顯考某官某封。且書舊銜。顯妣某封某氏。如封及祖。則先補入祖考妣某奉承。先訓。痛禱於朝。如外官。則改此句爲。叨有祿位。仰。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后

荷。阜。仁。推。恩。所。生。乃。某。月。某。日。詣。贈。考。爲。某。官。妣。爲。某。封。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祇。奉。恩。命。且。喜。日。悲。敬。宜。以。聞。益。增。哀。隔。謹。以。牲。醴。黍。稷。用。伸。虔。告。謹。告。○如。受。教。則。改。話。爲。教。如。再。贈。則。於。贈。字。上。加。加。字。宣。制。詞。制。詞。先。以。盤。盛。置。香。案。上。正。中。隨。時。通。變。宣。制。詞。至。是。贊。禮。聲。音。響。亮。者。一。人。立。香。案。左。南。向。俯。伏。興。平。身。進。饌。進。粉。食。行。亞。獻。高。聲。宣。讀。俯。伏。興。平。身。進。饌。進。粉。食。行。亞。獻。禮。儀。同。初。獻。惟。不。讀。祝。宣。制。有。父。兄。進。饌。進。美。湯。則。父。兄。行。初。獻。終。獻。仕。者。行。亞。獻。進。饌。進。美。湯。行。終。獻。禮。儀。同。初。獻。惟。不。讀。祝。宣。制。有。父。兄。進。饌。進。美。湯。拜。興。平。身。點。茶。各。神。位。前。送。茶。一。鍾。復。位。兩。復。神。神。躬。四拜。平身。焚祝文。其所錄制書。上焚禮畢。主人主婦。焚前。儀。奉主入。橫子。弟。捧主。用。焚禮畢。主人主婦。焚前。儀。奉主入。橫子。弟。捧主。

隨後送入寢廟原安神主處。主人及
子弟北向一揖而退。擇日行焚黃禮。

墓上焚黃。墓所先搭厰或帳棚。陳設祭禮。預備祝
副。紅燭二對。燈單卓圍。香盒。香餅。盤。饌。中。爵。盃。
每位三隻。酒注。食。箸。粉。飯。肝。張。火。把。元。寶。銀。錠。紅。
種。多。備。○是日奉膳黃制書於祿亭內。鼓樂前導。
至墓所。先祀后土。後告墓。其祭后土前。各用大盤。
盛牲餼酒。蓋
匙。筋。如。常。

祀后土儀節。贊。唱。降神。盥洗。詣香席前。跪。
上香。酌酒。於地。盡傾。俯伏。興。泰神。鞠躬。兩拜。平
身。初獻酒。主人執蓋授執。跪。讀祝。祝跪主人
維年歲大。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敬昭告於本山土
地之神。其祇奉制書。追贈其親某官某府君為某
齊家寶要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五
官。其親某封某氏為某封。惟茲窀穸。寬賴神他。通
典。胎事。敢有弗虔。蘋藻雖微。庶幾誠意。惟神鑒歎。
永奠厥。俯伏。興。平身。亞獻酒。三獻酒。並同初
居。尚。奠。俯伏。興。平身。亞獻酒。三獻酒。並同初
讀辭神。兩拜。焚祝文。禮畢。

焚黃儀節。序立。主人以下各就位。若仕者有父
續吉服。有公。泰神。鞠躬。四拜。平身。降神。盥
服者各公服。泰神。鞠躬。四拜。平身。降神。盥
洗。詣香席前。古人用潔席於墓前。設饌。跪。上
香。酌酒。不用爵。墓地。俯伏。興。兩拜。平身。初獻禮

詣顯考顯妣神墓前。若祖則云顯祖考。顯祖妣
跪。祭酒。滴少許。奠酒。位前。奠酒。位前。進饌。或
於地。奠酒。位前。奠酒。位前。進饌。或

或。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讀祝。主人之左。讀曰。
孝男某官某名。敬昭告於顯考某官某君。且書舊
街。顯妣某封某氏。且書舊封之墓。茲者祇奉恩
如奉慶典。則日。單恩。追封。顯考。為某官。顯妣。為某
封。已於家。發。卜。日。收。題。伏。念。恩。下。貢。果。石。生。光。
南。德。昭。聞。慶。貽。後。代。賜。養。無。從。不。勝。下。貢。果。石。生。光。
感。德。昭。聞。慶。貽。後。代。賜。養。無。從。不。勝。下。貢。果。石。生。光。
洪。亮。者。一。人。之。香。俯伏。興。平身。亞獻禮。儀同初
案前。而東立。讀。俯伏。興。平身。亞獻禮。儀同初
川。榜。但。不。讀。祝。不。宜。制。有。父。兄。則。終。獻。禮。儀。同。亞
父。兄。行。初。獻。終。獻。仕。者。行。亞。獻。終。獻。禮。儀。同。亞
用。美。俯伏。興。平身。焚黃。紙。就。香。案。前。併。祝。文。焚
之。辭神。鞠躬。四拜。禮畢。

墓祭。三月上旬擇日。今俗用清明日。儀同時祭而去。
飲福受昨。拜畢。環連省視。除草棘。添土。祝文云。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五
氣序流易。雨露既濡。秋日則吹云霜。露既降。暗掃
封。望。不。勝。感。慕。謹。以。素。盛。醴。齊。祇。薦。歲。事。尚。饗。○
夫墓為先人體魄所藏。當拜掃之時。俾無荒圯。禮
也。然寒烟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
未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塚。往往哭盡
哀。他處則不然矣。今世俗或假拜墓之便。延賓宴
飲。甚至歌舞喧闐。渙無哀思。噫。俗敝
甚矣。謹追遠之禮者。其思所以維之。

遂祭后土。布席於墓左。○贊就位。降神。盥洗。
設饌如家祭。跪。上香。酌酒。俯伏。興。平身。
詣香席前。跪。上香。酌酒。俯伏。興。平身。

復位。泰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初獻酒。
跪。讀祝。文云。維年月日。某官姓名。敬昭告於
府君之墓。維時保祐。實賴神。亞獻酒。三獻酒。
休。飲。以。酒。饌。敬。神。奠。饌。尚。饗。亞獻酒。三獻酒。

府君之墓。維時保祐。實賴神。亞獻酒。三獻酒。
休。飲。以。酒。饌。敬。神。奠。饌。尚。饗。亞獻酒。三獻酒。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朱子曰此見墓祭土地之禮全然誠懇吾

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以盡

宗法附 家禮以宗法為主冠昏喪祭莫不以宗法行之而祭尤重今法久廢不能達復然愛禮之士當存其

別子為祖 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繼別

為宗 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有百世不遷之

宗 是也其繼別子者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宗則一

宗 是也其繼別子者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宗則一

齊家實要 卷下 祭禮

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此

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然本其遺意

以明世次則是卿大夫以下之宗法皆有可類推

講明者丘氏則謂其於今人家不盡相合另為一

圖學禮者參互觀之庶明於古人尊祖洽族之誼

而孝睦之誠將有不能自己者矣○呂汲公曰古

者小宗有四有繼祖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

繼高祖之宗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後世宗法既

廢散無所統祭祀之禮家自行之支子不能不祭

祭不必告於宗子今宗法雖未易復而宗子主祭

之義可舉行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主祭

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雖因支子而立亦宗子

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若

併無次適只得立庶長

丘氏曰按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

今人家不相合故今為圖於左專主人家而言以

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為始祖祖之別子又以始

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雖非古法其實則古人

之意也

大 宗 統親兄弟 至孫 則遷

小 宗 統從兄弟 至曾孫 則遷

圖 始祖 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為始祖 長子繼之 子孫 為大宗 統族人 百世

齊家實要 卷下 祭禮

漳郡張一棟宗法考曰宗法大宗一統小宗四別

子為祖以嫡承嫡百代不絕是為大宗大宗之

子皆為小宗小宗有四五世則遷已身庶也宗

宗已父庶也宗祖宗已祖庶也宗曾祖宗已曾祖

庶也宗高祖宗已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所

宗者祭之大宗絕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祭主於

宗子其餘庶子雖貴且富皆不敢祭有祭必祭於

宗子之家故祭不貴且富皆不敢祭有祭必祭於

宗子死族人雖無服者亦齊祭三月以盡重宗之

禮○宗法不可行於今者以封延不復舉學校不

宗祠 祠堂之制外為中門中門內為二階皆三級東

可容族中序立上建廳屋三間以奉先主又為遺書衣服祭器及神厨庫又於後設庖湍井厨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即如祖考臨之在上不得嬉笑對語疾步○置常檢田五十畝別着其租專充祭祀之費其田券印某氏祭田六字字號步印子孫永遠保守祭器祝板香案香爐燭檠帛箱茅沙盆毛血盆香盆茶壺茶碗茶匙筴匙玄酒尊酒壺酒爵磁盃磁碗磁盤磁盂歌童二懸鼓石磬祭帛神卓神椅神龕竹火爐湯假借盥盆祝架以上諸器燕祠中不得潤用

廟立五龕 禹航李氏曰宗祠之禮余創立五龕中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重

親親盡而禮亦禮以義起耳或曰昭穆取南北對峙今龕皆南向則特祀之義何居而昭穆安序曰位向皆南向則各全其尊矣以龕隔之則特祀殊別矣况中龕巍然獨尊而四龕各別一世左右各位世次秩然參之廟制似有變通而不遷配享按禮無繆刺者此余所為立五龕意也

道德或以節義或以勲猷或以崇爵榮宗或以清

標振俗或以博洽著聞或以象賢稱紹武皆當裁與二典以不遷為尊要在詢謀服衆毋得徇私肥減公室率日誦以致汚穢先靈有乖典制也刑

主定 制 氏曰夫四親之主親盡則祧議禮者類

分別四代又安所裁據而遷也况宗子主祭多屬平行助祭尊卑長幼或嚴然有四五帶臨之則未死之親已在應遷之列倘稍遲滯則將因親盡而不入祠乎抑親入而即祧乎將因情留祀而不遵祧法乎守禮則情不能祧而宗法自此亂矣因細考宋儒諸家所論四親惟主宗子餘親各祀於寢室故無碍祧法耳若吾家宗祠則建同堂兄弟子姪協力助成二代後倘以親盡而無所容乎將使分支割派各以世限至有一進祠而不可得者此祠也端為宗子一房而設而其餘支庶尊不得蒙而食之享甲不得與助祭之榮五服之外頓成異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重

越矣夫豈建祠收族之初意乎然則將奈何余痛計之曰下建祠收族之初意乎然則將奈何余痛以後支派幾別當以各支見在子孫推其分之極尊者為主各計其四代盡則遷之至各支又分別子亦復如是論世庶人人得奉其四親以展孝思而宗庶均平無客撓格雖百世可述而守也蓋四世而祧者法也親盡四世而不泥於宗子者情也情以濟其法之窮而使祧法親誼兩無所妨則善之善編識主 檟 議音志○李氏曰夫廟祭雖止四者矣編識主 檟 世然以後各支漸分世代或有兄弟數人者或數十人者或十而千百者中除有不遷之土外各儘四親祭則並祭祧則並祧必無異同第恐神主漸多臨祭啓閉或致紊亂必用字號編識為世次等級方有倫紀今比吳林塘范氏祠規用恭寬信敏惠五字一代用一字惠字下用公侯伯子男男字下用列某房下標其號各殊書大字於微羽各五字上列某房下標其號各殊書大字於上貴外川便識認則一覽而世代昭然以後依大

齊家實要

卷下 祭禮

五

是書雖歷世久遠屢經尊祖之法方正學曰立祠
 還祀亦非不素矣族人各以祖祠食而各以物
 必謂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祠食而各以物
 來祭祭畢相率以齒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
 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為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
 弟和隣里時祭祀方科藝無習狀也無胥訟也無
 罪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鬪爭也無學
 歌舞以蕩俗也無相室也勿為奴隸以辱身也無
 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為奴隸以辱身也無
 此者生不尚於族姓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
 人之文者以諸至登下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
 之職其有能者則書之累有足書者則書之則感
 臨此其行之足貴舉書之累有足書者則書之則感
 上書於祠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
 之而愈其則不削而書其各族人見必戒謹貴
 後世無不敬告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
 祠無服者焉之是日不肉而群哭之群祭之群

睦族之法 祠祭之法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
 之睦族之法 祠祭之法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
 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廩則以為
 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
 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
 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有文者為
 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竊取之有餘財
 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教其族長以
 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為要日族長以
 下主財而私典事而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
 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
 有道別祠之不**廣墮之法** 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
 能師者則否**廣墮之法** 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
 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五月也
 家與羊各一酒禮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
 七行九行為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為序也荷尊太
 雖惟子諸位乎上也荷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

齊家實要

卷下 祭禮

五

言惟孝弟忠信而勿棄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
 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為執禮以佐酒酒至揖
 請飲既飲揖請辭既辭揖請殺羞二人歌詩其詩
 則琴瑟笙簧為樂東門唐之林杜谷風雅之黃鳥
 之類皆其能感人之教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
 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
 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辭以聽皆拱而坐則
 歌也則行則武而退者送長者於家然後返一歲為
 則旅揖辭而退者送長者於家然後返一歲為
 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
 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
 昧與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
 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蓋獻尊卑皆再拜班
 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群昆弟子姓捧觴
 解壽畢皆升進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請至
 北向坐讀之長者命眾坐眾坐聽善惡之在書者
 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
 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
 之齊家實要

睦族之法 祠祭之法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
 之睦族之法 祠祭之法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
 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廩則以為
 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
 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
 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有文者為
 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竊取之有餘財
 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教其族長以
 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為要日族長以
 下主財而私典事而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
 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
 有道別祠之不**廣墮之法** 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
 能師者則否**廣墮之法** 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
 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五月也
 家與羊各一酒禮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
 七行九行為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為序也荷尊太
 雖惟子諸位乎上也荷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

今其熟習歌詩，繼禮節至成人而止。附祠祭詩章，穆穆我祖，鞠我後人，視我後人，支由體分，我子若孫，我弟若昆，念爾所生，勿替爾祖之心。凡人之生，均出父母，我為父母，乃有孫祖何今之人，自有兄弟，無念爾所生，而利之爭，骨肉戈兵，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聚閱，如商如參，兄弟商參，不念爾父母，則念爾祖，穆穆我祖，念我孫子，同屬於毛，同離於裏，兄弟離矣，妻子肥矣，我之孫子，亦我儀矣，故詢我子，善我師之，兄弟利爭，勿我似矣，穆穆我祖，有假其臨，我弟及兄，而子及孫，皇皇駿奔，式念祖心，匪也，潔牲庶也，臨欲。

土地祭 附○朱子大全有四時祭土地文，夫祭祭擇日，及歲暮布席陳饌，春則於所居之東，夏南秋西，冬北，隨俗設饌，如墓祭土地之儀，節祝文云：維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土地之神，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弗虔，蘋蘩雖微，庶將誠意，惟神鑒享，永奠厥居，尚饗。○夏秋冬三時改之，歲暮則曰歲律將更，夏改歲功云始，為時物暢茂，秋改為歲功將就，冬改為歲功告畢，歲暮改。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夏 意惟神鑒享，永奠厥居，尚饗。○夏秋冬三時改之，歲暮則曰歲律將更，夏改歲功云始，為時物暢茂，秋改為歲功將就，冬改為歲功告畢，歲暮改。

龜祭 附○龜為五祀之一，古人所重，國禁淫祀，庶人惟得祀先，及歲暮祀龜，其饌用紙牌書司龜之神，置龜上，焚香再拜，跪告曰：今日歲暮，敢請司龜之神，出寢就祭，迎紙牌正寢堂中，儀節與祭土地同，祝文云：維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司龜之神，歲云暮矣，一家康吉，享茲大食，實賴神休，若時報事，罔敢不虔，非禮將誠，惟神歆顧，尚饗。

五祀祭 附○五祀，戶、灶、門、井、中霤也。王制：大夫祭五德，旺秋祀門，時主閉藏，冬祀行季夏土旺祀中霤，白虎通則冬祭有井而無行，取水王之後，後儒又祭門戶合一而用井行者，洪武間草淫祀，民間許祭龜，然春祈秋報，又許祭五土五龍，禮中霤室中。

祭亦類祭，門戶行故五祀祭，士庶征行遠方，有祖道一潔室，置一木主，上書本家戶龍門井中霤之神，以存古禮，家人禱病質疑，必先五祀，歲暮一合祭，祭以香燭，用一案，其祭龜祭社，仍同衆行可也。○儀節：同前，祝文云：維年月日，信士某，敢昭告於本家五祀之神，惟神體本五行，用切民生，飲食起居出入，皆營成，精神功延慶納，神茲當歲暮，感報同情，虔伸敬禮，此微忱尚饗。呂和叔曰：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愚莫甚，豈有受福之理哉？至於設遇水旱，止可相率祈禱於里社，至誠齋潔，奠以酒脯可也。若妄行望祀，合聚群小，喧呼鼓舞，非士君子所宜為。

里社祭 附○此城市里社也，何氏曰：社日，宜會隣里，城隍之神者，其社每以二十家為度，輪流一日祇血祀，里社就宴於其家，謂之義社，此社之中，但能德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夏 業相勸，遇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俾呂氏之鄉約得以行於其間，則朱子之家禮亦可漸此而舉，寢寢乎禮義之風，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未必無小補也。

鄉社祭 附○會典：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凡春秋二社，預期準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羊豕酒果香燭，前期一日齋戒，會首及預祭之人，設燭紙錢，隨用。前期一日齋戒，會首及預祭之人，設

位 設西一案，設牲案香案於壇前五土居東一案，五穀前設會首拜位於壇下中，設讀祝位於香案後，設引禮執事人位又於其後，設盥盆於會首階上，設酒尊所於東南階，聚立，自會首以下各服上設祝版於香案之側，聚立，常服盥手入就拜位，立焚香，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會首定。

皆隨班詣五土神位前引禮者引跪舉盃執壺獻
行禮引禮者唱俯伏與平身會首一人跪者對酒獻
酒三獻酒訖詣五穀神位前同跪

獻酒 俯伏與平身 詣讀祝位 皆跪會首

人皆讀祝引禮者取祝版跪於會首之左讀曰維

惟某人等謹致祭於五土之神五穀之神曰維

時維仲春東作方興謹具牲醴恭申祈告伏願雨

暘時若五穀豐登官賦足供民食克裕神其鑒知

尚饗如秋社則時維仲春二句改為時維仲俯伏

興平身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執事取祝文禮畢○設席既備讀抑強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扶弱誓詞令一聲音響亮子弟立讀之曰凡我同

先共制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贖則給其家三年

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

從衆及犯姦盜詐偽一切非爲之人並不許入會

○右各里先造一誓詞牌將誓詞楷書其上臨時

便於讀畢長幼以次就坐盡歡而散務在恭敬神

以厚風俗

附論

禮記祭義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愷怡之心非其
惕之心如將見之○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乎必
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

戶而聽愷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齋之爲言
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
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
心至矣乎○按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
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又宜早不宜遲早則精明之
至可以交於神明晏則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
皆倦怠疲踣而不敬大矣所以要先期齋戒齋之
日致其思慮祭之日若有見聞支子雖不得主祭
與主祭者不異

根本孝弟

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大祭者非物
者何誠與敬而已矣今人但知庶品之豐饌文之
備曰我能盡祭祀之禮也而於誠敬何有後或有
之不遇勉強於一時豈能動冥漠感鬼神必先素
其氣體肅其衣冠澄其念慮聚得自己精神方可
與祖考精神相接若其爲人平日不孝父祖之教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放僻邪侈辱其先人墜其舊業當對越祭告之日
懸魂不暇何面目以見祖宗而致其誠敬哉或生
時不盡孝養死後雖列五鼎三牲終日百拜滌血
投誠追思感慕爲祖宗者孰肯與之交接而歆享

之耶

子弟習儀 宗廟中以有事爲樂以嚴肅爲事擇族中

敬而實頑者有司以爲學唱禮不惟使卑者得伸其

矣○凡祭時各宜虔誠端肅嚴如祖考臨之在上

毋開言毋跛踣毋回顧毋咳嗽毋嘻笑毋搖尾

贊禮者唱聲部方下聲靜方起庶不致參差此安

先期演習者也

禮寬老病 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又禮云舅沒則姑老

前又如伯叔尊長年高不能隨班者先行四拜禮

站立於旁以觀子姪或有失儀卽爲舉出祭畢問

跪於祠或老疾不能久立者降神之後即休於他
所待時神時復來四拜可也其年幼有疾者侯禮
畢叩頭如甥及婿若在自當迴避

灌地求神

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暢臭
合鬯酒使香氣滋其故曰鬱合鬯臭所以求神於
陰也後世酒降神實取此義又曰鬯合黍稷臭
陽也後世酒降神實取此義又曰鬯合黍稷臭
燒也鬯香蒿也取此蒿及性之脂膏合黍稷而燒
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所謂求神於陽也此
雖是諸侯之禮後世焚香祭神實取此義按古無
今世之香漢以前止是焚蘭芷蕭艾之類後世越
入中國始有之雖非古禮然通用已久鬼神亦安
之矣○又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故曰玄酒在
室玄酒即明水也後世祭則設之重古道也今從
俗不用亦可

齊家實要

卷下 祭禮

星

出仕主祭

古所謂支子不得主祭者蓋高曾祖祧神
主皆從宗子稱呼所以叔雖尊即係支子
不得自專而祭必告於宗子也宗子有故庶子代
攝凡有出仕者不拘宗子支子俱得自以上性祭
於正寢用生者之祿也支子有父祖在者父祖主
祭無父祖者方敢自行而尊長不預宗子則請出
所稱而粉書之高祖考妣之位居中南向曾祖以
下之位左昭右穆各依尊卑次序而排不得相對
並列比如曾祖考妣為昭西向祖考妣為穆東向
其席但下一尺許則不相對也有伯者伯父伯母
為昭考妣為穆各退後七八寸則不並列也其祔
牌祭畢則焚之此亦古今之通禮如陞遷封贈改
題神主等項仍該宗子告祭於祠堂之中焚黃則
出仕者自行於墳墓之所凡儀文
悉依家禮而行當以此為節範也

祭品從安

朱子曰蓮豆簋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
用祭畢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儀代

惟紙錢始於殷周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安也
至唐王與乃用於祠祭似古人但以此代幣帛今
則交際鬼神天下通行其衡陽粵真所產之錫商
旅者何止數萬餘人似皆為無益之費但民間疾
病請祠與夫幽明之故真有不可究詰者在
往提應如響幽明之故真有不可究詰者在

承繼立嗣

兄後則弟為宗子而無子而為弟者止一子將以爲
祀弟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為重以是而較仍後兄
弟猶可待其子之後也蓋主豈不可一日而無人
弟之意甚重若兄死而無後弟又未娶未即有子
弟可奉祀并祀兄不必更立他人之子為兄後若
立他人之子則相傳之脈絕矣死者必不安○孤
子不可出繼指其兄已喪只有一子別無兄弟者

齊家實要

卷下 祭禮

喜

言故不容出繼他親置其父於無後爾若雖自切
失父然有同胞嫡兄兄繼父後值伯叔無子來聘
立繼兄以禮法遣之何不可哉
何氏曰古人承繼惟繼宗嗣今人承繼惟繼財產
非禮也亦非義也繼以宗子無後立承繼以重
宗嗣其餘次支無子生前未立嗣者死後不必
立也當如禮之無後嗣食祖祠宗子主其祀事或
有所遺室併置祭田承杜爭奪之患○未亡人但
擇賢婿是徒知愛其女而不顧其夫之無後也清
抱他人之子是忍滅夫之祀而亂其宗也罪大惡
極宜禁論之○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
後鴻馬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或以叔拜姪
或以弟爲子於理安乎况啓爭端設不得已養弟
養姪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以其財產與之
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
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庶無害也
屠氏曰凡繼子者必須倫序相應先儘同父周親
次及功繼五族如俱無方可擇立遠房同姓爲嗣

齊家寶要

卷下祭禮

五

立嗣子後又得生子而立後必其所生者其家產與原立子必均割而祭授之方是原來父母之心苟薄資而歸之小人之尤也又凡立嗣子者如家資富足當立二子不徒可以再爭萬一有賢不肖亦永世不失所恃矣

按律凡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許立庶長子不立長子者罪亦同○凡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為嗣者亦杖六十其子歸宗○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杖六十其子亦歸宗改立應繼之人○若養同宗之人為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拾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木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疏義曰以其撫養之恩深也門曰路拾小兒既許為所養若後無子許承襲否答曰三歲小兒許收養者謂恐須絕性命本非血屬理難承襲○凡文武官員應合襲職事而令嫡長子孫承襲如嫡長子孫有故

謂如亡歿疾患之類嫡次子孫襲廢若無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襲廢如無庶出子孫許令弟姪應令承繼者襲廢若庶出子孫及弟姪不依次序擬越襲廢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將異姓外人乞養為子瞞昧官府許冒承襲者乞養子杖一百發邊遠充軍他人教令者並與犯人同罪

立嗣子禮古者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所謂承繼也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所謂承繼也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所謂承繼也

之舉其旨深矣後世此義不明潛養異姓之兒不免莠莠之禍而立族人之子者則又不論其族之親疏義之當否惟以私意簡擇之為人後者亦不論其當繼與否而因家資以爲利其致骨肉之間仇怨忿爭蓋由宗法之不明而嗣禮之不講也禮曰為人後者不得祖私親所以重繼也程子曰禮當繼祖所以重宗也然則嗣禮胡可云苟哉

告廟祠堂焚香再拜跪告曰維年月日某啟

齊家寶要

卷下祭禮

五

於某府君曰某年齡漸衰未得胤子竊恐世業承守無托茲擇某之第幾子某昭穆相應資性可進禮立以爲嗣敢告納聘其子生父之門主人揖入再拜與奠奠幣拱揖請曰某親某未有胤子先祀無托惟吾子第幾子某接於禮法應與承繼茲不以某不能爲儀使將幣以聘惟吾子以禮成之主

人辭曰某不敏教養義方某之子某又資稟魯鈍恐負重托吾子雖有命未敢敬承使復請曰某之來聘也某子第幾子某接於禮法應與承繼茲不以某不能爲儀使將幣以聘惟吾子以禮成之主

某致先人之禮惟吾子圖之主人對曰吾子達先人之意因以命某敢不敬順遣子某備董擇焉使再拜曰敬聞嘉命主答拜主人詣祠堂焚香再拜跪告曰某親某未有胤子茲使某來啟先人之禮聘某第幾子某往繼宗祀禮法命祠主使咸在相應不能辭避是用虔告再拜與命祠主使咸在堂中北面立見使者再拜與使者答拜復位父命之曰某親某年衰未有胤子使使聘汝爲嗣吾謹以禮允許汝其往哉子辭曰不肖負罪方與一命父再命曰某親某之聘汝也前人苗裔本則一矣身之諸父情則親矣或使致幣禮則修矣不復可辭也汝其往哉子哭再拜且辭曰兒荷大人顧復昊天罔極報末由不敢受他命願終辭之

父三命曰嗟予子汝聽予命某親某之聘汝盛服秉幣告諸先人茲使者之來也實致先人之禮汝其敬承先命以往子東面哭再拜且兒負罪深重矣父命曰勿哭乃起父命曰受聘幣使持幣進立堂中西面幣北首子鞠躬再拜跪跪使持幣子受幣與往置於堂西几降階侍於東序主人遂禮使使復命主

人乃成賓

陳設先一日嗣父家設父母席於寢正中近北設拜席於堂下庭中陳服於房冠衣一襲靴一受無房則設帷房於正寢東北購席三盤具一

齊家寶要

卷下祭禮

訓示 過祭日厥明使者俟於闕子門左主人主婦
今日出繼與某為嗣謹告俯伏與平身子鞠躬四
拜與平身畢乃辭於父母辭於諸親屬諸親屬
受訓戒父命之曰善事嗣父嗣母致養致敬慎厥
身修明昭受爵又曰爾父恪守先猷隨當有報爾
其愛護教導均長常產克友克讓以光昭世德子
應曰諾母命之曰敬服爾父定命子應曰不敢
忘俯伏再拜畢平身降自西階諸兄送於堂下長
者拱手曰願承念父母大命子拱應曰諾再拜與
平身別過繼命名使使先入報子至父母山坐正寢
於門外過繼命名使使子入北而鞠躬四拜父母
受命曰吾兒昔以年齒漸衰且老宗事未得付
托特聘汝為嗣子承守世業茲命汝名曰某汝其
夙夜敬念慎修言行致敬養倫以無墮祖宗之緒
子應曰謹承命惟非供酒饌父母人坐內寢相導
堪是懼俯伏與平身供酒饌子人問安侍者
供酒饌子酌酒進饌於父母前揖曰請饌父母坐
受飲食之乃命設嗣子席於席西使侍者授酒供
菜子詣視席揖平身升席正立啐酒嘗菜父母曰
咬菜根儉德也由是充之宗祏其昌乎子詣親席
前跪曰敢不受教侍者供饌子酌酒取饌進揖請
月席如前飲酒用饌父母曰庖人治饌到割以友
烹調以宜吾兒治身處物日乾夕惕方以立本宜
以制勸吾之宗祏其昌乎子又詣親席前跪曰敢
不受教侍者供饌子取飯進親親饌告嗣主人率嗣
前揖曰請加餐乃飯供茶畢徹饌告嗣主人率嗣
告曰某係某年逾五十五未娶嗣子深懼覆篋幸賴
祖德佑收命致聘得某親某弟幾子某過房與
之更名立為嗣子尚冀先靈陰臨世業永承告畢
子鞠躬四拜與平身遂謁見諸親屬乃禮使迎賓
成禮而退
中又教曰律制繼嗣不許畜養異姓此因素亂宗
祀及諸養者言之耳若有本無宗族勢不得不巧
異姓以為子者是又不可榮執定律為論况異姓

齊家寶要

卷下祭禮

之子有身貌貴顯封其所繼父母不聞有奪遺之
以與其本生之條則情通法外之意又可識矣宋
元之問此風盛行如元黃文獻公本郡公之子公
貴而月黃氏之祖及三代皆為江夏郡公公自記
其先集與宋金華作公行述敘次黃氏世德甚詳
皆可考而族也總之繼絕之義聖人所重舊人咸
歸韓謫嗣賈私情也黃氏請之俞氏許之公義也
既為公義則報黃氏當重不得以薄於俞氏為嫌矣
禮由義起法以情遷處勢
之變器有難於概論者哉
居喪不祭 古人重喪祭喪主哀哀則志有所適不能
故祭者不喪此有喪者所以三年不祭也但古人
居喪哀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
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禮
雖廢而由明之開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
卒哭之後遂聖其哀凡出入起居處言語飲食與平
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不
齊家寶要 卷下祭禮
安痛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
能始終一一合於典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
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
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做左傳杜
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哀服特祀
於几筵則哀常祀於宗廟可也
固護墳塋 先哲有訓曰凡先墓塚域毋瘞愛殤毋事
毋刈石獸翁仲毋修後墓同於禁殺毋樹碑勸碑
應務衛安議修改夫慎受者必慎宜兄夫所自出
者體魄宅焉弗防弗衛奚以子孫為哉一墳墓
四至最要分明方口號段最宜詳記其四至界限
此以樹木為界者總不足憑或築土牆或埋石欄
為上又吾墳地地何多寄骨墳戶內其後或繼起
式微或遠逝不歸此輩益賣得以自由斷宜收入
本戶當差辦報此尤孝子慈孫所當深憂而遠慮
也○世俗上墳拜祭一畢即至園籬所以界限
樹木失於查考必須週迴繞視界石存否樹木有

齊家寶要

卷下 祭禮

集

義田廣孝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侄比已子所得恩例先

及旁族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塚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楸名人守視貴顯五十年身爲將相累受大賜與其歿也庫無美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塋資事得無乏焉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二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貲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嘗曰宗族居吳中者其聚在吾固有親疎祖先視之均子孫也且祖父積德百餘年至吾身始發若獨享富貴不卹宗親何以見祖先地下亦何顏入家廟乎是故恩例俸賜必以均及買良田十頃爲義莊養琴從之貧者擇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入子純仁尤能克紹俸祿所出盡以廣義莊

義田記曰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

郭常稔之田千頃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塋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八米一升歲衣人二緡嫁女者錢萬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塋者如再嫁之數塋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糶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常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待者與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直克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塋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者書之予可無害也獨書其義田以告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晉陵錢公輔記

卷之六 祭禮

三

印

齊家寶要二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張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錢塘人是書本書儀家
禮諸書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
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
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
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慎但據沈
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不知此說始
於唐王元感而張東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
張東之傳文嘉取之殊爲失考又謂宣公新宮災
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證古人喪不止
於二十七月尤爲誤中之誤考成公三年二月甲
子新宮災杜註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
之新宮據此則宣公之主已入廟矣公羊傳曰新
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
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
據此則不稱宣公而稱新宮必不由於主不在廟
至胡傳始引劉絢之說謂不稱宣宮以未遷主於
三傳畧無所據然絢謂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

緩於遷主則以緩遷爲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爲
三十六月之證則是以二十八月主不遷廟爲持
喪之正經其誤又甚於絢矣文嘉又謂凡期喪皆
有禫今考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
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爲父在爲母也喪服小記
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是期之喪得禫者止有母妻
及長子耳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明父在爲妻不禫則是母
妻期喪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謂凡期皆得禫
尤未詳考蓋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注疏第從家
禮諸書畧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